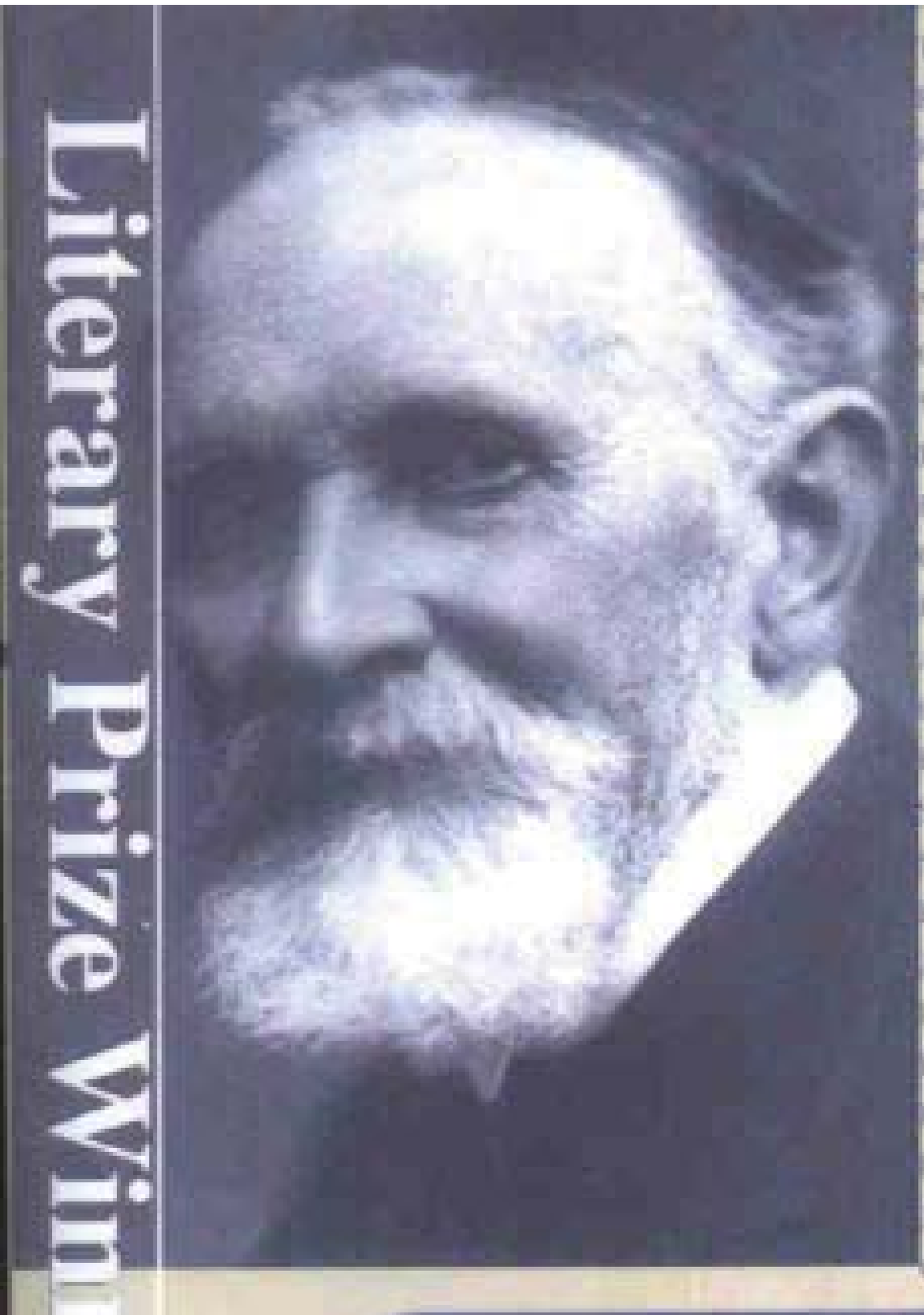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
GERHART HAUPTMANN 191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1944
GA
JOHN STEINBECK 1962
SAMUEL YOSEF AGNON 1966
W. 1973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JAROSL 1984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奥林匹斯的春天

（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上

[瑞士] 卡尔·施皮特勒/著

施蛰/译

鸿 江 出

397
I 522.24
G52
1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奥林匹斯的春天

(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士] 卡尔·施皮特勒／著

施 岷／译

A1002561

上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施皮特勒及其不朽史诗

施 岷

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1920年颁发给瑞士作家卡尔·施皮特勒，“以表彰他的史诗《奥林匹斯的春天》”①。

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1845年4月24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兰州的小城利斯塔尔，1924年12月29日在卢塞恩逝世。大学时曾在巴塞尔学习法律，后来又在苏黎世、海德堡和巴塞尔改学神学。巴塞尔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在俄国和芬兰先后当过八年家庭教师。在此期间，施皮特勒创作了处女作《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1924年改写后更名为《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并于1881年以卡尔·费利克斯·坦得姆的笔名自费出版。该书在文学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此后，施皮特勒在

① 见本书《附录·授奖辞》。

公立学校执教，又先后在《边界邮事》和《新苏黎世报》两家地方报纸担任了七年的编辑工作。除了史诗之外，施皮特勒还创作过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康拉德少尉》(1898)、《伊玛果》(1906) 等，也出版过诗集，如《蝴蝶》(1889)、《叙事谣曲》(1896)、《时钟之歌》(1906) 等。

史诗《奥林匹斯的春天》是卡尔·施皮特勒的代表作。作者从 1898 年动笔到 1904 年全书四个部分（《升天　序曲》、《新娘赫拉》、《高潮》和《结局及转折》）的最后一部分杀青，历时达七年之久。1908 至 1910 年，作者潜心于初版的改定工作，1910 年全诗以 5 部共 33 章的新面目交付印刷。这样，全书的创作从头至尾历时 13 个春秋，这还不包括动笔前构思与酝酿的时间。整部史诗长达 20000 行。它自始至终采用了亚历山大体，即古典史诗通常所采用的六步抑扬格，两行一韵，单韵双韵穿插进行，整齐而又错落有致。同时，作者又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对比、拟人、象征、讽刺等艺术手法，使作品拥有独特的韵味、奇异的风格。从取材及内容上看，本书虽借用了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以及一些民间传说中的材料，但作者妙笔生花，赋予史诗以崭新而浩瀚的内容，使之成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写照。

然而，卡尔·施皮特勒在世界文坛上却不能算是知名人物。不用说在中国读者群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在德语国家，读过他的作品、对他略有了解的人也为数不多。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作者创作时就没有曲意迎合读者口味。《奥林匹斯的春天》可以说是对读者耐心与修养的一场挑战。不懂希腊神话的人不敢碰它，了解希腊神话的人会认为这是对古希腊文化的亵渎而不愿读它。本书第一部成稿时，就连施氏的出版商也没有首肯。出版商问他："一般人能懂得了吗？昨天我浏览了一

遍，脑子里一片模糊。”施皮特勒认为出版商这番评价对自己来说是个致命打击，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这是我的作品，少了它，我在文学上的面貌就不正确、不完整。”① 再者，一个作家并不是仅仅依靠作品本身，就能赢得世界声誉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说过：“能使一位领导人稳然列为伟大人物的有三个因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重大的事件。”② 施皮特勒出生于瑞士这样一个小国，而瑞士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这就难怪他不能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了。尽管如此，《奥林匹斯的春天》在获诺贝尔奖时，发行量已达数千册，这对于一部如此艰深的巨著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奥林匹斯的春天》叙述的是在奥林匹斯众神的命运决定者阿南柯的安排下，克隆纽斯政权被推翻，关押在冥王哈得斯阴暗潮湿的地狱里昏睡了百年的神明们被唤醒，他们离开阴间，度过千难万险，到奥林匹斯山去参加竞赛，获胜者可娶美丽的奥林匹斯女王赫拉为妻，并荣登国王宝座。这些神明中有男有女，男子是竞赛选手，女子充当助手和观众。男子中有阿波罗、宙斯、赫尔墨斯、波塞冬、厄洛斯等等，女子中有阿佛洛狄忒、阿耳忒弥斯、帕拉斯等等。这些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但在本书中，他们在阿南柯的安排下，往往另有一番经历，而且别具性格。

① Werner Stauffacher: Carl Spitteler (Biographie), Artemis. Verlag Zürich u. München, 1973, S. 531.

② 《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著，白玫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4月北京第1版，第4页。

全诗第一部《升天》描述的是众神从阴间到天国的途中见闻及遭遇。第二部《新娘赫拉》的主要内容是争夺王位的几个回合的比赛。光明正大的阿波罗赢得了每个回合的胜利，却没能抵抗住命运的力量。命运选中的是宙斯，而卑鄙的宙斯也心甘情愿地用幸福与安宁作为这场肮脏交易的代价：他答应阿南柯的女儿高尔戈，成为她终生的爱人和仆人。第三部《高潮》写的是宙斯登上王位后，并没有成为暴君，而是给众神放假，任凭他们欢乐嬉闹。神明们周游人间，掠夺财富，狂欢畅饮，通宵达旦。每个神明遭遇不同，但都各得其所：阿波罗在女友阿耳忒弥斯的陪伴下，驾驶着太阳车驰骋于无人之境，自由自在，远离尘嚣。赫尔墨斯把嘎雅王国的玛雅女王从失去丈夫的沉痛中解救出来，帮她找到了离散的儿子，同时解救了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桀骜不驯的波塞冬荒唐地要让河水从低处流向高处，结果却获得俄克阿诺斯的女儿埃利莎为妻，被调教得不再乖张。第四部《高潮结束》，阿佛洛狄忒在人间的嬉闹与恶作剧可以看作高潮中的顶峰。阿南柯发现宙斯沉浸在男欢女爱中，把治国大事抛于九霄云外，于是决定让宙斯夫妻失和。第五部《宙斯》写的是宙斯治国的情况。尽管宙斯与赫拉不和，可他认为赫拉在名义上仍是他的妻子。他把精力统统放在治理国家上。他还挑选赫拉克勒斯做儿子，让他治理并统治人间。奥林匹斯进入了春天，春的气息也被带到了人间。

全诗篇幅浩瀚，主题牵涉面广，并且深刻地反映出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色。

施皮特勒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士。那时的欧洲在科技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着。瑞士的一系列出口工业品，如钟表、丝织品、棉产品等，也是在这时打响于

国际市场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脱颖而出，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世界疯狂地变化着，财富急遽增多。资本主义大国为掠夺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扩充市场，彼此矛盾日益尖锐。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再加上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欧洲成了一个战争的策源地。瑞士主要由法语区和德语区组成。在百姓中，法语区有明显的亲法、德语区有明显的亲德倾向。1914 年 12 月 14 日施皮特勒在新瑞士协会苏黎世分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我们瑞士的立场》的讲话，呼吁瑞士德语区和法语区的人民团结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立场，以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统一。“所有在国界以外居住的人都是我们的邻居，甚至是可亲可爱的邻居；国界以内的人，与我们的关系却更近一层，他们是我们的兄弟。邻居与兄弟差别很大。再要好的邻居，也有可能用大炮向我们开火；而兄弟，在战争中则与我们站在一边。”① 这篇演讲虽然是在 1914 年，可作者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在《奥林匹斯的春天》一书中已可见其端倪。

第二部第八章题目就叫《战争与和平》。通过肮脏交易篡夺了王位的宙斯虽引起众神不满，最后却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除阿波罗外众神的承认：

帕拉斯让人拿来一小块木板、一支笔，
给叛徒传递如下求和的消息：
“帕拉斯通知宙斯：我以全体神明的名义告诉你，
你这冷血动物，窃取王冠的盗贼，目无法纪，

① Carl Spitteler: Unser Schweizer Standpunkt, in: Hommage an Carl Spitteler. hg. von Heinz Weder, Verlag Hans Huber Bern Stuttgart Wien, S. 51.

既然你已拥有王位，你就留着吧，
新娘也算在内，只要你用和平统治天下。”
宙斯写在木板上回答：“你们送给我的假期我毫不承情，
我拥有王位，但愿天下太平。”①

不久，宙斯与阿波罗之间也通过对话“和和气气地达成谅解，一个人统治世界，一个人美化世界”②。不管是宙斯、阿波罗、帕拉斯，还是其余众神，他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天下太平。这种愿望是众神的，也是施皮特勒的。在这部史诗中，作者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随处可见。

书中对极权统治下的人类社会的种种丑态竭尽揭露之能事。人类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行径激怒了宙斯。于是他让猴子穿上他的御衣到人间去，自己则从旁看个究竟。岂料人间的官僚居然真的把猴子当成了宙斯，而当宙斯提出质疑时，他们竟指鹿为马，振振有词：

在一个国家里只准有一种信仰，
要么相信，要么死亡！要不然秩序怎么加强？③

为了维护所谓统治秩序，保证实质上的极权统治的稳定，人类的统治者不惜冤枉好人，把说真话的宙斯——他们真正的崇拜对象——关进囹圄并横加虐待。极权统治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里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因而史诗中所写的不仅是一则单纯的神话故事，而且是时代特点的真实反映。难怪作者曾直

---

①、②　见原著第二部第八章。
③　见原著第五部第三章。

言不讳地说过:“我能跟您说出哪些段落是我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①

在这种情况下，宙斯决心向人类复仇，要使地球上的人类玉石俱焚。没人能够劝他放弃复仇计划，连一向伶牙俐齿的帕拉斯也没能将他说服。最后是阿南柯的女儿、命运女神高尔戈强迫他放弃疯狂的复仇计划：

“你反啦！我已经暴躁地等了太久！
难道我派你来当凶手、刽子手？
难道只顾自己泄愤的人能当法官？
难道殴打自己仆役的人能当国王？……”
……
当她强迫他跪在地上，她说：“你这蠢货！
你不是不可替代，并不是少了你就没法过。
如果宙斯想谋反，好哇！只要轻轻地一叩鼻子，
你的王冠就会横飞出去！
我已经听见你的权力继承人
禽动鼻翼，怀抱希望，躲在树林，
贪婪地守候。我只要把食指一弯，
他就会在黑暗中出现。”②

被迫放弃了毁灭全人类计划的宙斯，在人间挑选出一位和他一样倔强的男人赫拉克勒斯做儿子，对他进行了一整套训练与调教，让他去涤清那个污浊的世界。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① Kindlers neues Literaturlexikon, hg. von Walter Jens, Bd. 15, München 1991, S. 842.

② 见原著第五部第三章。

作者反对极权统治的鲜明态度。然而这种反对应该是非暴力的，因为作者特别重视和平，他把和平置于一切之上。对于一个黑暗污浊的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应该怀着爱与宽容的态度去拯救它、改造它，等待救世主的降临，而不应该怀着憎恨、厌恶，甚至敌对的态度，用暴力的手段将它彻底毁灭。

在哲学思想上，施皮特勒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他对于科学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持怀疑态度，并在作品中对当时人们崇拜科学技术到了迷信的程度这一事实进行了冷嘲热讽。当作者看到从前那种宁静太平的社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时，当他看到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种种弊端和灾难时，他又怎么可能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呢？

《奥林匹斯的春天》中，最高统治者是阿南柯，一个作者虚构的人物。“阿南柯”(Ananke) 一词为希腊语，意思是“必然”。作者让“必然”这一词语人格化，让这一人物凌驾于所有神明之上，操纵着神明们的命运。阿南柯有一个无人能够驾驭与主宰的机器作坊，一个反过来主宰人类命运并且最终有可能将人类推到死亡境地的作坊。当阿南柯的命运之轮把神明们抛至顶峰时，他们就坐享天堂之乐于奥林匹斯山巅；当他们被甩至巨轮之下时，一个个神明就被打入阴湿的哈得斯地府，无异于一具具僵尸，直到阿南柯再将他们召至上界。阿南柯的作坊里有锤子、滚筒、传送带，这不就是世纪之交机器化大生产的写照吗？人类的命运不再由人类自身操纵，而是由既无感情又无理智的冷冰冰的机器支配。只有远方米昂国金鸡报晓时，这种机械化统治才会结束。可金鸡何时报晓呢？似乎遥遥无期。

第三部第十二章《英雄阿波罗》写的是光明正大的阿波罗

受迷信现代科技的小人们暗害，和他们进行英勇斗争并大获全胜的故事。作者用漫画笔法勾勒出小人们一副副丑恶的嘴脸。阿波罗的胜利说明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当它用于邪恶的目的时，终将被正义击垮。那些滥用现代科技的人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灭亡。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作者对此是坚信不移的。

在施皮特勒描述的世界里，世界的主宰是争权夺利的男人，女人充其量只能起到辅助与补充的作用，如果这个女人是个“好女人”的话。否则，女人就是障碍，就是祸水。男人同时又是这个世界的轴心，女人得依靠他，信任他，支持他，辅助他。如果男女双方各尽其责，这个小天地就算尽善尽美了。他们不该沉溺于男欢女爱之中，而是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这种思想明显地带有时代色彩。施氏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妇女解放的时代，事业心强、功利心重的女人在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女人。

少女赫拉本是奥林匹斯的女王，手中握有权杖。可政权岂能落在一个妇道人家的手中？她必须嫁人，嫁给一个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的人。于是奥林匹斯山上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竞技赛。这一场场比赛本是男人们的事，可作者却偏偏安排了女人们作陪衬。在赛跑那一回合中，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赫尔墨斯与帕拉斯，厄洛斯与阿佛洛狄忒共组成三个小分队。

身强力壮的帕拉斯带着赫尔墨斯往前冲；
严肃的阿耳忒弥斯给阿波罗鼓劲；
阿佛洛狄忒伸出胳膊怜爱地搂住厄洛斯的脖颈，
两个有弹性的身体，
肩挨着肩，脸颊依偎在一起。

这一对插翅的蛇在极度幸福中前行，
像做梦一样不知不觉走向山顶。
虽然膝盖阻碍他们纠缠在一起，
可心灵的和谐却使他们迈开步子。①

嫉妒成性的女王赫拉暗自喜欢上厄洛斯，当然无法忍受他与阿佛洛狄忒过分亲昵。于是她派心腹罗多斯拆散他们，岂料罗多斯竟和厄洛斯在半山腰的矮树丛中寻欢作乐起来。这样一来，厄洛斯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与此同时，阿波罗却在阿耳忒弥斯的带领下冲向了终点，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当阿波罗单独躲到一边，想让呼吸平静下来的时候，阿耳忒弥斯却走向他的身旁，与他共享胜利的喜悦：

于是他们面颊贴着面颊，一起享受
胜利和友情的幸福，良久，
他们目光中流露出深情的暖流。②

女人在男人的奋斗过程中应该鼓励对方，而不该用感情来限制对方的发展。只有建立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而且这项事业必须是以男人为主的事业——双方的感情才是牢靠的、美满的。也只有在事业成功之后，两人才能共享爱情的佳酿。

帕拉斯在书中给人一种女强人的印象。她与赫尔墨斯一起，只是为了和他共同争夺金牌，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两人立即就在彼此怨恨之中分道扬镳。

作者通过对比、反衬的手法，说明男女双方过早地沉浸于

---

①、② 见原著第二部第五章。

缠绵的情感世界里或者纯粹以功利为目的都不足取。只有像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那样，为丈夫者英勇顽强，为女子者温柔相助，这样事业才能成功，爱情才能美满幸福。

在长达六百多页的史诗中，着重将奥林匹斯的众男女作为具有个性的人物进行刻画的，主要集中于第二部和第三部。第四部第一章的《阿佛洛狄忒》和第五部《宙斯》当然是围绕这两个人物展开故事的。作者着重描写的几个人物是：宙斯、阿波罗、赫尔墨斯、波塞冬以及阿佛洛狄忒、阿耳忒弥斯、帕拉斯和赫拉。

施皮特勒虽然安排宙斯通过非常手段篡取本该属于阿波罗的王位，但作者同时又视之为命运的选择。而且从顺序上看，作者把命运的选择安排在前，把宙斯本人的愿望、对命运的祈求安排在后。摩拉把宇宙石和一条鞭子交给高尔戈，让她在宙斯、赫尔墨斯、阿波罗、波塞冬、厄洛斯五位神明熟睡时潜至他们身旁，拿出宇宙石放在熟睡者耳边。只有宙斯有反应：宇宙石悄声说话，他就唉声叹气。于是命运之神就选中了宙斯做国王。这一切发生在一场场激烈角逐开始之前。后来在竞赛中宙斯因言辞傲慢得罪了女王而被取消参赛资格，那时，他与高尔戈用灵魂、爱情做交易换取王位，这一行径不过是与命运的选择相吻合罢了。作者虽然唾弃、谴责这种卑鄙的行径，但是他不仅没有把宙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描写，相反，在书中的许多地方，对他不乏赞美之辞。

高尔戈对阿波罗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以及如此处理宙斯这个人物的原因：

“你倒是说说，阿波罗，你哪儿来的权力，

和命运选中的人相匹敌？
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指干出什么坏事？难道让宙斯
承担这伟大的使命不合适？
我送你一段箴言，你要赞美它并说声感激，
裁判对比赛最后一回合的决定你是否还有记忆？
为了作出最后决定，
那最难的考试，考的是治理国家的本领。
不是吗？那么好了！不需要你显示多少优良的品性，
拥有政权，这是首要的治国本领。
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得到它，
诡计也好，阴谋也罢，
都是一回事。需要干坏事的时候拿不出勇气，
有这种顾虑的人不能做皇帝。
命运思前想后让宙斯当选，
权力的目光将他的目光点燃，
因为他卑鄙，没有良心，没有经验，
只知道简单而迅速地夺取政权。”①

评定一个领导人的是非功过，不能光看他如何掌权，而要看他掌权之后是否为百姓谋福利。因而重要的是当好皇帝，至于用什么手段当上皇帝，则大可不必计较。登上国王宝座的宙斯并没有花天酒地，昏庸无道，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们的疾苦。宙斯与赫拉举行盛大婚礼的时候，摩拉派使者问宙斯有何愿望。宙斯的回答是：

“我的心愿？”宙斯说，“我希望，人和动物

① 见原著第二部第七章。

不要再有精神和肉体的痛苦，
在我获得荣誉的这一天中，
悲哀的人能高兴，病人没有疼痛。”①

正因为宙斯能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所以他能坐稳国王的宝座，巩固他在奥林匹斯的统治地位。

宙斯对妻子是忠诚的。当阿南柯发现宙斯每天都和妻子赫拉呆在一起而把治国大事抛至脑后的时候，他便用魔法让赫拉与宙斯无端争吵，让他们夫妻失和。就在这种情况下，当调皮的阿佛洛狄忒想坐上赫拉的王后宝座风光风光时，宙斯斩钉截铁地阻止了她：

宙斯喊道：“喂！你这两条不安分的腿还不快往边上挪！
你这轻浮的母鹿，赶紧离开赫拉的宝座！
虽然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吵得不可开交，
可她毕竟是我的妻子，是你的领导。”②

为了王位，宙斯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幸福与安宁以及内心的平静。虽说他有权统治整个奥林匹斯山，可在实际意义上他却是个傀儡。阿南柯将他从众神明中挑选出来，作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如果宙斯的行动与他的愿望相符，他就任其行事；如果与他愿望相悖，阿南柯就要出来干预了。而受制于阿南柯的宙斯又派赫拉克勒斯到人间行使自己的意志，赫拉克勒斯在人间的角色无异于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人类的命运不由人类自己掌管，神明们的命运也不由神明们自己决定，而是由命运，由

① 见原著第二部第八章。
② 见原著第五部第二章。

阿南柯决定。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宿命论思想在这部伟大作品中的折光。

与宙斯相比，阿波罗可是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他英俊潇洒，崇高善良，高尚正义，光明磊落，以至于虽然获得了所有比赛的胜利，却不能赢得王位与美女，因为他不懂得奸诈与欺骗。一个从不行恶的人，岂能料到世上有恶人？他不属于这个肮脏的世界。所以宙斯一上台就封给他一处高高在上、无人居住的领地。他驾驶着太阳车，在女友阿耳忒弥斯的陪伴下驰骋于光明的无人之境。作者舍不得让形象光辉灿烂的阿波罗混迹于污浊的凡夫俗子的世界，为凡夫俗子的种种烦恼所困扰。

赫拉、阿佛洛狄忒、阿耳忒弥斯、帕拉斯这四个作者着重描绘的女性人物各具不同性格。帕拉斯是英勇刚烈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几乎闻不到一丝女性应有的温柔气息。她陪伴赫尔墨斯参加争夺女王的角逐，可一旦看到他俩在比赛中失利，便立即离开了他。赫尔墨斯把玛雅女王和她的王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之后，就和女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时别处又有危难发生，帕拉斯赶紧去找赫尔墨斯，随后和他一起去完成救人的伟业。帕拉斯心中只有事业，赫尔墨斯只是她事业上的同志。

阿耳忒弥斯是女性中的完美人物，就像阿波罗在男性中一样。也许这就是作者对完美女性的设想吧：温柔而忠诚，对男友的能力坚信不移，愿意时刻陪伴在男友的身旁，辅助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并与他共享成功后的甜蜜。在他遇到困难时，她给他鼓劲，给他信心、力量与心理上的支持，与他共度难关。危难关头她鼎力相助。她把他的胜利、他的事业成功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他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无私的女性。然而，这种无私的女性形象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幻想与希望罢了。

在性格与人品上处于阿耳忒弥斯反面的是赫拉。在施皮特勒笔下，赫拉是与心胸狭隘、诡计多端等等坏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坏典型。她容貌艳丽却心狠手辣、嫉妒心强，欲图凌驾于万人之上。但是，她与众神有一个本质区别：她是一个凡人，有朝一日会死去。

她血缘纯正、外貌出众，光彩非凡，
雍容华贵，高雅、矜持而冷淡。
所有神明都向她求婚，互相竞争，
谁当国王将取决于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
要问这位高高在上的少女是谁，
她的名字叫赫拉，她高尚尊贵。
哦，痛苦呀，何等的痛苦！我发现
赫拉这圣洁的玉体上有一块黑色的斑点，
这是由遗传而来的致死的疾病：
不死的神明的法定王后将会终止生命。①

也许正是这一点与她那高踞于众人之上的女王身分的强烈反差造就了她那副狠毒心肠。凌驾于万神之上是命运的安排。赫拉惯于享用权力、支配众人，而从不替别人着想。虽然她曾迫不得已在宙斯跟前下跪过，可国王宙斯在许多事情上也往往让她三分。只要她不主动挑起夫妻之间的口角，只要玻璃戒指不碎、俄耳比亚旗帜不倒，她就能保住女王之位，死神也不会向她逼近。虽说最后俄耳比亚旗的倒下是阿南柯的安排，可那蛮横无礼、随心所欲的行为毕竟符合她那喜欢对人指手画脚、不尊重别人劳动与感情的傲慢天性。这样一个集所有缺陷于一身

① 见原著第一部第一章。

的善妒的女人当然不能接受死亡这个事实：这意味着丧失原有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在手下人都长生不老的情况下，孤独地忍受着命运这番不公正的安排。她先是想方设法逃脱死神的视线，包括背叛宙斯、投奔阿波罗。当她的求援遭到阿波罗的拒绝后，当她最后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时，恶劣的天性驱使她送给无辜的赫拉克勒斯一连串诅咒。赫拉的逻辑是：既然我好不了，你也甭想好！

上面分析的几个人物只是作者所着力描写的。全书中出现的人物不下数十人，其中有不少人看来只是轻轻带过，但个个写得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如冥后普西芬尼，出现次数不多，且每次都只有寥寥数语；又如写侏儒许菲斯特，只用了一章的篇幅，但是他们无一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刻画人物的功力看，施皮特勒不愧为大手笔。

通过对神话传说的改编来反映社会现实，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我国古代名著《西游记》就是一例。鲁迅认为吴承恩是“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①。从这一点上看，施皮特勒与吴承恩似乎有不谋而合之处。

《奥林匹斯的春天》除了主要人物的姓名采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人名，在不少地方都留有北欧神话、日耳曼传说和圣经故事的痕迹。作者想让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让读者相信其客观性，因而作者才以神话传说为依托，在形式上选择了史诗这一体裁。许多细节的创作也都以史料、传说为依据。例如：神明们在奔赴奥林匹斯山的途中路过天帝乌拉纽

① 见《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斯的王国时个个满面尘土，乌拉纽斯盛情地款待了他们，甚至还为他们洗脚。这不禁让人想起《圣经》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情节。又如宙斯以爱情与安宁和高尔戈作交易，换取王位和美女，这又使人联想到浮士德博士与魔鬼靡非斯特的交易。第三部第四章以“狩猎魔王阿克泰翁”为题。“狩猎魔王”实际上是日耳曼传说中地位最高的神明渥丹。赫拉的童年又使读者不禁想起《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的遭遇。在依据史料进行创作的同时，作者又对史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便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更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赫拉在作者笔下变成了凡人，一个会死去的凡人。神话传说只是作品的外壳，内容上的安排却全然是作者的创造。诗中的军事掩体、化学武器和一系列机械化设备无疑反映了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水平。

全诗以六步抑扬格写成，每两行一韵，单韵双韵互相交替，贯穿全文始终。在此基础上，作者选择了高雅的书面语，大量地运用了形容词、动词以及名词等形象生动的实词。事情发生之前作者往往设置一个预言者，借助预言者之口把未来的事情预示给人们。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预言的内容又被不厌其烦地重述一遍，有时甚至在措词上都与预言有雷同之处。全书在叙述过程中不掺杂议论，不直接夹杂作者的观点。精心刻画人物及事件是作者表达观点阐明立场的途径。这样一来，作品从表面上看客观性更强，更能使人信服。作者与作品就此拉开了距离。此外，诗中还有对求婚、婚礼、节日、装备、搏斗、死亡等等场面的描写。凡此种种都是史诗所拥有的共性。这些艺术上的成规是本文成为史诗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奥林匹斯的春天》在创作手法上尚有它的独到之处：一是对比、拟人的写作手法，一是滑稽与幽默的漫画式的笔法。

作者在塑造主要人物时采用了对比的手法。表现阿波罗时，

用宙斯、赫尔墨斯、波塞冬作陪衬；表现阿耳忒弥斯时，用帕拉斯、阿佛洛狄忒作对比；宣扬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起的爱情时，宙斯与赫拉、罗多斯与厄洛斯、帕拉斯与赫尔墨斯又成了鲜明的反衬。有对比才有鉴别。作者笔下的一个个对比人物都各自代表不同的缺陷及人格上的不完善，只有那两个完美的人物不具备任何缺陷，在作品中光辉灿烂、光芒四射。他们代表着作者的思想观念。

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作者笔下的任何动植物、任何物件都会突然开口说话，像人一样具有思想与个性。不仅凤凰鸟会歌唱，马儿会互诉苦衷，就连云彩、石头、小草都能讲话。有时，这种景物对话的场面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为说明一定的道理而存在的。这种拟人手法活跃了作品的气氛，使单调的人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滑稽的场面在文中比比皆是。《执雷的波塞冬》与《阿佛洛狄忒》这两章便是明证。憨厚、愚蠢、自以为是的波塞冬与美丽而调皮的阿佛洛狄忒通过作者漫画式的勾勒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

波塞冬想借助于雷斧吉加斯的威力，让河水往上流。结果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波塞冬自己倒是吃尽苦头：

这位巨神在河流的泡沫中载沉载浮，
哪是什么神？只是浪涛的玩物！
头一起一落，就像未包装的快件货物，
被猛地一扔，滚过岩石和瀑布，进了山谷。
他的嗅觉、味觉和方向感全部丧失，
他在泥水酱的漩涡里打转，分不清天和地。

“我的身长呢？还有我的身宽？”

他谩骂道，“哪儿是我的上身，哪儿是我的下端？”①

仅此数笔，不仅勾勒出波塞冬性格的轮廓，而且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在水中分不清东西南北这一事件本身就为幽默与滑稽定下了基调。

阿佛洛狄忒假装成大理石雕像，站在水池边的裸体仙女雕像群中，引起市政府官员们的注意。通过幽默的笔法，作者一方面描绘出天真、调皮的少女阿佛洛狄忒的形象，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们的迂腐、假正经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人认为阿佛洛狄忒这尊新雕像是一个捐赠品，还把不留姓名的送礼者大加赞许。有人建议向新雕像虔诚地祈祷。还有人认为这件艺术品不够自然、没有生气。甚至有人用唾沫沾湿手指、像内行似的摸摸她的脊梁。这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先用鼻孔出气，再大笑着欢呼着起立”②。众人发觉受到戏弄，大骂不已。这一段可以说是对当时官僚们的极大讽刺。

这一场面令人想起鲁迅在《补天》中的一段描写：女娲用泥土做出来的“小东西”（即人），“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③。鲁迅和施皮特勒，这两位伟大的作家，他们对世俗社会的讽刺、对正人君子的嘲弄是多么的辛辣，而他们所运用的幽默手法又是何等的相似！

① 见原著第三部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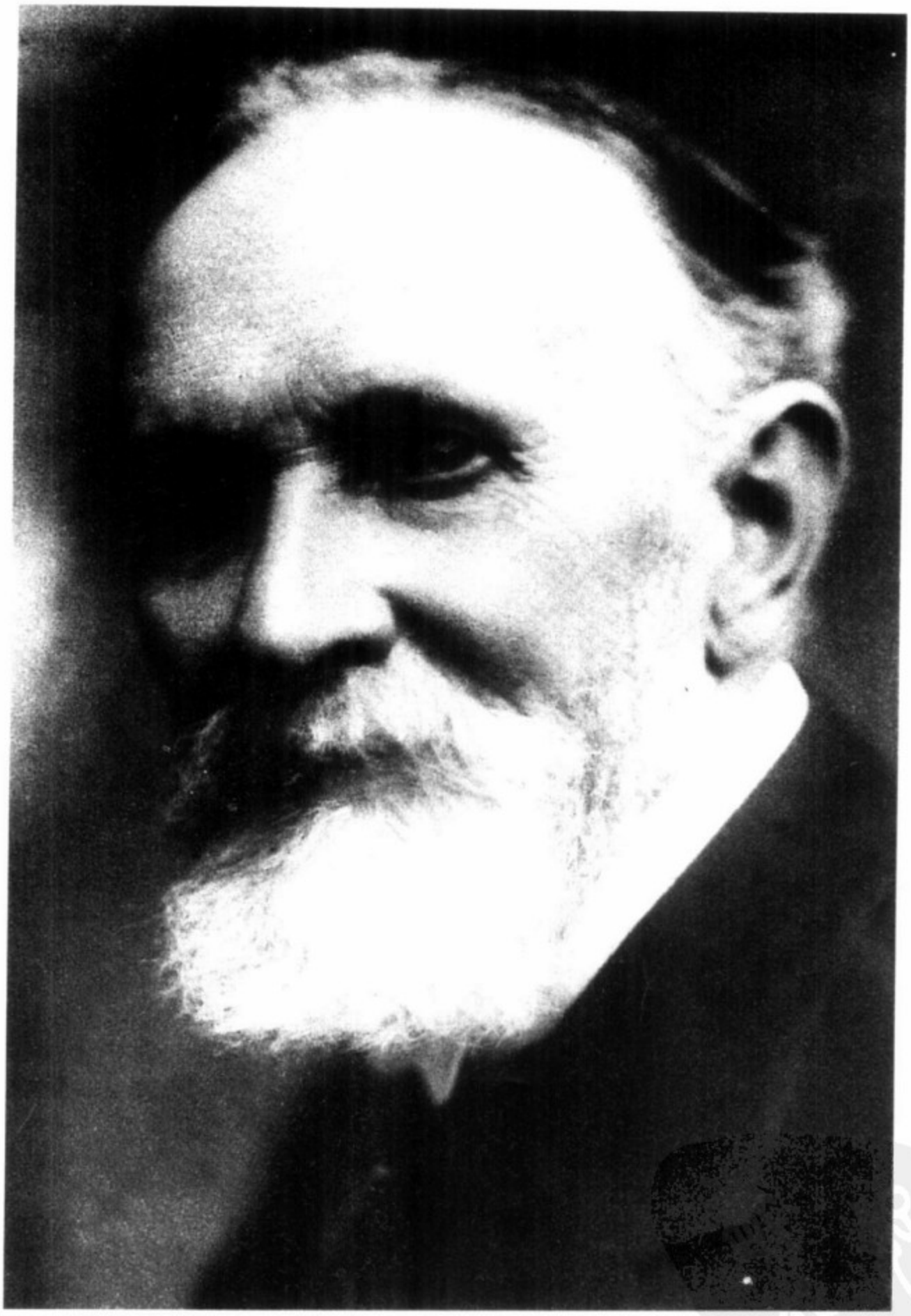
② 见原著第四部第一章。

③ 见《鲁迅全集·故事新编·补天》。

施皮特勒作品的语言艰涩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我在翻译时尽量采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语言，哪怕这样做可能有悖于施氏的语言风格。译诗的行数除极个别的地方由于难以处理而略作调整外，与原著基本相等。押韵亦尽量争取与原著保持一致，但押得比较宽，只要读起来声音相近就算押韵。即使如此，仍有个别地方押不上韵，也只好算了，因为我认为，由于押韵或其他形式上的缘故而去改变原著的意思，是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本书翻译历时一年半。由于译者学识谫陋，水平有限，译文中定有不少欠妥甚至谬误之处，望读者不吝赐教。

德国科隆大学的梅丽娜女士(Martina Müller)和美因兹大学的阿尔特豪斯夫人(Dr. Johanna Althaus)及时为译者提供了大量原文资料并解答了一些疑难问题。丛书主编刘硕良先生经常鼓励我、关心我，并给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的父母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是我精神上的坚强后盾。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以及所有热情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瑞士〕卡尔·施皮特勒(1845～1924)
(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上　　册

·译本前言·

施皮特勒及其不朽史诗 …… 施　岷

第一部　升　天 …… (1)

第一章　从阴间起程 …… (3)

第二章　翻越晨山 …… (31)

第三章　赫柏 …… (55)

第四章　乌拉纽斯的款待 …… (86)

第五章　七位美丽的阿玛施公主 …… (116)

第六章　到达 …… (135)

第二部分　新娘赫拉 …… (161)

第一章　乡愁与健身 …… (163)

第二章　求婚者晋见女王 …… (169)

第三章　第一回合:歌唱与演讲 …… (184)

第四章 第二回合:赛跑 …… (209)
第五章 第三回合:赛车 …… (231)
第六章 第四回合:释梦和预言 …… (257)
第七章 背叛…… (279)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302)

下 册

第三部 高 潮 …… (321)
第一章 摩拉的恩典…… (323)
第二章 执鞭的波瑞阿斯…… (337)
第三章 阿亚克斯与巨人们…… (354)
第四章 狩猎魔王阿克泰翁…… (374)
第五章 发现者阿波罗…… (394)
第六章 执雷的波塞冬…… (414)
第七章 先知狄俄尼索斯…… (437)
第八章 侏儒许菲斯特…… (457)
第九章 许拉斯与卡莱杜莎翻山越谷…… (471)
第十章 救世主赫尔墨斯…… (484)
第十一章 帕拉斯与珀拉尔格…… (509)
第十二章 英雄阿波罗…… (537)

第四部 高潮结束 …… (587)
第一章 阿佛洛狄忒…… (589)
第二章 阿南柯喊"停"…… (622)

第五部 宙 斯 …… (651)
第一章 **俄耳比亚旗倒下** …… (653)
第二章 **宙斯召唤神明们回家** …… (686)
第三章 **人类** …… (697)
第四章 **赫拉与死神** …… (732)
第五章 **赫拉克勒斯驶向人间** …… (752)

·附 录·
授奖辞 …… 哈拉德·雅恩(765)
卡尔·施皮特勒自传 …… (769)

第一部

升天

第一章　从阴间启程

冥冥阴间的统治者哈得斯① 国王下令：
“解放所有的被俘神明，
让他们赶快聚集在女巫们的神庙里，
我将宣布我的咒语和旨意。”
侍从们成群结队飞奔而去，面带难色
从防空洞返回，说他们束手无策：
“专制君主力量强大，他们顽强阻挠，
我们无力打碎他们的镣铐；
骄傲的额头上笼罩着浓重的睡意，
神明们没有勇气去注意任何消息。
警告与鼓励都无济于事，
威胁与期望唤不醒他们疲惫的生活意志。
即使用力将这个或那个摇醒，
他也只会无力地抬起脖颈，

① 哈得斯(Hades)：冥王，也称普鲁同(Pluton)。克隆纽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波塞冬、赫拉等的兄弟。

你将看到他闭着双眼悲哀地倾听
狂风呼啸、巨浪翻滚的声音，
然后他重又绝望，重又悲伤，
在痛苦的大山压迫下淹死在梦乡。”

于是哈得斯撩起外套：
“看我的！”他亲身钻下地牢，
直到双耳听见呻吟与哀叹——
他们沉溺在梦里兀自心神不安。
他踮起脚尖，跨过门槛，
暂停片刻，沉默不言，
随后，他蹑手蹑脚走向前，
躺在他脚下的神明们气息奄奄。
他俯下身去，跪在最近的神明身旁，
握着他的手，托起他的肩膀，
用善意的耳语给他勇气和力量，
告诉他有自由和幸福的阳光。

这时，在地狱里生与死的搏斗中，
生活的苦种仿佛已在萌动。
刚有一线强烈的火一样的闪电
穿过一道道细细的裂缝凿开黑暗，
一颗颗头颅便在睡梦中转悠，
转向盼望已久的金色阳光下的露珠。
沉睡中的人不自觉地将脸埋入
救世主充满恩泽的宽广的胸部，
贪婪地吸吮一小口安慰，

庆幸自己能够更紧地在朋友的怀中依偎。
不久，冒出一声叹息，
苏醒的种子在呼吸。
迷路的自信心从天涯海角懊丧地回到家园，
诞生中的理智微笑着欢迎它的重返。
神智的目光星星般闪烁，像凯旋者那样
将两扇高耸的眼睛之门敲响。
“站起来，”国王鼓励地说，“朝圣者们！”
他有着英雄般的体格与尊严，自己站起了身。
瞧，所有沉睡的神明从四面八方站起来了，
他们复活了！

男女神明在潮湿的庙宇里出现，
冻得浑身瑟瑟发颤，
忧郁的目光穿过潮湿的窗户，
奔驰的乌云惹起不快和恼怒。
“弟兄们，”国王发话道：“快讲，
是谁给躯体以生命，给种子以汁浆，
自行其是地为星星固定轨道，而且不分低贱与高贵
赋予人和神明以思维？”
话声刚落，“他的名字叫阿南柯，①”
轻声的嘟哝严肃而紧张，“一个‘受强迫的强迫’②。”

---

① 阿南柯(Ananke)：希腊语，意思是“必然性”。本书中的阿南柯被人格化。
② 受强迫的强迫：原文是 ein gezwungener Zwang，直译为“受强迫的强迫”，意思是指一种不可避免的强迫，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下文出现时均加引号，以免误解。

“说得对！神明们的命运是什么？
你们再说说。”
他沉默不久，响起一个犹豫不决的声音：
“神明们知道，自己的命运
写在一本石头书上，用的是火笔；
可是无人能解开这字迹之谜。
在广袤的世界上，只有女巫
能未卜先知，读懂这本圣书。”

“她们该来为你们解谜，你们每人都注意，
听着，说的是什么，有什么含义。
在附有插图的谜语册里，
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上帝的启迪。”
说话间，他从祭坛下取出藏着圣书的盒子，
他把圣书高高举起，
严厉的声音冲击着神庙的坟茔：
“太古时代的女儿们！
你们的国王哈得斯命令：
快快出来，三个有经验的姊妹们！”

侍从们胆战心惊打开栅栏，
女巫们争先恐后蜂拥上前。
脚穿连鞋袜飘然而入，
围绕大厅迈着大步。
突然间，一阵气味把她们挡住，
颤抖着，呜咽着，她们嗅出了圣书。
她们几乎还没有看到书本，

就已经吓得目光结成冰凌。
呼吸停止，嘴角扭曲变形，
附着在弯曲的臂膀上的肌肉痉挛坚硬。
紧张的双脚在抽搐，随后身躯渐渐发僵，
冰冷，惨白，如同一尊尊石像。

这时哈得斯先把所有的规矩说出来，
接着就开腔："读出来，算算命，快！"
像是被男人粗壮的拳头一击，
死一般的石像颤巍巍地挪移，
她们毫无生气行动迟缓，
把额头贴近圣书，像是屈从他人的意愿。
第一双手摸索在命运的行间，
迅速地从左边摸向右边，
沿着每行字迹，把疑虑扫光，
随后食指指在特定的地方。
她用悠远的声音喃喃絮语，
在预示将来，却又像梦呓。
不久声浪渐高，话语更为分明，
每一双眼睛都把她的双唇紧盯。
这第一个女巫读着、唱着命运之书，
幽灵般的声音如泣如诉：

"以世界上'受强迫的强迫'的名义，
惩罚不死的神明。
你可知道满身疲惫的长蛇，裸体赤身
弓着脊背在地球的怀抱里爬行？

可是有一天，它加快速度拼命爬，
顺利地从坟墓里逃到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某一日的某个时间，
永恒的神明从阴间里庄严地升天；
夺取了幸福的王位，居住在云端之上，
他们的住所金碧辉煌。
奥林匹斯山① 远在地球之巅，
它头顶天堂，脚踩人间，
但闻轰轰隆隆的雷鸣声，
还有刺耳的鹰叫一阵阵。
这里是神明们举行婚礼的殿堂，
也是夏日的避暑山庄。
毫无疑问地球由他们主宰，
人间发生的一切，都由他们的兴致安排，
直到乾坤变换、命运之轮扭转，
未来可能就会证实这段预言。”
女歌手猛一抽搐，
预言突然结束。

国王命令第二个女巫：“接着说，快！”
她勉勉强强地接受指派。
第二个女巫开始边读边唱，
低沉的声音在空中回响。

---

① 奥林匹斯山(Olymp)：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我讲一个寓言，请你说说它的内涵。
你可知道有一位蜂王在人间？
她出身豪门，声势赫奕，
享有充分的权利。
无论大自然要求别人多么劳碌，
侍奉女侯爵只是她唯一的职务。
她地位重要，身价高昂，
她的爱是人们渴望得到的最高奖赏。
这就是说，在众多的神明之中，
追求完美的造物主，将要把一位女王封赠。
她血缘纯正，外貌出众，光彩非凡，
雍容华贵，高雅、矜持而冷淡。
所有神明都向她求婚，互相竞争，
谁当国王将取决于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
要问这位高高在上的少女是谁，
她的名字叫赫拉①，她高尚尊贵。
哦，痛苦呀，何等的痛苦！我发现
赫拉圣洁的玉体上有一块黑色的斑点，
这是由遗传而来的致死的疾病：
不死的神明的法定王后将会终止生命。
她承袭了亚马逊族② 女战士们的血缘，
她们都庄严地端坐在奥林匹斯山巅。

① 赫拉(Hera)：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姊妹和妻子。妇女的保护神，掌管婚姻、生育。本书中的赫拉不是神，而是人。

② 亚马逊族（Amazonen）：希腊神话中英勇善战的妇女。她们每年因种族繁衍的需要，与邻近的男人们交欢一次。生下的男孩送给父亲抚育，女儿则由她们自己抚养。本书中的亚马逊人是赫拉的护卫和随从。

天哪！这个会死的人怎能栖身在不死的神的身旁？
鲜红的血肉之躯怎能得到永恒的解放？
——真可怕呀，我简直不敢往下想！”
女歌手猛一抽搐，
预言突然结束。

国王指着书，招呼第三个女巫：
“快！过来！往下读！”
这最后一个女巫边读边唱，
惊险的故事随声回荡。

“你可知道身带色斑的人们，他们的习俗阴险残忍？
她金色的肚子里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
可是婴儿刚刚呱呱坠地，
母女之间立即产生深深的敌意。
母亲对美丽的女儿又憎恨又妒忌，
将她逐出王宫——她的出生地。
赫拉成长于奥林匹斯的岩洞，
在闪电包围着的树林之中。
阿南柯的手指保护她不受敌人怒气的侵犯，
忠诚的侍从们围绕在她的膝前，
不让她脸上流露出厌恶的情绪，
养育她，保卫她圣洁的身躯。
得到精心呵护，赫拉无忧无虑，茁壮成长，
她快乐，纯洁，像蓓蕾一样。
她最看重的玩具是身边那面小镜子，
老喜欢掏出它来照照自己，

沉醉于镜中映现出来的花容月貌，
这是一张孩子的脸，轻松愉快，开怀大笑。
不过有一天，她怀着少女的娇羞，
叹息着避开镜子，神情恍恍惚惚。
就在同一天，追随者们为她的美丽所陶醉，
要让她与她母亲比美，
将她拖至母亲的宫殿前，
可是你瞧，青春的花朵胜过老年！
这女人身材娇小，却心肠歹毒，
家族中承袭着野蛮的风俗。
在奥林匹斯山巅、布满陡峭的云层，
更有那闪闪的电光、隆隆的雷声。
这老妇定要将众人抛进棱角众多的岩缝中，
不管他们反抗的拳头挥得多猛。
造物主对这些垂亡的人无比厌恶，
她胆怯，卑劣，心肠狠毒，
摇动她那岩石般的头，
顿时大地颤抖，山风怒吼，
奥林匹斯山裂开一道缝隙，
遭废黜的神明们被山风的漩涡卷起，
卷进缝隙，跌入阴间冥土；
接着山崩地陷，狰狞地嘲笑着向他们啐吐。
这时，一支神的队伍以求婚者的身分出现，
从阴间出发，走向新女侯爵的宫殿。”
一阵狂笑结束预言，
女巫浑身痉挛，舌头打颤。

国王大喊："预言只说了一半，还少祝福。
再把缘由读给我们听，快快结束。"
三个女巫顺从地手牵着手走上前，
仔细地把书中每个角落都翻遍。
不久她们热情冷却，手臂松弛，
耷拉下脑袋，勇气丧失。

下令者伸出手指粗暴地做个手势，
女巫们飘然离开执行指示。
"弟兄们，我来简单说两句，"国王又开腔，
"话多意思少，话少味更强。
每一席话的最好开始便是结束。
一位使者从奥林匹斯山飞奔而来，抱紧双手：
'叛变了，起义了！
天哪！一切都过去了！
法律和条例已经废除，
克隆纽斯① 王朝政权被颠覆，
王后倒在岩缝中发抖，
国王及其人马四处逃亡，无家可投。
所以到你门下，寻求住所与庇护。'
这就是使者的消息。你们可曾清楚？
克隆纽斯政权瓦解，转移到你们手里。
他的王位，他的宫殿，连同他的帝国统统都转移。
命运的意志叫喊：'快去！把它们接管过来吧！'

① 克隆纽斯(Kronos)：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纽斯和地神该亚之子，主神宙斯之父。曾推翻其父统治世界，后又被宙斯推翻。

简而言之，朋友们，该轮到你们啦！
你们自由了，为了求婚，快去奥林匹斯！
祝你们好运！我愿带领你们出师，
陪伴你们行进，直至地狱的门前。
我必须护卫你们战胜七重灾难，
它们在冥河与地狱等待你们，气势汹汹。
听着，我来告诉你们灾难是哪七重，
免得你们糊里糊涂往前蛮赶：
沼泽岸边的诽谤鸟，六须鲇，真正的魟和伪装的犬，
冰川间的复仇女神，陶玛斯山谷，
还有拉洛罗根桥畔的预言家们。
这是冥间的灾难七重，
不过请放心，我愿保护你们一路顺风。”
说完这番话，他步履矫健地走向前方，
所有神明都满腔热情紧紧跟上。

女人们却远远地站着，满面愁苦，
她们牢骚满腹，不肯挪动脚步。
“我们有决心追求自由，”响起一个闷闷不乐的声音，
“女人并不乐意自己成为多余的人。
如果男人们的双脚为了求婚而急步向前，
给他们仆从和侍女吧，别让他们携带家眷。”
“取胜的条件只有一个，”国王讲，
“在求婚的竞争中决不向对手投降。
所以我给你们一项值得骄傲的任务：
来吧、去做那些勇敢的失败者的高贵的新妇。”
“我们接受这项骄傲的任务，因为你说得对。

勇敢的求婚失败者，还有你们的爱意，万岁！”
她们这样说着，兴高采烈，意志坚强，
加入男人们的队伍，作为他们的新娘。

上上下下不知多少台阶，
秘密掩体中往往传来
半人半马怪和巨人开动坦克的声音，
他们处处设岗，守卫着每一座拱门。
随后一群人马穿越广场、棱堡和桥梁，
通过小巷又渡过汪洋，
一路上遇到的是沼泽般潮湿的城墙，
以及设有堡垒的牢狱和刑场。

听，他们路过哈得斯巍峨的宫殿，
四周是榆树，没有任何声音可以听见，
昏暗的天鹅湖从四周寂寂地冲刷着宫殿的墙壁，
孤岛似的宫殿梦想着与灰色的山丘呆在一起。
墙内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声音渐渐地大起来，
来自花园那边，少女般鲜嫩，朋友般关怀。
听见这悦耳声音的人，
都会说这是一个高贵的皇家美人。
他们转过身来，面带羞容，满怀尊崇，
瞧，远处，大门下，薄雾蒙蒙之中，
国王哈得斯的爱妻，

普西芬尼① 亭亭玉立。
“祝你们好运，”她开口说，“你们意外地
得到命运的恩宠，逃离这块阴暗的土地，
进入光明的世界，那里充满着微笑，盛开着鲜花，
你们可以享受五彩缤纷的世界，在阳光下。
而我，被困在这块土地上，没有欢欣，
命运的安排多么无情。
没有太阳低声絮语，没有友情温暖人心，
叹息抚慰我的心，孤独伤心泪沾襟。
王冠于我有何用？还有那亮闪闪的饰物、
紫袍、赏心悦目的亚麻衣服？
箱子里装满稀世珍宝，
放在背旮旯里紧紧锁好，
从没有美好的阳光洒向它们，
也没有行家的眼睛见过它们。
我是多么的不幸！
我所听到的不外乎鸟身女妖的叫声，门卫粗暴的喊声，
俘虏们的叹息声，吹号声，部队的行进声；
我所见到的只有浓雾重重。
我对命运恩典的最大期望，莫过于希冀
七重厚雾不要完全伸展到平平的大地，
灰色而无情的雨不停地下，
也该从另一方向飘洒。”
普西芬尼唱着唱着转过身子，
在石子路上渐渐地消逝。

① 普西芬尼(Persephone)：希腊神话中的冥后，哈得斯的妻子。

然而她的倩影，她忧怨的歌声，
却伴随跋涉者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

当他们走到桥边一扇大门旁，
平地向下延伸，消失在远方，
国王提醒说："左右分开走，沿着桥两边，
快点，别踩中间的厚木板，
木板乃'心沉树'制造，
谁踩上它，就想往回跑。
因为树干上流下来的香树脂，
会把家乡描绘得金光灿烂而异地暗无天日。"
可是勇士们心想："嘿，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吓倒！
谁会甘心情愿再下监牢？"
然而他们刚一踏上桥中间的厚木板，
一种想法悄然袭来，他们回头一看，
瞧，战壕成金色，要塞壁垒真美妙，
监狱妩媚又窈窕，
塔楼仿佛传来乌鸫的歌唱。
他们沉醉在回忆中，个个都想往家闯，
执拗地不愿继续向前迈，
哈得斯只好连拖带拽把他们拉开。

过桥后，他们坚定不移地迈开大步，
平坦的道路两旁是杨树，
左右是发出霉味的河渠，
无休止无希望地向冥河流去。
杨树过后是柳树，柳树过后是桦树：

变化之中却看不见变化的用处。
然后重又出现杨树，
沼泽般的低凹地带也越来越湿漉。
四周的小池塘连接成污泥一片，
好像整个阴间变成一摊烂稀饭。
间或会有草原或筑堤护岸的柴捆，
可供路上歇歇脚，脚下才得洁净。
青蛙的鸣声越来越频繁，
像是顺着勇士们的路线同步向前。
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使队伍突然停下。
国王问道："你们为什么笑哈哈？"
回答说："我们看见一座垃圾山，
有一些不知名的家禽直挺挺地站在上面，
他们互相鞠躬致意，口中唧唧喳喳，
说的都是傻乎乎的废话。"
国王严肃地将双眉一挑：
"你们应该害怕，千万别笑！
这些鸟是勇士们的灾难：谁不和它们
一起胡言乱语，浑身将被浇上鸟粪。阿门！"
说话间，一支浩浩荡荡的家禽队伍，
穿越天空席卷而来，边飞边鸣呼。
野鹅，琵鹭，脏鸟儿，和鸟身女妖，
将害人的垃圾向神明们喷浇，
乌鸦和鸱隼也学着它们的榜样，
鹊儿不甘示弱，骂起人来毫不相让。
鸟儿们叫得唧唧喳喳，呱呱咯咯，
新飞来的沼泽鸟在振翅举翮，

激动的、充满仇恨的鸟越聚越众，
罪恶之云越积越浓。
神明们既吃惊又忧伤，面面相觑：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它们的事？”
“弟兄们，”哈得斯解释，“你们该知道，
恶事的原因不容查考。
你们全无恶意，罪恶之鸟装得也很像，
但它们并非心地善良。
它们没有牙齿，胆小怕事，仇恨满胸膛，
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杀人的魔王。
它们想都不会想，如果我不在场，
——请相信我，你们将被臭倒在地上。
不过只要你们喊一声‘多快’，同时手指远方，
它们立即就会飞向另一个方向连叫带嚷。”
他们刚叫一声“多快”，事情竟这样奇妙，
它们就朝着指定的方向，一面飞一面叫。

终于过去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可真不易！
在潮湿的白杨树林里，
在阵阵的不满声中，这条路即将走完，
转弯处向下便是河流和堤岸。
宽宽的冥河展现在眼前，
浓浓的乌云从对岸爬过来，在空中布满。
乌云的便便大腹在镜一样的河面上坚硬地划过，
嘬饮着河中的水，显得多么笨拙。
没有声音打破死一般的沉寂，

软绵绵的水流懒洋洋地往前挤。
人人都漫不经心地在河边傻望，
冥河里的水在脚边流淌。
领袖举起君主的节杖，
先后三次划向天空：
对面那穿云透雾的闪电的尖端，
丝丝拉拉地闪亮着蓝色的火焰，
聋船夫卡隆① 的大木筏，
不久就会有力地向这边划。
踏上这摇摇晃晃的木筏，你们得小心谨慎，
它将轻柔地离开河岸，在软软的水面上航行。

仅仅前进了几里，哈得斯就胆战心惊，
他环顾左右，紧张地提醒：
“我可要认真地警告你们，
有一条诡计在这里迷惑我们。
在那块岩石下，藏有深深的潜流，
六须鲇在那儿假寐，那是一种可怕的巨兽，
它的名字叫‘过去’。一旦六须鲇睡醒，
连筏子带人将在黑夜的巨浪里一起埋葬。
你们必须用摇篮曲安慰它，还要大声打呵欠：
它的胡须一动一动地划出水面，
你们要轻轻地抚摩，让它入睡，
否则它一惊醒，我们就会倒霉。”
国王一面说一面害怕地看着岩礁。

① 卡隆(Charon)：希腊神话中的阴界渡船夫。

朝圣者们乖乖地相信他的警告，
六须鲇的胡须和触角
刚刚伸一伸懒腰，
他们就颤抖着双手抚摩它，毫不偷懒，
同时颤抖着唱起摇篮曲，打着呵欠，
直至清楚地听见
河里传来可怕的眠鼾。
国王叹了口气说："弟兄们，干得好！
可现在又有新的危险挡道：
你们可看见河中央偏左的地方，
那黄色的沙洲，长长的不毛之地闪着亮光？
趁还来得及，赶紧埋下头来把脸蒙，
别让那半身埋在沙里的虹
看到你们的脸部，
那邪恶的东西会带给你们伤害和痛苦。
它们用强劲的尾巴在沙地里钻出一张床，
冲呀洗呀贪婪地享受着风和浪。
谁要胆敢瞟一瞟它们，
就会立即变成疯人。"
他说完了。勇士们言听计从，小心翼翼，
明智地用大衣裹住自己的身体。
渐渐地一个欲望在心里骚动，
想看看岸边是否真的有虹，
它们有没有角，耳朵长没有长，
还是什么别的模样。
他们轻轻松开大衣，只是想
透过狭小的衣缝稍微张一张。

目光扫过邻人的眼角，
他也斗胆睁大眼在看那个岛。
于是这人壮起胆，
转动眼珠偷偷看。
岛屿一点一点向后退走，
他们的脑袋也跟着转向后。
脑袋还没有转回头，
目光仍盯着那沙洲，
“原谅我吧，”国王微笑着说道，
“请宽恕我，这个诡计必不可少。
不该得到的东西，人人都渴望得到，
所以没有一次警告能够奏效。
路过左边的沙洲时，我就向你们警告，
我料到你们会往那边瞧。
真正有鉅的沙洲在右边，
危险来自那一面。”
这阵训斥使他们低下头去狼狈不堪，
每人心中都感激这善意的谎言。
这样，木筏轻轻地摇摆着，安安稳稳，
迅速地走完冥河上的最后一段路程。

木筏像离弦的箭一样飞速向前，
已经到达地狱之边：
“尊贵的同伴们请注意，”国王又开言，
“拦路狗克伯鲁斯① 就在岸边。

① 克伯鲁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生有三头和蛇尾的恶狗，看守地狱大门，如有阴魂企图逃出，即被攫住。

1003331

它轻视神明，不认为他们有多么神圣
多么高明，它要咬住你们。
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是条野狗，
又放肆，又恶毒，实在坏透。
我告诉你们，记住我的话，
警惕这只三头恶狗的欺诈。
谁初次见到克伯鲁斯，
都会因为这虚伪的诚实而倍加高兴，
它那温柔的值得赞美的脸庞，
总是朝人微笑，带着和善的目光。
它引诱每一个人，全凭狗嘴撒谎，
一串串甜言蜜语，令人难免上当，
假装成博爱、宽厚和善良，
能言善辩的狗嘴把仁义道德喊得多么响亮。
听着，别受它的花言巧语诱骗，
记着，这些都仅仅是事实的反面。
这张善良的狗脸——我知道什么说什么
是它用美好的话语伪装出来的。
它有锐利的兽爪和恶毒的恼怒，还有前端那
由于愤怒而扭曲的猛兽的嘴巴。
但是它的阴险狡猾的诡计，
都已经暴露无遗：
等到勇士们完全被花言巧语所击中，
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温柔的骚动，
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带有疼痛感的幸福向往，
化作梦幻般的热泪溢出眼眶。
勇士们于是憧憬未知的遥远将来，

忘记现在，也忽略了狗的存在。
这就是克伯鲁斯所期待的，
以恶魔般的伎俩利用的一刻。
猛然间，它像螃蟹一样扭转身来出乎意料地四处乱咬，
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它的熟练技巧。
你猛地一惊，还没来得及理会，
它已咬断了你的一条腿。
瞧，它用那豺狼似的嘴，
把你拖来拖去咬来咬去拼命撕碎，
它的臀部向人们展示
清白无辜与正直诚实。
听，它在那儿嗅呢！这类气味
别的坏蛋不会利用。弟兄们，快捂住鼻子和嘴！”

国王大声说完，只见克伯鲁斯
已在岸边假惺惺地欢迎致意。
这时木筏已搭好跳板，
他们先后跳上岸。
这条恶狗立即假装摇尾乞怜，
和善地用狗嘴表达亲密的情感，
直到勇士们流出温柔的、幸福的、充满期待的眼泪，
——因为他们无力自卫。
就在这时，这个伪君子突然之间
又摇又摆，又蹦又跳，态度转变，
它满怀怒气，叫嚣、喘息、辱骂、狂吠，
企图从身后迅速拖倒一条腿。
哈得斯的目光和节杖，立即吓住了它，

怒气削弱了，变成苍白的害怕。
狗腿正勾住勇士们的腿往回拉，
如今这狗腿的弧线却越来越大。
最后它跳到安全的燕草丛，
没能吃到肉，便龇牙咧嘴嘎嘣嘎嘣
把燧石和砾石饱尝。
哈得斯的眼睛紧紧盯住它，热情昂扬，
发出威胁它的有力的声音：
“我不是喜欢热闹与碰杯的人，
更不爱酒足饭饱内脏发酵直打嗝。
可是如果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出于慈爱和恩德，
让我带上猎犬、长矛和勇士，在猎场上扬扬得意，
把沾满鲜血的豺狼射倒在芦苇地；
那时我将三天三夜大吃大喝讲排场，
我要让整个地狱沸沸扬扬。”

他们离开冥河边的沼泽地，继续前进，
走上一条陡峭的牲畜路，步履艰辛。
转弯抹角绕过海湾，
地狱的大峡谷大门没有关，
奶白色的波涛呼啸着穿过山底，
和阿歇隆河混在一起，卷进低地，
穿过狭窄的洞穴、山崖和盆地，
旋风吓得科西图斯河倒吸凉气。
雷声滚滚，震耳欲聋，
传遍所有的山坡与山谷，一阵接一阵。

哈得斯说："这儿有三重危险，
但行家自有办法防范。
第一重危险是复仇女神，
她们栖身在陡峭的冰川间无法接近。
跋涉者们步伐矫健，昂首挺胸，
向阳光照耀下的世界攀登，
这时复仇女神卷起一阵燥热的风暴，
把塔样的高墙在他们行进的路上掀倒。
假如有人垂头丧气往回走，
满怀忧伤地折回头，
复仇女神让他走自己的路决不干扰，
她们幸灾乐祸地向他嘲笑。
你们最好掉转头去弯下身体，
可怜兮兮地唉声叹气，
像是在抱怨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她们就会认为我们在走向阴间冥土。
第二重危险出现在陶玛斯山谷，
在那里你们会被莫名其妙的恐惧攫住，
心理上让一种可怕的、幽灵般的沉寂笼罩。
你们必须迅速越过山谷，越快越好。
最后终于到达拉洛罗根桥畔，
塔耳塔洛斯摇身变成预言家，诡计多端，
告诉你哪里有聪明的布道者和老师，
他们的预言能让你掉进河里，可听起来却关怀备至。
因为他们的话是那么动听、那么确定，
甚至事实也会替他们作证。
虽然桥在你的眼里并不危险，

但你终究踉踉跄跄跌进礁石之间。
假如山脚下没有自由生长的青青绿草，
你就决不可能走过这桥。
抓一大把青草塞进耳朵，什么都听不见；
一旦听信他们的话，你们就会完蛋！”

这就是领路人的谆谆告诫。
他们老老实实听从，毫不松懈。
在复仇女神的山谷，他们蹑手蹑脚往前行，
唉声叹气，弯腰驼背，可怜莫名。
他们迅速通过陶玛斯山谷，
在拉洛罗根桥畔，抓把青草把耳朵塞住。
最后来到一座岩石墓穴，他们看了就害怕，
绝壁连着绝壁从天上陡然而下，
国王停住脚步转回身，
“听我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他脸色严峻，
“绝壁中有一条秘密的山洞通道，
山神夜间不好客，别去打扰；
你们一离开山神管辖的地方，
就会看到明亮的白天。别惊讶，你们已获解放！
你们会发现自己已在另一座大山下，
它是晨山①，通向人间，你们要爬上它。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山体分成三部分：

① 晨山：因为这山体从阴间通向阳间，从黑夜通向白天，所以作者称之为晨山。

组成第一部分的是一座座由乱石构筑的坟墓，
山崩、雪崩后的碎石铺出林中道路——
神明们从奥林匹斯被逐出，
而在我这阴暗的疆土上逃难的道路。
听我说，这唯一的路很安全。
记住，你们会找到双眼泉，
在一座木制的井屋里。
从那里你们走进坟地再走出坟地。
可是请听我说，不，是规劝：
有两个泉眼，也有两根吸管，
你们谁也别给我用上面那根吸管，
它会让人陷入恐惧，它的名字叫做‘不喜欢’。
下面那根吸管你们尽管用，它会让你们快乐。
也许以下发生的事情纯属巧合：
正当你们路过墓地，
克隆纽斯的臣民们也在那里。
你们千万不要同他们交谈，
也不要同情他们的痛苦抱怨。
给陈年的怨恨带去新的希望并不好，
你们要鼓足勇气，奔向幸福的大道。
记住这个建议，我是考虑到你们的利益。
晨山的第二部分是牧场和草地，
你们从那儿穿过来到地面之下，
没有危险、痛苦和疲乏；
万一你们在墓地边
或其他什么地方耽误了时间，

你们将在中午到达那不长树木的草原，
酷热的阳光使你们没有勇气往前赶。
晨山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片橡树林，
像一根带子在大地之上团团扣紧。
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岩洞，
洞中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象。
在那里你们不要东张西望，必须一心一意
向前赶路，否则你们会为自己的好奇心后悔不已。

这就是全部晨山。
过了橡树林你们就到了地面，
站到上界的梯级草地上。
你们会看到传令官骑着飞马，情绪激昂，
准备驮你们经历千难万险，
去见乌拉纽斯①，等待着你们的天神。
在那金光闪闪的宫殿，
你们要休息到第二天夜晚。
因为你们满身尘土，两手空空，
没有名望，没有礼节和仪容，
像乞丐一样穿过十字路口，只能在夜间
屈辱地从地面爬上奥林匹斯之巅。
只有神采奕奕、名不虚传的人，
才能向亚马逊女王求婚。
更由于外来的古老风俗习惯，

① 乌拉纽斯(Uranos)：希腊神话中的天神，该亚的儿子和丈夫。他们共同生育了提坦巨人族。他的统治被其子克隆纽斯推翻。

它容易被人接受，故已普遍流传：
在天堂，节日里装饰一新的云船，
带着鸟叫声、小号声和鹰的呼声，
装着乌拉纽斯赐予的贵重礼品，
在欢呼声中驶入奥林匹斯山岭。
我到天堂走一趟，可能会使你们懊恼，
在那里分别，也许会减少你们的欢笑。
弟兄们，这就是我劝你们上路的原因。
假如有人错过了，那也没什么要紧。
成功与幸福并不难把握，
因为它们都有宽宽的脊背、长长的胳膊。
一个明智的笑话说，有人一个跟头跌进黑莓丛，
刚刚爬出来，却又跌进了覆盆子丛。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用烦恼，
时机到了，你们会有好运道。”

他的讲话一结束，他们个个唉声叹气：
“你要离开我们，大人？我们怎会有勇气
走向陌生的彼岸世界，而没有你的陪伴？
谁来给我们带路？谁来把方向指点？”
“放心吧！就像指北针不会偏离方向，
因为它知道家乡在何方，
神明们的脚印指向世界之脊。
当你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它已经在指引你。”

说完，他们举行了告别典礼，
他带领神队攀登悬崖峭壁。

在一块平坦的磨光的岩石前，
他英明地用手一按，
石缝中一扇大门敞开。一阵腐烂的气息
从山腰扑面而来，充满敌意，
他们畏葸不前，瞻前顾后，
胆怯地检查黑色岩洞的入口。
国王向侧面一看，喊道："快进去！"
整队人马一个挨一个地猫着腰走进去。
最后一个人刚刚走进山洞，大门沉重地关闭：轰——
嗡——，连回声也被关在洞中。

第二章　翻越晨山

历尽千辛万苦，穿过长长的阴暗岩穴，
山中的毒气越来越热，
狭小的胸腔波浪式地急剧起伏，
他们贪婪地呼吸，存亡难卜。
勇士们勇敢地和弥漫着的毒瘴作斗争，
可惜都没有成功。
知觉已经丧失，心脏在无力地跳动。
仿佛来自远方的软弱而疲惫的意志，
已使摇摇晃晃的瘫软的步伐失去控制。
正在这时，强烈的光带着猛闪划破闷热的夜空。
冷静的电光亮得刺眼。充满霉味的墓穴中
猛地吹过一阵凉爽的白天的风。
高墙隐退了。山脉消失了。
围绕他们的春之山谷突然爽朗大笑，
阳光下蒸腾着一层干燥的云雾，
它渐渐向上穿过天幕。

他们沉默不语，兀自出神，目光向上

穿进高得令人头晕的远方的天堂。
目光穿过明亮的雾气，越过更高的山巅，
滑入新的世界，新的空间。
四下里没有一丝微风，
天穹也越变越大，无边无垠。

间或有人目不转睛地伸出手，
想把柔和的春的气息感受。
一段时间以来，手指
没有潮湿的空气润湿，
现在显然完全自由解放，保护也不再需要。
没有一丝微风，更没有北风的骚扰，
几张苍白的脸咧着苍白的嘴唇静静地微露笑意，
向邻人严肃地传递着神奇的信息。
每人都互相打量，互相试探，
想知道是否别人也发现，也看见。

就这样，他们笨拙地一阵狂喜，
脸色苍白，面面相觑，
像是有一张陌生的外皮，
从一个判断上慢慢地剥落下来，令人惊奇不已。
人人都是初次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而是和一个集体亲密无间、休戚相关，
这种感觉的缠绕使自己羞惭，
但估计弟兄们一定也有同感。
他们的目光也和心一样把触角伸展，
别人身上的美德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

于是他们不再是盲人，
开始友好地打量自己身旁的人：
瞧，那是神明中的贵族，
标标准准，不容亵渎。

是谁首先动起来的？不知道。
没有领袖的手和节杖，也没有别的信号，
没有旨意，甚至没有理清思路，
突然一百个声音齐声欢呼，
人人都发现自己倒在别人怀里啜泣，
这是自由问出的早安，是处女作成功的欣喜。

“向上走，上天堂！”勇敢的疆场上的呼声
像军号高声吹响。大家都以迫不及待的热情
成群结队地冲上
最近的山坡，像潮水那样。
冲在最前方的人还没有爬上最初的阶梯，
各种各样的声音四处响起，
叫喊声、欢呼声和着不成句子的话语，
这是欢乐和狂喜，
因为他们同时发现许多小小的奇迹，
让他们赞叹，令他们惊喜。
有人发现一株香气馥郁的小草，
有人发现一根长有苔藓的枝条，
还有路旁的矮树丛、一只甲壳虫，或彩色的石子一枚，
眼睛像金属一样闪着亮光，醉人心肺：
谁瞧见这种目光，心中都会倍加珍惜，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神奇。

路上的神奇变化吸引着这支登山的队伍，
密集的人群渐渐分散，这儿一组，那儿一组，
他们作为徒步朝圣的同伴，
同甘苦，共患难，
互相不时地提供帮助和支援，
起初纯属偶然，后来却成了习惯，
互相大胆地开着玩笑，
温馨的友谊悄悄地漾起心潮。
谁也不愿失去熟悉朋友中的任何一位，
也不愿再有陌生人加入这温暖的小队。
感激别人或接受感激，
胜过死守自己的利益。
如果有人说："你过来，我忠实的朋友！"
或者说："拿着，这个给你！"
这时往往会有误解与失意，
因为每人都以为叫的是自己。
这样的误解带来极大的欢畅，
纯洁而爽朗的笑声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回荡。
机体康复了，青春的力量从这源泉里产生，
困扰着人的忧虑跌进了荆棘丛。
越过柔软的草地，粗糙的阶梯，
他们沿着螺旋形的斜坡走出谷地，
走的时间越长，步履就越轻快，
身体飘然向前，像在游戏似的左右摇摆。

浓雾一重又一重，
在脚下滚滚翻腾；
云团无家可归，像是巨大的阴影
忽上忽下地飘动，笼罩着小径。
然而就从这云团中闪出金光一线，
在近处酝酿成火焰一片。
看，一个纤尘不染的小花园，
在耀眼的蓝天上突然出现。
金色的太阳光环静谧自得悠闲，
穿过布满鲜花的林中旷原。

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对此景观崇敬无比，
一阵歌声脱口而出，自然而随意：
“你是谁，崇高的生灵？你友善而庄重，
使山谷沐浴在金色的快乐之中？
你傲然离群索居在遥远的天上，
将宇宙描绘成极乐的天堂，
你用甜蜜的内容充塞烦恼的空间，
将本质与假象揉在一起卷入梦幻。
我该用什么称呼你，又该怎么来问候？
我不明白，而你的杰作却在给我以保佑。”

第二个声音接上腔，
致谢的颂歌继续唱：
“我的嘴在发抖，我会虔诚地朝觐，
让我唱一支简单的歌，用我狂热的心。
当我被逮入阴暗的囹圄，

我昏迷地沉睡，绝望、悲伤、忧郁，
黑夜里我曾误以为
可怜的双眼只是为了流泪。
现在我可明白了它那惊人的功能：
我能看见几千种奇迹，令人兴奋，
看见镜子如何反光，睫毛如何眨动，
还能尽情观赏，色彩如何被阳光穿通。
无论你曾经有过什么名讳，
在我的嘴里你叫‘眼睛的安慰’。”

随后是第三个声音：“我已经看清楚，
一张梦幻的脸，一张象征性的图：
一道闪光飞跨天堂里一幢穹隆形房屋。
紧跟着这道光芒，年轻的伊里斯① 在追逐。
她急急忙忙连蹦带跳，带着弓箭和箭袋。
一个小男孩驾着金色马车赶过来，
勒住骏马，用灵巧的手把闪电抓住。
围在头上，又大笑着把它在天上挥舞。
‘亲爱的孩子，这下你可试试你的本领，
看你是否手快眼明，箭法准不准。’
伊里斯可以用七支箭，
它们由蓝、绿、红三色组成，斑斓耀眼。
她聪明的双眼静静地瞄准起来，
七次试图将彩虹分开，

① 伊里斯(Iris)：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使者，与赫尔墨斯关系密切；是彩虹的化身。

于是形成一个奇异的火把的海洋，
红与绿的麦穗向四周喷放。
宇宙间到处可以看见彩色的小麦，
人人都把自己的那一份取来。”

于是大家欢呼。他们饥渴的目光
重又向幸福的蓝天凝望，
直到雾霭嫉妒地用牙齿将色彩咬碎。
他们这才站起身来，继续去跋山涉水。

继续踩着柔软的草地，粗糙的阶梯，
他们边走边聊，沿着山中小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后来又意外地撞上一片石林，
又粗又笨，阻碍他们行进，
他们在旅途中不再兴高采烈，
而是把灌木丛、针叶林艰苦地翻越。
首先通过的是卧藤松、染料木和刺柏林，
随后穿过低矮的灌木丛和云杉林。
山坡越来越陡。山涧和峡谷
经常切断林中的小路。
突然，先头部队猛地停止不前，
还往后退，像是遇上一件大事或一次公演，
警告的喊声响起来，带有恐惧和威严。
看那边，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地堑，
一个可怕的山崩区，一个岩石的大海，
穿过山坡从天顶上陡峭地斜挂过来，

像是恶神在洞穴里施展魔术，
把山体劈成两个半部。
花岗岩和远古时代的白色化石，
损坏的、折断的，在阳光下到处都是。
鬼魂样的欧楂挂在冷杉上，
巨人的尸体谈论着死亡。
除了低地里流水汩汩，树叶窸窣，
小石子间丁丁当当，四下里一片静寂。

“你们可知道这地堑、这泥沼？”
一个声音在喊，“你们可记得哈得斯的忠告？
这是阿南柯将逃难的神明咒入阴府，
用拳头击垮他们的记录。
上！看谁能找到那木屋一小间，
里面有双眼泉和两根吸管，
那里有一条可供爬越的安全小径。
不过弟兄们请听我提醒，听我恳请，
我们谁也别用上面那根吸管，
它会让我们陷入恐惧，它的名字叫做‘不喜欢’。”
不久他们正确地越过通道，
那口双眼泉也被找到，
人人遵守哈得斯的赠言，
谁也不用上面那根吸管。
他们从下面的泉眼里喝了水，然后躺在泉边，
他们小憩了一小时，可真舒坦！

看，有泉水的屋子里和板凳边，

如同树林入口处的树干，
艺术地刻了许多小字。
这是谁的手迹？说些什么事？
受越来越重的好奇心驱使，
他们想猜出这干干净净的日耳曼古字。
那上面刻的是尊贵的神明的名号，
他们曾和克隆纽斯一起经过这条通道，
带着希望和勇气，去攀登奥林匹斯山，
就像现在他们自己；你可看到队伍强健。
字迹清晰而且保存完好，
像是出自年轻人之手，昨天刚写好。
“来，让我们研究研究，”有人提议，
“哪个是神明之王克隆纽斯的手迹。”
终于在远处的一株冷杉树上找到了铭文。
手迹中透露出固执与自尊，
它与其他手迹迥然不同，
证据便是名字底下那随意的一横。
先是有一个人开始跟着学，
随后接二连三，以至人人都在学，
他们或拿荆棘，或拿石块，或用尖尖的铁器，
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刻记。
他们很富艺术性且饶有兴味地
欣赏、赞叹自己勤奋的手艺，
一个莽撞的声音问：“谁的姓名
将会成为未来国王的号令？”
这话没有恶意，也不含诈欺，
可大家却像被毒蛇咬中，一脸怒气，

苦苦思索。罪恶的眼睛避免正眼看人。
信任消失殆尽。
每人都感到别人是情敌，将同自己激烈竞争，
同伴们额头上露出的是嘲讽。
睫毛下本还潮湿，是友情的泪痕，
现在却第一次显示出仇恨。

这时伊瑞涅目光严厉，步履威严，
来到妒忌的人群中间。
她是那么美丽！大家惊惶失措，不敢正面看一眼，
可又偏偏崇拜她，感到又害臊又心烦意乱。
然而她却用纤细的双手，拍着他们的肩膀
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开了腔：
“嘿，一个多么该遭指责的错误，
那么愚昧无知，不动脑筋，而且道理全无！
现在你们可有理由互相埋怨？
又哪里是争吵的时间？
或许你们是想利用争吵把机会耽误掉？
忍着点！一旦我们接近那高高在上的目标，
感情的巨浪就难以压抑，
因为新娘在场必有妒忌。
在到达奥林匹斯之前，
让神圣的和平充满在你们之间。
还犹豫什么？快过来，结束傻事！
伸出手来为和平宣誓！”
他们犹犹豫豫不情愿地伸出右手。
和平同盟刚一结成，人人暗自喜上心头，

因为仇恨已使他们筋疲力尽，万分痛苦，
现在总算抛弃了这该诅咒的任务。

这以后小路狭长，曲曲弯弯，
他们也只好沿着路往前赶。
路上光滑的岩石，像是被磨石磨平，
又仿佛是个空壳，表面呈圆形。
然而它不是被磨石磨平的，
而是被以往的神明们数不清的脚步踏平的。
“往日的世界是怎样的呢?”有人叹息说，
“世上曾有过多少痛苦哟!”
林地里又传来回声似的一声高呼：
“没有一个永恒的空间没有痛苦。”
恐惧传遍了队伍。
他们像是被恐惧的马刺刺中，疾速地向前赶路。

于是危险不再存在。
第一批勇士集合好，站在大堤上等待。
就连走在最后的人马，
也顺利地通过了悬崖。
然后，队伍又呈之字状，
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坡爬向上。
每人都时不时地回过头，
迟疑地把毛骨悚然的滋味再感受。
仔细听，海风的呼啸多么尖利!
树林向下传出声响，山像是在蜕皮。
粗沙细沙卷成一片沙的云，

好像在众人的脚步后紧跟。
被废黜的神明，克隆纽斯的难友们，
从坟墓中石板中潮水般地往外涌，
又像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脚步声，人声，
还有武器声，骚扰了森林的寂静。
逃难的人们刚一发现双眼泉，
就如释重负地叹口气，贪婪地扑向水源。
没有领袖明智而及时的建议，也没有人提醒，
他们用上面那根管子吸饮。
刚刚喝上一口水，
他们便痛苦万状地吓倒在地，心胆俱碎。
“噢哟！向上看哪！快瞧，那边！”有人心惊胆战地喊。
又有一个声音：“快看界那边坟墓里出来的人多么凶
残！
我们哭时，他们泰然自若；
我们倒下，他们却坚定地站着！”
人们立即向上观望，
界那边像是有幽灵在把他们捉弄、欺诳。
可当他们从威严的相貌和神的外表，
认出是自己的弟兄和亲戚来到，
还猜出来者是谁，跋涉的目的地在哪里，
也看到他们上上下下奔波疲敝；
这些人的目光渐渐黯淡下去，
搂着同伴，抑止住悲哀，几乎要晕过去。

这时老的神明们开口问新的神明们：
“这么说，你们想接替我们？

你们想舒舒服服地坐我们的安乐椅？
你们想心醉神迷地在我们的床上休憩？
还想望接过盛满我们分别之泪的酒杯
凑上你们的嘴唇，微笑着举办盛大的宴会？”

新神明们回答老的说：
“亲爱的弟兄们，在溃疡上洒上的毒药
并不叫做药，而眼睁睁地看着幸福消泯
则是再严重不过的眼病。
我们曾在地狱中漆黑的深夜里呻吟，
那时你们却享受阳光，欢笑尽兴。
这回你们可以品尝下界的滋味，
阿南柯的铁锹今天却在向上挥。
轮子在转动，总还有不同。
有上就有下；该发生的事正在发生。”

老的说：“我们不想咒骂你们。
你们的幸福与康乐也牵涉到我们。
不过请相信：年轻一代渴望生活，
后来人的脸孔丑恶地向我们嘲笑。”
为了证实自己的伟大和荣光，
他们开始炫耀过去的辉煌，
叙说种种勇敢的行为、英雄的业绩，
怨恨中掺杂着思乡的凄迷。
他们要喝干杯中的最后一滴，
只是为了接近故乡的气息。
“你还记得吗？”“过去你可了解？”

诸如此类，沿着金色的记忆台阶，
他们和善地微笑着，说着过去的痛苦、失误与幻想。
错过了一次好机会，他们无法忍受，无话可讲。
他们恭恭敬敬地不说一句话，
伸出手去依次传递一朵蓝色的大花。
得到它的人往往虔诚地单腿跪下，
呼吸它浓郁的芳香，吻它。
谁要是把花送给别人，就会躲入
朋友的怀抱里嚎啕大哭。
瞧，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观！
他们的泪水聚成纯净的镜子一面，
照见被绿色丛林包裹着的奥林匹斯山光彩熠熠，
田野五彩缤纷，阳光普照大地，
过去的时光历历在目，
记忆之手对此加以祝福。
真挚的眼泪凝成的画面令人感到熟悉，
其中也掺杂着苦苦的悲凄，
以至于他们离别的情愫，
被新神明们误解为嫉妒。

于是一群群一队队人马经过此处，
所有的人都不无抱怨地停下脚步。
“先知来了！”有人一声嘀咕。
队伍立即分成两路。

“是先知俄耳甫斯①！”有人一语点明，
还说到害怕的原因：
“说到悲伤，他是个儿童，
说到过失，他是个姑娘，
这就是先知；可他双眼恐怖。
它们看不见小的东西，也看不见近处，
也不能把苹果滚来滚去把玩。
他目光呆板，
好像在凝视远方的目标，
其实是向里看，看心灵如何写作与思考。
目光穿过岩石与矿藏，
进入世界之精髓，永恒之心脏，
去倾听白日喧嚣中隐藏的事实，
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如何掩盖自己的羞耻。
俄耳甫斯那双先知的眼睛真不寻常，
能从森林和田野，那神灵缄口不语的地方
和偶然间成为垃圾的东西里，
将其汁浆、精髓与正在抽芽的内容浸洗。”

说话间，他走了过来，自我陶醉，摇摇晃晃，
像病人悄悄地离开病床，
发着高烧，说着胡话，
穿街走巷，迈着魔鬼般的步伐。
俄耳甫斯现在摇摇晃晃地来自远方，

---

①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为真理所陶醉，神色端庄。
他停下脚步、凝神远处，四下审视，
然后开口说话，郑重其事：
“我能读懂这块石子那块岩石，
我从前已经活过一次。
瞧这画面多清楚！看一道道光线如何交替！
这回我胆战心惊地站在混沌初开的世界里。
我目睹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哪里是罪恶的根本。
我是见证人，唯一的见证人。
噢，天哪！真是奇迹加上奇迹！
我嗅到了永恒的痛苦！我闻到了创世纪时的气息！
是不幸，抑或劫难，我不清楚：
弱者倒下了，强者执戈。”
他精疲力竭地把话说完，
离去的时候和平常一般，
像一把古琴，余音已经散尽，
也像一个火山口，只留下火焰熄灭后灰色的余烬。

他们震惊而若有所思地看着先知的背影，
仿佛站在病人的床前，病人在痛苦呻吟，
因为他没有信心去面对祖国的未来，
这时，雷声似斧，击中要害。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逝去者的身影，
预感到一场即将来临的不幸。
他们声嘶力竭地哭喊，
想压倒痛苦，减轻负担。
他们哭诉着死亡带来的安慰和永恒的平静，

抱怨自己身躯的不可毁灭性。

正在这时，一个男人随意地拄着拐杖，
傲然地从天而降。
起先他眨着双眼，转转眼珠，
轻蔑地打量这支无拘无束的队伍。
而后他开口道："神明家族的弟兄们
不允许哀叹，也不应该抱怨。
把这样的事留给那些地球上的躯壳，
他们该受诅咒千万道：
留给肉体会脱离精神而腐烂的人类，
他们活着离不了吃喝拉撒睡；
留给那些听任饥饿残害与宰割的动物，
它们互相撕咬对方的腰部。
无论能飞多高，那地上的生灵，
死亡都会分解他们的肉体与精神。
我们神明生就明艳照人，
命运也只能从外部同我们作梗。
不管阿南柯的咒语威力有多大，
要触及我们的肉体，他也没有办法。
无论如何他够不着我们的灵魂，
不管幸与不幸，我的精神永存。
我叫普罗米修斯①。无论我有何种遭际，
是幸福或是磨难，我都毫不介意。

---

①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因从天上窃火给人类，被宙斯判处无期徒刑。

我内心拥有自信与信念。
我用空气筑成一座带塔楼的宫殿，
这就是千奇园，它有十三个穹隆，
其中十二个业已竣工。
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一个，我将留起、折弯，
如果我们跌进哈得斯的牢监，
穹隆虽小，却会给精神抢占到一小片空间；
如果睡魔袭来，我就怀抱梦幻安心入眠。”
他信心十足地说完，面色安详而明亮，
转身向下走至井旁，
静静地洗手，把面庞略微
润湿，却不从坏泉中喝水。
随后他漫不经心地拄着拐杖缓步向前，
好像命运在走自己的路，与他无关。

“国王驾到！神圣的克隆纽斯陛下！”呼喊声此起彼伏。
神明们内心无比激动，却十分恭敬肃穆。
树林里传来阵阵马嘶声和铠甲声，
墓地里传遍脚踩石子的丁当声。
国王克隆纽斯终于来了，骑着高高的骏马，
由他忠实的追随者们前呼后拥地保驾。
他摇摇英勇无畏的狮子般脑袋，压制住怒火，
银光锃亮的斩首刀在马鞍上横卧。
他紧握住刀，右手成拳状，
狂怒中他动作剧烈、莽撞，
理智的随从们想让他息怒，拖住他的手脚，
劝他要温和、有耐心，他却不耐烦地把头直摇。

他们向他证明理智的重要性，
就算他听了、信了，也不可能实行。
他的目光突然瞥见新的神明，
他们正在墓地边仔细地倾听。
这时新火旧火一齐涌上胸膛，
额头上一块伤疤，平时在皮下暗藏，
狂怒中血管暴绽，伤疤突起，
成为一个奇怪的独特的印记，
这印记仿佛和两把交叉的剑相同。
他的额头变得血红血红，
鼻孔剧烈地一张一翕，
喘出的却是死亡的气息。

“哈！好笑！真好笑！”他咬紧嘴唇，话从牙缝中挤出，
不合时宜的劝慰被搁置一边：“快点动手啊！
难道克隆纽斯已经不再有人敬惮？
连毛头小伙子都能觊觎王位和遗产？
难道我是一条狗？难道我已被贬为众生？
要你们来嘲笑我这国王发怒时的面容？
我知道自己百战百胜。我失败，可能因为泄密、
女儿的罪过或命运的诡计。
平定叛乱现在还为时不迟，
要报杀母之仇也还来得及。
快说！难道你们想矢口否认
自己有造反的提坦[1]们的血统？

---

[1] 提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纽斯和地神该亚所生的六儿六女。

你们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用？
在暴风雨中我还没登上奥林匹斯山，
可就有小偷想摸走我的财产。”

国王头也不回，自顾自地说完，
有一个人却对盲目服从已成习惯，
只要有人发号施令，
他就迅速照着执行，
这下他抽出宝剑策马向前，
冲出阵地，驰入森林，头顶上树木参天。

余下的人不免犹豫。后来有一个人跟了上去。
接着跟上第二个。最后队伍分崩离析。
他们受榜样的激励，
在嘈杂与喧嚣中顺着山势向风暴冲击。
这时，自己在战斗中的呼喊仿佛幻象，
成为战争胜利的保障，
每人都试图以大声的喧哗与欢呼，
将希望解放，把恐惧束缚。
第一批进树林的人兴奋地向外示意，
其余千万双脚也不再顾虑；
愤怒的大地感到自己受侮辱，
义愤填膺地卷起沙石和尘土。
砾石仿佛成为有生命的东西，
大大小小的石子在混乱中互相撞击。
突然之间又有大片碎石极为狠毒，
像冰雹一样砸进山谷。

潮水般前进的队伍熙攘纷乱，
大家拼命拥挤，狼狈不堪。
山、树林和天空像是都抬起了脚和头，
准备疾步奔走，
一切都狂飞乱舞，
没有东西停住。
顷刻间又有呼啸的山崩，
卷起石块的旋涡，伴有雷声隆隆。
“别这样！”有人叫喊。“天哪！”
“救命啊！”一千张嘴巴
呼天抢地，诅咒、请求、命令、谩骂。
一切都不停止，这些都是白搭。
山崩的旋涡卷起手无寸铁的人马，
克隆纽斯的队伍刚才还想挣扎，
企图折断阿南柯的命运之斧，
眼下天旋地转，碎石乱舞，
他们转着圈圈一声不吭，
转进了死亡的胡同。

在山移石飞的时候，
要加以抵抗，有谁能够？
幸亏有英勇的骏马勉力撑持，
克隆纽斯才得以对付突发的局势。
牡马自然也不免步步离开大地，
可它的硬蹄又在地上锤出新的足迹。
它跌倒了，你看见它爬起来精神抖擞，
它向山谷里滑去，你又见它拼命向上走。

就在刚才墓地边的井旁，
在新神明们站着的地方，
那马受惊腾起，两只后蹄立地，
徒然地寻求平衡，露出它灰白的肚皮。
克隆纽斯绝望了。他大发雷霆，
目光充满了惊恐，鼻孔鼓成两个大洞。
克隆纽斯紧握拳头，面对新的神众，
斩首刀早已不知去向：
“你们这些厚颜无耻的强盗，不要高兴太早！
我要用咒语把你们的兴奋扫掉。
哪个色鬼解开那弒母荡妇的衣裙，
我要让他在帝王的宝座上得不到尊敬，
在床笫之间得不到爱情。
叛变、痛恨和忘恩负义是赠送给他的礼品。
在高高的幸福之巅，他将品尝极大的不幸，
那就是事物的虚无与世界的空灵。
命运啊，遵从我的旨意别宽赦，
让他和他的小荡妇生下一条毒蛇。”

咒语还没念完，诅咒也没说尽，
还有那满怀憎恨的苦苦的话音，
他发觉黑马在向后翻撞，
晕眩中瞧见下面的深渊在闪光。
他把两腿和膝盖紧紧夹住，马刺也用上，
双手痉挛地抓住马鬣，又抓马耳朵帮忙，
——还是无济于事，终于人仰马翻。
深渊下一个骇人的圆点还在动弹。

你可曾见过伐木工人砍伐冷杉？
树顶刚一落地，就连蹦带跳滚下山，
迅速地沿着它自己的轨道向下滚，
过了很长时间，山底下才传来闷响一声。
就这样，骄傲的克隆纽斯的神圣的政权，
以箭一样的速度走进坟墓，没有停顿和阻拦。
一切都过去了。一阵迟到的回响来自底层，
这是世界政权的最后余音。

新神明们目瞪口呆，噙着眼泪，
看着他的背影。他们为这万幸而羞愧，
又同情又害怕，浑身瘫软，
也为国王含恨的咒语而抱怨。
忧郁中，他们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被触动，
仿佛已经看到这番命运的播弄。
人人都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要是最终撞到黑柱上，暂时穿上红鞋又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绕远路去享受荣耀与权力，
而最后它们却又突然一去千里？
终究要发生的事情，最好早点发生。
我不如躺下，何必再花气力去活动？"
说完这话，他们僵直地倒下，
像死去一般，四仰八叉，
耐心地等待着奇迹的来临，
看阿南柯的话语如何使他们觉醒。

渐渐地不再出现更多的东西，

地上不再有硫磺喷出，天上也不再有雷声响起，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如流水汩汩，
他们毫无察觉，默默地站起来继续赶路。

第三章 赫 柏[①]

随后他们来到阿尔卑斯山上的一片草地，
没有荒原，草儿却长得很低。
一眼望去，没有树木，没有灌木丛，更没有小溪，
视线所及，一切都那么平滑，那么整齐。
他们先是满怀信心，风驰电掣
越过田野，大地宛若地毯一般柔和。
没过多久，他们就得克制过分的热情，
调整步伐，以求适应。
因为看上去像小山，
其实却又高又陡，正好相反。
接着他们十分不快地感到，
跋涉开了头就没完没了。
不管摆动的双腿多么勤快，
一步接着一步，一片片草地向后甩，
他们只看见波浪翻滚的沙的海洋，

① 赫柏(Hebe)：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上侍候诸神，给他们斟酒。

绵延不尽的绿色与天相接，在头顶上。
这时，兴奋消逝了，
目光熄灭了。
脚步越来越迟缓，
笨拙的步伐敲打着大地，越来越慢。
时不时地有一声轻微的叹息
从无力的胸腔往外挤：
瞧，风是火一样的灼热，又像尖锐的刺
锥进勇士们的颈子！
他们仰头向天，看见金黄色的光芒与巨浪
来自那巨大的火球，赤裸裸的太阳，
那个他们热切盼望的、苦苦渴求的太阳，
那个他们曾误以为能带来无比幸福的太阳。
几小时之前他们欢迎，他们歌唱，
陶醉之中用舌头把它颂扬。
如今它毫不留情势不可挡，
用千万条火一样的鞭子抽打着勇士们的脊梁。
恐惧中他们免不了呻吟与叹息，
但仍然充满男子气，一声不吭地走向目的地。
部队的行进时有停顿，越来越慢，
上腭发出呼噜声，呼吸困难，嘴唇发干；
没人开腔，即使拼命吞咽，
连一口唾沫也沾不到边。
“水”这个字眼在渴坏了的灵魂深处越来越剧烈地燃烧，
每个人在说这个词时都备受煎熬。
“加油，弟兄们！一会儿就会好过。”

这徒劳的安慰只能欺骗自己的耳朵；
因为勇气这剂良药人人都已耗尽，
却又想把它借给周围的人。

就这样，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痛苦地走过了一段路，
随后，——是疲乏，抑或偶然的事故？
没注意，一个障碍使谁一踉跄，
啪嗒一下摔倒在地上。
“既来之，则安之，”他叹息，
“你们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我不走了。祝你们好运气！”
好像刚才就缺少这么一个榜样，
这下一个个挨着他，躺倒在地排成行。
一个声音在叫喊、在抱怨：“唉，我们这些笨伯！
我们失去了多少，又得到了什么？
满身疲惫跌跌滚滚无休无止地往上爬，
瘫软的身躯几乎在汗水中融化，
备受干渴的折磨，灼热的阳光晒得恶毒，
这就是盼望已久的幸福！
原先在底下哈得斯潮湿的碉堡里，
我们至少可以享受安宁，还有雨伞和荫凉地！
你们扪心自问：什么时候少过我们的食粮？
什么时候大腹便便的水壶里空空荡荡？
噢，那充满雾气、雨珠，屋沿淌着水的日子，
让我们为你祝福吧，多么美好的日子！
那时我们在午夜，阴凉的小屋里休憩，
没有炎热，却为寒冷而叹息！”

他们这样抱怨着，嘟哝着，随后伸开
跑得僵直的腿、脚和膝盖，
又扯开带褶的衣服遮荫，
忘记了时间与地点，只管各自呻吟。

这时，像闪电一样划破他们的上空，一阵银铃般的欢
呼
蹦蹦跳跳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原，快乐而迅速。
“快来呀，你们这些疲劳的朝圣者们，欢呼吧！呼
啦！[1]
烦躁不安结束了，援助和安慰已经来啦！
我给你们带来了食物，还有强力饮料，
喂，起来吧，快把那些烦恼一古脑儿抛向九霄！”

瞧，草地的那一边，地平线上
一个瘦俏的姑娘从天而降，
她有着纯朴的女牧羊人的模样，
却像天使一般浑身闪光。
双手卷成贝壳状放在嘴前，
把一串串欢呼声推进阿尔卑斯山间。
这下日光触及躺倒的人们：“好哎！”
她迈着大步飞奔过来，
跪在地上，打开牧羊人的提包，这儿一个小罐子，
瞧，那儿又有一个小瓶子。
然后，她把各种果实摊出来，

---

1 呼啦：德语中的欢呼声。

又伸出双臂向四面展开：
“拿吧，”她说道，“这是神明们的点心，
它至少能帮你们走出肉体与灵魂的困境。
快吃吧，别客气，
我带足了份数，还有富余。”
当他们全体康复，
两只眼睛大笑着，显示出满足：
“我们永远为你祝福，为你祈祷，
你这可爱的姑娘。”他们感激地说道，
“没有哪个使者会有你美丽，也没有任何邮件如此美
　　好，
真的，这就叫美味佳肴。
我们感到无比幸福，不再有痛苦。
不过请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何处？”

“我来自天上的城堡和迷宫，
由天帝乌拉纽斯遣送，
一听见有人报告你们的窘境，
仁慈的君主立即表示同情，
因为他行善比气恼的时候多。
你们要知道我的名字，叫我赫柏。
我坐在仙酒[1]果园最高的一棵树上，
望着蓝天，用心满意足的目光。
这时我听到我们亲爱的主人的声音：‘赫柏，
　　你这众人当中的多余者，

① 仙酒：指神明们喝了以后可以永葆青春、长生不老的酒。

给我干件有用的事。听着，因为你领悟力强，
精力旺盛，而且喜欢在山林中游荡，
注意：今天一早我们时时在等待，
新的神明们的消息和到来，
我们站在阳台上、房顶上，
敏锐的目光横扫森林和草场，
随时准备听到快乐的叫喊声，
准备看见赶路的先遣部队穿过灌木丛——
你以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迟到追悔莫及，
急急忙忙拐来拐去，上气不接下气？
错啦！他们在晨山上的洼地里横七竖八
躺倒在地上，很长一段时间，四仰八叉。
嘟哝，牢骚，抱怨，嘴巴一个比一个勤快，
可就是没人把腿抬。
按理说我该对他们发火，
可我恰恰把他们看成性格急躁的小家伙；
要想把人训斥，
最好先挑出那根致命的病刺。
你这没用的东西，快从树上跳下来，
伸出胳膊回家捞上你的包，快！
随便什么食品和饮料，
快给他们送去，可以用任何方式给他们撑腰。
看他们内心需要什么，让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把他们安置在绿树下的阴影里面。
和他们友好地聊天，让他们恢复健康，
我给他们放假，直至凉爽的晚上。
晚上把他们带到管马的传令官那里，

他在地面上等你们，那里有草地，有阶梯。’
这是我主人的话语。现在每人都可以讲话，
我却想先说说我的一点点想法。
紧挨着我们头顶的是‘生与长’花园，
它是一片草地，还没长到地面。
在那里花与果都是妄想，
草地中央却有一株树中之王，
传说世界一切植物，
都从它的种子中出土。
它以‘赫斯帕利提斯[1]之树’远近闻名，
结了果实还开花而且世代长青。
它葱茏茂盛而高大，
若有人安然入眠，在树叶的荫蔽下，
落下的花瓣会在四肢上发芽，
他从而必须努力寻求出路往外爬。
就让我们在这绿色胳膊的环境中休憩，
自由自在，在这棵树的荫凉里，
我们可以做游戏，也可以聊天，
或梦着果园，以打发时间。
这就是我认为最值得提议的东西。
每人都可以开口，说说自己的考虑。”

他们喊道：“你的建议很有意思，
你很有经验，说话很明智。”
于是他们坚定地跟着她，往哪儿去都随便，

---

① 赫斯帕利提斯(Hesperiden)：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诸女神名。

跟着聪明的女向导，步履矫健。
当他们到达大地下面，
找到树中之王，在“生与长”花园，
自由自在，受着绿色臂膀的蔽翳，
享受着安宁，无忧无虑。
肩膀乃至脊背倚靠着树干，
阴凉地里的这张床多么松软。
任时间飞逝，任思想与目光驰骋，
他们时而闲聊，时而做着有关果园的美梦。

对于幸福的璀璨光芒，
他们的心总显示出暗色，不带金光。
无论她怎样述说，他们的愉悦均非发自内心，
于是她改用温柔而忧郁的声音，
用诗一般的语言使他们欢喜，
让他们觉得幸福的光芒不那么刺眼，
不知不觉中由现实世界向梦的王国滑去，
将他们的命运同世界的命运相联系。
这时真理之神从创世纪时的泥土里站起，
一个挨一个抚摩他们的额头，沉默不语。
由于他目光的魔力，人们的舌头虽然都不听使唤，
但终于有人站起来，认真地开始发言：

“一个古老的恶梦让我来叙述，
那是第一个神，孤孤单单，在混沌之初。
宇宙曾经懒懒散散，
时间也卷绕成一团。

此地和彼地还混在一起，
黑暗与光线尚未开始玩游戏。
虚无的世界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位白发老人驶出永恒之山，
动作之野蛮令人毛骨悚然。
肩膀上飘动的碎片是他的大褂，
眼窝里透出的乃是惊怕。
咆哮着的暴风雨包围着他，
他不断地却又是徒劳地用手抓。
嘴边满是泡沫，嘴巴变了形，
他吃力地冲着虚无的空间哀叹，用那沙哑的嗓音：
'给我一声回音，一个影子，
一粒尘埃，这最小最小的原子！
随你动用什么刑具，
以无尽的痛苦折磨我的身躯，
只是以后别再让我
一千年一千年地在永恒的虚无中度过。
作为唯一的人，忍受孤独
是最大、最可怕的痛苦！
给我一个敌人吧，一个魔鬼也行，
只要他存在着，确有那么个人！'
正说话间，停！难道没有什么东西
引起一阵陌生而微弱的疼痛，像是戳了他的右臂？
他下意识地用力
将胳膊在面前举起。
这时他仿佛看见一小粒金属在闪亮，
或者有什么尘埃在发光。

他使劲闻着，闻到一种令人生厌的气息，
却对刚才那番咒语产生微弱的希望与勇气。
为了品尝，他伸出舌头，
但又缩了回来，因为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胜利了！’他用粗暴的声音高喊。
第二颗粒子扑面而来，将第一颗追赶。
接着又是第三颗。这回有一阵奇痒，
像是有刺缠绕着额头一样。
尘埃的狂澜宛若疾风暴雨密密麻麻，
往他肩膀上脖子里乃至四面八方倾盆而下。
雨变作冰雹，冰雹很快
变大变重，成为粗砂块。
‘停住！够了！’他喊道，受着疼痛与恐惧的煎熬，
就在这时，他变成了石头人，表面粗糙。
岩石、山体、陨石，劈劈啪啪砸下，
直至一阵致死的痉挛，使他肢体变硬，很可怕，
还有一阵疯狂的疼痛穿透他的肢体，
他跌跌滚滚地进入宇宙里。”

歌声戛然而止，
另一人又开始说，接替他的位置：
“我要唱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场古老的争吵，
太古时代的男人与女人分开后又和好，
他们受不幸爱情的煎熬。
我的故事很苦，话也说不好。

“巨人之中的菲涅乌斯①
拥有最伟大的精神和躯体。
力量与成功的信念激荡在胸中，
致使他所从事的一切都能成功。
无论他以何种战技参加斗争，
没有对手与他一样强大，可以取胜。
直至有一天傲慢与放肆将他侵袭，
他斗胆调戏冥王之妻普西芬尼。
哈得斯愤怒了：‘嗨！我要用谦卑把你调教！
看看羞辱是否能把你管好！’
他的目光转向冥间的沼泽，
看到复仇女神中的一个，
身材面貌姣好，聪慧的眼睛大而明亮，
只是配有一副彻头彻尾的狠毒心肠。
哈得斯招呼她：‘说，女人，你叫什么名字？’
答话粗暴没好气：‘我叫尼梅西斯②。’
国王给她鼓气：‘好吧，尼梅西斯。
跑去对那个巨人菲涅乌斯做下面这件事：
嘲讽他的放肆无忌和傲慢无礼，
尽一切力量将他贬低，
用最深重的屈辱让他低下头来，
一遍遍地给他以最严厉的伤害。

① 菲涅乌斯(Phineus)：在希腊神话中为阿革诺耳之子，因亵渎太阳神阿波罗，而为人首鸟所困。波瑞阿斯的儿子救了他。

② 尼梅西斯(Nemesis)：希腊神话中掌管公平的女神。她按照各人的表现，把幸运与不幸分派给人们。

拿着！这是小草，名叫“混乱”，拿它往你身上涂，
他将忍受愚弄与践踏，在爱情上他是你的臣仆。’
‘你的话对我来说是命令，它得到了祝福，’
她奸笑道，‘伤害别人是我的职务。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不够厉害，
只要我愿意，我并不笨；如果必要，我也可以很坏。’

“菲涅乌斯该赎罪，这个提坦，
他成为一个女人的卑微的侍者，原先却那么傲慢。
他跟着她的脚步，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不求任何报酬与好处。
与她度过的尽是最坏的时光，得到的却是她的反感，
一个尖刻的女人对爱她的男人百般刁难。
他说：‘但愿我能熬化你的冷酷。’
她说：‘不可能，直至你自己化为尘土。’
她越是将他摈斥，他就越紧追不舍，
因为小草‘混乱’已使他着魔。

“漫漫的七年过去，有一次
国王打猎归来，带着他的妻子。
‘听，朋友们，’他叫道，‘一首歌，多么稀奇，
我听见隆隆之声来自那片沼泽地！
受伤的心发出和谐悦耳的声音，
哀诉把疯狂的怒火压紧。
像是一个高贵的人，不管有罪还是无辜，
不得不痛苦地忍受难以忍受的羞辱。’
这时他轻轻地用手和长矛拨开芦苇，

企图将歌手偷窥。
他看到菲涅乌斯弯腰坐在岸边石头上，
一边辛勤地刻着画一边唱。
虽然看不见画的样子，
歌声却唱着尼梅西斯的名字。
唉！是谁往他的大作上吐痰？
正是尼梅西斯，她正猫腰从他的肩膀上往下看！
‘女人，’他咬牙切齿，‘如果
爱你、看重你本身是罪过，
不可宽恕，那么我将静静地忍受你的讽刺与厌恶，
你至少应尊重我双手创造的财富！
它并非一钱不值，它用眼泪构筑，
由虔诚造就，还有悲哀的祝福。
你这好嘲讽的人可以将我玷污，
可你若要破坏画像，我会把你拦阻！’

“强烈的反感和厌恶侵袭着普西芬尼，
当她目睹这一切。哈得斯也暗中哭泣，
他对巨人所承受的精神磨难表示同情，
而对这不公正的来由却全然缺乏记性。
‘我的兄弟，’他喊道，‘你的傲气
已沉到底，屈辱又把你降至最低！’
菲涅乌斯猜中了他的话，伟岸的身体
在国王马前猛地跪倒在地：
‘国王陛下！我犯下了罪，
看一眼您脚下的我吧，我愿意忏悔！
我并不请求宽恕，

我只要剑和斧。
求您今后别再把我卖给复仇女神，
她们往我泪中吐痰，
她们使我声名狼藉，
要么不肯饶恕我，要么不知我的价值。’

“国王不由分说将他宽恕，
慈爱地把罪人从地上搀扶。
一匹马一副鞍让人备好在左边，
菲涅乌斯骑在众人前面。
从此以后没有人像菲涅乌斯那样死心塌地，
对国王全心全意尽心竭力。”

故事至此结束，歌手沉默不语。一段间隙
在绿色的隐蔽处，在神明们的野营地。
赫柏面对沉默的人们说出以下的话语，
催促并警告他们，彬彬有礼，言辞谦虚：
“你们说话我听着，事情由你们作主。
现在谁第三个来叙述？
瞧，梯子还远不止两节，
说下去吧，我将向你们致谢。”
“轮到你啦！快说一段吧！
我们洗耳恭听。”他们争先恐后地答话。
她飞身站起，站到前面一块空地，
伸出手来理理头发和羽翼：
“我很愿意从喉咙里钻出一些东西，
我的故事略带忧郁，请别介意。

“天堂里有一座山谷，
谁都知道它叫‘为什么不’。
它坐落在宫殿后面花园底下，
花园里果实累累，盛开着鲜花。
有一条石子小路深深地通向山谷，
可是永远不会有人进入。
并不是有什么严厉的禁令横加阻拦，
相信吧，是因为有一个障碍将路从中切断。
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和道理，
只知道没人能向下进入谷底。
不管你多么强烈地渴望进入山谷中，
你自己愿意，也会被允许，可就去不成。
你高高兴兴地走至榲桲树，
还在大笑：‘为什么不?’
正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发生一件事。
你顿生惊疑，一个念头突然钻进你的脑子。
已经说过，个中道理没人能向你解释，
可经验却不断向每个人证明它的真实。
人们只知道有一只蓝蟋蟀悄悄地躲在榲桲树里，
擦擦腿，向外偷看，万籁俱寂。
只要蟋蟀嘹嘹一叫，
愿望和意志都会丧失掉。”

赫柏说着以上的故事，声音清亮，
愉快的笑声响彻四方。
随后她把牧笛放到嘴边，

吹奏着甜蜜的天堂之曲，一遍又一遍。
人们打着瞌睡，梦着果树林和远处的小山冈，
受惊的马儿站立在城堡状的云层上。
夕阳西下，阴影散在四处，
渴极了的人们伸长脖子吸吮着草原上的露珠。
“时候到了，如果你们准备就绪而且同意的话，”
赫柏提醒大家，“我们就该出发。”
瞧，他们果然被落花包围，隐蔽地
坐在一间像监狱一样密闭的小屋里。
他们几乎被绿叶吞噬，一条穿出树叶的通道，
必须在紧急情况下拼命努力才能找到。

然后他们到达老树林，它白发苍苍，
巨人般的橡树脖子僵直，长成曲曲弯弯的模样。
树林顶上是低声絮语，下方是一片寂静，
夜色埋葬了凹凸不平的路径。
漫游者吃惊地询问女向导：“你这性情乖张想法怪僻的
　　姑娘，
为什么带我们走的路逶迤不平，
底下的小路岂不又直又诱人？”
“听着，这个橡树林
包含着一个吓人的奇迹和秘密，”她的口气战战兢兢，
“因为这里是摇篮，是大地的根茎。
橡树林用一根纽带将它绷紧。
腐烂的污泥成为橡树吸进身体里的肥料，
它能看清死亡之国，用它的树梢。

我是光明而美好的天国之女，
喜爱欢乐，讨厌涕泗，
我避开那条虚伪的歧路，
它会带我们走进‘死与生’之谷。”

“说说看，‘死与生’之谷是怎么回事？
快说吧，告诉我们！”恳求中带有冒失。

“这树林上方有一座险峻的山谷，”
说话间她不寒而栗，“里面有一座杀人的墓。
由树木构成的高墙将它密封，
这就是人人逃避的“死与生’之洞。
岩洞有两个出口，
每个出口都有台阶往外走。
台阶伸向一望无际的灌木林，
进入一个池塘，里面不断发出嗞嗞的水沸声。
它不断地喷吐出罪恶的咒辞，
要想知道它的名字，叫它‘厉司’。
记住：在下面那个洞里，说起来吓人，
散置着被扼死的动物和人的灵魂。
他们受到死亡的报复，带着走向地面的使命，
从上面的台阶起步，向上行进。
每人都换成另一种外貌，
由令人作呕的体液和腐肉构造。
那腐肉的产生带有千万种疼痛，
它由灵魂腐烂而成，那时心脏却还在跳动。
是哪个魔术师把他们变成这副模样？

是哪个魔鬼出售了他们的心肠？
米该亚①，一个躲在池塘边的可怕的女人，
一个面容丑陋的复仇女神，
她是阿南柯的亲生女儿，和他一样铁石心肠，
没有任何乞求与哀诉能融化她石头般的胸膛。
她的形象无人知晓，
她害怕显现自己的容貌，
因为她遭到人间的诅咒、天堂的谴责，
连她自己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涩。
貌似神秘是她的恶劣行径，
可实际上谁都知道这女人的罪行：
围绕那不断冒泡的小池塘，
灌木林用它那厚厚的面纱切断行人的目光，
就在这里，米该亚用技术和辛劳外加厉司原汁，
炮制成黑色的地狱魔汁，
先是强迫死去的人们喝下，
再将他们浸泡，又在毒液中辗压。
经过这歹毒女人的手指盘弄和处理，
这些灵魂依附于人或动物的形体。
一个个湿漉漉地从这魔池中走出，
踉踉跄跄地寻求阶梯通往生活之路。
尽管人人恐惧万分，摇头摆脑，想使身体重新干燥，
可血肉模糊的外貌毕竟无人能摆脱得掉。
这容颜主宰了神圣的灵魂，他们毕生的衣服
便是这血淋淋的糨糊黏乎乎。”

---

① 米该亚，希腊神话中三个复仇女神之一。

“你这狡猾的小丫头，”他们对她动怒，
“胆敢用黑夜的鬼魂将我们嘲弄，你只能把孩子们唬
　　住，
你的神话只有一副疯狂的面孔，快说实话，
血和肉与死和生都是子虚乌有，说吧！”

“等着瞧吧，如果不相信我，
你们将亲眼目睹。”她反驳说。
“不过还是先把这些果实吃掉，
苦涩的果皮能把同情之心赶跑；
如果不吃果实就去看地面上的事情，
那么他再也不会高兴。”
以上是女向导的话。
人人听从她的建议，把果实吃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跟她跑，
穿过森林中的监牢。
他们来到一个谜样的缺口旁，
发现有一座猎人瞭望台在绝壁上。
“听见了吗？”她说，“我像是听见絮语的甲虫，
还有那勤勤恳恳的蜜蜂。
无数的蜜蜂扇动翅膀快速地飞来飞去，还嗡嗡地叫个
　　不停，
上上下下又发出营营的声音。
还有一阵腐烂的雾气，
包围着我的心灵、阻碍着我的呼吸。”

神明们颤颤巍巍地手扶护墙，
坐在桥上的一堆石头上
峡口洞开，他们所见到的一切
如同赫柏事先所述，乃至细节：
与山洞相连的有台阶，
灵魂的巨浪上下翻滚，犹如瀑布般倾泻。
这场由碾压灵魂的磨臼卷起的骇人风浪，
他们亲眼目睹，惊恐万状。
无数的灵魂在这狭小的山谷里受着压迫，
甚至空气都被他们充塞。
无论你把目光投向何方，
见不到欢颜，只见到害怕、恐惧和惊慌。
面对这令人心惊肉跳的场景，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们情不自禁。
这时，已经变成腐肉的灵魂停下脚步，
悲哀地往上向神明们注目。
哀怨的目光穿透丑陋的身躯，
他们用内在的双眼说着永恒的言语：
“告诉我们吧，我们到底犯下何种罪行，
以致遭到如此残酷的运命？
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精灵，也有感情，
可为什么我们是动物，你们却是神明？”
他们的双眼这样讲，
同时伴随着一阵哭腔。
与那丑陋的躯壳相对应，
他们也有可笑的声音。
那充满恐惧的哭诉，

滑稽地从他们喉咙里挤出，
代替抽泣的是疯狂的长嚎，
以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声粗气的猪叫。
灵魂躲藏在丑恶的面具后面，
用千万重恐怖的声音唱出圣洁的诗篇。
他们仿佛要虔诚地双手合十，
但没有手，伸出的是兽掌，是爪子。

“过来，我给你们看样东西。”赫柏向他们诱惑。
灵魂的队伍妄图逃离漩涡，
他们恐怖地挣扎着，踉踉跄跄，熙熙攘攘，
漩涡却又将他们卷进厉司池塘。
赫柏在猎人瞭望台上弯下腰，
用手指去捕捉灵魂，看是否能捞着。
“哈，捞着啦！”而且有两个，神明们大惊小怪，
纷纷向这边挤过来：
“噢，瞧他们的眼睛多么美丽！”
“还很大呢！”“快看那娇小透明的身体！”
“他们可能很容易驯服，他们一点也不害怕！
多可惜呀！难道不能带回家？”
这种怜爱无止无息，
一个传一个，放进邻人的手里。
他们终于看得很疲劳，
随随便便地往瞭望台的栏杆上靠。
那两个东西先是抱住木头蜷曲身体，
扇动几下翅膀，准备逃离，
随后他们抬起头来，

将身体往一起挨，
越挨越紧，我看见他们用手指，
试着互相抚摩、对话、结识。
“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你。”经过一段羞涩的迟疑，
倏然之间开始了一个放纵的爱情游戏。
他们互相戏谑互相追赶，
跑遍了那块地盘。
赫柏从头上抽出两根丝带，
温柔地绑在他们的左脚上，一红一白。
然后猛地向下扔，——
“住手！你干甚？”
“别性急，看这女子赐予他们什么毛皮，
这丝带是为了帮你们认出他们的身体。”
每一双眼睛都充满希冀，
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阶梯。
很长时间以后，——“啊！”他们发现群兽中有只小燕
子，
左脚上飘着一根白色的带子。
“你好！”“可是她的新郎怎么不在？
可有谁看见一根红色的丝带？”
“来了，在那儿呐！”“哪儿？”“在她边上。”
“长得什么模样？”
“那是只苍鹰，
有着两只吓人的大眼睛。”
“不过假如他们来到地面，
会不会互相寻觅，互相惦念？”
“我打赌，不会。”“我说，会。”“这马上就能看到。

他们已经在洞口的台阶上，你瞧！”
“我看不见了。”“因为躲进洞中。”
“快看上面，空中！
他们又出来了！”真的，
话音刚落，在林端一个追赶着另一个。
“我没看错吧？不，不可能！噢，对！
小燕子在逃，苍鹰看上去好像在追。”
“放心吧，他只是在玩。”“不，这追捕可不是游戏，
如此费力却以仇恨为目的。”
“嗨，真丢脸！真是闻所未闻的歹毒！”
他们大喊着用目光将他跟踪，满怀愤怒，
他们动作剧烈，试图将他赶跑，
可是努力与喘息只是徒劳。
小燕子已经被赶上、被捉到，
在老鹰恐怖的利爪中震颤着，“啊，兄弟，”她尖叫，
“亲爱的，看着我，还认识你的女友吗？
我们曾互相信赖，刚才还一起嬉耍，
瞧瞧我脚上的丝带，
和你的是双胞胎。
我们是一对呀！”可这猛禽又瞎又聋，
怒气冲冲，鲜血直往上涌，
他不看丝带，也不听叫喊，
锐利的牙齿将女伴撕成碎片。

“阿南柯啊，让你的残酷见鬼去吧！”
神明们愤怒得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
为了复仇，他们连想都没有想，

下意识地拆掉那堵墙，
还把小树林变化成石头，
正是在那里，那狠毒的女人曾将灵魂浸透。
远方好像有个影子从灌木丛中摇摇晃晃地走来，
握着拳头迈着巨人的步伐走向猎人瞭望台。
他们吓得脸色惨白，
尖叫着喘息着匆匆忙忙地逃开，
不敢回头也不敢停下脚步，
直到他们逃离山谷找到一条小路。
“你还有果子吗？快一点！
快把你的全部收藏来奉献！”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吃完最后一个果子，
又赶忙去抢果皮吃。
慢慢地他们又弯着腿穿过橡树林，
那里是一片寂静。
“唉！”受压抑的人们在叹息，“这树林真难挨，
刚才我们见到的事多么令人悲哀！
虽然我们已不再看见，也未曾受到伤害，
可我们的灵魂总难免会有同情和怜爱。
好好想一想，你还该跟我们讲些什么，
不管你选讲什么故事，我们都听着。”
女向导听了惊慌失措：“哦，别这样！
你们可别胡思乱想。
我只知道一些内容空洞的故事，而你们缺少的却是安
慰，
清除恐惧还需要眼泪。”

“不是的！不该用安慰使我们更加难过，
我们要克制恐惧，并将它淹没。
快，别再忸怩了，快把你的故事讲出来！
我们要重新生活、大笑、开怀。”

“好吧，”她同意，“我要向你们讲的是乌提斯
那个狡猾的牧羊人的故事。
他领着那只山羊，足迹将那个世界的每一角落都踏遍，
即使阿南柯本人也难免上当受骗。
从前，在那古老昏暗的时代中，
乌拉纽斯还没称王，天上还没有那座王宫，
虔诚的天使们为世界的和平提供保障，
那时的疆界与现在不一样。
在山崩形成的山谷的两边，
你们今天路过时将会看见，
从前它还是连在一起的一片，
上界和下界，地面夹在中间。
那时候生活十分简单，
规矩也不怎么细致与纷繁。
有一天，乌提斯悄悄地从人间溜到
这样一个山崩后形成的小岛，
他光着脚，时值半夜三更，
为了不把阿南柯以及死神惊醒。
他一到就钻进山洞，在这里拔开插销，
在那里打出通道。
他在那个世界挖开一条通路，
出口处还有小门，这行为宛如鼹鼠。

“你们听好：因为他在三个世界[①] 之中居住，
别人的规矩他都能以嘲讽作答复。
我举个例子，假如有人早上
从上界下来想将他捉绑，
他就从下界探出身来、厚颜无耻地
说着可恶的干旱[②] 和天气。
反过来，假如地府的刽子手们带着绞刑架，
拿着绳索，越过沟壑向山上爬，
这回他又在上面露出头，
说着潮湿以及物价上涨没个够。
他尽可以泰然自若地享受他的特权，
谁都没本事跑到疆界的那一边。
于是渐渐地阿南柯的世界里，意见、
争吵与口角等闹声震天。
永恒的法律[③] 很生气，有人触犯它
却得不到哪怕一点点惩罚。
找出生与死的流水帐，
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不一样。
真理们纷纷要求被释放，
世界的法则却在缝隙中闲荡。

① 三个世界：指上界、下界和地面。
② 干旱：据施氏描写，上界只有阳光，因而干旱。同理，下文中说到下界，又与阴雨潮湿相联系。
③ 永恒的法律：指阿南柯。

终于阿南柯许下诺言，
要让这可恶的事情走向终点。
最重要的首先是想办法，
毫不费力地把那混蛋牧羊人捉拿。
研究决定让死神脚着新鞋，身穿糖衣面糊的节日盛装，
走向小岛，如同已经决定的那样。
夕阳西下，晚祷的钟声敲响，
他从容地走向山崩地陷的地方，
找遍所有角落，憋住呼吸时的震动，
闻遍所有河岸与山洞。
终于闻到有什么东西，
却原来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他翘起二郎腿，握住双手，
把谚语往山洞里讲个够。
说的是痛苦的山谷和永远的安息，
那受到神灵保佑的死者在宁静的墓底。
他摇呀拨呀捅呀，触到了罪人的心里，
这消息触动了乌提斯，
他用嘹亮的声音唱着死者的姓名，
唱着‘哈利路亚’①，呼唤着‘阿门’②；
他无休无止地叹息着呻吟着请求宽恕，
只是不肯从洞中走出。
这行径使阿南柯愤怒之极，
他要用暴力将这坏蛋置于死地。

---

① 哈利路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
② 阿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祈祷结束时的常用语，表示“诚心所愿”。

全部骑兵都被动用，
同时包围这座山洞，
小心翼翼地封锁全部缝隙与穴孔，
身上背着鼓鼓囊囊的箭筒。
七天之后他们听见呼噜噜的痰喘，
宛如行将就木的人发出的哀叹。
第八天传来的啜泣好像更接近死亡，
第九天洞里像是不再有生命一般空荡荡。
可就在即将过去的第十天晚上，
从墓底爬出一只神色悲戚的山羊，
脖子上挂着一块小黑板，
告别语写得歪歪倒倒，字迹暗淡：
‘亲爱的人们，从前我犯下了罪过，
这罪孽的一生，请你们不要怪我。
我死后请你们人人宽恕我，送我一支哀曲，
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息。’
黑压压的人群感动万分，
他们念着悼词唱着哀曲，声音低沉。
射手们庄严地放下弓箭，
闷闷不乐地散向三面。
人群刚刚在拐弯处散开，
羊儿咩咩叫着高兴地小跑回来。
地缝里探出一只脑袋，
乌提斯的洞穴里充满欢快。

“阿南柯这下可恼羞成怒。
小蛇撒塔娜对死神小声嘀咕：

‘要我告诉你怎么抓住乌提斯吗?’‘好哇!’
‘那么听着，只有一个办法。
用暴力对付它，注定要失败，
你既不能钓它，也不能逮。
匍匐前进与突然袭击都不行，山羊两眼很尖，
它日夜守候，不知疲倦，
刚一发现远方有点可疑，
就会立即醒悟，引起警惕。
要想骗他，引他上钩？笨蛋！这是诓骗自己的行径。
他太聪明，不会落入陷阱。
假如他没有一个小弱点，一个小偏好；
要问有没有希望，我真不知道。
说习惯也罢，还是孤独的原因，
或许只是简简单单出于感激之情，
反正那山羊是他家中的伙伴，
他对它如此疼爱如此娇惯，
关心它，爱护它，集全部心思于它一身，
好像它是他的孩子，而不是头上长角的畜生。
你可以充分利用这感情将老头捉拿，
学好具体的办法：
装作采药的神医，
带上箩筐和刀具，穿越阿尔卑斯山地，
直到你从远方
看见一只站岗的山羊。
这时你弯下腰来捧腹大笑，
用响亮的声音把他的山羊辱骂、讥嘲，
骂它小气鬼或蠢才，

或者别的什么，只要你想得起来。
结果呢？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忍不住疯狂的怒气，
踉踉跄跄地喘着粗气爬出洞底。
然后你假装害怕，咩咩地叫，边叫边逃，
他来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抓牢。’

“以上是小蛇撒塔娜向死神提出的建议。
发生的事情很准时，正如他们所预计。
死神刚一看见山羊在站岗，他就捧腹大笑，
将它辱骂与讥嘲，笑得弯了腰。
骂它是‘坏山羊’，还起了别的轻蔑的绰号，
只要他知道的，骂得头头是道。
乌提斯终于怒火中烧，脸气得通红，
踉踉跄跄地走出山洞：
‘哪个混蛋、臭小子居然胆敢
诽谤我的山羊？在哪儿呢，那个痞子、那个笨蛋？’
死神可怜兮兮地边学羊叫边逃跑，
乌提斯胸中复仇之火在燃烧，
他一面追赶，一面猛烈地挥舞着棍棒，
死神那坚硬的骰子正好将他接上。
这个狡猾的家伙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讲述的故事。
快看，夕阳那红色的火舌，
穿过王冠似的橡树顶把树林照得富丽堂皇！
还有几步之遥你们就到了上界，世界之顶。
我已经听见外面人声喧喧嚷嚷，

还有马蹄声，我却不能再在你们这里徜徉。
我要赶快从小路上走开，
去给天帝送信，保证你们马上到来。”

说着，她微笑着向伙伴们告别，
轻轻地摆一摆手，动作矫捷，
并拒绝他们向她表示的感激。
他们却惊异地走向梯级草地。

第四章 乌拉纽斯的款待

于是他们惊异地在梯级草地上穿过，
又蹚过红火之河，
远方的群山时现时隐，
夜色笼罩着脚下的一片森林。

眼睛刚看到夜晚火焰的光芒，
没来得及适应，惊异也尚未收场，
他们突然发现四周骏马嘶鸣，
马镫丁丁，喜悦的问候声殷殷。
人们不假思索把他们一个个抬上骏马。
“驾！”传令官鼻翼呼扇，吹着喇叭。
“太早了！停住！”有人颤巍巍地提醒，
他们谁也不听，大笑着欢呼着开始飞行。

哎哟！他们情绪高昂地在高空飞驰，
风在耳旁呼啸，几乎把呼吸阻滞。
他们和晚上告别，抛撒着飞吻，
骏马在驰骋，山林与田野隐遁。

四处色彩迷离光芒照人，
他们拥入原始山脉的巨门。
马蹄清脆地敲着大地，丁零丁零，
朦胧与忧郁的气氛笼罩着大厅。
傍晚玫瑰色的印迹已经消亡，
苍白的曙光夹杂着丁香的浓郁芬芳，
还有迷迭香的呼吸，
在岩石的灼热中轻诉着一支正午的歌曲。
他们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
错过的美好经历都需认真回顾。
这些他们当时都不知道，
直到回过头去用好奇的目光寻找，
才猜出错过的是什么：
山峰“我能我想”① 渐渐消失了；
成群结队的太阳骏马在赤色绝壁上吃草，
随后沿着山坡在草地上奔跑。
它们的嘶鸣与飞马的问候相混合，
和牝鹿一起融入夜色，
牝鹿在梦的山谷静静地站岗，
瞪大惊异的眼睛，蠕动着嘴唇，诉说谜语的不祥和故事的忧伤。
然后他们将微笑中的吐火巨兽细听，
心中无限美好，空洞而甜蜜的向往充满着心灵。
他们还见到那只穿过火星的百眼巨禽②，

① 我能我想：原文为 Könntichmöchtich，是作者给山峰所取的名字。
② 百眼巨禽(Argus)：希腊神话中奉赫拉之命看守伊娥的百眼怪物。

凭借它的羽毛，在闪光的深渊上飞行，
它踮起脚尖，像是在一步一步地走，
实际上却在无尽的深渊里遨游。
最后他们终于到达银色的高原牧场，
手能捞到月亮，世界在双脚的下方。

“传令官，”他们提出要求，“张开你的嘴巴，
仁慈地给我们一个回答：
飞马的动作非常奇特，很不协调，
令人莫名其妙。
双腿抛成巨大的弧线，
像是由近在咫尺的家乡牵连。
颈子像是奇痒无比，
宛如陷入暴君的魔力。
平滑的腰部在温柔地摇摆，
像是一个姑娘接受情人的抚摩，躺在他的胸怀。”

传令官友好地转过身来，
迅速把明亮的号角从嘴边移开：
“它们的双腿之所以抛成弧线，
是因为家中马槽里燕麦的香味把它们牵连。
乌拉纽斯大帝就是那位暴君，
他掌管这里的一切，马儿因此受惊。
它们平滑的腰部在温柔地摇摆，
是因为一个淫荡的念头在心中徘徊：
梦想着国王七个美丽的公主，
尊贵的阿玛施轻轻地抬起马鞍，卸下嚼子，

用小手轻拍着它们热乎乎的脸蛋，
弄得它们满嘴流涎。”

“噢，明白了！”他们说道，“不过请多一点忍耐，
再回答我们一个问题，显示出你的仁爱。
我们知道乌拉纽斯心肠很好，
可为什么快见到他，我们的勇气却云散烟消？
仿佛在一个狭窄的灌木丛，
突然间有一座巨塔在山上高耸。”

传令官回答说：“我的君主不善辞令，
一个铁打的谜团由沉默浇铸而成。
他的崇高行为人人敬畏、人人知晓，
而那动力与活力本身，你却无从猜到。
最大的奇迹是他那不断变化的思想，那令人惊诧的决
　　断
是永久的谜团。奇迹永远在变幻。
它总是具有一副崭新的面庞，
上面的印迹说明这来自他精神的故乡。
他眺望远处，盯住近旁，
每一粒骰子都准确地抛掷在右方。
就像豹子用利爪紧紧钩住一只小鹿，
凶残地将身体蜷作一团，把猎物捉住，
牢牢地将它束缚再也不放松，
猎物尽情地哭诉，在它那恐怖的拳中。
你看见的是他暴戾的脾性将事物抓紧，
他控制每一个易逝的真理，决不放行。

不过因为他同时也和蔼可亲，
我还是应当将他的仁慈说明：
五彩缤纷的世界千变万化，
是他的慷慨、他的恩赐，以及他的微笑绽开的鲜花。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
他会像仆人一样对尊贵的客人表示尊敬。”

“谢谢！”他们回答说，“能不能再告诉我们
七位公主的大概情形？
她们是否像父亲，还是专横又霸道，
以致等待我们的是嘲笑？”

传令官喊道：“天堂的王国疆域辽阔，
数千颗明亮的星星在四周闪烁。
不过天堂里没有太阳或别的什么星体
可以和圣君的尊贵的千金相比拟。
没见过她们的微笑，便不知魅力
以及优雅的含义。
那孩子般纯真无邪的双目，
从未遇见过任何罪恶，
也从没有流氓看到过她们的长相，
所以她们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你，一副无辜的模样。
挑动的眼皮像教堂的穹顶，
静静的睫毛从来就不曾闭紧。
给你们举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她们的脾气与性子。
我说的是个比喻，事实可与此对照：

你可曾知道有母老虎，那吃人的猫？
只要是活生生的动物，
它就要残杀，让它们受苦。
公主却与之大相径庭，
她们将幸福带给每一个生灵。
她们不会憎恨也不会生气，
只会感受到友谊。
她们的双手所及之处，
带去的都是安慰与祝福。
是的，这七颗圣洁伟大善良的心灵，
只懂得赋予每一个生命以爱的感情。
不管是否有价值，心灵的阳光
洒在全部善与恶的事物上。
这火焰难道不能不照耀？
我担心的倒是她们将豺狼拥抱。
所以我知道父亲用他的权力，
将毫无防备的心扉紧紧关闭。
他把她们关在宫殿，
不让任何陌生人走进里面。
除非在像你们这样众神迁徙的日子里，
才会有丰盛的美餐，相信我，它稀世珍奇。
瞧，我好像觉得我们在横穿皇宫的花园，
正在向下走向天堂的乐园。”
他说完了。松散的队伍中一片静寂，
在穿过幽灵般的雪松小径时他们互相偎依。
路旁黑色的林墙高耸，直入天堂，
马蹄轻打在铺好的沙土路上，簌簌作响。

尽管心中害怕，他们对传令官倒还敢轻声絮语：
“我看见一个巨大的阴影在眼前晃来晃去，
一个长着胳膊和翅膀的巨兽，在夜里
坐在一个小山丘上，顶天立地。”
传令官一声不吭吹响军号，
号声划破寂静，尖利地呼啸。
然后他纵身下马，立正，鞠躬，
严肃的声音穿破夜空：
“国王陛下，天堂与群星的主宰！
客人们已从远方前来朝拜，
为表达他们的崇敬，
在此寻求庇护与爱心。”
一个强有力的男人的声音回荡
在黑色的夜空上方：
“我们正在等待你们，尊贵的客人，
所有踏进我门槛的人，欢迎你们！
请不要忘记我，当你们在此安心休息时，
你们给我和我的住处带来了一个节日。”

他说完，一句短语，一个命令，
赞美诗的歌声响起，为对他们表示欢迎，
那是纯粹的天使之声加上竖琴，
越过黑暗的是和谐的声音。
声浪滚滚透过危岩，
覆盖山谷的那一面，
此时，一座看不见的宝塔高高在上，

长号轰鸣，钟声敲响。
管弦乐尚未停止弹奏，
天使唱出的歌，仍然非常温柔，
塔上便有闪亮的巨轮照耀，
给黑夜洗了一个蓝色的火澡。
像白天一样明亮，像阳光一般晴朗，
迷宫的轮廓清清爽爽。
它在高墙上耸起，通风、威严又飘逸，
四周包围的是拱柱和阶梯，
宫殿饰有角楼、挑楼和穹形屋顶，
整体望去互相衔接：一个大理石之林。
面对这么豪华的宫殿，
他们目瞪口呆，不发一言。
这时，天使们站在阳台和屋顶上，
招手欢迎致意，并扇动着翅膀。
乌拉纽斯站在最高处，长袍熠熠发光，
银白色的头发，王冠持在手上。
十二天使从殿中走出，领着客人
按照规矩穿过天堂的大门。
然后客人们脱下凉鞋，上面沾满灰尘，
把手放进香气扑鼻的脸盆，
又把长满老趼的脚
伸进澡盆，上面蒸汽缭绕。
快瞧那边，国王威严的身影出现，
简单的装束被他们羞涩的目光看见。
光看他的态度，宛若一名臣仆，
手持一块又细又软又热的擦脚布，

他跪下皇帝的御膝侍候来宾，
分明是仆人的神情。
“不该让我们充满污垢的双脚亵渎
您圣洁的手，圣父。”
他们惊异之余齐声违抗，
“您干这种差使，看上去和侍者一模一样。”
乌拉纽斯却温柔地抬起头：
“把脚伸过来吧，不幸者的污垢不会让人作呕。”

晚宴的大厅有着高高的穹隆形的屋顶，
他们兴高采烈，吃得津津有味，厅里空气清新。
一个优秀的天使合唱团在齐声合唱，
廊道里管风琴的声音在回响。
当他们酒足饭饱，
“亲爱的兄弟，”国王开腔道，
“快说，只要你们乐意，你们高兴，
我一招手，我的七位千金
就会乖乖地从上面降临，
跳起轮舞，来给你们助兴。
他们热烈高喊表示欢迎，
楼梯上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
国王的七位美丽的公主，
沿着旋梯波浪般从高处飘然而至。
她们像崇高的思想之脚步，
静静地在灵魂面前昂首驻足，
或像诗歌一样勇敢地抑扬顿挫，
她们那羽毛般轻盈的身体飘然而过。

首先点点头以示问候，额前头发微卷，
随后她们跳起轮舞转着圈。
宴席上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有人张开嘴巴深深地叹息，
眼眶湿润，眼泪直滴。

“尊贵的客人们，”国王简直有点愁苦，
“真是这样，还是我的耳朵在骗我，把我弄糊涂？
我看你们不吭气，我想我甚至听到了叹息。
难道我的孩子们的容貌和身体，
让你们如此厌恶如此生气？”

“噢，快把这误会从心中消除，尊贵的国王，
我们没有开腔，您可别胡思乱想。”
他们解释道，“我们的叹息只是说明，
要用极大的勇气面对这样的美貌才行。
天哪！我们迄今为止都号称神明，
耻辱啊，我们的丑陋！我们现在是猫头鹰。”

轮舞已经结束，
他们却还没饱眼福。
乌拉纽斯说：“亲爱的弟兄们，假如你们喜欢，
而且明天没有什么别的打算；
那么，明天我即使公事繁忙，
工作紧张，
即使不乐意，但还是会在迷宫中逗留。
就让我的孩子们那个时候，

在空气清新的行宫里，在花园中，
做你们的向导，满足你们的愿望。
那时每人都要学习友爱，
不要用生硬的话语将柔嫩的心灵伤害。
直到晚上阿南柯用不可逆转的咒语，
敲响别离的警钟，让你们苦苦地离去。”
“噢哟！这可真是太让我们高兴了，”
他们说，“没有比这更让我们高兴的了。”

孩子们衷心地亲吻着父亲的面庞
表示感谢，然后鞠了一躬，走向远方。
天堂里全体天使，
为了前来辞别，一起飘然而至。
他们按照礼节亲吻国王的手，
并为一句慈爱的话语而请求。
直到最后一名天使也终于离开那里，
睡梦时的静谧透过窗户的玻璃，
“决定吧，”国王说，“以下两件事情，
哪件更使你们高兴？
你们可愿经过一天的辛劳，
在瞌睡中使疲劳的身体更疲劳？
还是宁愿乘着兴致，
用清醒的头脑聊聊天，也许就一个小时？”
他们决定：“我们的疲惫早已销声匿迹，
多亏陛下帮了大忙，放了马匹。
所以如果您愿意，我们也乐意，
花点时间说说亲切的话语。”

于是大家说来说去，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在考虑，
随着念头所至，
有人说出下面的故事：

“国王陛下，请您谅解我如实的赞誉，
在您家里我看到千万种奇迹，
您的家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寓所，
为赞颂它，我备好了我的歌。
您的仁爱在我看来至高无上，
它铭刻于您的形象、声音和目光。
闷闷不乐与不善的气恼
永远攻克不了您自由精神的城堡。”
说话间乌拉纽斯巧妙地眯起眼睛，
随后又偷偷地闭上美目微笑着说明：
“对坏事不会生气的人，
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么，”另一人说，“比较其他君主，
您应最为幸福，
您在天堂高高凌驾于一切恶事之上，
被好人包围，每人都做出最好的榜样。”

国王又巧妙地眨眨眼，
微笑着回答他们的发言：
“没有天堂如此之高，没有城堡如此坚固，
梁上总有虫蛀，地窖里也会有老鼠。

假如这里只有好人没有恶棍，那么请想一想，
哪里会有这种溃疡？”
说完，停了一小段工夫，
便迅速掀起大衣和里面的衣服。
瞧，英雄的胸膛布满创伤，
有坚硬的老趼，有肿块，还有血淋淋的鞭伤。
“朋友们，”他大喊，当他看见吃惊的人们跳起来，还
打着寒颤，
脸庞上泪痕斑斑，
“是的，尊贵的朋友们，就是在天堂里国王的宫中，
也不全是蜂蜜！我的王位也并非坐落于天鹅绒
或是别的什么柔软的东西之上，
你们不见地狱，只见天堂，
不知底下在沸腾，永不停息地酝酿着起义，
你们也看不见恶毒的暴动者在午夜气喘吁吁地冲上楼
梯，
用利爪猛力摇动地窖之门，
使我在睡梦中不能安枕。
我想仅用盾牌、锤子和拳头，
使他们刚开始就倒掉胃口。
而且好心的天狗普鲁多，
也总是把敌人临近的消息及时告诉我。
这忠实的卫士叫起来像管风琴的怒号，
它克制着怒火稳而准地把地狱里的坏蛋咬。
有一件难事，使我勇气丧失：

那就是要说服米诺陶鲁斯[①]，
一只不死的公牛，它永不停歇，天天用牛角
企图使天堂的地基动摇。
为什么？不知道。看来是愚蠢。
我每天花六小时将它教训，
明明白白地向它说清，
就算它成功，天堂崩溃，也会劈劈啪啪砸到它自己的
　　头顶。
它终于明白了，搔搔痒，又挠挠耳朵，
哞哞地叫几声，立刻又重操旧业。够了，就说这么多。
事情本身虽然属于全世界，
但我有权了解、有责任解决。
话说多了无济于事，
你们最好告诉我，毫不掩饰，
我朋友哈得斯如今怎么过日子，
他是地狱里雨的世界的主人，
还有他贞洁而年轻的夫人。
说说你们长途跋涉中耳闻目睹之事，
从杨树到棓木，从阴曹地府到高高在上之时。”

于是他们遵从命令，
开始不加修饰地报告实情，
说着雨滴不断的阴间里的山谷，
还有哈得斯，端庄的普西芬尼的丈夫，
加上途中其他冒险故事，从棓木到杨树，

① 米诺陶鲁斯：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

从高高在上之时，追溯到阴曹地府。
说及他们走到山崩的地段，
遇见克隆纽斯，他们神圣的祖先，
并和他的部队撞见，
他们仓皇地逃离奥林匹斯之巅。
这群不幸的人们又遇见
雪崩加漩涡，将他们卷入恐怖的深渊。
国王这时眨眨眼睛，作出表示，
“继续说！”命令来自手指，点头就是意志。

他们又述及地面上的橡树林，
还有那“死与变”之谷① 令人打寒噤，
沸腾的厉司池里魔力遁形，
却不断地赋予躯壳以魂灵，
那该受千万重诅咒的狠心的婆娘，
把灵魂往羸弱的形体中驱放。
听到这里，国王蓬乱卷曲的长发，
像是被一阵猛烈的暴风吹刮，
藏着骇人火焰的太阳穴青筋暴跳，
他的双眼在熊熊燃烧。

他们吓得脸色发白，两眼发呆，
像死尸一样，毫无生的气派。
勇气丧失殆尽，问题卡在脖颈，
乌拉纽斯克制着一腔热血，站得笔挺，

① 第三章中叫做“死与生”之谷。

态度严肃，用探究的目光将客人们仔细打量：
“快说吧，你们可想
知道阿南柯的毁灭和下场？
可愿看见远方米昂国的亮光？
或是佛教中的涅槃，转世的岩石？
还有在塔特龙树下睡觉的天使？
以及喧闹的地牢里火花飞溅而出，
那刻在不朽石板上的世界控诉书？”
他清晰地喊道。可是他立刻想了一下，便又反悔，
用慈父般的声音把脱口而出的话追回：
“别！为什么呢？你们和阿南柯有什么关系？
你们累了，需要休息，
让我们想想睡眠，
就算睡觉没用，至少能得到平安。”
就这样他把话锋一转，继而又抓起火把，
“跟我来！”主人手一扬，把命令下达。

他们大喊着不答应并把去路拦阻，
抓住他的胳膊，连他的膝盖也抱住：
“站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给人看过的礼物您不能收回。
我们要知道阿南柯的下场，
愿意看见远方米昂国的亮光，
佛教中的涅槃，转世的岩石，
还有在塔特龙树下睡觉的天使，
以及喧闹的地牢里火花飞溅而出，
那刻在不朽石板上的世界控诉书。

而且不在明天，就在现在，马上。”

“那好吧，如果你们强迫我，在暴力面前我投降。”

他说着，带领他们穿过一个狭长、隐秘
而又错乱的旋梯，
来到一个谜一般的透明的行车旁，
从车里颤抖出苍白的忽明忽灭的灯光。
窗上趴着硕大的陌生的苍蝇，
把另一世界的情况说明。
“这是，”他说，“天堂里国王的行车，
你们若愿和我一起去寻访对跖者①，
就请上来，否则回头还来得及。”
“只要跟着您，即使到最远的地方我们也愿意。”
“准备好了吗？”“好了。”手指一动，
行车轻轻地穿过地下迷宫。
车儿风驰电掣，
车内忽冷忽热。
最后，领袖的手指聪明地一按，
车儿停住，猛地一弹。
国王大喊：“下车，第一站已到！”
他们犹豫着走进一幢房屋，屋内无比吵闹，
里面还蕴藏着火种，
墙与梁在惊恐中不住地震动。
四周只有活塞的撞击声和波涛树的狂怒，

① 对跖者：指在地球上相对两点居住的人。

直到向导用手把它们抵住，
他们这才迈开双脚走进这喧嚣的地狱，
雷声使人不能听，蒸汽使人不能呼吸。
他们用害怕的目光惊惧地六神无主地四下张望，
这时经验丰富的国王把头颈转向
一个由风暴驱动的铁轮机器，
几百个铁锤一齐用力敲击
一个石头滚筒，火花迸出，
一只吓人的铁锤在刻凿日耳曼最古老的字母。
花岗石咬牙切齿，咆哮着，刺痛了它的骨筋，
可是滚筒不断转动、更新。
三排长号从墙上的缺口与裂缝中
探出头来，一言不发威胁着瞪着眼睛。
这时国王拿出一只铁面具，
又把一把铁号放到嘴边去。
“你们这些铁人们①，告诉我，”他念叨着，
“你们用骇人的拳头敲打出的文字说的是什么？”

长号之林立即发出响亮的声音，
作为回答，淹没了噪音：
“我们把日耳曼最古老的文字打进世界控诉书，
造化在大喊，把创世纪的日子咒诅。
肉体的恐惧与痛苦，精神的悲哀，
每一滴眼泪，从眼睛里溜出来，

① 铁人们：指上文的铁锤。

每一次使精神撕裂的疼痛，
每一个哀伤与忧虑的目光，
动物不自知的灾难，人类自知的痛苦，
最小的虫子受折磨而死得无辜，
就算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可以瞒住，
我们的拳头却都准时记录，
直至世界末日开庭审判，世界控诉书
将控诉罪人无数。”

以上的话来自吹响的长号，
国王回答也利用铁号：
“听好了，你们这些勇敢的铁人！
我要在此立下一个铁的誓言：
你们说的那个严厉的控诉者就是我，
我当然要用这部书谴责世界扼杀者的罪过。
我要把这文字喊进他的耳朵，
还要把造化的痛苦化作唾沫，
向他啐吐。”说完这番话，通过号角，
他们离开了雷与蒸汽交加的土牢。

然后他们又坐在行车上，
风驰电掣地穿过迷宫里的污泥塘，
来到恐怖的深渊。他们明显地感觉到，
一会儿寒气侵袭，一会儿闷热得令人烦躁。
当他们第二次下车时，四周没有一点动静，
阒无一人，空气里更没有人的声音。
国王带他们来到一扇小门前，

门已腐烂，积年的蛛网斑斑。
“这里是阿南柯权力的尽头，”
他庄严地教导他们，“你们要合拢双手，
因为陌生的常人的双眼
看不见马上将要展现在眼前的灰湖涅槃①。”
这时他拉开门闩，
真的，看见的就是灰湖涅槃。
那头，远无际崖，在云雾里水岸时隐时现，
这头，在荒凉的世界渣滓的岸边，
沿着缓缓的湖岸线，
沉重的惊涛发出钝钝的声音，拍打着岸沿。
“噢，国王，”他们说，“这水宽阔无比，
无论哪里都看不到这灰海的边际。
可在那云端里有一道反光，
好像有一个遥远的国度在它的后方。”
“人们相信那是米昂国，
希望这个信念完全确凿。”

接着他又用庄严的声音继续他的话语：
“现在跟我来，去找那块转世的岩石，
最后一块石头在那里被抵挡，世界招手辞别，
没有一个生命能用脚踏上彼界。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
这次朝圣不是纯粹出于好奇，
我将和你们同在一起。

① 涅槃：原文为 Nirwana，这里用作湖泊名。

再听一个滑稽的秘密：
转世的岩石下面藏着一座小教堂，
塔特龙树在上方为它遮阳。
要问里面到底有什么珍贵的圣物，
以至要有教堂将它庇护？
听着：如果把世界及世上的一切放在左面，
右面只有那唯一的小教堂在闪现，
然后让我立即二者选择其一，
我将选择去教堂，毫不迟疑。
为什么光用语言建筑雾中城堡？
欢呼吧，你们可一饱眼福，自己去瞧。”
说完，朝圣的队伍越过地峡，
来到转世的岩石下。
他们沿着树向下滑溜，
然后走到教堂里头。
瞧，削尖的树篱后边，
有一个高高的软垫，
垫上熟睡的是个天使，用肘撑住头，
卷曲的长发像树林一样飘在脑后。
一副柔软的铠甲披在她身上，
这甜蜜的美人，微笑中隐含着力量。
明亮的双颊放射出光芒，纯洁又高尚，
她来自天堂里另一个地方。
你可看见那冠冕与项链璀璨的光芒，
这世上日光的颜色不可与之较量。
天使呼吸时空气变为蓝光，
呼出的空气像阳光一样亮堂。

每一个朝圣者见到此番情景，
都不禁痛苦万状，惆怅莫名。
他们大声抽泣着跪到地上，
伸出臂膀，疯狂地渴望
樊篱里的天使，她近在眼前，
却被僵直的篱笆挡在里面，
人人痛哭流涕。这熟睡的人感动万分，
抬起胳膊唱起歌，歌声笼罩着梦的气氛：
“我梦见一个恶劣的世界，心情沉重；
我听见四周都是呜咽，也感到别人的苦痛。
放心吧，我知道有那么美好的一天，
会从时间的怀抱里孳生出复仇的火焰。
随后就有解放与健康，
再也听不到呜咽，只听到幸福的声响。”

“你带给我们希望，快赐予我们一个新的开端，
你这神圣的熟睡者，宽慰的天使，”乌拉纽斯大喊，
“从你这张预言家的嘴巴，
出来的是美丽而幸福的有关得救的神话。”
天使把头扭向东方，
“我看见的是真实的情况，”
她说，“听吧！相信吧！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一大片明亮
　　的曙光，
远方米昂国中有一个救世主在悄悄地成长，
他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上帝之子，

是你们的救星与良药，按照我的预示。
他已等不及，在岸边的斜坡上不断飘动，
像一只雄鹰羽毛已丰，
扑扇着翅膀，为冲出赤松林而叫喊，
要克制住强烈的战斗欲确实很难。
遥远的米昂国的沙滩上，年轻的英雄在远看
阿南柯杀气腾腾的疆土，目光中含有挑战。
等一等！马上他就要纵身跃上战马！
胜利了！我听见已经吹响的进军喇叭，
还有那刀枪的声响。嗨，快瞧那疾驰的马蹄穿过涅槃
之境，
百合花的旗帜飞上云顶！
长矛上是什么？一支火笔。
喷火的是什么？救世的毒气。
他张开弓，瞄准——箭离弦而出，
成功地射进孕育着不幸的世界的胸部。
噢哟！硫弹头点起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阿南柯，你好！这曙光可有好味道？
你再虎视眈眈也没用！
你对所有浓酸的吹嘘都落空！
快把氮气和低价氧化物来舞弄，
这回你自己将被烧死在魔鬼般的污泥中。
阿门！鏖战世界在咆哮，在呜咽，
然后残暴炸裂，生命之气灭绝。
救世主的马儿脾气暴躁地将冒烟的炉台踏平，
然后又去嗅一嗅残余的灰烬。”
歌唱着的天使富有一张光辉的容颜，

希望的光芒在欢快的妙语中得到应验。

“那么，”乌拉纽斯喊道，“让这一切早日来临！
瞧，救世主令人欣慰的外形
比呼出的气息还苍白。无论我们抵押何物，
都不能把远方的米昂国看个清楚。
我们恐惧又怀疑，这点请你体恤：
你怎么清楚英雄的行迹？”
天使轻蔑地微笑着，
用紧闭的双眼面对发话者：
“可知道和你们说话的是‘不知道’的新娘？
我叫真理，人们还叫我希望。
我亲自从凶手的手中把他救出来，
并把年轻的英雄安置在塔特龙树下，充满慈爱。
我教他勇敢地跳出这块岩石，
在涅槃之境的末日，创世纪之时。
我用手指将追踪者拦挡，
用目光和言语阻碍神明的敌党。
世界之潮波涛汹涌，却又退了潮，
创世纪的过程停滞，罪恶在酿造。”

国王喊道：“这个故事我们愿意保留。
没有别的安慰，因而它不能够
被遗忘。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复仇之日在何时？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到？”
“如果你们听见米昂国里公鸡报晓，
涅槃之海的割草机在割草，”

她宣布道，“就在这一天，
一切都会实现。”
话毕，天使又继续长眠，沉入梦乡，
垂下了的头落进柔软的臂膀，
甜蜜的呼吸散发出芳香。
朝圣者们走出小教堂，重又爬到巨石上，
他们突然无比神往：“瞧，
如今的世界多么空洞，生活多么无聊！
幸与不幸，地狱或是天堂，
这跟谁相关？广袤的天地还不及一座小教堂。
我就坐在这转世的岩石上，
削尖耳朵用双眼眺望远方，
也许就在今天，米昂国里公鸡会报晓，
世界已经太老，救世主已经迟到。”

“亲爱的弟兄们，”国王说，“你们最好别这样
无所事事，坐等希望。
不断地盼望却又不断地失望，
朋友们，这是最恐怖的心灵忧伤。
我也曾这样，是的，我自己，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我还小，永恒的步伐还矫健，
我也曾在这转世的岩石上等待，
试图估测涅槃之海，
双眼不住向远方张望，
看米昂国是否有公鸡啼叫，天空是否有红色的曙光。
多少次我闭目倾听，

没听见马蹄声响，磨镰刀① 声丁丁。
无数漫长的日夜我跪下双膝，
在树篱前，在教堂里，
我试图用双手去够那天使，
试图用眼泪软化那金属的樊篱。
是不是从中寻到成功与安慰？
一双被眼泪泡坏的眼睛，双手伤痕累累。
这时，顶上的迷宫里，
米诺陶鲁斯正不断地奋力，
在愚蠢的狂热中用牛角尖
风暴般地顶撞着上天。
所以赶紧回家吧！没有你们世界也能得救，
我们的任务是除恶扬善，通过战斗。”
说完，他们坐上行车唉声叹气，
重新回到阿南柯森严的壁垒里，
那里时间的齿轮始终在响，
星星挂在天上，毫不疯狂。

乌拉纽斯把客人带至凉爽的卧室，
在房子的顶层，屋顶通风透气。
床铺又软又平已经备好，
他亲手检查，看是不是还有东西缺少，
然后用祝福与问候驱散邪恶，
在他们疲惫的头脑中装满祥和。

---

① 镰刀：镰刀在中世纪曾是死亡的记号与象征，现代德语中甚至还用“镰刀”一词表示结束。

随后他下楼来到仆人的房间，
有些天使在等候着他的差遣，
光线昏暗而颤抖，他们却要将瞌睡驱散，
互相间用亲切的话语，随时待命，
也不能让自己因声音过响而吃惊。
他把摩尔甫斯① 招出大厅，
一接命令他马上来临。

“摩尔甫斯，”他开口说，“快将你的聪明来显示。
带上你最好的镜子，爬上神明们的卧室。
你可以透过窗子
摆弄你滑稽的梦的游戏。
调好颜色，自由地运用你的画笔，
再把记忆中神话般的图画清洗！
让那被昏睡搅乱的勃勃生机
在神奇的世界里舒适地荡来荡去。
让肉体通过灵魂旅行，
为新的工作而气爽神清。
当你发现凌晨时分呼吸平静，
夜晚溜出灰暗的黎明，
那时，你就用最绚丽的色彩，
把我孩子们的容貌在他们眼前画开，
让渴望的火星燃着，
让心灵里神圣的友谊之火燃烧。

① 摩尔甫斯：希腊神话中睡梦的儿子和仆人，雕刻梦境的雕刻家。他在梦中只再现人形，他的弟兄们还再现动物或无生命之物。

因为天堂就是这样将客人们款待，
在光天化日之下给予纯粹的爱情之幸福与友谊之欢
　　快。
不过，你的爱也许会夺去我的爱，
所以你同时要透过窗户在我小孩
心中印下客人们的形象。
有来有往，爱情才会更美，友情才会更广。”

国王说完，摩尔甫斯听从命令立即行动，
在卧室前将颜料放置在烧热的坩锅中，
调好颜料，透过窗户利用魔镜，
把熟睡者口中的气息引出，机关算尽。

乌拉纽斯却在夜晚值勤，
从底下爬上屋顶，
他能清楚地察觉到每一种声音，
听见天使们在梦中呓语轻轻，
还能感到漆黑的宇宙里有星星。
当他悄悄地走到孩子们的卧房旁，
他停住脚步，身靠高墙，
眼光沐浴着柔和的星风[①]，无比安详，
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芒。
最后，当他看到一切如常，

① 星风：原文是 Sternenwind，直译为星的风。这可能是作者根据想象而创造的一个名词。上文写乌拉纽斯“能感到漆黑的宇宙里有星星”，这里写到风时，风中就该伴随着星星，所以叫做“星风”。

四处安宁，家里世界里都一样，
他赶忙走进武器库，
操起树一样大小的盾牌和硕大的锄头，
踩开地面上一扇暗门，这秘密仅他一人知道，
用脚一跺就来到地窖，在此可听见地狱门里坏蛋① 可
怕的吵闹，
把门扒开是这坏蛋唯一的想法，
它狡猾地用前爪把门缝抓。
怎么还有一种巨大而愤怒的声音
传进他的耳朵，像管风琴轰鸣？
天堂卫士普鲁多，忠实又善良，
它隔着地狱之门在对敌人叫嚷。
乌拉纽斯先用赞誉之辞煽风点火，
让他仆人的行动成为一个激烈的冒险经过。
就像喂养狮子的人先用巨响把猛兽吓呆，
然后出其不意猛地把门一 开，
威胁地迈着暴君似的步伐走进监狱里来：
乌拉纽斯操起巨斧与盾牌，
劈里啪啦把那边地狱里的坏蛋
吓进了污泥潭。
这样等他亲自来临，
他的警告那狗就会聆听。
后来那狗东西已经气喘吁吁，
渐渐地，那喘息又变成哀泣。
这时他猛地把门一推，

① 指看管地狱大门的生有三头和蛇尾的恶狗克伯鲁斯。

主仆二人闯入昏黑。
敌人那三个肉团① 仓皇逃窜。
门轰地一关。
恐怖的声音消失了。地狱里
仅有钝钝的一声说明刚才的战绩。

① 三个肉团：指恶狗克伯鲁斯的三个头。

第五章 七位美丽的阿玛施公主

漆黑的长夜充塞在广袤的天地间，
地平线上还没出现曙光的白边，
早晨，凤凰跳动的火焰嗞嗞作响，
冲着天堂它开始歌唱：
“唉嘿哟！一线火光来自昏黑的国度，
太阳没死，它活着，它要升出。
走在前面的是战士，一群光芒四射的人。
快醒来吧！醒来！接待日之女神。”
它出神地唱着，陶醉地转着圈跳着舞，
然后无声地跌进破晓的坟墓。

底下的迷宫里还是灰暗冥迷，
渐渐地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乌拉纽斯的女儿们眨动着睫毛，
她们还睡眼惺忪，却在互相警告：
“快起来，姐妹们！快动动筋骨！
我想我早已把凤凰的歌声听清楚。”
哗！枕头间一阵攘攘熙熙，

她们迅速双脚蹦下地。
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
穿上凉鞋，漂漂亮亮：
“快说吧，”她们开腔道，“亲爱的姐妹们，
梦见了什么，你们那愚蠢的灵魂？
是美梦还是噩梦？
无论是什么，快快招供！”
“我的梦明亮又美好，”她说道，
“我高兴地看见客人们的容貌。”
“我们手拉着手和睦相处，
年复一年地住在一起，情同手足。”
“唉哟，有些东西是多么相似，
同样的线条我也在梦中交织。”
她们把头伸进衣服，
又用细腰带把苗条的身子系住：
“亲爱的姐妹们，快说出来，而且告诉我为什么：
雪是你的罗裙，百合花是你的鞋，你的腰带是银色的
　　泡沫。
你是否后悔打扮得如此整洁，
只是为了把客人取悦？”
“我的心跳得很快。它是那么幸福那么纯洁，
所以我的衣服也要洁白而绰约。”

她们梳理着蓬松的头发，
并用别针将它们束扎：
“告诉我真话，我是否还能令人忍受，
亲爱的姐妹们，还是容貌丑陋？”

“实话是，连太阳也会赞美你：
你很美，我愿亲吻你的脖子。”

随后她们降临仆人的房间，
发布命令，对那个女的管理人员：
“你们好！快去豪华的上房，
挑选出最好的服装，
然后小心翼翼地送到客人的卧室，
可别吵醒他们，关心要无微不至。
再把那经历长途跋涉沾满灰尘的大衣，
悄悄地偷来，从他们的目光中抹去。”
然后又对天使臣仆说：
“你们好！赶快去工作！
不过先让我提出一个不严厉的警告：
来回来去你们只能蹑手蹑脚，
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歌唱，
更不能发生虚荣的声响，
否则你们会把客人们睡觉时的佐料——
那薄薄的梦中图画赶跑。”
于是众天使勤勤恳恳忙于工作，
蹑手蹑脚秘密地往来穿梭，
这里有人去远处的山谷，
那里有人在家中的房间里忙碌。
到处都有嗡嗡声，从房顶到地窖，
还有愉快地哼出的曲调，
不时地有人咯咯地笑。

国王的女儿们缓步走向那忠实的卫士，天犬普鲁多，
抚摩着它的狮子头并骂它说：
“快说，昨晚你又到哪里去了？
你在天堂里干了些什么？
瞧你睡眼惺忪，浑身血迹斑斑，肮脏不堪，
你自己说，该不该受惩办？”
她们盯着它的眼眶骂，
同时却又摸摸它，吻吻它的嘴巴；
那挨骂的委屈地哭诉，
又用乱蓬蓬的尾巴锤打泥土。
它知道在挨骂，却不知骂中的嘲讽。

然后她们又向下走进马棚，
打开那巨大的橡树门扉，
对插翅的骏马咂嘴：
“过来吧！昨晚你们
为我们把贵客迎进门，
所以你们这些优秀的爱情之马今天
可以得到加倍的美味糕点。”
嘿，瞧它们这下急急忙忙
把鼻子没入白糖！
姑娘们在这扰攘的监狱中还没站稳脚跟，
它们挤来挤去又是踢又是蹬。
为这些必要的事情她们走来走去，
忙这忙那，时间飞逝而去。
一小时之后她们好心地互相说道：
“嘿，瞧！我奇怪他们睡懒觉，

怎么永远也睡不完！
看，东方已经变红，天空已经变蓝！
破晓时分银色的山顶上，
初升的太阳像钻石一样在闪光！
而且我已听见在迷宫的隧道和竖井，
爸爸勤快的车轮滚滚的声音。
让我们在客人们真正醒来之前，
再围着公园和乐园绕上几圈。”
她们沿着公园最外围，
一个小时绕圈绕了好几回。
“亲爱的姐妹们，”她们大笑，
“停下吧，我们的客人们还在睡大觉！
从深深的山谷之底到山脉之巅，
整个世界在闪亮的日光下绵延！
露珠已经死去，小草的茎秆不再坚挺，
草地上沉默下去的是割草的声音。
好吧，让我们这回消消停停
沿着公园走上三巡。”
当她们迈着迟缓的步代走完三圈，
这下她们犹豫半天。
“亲爱的姐妹们，”她们喊道，
“我担心，我害怕，别有什么不祥之兆。
快来，让我们一起去客人的卧室看一看，
我希望亲自用双眼把恐惧驱赶。”

于是，听从这合理的劝告，

她们疾步向上走进古城堡，
看见睡眠那温柔的纽带把客人们捆绑，
值得庆幸的是，朋友们正安静地躺在那个地方。
是受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冒失？她们很轻很轻
小心翼翼地坐到床上，试图不把他们惊醒。
当她们一声不吭地等待良久，
脸庞不禁往熟睡着的额头上凑，
卷曲的长发像一块幕布，
使影子在枕头上映出，
于是她们起身唱着歌做起早祷：
“祝福你们平平安安，在所有的大道！
你们的愿望和利益都会实现，
在这神圣而快乐的一天。”
一滴泪珠在无意之间
悄悄地滚落于熟睡者的脸：
“哭什么呢，最亲爱的朋友们？
只有友谊和爱情在这里等待你们，
在这个家里，苦恼已经被驱除，
眼泪是禁忌，有的只是幸福。”
客人们深叹一口气，以自己的方法，
醒过神来轻声回答：
“是谁的倩影挡在这里？
我在怎样幸福的故乡安息？
穿过我沉重眼皮的是万丈光芒，
在色彩缤纷的梦境里，汹涌着闪亮的光的海洋。”
“如果不是在我父亲的天堂，”
她们问，“亲爱的，你还会在何方？

仁慈的阳光成为这光辉的源泉，
这面颊是我朴实无华的脸；
它除了用温柔的情感爱你之外，
朋友，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妥善的安排。
快说，我们应该怎样开始？
你们可愿起床，然后依照你们的意志
大家一起做游戏，
你们可愿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愿意在花园里等待，
乖乖地耐心地等待你们的到来。”
说完这话她们就离开那儿，
对这番安排他们俯首帖耳。

当他们在花园里出现，
国王的女儿们已经等了老半天。
“尊贵的陌生的少女们，
请问该用怎样的美名称呼你们？
哪两个人不是另外两个人？
因为很难将星星与星星区分。”
这亲切的好奇出自友谊之口，
那回答也充满仁爱与宽厚：
“我们共有两个美丽的名字，
叫我们‘佩里’，或干脆叫‘阿玛施’。
此外爸爸还送我们许多亲昵的名目，
从鸽子叫到麋鹿。
你们尽可以叫我们七位妙龄女郎，
愿我们能稍稍赢得你们的欢欣与体谅。

我们之间看不出差别，是一支七人合唱队。
你们把东西赐给谁，
别人也会一起将你们感激。
让我们去花园玩吧，要是你们愿意。”

这样说着，他们沙沙地踩着树叶跑下平台，
走进高高的夹竹桃的小径里来。
长长的吊灯花小径两旁是闪亮的石榴，
突然，他们来到一片圆形的草地上头。
喷泉在跳舞，阳光下彩虹显现，
火样的鲜花映入他们眼帘。
这时，一队飘忽的粒子战战兢兢
使空气中充满腼腆的温馨。
他们心满意足地拍手鼓掌：
“哈，真的！这儿与冥间的沼泽确实不一样！”
然后他们又继续往狭窄的林间小路上赶，
路旁枝叶茂密，光线穿过树叶，色彩斑斓。
整整一个钟点，
他们漫步在茉莉花和爬藤的野蔷薇之间。
后来又拥向各种游乐设施和秋千，
他们心血来潮，都争着抢先。
耻辱啊！无论是赛跑还是别的游戏，
总是姑娘们率先到达目的地。
他们又继续往下走，
来到高墙之下花园尽头，
这里天墙陡然向下倾斜，
进入风和云的世界。

一，二，姑娘们挺直脊梁，
束好头发，飞身越过高墙，
猛地一头往气流里栽，
别人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
放心吧！气流像一张床，载着她们稳稳当当，
她们大笑着露出皓齿，真漂亮！
你可见过天鹅在静静的池塘中舞蹈？
可曾见过鸽子围着屋顶盘旋，井井有条？
鸽子掠过深蓝色的湖面，宁谧的穹苍，
呈现出孔雀般的光芒和雪白的翅膀。
她们就这样在空中翱翔，
每一个动作都使她们更加漂亮。
目睹此景，旅伴们站在墙下
叹息着，赞叹与悲哀交加：
“天哪！我的心悲哀，我的眼睛在笑，
我们又笨拙又粗鲁，她们却是那么姣好。”

佩里们面对惊叹着的游伴，
大笑着并戏谑地用手召唤：
“为什么你们不来同享这番快乐，
徜徉在又松又软的气流中，它是多么柔和！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头顶着天，低矮的世界在你的背部。
万里无云，蓝色的天空，
这有益于健康，其乐无穷。”
朋友们用胆怯的目光丈量深度，
云端之上是雾的住处，

山脉的骨骼像镰刀和长矛，
尖利地护卫着天上的城堡。
看不见也摸不着地面或是什么别的依靠。
“快来吧，我们牵着你们，”她们嚷道。
就像在滑冰场的滑道上
七姐妹争着将自己的风姿亮相。
说是经验也罢，或是年龄的缘故，
抑或耐心的练习使动作更加娴熟，
对那无所适从的人她们赶来相助，
伸直双臂，准备把他们搀扶。
婉言相劝加上亲身示范，
终于使犹豫的人变得勇敢。
美丽的阿玛施公主伸出手来热情相助，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将客人们搀扶，
还对下一轮的人提出忠告：
“勇敢点！闭上眼睛往下跳！”
“救命啊！”喊声短促，他们并没落地，
杠杆式的反弹力又将他们温柔地弹起。
刚才还不情愿，还在拒绝，
这下一成功，欲望强烈。
“轮到我了！”“不，我先来！”
推迟就像要挨针戳，没人愿意耐心等待。
游戏有了味道，又有虚荣心做调料，
练习中热情的火焰在闪耀。
有几个小时他们过得轻松愉快，
自有新的乐趣从幸福中来。
“尊贵的客人们，亲爱的朋友们，”皇帝的女儿开口说

道，
“现在你们觉得什么最好？
瞧，影子已经跑掉，灼热的光芒照得人眼花，
只要你们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就让我们到大理石的井厅里去，
在那里，我们可以互相倾诉亲切的话语。”
因为他们确实由衷地欢喜，
而且没有别的更好的主意，
就一起走进阴凉的井厅，
并为亲切的谈话而高兴，
大家都以善相待，个个笑逐颜开。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觉得很奇怪：
“你们这些皇家的姑娘，个个尊贵又漂亮，
是谁赐予你们太阳般明亮的脸庞？
我真喜欢端详它，
并且友好地亲吻它。”
“不，朋友们，你们说的是谎言。
如果你们真是喜欢看我这张丑陋的脸，
那么今天就该放弃远行，
这将是最好的证明。”

另一个人又惊又喜，
他开始喃喃絮语：
“难道金刚石也讲和谐，石头也会开花？
你们的四肢像雪花膏一般闪亮、光滑。
柔和的节奏将你们包裹，

在你们身上，我看见歌的影子，诗人的杰作。”
“不，我们身上既无节奏又不谐和，
如果我们的膝盖和胳膊
像雪花膏，你们就不会这样对我们恨之入骨，
迅速逃跑，毫不延误。”

太阳一直悄悄地默默不语，
从鼎盛时期移成静静的阶梯，
它将白昼排挤，诡计多端，
像小偷一样迈着步伐，把本已很短的假期缩短。
“亲爱的客人们，”美丽的佩里们把口开，
“问你们话，你们可得坦白交代：
今天晚上离开此地踏上征程，
这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心愿？
看在我们的份上，你们是否愿意
无休无止地推迟行期，呆在爸爸的宫殿里？”
“亲爱的姑娘们，要我们告别此地，
我们绝对不喜欢、不乐意。
我们内心很苦。如果可以年复一年
呆在你们这里直到永远，
我们会大喜过望。”
姑娘们兴高采烈地嚷嚷：
“让我们赶紧想办法把父亲的善良之心弄迷糊，
这样他就会仁慈地将我们的愿望满足。

听着，当正午太阳正高，
并将它那富有旋律的祈祷
投射在王宫那闪亮的大理石上，

伴着柔和的声音，像竖琴发出的声响，
父亲这时站在塔楼顶上向外张望，
问候广袤的世界，祝福他的宫殿和家乡。
这是调动他的同情心的最好时光，
你们应该听我把话讲：
为了保证请求得以恩准，
必须先了解父亲唯一的小弱点。
他是个巨人，他的伟大无人可以比拟，
圣明睿智，满载盛誉，
嘴里说出仁慈的话语，头顶上显露出凛凛威风，
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无用之处他很虚荣：
他认识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
还能迅速说出每一座山峰的名称。
他为此而骄傲，这骄傲溢于言表，
不让他表现出来他便心痒难熬。
如果你对他的学问和技术表示惊叹，
你就治好了他的病，他会对你行善。
有一点你们应该知道：
地软了，种下去的每一粒种子才会抽芽、长高。
难道狡猾的小鸟能少了舌头？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代我们开口。
诚然，我们七个都是他的千金，
他对谁都爱，毫不偏心。
但他最疼爱的是厄俄斯[①]，那最小的心肝宝贝，

① 厄俄斯：希腊神话中的朝霞女神、忒雅和海珀里翁的女儿，赫里俄斯和塞勒涅的姐妹。她和丈夫阿斯特拉俄斯生下风和启明星。

她在他眼中是露水。
她能让声音融化
我们就派厄俄斯去问他，
只要她真心想要，他就不会拒绝，
眼珠一转，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也许他会用食指相威胁：‘嗨，你们这些狡猾的东西，
你们以为欺骗老爹就靠拍马屁？’
他不住地把她拥抱、亲吻，
两眼流出热泪，满口应允。”
客人们当然竭力反对她们的提议，
强烈地拒绝她们的阴谋诡计，
她们转弯抹角连骗带哄，
又不断威胁、撒娇、乞求、亲吻，
姑娘的计谋终于得逞，
那激动人心的决定终于摇摇晃晃地诞生。
“如果他知道我们骗他，有我们好瞧！”
“善意的欺骗他不会责怪，不会嘲笑。”

就这样，反对派成了同志，
他们受到称赞，下定决心宣誓，
不去奥林匹斯山，不离开这里，
还要骗得乌拉纽斯的同意。
假心假意地求他说出全部雪峰的名称，
到晚上还要问他每一颗星星。
因而他们觉得有把握取得胜利，
仿佛信心与自信是计划的牢固根基，
兑现不过在于时间迟早，

幸福自有它的甬道。
他们盘算着时间，
盼望永久的幸福生活出现。
让欢乐的夜晚紧接喜气洋洋的早上，
他们有艺术地用种种游戏消磨着时光。
凭借聪明，他们能让时间越过越快，
让幸福的时刻早日到来。
一个想法之后，又有另一个想法接着，
主意从天而降，越来越独特。

太阳敲响中午的时光，
大理石用竖琴的声音在歌唱，
国王站在高高的塔楼之上，
为广阔的世界祝福祈禳。
这时他们赶紧爬上去，围在他身旁，
心怀鬼胎地问他山峰有些什么名堂。
管这座该叫什么，管那座该叫什么，
还有远处朦朦胧胧的那一个。
等夜幕降临，他们的兴致越来越高，
询问星星的名称和它们的运行轨道。
然后他们拼命称赞他的学问，
直到他们个个受宠，被他加恩。
这时马屁精厄俄斯走到他身旁，
温柔地扒住爸爸的肩膀，
把嘴一撇，眼珠一转，会心一笑，
绷起脸来，声音像是在乞讨：
“一段时间以来，我既忧愁又悲哀，

发现爸爸把从前对我们的爱
一点一点地狠心抽走，令人懊丧，
还每每回避我们感激的目光。
你对我们只有严厉，不近人情，
用嘲笑伤害我们的心，还对我们下禁令。
难道我们会对缺少父爱
长此以往地加以忍耐？
也许我们一不小心做错了事，
那就惩罚我们吧，反正就这一次。
如果我们光荣地经受住考验，
你为什么还要拒绝我们最小的心愿？
你心肠冷酷，后悔给人以爱的信息，
瞧瞧我们共同的客人，在逝去的几小时里，
我们互相信任，和睦相依，
你是否心甘情愿，是否有这番勇气，
不管他们和我们内心的痛苦，把他们流放异地？
难道有什么障碍不让他们永远吃你的饭，
治愈我们的孤独，和我们相伴？
难道你是阿南柯的奴隶和臣仆？
你的意志在这里难道不是法律，难道不算数？
奥林匹斯山和我们有什么相关？
向远在他乡的陌生女郎求婚，又与我们有何相干？
他们自己的妻子都是神明的后裔，
个个漂亮，他们也自鸣得意。
而我们呢？难道丑得像猫头鹰？
他们对我们不可忍受，非得逃走才行？
我要考验考验你，就在这件事上，

看我们今后能不能把你的爱心颂扬！
赶快写一张便条，派一个使者到奥林匹斯山，
再带上忏悔金和赔偿款，
去告诉他们，
他们日日夜夜在白等。
求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的愿望，
不把命运的安排放在心上。
请你仁慈一点吧，严厉的父王，
现在就能看出你的心肠。”

刚才说话的是马屁精，她哭丧着脸，
抽噎着，叹息着，又可爱又可怜。

当父亲的来回踱着方步摇着脑袋，
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又有另一种想法涌上来。
终于他开口说：“嗨，你们这些毒蛇诡计多端，
你们以为能将我欺骗？
你们以为我从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你们阴谋的目的？
心血来潮，想学习那山名、那星星？
还有那真诚的问话和表情？
谁要是以为说说假话、胁肩谄笑，
就可以进入我意志的城堡，
以为我看见可爱的表情和漂亮的媚眼，
就会帮助起义和叛变，
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记住吧，孩子！
那他就不认识严明的君主乌拉纽斯！

我毫不停息地走我的路，责无旁贷，
我只知道命运的安排。”
说完，他用父亲慈爱的双手
爱怜地抚摩掌上明珠的头，
拥抱她，亲吻她，又一个个地吻遍所有的孩子，
不无同情之心。过不多时，
他终于禁不住热泪盈眶，
舌头不再能把允诺的话语阻挡。

他赶快走去，把一名使者委派，
喊叫着把他从天使的队伍中招来，
命令他赶紧连蹦带跳，
去奥林匹斯山报告，
告诉他们每天都在白白等待
求婚者们的到来。
他们在天堂里无比幸福、无比愉快，
因而他们已经另有安排。
为了表示补偿与忏悔，
让他带去足够的忏悔金和赔偿费。

使者刚一抬脚远行，
“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尊敬的父亲，”
姑娘们嗫嚅着，泣不成声，
“谢谢你对我们开恩！
瞧，我们现在跪下来向你要求宽宥，
一直跪到你原谅我们阴谋的时候。”
当他赦她们全都无罪，

并把祝福之吻赐予那张撒谎的嘴，
嗨，被解救的人们一跳老高，
像五月之晨唱歌的百灵鸟。
她们欢呼着叫喊着把沾满露水的田野叫醒，
整座房子连同屋顶都回荡着啁啾的声音。
百灵鸟在天堂的山峰和山谷里歌唱，
太阳在她们金色的声音里闪闪发光。

“万岁！”她们重新
飞快地跑进井厅，
拥抱这些用女人的机灵
成功地获得的战利品，
并决定彼此互称姐妹兄弟，
发誓从今以后永不分离。
这永恒的同盟已经建立，
他们要公布这来之不易的权利，
用金刚石之笔把宣誓者的名字
刻进大理石。
这番劳动费时费事，
他们叹息着彼此拥吻，一声不吱。

第六章　到　达

阿南柯黄色的虎眼放出炯炯的目光，
尽管远在异地，还是能英明洞察，毫厘不爽。
天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知道，
终于恼羞成怒，用魔杖画出一个符号。
他对跟前的一块石头说："燃烧！"
石头嗞嗞地冒出火苗。
他又对空气说："跪下！"
它们号叫着哀诉着从云端降下，
卷着雾气和雨珠，融化、消失、蒸腾，
又有部分变成含盐的雪，变硬、变冷。
阿南柯奸笑道："空气和大地都听我的话，
那几个丫头倒想把我欺诈？"

说完他不怀好意地踏进毒人参花园，
那里所有毒草都贪婪地听候调遣。
摘下色彩斑斓的伞状花序，
把那会飞的种子吹个遍地，
孢子带刺，种子带钩，

它们能巧妙地不知不觉地把物体钻透。
“喂！随风骑进天上的城堡，
滑入放肆的求婚者的心脏。”他命令道，
“这一定很精彩，我倒要看看清楚，
我相信那帮厚颜无耻的人想要幸福。”

这些种子随风飘舞，
朝着天上的城堡，它们知道那去处。
在花园的墙上它们埋伏下来，
给刺灌上毒，并把它磨快，
肚子里充满了坏主意，
用蜘蛛一样的眼睛狡猾地静候良机。
时机一到；这群东西迅速飞进井厅，
个个瞄准时机，步履轻盈，
乘着滑雪板进入求婚者的喉咙，
向下滑进心脏那漆黑的窟窿，
并在灵魂的皱褶上扒住。
那些爪子刚刚在灵魂里驻足，
幸福之泉就突然干枯，
替代友情的是烦躁和厌恶。
国王女儿们高贵的脸蛋，
卷曲的头发，美丽而明亮的大眼，
他们刚刚还在狂热地赞美，
这下他们恨之入骨，就像它们有瘟疫的气味，
那纯洁的玉体楚楚，
成了求婚者们的重负。

第一个人气呼呼地满怀厌恶嘀嘀咕咕：
“哦，朋友，请不要误解我的意图。
难道你不能离我远一点？
瞧，你的膝盖太尖，你的肩膀耸向前。”
第二个人表情尴尬对另一姑娘叹息：
“如果你往边上躲一躲，那将是我的好福气！
对不起，我要稍稍远离你，
这样我不必闻你口中呼出的气息。”
“我们被禁锢在这简陋的房间，”
第三个人唉声叹气，“身体挨着身体，肩压着肩。
快去花园吧！你们先走开，
我们马上就来。”
她们乖乖地到花园里玩耍。
他们互相议论说：“解放啦！”
“快看哪，胜利啦！她们拐进丁香花丛，
快，让我们躲进接骨木中。”
那群人刚藏入接骨木中，
这帮人又迅速进入丁香花丛。
从这片树丛到那片树丛，从这棵树到那棵树，躲来躲
　　去，找来找去，
并没有缩短那冰冷的空间上的差距。

瓦砾与杂草丛中静静地躺着一座木棚屋，
四周杂草丛生，围绕它的是荆棘与灌木。
从里向外长出曼陀罗，又尖又硬，
这唯一的大门实在很难进。
客人们现在就是逃入这荆棘城堡，

险恶的目光仍能穿透荆棘的枝梢。
他们企图将持续的烦闷心情消灭，
不料它却不声不响越来越强烈。
终于厄里斯① 咬牙切齿满怀哀怨：
“一股无名的怒火冲上我的心头，”她高喊，
“这帮老处女连蒙带骗，我在想，
让我们这群呆子失去幸福和希望。
我们本来心满意足地走着命中注定的路，
走向奥林匹斯那片故土，
走向赫拉的侯爵宫殿，我们将在那里统治国王们，
那些国王又是大地的主人。
我们本可以在陆地和海面上挥动君主的节杖，
人和动物都会听从我们手指所向。
我们的权力没有尽头，
在陆地、空气和水里，我们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我们不必呆在这可怕的天堂之巅，
像做了坏事的人一样蹲入牢监，
永远出不了乐园和公园，
或是围着这小小的宫殿绕圈圈。
在监狱里哪怕我们能独处也好！
要是没有负担、不受打扰该多妙！
但是我们必须听人说着山名和星相，
亲吻这些没有灵魂的老姑娘，
还要忍受她们那徒有其表的艳丽，

① 厄里斯：希腊神话中的争执女神。珀琉斯和忒提斯结婚时，厄里斯投下一只金苹果，由此引起特洛伊战争。

不，其实是要我们赞美那无聊的身体！
不曾有过感激之辞，有的只是爱情和身体上的游戏！
不，亲爱的朋友们，这种折磨我们真想摒弃！
都说她们好，见鬼去吧，这所谓的好意！
它不是发自内心，而是来自天生的轻佻习气。
不管她们偶然遇到的是谁，
不管这人是好是坏，她们都会同他亲嘴。
难道要我提醒你们注意，
告诉你们一个突然发现的可怕的秘密？
就在她们拥抱过我们的井厅，
那墙上刻着我们的姓名。
知道吗？我用指甲把墙皮刮下一点点，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又有了新发现。
那是无数个姓名，这伙流氓曾经投入
他们每一个人的胸脯！”
厄里斯用这番话煽风点火，
他们从荆棘上摘下苦涩的曼陀罗。

美丽的阿玛施公主站在远方，
又吃惊又害羞地往荆棘丛里张望：
“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是否能告诉我个消息，
我无法解开看到的这个谜。
我们朋友的心上像是雪上加霜，
快瞧他们那黯淡的目光！
好像有人伤害或迷惑了他们可怜的心灵，
使他们再也找不到爱情。”

厄俄斯从姐妹们的圈子里退出，
坐在宫殿里的楼梯上哭，
痛苦与羞辱使得她双颊潮红。
普鲁多摇着尾巴跑来连劝带哄，
伸开两只无助的前爪，跪在她跟前，
拼命将她的脸蛋舔。
“哦，是你呀，只有你对我表示同情。”
她叹着气，伸开双臂抱住它的脖颈，
“所有的人都离开我，
爸爸忘记我，朋友们骂我恨我。
那些珍珠宝贝对我又有什么用？
人人称赞我美丽，话却是那么空洞。
就算我吝啬，能不能将一小筐爱
用所有这些骗来？
我对首饰和漂亮衣服毫不介意，
也愿意放弃人们的赞誉，
还有民众和仆从的前呼后拥，
我只要一点点爱，一点点温暖和忠诚。
公燕子难道不是和母燕子一起筑巢？
即使死后，人与人之间也互相拥抱。
天王的孩子们再漂亮也无济于事，
大家就是不爱乌拉纽斯的宝贝女儿厄俄斯。
谁愿意？谁来跟我换？
我愿立即奉上这张大家都称赞的容颜，
换回一个丑陋的长角的动物脑袋，
但要给我搭配上情爱。”

她抱怨着，把头埋进普鲁多乱蓬蓬的毛发。
就在塔中监狱，在地底下，
乌拉纽斯正和米诺陶鲁斯的愚蠢行为作斗争，
枉费心机地教它理智与思想：
“停！快听！这太不可能，
我好像听到厄俄斯的哭声。”
为了弄清这幻觉的缘由，
他立即开动行车往上走。
看见独自哭泣的心肝宝贝，
用身上的衣服擦干眼泪。
“嗨，告诉我，”他恨得牙齿格格作响，
“是哪个坏蛋使我孩子脸上流满泪水，变了模样？
宝贝女儿你快说，快张开你的嘴巴，
是谁斗胆对你说凶话？”
“痛苦呀！”她喊道，“要是凶话倒也罢，
苦的是没有人说好话！”
她重又抽泣起来，接着说：
新近的变化那么多，
爱与恨冰炭不相容，
他们远远避开表示嫌憎；
她们被屈辱地驱逐与遗弃，
独自走进花园里，
而客人们却在该死的荆棘丛中躲藏，
用仇恨的目光把她们打量。

父亲边听边想，然后牵着厄俄斯的手，
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其他女儿那儿走。

“亲爱的孩子们，”他说，“我的口难开，
但我还是要坦率地说出来：
分别的钟声已经敲响。
我听见命运之塔的别离的钟声，阿南柯的手指向远方。
别生他的气。这是我的错误，
我心肠太软，同意他们永久居住，
抗拒命运的安排，
稀里糊涂地同意你们的请求，实在不应该。
阿南柯的鞭子已经扬起，
他不在外面抽，而从里面打，我们是枉费心机。
那突如其来的厌恶不是他们的过失，
而是阿南柯的鞭子。
你们的争吵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号，
让我们一起把事情看明白，处理好。
听着，我派往奥林匹斯山的使者
走到半路就往回折，
因为阿南柯用手指把他的眼睛、耳朵迷惑住，
使这位内行在熟路上迷了路。
另外，为什么我会忘记裁减飞船[1]的数量？
是他下的禁令，是他的主张。
来吧，我们现在一起去找那群傻瓜，
同他们说些激动人心的道别的话。
与其天天在一起争吵斗口，
不如和和气气地分手。”

---

1 飞船：指飞机的前身。在天上，它是星际交通工具。

说完，他怒气冲冲
领着孩子们来到荆棘的堡垒中。
“你们这些傻瓜，我不和你们斗气，
也不愿干涉你们的主意。
你们不是渴望得到亚马逊族的新娘？
快去呀！没人阻拦你们，一切都已安排停当。
还在这里活受罪干什么？
快走呀！跑呀！你们还等什么？
可能你们在罪恶的地面上看够了嫉妒，
也吃足了吵架之苦，
可能经过七个好星球之后，你们将学会
渴望，并带着痛苦的心情反悔。
我去为你们准备聘礼，
你们去和我的女儿们到海边游戏，
看有没有办法
将这最后一段时间打发，
不要再互相争吵、互相怨恨，
使我爱女们的心灵蒙上阴影。
该实现的都会实现，
你们终究会和讨厌的人说声‘再见’。”

说完这话他不再言语，就此分离。
不忠诚的客人们爬出荆棘，
他们负疚良深，愧容满面，
启程前既幸福又哀怨。
懊悔的人们不再怨恨美丽的姑娘，
他们友好地拉着她们的臂膀。

姑娘们温柔的目光中洋溢着怜爱，
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走向大海。
这谅解体现了神圣与高尚，
友谊的同盟比以前更加坚强。

乌拉纽斯轻轻地对传令官讲：
“你知道宝库在什么地方，
这是大门钥匙，小的是柜门钥匙。
上去吧，去找宝石，
闪光的蓝宝石和大放异彩的金刚钻，
赶快找出一堆来，切莫延迟！
再抓一把红宝石和绿宝石
还有什么珠宝、装饰品和镶玉的金首饰，
只要你看着觉得顺眼。
但你必须从上品里把最好的挑选！
不要拿红色的，要拿粉红色的珊瑚，
还要挑选出最黑的那些珍珠。
有了这些聘礼，求婚者将会原谅，
否则他们一想到我的名字就要骂娘。
总之，拣好的挑，找好的装，
然后统统运到岸边的船上。”

传令官快步离开，
乌拉纽斯悄悄地把一个小象牙盒拿出来，
又赶紧走到一口衣橱前，
朝圣者们来时的衣服挂在里面；
看见橱里一双旅游鞋沾满尘土，

把它藏进盒子里，再把盒子锁住，
然后夹着它沿着跑道往下走向求婚的人群。
他们个个都有着悲哀的心情，
步伐中丧失了勇气，脑袋里想的是别离。
他看见一只作为牺牲的小公羊摇摇晃晃地朝他这边挪移。
“尊贵的客人们，”他说，“假期已经结束，
时间已到，你们该悄没声儿地上路，
请你们再听几句好心的告诫。
你们现在离开明亮的天宫走向闷热的欲望地界，
那地面上的堡垒，五彩缤纷的奥林匹斯山，
它会带给你们爱的幸福与痛苦、烦躁与不安。
我还想提醒你们，向矜持的亚马逊女侯爵求婚，
开头不会一帆风顺，
你们得吃一堑长一智，
不过即使我有一千只舌头，我也不会将你们阻止。
长久以来的经验说明，
从来无人听从我的提醒。
阿南柯掐中了谁，你就让他去吧！
让他睁着双眼走向毁灭，就算你帮他忙啦！
快走吧！命运强迫你干什么，你别不理睬，
看谁能掷出好骰子来。
一旦比赛胜负已定，
朋友们，你们要发誓，一定要太平。
承认别人胜利，不要向他挑衅！
因为裁决是公正的，所以要和平。
假如真的发生了那种疯狂的斗争，

到处是战斗的呼声和起义的叫声，
那么，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只需打开它，
仔细看看这只锁好的魔匣，
里面有一个圣物，一件法宝，
会把所有顽固不化的坏念头赶跑。”
说完这话，他郑重其事
递上装着布满灰尘的旅游鞋的小匣子。
然后就是令人心灵窒息的别离，
人人都感到无比忧戚。
飞船渐渐地启动，
侧翼离开了海滩。
“哎哟！”朝圣者们重重地哀叹，
“那些温柔的少女，难道我们真的再也看不见？
要让身体上哪怕最小的一部分脱离，都不可能不叫喊，
为什么却要将我们分成两半？”
疑虑恐怖地揪住他们的心，他们后悔莫及，
这种痛苦不无道理。

渐渐地路越走越远，
天宫越来越小，越来越矮，越来越短，
墙头上亲爱的人的脸庞渐渐消失，
随着他们步步前移渐渐消逝。
“天哪！”朝圣者们呜咽，“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看哪，光线在变弱，幸福在丧失！”
还有很长时间，宝塔高高在上，旗帜在飘扬；
他们大喊着，旗帜在雾中隐藏：

“传令官，你该听从我们的话语！
起来！掉转头！我们要回去！
我们出发时没人阻止我们的愚蠢行为，
这下也不能不让我们返回。”
他们边说边威胁，
要求掉转船头往回驶，态度坚决。

听，从天上传来一阵声音，
透过蓝色的苍穹，少女们的歌声含糊不清：
“我们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你们的身影，
心里少了一只手，只好眼看你们远行。
你们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婚礼，
过不了多久就会把我们忘记。
我们惦记着你们。抱歉，
表达痛苦的方式只能是抱怨。
一路顺风！友谊的记忆将忠实地伴随左右，
你们每走一步都会有幸福保佑。”
这支歌由消失了的姑娘们所唱，
它来自蓝莹莹的天空之上。
悦耳的歌声融化了他们胸中的执拗与傲慢，
自惭形秽的朝圣者们在大声哭喊，
不受束缚的痛苦充斥在泪水之中。
当歌声不再回荡于空中，
他们个个不再说话，绝望之极，
像死了一样，躺倒在地。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悲哀中行进，

忘记了时空，个个伤心。

“喂！快快起立，梳理整齐，
我们到了新的天际。
喂！这儿是边界，是海关，
骄傲的新娘女侯爵，就在这奥林匹斯山。”
传令官喊完，他们怯懦地向四下里张望，
快瞧，在那风与云的海洋，
孤孤单单地耸立着一座石头瞭望塔，
满怀敌意地用铁丝网威胁着路人，一言不发。
他们小心翼翼，明知自己犯着嫌疑，
却慢慢地爬上危石。
这时，一条空中巨龙在呼啸，
顶着奥林匹斯的公船① 疾驰而到，
雷声轰隆，电光闪亮，
那巨船戴着花环，披着节日盛装。
十二只气球在空中飘荡，
许多只山雕被束住利爪倒挂在桅杆上。
一种粗壮的嗓音从公船里传出，
说起话来带有假装出来的恐怖：
“以人间女王② 赫拉的名义，
我，特奥普特地来引路，
盛情款待奥林匹斯的客人们。

① 公船：原文为 Staatsschiff，意思是“国家的船”。
② 人间女王：希腊神话中，人是会死的，神是永生的。人间女王也是会死的。

有一点真实情况我必须询问：
你们是谁？快说，你们从哪里来？
来做什么？是受谁的委派？”

“依照命运的安排，”乌拉纽斯的传令官说，
“他们来自哈得斯的帝国。
来奥林匹斯向女王求婚，
是阿南柯的意志，他让这事完成。”

“我承认这种坦率很罕见，
没有吞吞吐吐就把自己的冒失表现。
向亚马逊女侯爵求婚的人，
必须长生，他必须是神。”

“你误解了。他们的条件已经满足。
瞧他们提坦人的血液，证明属于神的部族。”

“嗨，快让我看看这支傲慢的队伍，
成群结队像过街老鼠，
两手空空，那手势、那表情也不可信任，
居然来向最富有的人间女王求婚。”

“你的指责有道理却很盲目。
天帝陛下赐赠许多宝物，
从珍奇的宝石到稀有的珍珠，
都是为了呈献给你的女君主。”

“好的！有人会向她报告。
因为同意是双方的需要，
你们快到这边公船上，
这里有女王的蜡像，
看看新郎是否喜欢新娘。
也许，她的脸庞你们看不上。
也许，面对这张脸庞，你们勇气尽丧。”

话音刚落，一扇门突然在铁丝网中打开，
又有一座桥从那边伸过来。
“所有勇敢的求婚者，上来吧！”
他们先是犹豫不前，
后来也就跳上摇摇晃晃的火船① 上的房间。
刚踏上他们就惊恐万状，
看见坐在御座龙椅上的女王蜡像。
一只蝴蝶结挡住她的脸庞和身体，
却挡不住那挺拔的身材透出的威力。
“向上看哪！”说着，特奥普像做游戏一般
扯开蝴蝶结。定睛一看，
他们的惊讶凝固起来，吓得大喊，
失败者的目光只好逃向地板。
“我看得出来，”他说道，“你们的额头朝下，
一个个都变成哑巴。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不说话！
是不愿意，因为她看上去充满敌意，

① 火船：即上文的“公船”。

还是这蜡像的尊严使你们丧失气力？”
“面对这么高尚的奇迹，
用我们软弱的勇气永远无法建筑起希冀。”
特奥普喊道：“不要忘掉，
用你们自己的身材和美貌与赫拉相比较。
快！你们之中最壮实的快上前，
和这最美丽的女人比比看。”
他说完，惊慌失措的求婚者们纷纷退去，
弯下腰来，蜷缩起身躯。
“哎！这可怎么讲？”特奥普大喊，
“她的蜡像你们都不敢看，
对活生生的真人你们倒可以放肆地走上前，
对我的女侯爵说话不着边：
‘让我坐上王位，到你身边！亲爱的，快让开！
我要在你的臂弯里，在你的床上睡下来！’
难道你们没听说，有人有这种胆量？”

这番指责使他们不知所措，十分迷惘，
他们往下咽泪水，羞怯的双足很狼狈，
开始准备乘飞船返回：
“别这样，朋友们，快留下来！”他仁慈地说，
“这严格的考试中最痛苦的一道题，你们已经通过。
祝贺你们！谁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价值，
就说明他拥有最高的价值。
你们是否愿意当我面大声清楚地宣誓，
对我的女主人不渝矢志，
在比赛中自觉自愿，

遵守奥林匹斯的习俗和条款。”

当大声清楚的效忠宣誓已经结束，
其他各项要求也已满足：
“哦！奥林匹斯之火该点燃，
看看亚马逊人怎么驾船！”
船上响声如雷鸣。热水如潮，窜入空中，
升起一座云塔，在白色的烟雾中朦朦胧胧，
四面墙壁闪着电光、火光，
巨大的尤物风驰电掣驶向远方。
甲板被撞击得疯狂地作响，
漆黑的午夜包围着四面八方。
难道我听到了鬼怪在尖叫，灵魂在游荡？
那是山雕，它们围着大船愤愤地叫嚷。

船儿呼啸着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贪婪的船体吞噬着空间，永不疲倦。

特奥普抬起胳膊发号施令：“停！”
船猛地停了下来，向前一倾。
不再有呼啸声、震动声。
寂静中雾气变为云山，向上升腾。
听，远处像是有许多人在低声细语，
一种尖尖的声音穿过黑暗与雾气：
“噢，特奥普，你带着谁越过雾气和大海，
用公船载着他们向五彩缤纷的奥林匹斯驶来？”

“我带来的正是你们派我去接的人，
那些来自远方国度的求婚者们。”
“你考过他们了吗？对他们感觉好吗？
他们宣誓了吗？”
“我认认真真地考核过了，
他们也郑重其事地宣誓过了。
他们羞怯地带着礼物不敢上前。”
“对，就是他们，你快把船靠上岸边。”

这时云幕飞向左右两边，
奥林匹斯山脉在视野里骄傲地展现，
山坡上布满森林和花园，
还有城市和宫殿。
灼热的松树的气息扑面而来，
金色的海湾闪耀着红色的光彩，
倒不是陌生的火焰将它点燃，
而是阳光雨露沐浴着这座圣山。
这会儿就像天蒙蒙亮时去赶集，
船夫摇着满载货物的小船驶向城里，
甲板下的笼子里有黄鸦、鹌鹑、鸽子和百灵鸟在欢唱，
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在咕咕地叫，叽叽喳喳地讲。
他们就是这样在问候奥林匹斯山中的丛林，
叽叽咕咕地说话，口齿不清。
他们想大叫想叹息想蹦蹦跳跳想歌唱，
却无法发出一声像样的声响。
当千万种珍奇一起涌入视野，
当大山戴着银冠、佩着宝剑、穿着紫鞋，

神圣地从金色的框架中走出，
带着问候向岸边迈步，
他们个个都怔住，一言不发，沉入梦境，
进入这巨大的山脉的幻影。
终于有人忍不住好奇，
用浑厚的声音羞怯地破除魔力：
“特奥普，你快说，沿着海岸线，
那是什么城市？怎么美好得我都不曾梦见？”
“这是百姓居住的地方，它没有名字，
也说不出它的价值，那只能用数字表示。”
“那由花园和雪松围住的宫殿，
究竟是谁住在里面？”
“这是送给求婚者们的礼物，
这不是权力的象征，是让他们享享福。”
“瞧那顶上阴暗的林子里，
那岩石耸立的岛上，有个建筑物昏暗冥迷，
看上去像是一座监狱。
噢，在我的背脊上悄悄地蠕动着一种悲哀的情绪。”
“这碉堡里关押着皇家的忧虑，
繁忙的今天和昏暗的明日。
苍白的荣誉住在这里，孤独也在伸懒腰，
嫉妒咬牙切齿的声音透过窗户上的铁条。”
此后又是一阵沉闷，
直到又有人重新提问：
“我看见山后面有云雾在消失，
却又有云朵升上山巅，像帽子带有羽饰，
亲爱的顾问，快说说火焰从哪个炉子里冒出？

是哪座火山喷射出烟雾？”
“奥林匹斯山也有它的背部，
巨大的火山之喉就在那里吞云吐雾，
那里便是山崩地陷的地方，
不久前克隆纽斯失去政权，就在那里连同他的人马被
卷入下方。”

当他们沿着盖了许多房子的岸边
慢慢拐进内港里面，
有鼓号交响曲的欢迎，
还有欢呼喧哗的人群，
千万只小吊舱一齐拥上，
狂野的酒神颂歌在钹的伴奏下奏响，
酒神的女祭司们大胆地朝船游过来，
白净的身体边游边把玩笑开：
快看最美的女祭司美丽莎①，
爬上船舷，又沿着缆绳往上爬，
进了桅楼，
摘下珍珠首饰，打开发髻的扣，
长长的鬈发任风吹拂，
她又把首饰、腰带扔开，口中不住地欢呼，
她大笑着，高高地站在后甲板，
跳着柔媚的舞蹈，说着诱人的话语，身上无遮无掩：
“嗨！旗标的任务由我来承担，
就这样驶进奥林匹斯山。

① 美丽莎(Melissa)：希腊神话中掌管制造和使用蜂蜜的女神。

阿南柯是强大的，可更强大的是欲望。
地面在你们脚下，美人却在你们头顶上。”

在下城的花岗岩码头边，
船终于隆重地靠岸。
亚马逊族的年轻人排成两行，
沿着楼梯夹道欢迎。
为表示敬意，他们把宝剑交叉举高，
求婚者们要穿过这个人为的拱必须弯下腰。
这样他们爬上岸，
欢迎的人群在高喊。
人群的呼声如雷吼，
警察只是静静地问候。
有一队骡车在岸边等待，
将穿过森林把他们往市里带。
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熙来攘往，
人声鼎沸，欢呼若狂。
他们轻松愉快地坐在轻便车上，
车儿左摇右荡，心情十分舒畅：
“这里真好！在太阳的照耀下，群众的欢呼中，
我的心充满幸福，其乐融融。
一种陌生的热蜂蜜，
伴着酒的热力充溢着我全部的肢体。
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精神也很好，
我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准备起跳。”

当闪烁的银蛇在上城缓慢爬行，

那五彩缤纷的队伍在蜿蜒前进。
随后那上城消失在意大利五针松叶间，
车儿渐渐走向最后一座山巅，
停在女王的度假山庄前。
“尊贵的客人，我们到了，快下来吧！”
这是特奥普在喊。他们都听从他的话。

快看阿歇罗斯站在房门口，
他是普里塔人的头头，
他用盐和面包为女侯爵向客人们致欢迎辞：
“通过我的口，人间女王传布懿旨：
‘我只能属于你们中的某一个，
他将得到我的一切，别人则得不到什么。
根据那咒语，在开庭的那一天，
要把最能干的、最出色的人遴选。
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尊贵的客人，在这之前。
你们之间意见不和乱哄哄，
我不会对任何一人言听计从。
陌生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的长相和名字，
就像我对麦仙翁和小麦的种子那样一无所知。
偶然间将它们互相混淆，
阳光又均匀地将它们照耀，
只要大家长得高矮一样，
月桂树和黄杨都会心花怒放，
有一天，总有一株会高于另一株，
可以区分出是大树还是灌木。
坦率地说，希望你们在春日里保持和平，

发展友谊，酝酿热情。
命运赐予我们十二天的太平，在这十二天里，
你们不要互相陷害，互相猜疑，
也不要嫉妒，要像手足一样团结相处，
在新的大家庭中好好享福。
去漫游高山与低谷，
去认识风土与民俗。
到时候命运的闹钟会叫醒你们，也叫醒我，
那时再看看谁掷出的骰子数目最多。'
以上就是亚马逊女王、仁慈的赫拉
通过我的嘴巴对你们说出的话。
为表示敬重，请你们让我跪下，
在未来的皇帝面前，我必须将我的敬畏表达。
尽管不知对谁敬畏，我这是自觉自愿，
因为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有所缺欠。"

说完这话他恭恭敬敬跪上前，
向他们呈上面包和盐，
又领他们上楼走进巨大的卧房，
为把阳光与热气遮挡，
窗前挂着好几片紫色的帆。
"你们到家了。我的事已做完。"
普里塔人毕恭毕敬地告诉他们：
"整幢房子和里面的全部雇员都是你们的仆人。
请允许我以我主人的名义
问候你们，请你们安安心心地休息。
这是这所房子所赐予。

祝你们平安!”说完他便离去。

这群人现在住下来，
听见远处尚有喧嚣声，透过寂静向上传开，
他们叹着气，放松因长途跋涉而疲惫的筋骨，
让头和身体倒在精致的床上，舒舒服服。
“真舒服！让我们来聊聊天吧!”
每个人都把沉重的眼皮闭上，想听人说话。
瞌睡渐渐侵入他们的头脑，
轻而易举地将意志赶跑。
灵魂吃惊地在夜游，穿过整个房间，
睡梦把信服者的步伐用绳子牵连，
旧的创伤与新的经历相混合，
抹杀了界线，又将事物的印迹洗涤着。
有人在沉睡中十分怀疑，
用手摸摸头顶上的墙壁，
聪明的手指将会告诉他，
经历的一切是真还是假。
他到底是在地府里的雨夜之中，
还是高居于五彩斑斓的奥林匹斯山峰?
手指高高兴兴地作出回答：
他们在奥林匹斯睡觉，这是真话。

第 二 部

新 娘 赫 拉

第一章　乡愁与健身

年轻的神明们每天都坐在海边向远处眺望，
他们叹息着、疑惑着，两眼泪汪汪。
一个念头引着孤独的心灵回到家乡，
那念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希望，
他们万般后悔，想回到乌拉纽斯那处在陡峭的山石中
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与蓝色相映衬的天宫。
它闪耀着神圣与光芒，
当他们已走远，还有温柔的姑娘在歌唱。
对奥林匹斯的美景他们毫不介意，
还有那近在咫尺的大战，为了争权夺利。
面对新娘和鲜花盛开的四野，他们掉转身，
满怀希望地把双手伸向浮云。

有一天，裁判组组长
特米乌格老人照常
和普里塔人阿歇罗斯在一道，
他俩在民众中的威信比女侯爵还高。
傍晚时分，他们沿着一条岩石小路

一圈又一圈地散步。
他们走到最高点，准备折回头，
把新鲜空气吸上一小口，
一眼望见女侯爵的宫殿由树林环绕，由高墙围起，
在山谷里傲然屹立。
从那儿传来刺耳的大笑声、号角声，
战地上的冲杀声，
还有目空一切、善于进攻的亚马逊人
为王室而战斗的叫嚷声。
普里塔人慢慢地用深沉的目光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的同行：
“如果女王不同意婚事，
要强迫她结婚，那可不是件容易事！”
对方点点头，乜斜着眼睛，
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轻很轻：
“如果政权变为独裁，那就很麻烦！
我担心事态会向坏的方面发展！”
“他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
那就是坚持忠诚和勇毅。”说话的是阿歇罗斯。
那些求婚者握手宣誓，结为兄弟，
然后一起拐过马路去。
瞧，他们躺倒在底下的沙滩上，
得了相思病，思念着故乡。
普里塔人皱起眉头，握着朋友的手：
“你快看看这些哭诉的人们，上帝保佑！
在无尽的天日里，他们就像死鱼一样，
叹息复叹息，面对着大海汪洋！

难道我能把这些可怜虫向女王介绍，
说他们正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这样煽风点火，女王一定恼羞成怒！
这倒不赖！她的怒气现在倒还不够足！
她会报以嘲讽，对我们永远不会宽赦。
特米乌格，帮帮我吧！快把你的笑话借我几个！
挖空心思想个办法，
怎样给他们鼓起勇气，将他们鞭打！”
特米乌格说：“我已黔驴技穷，没有高招。”
于是他们去找阿斯克勒普① 医生请教。

阿斯克勒普想了一想，
终于给两位头头出了这样一个主张：
“要想赐予神明们以男人的力气与英雄的勇气，
就得让他们在溢浆温泉里清洗。
就像燕麦粒里的魔浆
能突然给予马匹以精神与勇气一样，
这群驽马刚才还垂头耷脑，
突然之间会在原野上奔跑，
嘶鸣着，打斗着，心情特佳。
这就是溢浆温泉的效力。试试看，你们会惊讶，
转眼间他们个个都会变成英雄。”
“好吧，明天让他们跟你一起去温泉游泳。”

① 阿斯克勒普(Asklep)：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有起死回生之术，后被主神宙斯用雷击死。

他们三人率领神明们于第二天清早
走向溢浆温泉，那健身的良药。
才走了不到一小时，走路的速度
就像送葬的队伍。
腿酸了，大家呻吟着哭泣着，
一起冲着天上叹息着。
对他们真是不断安慰，用心良苦，
说他们至少已经挪动了脚步。
前面有人在引路，后面有人在催促，
可他们就是缺乏干劲，缺少内在的鼓舞。
安静！快听！我听见的是什么声音？泉水冲击如雷鸣。
快看那螺旋状云雾蒸腾覆压丛林！
“溢浆温泉？”——这是什么意思？——瞧，他们开始
小步奔跑，
神明们成群结队纷纷溜掉。
就像牧羊人用蘸了盐的手把一只小公羊逗来，
它一跳一跳咩咩叫着奔过来；
又像用阿尔卑斯山区的号子叫一只小花牛，
它也傻乎乎地一边晃动蹄子一边蹦蹦跳跳折回头。
嗨！衣服一扔，浑身赤条条一丝不挂，
有人泡在水里，有人往急流中猛地一扎。
什么地方雾气最重，
他们就跑过去将鼻子翕动，
然后再张开嘴喝下温泉水，一口接一口。
这只能止渴，却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当嘴巴再也喝不下——真可惜！
他们只好将它赐予肌肤，把身子清洗。

一头向下潜入水中，游到大池子里洗个澡。
实在不过瘾，他们要在水中舞蹈，
幸福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响彻水池的上空。
就像清晨受了惊吓的鹦鹉，
那喊声穿透树林，简直是大声疾呼。
他们二话不说伸开胳膊在水中打闹，
于是形成一股反向的波涛。
人人勇气十足，欢乐无比，
四处是掌声，每人身上都溅满水滴。

一刻钟过后，医生
若有所思地警告普里塔人：
“够了！时间到了！快快撤回！
乐极要生悲。”
这时，池子里响起乞求的声音：
“为什么？”“怎么啦？”“真傻！难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他们拖拉了半天，
才嘟嘟囔囔地爬上岸，口中不断抱怨。
他们这回踩着柔软的草地，
弯着腰把衣服和鞋子穿起，
跪在地上，把脚尖收拢，
往一只袜筒里送。
瞧，事实证明，溢浆温泉
使他们个头、体重和力量都有所增添，
这下衣服又窄又小，
腰带根本不能要。

"哎哟，"帕拉斯① 喊道，"赫尔墨斯②，你快来帮帮忙
呀！
我这钻石带扣再也扣不上啦！"
"我不知今天胸部怎么这么大？
它崩开所有搭扣。"阿佛洛狄忒③ 轻声地骂。
人人觉得溢浆温泉使他们里里外外都变样，
血脉里温泉之水在流淌。
他们唱着歌沿着山坡向下挺进，
眼睛里闪耀着刚勇的光芒，步伐坚定，
故意歪戴帽子，调皮地皱起眉头，
手牵着手，——"让开！"——跺着脚往前走，
他们惊奇地互相咬着耳朵讲：
"同样是神明，和以前就是不一样！"

---

① 帕拉斯(Pallas)：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及女战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也称作帕拉斯·雅典娜。

② 赫尔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宙斯的儿子。以神通广大、多才多艺著称。

③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诞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掌管人类爱情、婚姻和生育以及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

第二章　求婚者晋见女王

在比赛的前夜，当落日的余光
把流动的金子浇注在山谷和山峰上，
特奥普穿上最贵重的衣服，
迈着悠闲的脚步，
手拿传令棒，走到求婚者那里。
他给他们送去一个可靠的消息：
“按照习俗要求，也为恭敬起见，
我该把你们带给女王见一面，
告诉她你们的姓名，
她要求认识求婚的人，这很公平。
每人再想一想自己够不够求婚条件，
因为女主人及其他所有人都会看见，
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
若想赢得比赛，仅凭很小的气力，
那绝对不会带来好处和荣誉，
在遭千万人嘲笑前，最好学会谦虚。
现在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时机。
谁怀疑自己，动摇了，拿不定主意，

最好在我把你们引上路时就请悄悄留步，
在奥林匹斯山上不难找到幸福。
许多高贵的姑娘，从头到脚都艳丽，
会用悉心的安慰使你的独处变得甜蜜。
谁知道我是不是更愿处在他的地位上，
我可不愿意在婚床上放一根节杖。”
说完这话，特奥普在前面引路，
走向赫拉的宫殿，路上冷杉林里黑糊糊。
这时就像要给一幢新建筑从底下加固，
农民弯腰推着独轮车，里面装满沙土，
摇摇晃晃唉声叹气连推带拉，
却没注意车里摇来摇去的沙，
车里有了一个洞，
沙从洞里漏出去，越漏车越空，
当他到终点时回头一瞧——
天哪！车空了，地上留下长长一条。
就在这走向宫殿的路途上，
特奥普身后的求婚者渐渐跑光。
到宫殿门前他回头一望，
看看谁最后还在场。
只有五个人胆敢
往光芒四射的女侯爵跟前站：
浑身放射异彩的是英俊的阿波罗①，
聪明的赫尔墨斯狡猾而顾虑多，

① 阿波罗(Apollo)：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神宙斯的儿子。权力很大，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并代表宙斯宣告神旨。

英勇的男孩厄洛斯① 无可指责，
波塞冬② 是满怀自信的统治者。
宙斯③ 一开始逃开了一小段路，
后来想了想，犹豫了一下，又坚定地跟上队伍。
这就是五位充满信心、下定决心的英雄，
他们为争夺女王前去亮相。
五个人恭恭敬敬地站成半圆形，
用充满期待的目光仰视阳台，不住地胆战心惊。

大厅里洒满落日余晖，朦朦胧胧犹如梦幻，
这时，满怀忧伤的少女赫拉坐在窗帘后面。
罗多普跪在她脚下，紧紧地往她腿上挨，
罗多斯和罗多普依偎在一起，她们是双胞胎，
是女主人的宠物，
是她的掌上明珠。
当男人们窸窸窣窣走路的声音，
穿过树林渐渐地向这边靠近，
压低嗓门嘟嘟囔囔的声音也越来越清爽，
她痛苦得嚎啕大哭，满怀忧伤：

---

① 厄洛斯(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战神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的儿子。在艺术作品中，常以带有双翼的小孩形象出现，携弓箭在空中飞翔。谁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生爱情，中了铅箭则会失去爱情。

② 波塞冬(Poseidon)：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克隆纽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的兄弟。常手执三尖叉，用金鬃铜蹄的马驾车在海上巡行。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波塞冬又是马的创造者，并把驭马术传授给人类。

③ 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克隆纽斯和瑞亚的儿子。威力无边，能随意降祸赐福，并掌管雷电云雨，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

“哦，天哪，罗多斯！天哪，罗多普！
我心爱的鸽子们，我可爱的牝鹿！
幸福的时光哪里去了？快快还给我吧！
那时候没人因王位而吵架、打骂，
我们能静静地在和平与寂寞中享受孩子般的幸福，不
受干扰，
快活地在草地上奔跑，
在小溪畔的灌木丛林中钻来钻去，把紫罗兰寻找。
那比赛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谁最后胜利？
我讨厌的是他们全体。
去问问那只小公牛，
它是否愿意在任何一把屠刀下死去。
我是最尊贵的女人，人间女王，
他们这样侮辱我，真是恶意中伤。
就像给一只蠢牛套上花冠与首饰，
将它作为不会说话的战利品在人们面前夸耀、展示，
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把我作为怪物展出，
或是一个美丽的诱饵，勾引求婚者们的欲望，实际上
不过一名女奴，
落入最强者之手。耻辱啊！
我的手在痉挛，忍耐也有个限度！”
她火冒三丈。这对姐妹以亲吻和爱抚
使矜持的新娘息怒，
将自己的眼泪与女主人的眼泪混在一起，
对她表示出理解和劝慰，给她鼓足勇气。
“好吧，”她叹息着猛地站起身来，
“来吧，该诅咒的！命运，你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我尽量不表示出厌恶。
这是出于你们的愿望，由于你们的缘故。
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随时随地
和我呆在一起。
因为假如你们不在场——
谁会给我安慰？我怎样才能不绝望？
让我们结成同盟，三位一体，
如果必须，我要试试我的力量，你们得发誓对我忠贞
不移。”
说完，三个人海誓山盟，
紧密地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
然后赫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把笨重的窗帘往两边拉去，
举步走上露天阳台。
她对求婚者看都不看一眼，也不把口开，
目光不含一点慈爱，
阴森森地射向远方的丛林和云霭，
就像一座高大呆板的石像，
充满敌意和反感，把面孔转向一旁。

特奥普此时以清晰的声音，
一个接着一个报着求婚者的姓名，
无论什么名字被叫响，
她纹丝不动，举止表情都一样。
特奥普作完汇报，
她轻蔑地转过头来冲他喊道：
“特奥普，你这诡计多端的浑蛋！

你开的玩笑够多了，真是放肆又大胆！
为什么要把这坏人的先头部队领来？
应该让他们自己到我跟前朝拜！”
这轻蔑的话语引起一阵充满敌意的咕哝和抱怨，
一张嘴传给另一张嘴，越传越远。
特奥普十分恭敬地把双臂放至胸前，相互交叉：
“我当然知道，女王陛下，
没人能配得上你，
无论人类还是神明都望尘莫及。
如果选择新郎要顾及你的身价，
那么你永远不会出嫁。
但是想想命运的安排以及你的归宿，
你的王权会走下坡路。
听着：眼下这些男人们，
是宇宙中活过的好人之中的好人。
女主人啊，请你慈爱地降下你的目光，
仁慈地和他们讲话，并把你的尊严遗忘。”
他说话的口气毕恭毕敬。阿波罗可就不一样，
他听了冷言冷语，心情很不舒畅。
“女侯爵，你有什么权力，又有什么理由，”他大喊，
“将我们蔑视、伤害，态度如此傲慢？
我们是阿南柯的仆人，也是你的贵宾，
通过竞赛我们将竭尽全力表达对你的崇敬。
快说说，为什么对我们的谩骂劈头盖脸？
我叫阿波罗，经受得住你目光的考验。”
女侯爵面对这冒失鬼一跳三丈，
愤怒中夹着威胁，尖声的答话在回响：

“见鬼去吧，你们这些上当受骗的人，一个比一个呆！
难道还有什么念头比通过恨来求得爱
更加荒诞不经？
快走吧，你们这些神经病，
去找死亡乞求生存，
要讨蜂蜜，去找那些最阴险恶毒的人。
我必须将你们忍耐，
这是阿南柯对我命运的安排，
我必须假心假意对你们表示仁爱和欢迎，
也必须强迫自己对胜者顺从、尊敬。
不过你们休想得到亚马逊女王的爱情，
对男人的爱不可能占据我的心。
我从心底里讨厌力量强大的异性，讨厌它解开我的衣服，
并将我的纯洁玷污。
你们这些胡子拉碴的疯狂者，要求得什么，在我的心灵和衬衫之间？
你们这些陌生人真不要脸！
如果我的警告不能降低你们的热情，
那你们就打吧，努力吧，去嫉妒别人吧！快刺激你们的虚荣心！
快欢呼吧！赞美吧！把花环套上英雄的头颈！
但是有一点，我可得说清：
我对那个人的憎恨与厌恶，
超过对地上的一切，甚至报复欲强的狮子与老虎。
他们极尽残忍之能事选出他来让我痛苦，
这就是折磨我的、令我不堪忍受的丈夫。”

听了这话，这一小队英雄们惊慌失措，
赫尔墨斯以大家的名义开口说：
“可惜呀，不是所有东西
都随时表现出内外统一！
假如你的真实想法和你的容貌相一致，
那就不会有温柔慈善的天使。
既然内心冷淡心肠硬
是你的秉性，
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无能为力。
赐福于我们吧，就算没有什么好的含义。
谁知道呢？也许创世主会说：
我要将一个美丽的东西装入这个外壳，
那就叫幸福与运气同时显现，
这样的福气并不多见。
尊贵的女侯爵，别指望
通过冷嘲热讽把我们吓出战场。
即使有闪电照耀，神圣的天堂无限美好。
你对人发火无关紧要，你躲开别人这才糟糕。
假如我不曾看见你的玉容，
或许你的警告会有用；
但见过你的人都会情不自禁，
热烈地追求你，对你十分崇敬。”
他说完，人人都向他鼓掌致意：
“赫尔墨斯，说出这番话的是我，不是你。”

女侯爵一声不吭地走开，面带讥讽之色。

特奥普便对神明们说：
“尊贵的英雄们，你们这些求婚者善良而勇敢，
在一项重大事件、一个重要节日尚未来临之前，
为了让你们不是懒散地撒弄手指打发时光，
而是慎重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养精蓄锐，集中精力，
使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们在上面的竞技场，
为你们设置了一个住处，一只篷帐。
举行比赛的那些天，
你们吃住在里面，有人服侍，受人尊敬，享有特权。
特米乌格将作出仲裁。
他在阿刚广场上等待你们。快跟我来！”

特奥普把话说完。
求婚者们走向阿刚广场，
特米乌格裁判长将他们接待，
让他们个个把皇家的紫袍披戴，
又把侯爵的钻石头圈套上头顶，
他用温暖而友好的目光打量他们，暗自吃惊：
“你们这些尊贵的求婚者们自信而乐观。”
他说，“我赞成你们的精神，向高峰勇攀。
高尚的目标即使达不到，也使人变得高贵；
要是谦卑得溜进沼泽，那才活见鬼！
为了奖励你们的英雄胆力，
我今天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若干年来在丛林深处住着一对白发夫妇，
他们靠水果过活，生活简朴。
他们的精神沉醉在迢遥的远方，
总是坐在那里笑眯眯地呆望。
他们是哑巴，没法把正在考虑的东西告诉你，
却能幸福地咿咿呀呀，有着孩子一样的脾气。
他是男护士，她是女护士，
他们曾共同把女王从摇篮中举起。
这两个简单的人心里藏不住秘密，
他们看到赤裸裸的身体上有个奇迹。
要问这奇迹是什么，请留神：
在地面上，人类使猴子们
自惭形秽，人类的子孙又因为
神明们宝座上的象牙而惭愧；
同样道理，神话与传言
给赫拉的玉体赋予新的威严。
一般女人腰带上饰有黄金玉石的地方，
有一块真正的宝石长在赫拉身上。
它不是伤疤、污点或胎记，
它有着幸福的光泽，明亮又清晰。
传言是这么说，还有神话，
胜利者的问题在于验证它的真假。
快看，月亮的出现预示着明天的到来。
祝福你们！我尊重你们信心十足的安排。
利用这个时间，把心中嗡嗡乱飞的蚊子
用手拼命捏死，
再努力把那些善良的小老鼠抬起，

明天会看出你们的功绩。”

他告辞了。他们在月光下，
用双手往讨厌的心脏里抓，
把忙忙碌碌的蚊子往死里掐，
把善良的小老鼠们往上拿。
就这样，把有的往后移，有的往前请，
他们渐渐入睡，心灵澄净。

阿南柯的洞穴被死亡围住，
摩拉① 清清嗓子，轻轻地迈开脚步，
请求道：“父亲，未来的人间之王的圣职
该授予了。我请求你借我那块黑色的宇宙石，
把它从你的王冠上取下来，
还有那骇人的涂上龙血的鞭子也拿来。”
父亲顺从女儿聪明的意愿，
仁慈地递给她铁一般坚硬的恐怖的世界之鞭，
同时还交给她宇宙石，
那黑色的地狱宝石。
阿南柯把它从混沌世界的喉咙口抢出，
这是远古时代唯一的遗物。
外面摸上去像坚硬的玄武岩，

① 摩拉(Moira)：希腊神话中掌管人和神的命运的女神们的总称。一共有三位，各有不同的名字，分别负责织布、丈量生命之布的长度和剪断生命之布。

里面却有层出不穷的变幻，
一会儿像大地一样结实，一会儿又像水一样流淌，
还会像挥发性乙醚一样在空气中荡漾。
一个尖细的声音告诉你，
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接过父亲手中的宝物，
她来到姐妹高尔戈① 处。
“高尔戈，”她说，“来帮帮忙，
快把圣职授予未来的人间之王。
拿上这块宇宙石，还有这条鞭子，
赶紧去阿刚广场，在奥林匹斯。
找到那些正在熟睡的尊贵的英雄们，
是他们自愿为夺取王位而报名参加竞争。
你自己看看要将谁选定。
不要把最有用的人给我漏掉，可以这样证明：
悄悄地把宇宙石拿上前，
放在熟睡者的耳边。
那平心静气继续睡觉的人我不需要，
宇宙石对谁的心灵说活，你就把谁挑。
他会在梦中唉声叹气翻来覆去大叫大喊，
他就是人间之王的最佳人选。
再用这条鞭子抽他一下，
他就再也得不到平静与闲暇。

① 高尔戈(Gorgo)：希腊神话中海上老人弗尔基的女儿们的总称。插翅的少女，目光呆滞，头上和身上被蛇缠住。

快去帮我做这件事吧，亲爱的姐妹，
我信任你永久不变的智慧。”

她说完，高尔戈成全她姐妹的愿望，
蹑手蹑脚来到阿刚广场。
她走进求婚者们的帐篷，拿出宇宙石，
一个一个地在熟睡者的耳边试。
人人都平心静气地睡觉，一动不动，
石头没发出声音，也没引起他们心痛。
只有最后一个人，宙斯，是例外。
还没真正往他身边挨，
他就在梦中翻来覆去唉声叹气，
宇宙石悄声说话，他大喊大叫痛苦无比。
高尔戈这时抽出鞭子打在他的胸部，
在梦中给他一个印符。
然后她赶紧返回亲姐妹身边：
“作为人间之王，我已把宙斯挑选。”

新娘在丛林包围的宫殿里，
不能入睡，也不能休息，
因为求婚者的相貌在她眼前晃动。
“这群人中是谁呢？”猜测时她不免忧心忡忡，
“谁是我未来的丈夫、我的恶敌？”
所有的形象都已隐匿，
只有阿波罗的身影光彩熠熠，
在她的注视下他毫不躲闪，毫不退让，

她简直无法忍受他炯炯的目光。
她轻蔑地嘲笑道："这个虚荣的坏家伙，
可怜巴巴地为他的容貌而骄傲，他到底图个什么？"
她想借助蜡烛、灯光和火炬，
把这讨厌的鬼影从脑海里赶出去。
红色的亮光照耀厅堂，
始终不退去的是敌人的形象。
这下她熄灭所有的火焰，
黑暗中她看见阿波罗充满怒气的双眼。
"够了，够了！"她跺着脚喊了一声又一声，
便坐下身来把琴拨弄。
今天她双手不能操纵琴弦，
他的手指一直插在她的手指之间。
"在梦中，"她大喊，"这坏蛋总该一言不发了吧？"
——哦，真不害臊！她感到他和自己一起往床上爬。
因而她忘记对别人的厌恶，
只对阿波罗恨之入骨。
她大喊着一跳三丈，赌咒时分寸没有把握好：
"阿波罗，你高兴得实在为时过早！
尽管你光芒闪耀，尽管你自鸣得意摇头摆脑，
暗地里协助你的还有鬼和妖，
尽管你有魁伟的身材、优美的线条，
我还是不会在你跟前下跪求饶！
阿波罗，我冲你发誓：在我的自尊向你的傲慢低头之前，
在你降服我、强迫我尊敬你之前，

我要找脊背上毛发蓬蓬的萨蒂尔① 山羊，
要么就和半人半马怪走上情场，
只要能逃脱你这伪君子的手掌，
我情愿接受任何一个男人的形象！”
然后她躺上床，满怀厌恶和嘲讽。
阿波罗的形象又在她眼前闪动。

① 萨蒂尔(Satyr)：希腊神话中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有尾巴和山羊腿。

第三章 第一回合：歌唱与演讲

清晨，两小片云彩从东方升起，
向奥林匹斯一块低地上飘移。
一片云彩对另一片云彩讲："快看！
底下是奥林匹斯山，那么多人在漫游，多好玩！
他们钻来钻去，像蜜蜂、像蚂蚁，
纷纷挤出森林，逃出洞穴。"
"嗨，你从哪儿来呀？"另一块云彩喊道，"真不害臊！
你是在装腔作势？怎么，真的不知道？
今天将普天同庆，万众欢腾，
有人向我们的少女侯爵求婚。
你没看见漫山遍野都由盛开的鲜花装点，
山雕穿着节日的盛装翱翔其间？"
黎明老大不情愿
冲着清晨说："喂！轻一点！
你们在底下呢！干吗拳打脚踢，
拼命往上挤？
难道你们不能静静地站着等一会儿吗？
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想看看少女赫拉。"

早晨的太阳从丛林中升起，
它那内行的手好像探照灯，转动极有目的。
山顶上帽状的云层是它击中的第一道，
它将玫瑰红色的羽毛晃呀摇。
山脉本身是它切下的第二刀，
它用纯粹的金银将它们裹好。
点燃白昼之光的是第三道，
各种颜色冲着山峰和山谷微笑。
这时，一支骄傲的队伍穿过整座城市，浩浩荡荡，
他们载着尊贵的赫拉陛下走向阿刚广场。
走在最前面的是官方护卫，
从土著居民中选出男子组成卫队。
在旗帜上、盾牌上还有护卫们的上衣上都可以看到
奥林匹斯的国徽——山雕。
一辆尖顶的车子尾随其后，
普里塔人坐在这镶有金丝的紫车里头。
后面跟着的是皇家的珍珠宝贝，
奴隶大军气喘吁吁，用力撑起小腿。
贵重金属如山，丝织品成林，
杯子、碗、宝剑，闪闪发光的装饰物品。
地面上的珍馐佳肴，奥林匹斯山的果子，
礼物排成长队，一望无际。
为了证实与炫耀自己的权限，
他们召集所有生灵来一场试验，

包括半神们① 如山林里的仙女们，萨蒂尔，缪斯② 和
酒神巴克斯③ 的信徒，
以及其他神族的远房亲属。
此外就是那些必死的生灵：地面上的巨妖，
好自我表现的人类，还有猴子们很骄傲。
仿佛是想让这些形态丑陋的动物，
与自己匀称的身材相比相形见绌，
这时，奥林匹斯合唱团的男孩和女孩，
个个风姿优美，出场登台。
他们举止有礼，神态端庄，
歌声随着他们的步伐在空中飞扬。
瞧这场好戏是否及时，
以至大家好奇心骤起，倍增兴致？
从这幢房子到那幢房子乃至屋顶，
武器光芒闪耀，到处刀光剑影。
骑术高明的亚马逊人骑着高大的骏马，
也许马鞍是她们发明的，所以这时她们还没有在马上
坐下。
那必胜的目光告诉人们：
她们离女王不远，她们是主人。

---

① 往往指的是神和人的后代。

② 缪斯(Musen)：希腊神话中九位掌管艺术、科学的女神的总称，都是主神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其职能扩及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并经常在奥林匹斯山群神宴饮时载歌载舞。

③ 巴克斯(Bacchanten)：希腊神话中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别称，酒神。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希腊古代在祭祀狄俄尼索斯时，常表演合唱和舞蹈。希腊戏剧即起源于此。

亚马逊人群中的普洛玛科斯和伊菲克莱亚在欢呼，
她们已把女王亲眼目睹。
还没看见队伍的中部，欢呼声已经传过来，
人声早已把小号的吹奏声掩盖。
噢！一个花的海洋，
随着矫健的步伐卷着巨浪，
滚滚而来。目光饮尽盛开的花簇，
呼吸吸吮着香气，美女的双脚在这潮流中向前踏步。
苗条的少女帕特尼尔们贞洁无比，
她们是未来的力量，是亚马逊人的后裔。
是鲜花美化了少女，还是少女赋予花以光辉？
说说看：谁是花朵，谁是花蕊？

看看这一场面：人们纷纷下跪，全场鸦雀无声，
内心里充满热情，像祈祷一样万分虔诚。
她庄严地肃立在孔雀车上，身材高大，
一副君主的威严，高傲而潇洒。
车里御座上那对双胞胎[1] 赤红着脸，
紧紧地依偎在女主人身边。
王车由六匹小马拉着走，
前面有一小队人马扛着一只巨大的金球。
金球是空心的，很轻，
它是女王掌管地球权力的象征。
有人叹息一声，接着又有人高呼：

“举起你的胳膊吧！保佑我们，主！”

① 指罗多普和罗多斯。

她犹豫一下，然后仁慈地微笑着
高高地举起了她百合般洁白的胳膊。
一阵疯狂席卷人群，他们骚动、起哄：
“赫拉万岁！消灭你的敌人！打死他们！杀死他们！
他们在哪儿？你快开口！你想让谁头破血流？
说出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们去打死这个恶棍、这个滑头。”
在城市上方五针松门前，
那儿靠乡村很近，离城市很远，
队伍在此分成两组：
有用的人和废物。
后者匆匆往家赶。前者或对前者有用的人跟着队伍
走在后面，沿着马路。
这时，在群山环绕的阿刚广场，
人们已经不耐烦，他们等的时间太长。
站在广场最外边的是侦察员，
一看见女侯爵驾临，他们立即指指点点。
广场上的人群先看见他们挥手致意，
又听见小号声响，看见女王飘扬着的大旗，
彩旗飘飘，长矛闪烁，
全体人民唱起历史悠久的奥林匹斯的国歌：
“人间世界里的人们，
不认识自己的神。
他们冲着云层高喊：‘亲爱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他看不见他们，他们也见不到他。
在这奥林匹斯山上，我们真幸福，

能亲眼看见女王，受她的保护。
她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少女，
我们心甘情愿为她捐躯。
你在哪里，神圣的孩子？快快来吧！快来！
天哪！快逃跑吧！她正神采奕奕从林中走来。”
奥林匹斯的臣民这样歌唱，
他们看见赫拉登到御车顶上。
太阳突然从座位上跳起，
踮起脚尖，十分惊奇：
“停！瞧我看见什么了？你们这些骏马们，快快停下！
下面像是清晨在骑马。
难道造物主的钟声敲响了春天，
正在变老的大自然返老还童，就在今天？”
队伍来到赛场，
每人站在自己抢占的位置上，
静静等待。阿歇罗斯打破沉默，
转身对君主说：
“伟大的女王，尊贵而圣明的孩子，
美丽女子中最美丽的女子：
我是你朴实的仆人，没有任何能力，
所有的一点权力都亏你的赐予。
希望你心甘情愿借出你的权杖，
我一定如实地转交那人。我直截了当
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发誓，
一定把权杖交给那位配得上你的男子。”
当她乜斜着眼交出权杖，

特米乌格拿了它接着讲：
“这权杖属于我们的女主人，
裁判组决定把它交给你们，老人们。
因为权杖的威力来自她无限的力量，
所以你们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什么情况。
竞赛的项目以及时间由你们决定，
你们确定是谁，谁就被选定。”
老人们走上前来，无比虔诚
伸出手掌接过权杖，
大家看他们的目光很专注，
试图记住一张张脸孔，并把表情读出。
就像医生对高烧病人，听诊十分仔细，
还用指头轻轻地叩击，
亲友们怕得一声不吭，
用恐惧的目光盯着医生，
尽管大夫身材矮小，相貌难看，
上了年纪，行动缓慢，
每一只眼睛却都死死盯住大夫，
研究他的外貌特征，数着他额头上的纹路，
所有人都拍他马屁，阿谀奉迎，
好像他不是人，而是一个更高等的生灵。
为的是那咒语，而不是这老头，
那从他口中流露出的祝福或诅咒。
同样道理，老人们对到场的人来说很重要，
每人都恨不得对他们点头哈腰。

老人们和普里塔人走向公正的祭坛。

走上前的求婚者们用面纱遮住脸，
他们信心十足，放心大胆，
把双手伸向祭坛，
围成圆圈，郑重地宣誓。
“快说，普里塔人，”发话的是阿歇罗斯，
“跟我们说清楚，你们能不能向我们的女主人担保，
保证她不受侵犯，权力不被剥夺掉？”
“我们担保她的权力与荣誉不受侵犯。
如果有违背之处，我们将以生命偿还。”
老人的首脑特米乌格开腔说：
“我问你们话，尊贵的裁判们，答话时要看着我，
并用手与口发誓。你们能不能保持裁决的公正，
对于这些尊贵的斗士，用同一标准权衡？”
他们说：“如果我们的行为与誓言相违背，
那么死神和诅咒将把我们击毁。”
这就是他们的誓词。
同样，求婚者们也用生命发誓，
说不会有人面对不幸，
求助于诡计或其他卑劣的行径，
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场内一片肃穆，
整个气氛沉重而严肃。
普里塔人阿歇罗斯双手合十，向天起誓：
“摩拉阁下，你作出的决断要明智。
别让最狡猾的人获胜，要让最好的人赢！
你的百姓在观看呢，比赛马上进行。”

“今天进行的比赛是第一场，”

传令官赫尔墨纽斯说，“内容是演讲。
尊贵的英雄中谁有胆量，
自己创作并自告奋勇上前演讲？”
他喊完，差役们忙忙叨叨
赶紧把报名者的姓名如实相告：
“参加歌咏比赛，有人自告奋勇，”
他报告说，“那便是以下三位英雄：
宙斯、赫尔墨斯和阿波罗。
现在抽签决定谁来率先唱歌。”
当他们抽完草茎①，
报出结果的是一个响亮的声音：
“阿波罗率先。瞧他上场一点也不畏惧。
除非他对此决定后悔不已。”
阿波罗登场了。他刚迈出第一步，
就把观众们的好感与惊叹吸引住。
是哪个小伙在为他开路？
那是胜利之神，陪伴他走到各处；
他浑身闪耀着光芒，而普通人却无法看见，
只有赫拉能在暗中窥见。
“就是他，”女王在愤恨中认定，
“你把你的魔鬼带来带去，我不会让你赢！”
这时，特米乌格问阿波罗说：
“如果我们先弹琴唱歌，阿波罗，
是不是对你演讲更好，

① 抽草茎：抽签的一种方式。将不同长短的草茎放在一起，参加者每人择其一，以草茎长短决定胜负。

可以为你自由的精神把薄薄的灰尘除掉？”
“那些陈词滥调我不需要，”阿波罗回答道，
“我目光中有精神在飞翔，我还有光明作向导。
高深而明亮的苍穹，无边无际的蓝天，
天地融为一体，那便是我歌唱的源泉。”

他向遥远的地方眺望，
那是只能预感无法到达的地方：
“我的故事来自一位高高在上的神祇，”
阿波罗开了腔，“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个叫普赛克① 的放羊娃，
天真、善良又美丽，可惜是个哑巴。
她每天清晨从森林里带着鲜花走来，
在湖水最深、最静处徘徊。
她伸出食指威胁着②：‘嗨，湖泊，你为什么要有倒影，
里面装有山脉、田野和森林？
宇宙，你这国王之子，快把你的形象显现，
我的心儿为你欢呼，虽然我缄口不言。’
当宇宙的形象在水中出现，
她送上许多飞吻，把所有鲜花都抛向湖面，
摇头摆脑跳着舞扭着腰，
直到晚风把他的形象赶跑。
这朴实的姑娘蹦蹦跳跳返回林里，

① 普赛克(Psyche)：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与爱神厄洛斯相恋，经历种种苦难，终成夫妇。
② 伸出食指是德国人惯用的一种手势，表示警告、威胁等；有时也用来开玩笑。

心中唱道：‘有谁幸福得能和我相比？’
但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哪，快看，
她看见的影象有所变换。
双颊上青春的红潮退去，脸色苍白，
双唇上挂满痛苦，眼睛里露出悲哀。
她拿起牧羊棍，把包一扔，
要去国王的宫殿，向下走，进城。
‘不要哭也不要骂，
我会让宇宙恢复健康。’她用手比划。
向父王报告的人满脸鄙夷：
‘门槛上蹲着一个年轻的少女，
从装束看像个牧羊女，简单朴素。
那张脸庞虽然可爱得像清晨的露珠，
可她是一个哑巴，咿咿呀呀地试图说话。
看来她要把治愈你儿子的诺言许下。’
国王埋着头走向门口，
苦涩的泪水如潮，把忧愁的话语浸透：
‘你好，谢谢你，好姑娘，
你有一副善良的心肠！
可是连最聪明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我用黄金奖励，用节杖强迫都无济于事，
王权、医药和才智都是徒劳，
你这哑巴孩子太幼稚，坐在我门前，难道你能做到？
瞧，我儿子的双腿被一重诅咒束缚，
一个预言家曾把凶兆倾诉：
只要浴室里的大理石浴缸

没有来松仙水[①] 溢到地上，
他的病就不会痊愈，他就不会有力气。
来松水只在死亡之楼一点一点往下滴。
一小滴仙水由一千种折磨死人的苦难聚集，
地面上过一年，这里才漏出一滴。
自远古至永恒也总共只能滴出一小碗，
看谁有本事把深深的一浴缸接满？'
普赛克微笑了。'我的路已经很明白，'
她目光闪亮，'我愿去把仙水取来。
我到底下死亡之谷。
带我去看宇宙。'她用手指在空中画符。

在院子里，正午的阳光照耀，
生病的王子发着烧，倚靠在墙角，
那目光说明他受尽折磨，黯淡、疲惫、苍老，
那目光垂向下面的山坡，坡上长满葡萄：
'我冷！'话声很轻。他把瘫软无力的双脚和膝盖
放进毛毯里，上面让太阳晒。
父亲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肩上，
大衣又大又沉，上面闪耀着太阳和月亮，
还有星星的海洋，从上到下闪闪发光，
它把王子包裹在里面，简直像堵围墙。
病人透过月亮与星光往外望，神色苍老，
仿佛在婚礼上被死亡的念头缠绕。

---

① 原文为 Lyson，和德文"来苏儿"（Lysol）仅差一个字母，是作者虚构的一种药液名。

普赛克在他跟前跪下来，盯着他的眼睛，
拿起他的手来亲，
这时冰冷融化了，暖流涌上他的四肢，
渐渐地他重又找到微笑，它曾一度消失。
‘是你，想把一个陌生的男人治愈，
因此离开家乡，越过森林和山脉来到此地？
然后下到阴森森的死亡之楼，
欲图替我把地面上可怕的痛苦来忍受？’
国王的儿子轻声絮语。
‘你要我如何报答你？’问话又接下去。
他用手怜爱地抚摩着她的头发，
‘我全是出于爱情。’目光在闪亮，她仍然不会说话。

姑娘的左手提着一盏灯，这样
在死亡之夜就有希望之光闪亮。
她的右手拿着小碗一只，
好用痛苦和折磨换取仙水一滴。
普赛克做好准备走进死亡之门……
她何时才能重见光明？
手持来松仙水，一副美丽的受苦者的模样，
仅要求一个感激的微笑作为奖赏。
什么时候大理石大厅里浴缸中的水会四溢，
什么时候生病的宇宙终于能痊愈？”

阿波罗的话到此为止。人人都用心倾听，
很久很久歌儿都还有回音。

从头到尾一直不耐烦的只有赫拉，
当阿波罗的嘴唱着一段伤感的神话。
她又嘀咕又叹气，打着哈欠，还左顾右盼，
盼他赶紧把话讲完。
“这是什么幼稚的故事！”她嗤之以鼻，
“都是空洞无聊的话语，我看不出什么深刻含义。”

赫尔墨纽斯庄重宣布：“抽签的结果不能改，
第二位轮到赫尔墨斯，请上来。”
赫尔墨斯轻手轻脚走上前，
观众始终对他有好感，
人人都说：“看来他能和阿波罗相媲美，
和他一样漂亮，一样高贵。”
“赫尔墨斯，”特米乌格和善地问，
“你是不是也不要音乐和歌声？”
“我的精神是个漫游者，它向远方漫游而去。
我喜欢悦耳的音乐作为我的伴侣。
假如拨响琴弦，
有时会从精神深处冒出一个神秘的泉眼。”
十二名土著贵族调好音响，
把紫罗兰形状的乐器拿在手上；
这乐器是内行的萨蒂尔们用奥林匹斯的雪松木制作，
吹出的乐音抑扬顿挫。
有时宛若林中风号，有时又如女人叫喊，
当和谐的乐声最后消散，
赫尔墨斯站起身来用手遮住眼睛：
“真理在走近。我能看清未来。你们听好，要相信。

仙境① 是一个静静的由山脉围住的山谷，
离地面很近，跟它也很像，但是没有痛苦。
山林、村庄、城市、小溪、河谷，要想把这些看到，
没有比地面上更好。
你看到的一切似乎平平淡淡，
这仙境里却有人嘀嘀咕咕发牢骚，又厌又烦。
这些亡灵们有什么好惊讶？
为什么他们贪婪又虔诚地看着你，却一语不发？
眼睛里泪影晶晶。
那从石头里、木缝中探出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要明白，你在这山谷中看到的图像，
都是过去事情的折光；
这些事情在记忆中再也抹不掉，
铁打的事实将它们熨牢。
因而每人都能真实而清楚，
把过去自己周围的世界读出。
亲如手足的一群人从宽阔的马路上走来，
死亡刚刚用洗礼将他们接待。
他们好像要去参加什么神圣的庆典，
喋喋不休地讲着话，嘴巴不知疲倦。
话里像是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和条款，
不像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苍白的谎言。

① 仙境：原文 Elysion，是希腊神话中四季如春的一片乐土，只有受神明特别保佑的人的灵魂才能进入。

他们从含糊不清的记忆里，
搜寻到对这地面上神话的经历。
每个人都讲述着自己简短的历史，
在同样的地方，发生同样的事。
你看见有人感激的目光兴奋地闪亮，
会有谁能把自己的记忆弄得清清爽爽。
他们看着过去，向下望着大地，
仙境里发生的事令他们迷惑不已。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宽阔的大街上踯躅，
心不在焉地看着山脉的轮廓。
停！我好像认识这座山岭，
那树林、那灌木丛好像能说出我的姓名。
眼睛看傻了，嘴唇蠕动着说：
‘停下！停！这地方是我的，这景象属于我！
我在这里受过苦，我在这儿生活过，
我曾在此把我的心、我的希望寄托。
哦！让我把孩提时代的梦圆起来，
让我在这扇门前把“故乡”这一词说出来！
让我永远能读到这本圣书，陶醉
在这小花园芳香的气味！’
仙境之谷有一个很小的拐角，
那里弯弯曲曲延伸着一条羊肠小道，
路又陡又窄，翻过一座小山，
向下延伸到人间。
山顶上有一株槭树孤孤单单地在召唤，
他们举步离去，却步履蹒跚。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到哪里去？快说，你们往哪儿走？’

‘向下回我们的故乡——地球。’
‘为什么要离开仙境这片极乐的土地?’
‘为了重新生活一次，再一次把痛苦经历。
从亲身体验的痛苦和广泛积累的经验中，
增添以后回忆的内容。’
仙境之谷就是这样一个永恒的地方，
它躲在易逝的时光背后熠熠发光。
这番话并非描述，它把事实说得很清楚，
试着亲眼看一看，并用诗人的渴望去走路。”

赫尔墨斯的演讲到此为止。
听众们还在动脑子补足他的故事，
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想，
每一只眼睛都牢牢地盯在他的嘴巴上。
赫拉坐在御座上，称赞着歌手，带着仁慈：
“万岁，赫尔墨斯!
你给我们唱的歌真是有分量，内容真丰富!
我的心受了感动，这是由于你的艺术。
我不知道裁判会把胜利判给谁，
但如果我是裁判，我就知道胜利属于谁。
你可以先把我的感激拿走。”
说着，她面含微笑，向他伸出洁白的手。

赫尔墨纽斯又大声宣布，这是第三次：
“现在轮到最后一位歌手上场，他就是尊贵的宙斯。”
所有的人在张望，

心里都略有紧张。
就像每天清早雄鸡报晓的时候，
懒洋洋的小男孩为一天的劳作担忧，
踉踉跄跄地还没睡醒，
伸着懒腰走向牲口，边走边眨眼睛，
做着手势，用柔和的声音，
把母鸡和兔子唤醒。
两只手一会儿抓东，一会儿抓西，
可是龇牙咧嘴直愣愣地看着他的是鸡貂[①]，
不是心爱的小动物；它冲着他大声怒骂、吼叫。
与此相似，宙斯出场时大家都很失望，
没人问候他，把祝福的话对他讲。
他身材一般，容貌平平，
歪歪扭扭迈着山雕一样的步伐，一点也不机灵。
人人都发觉他身上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感到受了侮辱，十分生气。
千万声充满敌意的嘀咕中夹杂着不满的声音，
这就是大家对宙斯的欢迎。
赫拉满面怒容咬紧嘴唇。
骂着特奥普，气愤地转过身：
“你这个大胆的骗子，居然把荣誉忘记！
胆敢放肆地制造假象将我蒙蔽！
我很能忍耐，但忍耐也有限度。
这农民是哪儿来的？快说！快给我说出！”

赫尔墨纽斯转而为宙斯说情：

---

① 鼬科动物，一种体态小尾巴长的猛兽。

“尊贵的宙斯！从容地放出你的声音。
不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他们失去理性，
相信裁判会为你作出公正的决定。”

“我要讲的是一个梦，说的是一位皇帝，”
宙斯说，“我想它很可能不会令你们满意。
我梦见我们为互相比试力量，
站在一个山脚下，女侯爵在山顶上。
其他人都用瘫软无力的双手把意志滚向上，
滚到女王身旁。
这些可怜的意志真让人同情与怜惜，
两只笨脚没有用，身体不过是玻璃。
我说：“现在你们来看看我的意志，
这样你们才会知道我所具备的优势。
我在盛怒下把意志抛出去，
把别人的意志都砸烂；求婚者只剩一个，就是区区。
我的球沿着山坡向上飞，
摩拉出现了。她把球向终点抽。
阿南柯把这个梦托给我，并让我承认它。
我再没有别的要讲的话。”

宙斯说完了。包围他的是蔑视的目光，
比指责更残酷，简直冷若冰霜。
传令官说：“宙斯，你还愣着干吗？
还有什么别的要讲的，快说话！
如果你的话已经说完，
那你为什么还冲着女王在等待，在那里呆站？”

“我在等女王会不会认出我，
摩拉有没有亲口把我的名字告诉她过。
我站着等赫拉对老人们讲，
说不再需要比赛，只要宙斯在场。
瞧，宙斯的额头闪耀着阿南柯的光芒。
欢迎你，宙斯，我的主人，我的夫君！”
女王对着宙斯把拳头握紧：
“农民终究是农民。
你身上的烙印不是阿南柯的光辉，
它标志着放肆，充其量不过是卑微。
你这讨厌的家伙，拿一个铃铛在手里，
这儿哪，我送你一只金币，
沿着山坡跑下去，跑到王宫前，把铃铛摇响，
再让金币反射的阳光把侍女们的胸怀照亮。
通过金子反光，姑娘们之中哪怕仅一人
闭上眼睛允许你亲吻，
那你就可以壮起胆子，
向奥林匹斯女王赫拉求婚，再试一次。”
“我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漫游者，”宙斯脸色苍白，
“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从阴暗的地狱中走来。
简单、卑微，丝毫也不傲慢，
可是作为一名没什么用的小神明我又很自满。
阿南柯严格的挑选可不许我这样，
他拿一条统治者的绷带往我头上捆绑，
毫无顾忌地把自信强加在我身上，
所以我必须有伟大、奢华而又悲哀的模样。
姑娘，现在请你接受我善意的怜惜：

过去，我曾对你有过高估计。
我曾对你过于尊重，
以为你我能互相沟通。
我真傻！哪有什么伟大的女侯爵、女王，
坐在房子里的不过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妇人、小姑娘。
假如我很容易赢得你的好感，说明我没什么了不起。
我知道我很重要，你的厌恶说明了问题。
只是你给我身上盖上农民这样的章，
当着众人面辱骂我，把我甩给那些姑娘，
那么好吧，我就把命运的怒火浇在你头上。
听好，我向你发誓，女王：
假如你的心开始痛苦地懊悔，有朝一日，
那么高傲的女王姑娘，这已经太迟、太迟！
除非你事先反悔，否则你会和我结婚，
你会嫁给这个你拒绝过的人。
要想反悔，你得像仆人一样往我的怒气中加糖，
还得像乞丐一样谦恭地溜到我的床旁，
像臣仆一样给我下跪，请求我的原谅。”

就像有一点火星挤入岩石的裂缝，
“轰”地一声把海岸边突出的一块炸崩，
嗞嗞地在水中窜起高高的火焰，
冲着粗心大意的渔夫的船沿。
当地人的怒吼声包围住宙斯，
这里有人要他的血，那里有人要抽动鞭子。
亚马逊人从长凳上蜂拥而起，像由疾风暴雨冲刷而成的溪流，

为她们女主人的挨骂去复仇。
传令官们为了救护，
赶紧用力挪到他的身边挡住。
宙斯冲天大喊，怀着感激之情：
“谢天谢地！她真是君主，这哄乱便是证明！”
然而阿歇罗斯举起权杖，
把普里塔人的判决宣讲：
“你们的怒气是可贵的，但是你们太心急，亲爱的百姓
　　们！
在法庭上，即使罪犯的面孔也很神圣。
女侯爵的尊严有普里塔人保护，
他们知道她已倍受侮辱。
凭借女王借给我的这根权杖，
他们要通过我的嘴巴把下面的话来讲：
因为尊贵的宙斯趾高气扬，
将神圣的女侯爵恶语中伤，
所以我们把他从竞争者中淘汰，
永远不许他参加比赛。
请差役们把这位取消资格的人带下场！”
千万重欢呼声将阿歇罗斯的话赞扬。
响亮的掌声对严肃的决定表示欢迎，
这决定也使赫拉陛下消了气，放了心。
在差役们带领下宙斯离开场地，
人人都躲避他，如同躲避瘟疫。

裁判组的人们这才偷偷走开，
互相商量一会儿，把名次安排，

赫尔墨纽斯张开嘴巴，嗓门很大，
他把裁判组的决定告诉大家：
“各位听好，本法庭宣布，
也请尊贵的女侯爵听清楚：
他们两人票数相等，势均力敌，我们的意见有分歧，
我们认为阿波罗与赫尔墨斯的创作都有新意。
并不是每一件好事都有一座高峰，
长在树木上的树梢，数目也不同。
我选中的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好师傅，
我看这样更好，这样只有好处。
所以在歌咏这一轮比赛中，
获胜者是赫尔墨斯和阿波罗。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宣布放假。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
愿意参加庆祝会的可以留下。”
亚马逊人陪着女侯爵拔脚离去，
其余的人还愿意在庆祝会上欢聚，
他们一起呆在绿色的广场上。和善的阿歇罗斯
为盛大的庆典致开幕词。
有人唱歌，有人跳舞，
有集市，还有魔术。
他让水流出，给人端上食品，献上宝物，
使大家神清气爽，精神恢复，疲劳解除。
严肃的气氛没有了，大家都很惬意，
土著人也开着玩笑高高兴兴地吃东西。
奥林匹斯的白天在幸福与光芒中大笑，
直到太阳落入金色，蚊子在舞蹈。
当最后几缕光线闪过树的枝丫，

他们起身唱着歌结束庆典回家。

这时宙斯被苦涩的忧伤咬噬，他迷了路，
各种念头毫不停息地将他追捕。
在昏暗的山林里他东奔西跑，
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头上他悲哀地跪倒。
“我控告你，摩拉，”他叹着气，“还有你，阿南柯！
你们对我这不幸的人都做了些什么！
唉，我真该死！从我心中逃出来的是愤怒，
我嘴里居然有傻话溜出！
我真不想说那些，我并非故意，
但一言既出，收回已经来不及。
摩拉，快让我看清楚，这美丽的故事
到底是谎言还是真实，
你是不是要把挨骂的人从尘土中救起，
让我这内心惭愧的人可以放肆无礼。
答应我吧，让赫拉为盛气凌人而赎罪，
让她尝尝耻辱和屈从的滋味！
让她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爬到我床边，
跪下来请求我的原谅，向我赔礼道歉！”

英雄祈祷时痛苦万状。
摩拉独自坐在黑色的世界剧场，
盯着神秘的舞台上笼罩着夜幕，
她神情严肃。
舞台上的生活场面忽隐忽现，
若明若暗地闪过眼前。

把宙斯的祈祷递给她的是一位仆人，
她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点头批准。

第四章　第二回合：赛跑

第二天清早，赫尔墨纽斯又一次宣告：
“今天的项目是赛跑。
四位善良的英雄中谁敢参加这场比赛？
请把姓名报上来。”
话音刚落，差役们身穿彩色的衣衫
赶忙给他送去申请者的名单。
“以下三名尊贵的求婚者准备参加赛跑，”
他宣布，“请大家听好：
他们是厄洛斯、阿波罗和赫尔墨斯。
请三位好汉快出来，不要怯场！祝你们好运气！”
三位战士来到他跟前。
“你们看上面，有没有看见被清晨的芬芳缭绕的小奥林
匹斯[①] 山尖？
你们要飞一般地往山顶跑，
然后再赶紧返回。这就是跑道。

① 原文为 Akrolymp，Olymp 是奥林匹斯山，Akr 是前缀，在有的单词中作“简略”讲。Akrolymp 是作者虚构，今译作小奥林匹斯山。

山顶有一个碎玻璃片制成的石头人，
原先因政府命令而建成。
你们从上面抠下一小片，
带回来作证明，交给裁判员。
为避免因不公平而发怒，
你们还是脱下身上累赘的衣服。
只穿这凉爽轻便的紧身上袄，
等我喊一、二、三，预备——跑！”

传令官赫尔墨纽斯说完，他们一起遵从建议，
急忙脱去自己的外衣。
他们把胳膊从大腿抬起，动作麻利，
用手把衣服撑开，身子钻进去，
观众们见他们身材好，线条柔和，
不分老少连连咂舌：
“真的，他们三人真是一片完美的三叶草，
我可不愿判断谁好谁孬。”
有人这么一说，所有人都随声附和：“这话不错！”
赫拉看到小男孩厄洛斯，一个念头忽闪而过：
“真是个意外的惊喜，瞧他长得多漂亮！
完全是一副高贵的模样！
他像一个小姑娘光彩照人，
脸上光滑，没有胡子，一点也不恶心人。
如果我非得屈从于谁不可，
我看实在不行，他倒也还凑合。”

传令官已经把“预备”声喊了两遍，

第三遍时，大家一齐冲出起点。
快看，前面有榜样，
后面黑压压的人群呼拉而上。
这兴高采烈的狩猎大军横穿原野，发出巨大的声音，
受惊吓的野兽呜咽着钻进山林，
有人会误以为奥林匹斯的女侯爵，
下了命令让大家围猎。

他们跑着跑着，还一直在平地，
没人需要花大力气。
大家轻易地与赛手并驾齐驱，
甚至还有人在玩笑间超上前去。
然而弯弯曲曲的小路渐渐地偏离平原，
山地凹凸不平向上伸展。
这不同寻常的劳累使人呼哧呼哧直气喘，
费这么大劲可不符合奥林匹斯的风俗习惯。
每每总有一批人，到一个新的拐弯地，
喘着气倒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
剩下的人步履艰难，
坚持着把求婚者追赶。
密密麻麻的逃兵冲下山坡，
最后拐进树林里的只有三位求婚者，
有三名少女神明将他们陪伴，
迈着必胜的步伐不知疲倦。

严肃的阿耳忒弥斯① 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
旁边的阿佛洛狄忒像一只蹦蹦跳跳的球，
帕拉斯像一股燥热而强劲的旋风。

聪明的帕拉斯转过身友好地面对姊妹们：
“喂！你们快瞧！多么有意思，
这沾满露水开满鲜花的林子！
虽然妇女们得不到荣誉和奖牌，
我倒要问问，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比赛？
让我们每人陪伴一位英雄，
除非你们的想法和我不同。
试着帮助自己选中的人，
用语言或行动使他获胜。
我和赫尔墨斯是朋友，
阿佛洛狄忒和厄洛斯，他们都有金发绕头，
阿耳忒弥斯陪同英俊的阿波罗。”
“哦，真好！”她们欢呼道，“我们一致通过。”
就像在冬至节大家辛勤地搬来木柴，把友情的篝火点
燃，
突然来了一位新成员，
带来的干柴上还带着松香，
扔进炽热而饥饿的篝火，引起劈里啪啦的声响，
熊熊燃烧的烈火窜向星空，
宝塔那样高的火焰冲出血色的烟筒。

① 阿耳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和女猎神，宙斯和勒托的女儿，阿波罗的姊妹。掌管狩猎，照顾妇女分娩，保护少年男女。以贞洁著称。

友情正如篝火中新添的劈柴，它那神圣的魔力
重新激起战士们的勇气。
帕拉斯连喊带叫，眼色频递，
指着目的地，伸着胳臂。
阿耳忒弥斯一声不吭在阿波罗前面跑，
时不时回头看看他，友好地冲他一笑。
阿佛洛狄忒和厄洛斯亲密地互相偎依，
像双套马车穿越田野一齐向山顶飞去：
肩挨着肩，脸擦着脸，
相视微笑，幸福无限。
这是谁的腰？这是谁的膝盖？
他们已经失去感觉，达到融为一体的和谐。

在阿刚广场，人们站在板凳上，
手里挥舞着围巾，向远处眺望。
特米乌格对传令官忒洛普西亚得斯说道：
“忒洛普西亚得斯，快爬上那座城堡，
看赛事进行得怎样，
瞧，所有奥林匹斯人急得心里痒痒。”
忒洛普西亚得斯跑到城堡上把能看的都看完，
然后急急忙忙往回赶。
“要汇报的情况很奇怪，”他讲，
“我看到的不是三位英雄，而是三对、三双。
有三位姑娘分别陪伴这三位英雄：
身强力壮的帕拉斯带着赫尔墨斯往前冲；
严肃的阿耳忒弥斯给阿波罗鼓劲；

阿佛洛狄忒伸出胳膊怜爱地搂住厄洛斯的脖颈，
两个有弹性的身体，
肩挨着肩，脸颊依偎在一起。
这一对插翅的蛇在极度幸福中前行，
像做梦一样不知不觉走向山顶。
虽然膝盖阻碍他们纠缠在一起，
可心灵的和谐使他们迈开步子。
朋友们，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如果你们要问比赛结果会怎样，
听好：他们现在仍是齐头并进，
每一对都有希望获胜。
摩拉的天平现在还保持水平，
我不敢说谁将会赢。”
忒洛普西亚得斯汇报到这里。
赫拉深深地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我倒孤孤单单地被人遗忘在这广场，
他们却在山上沉浸于幸福的海洋。
阿佛洛狄忒用嘴和脸贴着厄洛斯，
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
用眼睛和心纠缠着他，又把他的腿绕住。
这个马屁精！而我呢！难道我咽得下这口气？决不！”
对着罗多斯的耳朵，她低声说：
“我亲爱的牝鹿，亲爱的鸽子罗多斯，你快说！
你是我心中的阳光，爱你胜过一切的赫拉，你的女朋友，
如果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会不会惹你不高兴？”

罗多斯回答："我的身体和我的生命，
是为了让你高兴，帮你打发时间。
别的东西都伤害不了我，除非你不对我施加恩典。
你的女奴听从你的安排，请你赶快仁慈地给我下命令。"
"快去找普洛玛科斯，我的小甜心！
让这亚马逊女侯爵给你一匹骏马，
配上马鞍和铠甲，
要那匹飞得最快的白马，
没有任何孩子会比它更乖，没有任何羊会比它更听话。
骑上它走个弯路，
上小奥林匹斯山，别把你自己暴露，
直到你听到阿佛洛狄忒在娇滴滴地笑。
然后你弯腰钻进灌木丛，往树干上倚靠，
让厄洛斯把你花一样的嘴看清，
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爱的感情，
自觉自愿地抛开阿佛洛狄忒这个恶心的包袱，
追在你身后，恳求你停下脚步，
不断地说着甜言蜜语向你苦苦哀求，
你却不动声色地走自己的路，毫不停留，
绕过其他人，奔向小奥林匹斯山巅，
用女人狡猾的手腕，
一会儿伶俐地逃开，
一会儿冲他微笑，让他幸福地凑上来。
让他拿到奖牌获得第一名，
对你的友谊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听到了，”罗多斯低声回答。
从普洛玛科斯那里领到一匹柔顺的白色骏马，
绕着弯路穿过树林向山顶挺进。
当她亲耳听到阿佛洛狄忒娇滴滴的笑声，
她倚在灌木丛中的树干上朝厄洛斯微笑，
让这小男孩把她花一样的嘴看到。
厄洛斯的双眼刚一瞥见，
他就懊恼地把阿佛洛狄忒抛向一边，
赶在罗多斯后面要她停下脚步，
一再请求她别急急忙忙地拼命赶路。
但她坚定地骑马向前，
赶在其他英雄们之前奔上小奥林匹斯山。
一会儿向他幸福地微笑，引诱他往前凑，
一会儿又嘲笑他，像箭一样赶快溜。
“啊，我真可怜，”他大喊，“这是多么痛苦的严刑！”
难道你的心是石头长的，没有一点同情？”
“天晓得，”罗多斯叹口气，“我的心很软，极富同情，
是你在折磨我，一刻不停。
你要知道，对女主人我感激不尽，并且耿耿忠心，
我这是在把她的任务执行。”
“那么，”他也叹了口气，“你就不要吝惜，把我只亲一
　　亲，
这一吻不会伤害女王，却能治好我的病。”
“不！住口，你这诡计多端的骗子！
只要你得到过爱情的礼物，哪怕仅仅一次，
你就会不耐烦地渴望第二回，
而给你的越多，我就越有罪。

快上山！只有在这个场合需要严厉。
如果看到我对你是折磨，你就把眼睛闭起。”
“我要死在这里了，我发誓不骗你。”
他叹息，绝望使他倒在地。
突然间，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眼里、脸上爬满一串又一串长长的泪珠。
“嗨！你这轻率的孩子，”她抱怨道，“这是干什么？
难道现在是倒下休息的时候吗？
你没听见赫尔墨斯和阿波罗已经赶到，
如果继续耽搁，错过争夺女王和王位的机会可别懊
　　恼。”
“有你在，女王和王位对我有什么意义？
你自己说说看：我的生活中怎能没有你？”
“天哪，”他步步紧逼，她感到事态紧急，
“这样吧！听好，我提一个建议：
一旦你得到我的贞洁的一吻，
你要发誓决不再亲我的嘴唇。”
他发了誓。可当这贞洁的一吻刚完成，
他失去自我控制：“难道你当真？”
他大发脾气，又吵又闹，“我刚把最美好的幸福品尝一
　　口，
你却突然把我赶走！
这实在是诡计之上加诡计，奸上加奸。
别不承认：如果让一个乞丐尝一口美味佳肴，仅尝一
　　点点，
让他鼻子闻到一点点诱人的香气，
然后赶紧把碗转移，

这残忍之心多么令人作呕！
即使是一只老虎，它也难以承受。
如果没尝过你的吻的味道倒也罢，
现在它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我可以自由地追求它。”
在自卫时她丢掉一只鞋，他就抓住那只脚，
编出一条谜语，唱道：
“猜猜看，抓在我手里的是什么样的小鸟？
它的数量不比五少，
却又整整是十[1]，不会唱不会飞，只能用一条腿跑，
这条腿属于我，我已将它抓牢。”
唱着唱着，她沉入爱情中，从马上滑下地，
哭着倒进他的怀里。
“傻瓜！”她娇嗔的口气里充满幸福，
“难道你神志清醒，仅仅为了一个女奴，
就放弃奥林匹斯的女侯爵以及属于她的庄严，
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我这最可怜的人什么地方值得你这样做？只有一颗爱
心。
难道它能永远将你吸引？
难道你永远不会为你的愚蠢感到后悔和痛苦？
你会不会对我忠诚？你对我的感情是否靠得住？”
“住口！快别这么说！”他热烈地回答道，
“不要把幸福说成愚蠢。永远被你所爱，这份幸福最为
美妙，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德语中“十”叫“zehn”，“脚趾”的发音与之相同，写成“Zehen”。这里既指“十”又指“脚趾”。

难道它抵不上赫拉和王权？
你认为我会因你而后悔，冲着蓝天？
来，相信我吧。我很可靠。
我会一辈子对你忠诚、为你效劳！”
“哦，耻辱啊！我成了叛徒！”她大喊，
说着钻进丛林倒进厄洛斯的臂弯。
他们在里面做爱，黑刺李和茉莉花替他们遮挡，
那匹白马在灌木丛外吃草，为他们放哨站岗。

这时，在广场上，女王悄悄地对罗多普讲：
“多么幸福呀！美貌的厄洛斯即将
在对爱情的渴望中
一直向我跟前冲。
我向左边张望，你愿不愿意向右边瞧，
罗多斯的红色短裙是否能看到？”
她话声刚落，
人群中不同的欢呼声骤起。“阿波罗！”
这喊声占多数，
但反对派的声音也很顽固：
“赫尔墨斯！”拉拉队的喊声此起彼伏。
就像击剑一样，两个名字你进我出。
这两种吼声像雷鸣一样，
在空中震荡，越叫越响。
终于，拥挤不堪的人群中裂开一道缝，
阿耳忒弥斯领着阿波罗往目的地冲，
穿过激动不已的群众让出的小道，

赫尔墨纽斯把木棒举得很高，
阿波罗一碰木棒，递给他一片石头人身上的玻璃，
看了一眼阿耳忒弥斯，目光中充满感激。
他单独躲到一边，让额头上的汗干一干，
让呼吸平静下来，不要那么急喘。
阿耳忒弥斯要清算这笔感激之帐，
她不愿离开朋友，便走向他的身旁。
于是他们面颊贴着面颊，一起享受
胜利和友情的幸福，良久，
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深情的暖流。

这时，赫尔墨斯和帕拉斯一起赶到目的地。
看见阿波罗正在休息，
他们猛然停下脚步，彼此在怨恨中分离。
你可见过在收获过的庄稼地里，
可恶的猎狗张开大口企图用犬牙去咬住它的女伴——
　　一只正在逃跑的鸡？
鸡飞得再高也是徒劳，
猎狗火冒三丈喘着粗气追着咬。
这样，赫尔墨斯与帕拉斯的同盟垮了台，
因为他们都恼火把胜利和荣誉丢进汪洋大海。

“厄洛斯到哪儿去了？”问话里带有讥诮，
讽刺在等待这男孩的来到。
看来这位让人盼望已久的战士再也不会来临，
这时响起了小号声和传令官说话的声音：
“请大家站好了，肃静，

阿佛洛狄忒要上来把厄洛斯的消息讲明。”
人们为此而高兴，人们迅速地聚成一堆，
瞧，这金色的女神站在那里做好了讲话的准备。
她不怀好意地斜视女王一眼，开始说话：
“老人们，你们等那小男孩厄洛斯是白搭！
他延误了，因为热衷于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不知你们对我是否相信，
不知是谁仁慈地派给他一名姑娘，
我不知她的姓名，他们在一起干着秘密的勾当。
一匹小马在边上等待，
灌木丛中有人叹息，不知为何悲哀。
看来他俩对此事都满怀兴致，
树梢上挂着她的衣服和鞋子。”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不语。
女王像一只受伤的豹子尖叫：“你这老处女！
骗子！真是诡计多端！
我可看穿了你这王八蛋！
不要装作那么纯洁、无辜，捏造事实对你没有好处，
我把你看透了，而且要向大家说清楚，
让全世界都看清你的嘴脸。
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不惜乱造胡编，
你自己贪图淫欲要追求男人，
可惜那个小男孩你没追成，
于是你恼羞成怒编了这个故事，
希望你今后不要这么愚蠢无耻，
告诉你一句简单的话让你受受教育：

不管命运把至高无上的荣誉
赐给谁，别人也罢，厄洛斯也罢，
只要他的心向我低下，那他就不会遭受魔法。
阿佛洛狄忒，你把这话记好。
走吧！道一声感谢！以后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这撒谎的家伙用吃惊的目光
谦卑的口气回答女王：
“宽恕我吧，尊贵的女王！请原谅！你那么宠爱
那个温柔又可爱的鬈发小男孩，
这一点我要是能猜到，
我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向大家报告。
我会满怀同情，受你痛苦的感染，
把这不幸的消息善意地隐瞒。
可你把羞辱抛向我的脸，
骂我是老处女，说我把你骗，
请允许我将这小小的物证两件，
恭恭敬敬地放置到你的脚前。”
说完这话，她幸灾乐祸地
从怀里取出两只鞋，扔向女王的宝座：
一只是罗多斯的绣着金线的女丝鞋，
另一只是厄洛斯的皮拖鞋。
“这证据够不够了，你说！你可满意？
如果不够，那你就赶快装扮整齐，
还有整个裁判组，以及所有的人，只要感兴趣，
都跟我来，我带你们赶到那里去，
这样每一双眼睛都可以亲自证明，
你那可爱的罗多斯和厄洛斯在干什么事情。”

这话击中要害。女侯爵瘫坐下来，哑口无言，脸色惨
　　白。
然后她泣不成声地跳起来，把御座和搁脚凳撞歪：
“那我呢？该我倒霉，听这些东西？
人人都可以表示不满，我就不能生气？
够了！谁在那儿笑话我，那地方我就不能呆。
走！所有亚马逊人，都跟我来！”
说到做到。千万重剑与盾的声音，
还有马车声，马儿被套上挽具后乱蹬。
这支骄傲的队伍突然出发，动作粗暴，
穿过围观的人群，十分不友好，
刀光剑影，粗鲁的声音，还有吹响的小号，
这群回家的人们像是预示着骤雨和风暴。

当这一队人马在山林中隐遁，
远方传来钝钝的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
现在阿歇罗斯宣布：“因为厄洛斯自己把自己的身分放
　　弃，
用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用语言，
把我们神圣的女侯爵伤害、背叛，
所以他被永久地开除出
高贵的比赛队伍。
赫尔墨纽斯，请你告诉我们：
哪一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中获胜。”
传令官说话十分威严：“根据评判结果，
今天赛跑比赛的唯一获胜者是阿波罗。

毋庸置疑，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本事。
今天严肃的话题到此为止。
我邀请你们大家参加庆祝活动，
谁要愿意回家，我准假，我赞同。”
赫尔墨纽斯说完，没有人回家，
大家都愿在庆典和宴席上留下。
阿歇罗斯让喷泉跳起舞蹈，
当然少不了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再加上各种娱乐项目、集市和怡人的景色，
人人都可惜这快乐的时光只有短暂的一刻。
直到树梢上穿过最后几缕光线，
大家才站起身来返回家园。

女王在床上不能入睡，心里失去平静，
她翻来覆去，折腾个不停。
一会儿睁开双眼向天花板呆望，
一会儿又把热乎乎的脑门转向阴暗的内墙，
心里就像受着高烧的折磨，
她叹息着、啜泣着，轻轻地抱怨、诉说。
在女主人的床前，罗多普流出同情的眼泪，
用温柔的话语把她宽慰：
“你为什么叹息，为什么啜泣，快告诉我，
亲爱的女主人，你像是在受高烧的折磨？
你的身子辗转反侧，你的头左摆右摇，
这样不安心，怎么能睡得着觉！
你有什么烦恼？快对我说，不要隐瞒！
因为你感到痛苦的事，会使我更加痛苦不堪。”

女王张开抱怨的嘴巴，
叹着气大声回答：
“我翻来覆去，因为不管我转到哪个方向，
始终都看到一幅新的令人憎恶的图像。
比方说我现在向上看着天花板，
就有这样一件恶心的事在我眼前转：
我看见小奥林匹斯山上一丛红色的野玫瑰，
背叛我的两个人在里面做爱，不知羞愧。
当我转过身来面向墙壁，我看见的是血污。
罗多斯，这个罪恶的女儿、无赖加叛徒，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毒蛇之中她最毒辣，
我要把她钉上王宫门前的十字架。
有个声音在响：试试看！她的惨叫
会是治愈你心病和失眠的灵药。
这个声音不停地在我耳边叫响。
罗多普，你这好人，帮帮我！亲爱的，你可要帮帮忙！
用你嘹亮的声音帮我赶走那些图像！
快弹起竖琴，把她唱跑。快唱！”
她说完，竖琴奏起温柔低沉的声响，
罗多普开始唱一曲，声音嘹亮：

“罗多斯受到严厉的惩罚，
她被钉上王宫门前的十字架，
她那痛苦的叫喊引得那温柔的小男孩
厄洛斯从遥远的崇山峻岭中赶来。
他的泪和女友的哭诉相混和，
他后悔不迭，那张美丽的嘴唱下这段歌：

'天哪！你的身体忍受种种折磨，
不因你，只因我一个人犯下的罪过。
尽管你不同意并反抗，
我还是用暴力强迫你干下那种勾当。
你并不愿背弃你的女主人，你很忠诚。
是我引诱了你！你该把我憎恨。'
'厄洛斯，亲爱的小男孩，快别这么说！'
罗多斯说，'我愿为你忍受这番折磨。
为了不再增加这酷刑带给我的痛苦，让我把罪受个够，
你得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亲爱的，离开我，不要回头，
不要让我这血迹斑斑的身体惹你作呕，
不然，看见我的伤口你会打寒噤，
你的心会在爱情与恶心之间摇摆不定。
让我留给你一个好印象，
美丽、年轻，微笑着委身于你，浑身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不！'他急切地说，'如果死神让自己的爱人窒息，
那他怎么可以离去！
相信我，你的伤口比阳光明媚的蓝天
更加神圣、更加庄严。
让我和你一起痛哭，一起忍受，
我真不愿在此之前和你分手，
如果年轻的生命之火必将熄灭，
那我一定虔诚地接受你最后一声道别，
奉上一颗炽热的心充满悔悟，
吻着受伤的双脚，向你的面庞送上我的祝福。'

这样说着，互相送上友谊和安慰，
从死亡的花萼中吸饮着爱情的眼泪。
瞧，刑场上的同盟成员十分和睦，
这同盟比建立在最柔软的卧榻上的还要牢固。
当最后一声叹息已经消失，
罗多斯美丽的双眼目光呆滞，
空中有一阵嗖嗖的声音，
从十字架到宫殿飞起一只吃死人的猛禽。
从屋檐上到屋檐下，从房顶到墙角，
它飞来飞去，跳着可怕的盗贼的舞蹈。
这猛禽呼出的气息
宛若一阵烟雾来自地狱，弥漫在明亮的大厅里，
于是女王的双脚再也不得歇，
再也得不到安宁，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她从阁楼逛到地窖，漫无目的，
对工作、对职位都毫不在意，
她害怕地用双手捂住耳朵，
但仍旧不能把猛禽的阴影摆脱。
她不得不白天黑夜地听罗多斯嚎叫。
‘噢！我真笨！让那声音把我围困！’她抱怨道，
‘我的酷刑没有达到目的。
我本想将他俩拆开，让他们分离，
结果我盲目的复仇反倒使他们团结得更紧密。
我现在对使用这酷刑后悔不已。
罗多斯的死并没有让我心灵平静。
我仿佛在火焰之中穿行，
尽管我躺在铁床上。

打倒我的将是诅咒与疯狂。’”

罗多普的话到此为止。女侯爵哑口无言，
直愣愣地呆望着天。
罗多普说话的口气十分吃惊：
“我亲爱的女主人，我看见你静静地躺着，有了耐心。
可你为什么愣愣地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你藏在心里的到底是些什么话？
女王答道：
“我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原因我知晓。
我看到了一出戏：我看见
细细的鞭子抽打在你洁白无辜的腰间，
因为你借助于唱歌暗示我。
你替犯错误的姐妹说话，这使我不快活。
再说我沉默不语，是因为喜欢你。
真的，罗多普，每一鞭抽打在你的背脊，
就仿佛抽打在我自己的身上，
带给我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忧伤。
亲爱的人儿，再来一遍，另起一个头，
把我从幻想中解救！”
女王的话音里充满恐惧。
罗多普美丽的声音接着唱下去：

“世界的女主人，尊贵的女王陛下，
那纯洁的、骄傲的、庄严的人儿对我说话。
我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不称职的仆人，
我将忠心耿耿地为她献身。

‘为熄灭我强烈的复仇之火，
我必须把谁折磨，把谁撕碎？’她问我。
我回答说：‘罗多普渴望捐献血肉之躯，
你可以尽快把她粉身碎骨。拿去！’
不要担心我的嘴巴会叫苦连天，
在你耳边不断地乞求哀怜。
我会紧闭双唇面带笑容，
忍受你神圣的嘴施加于我的一切苦痛。
相信我：鞭子带给我的痛苦
远不及骄傲中的幸福，
因为我小小的伤痕可望带给我尊贵的女王
以青春的活力和玉体的安康。”

罗多普唱完这支安慰她的歌，
沉默不语。赫拉伸出洁白的胳膊
猛地扑进她怀里哭泣。
“原谅我，快原谅我！”她不断啜泣，
“你是想和别人一样对待我，
还是想和你姐妹一样出卖我？
但快先来吻吻我，趁你还没有将我背弃。
来，让我们把那可恶的恩恩怨怨忘记，
忘记那可恶的比赛，提坦人的胡须，
好好享受无限幸福——你的情谊！”
女王把女仆们召来，
命令她们把腰带、
发夹、项链以及别的金饰物
作为恩惠的象征送给罗多普。

赫拉又让人挑选水果和带有花香的珍馐
还有芬芳馥郁的热葡萄酒
装入玻璃碗里放到她的宝贝跟前，
用来表达自己的谢意和甜蜜的心愿。
“相信这仙酒！”“尝尝这块点心吧！”
“难道你不想尝尝那种蜂蜜吗？”
手指每碰到一种最好的果子，
都把它送到女友的嘴里。
她俩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坐在床上，
愉快地自由自在地打发时光。
整整一个漆黑漫长的夜晚，
直到天边的启明星摇摇晃晃地返回家园，
藏起一张羞涩的脸，
苍白的日光清醒地升上来，照着地面。
这时她们吃够了甜食又被爱情陶醉，
满意地倒在柔软的大枕头上呼呼大睡。

第五章　第三回合：赛车

一会儿问问太阳，一会儿问问地平线，
老人特米乌格有点儿恐惧不安，
他悄声询问阿歇罗斯："怎么办？"
大家早已按时到达，等了很长时间，
亚马逊人也来了，一切准备就绪。
只有侯爵自己始终都在犹豫，
她的迟到就说明了问题。大家怀着恐惧的心情翘首以
　　望，
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
说完，他迫不得已派一名仆人去请女王，
请她赶快来到会场。

使者赶去又赶来。
"快说！我们的女主人是不是病倒了？
还是发生了什么不幸？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知道。"
"放心吧！她躺在枕头上，睡得很好，
梦中微笑着，和罗多普紧抱在一起，
两人都温柔而亲昵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

使者如此安慰道。一个眼色在人群中示意，
好像酝酿着暴动或起义。
有人面有愠色一言不发，有人怒火中烧。
“喂，特米乌格，”一个不满的声音发着牢骚，
“你为什么站在那里可怜兮兮，如此惊恐？
赫拉瞧不起全体居民甚至嘲弄，
居然在开盛会时睡懒觉，我们为什么非要她来？
没有她我们照样可以比赛。”

大多数人都挤在一个空间里，
又不断地有新来的人往里挤，
看见身边舒舒服服空空荡荡的皇家主席台，
开始先是一挤、一歪，
主要是闹着玩、忘乎所以，
后来就有人挤来挤去，
突然有人无意之中被挤进通向主席台的通道，
挤破那堵人墙，乱哄哄的人群又骂又叫。

疯狂的帕拉斯义愤填膺，
不由自主地对阿耳忒弥斯说，声音强硬：
“在这种忘记礼仪的人群里，
闻着他们的汗臭和令人窒息的空气，
被人挤，被人撞，甚至被人触摸，
你说说，这真是荣誉席吗，难道值得我们这样做？
就算女王面对王位神色鄙夷，
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她到来之前我们可以进入，

那里空间宽敞，视野开阔，定会使我们赏心悦目。”
“好哇！”阿耳忒弥斯赞同道。
话声刚落，就和帕拉斯说好要抬脚。
“你们要干的事我也觉得合适，”
阿佛洛狄忒说，三人赶紧走开，很是放肆。
她们刚登上铺着地毯的台阶，
赫拉手下的亚马逊人出其不意地将路拦截。
这下双方唇枪舌剑：
“上哪去？”“随我们的便。”“你们没权。”
“你们胆敢将我们阻拦？”“我们愿意！”
“来吧！尝尝厉害！我们要让你们名誉扫地。”
受了伊菲克莱亚① 的反抗和伤害，
阿耳忒弥斯单枪匹马闯出来，
两人互不相让打进赛场，
喊着要两匹战马和枪。
这时阿佛洛狄忒伶牙俐齿，
幸灾乐祸地冷嘲热讽，滑溜得像轮子，
把挖苦与侮辱往亚马逊人头上泼。
“你住口，阿佛洛狄忒，”普洛玛科斯说，
“对付你这不死的丫头片子，
对付你这只母兔子，
就像做做游戏，我不需要武器。
我要赤手空拳把你制服，用左手将你抡起，
让你在空中转悠，然后再用右手

① 希腊神话中有伊菲克勒斯(Iphicles)，是赫拉克勒斯的异母兄弟。作者所写的伊菲克莱亚(Iphikleia)则为女性。

大笑着撕开你的衣服，让你当众丢丑，
就像一个邋里邋遢的小男孩，
拖着鼻涕乖乖地劈里啪啦把鞭子挨。
你既然那么放肆大胆，
我就不给你留面子，不，我要让你丢尽脸。”
嗨！亚马逊人高兴得欢呼、沸腾，
对刚才那段话表示赞成。
“打呀，快打！加油，普洛玛科斯！
快像你说的那样，打死这只好吃的母兔子！”
帕拉斯气愤不已，
抡起胳膊朝普洛玛科斯的脸上扇去。
她感到双手猛地被人束缚，
冷不防撞倒敌人这个肉包袱。

传令官和差役们立即赶到现场，
虽是婉言相劝，但话却很有分量。
普里塔人阿歇罗斯
毕恭毕敬鞠着躬赶上前来，一副谦卑的样子，
对三位提坦人的女儿开了腔：
“尊贵的姑娘们、客人们，请你们原谅。
你们的不满完全在理，
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地表示歉意，
恭请你们登上普里塔人的主席台。
那宽敞的空间、辽阔的视野，一定会把你们乐坏。”
于是大家达成协议，
她们坐上了普里塔人的贵宾席，
心满意足而又放肆大胆地往下看，

就像鸟窝里的鸟蛋，
拍着手跺着脚情不自禁，
向众人表示她们的欢欣。
所有的目光、所有的喊声
越来越集中于阿佛洛狄忒一身：
“站起来，美人！站到凳子上，让我们看看！”
“满足大家的要求吧！”帕拉斯低声说道，口气中含有
　　不满。
当她终于站到凳子上，
向爱她的人们感激地把美丽的胳膊扬了又扬：
“你就是我们崇拜的人，就是你，”有声音在响，
今天你必须当上这盛会的女王！
特米乌格，你还愣着干吗？
快开始吧，让比赛开始吧！”

听！小号声、鼓声，还有骏马的嘶鸣。
“女王！”人们迅速聚到一起。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
她坐在马车里亮相，
罗多普挨着她，一身珠宝在熠熠发光。
女侯爵用怀疑的目光扫过全场，十分惊讶。
因为没有问候声，也没有人欢迎她。
男人女人都不开口，
女王面对大家，威胁着皱起黑色的眉头。
她看见普里塔人身边
三个姑娘坐在御座上面，
胜利地从上往下看，充满自信，
傲气十足地盯住她的脸，十分镇静。

“普里塔人和老人们，听着我的誓言，
记住：如果有少数人，就在那边，”
她下令道，“坚持呆在不属于她们的位置，
那么我愿郑重地宣誓，
我要派勇敢的亚马逊人来，
毫不客气地拳打脚踢把她们撵下台。”

官方人员狼狈得一言不发垂头丧气，
惊呆的群众心都不跳了，屏住了呼吸。
先是帕拉斯，聪明地避开了严斥，
阿耳忒弥斯蹑手蹑脚地逃开，像一只发怒的母狮，
发现自己不受欢迎，她们赶紧下场。
当女王问到阿佛洛狄忒，用目光，
这位勉勉强强从软椅上费力地站起，
要让她听话可为时过早，而且太不容易。
虽说站了起来，但磨蹭中带有反感，
当她面对御车的羁绊，
受着亚马逊人嘲讽的鞭笞，
十分不情愿地迈开双脚，还带着固执。
这时，女王像一只捕虫的山雕，
猛地站起身来，一个腾跃，
把头一扭，亮出紧身胸衣，
再把令人战栗的轻蔑抖落一地。
“为了表示对你的鄙视，对全世界的警告，”
她奸笑道，“阿佛洛狄忒，你会受到惩罚和调教，
你这不知羞耻的丫头打错了算盘，
居然胆敢将女王冒犯！”

阿佛洛狄忒像一条无意中被路人踩伤的蛇，
嗿溜一下往回折：
“你就知道强调你那女王的尊严，
不能将心灵战胜，只知将别人的畏惧压在下面。
你来和我的美貌比试比试！来吧，你！
我知道胜利属于谁，谁会丢尽脸。我提一项建议：
我们可以把三位老人请进树林，或请进同一房间，
把门关好，或是进一座寺院，
他们必须艺术修养好，而且很有威严；
或请一些尊贵的夫人，人数不限；
或者从近邻中随便找一些不认识我们的农民，
他们不知与谁打交道，也不知我们的声名。
然后让我们将自己真实的躯体置于他们眼前，
一丝不挂，揭开衣服的谎言，
最后让传令官把结果告诉大家。赫拉，
这样比试你敢吗？你不敢吧？
是的，你是贞洁、害羞、矜持、彬彬有礼，
看得出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对你有益。
有人将某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藏好。因为一旦被人
　　发现，
看到的都是缺点。
谁知道呢，享有盛誉的你的身体之谜，
揭开之后也许是一个畸形的女人的身体。
或许你的整个王国都在为一个缺陷而发狂，
那缺陷不用被修饰，只需被掩藏。
虽然我让位给女王、神圣的贞洁的你，
但你会令新郎失望，我替他惋惜。”

阿佛洛狄忒如此回答那番教训。
女王镇定自若地闭上眼睛，
然后轻轻地耸了一下肩，
脖子和肩膀立刻显露在众人面前。
它们像大理石构筑的浑圆的山体一样熠熠发光，
又像珍珠和雪花膏一样柔和地闪亮。
瞧，别的女人需要用项链装扮自己，
她那脖子却温柔地消失在乳房里，
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天堂般的创世之奇迹，
是造物主赐给神明们唯一的新娘的东西。
一个三环的星状项链，
围着她的颈项、乳房松松地绕上三圈。
白得像冰川上的新雪，新鲜得像刚刚有霜落在上面，
但它不是毫无价值的银子，也不是由天鹅绒捻成的线，
这奇迹长在她自己的身体上，
就像花萼里梦幻般冒出鲜花的芳香。
当这奇迹公开在眼前，
人们崇拜得凝神观望，哑口无言。
然后，突然传来一阵疯狂的掌声，
凯旋般充满世界，它来自一张张板凳：
“你是由最好的材料制成的！
你完美无缺，是造就这个世界的终极目的！
下令吧，统治我们吧！请允许我们做你的仆人！
不管你是闷闷不乐还是态度温和，我们相信你，对你
忠心耿耿。”
对手被打倒，早已逃之夭夭；

女王登上宝座，面含微笑。
掌声一直在响，为表示对女王的尊敬，
好像永远也不停。

当这阵狂热已经过去，
普里塔人阿歇罗斯从座位上站起，
“赫尔墨纽斯，快把今天的项目告诉我们，”
他开口说，“还有比赛的章程。”
“今天是比赛的第三天，内容
是赛车，”赫尔墨纽斯宣布，“哪位英雄，
我想问问，有胆量，
报名参加这番较量？”
差役们奔来奔去，穿的是彩色制服。
他们把参赛者的姓名如实转述。
“胜利者将在两名选手中产生：
波塞冬和阿波罗。你们两个，快来参加竞争！”
赫尔墨纽斯说完，阿波罗在场上出现，
赫拉冲他说的话十分阴险：
“阿波罗，难道你非得加入每场竞争的游戏？
不断地亮相，永远向前面挤？
骄傲很少与成功在一道，
大师的风范在于把唯一的一件事办好。”
“尊贵的女王，你自己不过是个小孩，”
特米乌格回答得很快，
“所以你不知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番样子：
很多人什么都不会，只有一个人能干成所有的事。

别的事与我们不相干，
阿波罗要显露一下他的本领，我们来看看。”
波塞冬入场时，
有人说，“他那步态像狮子。”
他甚至向狮子借来头发卷曲的领袖的头颅！
人人都问：“那王冠来自何处？”
瞧，女王甜蜜地微笑，对波塞冬
那意味着女王的恩宠。
罗多普惊喜地问：
“女主人，你是不是对这位求婚者倾心？”
“呸！”女王气愤地啐了一口，闷闷不乐，
“不过，他不是阿波罗，这是他所具备的一项高尚品德。”

漂漂亮亮带上场的是两辆四驾马车，车头看齐，
传令官站在车后，一切准备完毕。
两位英雄各自奔上战车，
并进行决定命运的选择。
波塞冬捏紧拳头夺过一枚硬币，
阿波罗从侍从手中抽去一枚旧金币。
“今天的比赛很危险，尊贵的勇士，
记好比赛的目的地，”提醒的人是赫尔墨纽斯，
“你们可看见远方有一座拱桥，
桥上有三片云彩在慢慢升高？
那是分界处，那明亮的光线就是它的特点。
分界处后面有一块空心的石头。石头那面
有一个岩石之穴，十分瘆人，

岩石之穴分成两路向人间延伸。
那条老路虽短，却又陡又险，
一座缓缓的拱桥是新路，延伸在界那边。

引你们去赫菲斯托斯① 手工作坊的是第一条路，
那里有条可怕的罗斯河流过，作坊位于一座峡谷。
第二条路弯弯曲曲在岩石上面
沿着山脉的顶部和脖子盘旋。
现在每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愿意走的路，
两条路都通向目的地，而且都是必经之途。
那堵和地面交界的高墙是你们的目的地，
那儿有一棵云杉树枝条摇曳枝叶茂密。
你们从云杉树上折下一小根树枝，
交给裁判员们才能得到证实。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一举起手指，
你们就可以向目的地奔驰。”

赫尔墨纽斯刚一举起手指，
两个伙伴就向原野飞驰。
他们一直沿着草地走，看见一条小溪
在淙淙自语，藏在灌木丛里。
小溪问候他们：“勇敢的伙伴们，
我很想参加你们的竞争，

① 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天生跛腿、面貌丑陋。能修筑宫殿、制造各种武器和金属用品，技艺高超，被认为是工匠的始祖。

可惜我们的路不一样，
我得向下，你们去分界线得向上，
瞧，我赶得越急走得越快，
上面那两条岔路也就分得越开。”
一小块飞翔的云彩对太阳喊道：
“尽管踩在我的脊背上，我跟他们一起跑。”
太阳真的小心翼翼地踏在云彩上面，
在云彩四周划上一个金色的光圈。
阿波罗看见后，“刷”地一下迅速地从他心中溜出一只
快乐的小鸟，
叽叽喳喳地向天上蹦蹦跳跳，
扒在金色的光圈上。
“这光圈是我胜利的象征，”王冠在闪闪发亮。
可惜的是，此时波塞冬的小鸟在它对面
也扒着这只光圈。
两只鸟都不能把这光圈抢到，
这金环就有两个不同的征兆。

渐渐地，众人聚集的广场在身后向下隐匿，
边界线上那座山丘在地平线上渐渐隆起，
景致由上而下变得清楚，
光线照亮边上的小路。
他们两人来到高高的山巅，
站在分水岭上面：
“波塞冬，亲爱的兄弟，你快说，”开口的是阿波罗，
“你认为这番辛勤努力该有什么结果？
我们是像女人那样互相欺骗和憎恨，

还是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耿直并堂堂正正？
自己是勇士同时又欣赏别人的价值，
波塞冬，你说，是不是你也认为这样更合适？”
波塞冬友好地向他掉转那乱蓬蓬的狮子头：
“哦，弟兄，你的期望也正是我的渴求。
我不知在广袤的大千世界里有什么东西
能胜过诚实的嘴吐出的真实的话语、
还有朋友的目光，来自心底。
如果男人之间缺乏牢固而温暖的友谊，
那么太阳的炽热会冷却，宇宙会变得空荡荡。
所以让我们还是把规矩写上：
无论谁取胜，我们都是兄弟。
我这么说，你该理解、同意，
无论如何，是为了真实结果我才提这番建议。
我没想到你如此理智，要怀疑
胜利者是谁，你有这个权力。
不可能只有某一个人永远取胜，而今天，
阿波罗，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的影子会将你遮掩。”
“谢谢你的这番话！”阿波罗回答，
“我的理解力是跛子，我的意见之门也不大，
所以我不明白：
你胜利的信念从何而来？”
波塞冬微笑着说：“心里能感觉到。
怎么跟你说呢？你下意识地能知道。
好像全世界都在为我敲锣打鼓，
只要我一出现，哈哈，什么人都不算数！
总之，这种感觉你拥有，感觉它可以用手指。

当然我也深深地知道你的价值，
知道你高贵、美丽、聪明、善良，
但你的血液中缺少像风暴那样猛烈的火光。
怎么说呢？你身上的一切都平平，
缺少一种魔鬼似的巨人般的秉性。
你还缺少暴风骤雨般的精神和怒狮般的步伐，
在盛怒中能使天堂地狱来个彻底的变化，
总而言之，你少的是力度、利爪和伟大的人格。”
阿波罗打断他：“你说的是波塞冬风格。
还是把你狮子般的动作稍稍收敛，
看好你的马和路面。”

真的，他们已经走到了那一边，
下坡路上一种神秘的声响可以听见。
牢骚满腹的罗斯河边走边骂，
赫尔墨纽斯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它。
“停！”岩石大喊一声，粗暴地把路一拦。
在哪儿停？他们只好乖乖地一声不吭往空心石头里钻。
一会儿工夫的黑夜，像一座水声轰鸣的房屋。
现在变亮了。你好！他们愣住了：往哪儿走？哪里是
出口处？
这是地狱里的迷宫，房顶及天，
高过人头的巨石一块接着一块伸向深渊。
黑暗、大水与太阳在旋转，
戴着面纱跳起华尔兹、像是鬼魂。
他们定睛一看，发现一个岔路口，
像事先说好的那样，有两条路可走。

两位英雄斗志很高，像熊熊烈火在燃烧：
“现在可以证明，谁更能干、谁更好！”
两位勇士诚实地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彼此再看最后一眼，——冲啊！救命啊！救命！
阿波罗选择上面那条又长又新的路，
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路面，英勇的马儿们不在乎。
它们高高兴兴地走在平路上，
低下头来呼哧呼哧地品尝阿尔卑斯山区空气的芳香。
它们还想加快行走的速度，
却被这大师用缰绳把马勒住。
波塞冬以狮子般的激情
沿着下面那条道，不是走，而是飞行。
罗斯河汹涌澎湃，发出惊雷似的轰鸣。
水在舞蹈，乳白色的泡沫向四面溅迸。
深渊里巨大的抛甩力使车向前冲，
车子不能正常行驶，笼头和缰绳都已失控。
车轮失去理智，转动得几近疯狂，
四驾马车无力阻挡横冲直撞。
虽然狂风在驾车者的四周盘旋，
但它没有吹走统治者目光中露出的信念；
他驾着歪歪扭扭的车，心中十分有把握，
那悬崖、绝壁、暗礁都被他巧妙地绕过。
在最恶劣的道路上过一座高得令人头晕的桥，
他驾着黑马走得恰到好处，出人意料。
石头充当使者为他开路：“闪开！
喂！快让开！波塞冬驾着马车救你们来！”

一阵扑面而来的大风冲他怒吼："停下！"
波塞冬的声音阻断、镇住了它。
吼声将四周震得发抖，受了惊吓，
石砾向山谷落下，劈劈啪啪。
十六条腿① 路过赫菲斯托斯的手工作坊，
马蹄疯狂地敲在地上丁丁作响。
锻造厂的铁锤失去力量，
目瞪口呆，傻傻地张望。
波塞冬高高兴兴地走开。
谷底有一扇门关闭着，那棵云杉树的枝丫垂过来。
一条人间的河冲刷着围 墙，泡沫飞溅。
波塞冬从树上折下的不是树枝，而是树干。
他拿着它在头上挥舞，然后牵马折回头。
黑马这下不听话，无论他如何大吼；
手工作坊里机器钝钝的雷鸣不奏效，
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也徒劳。
这位威力无比的先生火冒三丈，
用鞭子打，又拖又拉逼它挪个地方。
"行啊，"马儿们心里嘀咕，
"跳开也算是挪了一步。"
于是马儿把车横向拉进水中，
劈里啪啦猛地踩水，水花乱迸。
"喂，"波塞冬大叫，"看你们会不会喂鲨鱼！"
这下马儿才又把车拉上去。
归途走的是岸边的碎石路，

① 指四匹马的腿。

还不时地涉水，就像进了地狱一样潮湿恐怖。
它们脚踩的不是结实的泥巴，
它们必须踏着石子与水花。

这时，在山峦环绕的阿刚广场，
特米乌格对忒洛普西亚得斯讲：
“你快登上飞船飞上天，赶紧！
用你的汇报满足奥林匹斯人的好奇心：
两位选手中是波塞冬还是阿波罗，
在前面赶着四驾马车。”
传令官登上飞船迅速上天，
他喊道：“波塞冬把阿波罗远远地甩在后边。
但在赫菲斯托斯的深渊里的陡坡上，
他的车在可怕的碎石地上爬行，摇摇晃晃。
不对，实际上是：车轮蹦蹦跳跳，马儿在往坡下溜，
困难重重，要战胜它们几乎不能够。
辐条歪，车轴碎，
朋友，我要为波塞冬嗟悔。
看来落在后面的阿波罗倒有希望夺魁。”

“快去，”女王说话时鬼鬼祟祟，
吓得向罗多普耳语道：“快把这面小镜子拿上！
赶快穿过草地爬上边界线的山冈！
在路口、那块空心的石头之后，
找块有阳光的地方坐下、梳头，
嘴里哼着小调，手里拿着镜子，
暗中不断地向两边窥视。

当你的眼睛一发现阿波罗，立即跳起来高呼：
‘胜利者万岁！’一面欢呼，
一面用小镜子的反光刺痛马匹的眼睛，
这时它们会大吃一惊，
把车撞翻向回跑，
把阿波罗向河底里抛。
这样，阿波罗的战败不是我们的过失，
作为奖赏，我将给予你永远的仁慈。”

这时，操起小镜子，罗多普
穿过草地爬上分界处，
在空心的石头后面阳光照得刺眼，
她选中一块空地，就在洞穴旁边。
她拿起镜子，眼睛却向路上窥视，
一边唱歌一边梳理丝绸般的青丝。
瞧，阿波罗来啦，额头上打着胜利的印记，
勇敢地驾驶着四驾马车飞驰，兴奋无比。
她赶紧奔上去边唱边舞：
“胜利者万岁！祝你幸福！”
手晃动着小镜子，将骏马的双眼刺痛。
它们受惊吓得躲到一边，无所适从。
马儿们在怀疑、在思考：
“如果你们有谁能解释一下，哪怕是安慰也好，
我们看见的东西是哪类动物？它怎么不断闪光？
兄弟，你说说，我们有没有对付它的胆量？”
“静一静！”另外一匹马说，“我们不妨问问师傅。
他明白，他懂，他会向我们解释清楚。”

听从这一建议，它们一齐转过身去：
“师傅，你说，那是什么东西阴森可怖，晃来晃去？”
阿波罗解释说：“朋友们，让我来吐露真情：
那是一个姑娘，虽然很坏，但对马儿没有危害性。
她愚蠢地用一面小镜子来挑战，
你们可以安安心心将一切仔细观看。”
他小心翼翼地从车上走下，
从罗多普身边绕过，拉着马车四驾，
走过十二步之后，
他又悄悄爬上车，安全地钻进空心石头，
然后他掉转头对罗多普眨眨眼睛：
“你这口是心非假仁假义的毒蛇精！
用一面小镜子你就想毁掉阿波罗？
没门！这王冠一定会属于我。”
她羞得头发烧、脸发红，
把小镜子扔进峡谷中，
然后冲着阿波罗张开双臂，大大方方：
“我没有，没有镜子在手上！”
这美丽的骗子说着坐到地上，
埋下头去哭泣，好不哀伤。

这小镜子却落进灌木丛，
摇摇晃晃卡在枝叶中。
山上的风对山谷里的风说：
“你没看见树丛中的小镜子光芒闪烁？
好像有上千颗星星在呆看。
走，我们一起去和它玩。”

刚说完，山上的风从左面把镜子推了一下，
紧接着第二下、第三下。
山谷的风把它吹回去，却是懒洋洋。
就这样，你来我往。
镜子往汹涌的火的激浪中下潜，
太阳的巨轮沿着悬崖绝壁在追赶。
每当小镜子转个方向，
就好像银色镰刀割断闪电一样。
山谷中的风心想："我不相信，
它能干成的事我就不行。"
它就从底下把镜子一顶老高，
于是一根火焰之柱在熊熊燃烧。
这时，黑马爬出深渊里的黑暗。
"停一下！那里的闪光有什么蕴涵？"
它们竖直耳朵伸长嘴巴，
嗅呀望呀，波塞冬再吼也是白搭。
冷汗沿着腹部不住地往下淌，
找不到出路，它们心情绝望。
"那不是石头！呀，还在冒着火光！
还有一双眼睛，是狼！你没看见翅膀？快上！"
赶紧向右一转，扭头折回峡谷，
在岩石上跌跌爬爬的是这惊慌失措落荒而逃的队伍。
车辕断裂，车轮滚落下来。
车子成了雪橇，在地上蹦蹦跳跳。喀嚓！它从中间断开。
驾车的人被狠狠地甩进小溪，
巨浪迅速淹没他的身体。

无人驾驭的四匹黑马沿着山谷向下冲，
挤不进罗斯河口狭窄的门缝，
墙上也没有别的出路，
只好向墨拉尼珀① 栅栏冲去，于是被牢牢抓住。

墨拉姆帕斯② 挣脱出来沿着墙爬，
纵身跳过墙去——再也见不到它啦！
安忒拉斯和科拉斯拼命地弓起身子，
把头用力一甩，幸福地掉转躯体，
它们以闪电般 的速度爬上老路，意气昂扬，
始终拖在后面的车子碎块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
敲击声不断，马腿也挨打，
打得很重，噼噼啪啪。
它们用力猛蹬蹄子，
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挣脱拖着的车子。
“在那儿呢！我碰到了！它已把我困住！
加油啊！你快伸直身体！难道你还想加快速度？”
它们向空中乱抓，还在水中仰泳，
可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喘息声，一切努力都没用。

罗多普，我亲爱的！你要给所有的姑娘争光！
还有什么令你犹豫、歇个没完，值得你徬徨？

---

① 墨拉尼珀，原文 Melanipp，在希腊神话中是亚马逊人，为赫拉克勒斯所俘。文中被作者改用为栅栏名。

② 希腊神话中的预言者和医生，能懂动物语言。从上下文看，这里指的是四匹马中的一匹。

你怎么憔悴不堪、受着恐惧的煎熬，泣涕涟涟，
坐在路边，像做梦一样恍恍惚惚，对世界视而不见？
要是你在受你骗的那人身后用小脚
疾疾奔跑，赶上了他该多好！
用你诚实的双眼将他的脸庞打量，
寻找他的微笑，祈求他仁慈的目光。
这样你或许能用一句话换来他的原谅，
你那沉重的心情就会变得轻松舒畅。
停下！哦，天哪！你在干吗？别，快停下来！
从山顶上跳下来吧！别钻进空心石头！里面路太窄！
你听见没有？你那双小脚
会将可怕的黑马赶超。
如果可能，最好跳进野地里的小溪。
太晚了。恐惧迈着凶手般的脚步接踵而至。
她被撵上了，倒了下来，尽管她不情愿。
手想抓住什么，抓到的是马笼头——她被拖出老远。
她吓得喘不过气，喊不出口，
吃惊得连疼痛感都没有。

这时赫拉幸灾乐祸地坐在御座上，
贪婪地把胜利的美味汁浆预先品尝。
为了把阿波罗更彻底地击伤，
让所有的黑鸟[①]都跑到他头顶上，
赫拉把双手拇指攥进拳头[②]，暗地里啐着唾沫。

① 黑鸟预示着不幸。
② 这动作含有预祝成功的意思。

试试看，看你怎么逃脱！
听！小号在吹响。阿波罗绕着大圈
悠闲地牵着四驾马车来到广场中间，
把车停在赫尔墨纽斯跟前，向他呈上云杉树枝，
证明他到达了目的地。
这对赫拉来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她大叫着从御座上一跳三丈："停！你撒谎！
你这卑鄙的家伙，快说，你用什么样的恶劣行径，
巧妙地逃脱出你的命运，
说说你是怎么逃脱阿南柯的暗中裁决的？"
"住口，女王！你疯了！
谁诚实谁撒谎我们会判断，"特米乌格一声怒吼，
"有裁判说话已经足够。"
特米乌格的话女侯爵没有听到，
她继续冲着对手大叫：
"快说话！我要你向我说清楚！
阿波罗，你怎么了我的罗多普？
你有没有把她拐走？
我要我的女朋友。"

突然传来一阵尖声的警告。
还有人大声责骂。人群中迅速让开一条道。
黑马呼噜噜喘着粗气，四条腿乱踢，很疯狂，
科拉斯和安忒拉斯奔进广场。
骄傲的女王，这下你可以知道女朋友的消息！
两匹马跑着，拖着罗多普绕着场地。
疯马掉回头向女王的看台冲击，

一头撞上栅栏，这才中止了这场好戏。
它们在地上打滚。刚才冲击时力量过猛，脖子折断，
黑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呼吸困难。
它们从哪儿来？有谁看见？
女王大声哭诉着跪倒在女友的尸体边，
看自己是否能将苍白的死亡吓走，
用亲吻把女友可爱的呼吸唤回头。
“你快醒醒，罗多普！睁开你忠诚的眼睛！
让我啜饮你呼吸中的安慰，吸吮你的笑容！
请赐给我一点点爱意！
从你的死中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过后悔莫及。
天哪，痛苦啊！我是凶手！谁能顶替我的罪过？
别死！先别死呀！你得用祝福原谅我！”
眼皮一眨，嘴唇蠕动了一下，
这张沾满尘土的受磨难者的脸上有一种温柔的光芒焕发。
她伸出血迹斑斑的胳膊无力地将女主人的脸庞摩抚，
被死神围住，口中轻声嗫嚅：
“赫拉，我亲爱的朋友和主人，不要悲哀！
我是在偿还我欠下的债。
为你流血，一点也不痛苦，
快拿去我的祝福，记着我的好处。”
然后她不再言语。来了亚马逊人的出殡队伍，
静静地抬走赫拉和罗多普。

赫尔墨纽斯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用庄重严肃的声音把口开：

“根据裁判结果，
今天赛车的胜利者是阿波罗。
因为阿南柯黑夜将恐怖的死亡之灵
在我们统治者的身上蒙上悲哀的阴影，
所以今天开庆祝会不合适。
回家去吧！每个人都要怀着肃穆的心情告辞。”
大家都起身离开场地，
溜回家的人们个个哭哭啼啼。

河床上躺着波塞冬，
身上被巨浪没过，眼睛紧闭，耳朵也聋。
水浪冲刷着他吃惊的双耳，在他耳边怒号、咆哮，
却使事物的本来面目丧失掉。
水神给他造成这样的幻象：
他以为听见教堂里举行婚礼时的歌唱，
他上了赫拉那张贞洁的床。
他用力晃动着健壮的大腿和胳膊，
像是要抓住矜持的新娘，并将她拥抱。
他抓住大块石头，往自己怀里拼命拉，
像强盗一样亲吻着它。
独眼巨人们大声怪叫着赶到现场想帮助他，
笨手笨脚地把他抬上担架，
他误以为自己被野蛮的敌人所包围，
便像狮子一样英勇地自卫。
得将他突然袭击并用麻绳捆绑，
这样才能把他救出那个鬼地方。
当他们在手工作坊里给他治病，

给他抹上黄油，还为他贴上面团，
再把那些伤痕和脓包
用创可贴和纱布干干净净包扎好。
这下他变成半人半马怪的模样，又好像上了年纪，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回家，不无惋惜。
到了阿波罗的帐篷前，他们把他放下来。
“伸过手来，兄弟！”受伤的英雄把口开，
问候说，“就这么定了！让我来拥抱你！我是诚心诚意。
我衷心地愿做你忠实的兄弟。
你赢了，虽说这也算是机遇，
你赢得了光彩和荣誉。
我将继续保持我不同寻常的野兽的身躯。”
“谢谢你来和解，”阿波罗打断他的话语，
“你的话是金子，陌生的荣誉不过是镍的光彩而已。
然而你现在还是别像野兽那样生长，想想你裹着纱布
的身体！”

第六章　第四回合：释梦和预言

在皇家大院里高高地堆起一堆木柴，
就在那儿要建一口豪华的棺材，
里面放上一张柔软的花床，
罗多普睡在里面，就像埋葬女侯爵一样。
“必须这样！”“非烧不可！”熊熊烈火在燃烧，
变成可怕的浓烟往外冒，
将罗多普温柔可爱的身体烧完，毫不留情，
不管别人有多痛苦，面对眼泪也不动心，
这烈火把罗多普不可挽回地抢走，使众人的心灵受伤，
哭泣与抽噎汇成一股哀怨的合唱。
每一张嘴巴都在不断地绝望地啼哭，
无望地哭诉出一个恶毒的单词：“永不。”

当葬礼告一段落，
哀怨已使人筋疲力尽，眼泪干涸，
赫拉走出亚马逊人的队伍，
来到罗多普的骨灰前，迈的是坚定的脚步，
她猛力握住剑柄，把剑插入灰烬：

“我把痛苦埋葬，但是我要报仇雪恨！”
喊完她回到卧房，
一下倒在地上，
打着阴险的算盘，把胳膊肘一撑，拳头一攥，
支住下巴，怒气冲天。
仆役们俯首贴耳地出现在她眼前，
胆战心惊地安慰她、劝说她，并恳求道：
“女主人，我们对你忠心耿耿，你瞧！”
她把眉头一皱，“我不是你们的女主人，
我是一个地位卑下、被你们推来搡去的女佣人，
每个放肆的家伙都能毫无顾忌地辱骂我。”
他们一齐跪下：“啊，你怎么这么说！”
“走开！不用在赫拉面前下跪，可以朝她啐吐。”她把
亚马逊族上层人员
统统叫到自己房间。她们同时出现。
“你们这些英勇的妇女们，”她说，“跟我说说那个故事，
不久前我们用宝剑——啊，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
在色彩斑斓的奥林匹斯山，将克隆纽斯的政权推翻，
神明们的反抗全属徒劳，他们只会夸夸其谈。
这群叛逆者被贬进深渊，
这帮阴谋家受着死亡的恐吓，生活在阴间。”
赫拉说完，所有人都看着普洛玛科斯，
见此情景，后者决定讲这样一个故事：

“短暂胜利之后，紧接着一场反击。
亚马逊族的精英被消灭殆尽，倒在塞斯摩斯山峰之底。
最后一次冲锋是白费力气，

敌人迅速用双手将尸体堆积，
普罗米修斯在教他们，俄耳甫斯在给他们鼓气，
克隆纽斯在抗击。
我们的人马向山下逃，
逃回家中，逃向城堡，
可恶的土著人撑起叛乱的大旗。
他们是那些叛徒的同谋，不讲信义：
如果你鸿运高照，他们为你欢呼歌唱，无所不至，
如果你时乖命蹇，他们对你的血肉之躯垂涎三尺。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刚刚登基，
不熟悉战争，也害怕武器，
害怕遇到不幸。你藏在花园中一根大柱子之后，
你富有好奇心，同时却又吓得浑身发抖。
这时我斗胆抓住你的胸襟：
‘带领我们吧！否则你会丧失宝座和生命。’
瞧，就像春天里的五月、清晨的阳光，
一朵长期含苞未放的蓓蕾突然开放，
这朵皇家的鲜花，
被水晶般的露珠美化。
怯懦已不复存在，你的目光在闪亮。
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位英雄女王。
你微笑着跳上战马，你是胜利的先兆，
你脸一红，能抵上成万支长矛与梭镖。
胜利啦！战士们增添了信心，增强了勇气，
用叛逆者的血液灌溉着大地。
当我们挥舞大旗上山，
将克隆纽斯及其巨人部队追赶，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赶来支持我们，一副架势准备作战：
阿南柯的铁掌会把胜负裁判。
从巴拉同预言山口，那里烟雾缭绕，
传出十二下钟声，响彻云霄。
第一声敲响，刮过一阵龙卷风，
呼呼地吹得树林向地面鞠躬。
第二声敲响，改变了水流方向，
小河纷纷流上山冈。
第三声敲响，太阳光熄灭，
空气窒闷，带有焦味和霉味。
当这恐怖的钟声止息，
奥林匹斯陷入午夜的魔力，一片沉寂。
先是摩拉用严肃的口吻念了一阵符咒，
再有高尔戈血红的躯体从黑夜中露头，
阿南柯本人最后出场，
三个人组成一组怕人的命运合唱。
阿南柯的目光刺向提坦巨人。
他仅轻轻一跺脚，用他那脚后跟：
神明们的城堡劈劈啪啪地倒掉，
它由狡猾的普罗米修斯建造。
他跺上第二脚：那山张开红色的嘴巴，
含硫的咽喉把提坦们都吞下。
最后他用手一指作出决定，坍塌的墙壁
纷纷冲进火山口，一批接着一批。
紧接着是天明。当你四下张望，
已经没有敌人和叛徒在奥林匹斯山上。
你的命令就是法律，你的意志可以自由行使。”

说这番话的是普洛玛科斯。
赫拉扯着喉咙叫喊着跳起来；
就像展翅的雄鹰被人气坏，
不耐烦地用双爪将弯弯的树杈抓紧，
纵身一跃，深吸气时发出尖利的声音：
“嗨！”她喊道，“难道我们已经打死那只老狼？
我们怕什么？怎么让那些毛头小伙子逼得惊慌？
我的马厩里有狼，花园里有羊，为什么我们要忍耐？
难道阿佛洛狄忒放肆的嘲讽、厄洛斯的诳欺
以及罗多普血淋淋的尸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难道你们能长久地亲眼目睹
这些陌生人在我面前毫不屈服？
或者眼见官府，从老人们到普里塔人，不，
他们不是官府，他们是提坦人意志的奴仆，
眼见他们拿走我的权杖，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
把我的手和嘴都束缚住，不听我的旨意？
我的老百姓已经贪婪地吃到叛乱的毒药，
他们知道有人搞阴谋，觉得这味道很好，
我出现的时候他们一声不吭，既不问候也不欢迎，
这个叽咕那个嘟囔，还有人放肆地对我瞪大眼睛。
要想将这些人松散的敬畏之心唤醒，
我要令他们从血脉中对死亡产生恐惧之情。
快说说看，你们怎么想，说，
快简简单单地回答我，
明天你们是否愿意跟我走，
把那根被卑鄙地夺走的权杖再抢到手？

是否愿意把这帮陌生的来求婚的乌合之众打翻在地？
让不听话的老人们和普里塔人用鲜血感觉到剑的锋
　　利？
也许我们还要稍稍动用长矛
将广大立场不坚定的民众调教？”
她说完，掌声四起。骄傲的姑娘们操起武器，
丁丁冬冬的响声此伏彼起。
“快干活！”她们要赶紧磨快剑、矛和枪，准备奔向战
　　场。

她们做成一个长着胡子的巨大的假人，
用棉花浸过松脂再用草编织而成。
亚马逊人搭架子竖梯子把它立起，
为了给战士们鼓足勇气。
奸笑声、嘲笑声一直持续到晚上。
当太阳落下，不再有阳光，
她们赶紧把这巨人点燃，
繁忙的火把汇成冲天的胜利火焰。
所有的亚马逊勇士一边高喊胜利，一边唱着战歌，
竞相帮着燃起这场大火。
当火焰熄灭，巨人的躯体变成焦炭
落到地上，缩成黑色的一团，
大家还没解恨。她们向它跺脚，
打它，刺它，把它摔倒。
姑娘们孩子们都往前挤，
想踩它一脚，骂它一句。
就像一群丧家犬在垃圾堆里

用鼻子嗅到一张旧狐狸皮，
破破烂烂，上面长满虱子，
这些狗纷纷冲上前去，
又拉又扯又是抖动，争先恐后
恶意地与这张皮开玩笑，不管是什么狗。
并不是狐狸皮本身值得如此褒奖，
这假人对于亚马逊人来说，道理完全一样。

第二天清早女王骑着马
来到赛场，前前后后人们持刀持枪保驾，
赫拉身披铠甲，头戴帽盔，做好作战准备，
由亚马逊人围成一圈护卫。
“你这样大动干戈做什么，可爱的孩子？
你打算向谁出征？”问话的是阿歇罗斯。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她说，
“我自己明白我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他大吃一惊，站着不动不再罗唆。
瞧，正当她登上御座，
有一片阴暗的鬼云在广场上方
渐渐地往惊呆的人群中下降。
里面有鬼火忽明忽暗，
复仇女神苍白的容颜清晰可见。
人们冻得牙齿直打颤，
“开始！”普里塔人倒还能把气喘。

赫尔墨纽斯颤颤巍巍地哼哼：
“今天的比赛项目是释梦。

精通这项艺术的人快上来！
愿意参加的人我们在此等待。”
差役们奔来奔去。“听好！
报名的只有阿波罗一人。”他说道。
“所有的人之中有没有人愿意
为老人们做件好事，
替这位英雄梦上一场？
不管是谁，请不要犹豫，赶快上。”
这时每个人都对身旁的人说：
“兄弟，你听见没有？去做梦吧，快去做！”
“快作出决定吧，”赫尔墨纽斯催促道，“不要迟疑！”
女王用粗哑的声音喊道：“我愿意！”
说完走下御座登上祭坛，
坐上一张三脚凳，凳子放在祭坛前：
“你好，阿波罗，我的敌人！
看好，今天的战争在你我之间。”

“女侯爵，你可愿意在头上扎上这根绷带，
让它将你勇敢的双眼遮盖？”
赫尔墨纽斯问道，“因为一旦光亮消失，
那有关花径的金色美梦将至。”
“我要做的梦，”奸笑的是赫拉，
“既不是金色也没有鲜花。
我要梦的事情简单明了。
绷带我可以不要，光线不能缺少。”
说完她把头一摇，帽盔往后一滑，
弯弯的头发盖上前额和脸颊，

锐利的目光像杀人的长矛刺向阿波罗，
她充满仇恨和敌意，开始说：

“我梦见一位女侯爵，她活得自由自在，
掌管着奥林匹斯山，人间也由她主宰。
你们想知道她的名字吗？她叫赫拉，
我就是那位女侯爵，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现在你们来听听我的梦如何进展：
我梦见一群漫游的流浪汉，
里面有陌生的提坦人和放肆大胆的安勃特人，
他们令女王痛苦万分。
一边是叛乱，另一边是造反，
丧尽天良的两个部族非常傲慢。
他们想夺取她的权利和荣誉，
但这还满足不了他们的私欲。
这些狠心的强盗要抢走她心爱的两只小鸟，
两只鸽子，它们是一对双胞；
不，不是鸽子，是温柔美丽的窈窕淑女，
一个是狡猾的毒蛇罗多斯，一个是我心爱的罗多普。
哦，亲爱的忠诚善良的罗多普，
眼见你鲜红的血液流淌，我多么痛苦！
我的双耳再也听不见你甜美的歌声，
我的眼睛再也不能将你幸福的微笑啜饮。

你们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刚刚梦见的是往事。
现在我要将复仇之花向你们显示。

我梦见女王决心报仇雪恨。
‘快来呀，你们亚马逊人！”
她喊道，‘他们在哪里？提坦人的仆役和帮凶
是那些可耻的老人们和卑鄙的普里塔人。
他们居然赞成一些人对我傲慢无礼，
批准那些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住在这里，
把我贬低为可以买卖的战利品，
以满足胜利者可耻的野心。’
正直勇敢的亚马逊女兵
用行动使这公正严厉的裁决得以执行。
她们听从命令，十分愿意：
让那叛逆者成群结队地在鲜血中漂移。
然后女王又喊道：‘这些帮凶们、仆役们已经处死。
我们对违抗命令杀人成性的提坦巨族如何处置？
那巴拉同山口是离这里太远，
还是堵住了，不通？’
亚马逊人和主持公正的复仇女神，
做好一切准备，想把这伟大的事业完成。
她们嘲笑他们，再让他们蜷曲身体接受捆绑，
然后又把他们拖到牛皮上。
这帮恶棍再求饶也是白搭。
安勃特人，你们的傲气在哪？
快让我看看！赫尔墨斯，绷紧你的精神之弦呀！快跑，
阿波罗！波塞冬，快摇晃你那乱蓬蓬的毛！
难道你们的躯体不是由溢浆温泉的水制成？
你们难道能忍受被女人战胜？

他们被推进巴拉同山口，一个接着一个。
最后站在这洞穴前的是阿波罗。
女王一挥手，说：
‘停！这人是命运送给我的，这个男人属于我！
我是因为他才不再能听到罗多普的声音，
现在该由他为我唱歌，让我高兴。’
她让人端来一盆炭火，
从剑鞘里抽出亮闪闪的宝剑，把它放进火中烧热：
‘阿波罗，你虽死不了，却免不了要受伤，
我要让你痛苦，这样我对你的憎恨才得到补偿。
我要亲手把你美丽的双眼灼伤，
让它们再也不能拥有傲慢而胜利的目光。
有人说最温柔悦耳的歌声
来自瞎眼歌手，而且他心灵还得受了伤。
我肯定会对你这样做，
你那小精灵会不会来救你，我们马上就会知道，阿波罗。’
她喊完，把那丝丝发响、被火灼红的宝剑
恐怖地刺进他美丽的双眼。

女王性情乖张喜怒无常，
就像对一只狗，一会儿声音温柔，一会儿火冒三丈，
刚刚才把它赶开，这下又将它爱摩，
女王就这样对待瞎子阿波罗：
‘走开！快滚！上哪儿去了，你这懒虫？快跟上来，你！’
一会儿甜言蜜语，一会儿拳打脚踢。

晚上高高兴兴进过晚餐，饭饱酒足，
有人跳起了轮舞，
女王下令：‘阿波罗，快拿上你的琉特①，
唱一首赞美罗多普的动人的歌，
还要把我替她伸冤报仇唱出来，
告诉她我已把骄傲放肆的提坦人打败。’
听了这些，阿波罗很不开心，泪流满面，
他哭着唱出动听的歌声软绵绵。
‘就该这样！’她将他称颂，
接着下令：‘歌唱我的衣服，它和火一样红！’
他乖乖地听话。可是女王气愤地扇他一记耳光：
‘你这坏蛋，你撒谎！
我的衣服颜色怎么会是火红，明明是紫罗兰！’
说完用百合花一样洁白的手往他脸上扇。

这就是我的梦，美丽的阿波罗。如果你还能安安静静
预言什么，倘若你还有这份心情，
那你就赶快吭气，快快发言！
我担心梦里看见的，今天就会实现。”

赫拉坐在金色的三脚凳上，
说出她的梦，阴暗的额头上毁灭的欲望在闪亮。
当她的舌头刺向对手，
她的部队悄悄地围住官员们，吓得他们直打抖。

① 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

女王一说完话，她们就抽出宝剑，准备战斗。
一声声诉苦与哀愁
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发誓，并乞求她仁慈的宽恕。
在一阵阵痛苦的呜咽与啜泣声里，
特米乌格用裁判员那镇定的声音，鼓足勇气：
“我们承认你的万能与权力，女王，
你却把怎样的恶梦跟我们讲！”
阿歇罗斯举起双手伸向天空：“摩拉！
快把她的石头心肠感动、融化！”
阿波罗猛地从座位上跳起，
胸脯不断起伏，预言家的眼睛在凝视：
“我听见复仇女神的宝剑在可怕地作响。
我要解释这杀人的恶梦，无耻的疯狂。
我愿意预言，是的！我当然愿意！
你呢，女王，请你给我握住鞭子①。
你看没看见那些妇女，可怕得像鬼怪一样，
蹲在沙地里向你张望？
她们是谁？你想，
她们怎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你，骇人的眼睛里充满欲望？
这是地狱里的复仇女神，
她们先诱惑你干坏事，然后再报仇雪恨。
你的恶梦把她们招到这里，
她们希望你把坏事干到底。
刽子手的欢呼是复仇的开端，

① 指按捺住情绪。

如果你在憎恨中对我们的威胁得以实现，
她们就会从我们的鲜血中奋起，
并向阿南柯汇报消息：
‘快醒醒，阿南柯，快来保护你万能的政权！
保护你的荣誉和尊严！
一个会死去的小丫头① 在发疯，
她叫赫拉，她把你讥笑、嘲讽。
她根本不配拥有你交给她的权杖，
她用拳头把求婚者赶到奥林匹斯下方，
被她赶走的就是安勃特人，那些神明，
他们听从了你的召唤，从地狱里往上将陡峭的阶梯攀
登。
你是老了，还是不中用，允许一个亚马逊姑娘
不知羞耻地把自己夸奖，
将宇宙之主的威力无比的胳膊砍断，
把你的意志违反，将你的决定推翻？’
阿南柯静静地听着，自顾自轻轻微笑，
然后找来命运之书，操起一根羽毛，在书上划上一
笔——
奥林匹斯全体臣民不再理你。
随后他捅捅火堆，一道血红的火焰
随同呼啸的卷风冲上了天：
‘要消灭谁？’他弯曲的爪子指向亚马逊人：
‘所有这些人！’
她们臂力再大，人再英勇，

① 本书中赫拉是人，是会死的，当然比不上长生不老的神明。

武器再好，士气再高，又有什么用？
那千万重复仇的火舌
将濒死的无助的人吞噬。
这时阿南柯放出复仇女神：
‘快去找！’一声令下，她们跟着你逃命的脚步跑。
因为你歹毒而被招来的女人，
你会发现，就是她们将你恐怖地紧跟，
她们跟随你翻山越岭，用尖叫吓唬你，
闻着你的脚步，对你的肉垂涎欲滴。

美丽的少女赫拉，你属于我，
现在我看见的这一切，不能不对你说：
你怕死去，穿过岩石中的不毛之地，
又穿过森林，一只猛兽紧跟着你，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将你追踪，
你这女王赶紧返回王宫。
这个人你认识，她是阿佛洛狄忒，
她用金色的鬈发将立场不坚定的百姓的爱慕赢得。
她坐着御用马车过来，十分傲慢，
她亲眼看到你在逃难，
看见复仇女神在撵着你走，
她们顽强追捕，马上就要赶到你前头：
你一死了之，她觉得不够解仇，
赶紧跪到地下，向神祈求：
‘噢，命运啊，’阿佛洛狄忒在祷告，
‘摩拉，请你答应我的要求，
那制造血腥暴行的罪魁祸首，

那杀害老人们和普里塔人的刽子手，
她把所有法律和法令亵渎，
把阿波罗的眼灼瞎，把求婚者们驱逐，
不能让这手上沾满血污的杀人犯
一死了之，血债要用血来还。
请你给我留下这个女人，请你保佑，
让她尝尝最深重的罪孽的苦头！'
瞧，这可怕的乞求刚刚结束，
复仇女神们突然放慢了脚步，
掉转回头，平心静气地回家去，
你的心灵却被另一种骇人的恐惧占据，
刚才你还是被追赶的人，
这回却是你一面追一面乞求复仇女神：
'停下来！用利爪扯碎我吧！我向你们请求！
别让我活生生地落进敌人之手！'
哀告全是白搭：没人停下，没有救命稻草，没有解决
办法。
你身不由己地被拖到阿佛洛狄忒脚下。

就像一个女奴，被悲惨的命运
抛到苦难的地方，女主人丝毫没有恻隐之心，
从早到晚都在恶狠狠地大骂，
把最重的负担往你肩上压，
派你去打扫马厩和楼板，
你生病或手上长出老趼她也不管。
就像这样，你的敌人一肚子阴谋诡计，
在你出生的宫殿里把你呼来唤去，一点也不怜悯你。

‘拎水来，赫拉！快！把马洗干净，你这没用的东西！
快去背柴火！还要打扫楼梯！’
一点也不让你歇息。你得跑来跑去，直喘粗气。
得到的奖赏是一顿鞭笞，而不是带有歉意的感激。
晚上，阿佛洛狄忒高高兴兴，酒足饭饱，
大笑着冲着大厅高喊道：
‘朋友们，现在请你们看一出罕见的剧目，
奥林匹斯的女侯爵将为你们跳舞。’
她喊完，派人逼迫你来。你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像墓地里的石碑一样悲哀冰冷。
手中扬着鞭子的人对你大嚷：
‘你这讨厌的丫头，没有教养的姑娘！
一副邋遢相，脚都不洗，
还敢来向阿佛洛狄忒的客人们致礼？’
你被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
却还要跳跳蹦蹦，真是痛苦难言。
大厅里宾朋满座，
人人都怕哭出来，纷纷把脸扭过。
只有阿佛洛狄忒扬起鞭子抽你：
‘嗨，我倒要看看，我要叫你把懒惰的双腿抬起！
什么事都干不成，连跳舞都不中用，
我真不知道你在哪个牲畜棚里出生！’

阿波罗，并非悲哀所致，两眼却是泪汪汪，
他什么也看不见，疼痛不堪，坐在门槛上，
希望能在梦中将光亮的滋味品尝。
赫拉走到瞎子面前，摇摇晃晃。

在一根支撑楼梯的柱子旁，她跪倒在地上，
满怀愧疚，狠命地将她那高贵的头颅往门槛上撞，
撞得血迹斑斑。‘那些叛徒真见鬼！’她大喊，
‘都是些什么人！不，他们哪里是人，他们是稀饭，是
烂面团！
我眼皮底下曾有仆人无数，
他们像牲畜一样叫唤着，对我表示敬畏，向我欢呼，
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没有一人能够像男人一样握住
我被迷惑的手，
劝我放弃那罪恶的念头。
这样我就不会犯法，
摩拉也不会给我革出家门的惩罚。
没有人这样做！哪怕有人仅仅提醒一句，
坦率正直地鼓起勇气，维护真理：
那我今天就不会当上小保姆和女奴，
尝尽鞭子和羞辱之苦。
我将会作为女主人坐在大厅，
由国王兼丈夫保护，受人尊敬。
他总用严厉的目光向四下里望去，
亲口赐给我的却是甜言蜜语。’
赫拉这样诉着苦，在柱子旁边叹着气倒下。
阿波罗压抑住心头的愠怒对她说话：
‘尊贵的女主人，我真幸运，
你亲手用利刃戳瞎我的眼睛，
这样它们可以免看这场可怜的戏，
看尊贵的陛下怎样挨骂受气。
如果再给我一个小小的恩赐你不嫌太可惜，

那就快动手吧，请你把宝剑举起，
捣坏我的耳朵，让我听也不能听，
这样我就不必听见你叹息的声音，
我这瞎子听了你的哭诉有什么用，
只觉自己束手无策，白白心痛。’
这就是我对你的梦的解释，其余你自知。
我站在这儿呢，你可以把我打死、杀死！”

阿波罗喊完，眼睛里闪耀着轻蔑和鄙视的光芒。
他无所畏惧，胆敢宣讲真实情况。

当他高高地扬起鞭子，唱着惩罚之歌，
在这全部过程中，女王听着听着
耸起肩，驼着背，弯下腰，
大家看到她低下骄傲的头，
手抓一把泥土，洒到头顶上，
仿佛对将要受到万般诅咒的事后悔懊丧。
当他严厉的讲话渐渐结束，
那高贵的声音里不再有愠怒，
她马上扑上前去，忘记了自尊与骄傲，
跪在他脚下大声哭号，将他的膝盖抓牢：
“开开恩吧！饶恕我吧！快束缚住那命运的诅咒！
我冲着你这纯洁无瑕的人呼喊：救救我吧！救一救！”

所有的人都大叹一口气，哭成一片。瞧，那复仇女神

之云又黑又重，
开始渐渐上升，慢慢移动，
就像被一根杠杆渐渐抬起，
离开广场，渐渐变成雾气。
然后赫尔墨纽斯打破沉默，
结束那充斥四周令人恐惧的演说：
“我要宣布老人们的决定：阿波罗
在释梦与预言这一回合中是胜利者。”
“阿波罗万岁！”疯狂的叫喊没完没了，
大家把阿波罗围起来，亲吻着他的手和脚。

特米乌格，竞赛的裁判组组长，
庄重地站起身来把话讲：
“大家都共同经历了这场恐怖，
听好！裁判组有新的决定作出：
考虑到有幽灵和鬼怪
在空气中以及在大家的脑海里徘徊，
为了避免大家更多的担心，
我们决定最后一轮比赛明天举行。
最后一个回合的竞赛内容，裁判组已经确定，
看谁更会治理国家，看谁更贤明。
由此决出谁当国王。
今天局势已经明朗，我想，
我可以公开承认谁会得奖：
他将使其他所有的人都黯然无光，
每人都在心中默念他的名字，暗自期望。”
赫尔墨斯跳出来：“我尊重公正与合理，

要我服从阿波罗，我愿意。”
波塞冬喊道：“我送给你了，拿去吧，阿波罗！
就是不戴王冠，大家也认得出我。”
提坦人说的话意思都相近，
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们鼓掌表示欢迎。
比不上阿波罗谁也不难受，他的优点闪闪发光，
使嫉妒卸下了武装。

最后普里塔人阿歇罗斯
对沉默不语的群众宣布这样的假期：
“让女王赎罪不符合本国风俗，
不管她多么胆大妄为，也不管她何等残酷。
我们要将她的屈从褒奖，
欢迎她诚心诚意地改变立场。
今天那些虚荣的盛宴舞会都不要，
而是请大家认认真真地进行思考。
一个重大的危险轻轻地擦过我们身边，
对命运祈祷、感激，我看现在是最好的时间。
我们最好聚在一起进行祈祷，
把诡计和阴谋用歌声赶跑。
首先，为了和平，请大家
把武器放到祭坛边作为抵押。
其次，希望大家不分贵贱，统统赞成这一行动，
围着祭坛绕上十二圈，
对着公正的塑像鞠上一躬。
快！谁要是不服从，就会遭到诅咒数重。”
阿歇罗斯的话说得分量很重，

大家乖乖地排在忏悔的队伍当中。
亚马逊人骂骂咧咧，跟在赫拉身后，目光中隐含恼怒，
脚步中包藏痛苦，
被迫将自己的傲慢之气埋在心底，
这些战败的女将士目光中都带有阴郁的神气。

第七章　背　叛

这时，赫拉的房子里空空荡荡，
只有命运的步伐在移动，轻轻地作响。
在寂静的宫院里的树林中，
透过冷杉树和葡萄丛，
仅有一线光芒，啄木鸟在咚咚地敲响，
宙斯低垂着头在胡思乱想。
外面，啄木鸟咚咚地警告着他的耳朵，
内心深处他却听到嘀嗒嘀嗒的诱惑。
欲望悄悄地在他心头骚忧，
他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绕着王家的城堡。
眼睛一动不动地将闪亮的阳台紧盯，
在灌木丛的掩蔽下，他偷偷地向这小山冈逼近。
终于找到一条树叶的缝隙，
他可以从低处向架在山峰之间的小桥窥视。
这山峰高得令人目眩头昏，
有个巨人怒号一声，随即跳起，双腿用力一蹬。

狡猾的斯芬克司① 是山峰的第二名护卫，
她不停地晃动着爪子摆着尾。
最后还有一只温柔的母鹿，
躲在栅栏后面，把外面看得一清二楚。
它睁着大大的孩子般的眼睛看着你：
“这样可不好，”它的目光在说，“快回去！”

心怀鬼胎的宙斯躲在灌木后面一动不动，
贪婪的目光紧盯着那座山峰。
犯罪吓不倒他，做坏事对他来说无所谓，
只因路途艰险他迈不开腿。
就算那山峰的障碍他能战胜，
他也无法面对那双孩子般的眼睛。
“你在想什么，心怀鬼胎的宙斯？你有什么私欲？”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向他窃窃私语。
有一只手稳稳当当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谁？瞥上一眼，快看，在他身旁
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斜倚着树，
蛇一样的气息从她身体里冷飕飕地喷出，
从那绷得紧紧的胸脯中可以看出诱惑在闪光。
眼皮下透露出的是地狱般的欲望。
“滚开，你这丑陋的幽灵！”他说，
血液冻住了，声音直哆嗦。
“你可愿意，好好考虑考虑，”她问，

① 斯芬克司(Sphinx)：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性。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后因谜底被俄狄浦斯道破而自杀。

“攻克那座山峰，钻进那扇小门？
快说，你是否愿意占有那座宫殿，
享受荣华富贵，拥有王权，
统治奥林匹斯和人间？
我等待你的回答。快说出来，一切都会按照你的意愿改变。”

他浑身燥热像着了火，接着又打寒颤，全身冰凉。
“别客气！”欲望在欢呼。他震惊得不得不掂量掂量。
“噢，宙斯，你可愿意？”这女人又继续提出问题，
“记住，这可是命运的最后一句话语，你愿不愿意
让那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你伤害
将你辱骂的骄傲的女王，什么头饰也不戴，
赤足跪在你的面前，请求你的仁慈与庇护。
提供她容身之处？”

“是的，我要的就是这个！”他暴跳如雷。然后又犹豫着压低嗓门：
“可是，你以什么为代价，拿什么作为交换条件？”
她回答道：“条件是这样的：你要全心全意
当我的情人，醉心在爱情里，
还要做我的仆人，对我卑躬屈膝，灵魂和肉体都属于我，
只要我喜欢的，你要听话、沉默。”
“你对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可靠？
你有什么权力？以什么作担保？”
“高尔戈的话不用担保，”她说，“这不是怜悯，
我亲口许下的诺言就是命令。
我站在这里。看着我！要么拒绝，要么相信！

来吧，让我拿走你的幸福与安宁。”
她说完话，他跟上她的步伐，
心灵沉醉在荣誉的喜悦里，幸福与安宁却是巨大的代
价。

当他再一次站在城堡前，
她平心静气地用手指向山峰与宫殿：
“命运已经瞄准，
对奥林匹斯的国王应该敞开大门。
噢，尊贵的宙斯，快登上世界屋脊！”
袭上他心头的是一阵狂喜，
他勇猛地一冲，登上了高耸入云的山顶。
那巨人摆晃着后腿，咆哮着，发出骇人的声音，
用力向前猛地一跳，
收起后腿，让开位置，会心地一笑。
斯芬克司叽哩咕噜地抬起爪子，
反反复复地舔着宙斯的脚丫子。
大门几乎要为他敞开，
母鹿从埃克司栅栏后探出身来，
睁大那孩子般的眼睛：
“噢，宙斯！快回头！快！你干的不是好事情。”
他满怀懊悔掉转头。斯芬克司大声号叫，
巨人摇晃着后腿，将他吓倒。
他害怕地等待不测，在绝望中摇摇晃晃。
瞧，一块牌子挂在母鹿头上，
上面用火笔写道：“把我杀死。”
他照做了。环视左右，害怕之至。

然后文字又写出："扒下我的皮。"
他又乖乖地照做了，尽管不愿意。
"把我的皮当大衣，"黑板又写，
"看见埃吉斯① 的人都会受到威胁。"
当他这一点也做到，一扇门跳开来，
接着所有的门都敞开。

他心里沉甸甸的，满怀负罪感，
噔噔噔将王家宫殿登攀，
里面空无一人。罪恶的脚步像惊雷轰鸣，
所到之处只有沉默与寂静。
在一个沾满尘土的大厅里，陈旧的御座在打着哈欠。
　　他心想：
"这就是生活的最佳奖赏。"
在这里，王冠与御衣在睡大觉，他贪婪地一把抓起。
瞧，王冠大小合适，还有御衣。
他掂量一下权杖，又把玩御玺。
他的目光向窗户一瞥，漫不经意，
从玻璃的反光中他看见地面上人头攒动，
就像在人间一样，没有秩序乱哄哄。
他继续向上走，渐渐地看见一扇老虎窗，
穿过去就到了宫殿的屋顶上。
无边无垠的世界都深深地在他脚下，

① 在希腊神话中，埃吉斯是宙斯的铠甲。它由羊皮制成，上面是高尔戈的头，衣服上还附有蛇，不时地吐着舌头。摇动铠甲，即出现暴风骤雨或让人吓得毛骨悚然。除宙斯外，只有雅典娜有权披上它。

一切尽收眼底，等待他的审察。
他失望的眼睛环视四周，
叹息着把想法说出口：
“世界屋脊如此可怕，凉飕飕，
大地的气息如此悲哀，没闻头！”

当他孤独地处于地面和天空之间，
一边思索着一边观察人间拥挤的场面，
风在耳边呼啸，云在慢慢地飘，
山峰、河流都在奔跑，
人和动物都忙得应接不暇，
眼底下一根手指直接指向他。
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缥缈的声音问道：
“噢，宙斯，为什么地面上所有东西都在奔跑？”
这个问题不断重复，声音越来越大。
“站住，主人！快给万物一个回答！”
一阵狂流突然淹没堤坝和水闸，
怒号着将奥林匹斯山冲刷。
绝望、愤怒与怨恨相汇集，
这一切苦难直冲世界屋脊。
它们已经爬上宫殿，
顺利地攀上屋顶的边缘。
这群野蛮的乞丐在屋顶上胜利地嚎叫，
又是乞求又是诅咒将世界之王围剿，
使劲拉扯他的衣袖，拽呀撞呀非常用劲，
定要引起他的同情，让他把问题说明。
“你不能不答话，我们拖住你，

快说，地面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他捂住耳朵，把脸藏起来，
可那群乞丐却毫不相让，越逼越厉害。
当他出其不意猛一抽身，
想穿过老虎窗赶紧往下奔，
一个人影使他怔住，像是当头一棒：
身材高大的高尔戈绷着脸出现在老虎窗。
乞丐们哀哭着从房顶上往下掉，万分失望，
高尔戈狠狠地抓住新手的臂膀：
“尊贵的宙斯，购买统治权不能分期付款，
站在世界之巅没有回头路可选。
看看埃吉斯，再好好想一想，
有多大重担不可推卸地落在你的双肩上。”
他一看，埃吉斯活着，在流血。
吓得他甩开胳膊想挣脱，可它往他身上贴。
“天哪！”他绝望地跪在女神脚下：
“让你的仆人赎罪吧！”
她操起一方图章，在他额头上将一块印记烙下：
“它光芒四射，再大的荣誉也不会将它融化。
尊贵的宙斯，你已经完蛋，
不会再有幸福，除非它来自伊夫兰。”
说完她转过身去。
这印记唤起他一种全新的勇气。
他跳起来，挺直，伸开胳膊，
冲着世界大喊：“现在以及今后所有时刻
我不再知道自己的痛苦和要求，

我要为全世界摆脱灾难而奋斗。”
这是发自肺腑的真实誓言。

晚上，孔雀俄耳尼斯悄悄溜出王宫大院，
从房顶上潜逃，在低空滑行，
穿过灌木丛与森林，
满头乱发，来到阿刚广场，
尖叫着对大家讲：
“不幸的人们，你们是否知道有个鬼怪将你们蒙蔽，
你们不合时宜地在这里祈祷，表达心中的感激，
以为女王的宫殿安然无恙，
其实却闯进一只狼，它用爪子找呀抢。
赫拉，快回去吧！有敌人躲在你的家乡。
阿波罗，那本来为你高尚品质准备的奖赏，
那象征着最高尊严的王冠，
已被心怀鬼胎的宙斯抢到手，他诡计多端。”

一阵哄乱像龙卷风席卷广场。阿波罗愤怒地说：
“快把我的武器我的剑递给我！”
人群乱嚷一阵，
女王怒不可遏地唤来普里塔人：
“这就是你们自作聪明的结果！”
她恨得咬牙切齿，“还愣着干什么？
快吹牛啊！快过来，领取我的赞美和感激！
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失去权力，
站在这荒凉的广场上，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姑娘上当受

骗，
遭人虏掠，被逐出家园。
昨天人们还称我为这世界的女王。这是谁的功劳？
是你们强迫我做祷告和连祷①。
我只有将你们酬谢。你们的公正在哪里？
都是谎话，是骗人的诡计！”
她怒气冲天。那些女战士们，这回
倒是迅速做好战斗的准备。
喧嚣的人的海洋突然停止翻腾，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等待阿歇罗斯开腔：
“拿出勇气来，女侯爵！放心吧，阿波罗！
有普里塔人在预测这篡权的结果。
篡取的政权不算数，这是本国规章，
这种罪行即使发生，也会在中途夭亡。
一道受了重创的法律不会死去。裁判们，快快主持正义！
郑重地诅咒盗窃王冠的贼，骂他卑鄙！”

裁判们站成半圆围着公正的塑像，
准备将诅咒宣讲。
可怕的第一道咒语刚刚念完，
瞧，他们居然举起双手，哑口无言。
女王的声音变得尖锐而激烈，她已经等得不耐烦：
“我的耳朵等不及了，快念咒语呀！快念！”
他们这才张开嘴巴，却口齿不清，

① 连祷：牧师领祷，信徒按一定格式回答。

吐出的都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咿咿呀呀的声音。
赫拉满腔怒火："一句咒语就那么困难?让强盗尊重我，
把权力还给我!"
阿歇罗斯说："你们这些裁判，快开口!"
看，现在发生的一幕令人颤抖：
特米乌格丧失理智，突然发疯，
老头子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像个顽童，
就像牧师牵上祭坛的阉割过的羊羔，
他的嘴巴只能担惊受怕地咩咩地叫。
接着，其他人也一样，丧失理智，变成动物，
裁判员个个蹦蹦跳跳，傻乎乎。
这场变故吓得人人呆若木鸡，
为自己丑陋的外貌羞愧无比，
这时，三声疯狂而狰狞的大笑
穿过黄昏后黑暗的树林，透过空气被他们听到。
"保护好你们的头！这是阿南柯显灵。"
世上万物都失去原形。

阿歇罗斯压抑着一腔怒火，掐住特米乌格的脖子，动
　　作粗暴，
他把权杖抢到手："神圣的孩子，我用生命、地位和声
　　望向你担保，
我要护卫你。虽然我不能把你的权力还给你，
但是我可以赎罪，为我自己。
因为裁判受到侮辱，事情出了变故，
这权杖不配给暴徒，
所以，女主人，我亲手把它还给你。

幸福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
女王，举国上下没有别的法令可以取代
你的命令，你的安排。”
说完，阿歇罗斯把权杖递给她。可是，
权杖还没碰到女王的手指，
——天哪！——他左手持剑刺进自己的胸膛，
阿歇罗斯立即倒在地上。
弟兄们仿照他的做法，
普里塔人跌倒在血泊中，横七竖八。

沾满血污的权杖脱出身来跳进女侯爵的手里，
她发号施令，声音清晰：
“从今以后我就是自由自在的女王无拘无束，
我现在要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阿波罗，如果你把敌人赶出我的家，
把偷王冠的盗贼的脑袋放在我脚下，
那我会把一个妻子的吻奖赏给你，
并让你尽情地享受我贞洁的身体。”
阿波罗兴高采烈地欢呼：“嗨，王位与爱情！
太好了！我只是有一点担心：
强盗会呆着不逃跑。
我们把这只恶狼圈住，
明早我和他一决胜负。”
虽然天色已晚，但他毫不耽搁，
选出最好的两匹骏马，装上笼头套上车，

墨冬[1] 和菲罗尼西斯[2] 身子轻巧得像鹰，
熟悉人的声音，听从人的命令。
然后他带领愤怒的提坦士兵，
风驰电掣穿过深夜冲向正义的战场。
亚马逊人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
共同的敌人使他们将不和与纷争忘记。

树林被团团围住，
荆棘丛挡住所有的通路，
灌木丛中有暗哨在窥探。
阿波罗在车边踱方步，心烦意乱，
诅咒那懒惰的时间，
恨那么多小时走得实在太慢，
他时不时地烦躁地跺跺脚，
赫拉出其不意地轻声提醒他，吓他一跳。
她摆摆手让他安静。
“阿波罗，你是不是想睡觉？”她娇滴滴地说，声音很轻，
“费这么大劲跟着我，是不是让你烦恼？
新婚之夜对你来说或许来得太早？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赶起你的骏马，
悄悄地穿过树林带我回家，
如果有命运为我们担保，

① 墨冬(Medon)：希腊神话中俄琉斯的儿子，小埃阿斯的异母兄弟，为埃涅阿斯所杀。本书中为马名。
② 菲罗尼西斯(Phronesis)：马名。

让你今天就能把那窃国之贼——歹毒的宙斯捉到，
这样我会满心欢喜，
你也会得到奖赏兴奋无比。
你看，如果我不能在深夜之前
将诅咒与轻蔑吐这坏蛋一脸，
我就无法平静，无法入睡，
眼睛里噙满泪水。”

听到这话，阿波罗高高兴兴地将马车驾起，
穿过黑暗的森林，两匹马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赫拉熟悉家乡的每一条路，
明智而清楚地指引着车夫，
于是他赶着听话的马，
来到宫殿边的一块山崖。
女王突然十分惊惧害怕，
战战兢兢地对伙伴说出如下的话：
“是天黑我产生了错觉，还是真事？
宫殿房顶上是不是站了一个大个子？
一个陌生人，我们从未碰过面。
黑色的血液像露珠一样布满他的额前，
眼窝里透出的是统治者的意志，
火一般的目光是地狱的镜子。”
“是他！那敌人！那小偷！”阿波罗快速地说，
“快朝他啐吐呀，随你向他吐什么。”
姑娘仰望高大的宙斯一言不发，
浑身打颤，然后又轻声地说话：
“快说！怎么还有一个怪物？”她战战兢兢地发问，

“怎么那家伙身后还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她不是幽灵，也不是女神，
而是来自伊夫兰的黑暗的鬼魂，
阿南柯派她来护卫他伤害我。”

这时，一直眼望敌人的是阿波罗，
就像在一张仅有男人的餐桌上，
盛满红酒的酒杯转着圈走，谁喝了酒谁歌唱，
直至突然之间由厄里斯① 酒杯爆发战争，
酒徒们豪饮之后杀气腾腾，
仿佛一头母狮为满足它谋杀的欲望，
打死一只公牛，咕嘟咕嘟把它的血喝光，
它不仅将牺牲者的血吸吮干净，
而且它还大发雷霆。
阿波罗从敌人的脸上吸吮到怒火，
他的舌头再也控制不住，不能不说：
“宙斯，你这坏蛋中的坏蛋！你诡计多端，
你太怯懦，英勇地参加男人间的战斗你不敢，
你太阴险，不能睁大眼睛面对竞争的对方，

① 厄里斯(Eris)：希腊神话中专司争执的女神。阿耳戈英雄珀琉斯与忒提斯结婚时，掌管争执的女神厄里斯带来一只金苹果，上刻“属于最美者”字样。参加婚宴的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都自以为最美，应得金苹果，争持不下，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公断，并分别以荣誉、富贵和美女私许帕里斯。帕里斯愿得美女，就把金苹果判给阿佛洛狄忒，后来得到她的帮助，诱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美人海伦。墨涅拉俄斯的哥哥阿伽门农因此组织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战争十年，终于用木马计攻破城池，夺回海伦。作者在此借用厄里斯之名打比方。

但就像那奸诈的狼，
蹑手蹑脚地绕着羊圈走，猛然间将一只小羊偷盗，
然后背着赃物往树林里跑，
你不是胜利者，却瞄准别人的战果，
乘人不备将私有财产强行截获，
不该你拥有的东西，你就抢夺。
我说一句话，听好、记着，你这卑鄙的家伙：
用奸诈的手段得来的统治权不会带给你幸福，
我的箭将把你射死，就像射死一头野生动物。”
说完这话他立即备好弓箭，
迅速地把箭搭上弦，
用足力气拉开弓，
咬紧牙关不放松，
眯起眼睛瞄准目标，
箭稳稳当当离开弦，边飞边呼啸。

不过快看：那怪女人站在目标前，
伸出一只手为宙斯挡着箭。
那箭无力地掉到地上，发出当啷一声，
反作用力使得护卫者胸部很疼。
这女人阴险地冲着阿波罗
用尖锐的话语威胁他说：
“你倒是说说，阿波罗，你哪儿来的权力，
和命运选中的人相匹敌？
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指干出什么坏事？难道让宙斯
承担这伟大的使命不合适？
我送你一段箴言，我要赞美它并说声感激，

裁判对比赛最后一回合的决定你是否还有记忆?
为了作出最后决定，那最难的考试
考的是治理国家的本事。
不是吗？那么好了！不需要你显示多么优良的品性，
拥有政权，这是首要的治国本领。
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得到它，
诡计也好，阴谋也罢，
都是一回事。需要干坏事的时候拿不出勇气，
有这种顾虑的人不能做皇帝。
命运思前想后让宙斯当选，
权力的目光将他的目光点燃，
因为他卑鄙，没有良心，没有经验，
只知道简单而迅速地夺取政权。
你可别寄太多的希望于你的精灵，
它不过是个能带来幸运的精灵，会巧妙地做几个游戏，
太太平平，
不要再挡住我的路，回去吧，
阿波罗，不然我的惩罚会让你害怕。
把你的激情管束好，并记住我的话。”
说完，她将羽翼扑扇几下，闪出光芒，
发出可怕的声响，
闪电一下接一下。雷电交加，风暴雨骤，
女王强拖着不情愿的伙伴，让马儿驮着赶快逃走。
“高尔戈，这阴暗的夜晚由你操纵，
等到明天天亮，”阿波罗坐在车中
回过头去大喊，“让光明把你阴险的骗人的手腕照亮，
倒要看看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什么在撒谎!

也许我的小精灵要遭受你傲慢的耻笑，
可他不怕白天正义之光的照耀，
他知道用手捍卫正义，
会让你这地狱侯爵认清他的能力。
让开，别再把我正义之箭阻挡，
去帮那卑鄙的强盗的忙！”

他喊完，在冷杉树林里，离宫殿不远，
突然间，骏马们先是将他拐骗，然后又停止不前。
他跳到地上，
把车里的宝座铺成一张软床：
“你睡在这里很安全，女王！别担心，别害怕！”
他满怀敬畏地对她说话，
“因为你忠实的臣仆阿波罗做好了战斗准备，
他会将你的光辉形象和尊严捍卫。”
说完，他把晃动着的马车解开，牵着骏马走进树丛，
将它们绑在一株山毛榉树上，
他小心翼翼地用粗绳
将马腿捆住，不许它们乱踢腾。
当他以同样的耐心细致拴住它们的鼻孔时，
马儿低声抗议，充满指斥：
“够了，阿波罗，”它们闷闷不乐，“把我们膝盖束缚
已经足矣；你哪来的这权力，哪有这种习俗？
难道还要将我们的呼吸捆绑？
这做法真狠心。原先你是多么温柔、善良！”
“忍着点儿，菲罗尼西斯；墨冬，你也忍着点。明天早
上，

我就会仁爱地把自由送还给你们，”阿波罗讲，
“可今天我惦记着我的女主人，
怕你们的嘶鸣会把她吵醒。”
然后他在赫拉的身旁躺下，
在黑暗中悉心倾听，像卫士一样保护着她。

从摩拉静静的房子里悄悄地飞出两只动物，
一只苍蝇，一只蝙蝠，
它们在空中滑翔，就像躺在松软的钢丝床上。
这时，蝙蝠对苍蝇讲：
“小东西，到哪儿去？哪里是你的目的地？”
“到女王那里，把她的瞌睡偷去。
你呢？你是到哪里去？快说！”
“我要将瞌睡罩住阿波罗。”
“那好吧，来，让我们结伴而行。”
于是它们一起来到宫殿附近。
苍蝇就在女王耳边飞呀绕，
唱着激怒她的歌，让她气恼。
蝙蝠扇动着天鹅绒一般的翅膀找到阿波罗，
用睡眠将他的额头抚摩，
阿波罗于是神志不清，
各种念头飘忽而过，他跌入梦境。
做的是一个金色的梦充满幸福的光辉，
他在赫拉的脚下酣睡。
还有，他梦见自己满载盛誉，人们将王冠当众给他戴上，
他当上了赫拉的夫婿，奥林匹斯的国王。

整个世界，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由他安排，
地面上还有仆役向他走过来。
他说道："所有的人们请听好，
为你们的忧虑我心焦。
不会再有忧愁和痛苦在地面生长，
它们都变成荆棘王冠，并附着在神圣的刑衣[①] 上。
说真的，我愿为此发誓，亲爱的人们，
我愿听见你们赞美的歌声：
'很久以前，那是阿波罗的领土，
地面上受着他的保佑和祝福，
那时还有善良与公正，
美丽的王国里一片祥和的气氛。'"
阿波罗这样做着梦，梦的火焰燃起他勇气的火苗，
他高高兴兴地大笑。

苍蝇不停地在女王耳边絮叨，
话中掺着毒药。
它说："你瞧阿波罗，
长得是漂亮，但他对你很有把握，
无忧无虑，自我满足，自我欣赏，
只顾自己尽情地睡觉，懒洋洋！
他对爱情稳操胜券，浑身光芒四溢，
丝毫没有预测到有乌云，丝毫也不怀疑。
我不喜欢搞阴谋诡计，
可是要捍卫你的尊严，就得把他背弃！"

① 阿波罗把自己的王冠和御袍看作是代老百姓受苦的东西。

“哦，天哪！”赫拉在抱怨，“我的誓言将我束缚。”
苍蝇轻蔑地扇动着翅膀：“只是为了誓言的缘故？”
“逃到哪里去呢，如果离开阿波罗？”
苍蝇把吻伸进她的耳朵：
“去找那个罪恶的人，
那个你暗中渴求的人。”
一阵绝望的风暴席卷赫拉的心底。
听！那边，一阵狂笑发自做梦的阿波罗的嘴里。
她立即背弃这位美少年，纵身跃起。

熟睡者的身体把她挡住，
她踮起脚尖跨过他的身体，走上逃跑的路。
就像牧羊女在山坡上，被一条清泉阻拦，
她站住，犹豫，左看右看，
看哪一块干燥的石头踩着稳当，
然后再抬腿，不让水沾到身上。
女王就这样壮着胆把脚尖踮起，
小心翼翼地跨过那可恶的身体。
熟睡者身旁的小精灵可没睡觉，
他冲着叛徒大叫：
“你这不忠诚的家伙，欲望把你引向何方？
难道逃跑是高贵的品质？难道欺骗朋友叫道德高尚？
阿波罗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
以致得到你如此惩罚性的回报？
你这不幸的人，快点站住脚！”
这女人嗫嚅地说：“背叛很甜，味道很好。”
幸灾乐祸的口气中带有几分狼狈与不安。

当她来到土路上那株山毛榉树前，
遇见那忠诚的骏马，
被阿波罗捆绑住站在那儿，
它们气愤得暴跳如雷，
疯狂地蹬着腿，个个龇牙咧嘴，
想把声音往外挤，
用嘶鸣来报告赫拉逃跑的消息。
唉！它们的腿被左一道右一道地捆绑，
失去了挣脱的力量，
马嘴发出的警告声无法进入他沉睡的耳朵，
这都怪作茧自缚的阿波罗。

所以她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阻力，
一口气逃到宫殿的范围里。
她轻声地呼唤忠诚的孔雀俄耳尼斯，
它满怀信任地飞过来为她传递信息。
“俄耳尼斯，”她开口道，“快点飞到宙斯那里去，
把我说的这番话对他耳语：
快醒醒！王位和权杖在门口向你招手。
奥林匹斯的女侯爵在看着你，向上仰着头。
她愿仁慈地将强盗作为丈夫来拥抱，
你是否会像理所应当的那样恭恭敬敬地为她操劳？”
俄耳尼斯飞走一段距离，
一会儿就带回给她如下的消息：
“宙斯通知赫拉，这一点你可要清楚：
你不久前对我的辱骂将我伤害、令我痛苦。
我要你偿还这笔债务，

否则我不会把你宽恕。
我们双方都该受些委屈，
快下去吧，在下面你将学会向我曲膝。”
骄傲的女王抡起拳头，以这样的话
作为对那无耻之徒的回答：
“不管我做什么，也不管将要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永远对你记恨在心，宙斯。”
回话中充满威胁：“国王发话：
我不稀罕你的爱情，快把你的憎恨拿来吧。
我唯一的愿望是把你碾碎。
快作出抉择吧，是回去还是下跪?”
国王的话女王不爱听。
服从距她太远，她习惯于发号施令。
突然间她想到了大笑着的阿波罗，
反而觉得另一个人的辱骂很有气魄。
“对，为了让阿波罗痛苦，现在我要下跪!”
一会儿她冲着左腿说，一会儿又冲着右腿，
又是请求，又是命令，再加上提醒与安慰。
每条腿都对另一条腿说：“来吧，你先跪!”
没有哪条腿愿意曲膝，
于是她向宫殿传去最后的信息：
“狠心的宙斯，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要直截了当地吐露真言：
你会不会伸出你那罪恶的胳膊支持你的夫人?
用鲜血为她抵挡一切不公正?”
宙斯马上回答：“我的话正直可靠，
这三言两语便是担保：

我愿意当你的盾牌和铠甲，当你的剑。
谁要是用眼神、手势或语言
对宙斯的老婆有所冒犯，
我马上就冲上去和他红脸。
他的行为不会伤害你，只会伤害他自己。
我要让你的尊严在罪人的血液中得到清洗。
如果有无辜者落进去，那是我没注意。
因为这牵涉到为夫人效劳，我态度粗暴，毫不客气。”
左膝开口道：“晚上没人看得见。”
右膝说：“会补给我的，在白天。”
说完这话，它们弯下女王的身躯。

这下，一座桥从宫门口放下去，
慢慢降下，越过山谷，
宙斯出现了，一副恭敬的态度。
“你好，陛下！”他说，“祝贺我们互相谅解宽恕！
请放心，给宙斯下跪不会带给你耻辱。
进来吧，尊贵的女王，高高兴兴地进来！
我愿意成为你严格的监护人和你的主宰。”
她刚刚步入宫殿大门，立即爬上房顶，
发灯光信号给亚马逊女兵，
信号透过树林，是一个暗中的命令，
让她们向城堡悄悄靠近。
当她把宫中所有暗藏的机关都找到，
那座桥又渐渐升高。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清晨，太阳的吻染红天边，
光线颤抖着被树叶筛选，
潺潺地流进绿色的树林。
甲壳虫嗡嗡地把人叫醒，
可爱的斑鸠也咕咕地叫个不停，
可是阿波罗还昏睡在梦境。
他梦见赫拉和他一起躺在婚床上，
她那美妙的身体枕着自己的臂膀。
是梦，还是真事？他小心翼翼，
伸出手去，想弄清自己究竟在哪里。
手指碰到的是空空的车子，陌生而坚硬，
根本不是活生生的生活场景。
他惊奇地竖起耳朵认真谛听，
听不见那伴随着胸脯起伏的熟悉的呼吸声。
他的问话不再能得到回答，
他吃惊地跳起来，把眼睛睁得老大。
“见鬼，我这不忠心的卫士！”他痛苦地大喊，
用拳头捶打着胸部，又把头发扯乱，

“一个坏精灵，趁我没有防备太粗疏，
用睡眠将我清醒的神志弄迷糊。
我被虚无缥缈的梦境笼罩，
实际上，我真正拥有的却乘机跑掉。”
说着，他掏出弓箭，
飞快地跑过森林，
不停地呼唤着那宝贝的名字，
骂自己不该睡着，还数落自己的过失。
就像母鹿不在视野之内，有如石沉大海，
傲慢的公鹿粗暴地晃动着它那骄傲的脑袋，
竖起耳朵四下里找，到处闻，
喘着粗气专门注意树林的低矮部分。
阿波罗倒并非束手无策，他听凭
一道奇异而可靠的脚印的指引，
它比那用力跺出的脚印还要清晰，
因为无论女侯爵的脚如何小心翼翼，
都会留下彩色的痕迹，
就像那彩虹般璀灿的珠宝，又像开屏的孔雀色彩艳丽。
如果这闪光的印迹一时看不见，
就有一根午夜由天鹅绒织成的细发向他召唤。

他全力追赶，像灵猩一样感觉灵敏，
警告、提醒都降低不了他的热情。
突然，他听见一阵乱哄哄的脚步声，
像是有很多人穿过冷杉林拥向王宫，
他疑虑重重地听到不幸的消息。
“谁看见女王了？这阵喧嚣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迎面走向最近的人群。
他们用离奇的目光打量他，跑得老远。
就像有人流尽汗水，干完工作，
急急忙忙地暗自享受欢乐，
这时邻居们嘀嘀咕咕地把房子层层围住，
窃窃私语："天哪！谁是户主？发生了什么事故？"
没人有勇气打破沉默，
把这不幸的消息之剑捅进他的心窝，
他阔步向前飞，头脑中一片混乱，
他要亲身钻进猛兽的大嘴探看，
即使猛兽把他咬碎，他也要掂量这不幸，
好像事实的打击比警告要轻。
阿波罗挤过喧嚣的人群，
走出那阴暗的小树林，
到了宫殿前的山谷里，
用脚不断地跺着地，无比惊疑。
瞧，真的，是她本人站在宫殿的房顶上，
这坏蛋，这叛徒，伸出她雪白的臂膀，
充满爱意地将强盗宙斯拥抱。
周围是容光焕发的亚马逊人，十分自豪，
舞动着队旗，佩着剑和长矛。

阿波罗看得目瞪口呆，一言不发。
脑子里一片空白，呼吸也停止了一霎，
那支箭无力地从指间滑下。
"是梦戏弄了我？我是不是见到了幽灵？"
他抓抓自己的头，"还是这儿不够聪明？"

他发挥想象，揉揉眼睛，
“精灵，我宝贝的精灵，快点保佑我：
你从哪里来？你的习惯是什么？快说！”
“我来自世界之上的太阳山，
面对真理是我的习惯。”
“你看我们是否要与这无耻行径作斗争？”
“对不起，英雄不与奸诈的女人相抗衡。”
阿波罗把头向后一扭，粗暴地发出命令：
“给我弄一条恶狗来！”态度冷淡而生硬。
狗来了。阿波罗火冒三丈：“太干净！
公狗太干净，要一条母狗才行！”
当这个要求得到满足，
他戴着手套的手动作迅速，
一把拎起脏狗的脖子，面对女王：
“呸！别看赫拉！把眼睛闭上！
止痛药膏和软膏都帮不了你，
那女人的目光会永远玷污你的身体！”
说完这话，阿波罗猛地把母狗一扔，
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往下面的世界走去。
无论弟兄们如何善意地将他挽留
都无济于事，他不听恳求，
把朋友们甩在身后，
毫不停歇地走进山坳里头。

反对宙斯的战争风暴
和复仇的烟云集起来，像塔一样高。
提坦人想强行攻占城堡，

并试着架一座通向宫殿的桥。
远处传来阿瑞斯① 战斗的呼声，
帕拉斯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手执梭镖昂着头，帽盔上佩着花翎，
人群中一阵欢呼祝贺她打赢。
赫尔墨斯点燃一个枯树枝编成的花环，扔向山谷，
作为给新娘的结婚礼物。
波塞冬故意将山泉堵住，
想用水淹没强盗的巢窟。
立场不稳的土著人在酝酿叛乱，
害怕的心情不再能将他们看管，
他们对女侯爵毫不忠诚，甚至蔑视，
要让自己的队伍占优势。
千万重危险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
高高燃烧的是复仇的火海。
就像五月里有一阵闷热而潮湿的风横扫，
在黑暗的天空下一朵鲜花闪耀，
人们拥戴女王阿佛洛狄忒，
让她四处巡视，乘着六驾马车。

摩拉嘲讽众多的敌人：
“我有一只小燕子，比矿石和钢铁还要心狠。
虽然它不留下出血的创伤，可带来的却是痛苦。”
她说完，冲上奥林匹斯山的是嫉妒。

① 阿瑞斯(Ares)：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宙斯和赫拉之子。凶暴蛮横，在战斗中却常遭挫败。

小燕子苍白的嘴巴刚刚起作用，
朋友间就互相反目，同盟也瓦解土崩。
波塞冬对赫尔墨斯说："瞧，阿瑞斯多么神气，
翘起二郎腿，还把腰扭来扭去！
人们叫我波塞冬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
我要把王冠扒下这毛头小伙子的头！"
赫尔墨斯回答说："你说得有理。波塞冬，
难道独裁政权，你就能承认？
候选人并非只有你自己，还有别人。
王冠能给任何人，为什么我就不能？"
"这我深表遗憾，"波塞冬大喊，
"我觉得可笑。并非人人都能掌权。"
"哦！"赫尔墨斯火冒三丈，
"你这个吹牛家，我哪里不如你？你倒是讲一讲！"
如此等等。骄傲自满在膨胀、在蒸发。
这时阿瑞斯踩着重步来到这里，迈的是帝王般的步伐。
他用命令的口气追问："静一静！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勃然大怒："快清扫掉你这堆垃圾！"
同时，怒气冲冲的帕拉斯
冲着勇敢的阿耳忒弥斯
"他们围着阿佛洛狄忒欢呼叫喊有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两人一钱不值？
大家都赞扬她美丽，难道我们长得丑？
说她有魅力？那很便宜，因为她在兜售。
瞧她那轻佻劲儿，舔嘴唇，抛媚眼，
亮出一条大腿，胸脯露出一半！
我可要不遗余力地争取，

把她从车上那骄傲的宝座上撵下去！
这时你只要给我扯住马的缰绳！”
可阿耳忒弥斯却说：“我可从不帮人踏上马镫。
如果你愿意，可以自己驾驭。”
“在任何职位上，人人都需要谦虚。”
阿耳忒弥斯打断对方的话：“谦虚对你倒合适。”
帕拉斯挺直腰板咬牙切齿：
“对你未来的女主人说话，不要用这种口吻！”
“站在这里的就是你的女主人！你这瞎眼的猫头鹰！”
赫菲斯托斯亲眼看见这场混乱，他十分吃惊：
“我是一个正直的独眼巨人，也很虚心，
可我看见波塞冬把拳头伸向王位，
我也有权敢作敢为。”
半人半马怪乌洛斯瞪大眼睛：“快看！
昨天我连做梦也没梦见王冠，
可如果赫菲斯托斯伸手够权杖，
我为什么还要躲在后场？”
就这样，旮旮旯旯儿里都有是非口角，
一下子剑都飞出剑鞘。
大家拉帮结伙。维护派与反对派互相对立。
“你先伸出第一剑！”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

快看，伊瑞涅站到队伍前面，
举起手来，脸上的表情十分庄严：
“朋友们，我想起一件旧的纪念品，
对它的记忆我铭刻在心。
我知道，我们曾经路过一个幸福的国度，

在那里治愈了所有人的痛苦。
我们都熟悉一只小匣子，里面存放了一件宝物，
它能避免兄弟之间的战争，并防止大家执迷不悟。
我想，找到这件珍品并不困难，
是我亲手将它藏进宝塔里的小神龛。”
当使者纵身骑上骏马，
从那宝塔的神龛中取来小匣，
每一双眼睛都将它死死盯住，
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宝贝珍珠。
伊瑞涅的手指捞到的究竟是何物？
一只小而不起眼的旅游鞋，上面沾满尘土。
没有金银珠宝在闪亮，
也没有红宝石或钻石在发光。
这只普普通通破破烂烂的旅游鞋一钱不值，
从远处看，它也没有什么神奇。
嫉妒溜之大吉，争吵也已经熄灭，
四下里是一阵阵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呜咽。
神明们将这只鞋看清，
久已死去的记忆被重新唤醒：
哈得斯那昏暗的房子阴雨绵绵，还有那只地狱之狗，
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岩石的咽喉，
克隆纽斯恐怖的挣扎，赫柏苦涩的果实，
可爱的天堂之女充满友谊的亲吻多么真挚。
“弟兄们，互相争斗对我们有何益处？”
他们在啜泣，
“难道这就是我们来到奥林匹斯的目的——
互相憎恨，打败对方，把对手碾成肉酱？

有谁强迫我们，让邻人忍受疼痛和苦难成为我们的渴
望？
谁愿意当国王就让他当好了，这有什么关系？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有充分的自由互相表示爱意。”
聪明的帕拉斯想好了话，一步跳到前方：
“朋友们，把你们的耳朵借给我，请你们赐我机会，让
我讲。
上帝保佑的人心地善良、仁爱慈和！
如果要动手，就听听理智的选择。
我们中间要选出一个人当国王，
那确实是阿南柯的决定和思想。
唯一的人选——英俊的阿波罗无可比拟，
可他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受了伤害，气愤无比，
尽管大家都愿意向他折腰，
荣誉也接纳了他，还有一个精灵替他担保。
如今我们中间缺少最佳人选，
就要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拔尖。
要是谁站在和自己势均力敌的人身后，
这比他干脆避开还要难受。
波塞冬永远不会甘愿称赫尔墨斯为国王，
要赫尔墨斯向波塞冬表达敬意也很勉强。
因而宙斯以其骄傲高踞于上。
宁愿是他也不愿是别人，人人都这么想。
够了。现在我还耕耘邻居的田地，
姐妹们谁都不会对别人服气。
阿佛洛狄忒和我都不能忍受，
让冷冰冰的阿耳忒弥斯当女侯爵，位居我们之右。

我对她们两人都不能接受，
而她们两人又谁也不让对方占优。
对于一个陌生人，不论这人是谁，
我们很少会握住权力和荣誉不给，
所以我建议：就凑合着吧！就让那矜持的亚马逊小姑
　　娘
和她的宙斯坐在王位上。”
聪明的帕拉斯把明智的话说完，
看来大家都赞成，笑眯眯互相低语，掌声不断。
帕拉斯让人拿来一小块木板、一支笔，
给叛徒传递如下求和的信息：
“帕拉斯通知宙斯：我以全体神明的名义告诉你，
你这冷血动物，窃取王冠的盗贼，目无法纪，
既然你已拥有王位，你就留着吧，
新娘也算在内，只要你用和平统治天下。”
宙斯写在木板上回答：“你们送给我的假期我毫不承
　　情，
我拥有王位，但愿天下太平。”

这样，全国范围内得以实现和平，
宙斯作为整个天下的国王被普遍承认。

一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婚礼，
在准备中，宙斯毫不小气，
让人按照国王的标准配备东西，
尽管新娘新郎都上了年纪。

其他事情都暂告结束，
大家都全力以赴，为这日益逼近的吉日服务。
摩拉派一名使者到宙斯那里：
“在吉日里，人人兴高采烈，其中也有你。
婚礼将于午夜开始、午夜结束，整整一天，
不知你有什么心愿。”
“我的心愿？”宙斯说，“我希望，人和动物
不要再有精神和肉体的痛苦，
在我获得荣誉这一天中，
悲哀的人能高兴，病人没有疼痛。”

时序女神把一个个小时拧进时间的转轴里，
也把分钟拧挤，
在选中的日子的前一天，
女王耳朵里传进不好的流言：
帕拉斯、阿耳忒弥斯和阿佛洛狄忒共同商议，
三个人谁也不去参加婚礼，
谁也不去向赫拉屈膝，
亲吻她的手，或送上别的王家礼仪；
更有甚者，她们将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和憎恶，
让婚礼的进行从中受阻，
她们将拦截御车，自己摆开豪华的排场，
让女王在全国得不到应有的敬畏和景仰。
她们要制造一场永久的叛乱，
不遗余力地捉弄女王，想惹她怒气冲天。

夜间，女侯爵派“幽会”和“没人知道”

在寂静的林子里向那三人转告，
问她们是否愿意心平气和地谈判，
或做一个小小的交换，
请求她们改变造反的念头，
将她们心中的嫉妒赶走。
赫拉开口道："快说，亲爱的姐妹们，
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你交出亚马逊人。"
赫拉问："有什么目的？"
"掐死她们就是明确的目的。"
"住口！我坚决拒绝。"
"那你心灵上什么样的痛苦都不会缺。"
女王愤怒地逃离了一小段路，
然后又折回来，迈着坚定的脚步。
"拿去吧，我愿把我的全部财富都给你们。"
"我们不要财宝，要的是生命，是亚马逊人！"
"我给你们半个王国和整个地球。"
"交出亚马逊人！否则我们把你所有的希望都赶走！"
赫拉咬住嘴唇和手，然后逃跑，
又回来，举棋不定，随后又站好。
突然，她向林中赶去，
跪在地上，将一枝苦根挖起，
将它嚼烂，含着热泪吸吮它的汁浆，
又猛地跳起来，怒气冲冲地对她们讲：
"见鬼去吧，你们这些悍妇！滚！统统拿去吧，除了普洛玛科斯！"
"所有的人我们都要，从根到尖子。"
她哭起来："饶了普洛玛科斯吧，帕拉斯！阿耳忒弥斯，

饶了她！”
“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留下。”
她扯下一根扎在她骄傲的身体上的衣带，
拿它将双眼蒙起来：
“发生的事情我看不见也听不到。
你们这些忠诚的亚马逊人，饶饶我吧！我真糟糕！”
说完这话，她们握手言和。
三姐妹溜进树林，兴奋而洒脱。
女侯爵就像被松脂粘住，
两腿打颤，迈不开腿步。

婚礼那天的清晨来临，大家欢呼歌唱，
吉日里洋溢着幸福和光芒，
世界被装扮得花枝招展，
天空蓝得就像锦缎。
在太阳那圆球的中间，
像火把一样呈现出七重晕圈，
宛若一颗释放闪电的钻石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
这火焰不断地变化着色彩和形状。
这一天，在地面上，人和动物
都免除了重重折磨和痛苦。
病人在喊：“哦，我的腿不疼了，这是怎样的奇迹！
是真的吗？啊，我一定是在天堂里！”
丈夫对妻子说：“别哭！
我在忏悔中向你许下诺言，请你把我饶恕！”
这是世上最隆重的婚礼庆典，
只要是宙斯所要求的，统统按时实现。

除了阿波罗之外，不缺任何人的祝福。
每人都彬彬有礼，各尽义务。
帕拉斯和阿佛洛狄忒在阿耳忒弥斯身旁，
给女侯爵下跪，这举动颇有影响。
她们又毕恭毕敬地亲吻新娘的手，
那欢呼声更是没有尽头。
在那装饰一新的大厅，
客人们享用丰盛的晚餐，十分尽兴。
“波塞冬，”赫尔墨斯向他低语，
“我承认，以前我愿你坏，可是现在却希望你好，兄弟！”
波塞冬大笑：“哦，兄弟，这是老话咱不说。
友谊因此会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宙斯，你是否也能原谅你的客人？
我曾将你恨之入骨，这我承认。”
“这件事我们可以让它长眠，
现在更重要的是举起杯子。”宙斯很赏脸。
这时女王和阿佛洛狄忒拥抱在一起，
就像亲密朋友之间的礼仪，
不知疲倦地互相亲吻着，
好像她们除了友爱没有别的，
见此情景，人们的眼泪不住四溢，
没人不献上一分羡慕和惊喜。
告别的时刻来临，在大厅，
人们用沉重的舌头结结巴巴地互诉着爱和友情。
启明星还没来得及走向远方，
用吃惊的目光把这群酒徒打量。
阿佛洛狄忒透过窗户偷看

亚马逊人，她实在是诡计多端。
她看到这些勇敢的女战士们喝醉了酒，
被睡眠打败昏倒在地上之后，
解除装备，脱下衣服，毫无疑虑，
在平静地呼吸，这些闪亮的血肉之躯。
她迅速钻进武器库，
在纤细的身上套一件儿童铠甲，
弯腰拿一顶金帽盔戴上，十分骄傲，
操起一面圆圆的盾牌，拿起一根轻轻的长矛，
随后她迈开轻捷的复仇脚步，
为干血腥的勾当，去找阿瑞斯的杀人队伍。
“哎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破门而入？”
瞧阿佛洛狄忒，火光映红了她的脸部。
死神那可怖的魔力，
从来不具有这样美好的形体。
被惊呆的亚马逊人还在睡梦中沉迷不醒，
毫无防范，被斩杀净尽。
当杀到那些帕特尼尔，亚马逊人的后裔，
贞洁而富有青春的朝气，
她们抱着阿佛洛狄忒的膝盖请求饶命。
“留下她们吧，”阿瑞斯说，“饶了她们！”
“绝对不行，”阿佛洛狄忒强烈反对，怒气冲冲。
“温柔可爱的荆棘幼苗会长成荆棘丛。”

宙斯躲在婚床上大吃一惊：“我听见什么声音？
怎么还有声嘶力竭的叫喊和临终时的呻吟？”
他两腿一并跳下床，

屏住呼吸静听操场。
然后他大声吼道："赫拉，快醒醒！大事不好！
有人谋杀你的亚马逊人！快去把仇报！"
她一言不发，牙齿在打颤，呼吸在发抖，
手指痉挛着抠住枕头。
听，顺着楼梯向上有人喊救命。
他猛地冲向门口，见鬼！门从外面被人拴紧。
他返回身，摇晃着她的肩膀："你这鲨鱼！哑巴！
快说吧，你事先知道这事！快张开你的杀人之口，说
话！"
因为她始终一言不发，
他肯定是她的罪过，便硬拉她。
她让他实施暴行，身体僵直，一动不动，
等待他惩罚，眼睛一直傻傻地凝望空中。
终于那恐怖的噪音渐渐停息，转为呜咽，
晨曦又带来新的一天。
这时，女罪人用手抹抹额头，又拢拢头发！
"过去了！刚才可真是一点也不掺假！"
像是从疯狂中解脱出来，她恢复了呼吸。
"瞧你干了什么！"宙斯直喘粗气，"真卑鄙！"
说完，他握起拳头要揍她，她则脉脉含情，
抬头看着他，微笑着，气和心平：
"宙斯，你真是斗胆扮演法官！
我有没有追究是哪个贼人窃取了王冠？"
她攀附在他身上，像蛇一样柔软，
用手舒展他的眉头，把谄媚的话往他耳朵里灌：
"你这坏蛋，让另一个坏蛋对你赞美：

公狼和母狼互相般配。”
被这番话击中，又受她气息的触摸，
他放下武器，不知所措。
他迅速从她的缠绕中抽身，
情欲令他不住打颤：“啊！怎样一个女人！”
她低声絮语：“你希望我是另一种样子吗？”
她站到他面前，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早晨蒙蒙的光亮充塞在房间里，
为这沉醉的人揭开美女身体的奇迹，
造物主在欢呼，因这千万重魅力，
其他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不值一提！
宙斯大喊：“整个世界都是一场骗局！
你这唯一的、没有白活的女骗子，欢迎你！”
他不顾她欠下的血债，拉住她往自己的怀里贴。
这就是世界之王宙斯的新婚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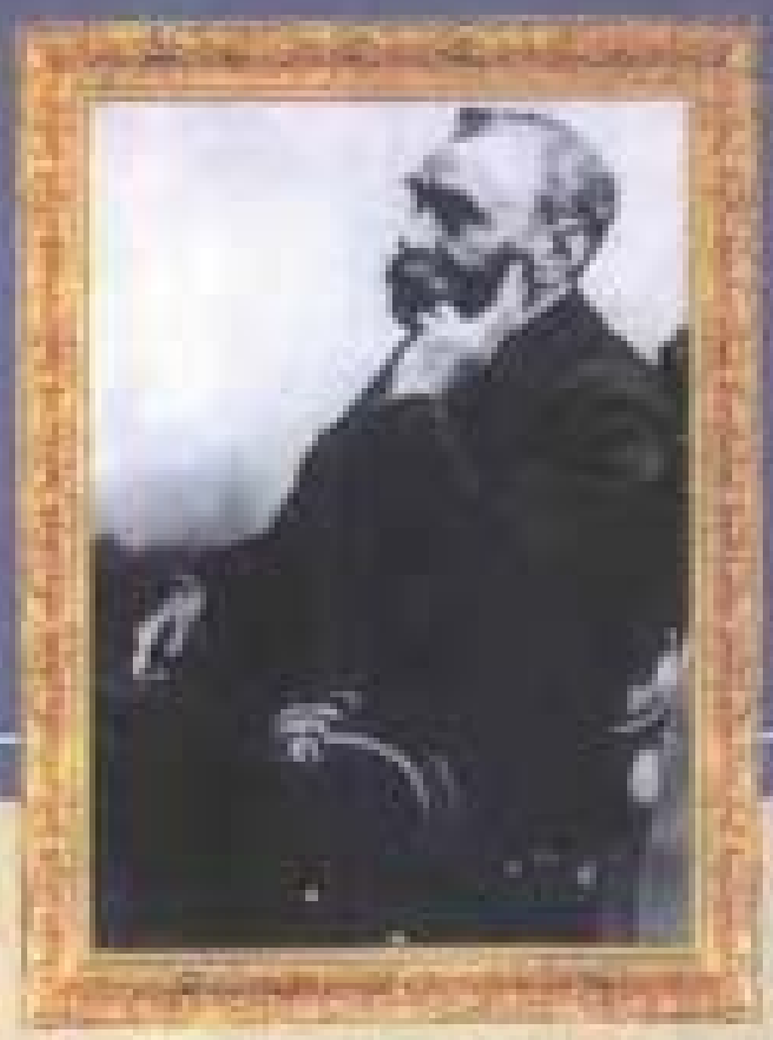
阿波罗忍着怒气躲到遥远树林里的一缕清泉边，
听，就在婚礼之后第三天，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沿着小溪由远而近，就像两头野
　　猪，
一雄一雌，迈着阔步，
穿过月桂树丛，
用鼻子拱着土，把土翻松。
阿波罗威胁地喊道：“我的领土谁敢入侵？
不管你是谁，我都不欢迎！”

这时，一个黑影从林中飘然而至，
阴森森地走来高大的宙斯。
阿波罗一下子跳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打量着敌人，
后者强占了他的荣誉、帝国和女人。
宙斯提起埃吉斯大衣表示问候。“阿波罗，”
他阴沉着脸说，“你是不是还嫉妒我？”
瞧，鲜红的血液像屋檐淌水，挂在大衣衬里上，
大衣外面一只只眼睛在观望，
不时还听见幼儿的吵闹声，
两只流泪的眼睛圆睁。
“痛苦的人哪！”阿波罗不寒而栗，他大喊，
“快说说，你哪来这样的负担？”
“这是我作为统治者的大衣和每日的衬衫，
无法扔掉，它永远和我的肉粘连。
现在你说说，兄弟，你还嫉妒我吗？”
“这是不是我俩之中你当上国王的代价？”
“是的。”宙斯说，“听好我来的目的：
让我们结成一个同盟，你愿不愿意？
虽然你不需要我，我也不能给你什么担保，
但对我和我的人民来说，你不可缺少。
在这被坏事玷污、被鲜血染红的世界里，
聪明与英俊对净化一小块天空大有裨益。
幸福的人不知有痛苦的泥沼，
高贵的人毫无罪过，英雄只知有盔帽。
我不能忍受你怀有敌意远远逃避。
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分享我的统治权力。
属于我的是百姓的疾苦与纷争、世界的喧闹，

那严厉的鞭子十分必要；
你管辖的美丽王国闪耀着美好的光芒，
在高高的自由空间里只有思绪发出声响。
我要为你建一座永恒的宫殿在山中，
作为侯爵你可以让仆役前呼后拥，
直到在你的门槛前，我可以挥动我的权杖；
只要你答应去就行，我不要任何报酬和补偿。
希望我这番话能从你的耳朵流进你的心里。”
阿波罗回答说：“我不需要多加考虑。
你是一个坏蛋、一个罪犯，但是高大而真实。
我拒绝你的友谊，但接受这项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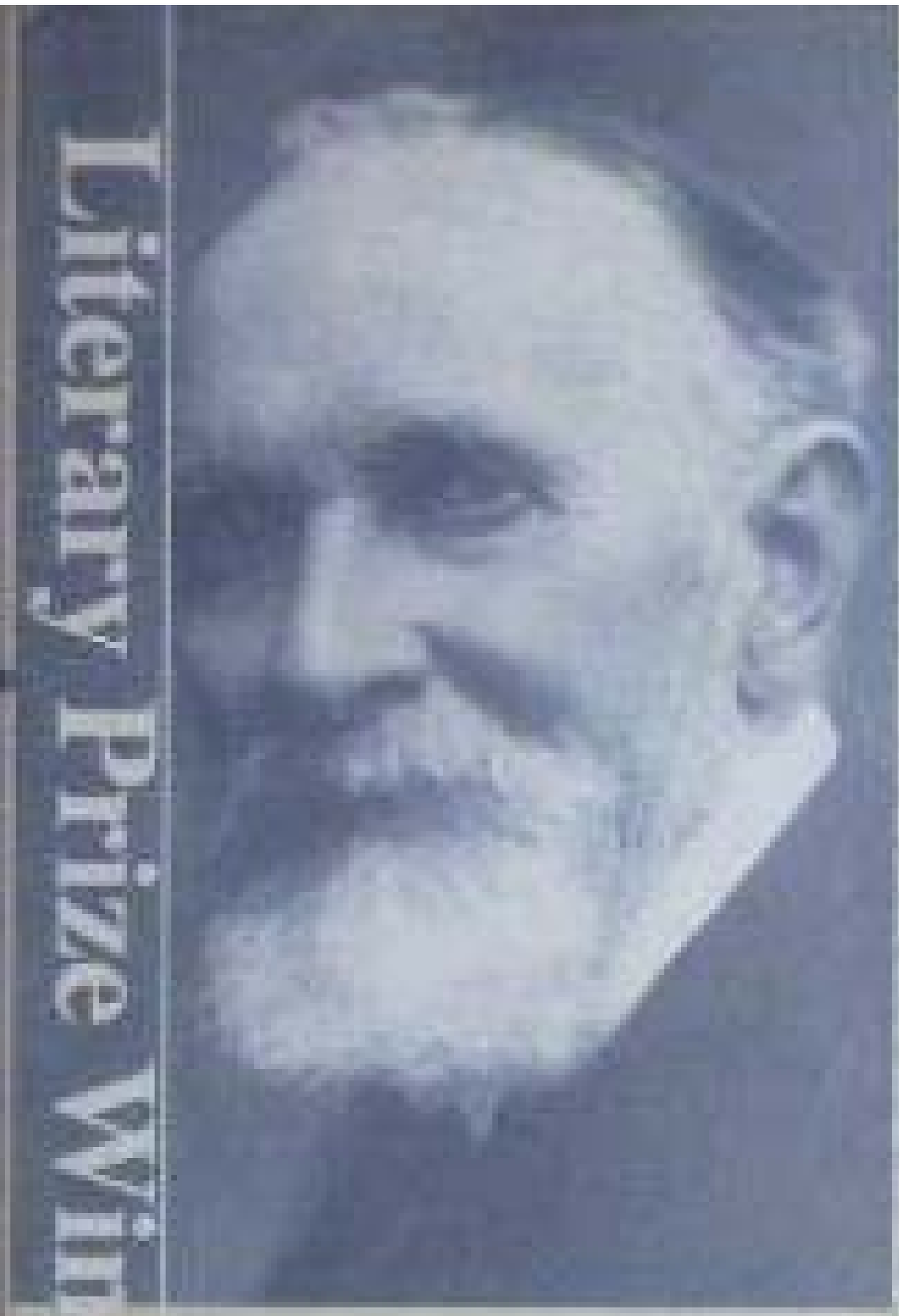
说完这话，两人分手，和和气气地达成谅解，
一个人统治世界，一个人美化世界。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
GERHART HAUPTMANN
VERNER VON HEIDENST
KARL ADOLPH GJELLER
HENRIK PONTOPPIDAN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GABRIELA MISTRAL 19
FRANCOIS MAURIAC 1952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53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SAINT-JOHN PERSE 1960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EYVIND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IXANDRE 1977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V SEIFERT 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奥林匹斯的春天

〔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士〕卡尔·施皮特勒/著

余匡复/译

396
I522.24
S52
2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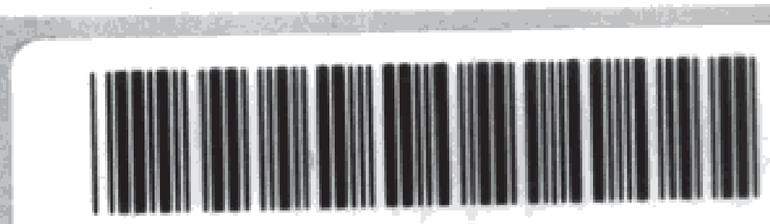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奥林匹斯的春天

(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瑞士] 卡尔·施皮特勒／著

施 岷／译


A1002562

下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 江 出 版 社

目　　录

下　　册

第三部　　高　潮 …… (321)
第一章　　**摩拉的恩典** …… (323)
第二章　　**执鞭的波瑞阿斯** …… (337)
第三章　　**阿亚克斯与巨人们** …… (354)
第四章　　**狩猎魔王阿克泰翁** …… (374)
第五章　　**发现者阿波罗** …… (394)
第六章　　**执雷的波塞冬** …… (414)
第七章　　**先知狄俄尼索斯** …… (437)
第八章　　**侏儒许菲斯特** …… (457)
第九章　　**许拉斯与卡莱杜莎翻山越谷** …… (471)
第十章　　**救世主赫尔墨斯** …… (484)
第十一章　　**帕拉斯与珀拉尔格** …… (509)
第十二章　　**英雄阿波罗** …… (537)

第四部　　高潮结束 …… (587)

第一章 **阿佛洛狄忒**…… (589)
第二章 **阿南柯喊"停"**…… (622)

第五部 宙 斯 …… (651)
第一章 **俄耳比亚旗倒下**…… (653)
第二章 **宙斯召唤神明们回家**…… (686)
第三章 **人类**…… (697)
第四章 **赫拉与死神**…… (732)
第五章 **赫拉克勒斯驶向人间**…… (752)

·附 录·
授奖辞 …… 哈拉德·雅恩(765)
卡尔·施皮特勒自传 …… (769)

第　三　部

高　　潮

第一章　摩拉的恩典

清晨，一个小男孩名叫艾多伦，
从无名花园跑出来，他有“幸福”之美称。
他拖着一辆玩具小车，小车上空空荡荡，
鬈发在脑后摇晃，满脸幸福的模样；
他尽情幻想着，口中哼着小曲，
路面怎样，他毫不在意。
小车时不时地倾覆，货物却完好无损，
车上装的是光与影，他把它们重新装好、放正，
然后再唱一曲颂歌，歌颂自己的勤劳，
随后小车在途中又被绊倒。
所有的人都迅速赶到广场上，
叹息着观看这奇怪的孩子，泪珠润湿了眼眶。
渴望消融了，善意融化成一片。

在高高的天上，摩拉阁下站在护墙边，
这命运女神用威胁的目光向下观望，
仔细地打量着命运的追踪以及人群市场。
石头上面摞石头，她站在上面笔直、笔挺，

印在世界之墙上的是她阴森可怖的身影。
恐怖的气氛传遍四方，伴随着一阵哀哭。
快看这女神法官般的可怕的头颅：
没有变化多端的眼色，嘴角也没有绽开，
一张铁的面具将她的面庞遮盖。
从帽盔上看不见的裂缝中伸出犄角一双，
由铁石层层围住，位于耳朵上方，
这样她听不见地上人们的乞讨，
还有那一串串黑色的诅咒和喊叫。
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她的房门口，
用力摇晃着大门，无论在黑夜还是白昼。
当她一眼瞥见小男孩艾多伦，
看他在罪恶世界里无忧无虑地跳跳蹦蹦，
她取下带角的头盔，
作为和解的信号，将含苞欲放的小花环套在头的周围，
花环上嫩叶葱绿；她肩披一件白色的恩典礼服，
抬起脚来向下走向世界之路。
在路口她站住脚，轻松地耸耸肩膀：
“这里已是病入膏肓，医生已帮不上忙。”
说着，她拐向奥林匹斯方向，
带上了怜悯，援助被推到前方。

“女王，在这金色的美妙的日子里，
你怎么孤单单地躲在花园里，
眼珠转动着，神色黯然，嘴唇咬得出血，
还用力将朵朵玫瑰花采撷？”
摩拉和气地问着话，和她打招呼。赫拉告语：

“我干的事代表我的情绪。
你听没听见院子里武器声铿锵，
准备远行的马蹄儿玎玎？
有谁管我？就像没有女侯爵这个人一样。
宙斯有事情，宙斯在人间很繁忙。
其他女人比我幸福三倍，
她们享受着快乐的时光，没有束缚她们的王位，
在一小段时间内，充满祥和与幸福，
因为丈夫同时还是男友和奴仆，
他们并不对妻子发号施令，也不把她们视为私有财产，
心甘情愿地对那枯燥的事业缄口不言，
宇宙可以弄到手，他却只属于她自己，
她能听到对方的誓言与叹息。
而我呢，牺牲在祭坛上，丧失了勇气，
国王丈夫身上哪一点让我熟悉？
也许匆忙之中有一句干巴巴的奉承语，
偶尔会有个微笑，也是由于失误。
噢，我理解，我不抱怨。
走吧！尽管走好了！我知道职责享有优先权。
这位统治者有事可做，他很繁忙，
他抛开我并将我遗忘。”

“可怜的女王，尽管你趾高气扬，
快说声感激吧，今天的恩典你会派上用场。
我听见你的意愿，
保证把你那位高高在上的丈夫的意志改变，
让他不再去那人间之国远游，

打消旅行的念头，给马卸下辔头，
迈着充满希冀的步伐渴望着爱情，
回到你的身旁，带上一份爱心。
另外，我还有一件东西赐给你，
拿上这只魔戒，它是普通的玻璃。
只要你用戴上魔戒的手
轻轻掠过国王丈夫的额头，
他会把那严肃的人间之事彻底忘记，
把他的心和灵魂送给你，专心一意。
假如你想建筑一只无刺的巢，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让他感觉到
你爱情的锁链，他会高高兴兴钻进去，自觉自愿。
你得强迫你自己，体贴这个男人，对他好一点。
只有最不可靠的花花公子
才终日寻花问柳，无所事事。
大丈夫不可能游手好闲，
他必须从事一项劳动以打发时间。
国王的嗜好是造房子，
所以我劝你尊重他的意志，
一开始造的是屋架，
然后是挑楼，造得越多，他干劲越大。
直到他抹去额头的汗珠不停地叹息，
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噢，天哪！要费多大力气！'
这时，你要大胆地发自内心地赞美他的艺术，
一个聪明的女人就该这样让她的夫君感到舒服。
倘若你问我这假期何时结束，
我给你一个回答，你要牢牢记住：

只要戒指还戴在你的手指上，
宙斯就会远离权杖，
只有你一个人能挥动它。不过你要记牢：
如果你率先挑起夫妇间的第一场口角，魔戒就会自动
　　跑掉。
现在你扪心自问，得到的是什么利益。”
“太好了，”赫拉对此十分满意，
“我绝对不会
让我的丈夫吃亏。”
命运女神眨眨眼睛回答她：“坦率地讲，
我不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暂且如此期望。”

就像摩拉预言的那样准时，
地球之行突然终止，
忠诚的丈夫由爱情与悔恨牵引领航，
急急忙忙赶回无聊的妻子身旁。
当他们互相亲吻爱抚了一段时间，
这诡计多端的女人情意绵绵却又心不在焉：
“哎哟，房顶漏水了，快瞧！”
他毫不犹豫把漏洞补好。
她又走向高墙，从高墙转到挑楼；
他的建筑热情不断高涨，越修越想修。
终于他挥去额头的汗水，诅咒任务的繁重，
同时却又处于极度的幸福之中。
她则赞誉他的技艺，让他听得入耳；这高高在上的丈
　　夫，
被这聪明的女人哄得舒舒服服。

可是摩拉对自己说："头上还该戴有花环。
你干了一件事，就该把它干完。"
因为恋人最怕别人来骚扰，
所以摩拉让人把门铃拉线封好，
又把每一扇门都堵上；只在厨房后面
留有一扇小门，开启它的钥匙是语言。
为了让这安宁也不受来信的影响，
摩拉还把一个奇妙的机关装在门上。
那是一个过滤器，可以挑选每一个信息，
带来好消息的令人高兴的信将被迅速送进房里，
这时，过滤器也会跟着欢愉，
相反，不受欢迎的信件将被它剔去。
还有，如果国王夫妇徒步漫游，
谁能将那令人厌烦的纠缠者赶走？
她不用门卫，只派出两只猛禽执掌，
让它们在国王夫妇的头顶上盘旋翱翔。
当摩拉把这一切都料理清楚，
她又将绿色旗帜俄耳比亚插上宫殿顶部，
这丝制的旗帜像幕布一样，
分成两片在宫殿前骄傲地随风飘扬。
旗帜后面昼夜相当，
风撩起帘子，便射入一柱光。

瞧，踢踢跶跶迈着孩子的步伐，那是谁呀，
走向阴翳的宫殿，披着一头金色的鬈发？

艾多伦，难道你面对猛禽无所畏惧？
天哪！他已从危险的路口穿过去，
跌倒在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上。
真令人难以置信！快看，两只猛禽左右退让，
并欢快地叫嚷，
轻轻地触碰着他的小腿肚："对不起，请原谅！"
那一小扇后门心甘情愿地向这小孩开放，
宫中立即响起他的哼唱。
那清纯的歌喉，愉快的微笑，
与飘拂着的旗帜后的阴凉是多么协调！

于是，累得精疲力竭的宙斯
在美的王国得到幸福与安适。
每天清晨，那积聚下来的不安
都把他往建筑工地上赶。
在那里，他可以用建筑师的眼光指挥工人，
给他们提一项建议，说出自己的理论，
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
总是公开地赞扬，私下里批评。
他的指挥欲永无厌倦之日，
这奇妙的建筑物却有高耸云霄之时。
在傍晚最后一抹霞光的伴随下他回到家中，
山鹰布隆蒂弗尔一动不动
守护着世界之书，这时，他将书拿到手中。
这世界之书非常重要而且无比沉重，
上面写着世界自创始以来的种种改变，

从人间到奥林匹斯山。
他只读了一段，然后思绪猛地一跳，
他便在记忆之中寻找，
那久已被深深埋没的沉沦的思绪在延展，
不，那不是思考，而是观看。
他也偶尔抬头眺望，
好像那严肃的画面淹没了他的心脏。
然后他又看见玻璃窗里反射的影子，
梦幻中的双眼又返回现实。
蹲在主人肩上的山鹰啄弄着他的手指，
他就收回手指；
出于友谊与温情，山鹰还把毛茸茸的爪子
放到国王的头上，动作小心之至。
这时，有女人的脚步声簌簌作响，
山鹰张开翅膀充满敌意地飞回树上，
昂首挺立。赫拉趴在丈夫的肩上，
温柔酥软的双臂围绕着他的颈项。
“你快往下读呀！”她低声耳语，
可湿润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另一种情绪。
忧愁被赶走，爱情有了空间。
即使国王夜里成眠，也有美梦引他进入山间。
尖尖的屋角高高耸起，
整幢建筑物被锁在山谷里，
在他身旁，扛柱子的人们行走匆忙。
“过来！”他命令道。在道路的左右两旁，
他们从山谷里挖出岩石块。
“快！”他们听从他的安排，纷纷行动起来。

他刚要点头赞许，并且施加压力，
这时，山脉颤抖，建筑物摇晃、损坏、坍塌在一起。
不过慢慢地那座建筑物又重新升高，
瞧它有模有样，可以继续建造。
它不再是一片荒凉，它拥有生命，拥有心脏和魂灵，
这生命一边吟诗一边穿越所有的豪华大厅。
宙斯伸出手指转着圈说：
“阿南柯，现在你明智地比一比，你这个坏家伙！
看咱们谁的本事大！快对宇宙、对大自然发号施令呀！
我是国王。你呢，我封你一个‘酋长’吧！”

摩拉站在天堂哨所，
观看她恩典之下的杰作，
看到国王夫妇互相爱慕，
异口同声地说出对现实的满足，没有忧虑与痛苦，
没有不幸靠近他们，没有诡计将他们困扰。
绿色旗帜俄耳比亚在房顶上随风飘摇。
房子里上上下下响彻银铃般的歌声，
唱歌的是幸福而满足的小男孩艾多伦。
他们之间相互爱抚的每一种行为，
都变得像浪潮一样打去又打回。
“判断美好时光的标准是‘充裕’。
恩典应惠及世界每一个地区。
幸福不应该只停留在一家人的大门前。”
摩拉愿意促成一段欢乐的高潮时间，

“我决定在人间举办一次大型的春节，
奥林匹斯所有神明都将被派往下界，
让那古老的眼泪之土焕发青春，
往无精打采的田野上浇灌勇气和精神。
没人限制他们的行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
没人规定他们干什么，怎么干，他们将处于无政府状
　　态。
为了给神明们一种起跑的动力，
我要给宇宙添上一笔，
让空气成为温暖的蓝色，森林变成清新的绿，
太阳之火将熊熊燃烧，迸发出生命力，
还将有一群幼鸟美化天空，
发出春天的信号，伴随着钟声。”

摩拉拿着一把钥匙来到人寰，
迈出的步伐坚定而矫健。
“把那些废物、破烂都扔开！
快给世界涂上新的色彩！”
说到做到。有人拼命擦洗干净，
山谷、天空都焕然一新。
“你们自己说说，现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地平线附近，还有一点蓝色要加上！”
然后她又让人唤来所有的鸟，只要它们会歌唱，
检查它们的嘴巴，又摸摸喉咙与声囊。

最后，她和调音师哈墨尼达斯①
一起登上旋梯来到大钟室。
“听听这一口！再敲敲那一口吧！”
“难道，”她泄气地问，“你再也没有别的钟啦？
这些钟发出呱呱的叫声，很低级。”
“内行们都说，你会喜欢它们的，一旦你听熟悉。
还有一口钟不知藏在什么地方，
可行家们都说它声音太高，太亮。”
“快去给我把它找到！
噢，多么幸福呀！那钟的声音将是多么美妙！”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
可行家们说，它虽有青铜外衣，却没有灵魂与心脏。”
“来，再让我听听，刚才它发出的是什么声音。”
摩拉听了又听，总是不过瘾。
当这钟敲响最后一声“丁”、“冬”，
她把心都奉献给它，伸出双臂拥抱大钟：
“为什么你那充满阳光的歌唱没有蒙上烟雾？
难道你不知道热情也需要奋斗和痛苦？”
大钟回答说：“我想我是否痛苦，这是我的事情，
我欠别人的，是悦耳的声音。”
“明白了，”摩拉说，“你伟大而美丽。”
她命令：“请你们把这口钟抬到塔顶上去！”

---

① 哈墨尼达斯(Harmonidas)：希腊神话中掌管和谐的女神名叫哈尔墨尼亚(Harmonia)，是战神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之女。本书作者取“和谐”之义给调音师命名。

当那建筑物像年轻的姑娘一样
崭新地矗立在那里，头发整齐，油光发亮，
十二名命运使者骑马来到奥林匹斯山，
队伍中高举着一块黑板，
上面写道："请全体神明注意：
命运女神摩拉尽心竭力
对女王施加恩典，
只要俄耳比亚旗帜高高飘扬在屋顶上面，
你们所有的人都绝对不受管制，
没人命令你们、禁止你们，不管用什么方式。
世界向你们敞开大门。如果愿意，
你们也可以呆在家里。
明天是第一天，一清早，只要你们听见那高高的世界
　之塔上
春天之钟将喜悦之情敲响，
你们可以任意选择路线，
乘着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风，驶向地面。
只是不要闯入地面上的人类活动区，
在那树林下面掌权的是皇帝。
现在你们可以去干称心如意的事情。
快去吧！快飞出去！你们高兴我也高兴！"

在炎热的中午，在冷杉林的边缘，
一个小男孩不听父母的规劝，
残忍地用棍子去捅蚂蚁窝，
蚂蚁们聚集起来满腔怒火，
满怀仇恨面对死敌，

不顾生命安危操起武器，
这时蚂蚁的母亲们十分恐惧，
为挽救亲爱的孩子冲上前去。
与此同理，沉醉于幸福之中的奥林匹斯神明，
被这令人兴奋的消息唤醒。
没有人觉得这是沉重的负担，并对此抱怨，
人人都愿意让快乐的心灵飞向地面。
顷刻间，大家结成一个个同盟：
“我们乘车！”“我们骑飞马！”“我们步行！”
有许多东西需要准备，许多事情需要料理，
但是为了那美好的目的，人人都很积极。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在等待信号，
神明们准备好一切，兴致很高，
他们站在山顶向低处的地面望去，
“瞧，我从没见过空气这么蓝，树林这么绿！
像是首饰，又像是好吃的甜食，
一切都在闪闪发光，像是涂了一层釉质。”
听！安静一点！那是什么？人群中细语骤停。
钟敲响了，发出庄严的隆隆的声音。
每一双眼睛都在询问邻人……从塔顶上
大钟的口里飘出立春的歌曲、巨大的声浪。
这时，无论年长年少，大家一阵欢呼，
跃入充满泡沫的河床，一齐上路。

在钟楼上方的小房间里，摩拉听到了外面的消息，
她让双手上的许多小鸟自由地向外飞去。

跟在小鸟后面的是希冀。看谁跑得快，
随着一阵阵呼喊开始了一场比赛。
当人们开始嬉闹，在山坡上，
摩拉喊道："好哇！这就是我的愿望。"

第二章　执鞭的波瑞阿斯[①]

波瑞阿斯一把扯住哈帕里克的头发，
她一跃而起，眼里闪烁着仇恨的火花。
“哦，是你呀！”她微笑着眨动闪亮的睫毛，
和他达成谅解。“快过来！”他招呼道。

走到外面一望无际的田野上，
波瑞阿斯四下张望，压低声音把话讲：
“听好了，要保密！我们组建一支特种部队
开赴地面，坐在云船里飞。
我们给别人造成的印象，
是去抢地面上的好东西，我猜想。
八十名战士由我精心选出，
他们在下面林中等待瓜分猎物。
大多数人你认识，有两名女猎手很强壮：

① 波瑞阿斯(Boreas)：希腊神话中的北风之神。本书中波瑞阿斯与北风分别是作者塑造的两个人物。

卡里斯托[①] 和德罗迈亚我已选上。
我是侯爵，我管分赃。
你的所得将和我一样。
快！时间很紧。”哈帕里克一跳老高并打着响鞭，
“哦！真好！”说完，他们一起冲向抢劫的同伴。
“继续往前！”“加油！”他们先是猫着腰穿过树林，
然后像旷野里的小溪一样冲下山顶。

风和云的管辖者——正直诚实的艾俄罗斯[②]，
有一幢小巧而整洁的木结构房子，
紧贴着奥林匹斯的边缘，
挨着岩石丛生的深渊。
周围有花草环绕，里面是孩子们的嬉笑，
所有房间都洋溢着傻子似的欢闹。
有人弹竖琴、管风琴，有人吹笛子，有人跳舞，
每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艺术。
在附近一个岩洞里，与此同时，
雾的仆人与云神正在大喝大吃。

两个冒失鬼风驰电掣来到小屋前。
“喂，艾俄罗斯，你这懒鬼！快点！
快给风装上辔头，把云船备好！”“干什么？上哪里？”
“到地面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

---

① 卡里斯托(Kallisto)：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猎手，阿耳忒弥斯众多的陪伴者之一。
② 艾俄罗斯(Aiolos)：希腊神话中被宙斯任命的掌管风的神。

终于他不慌不忙来到天气的岩洞，口中还嘟嘟囔囔，
岩洞中不断地有粗野而刺耳的叫喊，十分疯狂。
可怕的猛兽似的沙哑的声音
在呼啸、吼叫，边咳嗽边呻吟。
风神用温柔甜蜜的声音
警告这放荡不羁的人群：
“安静点，你们这些小牛犊！我亲爱的鸽子们，小心！
旋风，你快住口！燥热风，你为什么喘息不停？”
门外，暴风雨骤起，
用利爪打进篱笆里，
波瑞阿斯高高地扬起三尾鞭，
并把大门打开一点点。
先是透过门缝鞭打一阵，随后迅速挤身而出，
又软硬兼施，迫使每人都从门缝中钻出。
逃出来的人们得到猎犬两批，
它们不仅忠实而且长有羽翼。
无论他们快速行进走到哪里，
在船的两侧、云车两旁，猎犬总和他们在一起。
这样，强盗的交通工具已经备好，
出征的人员也已来到，
有食品、武器、炮弹，
聪明的猎犬和高速的飞马也都装上船，
船上载有一个车队，车上装满箱子、粗绳和细绳，
这些东西用于晚上搬运战利品。
“好了！”听，房间里传来嚎哭的声音。

“嗨，塞菲罗斯[①]!”艾俄罗斯说道，“你这孩子真不聪明!”

他指的是今天出征时
将带上许多累赘无用的东西。
母亲阿列克托[②]为他求情：“把他带上吧!
他妨碍不了谁。兴许他还能帮上忙呢!”
“那就带上这个淘气鬼吧，”波瑞阿斯表示同意。
这个被接纳的人高兴得光彩四溢。

“现在各就各位! 喂! 坐好!”
顿时，所有的人都往里冲呀跑。
接着是告别，人们手中拿着东西在挥舞。
“一路平安!”“但愿如此。”“带回财宝和礼物!”
“可能吧。”一阵暴风骤雨，闪电雷鸣，
这支风和云的队伍在呼啸之中已没有踪影。
激动万分的风云之骏马在疾驰，
在飞奔，鬈发和衣服飞起，
常常有人稍不留意
就撞到邻人的脖子上，或甩进他的怀里。
他们大笑着摇摆着，人人都停下来支撑自己。
“别这样，”有个声音尖叫道，“别这样粗心大意!
慢一点! 听见没有?”可是侯爵波瑞阿斯满怀怒火，
从艾俄罗斯手中抢过鞭子：
“老鼠脑袋!你破坏人们情绪!一路上睡眼惺忪不高兴!

---

① 塞菲罗斯(Zephyros)：希腊神话中的西风之神。
② 阿列克托(Alekto)：希腊神话中的三位复仇女神之一。

难道你以为我愿意同蜗牛或绵羊一起旅行?”
叭！叭！他连抽两鞭，
鞭子落在北风和旋风的肚皮上面。
奔跑的人们一个个胆战心惊地诉苦，
他们气喘吁吁，昂着头，迅速地变换脚步。
云船吓得哭喊着飞上天去，
北风敲鼓，飓风鸣笛。
“停！你们快看！”有人喊，“快看上方！
一只人间苍鹰，不知羞耻，放肆而健壮！”
箭在空中穿梭，横一支竖一支，“太高！”
“太低！”“不够远！”苍鹰未伤一毛。
“看我的，”哈帕里克喊道，“等一下！安静！”
我发誓，不管它是否愿意，都不行。”
啪嗒一声，苍鹰落下，像一块石头，大家为她庆祝，
哈帕里克自己也为胜利而欢呼。

现在要挤进狭窄的地球之门，
女门卫们个个充满敌意出来挑衅。
“哪来的?”“来自奥林匹斯的自由神明。”“船叫什么?”
“迪斯帕依娜。”
“到哪儿去？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不欠任何人的理由和解释。”
“哪个批准你们来的?”“力量和勇气。”
奥莱塞亚[①] 小姐大喊：“你们给我掉转头！快走！”

① 奥莱塞亚(Oreithyia)：希腊神话中雅典王厄瑞克透斯之女，被北风之神波瑞阿斯抢为妻子。

说完，她跳出来用长矛横在大门口。
“不！”波瑞阿斯喊道，“这该由哈得斯管束。
这么一个小小的雾丫头，居然想拦住奥林匹斯人的去路！”
说着他立即跳下船来，拔剑刺得她夺命而逃。
他把她撵至岸边，又把她从海湾的一角赶到另一角，
然后又赶上陆地，沿“之”字形路线爬上山，
又螺旋状爬上雪山尼番。
在山顶上她求饶：“饶饶我吧！”不管她怎么乱蹦乱跳，
波瑞阿斯把她挟上甲板，一路上她又是吻来又是咬。
“救命！救命啊！”雾民们纷纷尖叫、逃跑；
胜利者欢呼着拥进窄道。

地面上有座悬崖叫埃波里昂，
船就把锚抛在这块岩石上。
当强盗的全部人马从船上走下，
还有武器也从船上卸下，
着急的马儿在山坡的草地上排列整齐，
它们跺着马蹄，
准备出发，嘴巴里在嘟嘟囔囔发牢骚，
不愿背着一个由命运任意摊派给它的骑手奔跑。
哈帕里克用手使劲地拍着牝马，
牝马蒂西福涅[①]倒还驯服、听话。
波瑞阿斯骑的牡马福罗吉斯托斯强壮能干，
和其他马匹相比，它遥遥领先。

① 蒂西福涅(Tisiphone)：希腊神话中三位复仇女神之一。本书中用作马名。

“驾！加油！时间很紧！”波瑞阿斯大声说话。
大队人马像山崩时的石头纷纷冲下。
波瑞阿斯侯爵挥舞着云鞭冲在前面，
吹号的是哈帕里克，跟在他旁边。
“你们快分开呀！”他大叫道，“冲向哈得斯！
所有的人都奔向一个目标，这有什么意思？
就算有只最乖的山羊允许你挤它的乳房用上一百只
　　手，
挤出的羊奶也只有一口。
世界是圆形的，从每个方向都可以进去。
男人们可以进到村子里去抢劫少女，
还有什么诱人的东西，我事先没有打听。
女猎手们可以打猎，钻进树林。
为了不让一个人从你们的手下溜走，
我会用鞭子透过老鼠洞给你们加油。”
他的话人人都听。随着一声尖叫，
全部人马冲进村落，东奔西跑。
不被眼泪打动，无视法律和习俗，
他们残暴地用双拳将少女俘虏。
其他好处他们也绝不鄙弃，
抢劫财富与黄金，他们毫不客气。

女猎手们带上全部猎犬，
将林中的野兽袭击、追赶。
嗨！昏暗的灌木丛中，那声音多么可笑！
牲畜在猎犬的追赶下成群结队地逃跑。
逃跑也是徒劳，因为德罗迈亚追赶的力量

来自可怕的谋杀的欲望。
她大步奔走，迅速跳踉，
紧跟猎物，穷追不放，
一旦她选中目标，就会将它记牢，
直刺中猎物的肩胛骨，用她的长矛。
动作麻利的猎人让猎物五脏俱碎，浑身颤抖。
听：那身材硕大的猛兽在发出凶狠的怒吼。
“我们失去了安宁！”古欧洲野牛喘着粗气说。
狼飞来了，驼鹿流浪而过，
公猪叽哩咕噜不停地叫嚣。
“你们快听呀！”卡里斯托喊道，
“听听这咕哝声！奥林匹斯神明要让你们领教领教！”
她一阵风似地袭击了近处的一头狗熊，真是说到做到。
她将狗熊骑在胯下，把蓬乱的头发绕在它脸上，
又顺手打了它一记耳光。
“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快来看！”
她欢呼道，“看我把什么珍稀动物当作马来使唤。”
狗熊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
它怪叫着向驼鹿扑去，驼鹿又扑向古欧洲野牛。
这时，野生动物群乱成一片，
一只动物趴在另一只上面。
猞猁趴在狼身上，狼又让鹿驼着自己。
到底什么是猎物？猎人又在哪里？
狗汪汪直叫，矛和箭在空中横穿，
那些讨厌的猎物在地上滚成一团。

伴随着哈帕里克的笛声和歌唱，

波瑞阿斯把鞭子高扬。
小母牛的尖叫声把空气截断，
树林发出空旷的呼啸声弯下腰杆。
湖水泛着白沫汹涌澎湃，
怯懦的河流一浪推一浪从山谷里涌上来。
飞鸟被吓出山谷，惊惧地尖叫，无家可归，
狂风刮得它们到外乱飞。
“快说说，”波瑞阿斯道，“快把你的想法直言。
你能否找出什么理由来支持反对意见，
反对彻底捣毁地球，一直捣到世界末端？
当然，这主意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
要想发掘新东西，就要不惜走远路，
我要把地球的尾巴看个清楚。
你可愿意走到世界的末端？快说说明白。”
“好哇！我找不出什么反对它的理由来。”
这下好了，赛手们越过沼泽和草地，
像鸟一样飞翔，鼻子还朝下吹气！
清洁风就这样飞翔着，在太阳面前盘旋。
草儿一动不动，大地也不震颤，
马蹄轻轻地抚摩地面。
波瑞阿斯说：“愿我成功！”哈帕里克说：“希望我能如
　　愿！”
蒂西福涅不愿持久地与福罗吉斯托斯
那钢铁般的意志相对峙。
“我是不是该骑慢点？”波瑞阿斯谦恭地问。
“不要。注意，你马上就会看见一件艺术品！”
说完，哈帕里克跳下马来，

呼啸而行，往往走得比马还快。
如果马赶上了她的步伐，
它就用嘴温柔地提醒她。
如果遇到大坑或灌木丛，
哈帕里克就抓住马鬃，
把马尾巴当作操纵杆。一、二、三，跳起来！
这样，她越过了一个个障碍。
蒂西福涅毋须身负重担，它神清气爽，
休息得很好，增加了力量。
然后哈帕里克又跳上马，从容惬意，
马儿重新全速飞驰，十分卖力。

“当心，地底下是空的，哈帕里克！
你可知道这些洞穴意味着什么？
你有鹰一样的一对黄灰色的好眼睛，
赶快跳下马来上前看分明，
看看这鼹鼠窝里是否有生灵，
是人、是马，还是青蛙要搞清。”
哈帕里克嗖地一下翻身下马，
奋力往最近一座洞穴跟前爬，
到那里，她跪在地上，蜷曲身体，
用尖利的眼睛观望，用敏锐的耳朵听仔细：
“我看见人了，却不知是什么民族。
我说给你听，你猜猜看，再跟我解释清楚：
我看见一些人蹲在破旧的板凳上，
已成积习，而且他们怕见强光。”
波瑞阿斯喊道：“那些凳子的腿该打断！

我要用鞭子打得他们逃离板凳，不得不站！”
哈帕里克在另一个洞穴前跪下窥视。
“你又看见什么了？”问话的是波瑞阿斯。
“我看见风俗习惯在沿袭，
他们对千年陋习毕恭毕敬拍马屁。”
波瑞阿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些马屁精都该去见
　　哈得斯！
我要用鞭子抽打这些貌似虔诚的伪君子！”
然后哈帕里克又到另一个洞穴前跪下偷看，
“你又看见什么了，快谈谈！”
“我看见寂寞和烦闷在打着哈欠，
可是两者谁也不动，没人愿意费点劲走到别人面前。”
“寂寞该打屁股，”他气呼呼地说，
“噼啪两下！我要打一根绳子，让烦闷从上面跳过。”
哈帕里克再跪到另一个洞穴前，
往里看去。“又看见什么了？快直言！”
“我看见一个小动物十分自负地在冷笑，
把源泉、力量和信仰统统来嘲笑。”
“冷笑是乌龟的性格，”波瑞阿斯咬牙切齿，
“教训那自负的是我的鞭子。”
哈帕里克为执行公务起见，
还爬到其他原始人的洞穴前。
她说：“看上去五彩纷呈，实际上一片荒凉。
四处都腐烂，没有动静，缺乏行动的力量。”
波瑞阿斯喊道：“这有什么，这座懒山我来清扫。
你们这些懒散的人，我要教会你们如何生活，你们等
　　好！

快掏出你清亮的号角，
把嘟嘟的声音吹进原始人的洞奥，
使他们的怯懦升入蓝色的天空，
我的鞭子将促使他们行为英勇。
会死的人们渴望长生不老，
在坟墓与摇篮之间，他们会找到时间打哈欠伸懒腰！”
于是这些原始人成群结队，像老鼠一样，
纷纷逃出他们的住房，
个个口中念念有词，说话声音沙哑，
那根善意的鞭子充满威力，他们害怕。
“你发牢骚也没用，”波瑞阿斯志得意满，
“快说声谢谢，你动弹了，你还活着，没有腐烂。”

他们继续往前闯，凭着运气，
欢呼声、号角声，还有响亮的鞭子，
毫不迟疑，勇往直前，
一直来到地球的尾巴和边缘，
来到一片荒芜的旷野，那里乱石林立，
不知疲倦的骑手们停下脚步，沉默不语。
旷野的那一边是阿俄里斯荒漠，
它毫无用处，但无穷无尽，无比辽阔。
四周没有人语，一片沉寂，
瞧，荒漠上斯芬克司在躺着休息。
它就是玄妙莫测的女神玛，
她神秘地躺在床上，床外罩了一层纱。
这是怎样的一个谜哟！斯芬克司永不停息，
一边沉闷地喊着痛苦，一边咬噬着自己的后蹄。

同时，它还不住地冲天叹气：
“谁能让我的可恶的牙齿得以休息？”
“为什么你一边咬你的腿，一边呻吟、啜泣？
放开它不就行了？”波瑞阿斯十分惊奇。
它被这嘲笑的话深深地刺伤，
开始用严肃的声调叫嚷，
粗硬的鬃毛竖起，身上的虱子、跳蚤
也被激怒，跳得很高。
这时，一位白发隐士迈着威严的步伐，
走上前来，用虔诚的神色说话：
“快朝这造物主的奇迹顶礼膜拜吧，
虽然这样做没甚意义，但你能觉察
生命中的日子。那思想家的嘴唇和额头，
是千万个哲学家筑成的结构。
不知它焊接了多少构架，
为什么女神玛自己咬自己，请你来解释一下。”
波瑞阿斯道：“我知道为什么。说东也行，说西也罢，
我感到害怕。来，哈帕里克，我们回家！”

当疲惫的太阳一点一点地降落，
伙伴们一小队一小队地聚集在埃波里昂山坡，
战利品塞满他们的行包，
哈帕里克吹响集合的号角，
波瑞阿斯数着部下的人数，
每人报出自己的姓名，人数实足。
这时，强盗们把抢来的东西组成一个市集，

每人都想获取，没人愿意放弃，
于是形成了嫉妒的海洋，
从毫无顾忌的利己主义导致出你争我嚷。
“这是我的，剩下的是你的！”波瑞阿斯大声说话，
“谁要是不高兴，我就用鞭子抽他！”
“在这里我是女侯爵，”哈帕里克下令说，
“住口！手拿开！最好的归我，
剩下的归你。”卡里斯托喊道：“朋友们，快看，
嫉妒带来痛苦。来吧，塞菲罗斯，让运气来作出决断。”
一阵掌声。卡里斯托坐下，
用两膝夹住塞菲罗斯的双颊，
扯着他的头发，用力拽住他的耳朵：
“你这个小淘气，——不许看！——快说！
波瑞阿斯放在你背后用鞭子触着的那件东西，
你准备让谁拿去？”
塞菲罗斯在卡里斯托的怀里絮语喃喃，
他说的名字要费尽力气才能勉强听见。
这时，针锋相对的争执者们在嬉笑中和好，
大家有什么拿什么，即使不好，也不孬。

驶回奥林匹斯山的云船装满货物。
在埃波里昂悬崖下围坐着失去爱女的父母。
他们大声埋怨、乞求、哭诉，
被缚女儿们也嚎啕大哭。
就像人间每每庆祝婚礼，

养得肥肥的绵羊、山羊叫得令人怜惜，
它们面对屠夫们的盛怒而觳觫，
可这些充满恐惧的心灵发出的控诉
并未引起人们的畏惧，却只是会心一笑，
暗示那盛大的宴席一定味道很好。
“你们这些可怕的奥林匹斯人，难道不懂得怜悯？
求求你们开恩，把这些少女还给她们的母亲。”
波瑞阿斯大声笑道：“我看问题从另一个角度，
我可不管你们是否痛苦，只要我自己过得舒服。
况且她们会服从命运的安排，
放心吧，她们对天堂的幸福会习惯得很快。
走吧，艾俄罗斯！快拉起提琴弹起竖琴，
带上你的雾的随从！声音要响亮、坚定！
我们要违背全世界、违背神与猛禽的旨意，
在云船里，在回家的路上欢庆婚礼。”
话音刚落，掌声轰轰地咆哮着表示感激。
那载满货物的云船摇来晃去，
从人间的山脊渐渐升高。
婚礼庆典上欢呼声、舞蹈声一片喧闹，
有笛子、提琴和兴奋的叫喊声，混杂着响亮的歌声。
当他们摇摇晃晃地想钻过奥林匹斯与地面之间的岩
　　缝，
为抢走奥莱塞亚，
一场激烈的鏖战在空中爆发。
她的亲属操起武器将他们的去路阻拦，
在入口处的那扇小门附近展开一场恶战。
巨雷向通天的云柱猛轰，

云船也被占用。

可是奥莱塞亚招手说："弟兄们！让他们抢去！
在冷酷的抢劫背后，常常隐藏着善意的天理。
谁是牺牲者？是我。审判权归我。
如果我原谅他们，你们也该这么做。
自打这个野蛮人温柔地向我求爱，
我对这狂热的英雄也有好感在怀。
为了波瑞阿斯，我心甘情愿地离开家园，
友谊与和睦存在于我们之间。"
这姑娘说完，波瑞阿斯心平气和地掌舵，
驶过隘口，向奥林匹斯的彼岸颠簸。
一脚踩上家乡的海滨，
问候与回答之声宛若雷鸣。
"立正！预备——齐步走！"伙伴们引吭高歌，
跺着脚占领了山坡。

晚上，神明们一队一队一行一行
从地球之行回来，走上回家的方向。
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在奥吉里昂小树林
摆开一场大筵席，铺张浪费触目惊心，
让肢体得以休息，让神志恢复清醒，在露天，
在长凳上，在餐桌前，
互相开着玩笑，愉快地闲扯一些傻事，
互诉着自己的经历，在彼此分别的日子。

同时还伴随着缪斯的歌声与爱情的游戏。
每人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让自己欢喜。
快瞧，从岸边到山上的阡陌，
欢乐的人群像潮水般拥上山坡。
看哪——“欢迎！你好！”——艾俄罗斯
带着孩子、仆役和随从款款而至。
那是世界著名的熟悉音乐的一班人马，
每人都有一件乐器藏在衣服之下，
有笛子、圆号、小号、低间提琴、小提琴——
这些有趣的乐器组成一片树林。
艾俄罗斯把手指一扬，
千万个神明齐声高唱，
歌声抑扬顿挫，坚定而嘹亮，
脚下打着拍子，双手在鼓掌。
树林中的魔鬼惊慌地宣称：
就是在地面、在哈得斯的地狱也能听见这歌声。
人和动物都惊得目瞪口呆：
“快乐的神明们的歌声跑得真快！”
突然之间，明亮的晨光从天上
露出一张嘲讽似的微笑的面庞。
接着叫喊声四起：“天哪！哪里是我的睡眠？”
太阳也看见神明们充满期待的双眼。
“快说，你累吗？”“不累。你呢？”“我也不累。”
“我们到地球上去吧！快准备出发！”“喂！——”
就像昨天一样，队伍又奔出奥林匹斯山岭，
有人徒步，有人乘车，有人驾着云。

第三章 阿亚克斯[①]与巨人们

巨人们冷笑着站在山边，
两腿叉开，双手背在后面。
每当看见神明们飞向人间，他们就大声鸣叫，
从喉咙里挤出嘲讽与奸笑。
放肆大胆的陶特，巨人的首领，开口道：
“亲爱的同志们，勇敢的弟兄们，你们听好，
如果仔细观察这群初出茅庐的神明，就会发现，
他们对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毫不习惯，在社会生活中毫
　　无经验。
他们的所谓国王躺在安乐椅里，
靠懒惰的肥肉将生命维系。
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不该开个小小的玩笑，
让他们把我们的厉害瞧一瞧？
只要我们胆子大，手下毫不留情，
我们就能把他们洗劫人间的兴致败坏净尽。”

---

① 阿亚克斯(Ajax)：又称小埃阿斯。希腊神话中俄琉斯之子、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陶特说完，巨人们欢呼道："好！
让神明们难受一下，时候已到。"
他们本来已是巨人，
又把硕大的头盔戴上头顶，
目的就是要引起神明们的烦恼，让他们生气。
巨人们走上前去，帽沿里插的不是鲜花而是整束的欧
　　洲榛子，
为的是让那讥诮的意图显而易见，
头顶上的榛子束晃动在人们眼前。
这样装扮好之后，他们随时准备将人惹恼。
一天深夜他们向下进入人间，不让人知道，
整夜地等待着神明，站岗放哨时游手好闲，
用贪婪的目光窥视奥林匹斯之巅。
如果神明们从现在开始，
每天清晨兴高采烈地向人间疾驶，
那么巨人们就试图
拦截神明们的去路。
要是有的神明徒步穿过旷野，
他们就排成长列
用胳膊肘挤得他们走进小溪或者沼泽地；
要是有神明的车队路过这里，
他们就故意捣毁轮辐，让骏马别腿，
还把石头，木块等障碍物往路上堆。

受到如此对待，神明们十分生气。
最后，他们向占卜讨主意。
一阵雷电交加之后，得到神的谕告：

“虐待别人与受人虐待，两者之中哪个更糟？”
从此以后，神明们的地球之行，
改变了方向与路径。
陶特搓着双手高兴地叫道：“弟兄们，加把劲！
小车拐弯拐得好，兔子跑步很聪明。
这帮小小的神明已经垂头丧气，
让我们追上奥林匹斯山，再接再厉。
人人都要竭尽全力，惹他们气恼、
自己发明办法也行，不要害怕耐心与辛劳！”
“放心吧！”巨人们回答，“别担心！
我们会尽力干好这件事情。”
在奥林匹斯对面的山顶上，
巨人们安营扎寨为了抵抗。
每天晚上神明们都举办盛宴寻欢作乐，
又是跳舞又是唱歌。
每当这时，巨人们都狂叫乱喊，
打着反拍子唱着反调，让人毛骨悚然。
白天里，他们把一块块石头像冰雹一样
砸向奥林匹斯的树林和山冈。
这种待遇使神明们十分不快，
他们又把使者往占卜的地方派，
又是一阵疯狂的打雷和闪电，
神明们得到如下的至理名言：
“幸福并非生长在树林，而是植根于内地。
骄傲地藐视敌人吧，并且从此离开那里。”
于是神明们告别了欢歌笑舞，
迁到远离边境的内地深处。

关上百叶窗静静地呆在家里，
安宁的家庭生活幸福无比。
陶特气急败坏地喊道："罪过在他们而不在我们！
你们有没有看出他们的奸计？狡猾地假装隐忍，
实际上是为了诱惑并气死我们。
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得逞。
快点行动起来！让我们建造一座桥梁，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进他们的边疆。"
巨人们问都不问一声就动手，
砍断一座小木桥，把得来的木头
用作钉进大梁的椽木，
他们还在奥林匹斯人的林地与花园里砍树，
奥林匹斯人惊愕得不知所措：
"占卜的话看来不算数。
巨人们也有一颗心，不是冷血动物。
走吧，我们去向陶特坦白陈述我们的痛苦。"
于是派出十二名使者，个个都经过挑选，
他们去问陶特，为什么把小木桥砍断。

正直的族长陶特
用牛奶和干酪在简陋的住所里接待了使者，
他的孩子们也在场：芭芭拉天使
坐在他腿上摇晃着，扯着他的胡子；
两个男孩葛克和莫克坐在地上，
一头埋进连环画册，看着书上的神像。
没有想到这位可怕的巨人，
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使者们吓得把唾沫连连咽下，
嘟嘟囔囔地说出心事，结结巴巴，
问他造桥的目的究竟何在，
还有其他一些坏事也要问明白。
陶特答道："我诚实单纯，处理国家事务
不见得会比小孩更加圆滑世故，
也不知道有哪些骗人的诀窍。
你们的所作所为我理解不了。
尽管我从来没有去学习狡猾，
舌头不够灵活，教育也还缺乏；
可我有健全的理智，这值得庆幸，
而且遇事我能迅速作出反应。
这是善良的大自然的恩赐。"
说完，他言简意赅地作出解释：
刚才提到的建桥工程
正是双方团结和友谊的象征。
为了让自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他立即让人取来一本又旧又脏的书。
根据这本书，他特别强调下面这层意思：
这种说法尽管已经失传，其实奥林匹斯
自古以来就是巨人们的领地，
他们要求不高，只要对所有海岸线享有权利。
使者们惊讶地插话："这话听来好像——
你想用这本破书把你们国家的主权宣扬。
虽然你的话得到充分证明，
但你误解了这本书，我们对你的话不能相信。"
一听这话，陶特像狗熊一样用两只后腿蹬地，

把下面的话向他们吼去，还不住地喘息：
“还有完没完？难道要跟我吵翻，
跟我讨价还价，吹毛求疵，挑起事端！
如果你们一定要跟我们巨人打仗，直说也没关系。
虽然我们酷爱和平，但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乐意奉陪到底。”
说完，他拍着胸脯，嚼着胡子，
诅咒一番，再向所有的神祇起誓，
发誓要在神明们的城里、宙斯的家中
拔芦笋，晒干草，为大麦播种。
天哪！现在他把一只黑色的水牛头骨套在头上，
头骨上的牛角令人狼狈周章，
他又在龙袜上粘上公猪的利爪，
把它们当靴子穿在腿上，让人心里直发毛。
“拿喝的来，芭芭拉！”他怒气冲冲。
拿来的是什么饮料？鲜血一桶！
“拿吃的来，快！”天使接到圣旨，
拖来尚未扒皮的狼一只。
惊呆了的使者们见此恐怖情景，
个个潸然泪下，情不自禁。
于是他们委曲求全齐声哀乞：
“饶恕我们吧，尊贵的陶特，我们没有恶意。”
天使芭芭拉和两个小男孩，拽着父亲的衣服，
和他们一起痛哭。
这样，这位巨人卸下武装，
慷慨地伸出仁慈之手，把他们原谅。

大桥落成之时，两个民族
用花门、彩旗、合唱和轮舞，
共同庆祝永恒的友谊，
巨人们与提坦巨神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那是一次大型的爱的盛会。虽然孩子们还小，
可互相之间爱情却不少。
他们相互通婚，父母们激动得无言以对。
“知道吗，就像从前你我一样。”说话间两眼噙着热泪。
“现在放心吧，巨人们！”陶特大笑道，“要是有谁再踌
躇，
再找不恰当的借口，那他就是胆小鬼！就是龙形怪物！”
提坦们不敢吭一声，把一切都咽了下去！
“现在，我要把痰吐进宙斯的碟子里！”
于是巨人们带上行李和木箱，
把巢筑在奥林匹斯的山坡上，
就像在家一样，他们无拘无束，
勤快地用机器压榨水果汁，制造干酪。
人们发现他们的放肆行径，
他们却一天天一步步往前推进，
把脑袋探进奥林匹斯人的饭锅：
“注意，这个你们该煮熟！别废话，快去做！”
夜晚，巨人们聚集在山岩上，
冷笑着伸长脖子看着下面的广场，
他们骑坐在石头上吵吵闹闹若无其事，
举杯祝酒时却忘不了掷骰子。
他们捡起一把欧洲榛子往下掷，
因为不气气什么人实在没意思。

傍晚，当人们散步时，
没有一个人不挨榛子。

从哈得斯那儿出来的神明中，
有一位名叫阿亚克斯的英雄，
他是几个最有力气、最英俊的英雄之一，
得到女人的垂青、男人的欢喜。
痛苦啊！可惜啊！狠毒的太阳
在不幸的那天正午把他刺伤！
从此以后，他肝胆俱病，
整日怒气冲冲，一刻不停。
所有在他眼前一晃而过的东西，
都可能将他的狂怒激起。
疯狂时他能将被风吹乱的树木连根拔起，
面对日月，他瞪着双眼大发脾气。
对待孩子、妇女和姑娘，他温柔无比，
像一只乖巧的小绵羊，没一点儿脾气，
她们拿他开心，他也不会生气。
这是他天生的痼疾。
医生阿斯克勒普和端庄的女侍者哈娃向他提意见，
他也能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时，甜美的音乐能突然平息
他那冲天的怒气。
考虑到英雄的健康，
医生建议阿亚克斯去空气清新的地方，
一周一次，在傍晚的时候

步行两英里，要有人陪伴在左右。
阿斯克勒普始终在左边，哈娃在右边，
还有一小队男孩女孩乖乖地走在前面，
他们手里拿着笛子，如果必需，
给病人吹奏温和的乐曲。
他刚一竖起耳朵，眨动眼睑，
阿斯克勒普就把一朵鲜花置于他的鼻尖前，
哈娃用温柔的双手抚摩着他的额头和眼睛，
不让他将事物看清。
这还不够。远方还派有两队卫兵，
让他们提醒老百姓，
不要走到阿亚克斯附近，
以免发生不幸。
尽管如此，这是一次次危险的步行，
只有当他回家以后，大家才无事一身轻。

有一天，阿亚克斯照例被领着去散步，
溜达到拐弯处，
天哪，一不小心，
走到山岩附近，
巨人们骑坐在岩石上吵吵闹闹，
举杯时掷骰子这游戏少不了。
嗨，瞧哈娃使多么大的劲把这位英雄往家拽，
阿斯克勒普还拿一朵小花在他面前左摇右摆。
侍童们吓得赶紧吹起笛子，
那乐声真是糟糕之至。
一切都毫无用处，阿亚克斯把脖子僵直地扭向后面，

不让巨人们逃出自己的视线，
看他们摇头晃脑，头上戴着欧洲榛子，
用沙哑的嗓音叫喊，手上打着响指。
他气得胆汁横流，肝也被气肿。
当那群疯狂之众击中怒火冲冲的英雄，
——用苹果核和干酪的硬皮，
想收回都来不及——
哎哟，阿亚克斯在哪里？“抓住他！抓住他！”已经太
　　迟。
他逃跑了，以闪电般的神速掐住那个巨人的脖子，
用拳头做着击鼓的游戏，
把那人从石头上一直打进树林里。
树林太陡，简直无法停留，
于是两人一起滚进激流。
先是往下滑，接着往下滚得像球一样，
然后滚进小溪，再穿过树枝间的空档，
最后他俩都被甩了出去，飞越天空，
这下停住了，打够了，两人都躺倒在山谷中。
两人之中谁还拥有全副骨头架子？
谁的膝盖肿起，谁扭断了脖子？
这位英雄不用犯愁，
在肿块、骨折问题上，他高枕无忧。
“这是阿斯克勒普的事，与我无关。”他想依赖别人。
战争的怒火迫使他去寻找敌人。
那狂妄自大的巨人四脚朝天，
躺在小河床里，躲在碎石间。
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哪里受伤，

只知道他已经死掉，尸体已经发僵。
阿亚克斯试图让尸体起死回生，
他抚摩它，还婉言相劝，严辞教训，
告诉它，只是为了再一次挨打，生活对他也很重要。
这些努力都是徒劳。
死者连一口气也不喘。
阿亚克斯失望地跳起来："骡子！坏蛋！"
瞧那后面，是不是有一支追捕野兔的队伍从山上往下冲？
他们迈着巨人的脚步冲出岩石缝，
奔向同一个目的地——那座桥，
跨着骇人的弧线将阿亚克斯包抄。
这是那些巨人们，死者的酒肉朋友，
他们吓得发抖，为求生而奔走。
好多人手里紧握着投掷物，
不少人甚至把瓶子紧攥在胸部。
不管是广场、树林还是草地，
看不见甲虫或丸花蜂，只见巨人挤在一起。
英雄晃动着胡须，摇动着赤红的脸庞，
他那战斗的怒吼在广场上回响。
他的骨头在发痒，他犹豫着在想，
这轻量级的一拳首先击向哪一方。
在眼前的深渊里、那座桥上，
大家互相拥挤，叫喊成什么样！
看样子像是两辆车底朝天横在那里，
几头公牛在挣扎，几匹骏马喘粗气，
疯狂的亡命之徒将小路堵住，

身体与身体扭成肉团，堆成浮屠。
这座塔的形成是由于肩膀相撞脚乱蹬；
兄弟之间的斗殴造成一座移动的山峰。
从对面又不断涌来新的人潮，
为帮助扭在一起的人们，结果越弄越糟。
“哦，我真想家呀！”阿亚克斯在叹息，
“我要一直打到里面，在那里翻来搅去！
要是有我的牡马、兵器，那该多好！
唉，周围没有铁器，既没有剑也没有长矛！”
突然想出个好主意：用死人作武器！
当作木棒或锤子！马上就开始！
第一次费了点力气，却没有举起尸体，
因为死人有个向下的压力
与大地相粘，一直作用到胫骨。
这回好，握住膝盖，将尸体抓住，
然后他弯下腰去先后把两只胳膊放在尸体下面，
紧紧地绷上肌腱，
再把弯曲的关节渐渐拧紧，
终于——成功了！他用劲一甩，把尸体举过头顶。
从来没有哪位英雄抡过如此吓人的棍棒。
前进！冲向敌人！阿亚克斯迈着笨拙的步伐，晃动着
　　肩膀，
两条大腿绷得很紧，他喘着粗气，
扛着这骨制的锤子冲上前去。
他努力瞪着眼睛往上看，
但是要平衡身上的负担，
他已经看不见路途。

恐惧的尖声叫喊充斥他的耳鼓给他引路，
路比他估计的要远。
他的胳膊在颤抖，已经很疲倦。
为了减少极度辛劳带来的困苦，
他的两腿开始蹒跚着往前挪步。
“我是否还吃得消？难道我到达不了目的地？”
不光是尸体发出一声巨响，就连他自己
也和巨人那长长的身躯一起
跌进尖叫着斗殴着的人群里。
一阵疯狂的骚乱在无声地进行。突然——
喀嚓一声，左边的木头栏杆被挤断！
然后通过这宽宽的缺口，按照顺序，
人们一批一批地被卷进蓝色的深渊里。
阿亚克斯从地上站起，把双颊和额头上的汗渍抹去：
“这是个好工作，不过很热！现在还得卖力气！
要把战场打扫干净。”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把看见的东西都扔进那个缺口里。
这推车有什么用？扔掉！——还有马蹄声，为了什么
目的？
他双手抓住马尾巴，一把将马甩进地狱。
那牛头属于哪个巨人？
嗨，无所谓！让他自己找去吧！快扔！
突然，哈得斯在地狱里，
怒气冲冲地朝上面提出抗议：
“喂，顶上那奥林匹斯人，你这是什么用意？
怎么往我干干净净的地府扔垃圾？”
阿亚克斯用天生的一副浑厚的嗓音

冲着坑道嗡声嗡气地喊道："喂，底下的！快听清！
你这沼泽池塘的主人，侯爵封·小池沼！
我不管你，你要让我把骚扰我的虱子捉掉。
哪儿挨了咬，我就在哪儿抓痒；你呢，哪儿着了火，你
　　就到哪儿去救吧！
我用硬刷子梳洗巨人们，你可以梳理你的青蛙！"

快静一静！听那奇妙的二重唱，温柔而细腻，
美妙的声音和在一起
从远处飘来，荡漾在奥林匹斯山
阿斯克勒普和哈娃手牵手温柔地往叉路口一站，
他们到得已经太迟。
这时，两人齐声唱起天真无邪的歌子。
阿亚克斯刚一听见这温柔的旋律，
一股柔情便从他的心底涌起。
他断了杀机，一声不吭，幸福无比。
他开始随着节拍摇来晃去，
不时地吐出柔和的流音，
送给两个歌唱着的友人。
哈娃开始沿着防卫墙——"天哪！我害怕！"
一步一步一趾一趾地挪过来靠近他，
一伸手碰到阿亚克斯，
这位贞洁的少女不难处理剩下的事。
一会儿爱抚他，一会儿又轻轻地挠挠，
再送上媚眼和微笑，
然后她就像一位教育家泰然自若，
用一只小手指把他拉回岸边，动作十分轻柔。

阿斯克勒普叹着气接待阿亚克斯，
摇着头，面色苍白，若有所思，
搭着他的脉搏，一面轻声埋怨：
“这和我们要求的平静心情正相反！”
阿亚克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叹息着回答：“哈！这话说来容易！
是啊，把你的脑袋左摆右摇，
这对我的帮助胜过最好的药。”
现在他温驯得就像一只小羊羔，
随着阿斯克勒普和哈娃往家跑。

这一夜，在那防御的山顶上，
怒火冲天的巨人们在轮流站岗。
他们发出的声音比天空开裂还响：
一串神圣的祝福从缺口倒入地狱，像水柱一样，
水壶爆裂，魔鬼吼叫，
都抵不上暴乱者的喧嚣。
磨武器声，复仇的吼声，还有战歌的声音，
由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军号声统领，
强烈地回响于黑暗之中，
能将心脏揪出，耳朵震聋。
这时陶特满脸血迹斑斑，
骑一匹老马，挥舞着战剑，
嘀嘀咕咕骑在马上发誓，
要把阿亚克斯活剥生吃。
他的帽盔上一根柳枝在飘拂，

旗杆上插着一只猛犸的头盖骨。
他怒气冲冲，吼叫声令人胆战心惊。
诉苦声、抱怨声、忏悔声充满战战兢兢的奥林匹斯之
　　顶。
巨人们把手伸向天空，脸埋进烟尘：
“我们的末日今天来临！”

午夜时分，阿斯克勒普气喘吁吁
跑出来，满面汗污，
一盏灯笼狠命地摇晃，
把令人害怕的警告传向远方：
“听好了，你们这些巨人，亲爱的邻居！
强大的陶特，别把这警告锁在你的心里！
认真听着，你们的吼叫也可以停一停！
我身穿衬衫，来自阿亚克斯的府上。
即使你们要把地狱里的谁拐骗，
那声音在英雄的床边都可以听见。
你们知道，经过今天这样一天，
他极其需要睡眠，
可他睡得很不安稳：像公牛一样呼吸，
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身体，
有时他在梦中要下床跳出窗户，
我们几乎无法将他按住。
假如不是因为疲倦，他的睡眠灌上了铅，
那他早已醒来十遍。
想到将要产生的后果，我的血液颜色都变白啦！
愿上苍仁慈地赐予我们一条好命吧！

当然，为了压倒你们的声音，
我们在英雄的寓所把乐师聘请。
哈娃为他演奏最细腻的乐曲，
不断地往他耳朵里吐进爱的絮语，
还戏谑地给他的一只耳朵搔痒，堵住那只耳孔。
这能持续多久，我也不敢保证。
所以，亲爱的邻居们，打一场谨慎之战，
声音轻一点，不知你们喜不喜欢?”
阿斯克勒普喊完，巨人们迅速赢得谨慎之战的胜利。
霎时，他们的吼声停息，
军号用布堵住，只轻轻地叫，
马蹄声微乎其微，因为裹上了稻草，
可他们并没有因此遗忘，
那满腔的怒火和反抗。
看上去就像复仇的幽灵一样，
他们踮着脚走路，用绳子把整座山捆绑。
还差得远呢！——这轻微的声音
并没有使奥林匹斯的神明们放心。
这悄声行动比过去的警报还糟糕。
当整个部队在行进中踏上了桥，
行动极端秘密，无法说清原因，
反正那恐怖的气氛高涨到了极顶。
“他们来了！”“弟兄们，快跑！快逃命！”
人潮纷纷卷进山林。
直到远处的灌木丛中他们才停下来，
希望那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第二天是决定命运的一天。清早，
明亮的阳光将大地普照，
最勇敢的人们躲藏在树木后面，
害怕得连看都不敢看上一眼。
瞧，巨人之国发生的奇怪的闹剧令人难以置信，
神明们个个都已看分明：
巨人们已销声匿迹。防御之山被清扫干净。
听不见回响，听不见声音。
桥断了。除了在田野上啼叫的公鸡什么也看不见，
它们在营地上绕着圈圈。
一小片羽毛状的白云在天空担保，
说话时一脸机灵相："问我吗？我什么也不知道。"
面对巨人们这意料之外的变故，
神明们面面相觑："我感到心里发怵！"
"是真的吗?!"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
他们喃喃着，伸手把弟兄们招回树林。
且慢！在那边宿营地上，快瞧，
是什么东西穿着夏日里鸟儿的衣服，在草地上蹦蹦跳
　　跳？
那是天使芭芭拉和葛克、莫克，他们毫无恶意，
往阿尔卑斯山脉中迁徙。
当两个男孩去捡草莓，高高兴兴，
她坐下来一边唱歌一边拨弄齐特尔琴。
马上就有一种抽搐般的琴弦声响，
在巨人王国的天空里回荡。
这时，不可泯灭的欢呼声响彻奥林匹斯山顶。
看吧，那是男男女女的神明。

树林前岂不是有一片碧绿柔软的草地？
他们跳呀，蹦呀，庆祝呀，就在那里。

从这一天起，戴帽盔的巨人再也看不见，
往帽盔里插欧洲榛树枝，那就更不用谈。
他们头上戴的是简简单单的小帽子，
上面用雏菊和勿忘我花装饰。
假如神明们一如既往地向地面进军，
假如这时从斜对面走来一个巨人
拖着沉重的脚步，弯着腰，
那他一定会作出姿态愿全力为神效劳。
他们会立即为骏马和马车让出一席之地，
又像青蛙一样纵身跃进沼泽或小溪。
如果遇见女性，巨人们一定会背上她们，
驮到对岸，不让水沾湿她们的衣裙。
在星风柔和的夜晚，
每当神明的歌声来自奥林匹斯山，
他们都登上防御之山，静静地站着聆听，
让耳朵在艺术欣赏中沉浸。
在歌声间歇时，他们暴风雨般鼓掌，
使山谷都为之震荡。
然后他们乞求说："还没听够，求求你们！老天！
噢，尊贵的神明，请你们再唱一遍！"
陶特这位部族首领，今天把脸露于窗前，
明天露于门边。
要是有人路过，他会稍稍掀起帽沿，

客客气气地问："留下来住一宿是否甘愿？"
有时他派人给宙斯送上一壶未经加工的蜂蜜，
作为一个小小的信号，表达他的友谊；
再带几只斑鸠给赫拉，作为菲薄的礼品，
请她相信他那颗善良的心。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来瞎捣蛋，
奥林匹斯神明的婚礼之行更加肆无忌惮。

第四章 狩猎魔王阿克泰翁①

“我喜欢阿亚克斯，他真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
宙斯说，“阿斯克勒普，你可知道什么能让他喜欢？
可惜他性子暴躁胜过我。
他是聋子，勇敢的人该配只耳朵。
如果不是阿亚克斯坏了我的好事，
我已为巨人们备好干干净净的闪电一次，
配上有力的惊雷不含杂质，
足以让他们一代传一代锁进记忆的匣子。
我之所以一动不动在暗中窥测时机，
是因为我在瞄准靶子前从不射击。
如果让敌人在近处聚集成群，
那么出击起来就更有效、更有劲。
无论如何我坚信：
阿亚克斯很能干。

---

① 阿克泰翁(Aktaion)：希腊神话中的猎人；卡德摩斯之孙。他在打猎时看到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及林中仙女在洗澡，阿耳忒弥斯把他变成一只鹿，他遂被自己的猎犬捕食。

为阿亚克斯举办一次盛会，你怎么想？
我们赞美他，让他的光辉行动闪闪发光。”
“哎！”阿斯克勒普叹口气，“陛下是一片美意。
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重名利。
他会往名誉上啐上一口，
你邀他参加盛会，他会拔腿就走。
他只知道这样一种幸福：跳上去掐住人的咽喉，
把别人的头往后扭。
这是他的最大嗜好，别的都无所谓。
如果你真的要慷慨地表达慈悲，
让他从今天开始痛痛快快地高兴一番，
一直高兴到小小的脚趾，直到永远，
那么就让一个能干的铁匠，
铸一个假人，用铁或用钢，
铸上四肢和关节，再往耳朵里插上羽毛，
诱他下手，只要他看见羽毛在耳朵上飘。
明白吗？就像一个人造巨人。
这个东西可以让他发泄积愤，
他可以尽情地殴打，并能将它摔得头朝下，
可是不会支离破碎，也毁坏不了它。
他得到更多紫青的包，
心情也就越来越好。
这样他回击时信心更加充足。
重要的是，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
更不用说这英勇的行动，
为我们国家的安全提供保证。”
“同意！”宙斯说，“奖赏意味着馈赠

那人需要的礼物。他将得到一个金属巨人，
不能光用廉价的钢铁制成，
双耳和嘴要用黄金。”
计划中的庆典作罢。除了赠送一具假人，
还要为这奥林匹斯的解放者树碑立传，
赞扬他的英雄业绩。
宙斯在他的王宫里，
下令对阿亚克斯表示敬意，
在最小范围内简单地举办一个晚会，十分秘密。
只有七位客人，除了宙斯和赫拉。
没有人喝醉，也没有人说闲话。
大家话不多，都说得恰到好处，
都是赞美阿亚克斯之辞，像是在尽义务。
机智的话语夸夸其谈，
笑话也已经讲完，
众人的思路渐渐堵住。“尊贵的客人们！”宙斯大喊，
“算了吧，别再继续严肃的商谈！
还不如看一些色彩斑斓的美丽画图，
真理也可以通过寓言故事来表述。
谁能讲一个古老的故事，
来和阿亚克斯的英勇行动相比拟，
一个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场合的故事，
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运用不同的形式？

谁愿意？谁来开个头？亲爱的里诺斯[①]，你来怎么样？”
大家都向里诺斯投去鼓励的目光。
“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如实地讲一个故事，
讲讲阿克泰翁狩猎的事。”里诺斯顺从大家的意志，
“作为奥林匹斯的国王米诺斯[②] 很公正，
只是永远有顾虑阻碍他采取行动，
他面对法律条文、连篇累牍的讲话以及各个主管部门，
永远不能及时而果断地下定行动的决心。
尽管古时候有种种传言，
那巨兽在世界上还有统治权。
阿克泰翁没作太多考虑，
就用刀把巨龙除去。”
“给我们讲讲阿克泰翁吧，”宙斯赞誉，
“我向这好心的猎人、这位解放者表示敬意！”
在这番催促下，里诺斯起立：

“在米诺斯国王统治时期，受困的农民
求救声四起：‘善良的国王，快救救我们！
一段时期以来，地面上的巨兽
越来越放肆，让人难以忍受。

① 里诺斯(Linos)：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儿子，是一个代表古希腊自然崇拜的神祇的英雄。
② 米诺斯(Minos)：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王。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死后成为冥府的判官之一。

它们根本不知收敛，也不管界限，
爬上奥林匹斯山，
抢劫十分之一的牧群，抢走摇篮里的小孩，
夜间又成群结队地喘着粗气围困村寨。
没有安全之塔，没有围墙能把它们防御，
这群妖魔鬼怪一定是以空气作为通衢。'
米诺斯许下诺言：'放心吧，我记下这一案件。
你们回家吧，我会彻底检查一遍。'
他唤来半打专家们。
他们又找来一位见证人。
一天清晨，在出事地方，他们郑重其事地来到。
'这是一滴血。' '这是龙皮上的一撮毛。'
他们立即称之为 '证据'，把它编上号，
拿回家，注册好，
套上一个封面，
再盖章封好，这时米诺斯说：'确有这一事件。'

农民们又苦苦哀求：
'主人啊，可怜可怜我们！检查不能再继续。
现在大白天也没人敢下地，
除非大家一齐带上武器。'
'那是另外一回事，'米诺斯说，'如果真是这样，
你们现在乖乖地回家，不要叫嚷。
我向理事会询问一下，
处理这件事用什么办法。'
理事会把这件事交给一个大委员会处理，
大委员会立即采取必要行动，因为事情很急。

为了不使稍纵即逝的时间无意间在无所事事中虚度，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紧急小组。
紧急小组又按得票多少选出干事会，
投票结果被如实地统计核对。
紧急小组干事会有会长、教父各一人，
教父还任命了一位新闻发言人。
当新闻发言人的人选被确定，
‘好了，’米诺斯说，‘现在已经结束了全部过程。’

‘没有人再来将抢劫、谋杀案申报，
看来那些巨龙已经变温驯、变好。’
米诺斯高兴地喊道。他心满意足地派两名使者
到农民那里，打听现在情况如何。
使者脸色苍白地面对米诺斯的御座。
‘怎么样了？快说！农民们怎么说？’
‘尊贵的主人，他们什么也没讲，
他们已渐渐地被巨兽们吃光。
巨兽们则是又健康又勤奋，
您瞧，路上它们甚至咬伤了我们。’
听了这个消息，国王十分震惊，
权杖落到脚趾上，王冠落到脖颈。
他气得涨红了脸，勉强打起精神：
‘现在只有诉诸武力！让他们瞧瞧到底谁狠！’
于是装备好一支远征讨伐的队伍，
配上武器，穿上铠甲，扬威耀武。
天哪！所有洞穴、牧场哭声震天，
人们都哭着哀求，为和平而发言：

‘除了战争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血流满地！
双方和解是最伟大的胜利。’
他们把女王阿瑞特① 说服，
女王跪下双膝求情，为了这些可怜的小动物。
最后米诺斯也不知该怎么处理，
‘啊！我的工作真难做！’说着他倒在御座里。

猎人阿克泰翁自言自语：
‘快上！快！这是用我屠刀的活计。
我已忍无可忍，咬牙切齿，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犹豫来犹豫去有什么用？对害兽就该潜近捕捉。’
他赶回家，用那愤怒中握紧拳头的手
把那长长的奥菲斯② 屠刀一把从墙上拽下。
这把刀是屠杀狂，如果它能吸吮血液，
那么这块永远饥渴的钢材会在微笑中欢呼不迭。
然后，阿克泰翁从床下拉出两条巨大的猛犬，
解开套在它们身上的锁链。
一只是母狗里莎，它会盲目地咬死所有猎物，
另一只是公狗奥耳托斯③，它总是把猎物的喉头扼住。
他牵着两条狗走向母马珀佛瑞多，
它身上长有红色斑块，只吃猩红的生肉，
叫起来像一头公牛。

① 阿瑞特(Arete)：希腊神话中费阿基亚女王，嫁给叔父阿尔基诺奥斯为妻。相传奥德修斯曾求助于她，她说服丈夫将奥德修斯待为上宾。
② 奥菲斯(Ophis)：在古希腊语中是“蛇”的意思。
③ 奥耳托斯(Orthos)：希腊神话中的一只双头猛犬。它还生有七个蛇头和至少一条蛇尾；其他部位和看管地狱的恶狗克伯鲁斯一样。

他一边躲避它的撕咬，一边往它那边走。
他纵身一跃，那马还没注意，他就已经骑上。
马蹄敲打大地，火花飞迸，咚咚作响。

这样全副武装之后，他独断专行，
开始了孕育着死亡的地球之行。
每个人都在心里叹息着说话：
‘上帝保佑那些遇到他的人吧！’
当他来到地面，人们成群结队
兴高采烈地把他包围，
冲在前面的人亲吻着他的双手为他祝福，
‘上帝保佑你这闯入龙穴里的人！’他们向他欢呼。
‘首先我将用一个塞子把龙族的源泉
那大自然堵住。’他面对公众发言。
‘快去找！快去吧！’一声令下，猛犬立即离队，
不久，它就在大自然的洞口狂吠。
‘把木头、树枝堆起来，烧！’他下令道。
顿时，烈火熊熊，浓雾缭绕。
洞里在破口大骂：‘是谁那么大胆，
居然放火焚烧神圣的大自然
传宗接代的胸脯？阿南柯，救命啊！’快看，天上出现
　　了骇人的信号，
太阳变得苍白，哎哟，糟糕！
闪电一个接一个将昏暗的暴风雨清扫。
地动山摇，冰雹在咆哮，
一颗血红的流星划过大气层，
火海在叫啸：‘诅咒和死亡将是对坏人的严惩！’

可阿克泰翁嘲讽地大笑：'四周尽是风与奇迹！
可对一个猎人来说，天候变化没啥了不起！
你这大自然的畸形儿如果不马上
以神圣的誓言向我投降，
发誓说你将永远不再
为龙的孽种繁衍后代，
那么，你放心好了，为了惩罚你的鬼花招，
你将受到烟熏火烤。
然后，我心爱的猎狗将用牙
把你从罪孽的繁殖地往外拉；
最后再把你塞紧、堵住、缝好，
让你连一个蜘蛛都生不了。
现在你决定吧，看怎么办才好。
快，我还有事，没时间给你思考。'
他喊完，大自然尽管十分不愿意，
却顺从了这项提议。
以后每年每天它可以随便生产出
鱼呀、鸟呀，还有各种小动物；
而要想生产这种巨兽、猛兽，
却永远也不能够。

'这个很好！'说着，他搓搓手，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有龙继续繁衍。
向前进，朋友们！快去鏖战，
让我们彻底扫除现有的灾难。'
说完他组织了一场包围战，
给每人指定目标和地段。

‘干每件事之前都该有个计划，’他说，
‘干完一件没头没脑的事情不叫“完成”，只能叫“做”。
注意！勇敢一点！不许后退！’
‘冲啊！’猛狗在前冲，其余的在后面追。

起初，那些巨兽们自然不知
这场歼灭战有何深刻含义，
有的还在忿然的喘息中愠怒，
将吃一点点心的愿望流露。
直到狗和武器的力量互相呼应，
一切行动都为了一个中心，
它们才发觉这次行动确是深谋远虑，
于是它们转过身去，只是为了防御。
现在，这胜利的荣誉应该属于谁？
是可怕的刀奥菲斯，还是阿克泰翁？
抑或是喜欢虐杀的猎狗？
还是母马珀佛瑞多，它爱吃肉？
为了加强记忆，里莎和奥耳托斯把敌人的内脏用嘴扒
　　出，
它们一口咬着敌人的腰部。
而珀佛瑞多则动作粗暴，
把肩膀折断，把头揪掉，
阿克泰翁也是如此，当一头巨兽在他眼前闪过，
他立即感受到一种无名之火，
为了减少暴怒给他带来的苦头，
他持刀冲向上百只猛兽的血盆大口。
危险算得了什么？生命又有何价值？盛怒之中

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巨龙的面孔。
万一在搏斗中他的利剑变钝，
那他肯定会赤手空拳冲上前阵。
突然，敌人阵营中有人动摇，让出一块空地，
巨兽们哭叫着穿过田野纷纷夺路逃离。
四面八方传来求饶声：‘救命啊！饶饶我吧！请发发慈悲！’
‘我死了太可惜！’一只巨兽认为，尽管它已经伤痕累累。

一面小白旗怯懦地在战场上飘扬，
一个能说会道的使者走向前方。
‘阿克泰翁，为什么地球上的男人
比我们巨龙更有权生存？’
‘我对法律事务一窍不通，
可我知道你们没救了，巨龙。’
‘我们成为巨龙，也是大自然的强迫赐予。’
‘我不责怪你们，真的！只不过我要把你们除去。’
‘你自己也是猎人，也抢劫，也杀人，
你怎么能不面红耳赤，每当你要杀我们？
瞧刚才还在我嘴里的那条兔子腿，
现在却伸进了你的嘴。’
‘是啊，“阿克泰翁说，‘我承认这很可能。
这兔腿在我口中又香又嫩；
如果在你胃里我真受不了，
因为它味道一点也不好。
好了，你们先走开，伸开四肢不许发言，

先让我掐死你们，然后再来和我争辩。’
这就是使者听到的话语。
疯狂的猎人的屠杀继续下去。
这是史前世界巨兽们的末日。
牺牲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去。四处是叹息。
从山峰到山谷到处可以听到临终时的呻吟。
猎人在齐脚深的血河里蹚血而行。

同情对死亡大喊道：‘见鬼，这屠宰场！
未来受到诅咒，变得疯狂，已经病入膏肓。’
‘来，来呀！你会算术吗？坐下。’死亡说道，
‘少了一只狼，将多多少只羊羔？’
话音刚落，生活踮起脚尖，
羞怯地跨过哑口无言的苦难，
在血红的尸体上绽开一丝微笑。
光芒勇敢地射进原始森林：‘这里又开始了思考！’
昨天还见到狠毒那放肆而剧毒的目光，
现在重又听到芦笛的声响。
恐惧本来犹豫地扑扇着翅膀，呜咽着寻找避难地，
和平现在已经坐在那里。
勤奋获得了勇气，匆匆忙忙地赶到旧址。
骄傲兴奋地高喊：‘地球的主宰是这个汉子。’”

“这就是有关阿克泰翁的传说故事。”
里诺斯讲到这里戛然而止。
大家高兴地低语、喝彩、感谢。接着是一阵虔诚的沉默。

宙斯猛然从凳子上站起身来，说：
“不光是巨人的耳朵，
连它的嘴也要焊上金色，
鼻子和两个大脚趾也是如此。
作为纽扣，还要在肚皮当中镶上一块拳头大的红宝石。”

赫拉把神采奕奕的面庞友好地转向里诺斯，
娇媚地微笑着，说话十分仁慈：
“你还欠我们一个心愿，
里诺斯，阿克泰翁的故事还没完。
快跟我们说说，传说里怎样讲述
这位勇敢的英雄和他的前途。”
“噢，算了吧，算了吧！”里诺斯警告说，
“不要让胜利的号角在哀怨的歌曲中结束。
因为关于阿克泰翁之死的传说令人毛骨悚然，
女侯爵，您明亮的双眸会因此黯然。”
“我坚持我的请求，亲爱的里诺斯，”
女王针锋相对，“人们不会在危难之时
背叛这位英雄。你和他将胜利的喜悦共享，
心儿已经结成一个联盟。
让我们听听那结局到底多么恐怖。
谁向赫拉欢呼，赫拉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他的死而痛哭。”
“我遵命。”里诺斯秉承赫拉的意旨，
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自打那成群结队的巨兽
在战场上被击溃之后，
其中一部分被击散，
猎人持剑在后面追赶。
他辛辛苦苦地追赶了一段时间之后，
能捕获在这里或那里躲藏着的巨兽。
最后，阿克泰翁说：‘我相信，现在已经全部消灭干净。’
四面八方的回声一齐证明：‘干净！’
听，一阵骚乱。‘抓住它！阿克泰翁！快，抓住它！
是飞蛇希得拉①，已经钻过篱笆！’
真的！飞蛇闪着绿光从一个灌木丛钻进另一个灌木丛，
爬上深山，钻进树林中。
‘回去吧，阿克泰翁！废物！你永远抓它不住！’
‘我倒要试试，’他咬牙切齿。
沿着那逃窜者的亮光他追呀追，
突然他纵身上马，紧紧相随。
这令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追捕，穿过山谷与峡谷，
然后又越过山顶，逃亡者动作迅速。
有时他伸在前面的胳膊能在眨眼之间
成功地拧上一把，刺上一刀，揍上一拳，
沉重的巨蛇拖着受伤的羽翼和躯干，
忍着痛苦往前爬，步履越来越蹒跚。

① 希得拉(Hydra)：希腊神话中一条长有许多个头的水蛇。砍掉其任何一个头，立刻就会生出新的头来。

这时，两瓣舌头咝咝地叫喊，
诉苦声中有对死亡的恐惧在搅拌。

突然遇到了一个障碍，一片陡峭的小树林。
顶上是一座寺庙的房顶的倩影。
听，钟声在响，一组女声在合唱，
唱的是赞美诗，从林中向谷底飘扬：
‘这里是和平之山，这里是避难之林，
你，满怀仇恨与热情，
迈着愤怒的步伐走近。快停！低下你的头！
朝拜一下，再怀着后悔之心往回走！
这纯真、贞洁而神圣的地方
憎恶武器与战争的声响。
如果敌人紧逼你，你前脚他后脚，
还把死亡的苦难抛给你；那么，受逼迫的人，你就赶
快进庙。
抛开心中的不安，让目光与希望一起抬头！
因为你受爱意之邀，同情在向你招手。
我们不问你是否在受坏人的不公正的报复，
也不问你是否理应向追踪你的人把罪来赎，
是好是坏我们不管，不论你打扮时髦，
还是像动物一样，浑身长毛。
你的通行证是来自心灵的呼唤，
谁受痛苦的折磨，都会在此找到一个小房间。
快走进我们的小门吧，欢迎你！祝福你！
这房子会庇护你，是你安全可靠的避难地。’

这就是来自避难之林的女声合唱的内容。
他惊愕地站在那里，朝着声音的方向呆望着天空。
希得拉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
使尽全身力气
不知不觉钻进树丛滑向塔洞。
这时从惊愕中惊醒的是阿克泰翁，
他诅咒着大胆爬进石头堆和小树林。
小门自动打开让希得拉钻进。
接着是一阵嘁哩喀喳的插销声、门锁声。
停！高墙的护卫对暴力进行讥讽。
看，修女们步履端庄，
一个个出现在围墙上。
走在前面的是气宇非凡的本迪斯，头戴花环；
伊芙琴尼亚[①] 具有统治者的尊严，
焕发着青春的美丽，温柔地散发着善良的光焰；
还有她那同样好心肠的孪生姐妹——陶罗和她肩并
肩。
‘回去吧，狩猎魔王，快打消你的主意！’本迪斯声言，
‘因为躲进避难之林的人神圣不可侵犯。’
阿克泰翁发怒道：‘怎么？那不过是一条嗜杀成性的巨
龙，
你们却要保护它不让我对它进行反攻？’
‘记住，一个伤痕累累的凶手已经不再是凶手，而应该

① 伊芙琴尼亚(Iphigeneia)：希腊神话中英雄阿伽门农之女。其父曾因冒犯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受到报复，战船不能开行。女神提出须以伊芙琴尼亚献祭，方可息怒，阿伽门农只得照办。

被同情，
它受着沉重的痛苦，是一个患病的生灵。’
‘我可要把你们嘲笑、毁伤，
我要把我的刀插入那恶毒的龙形怪物的内脏！’
说完，他沿着围墙走，仔细观察高墙的形状，
看从哪里跳过去可以不受伤。
哎哟！他站在墙里，被修女们的喊声接住，
她们伸着拳头将他诅咒，他却仍然我行我素，
沿着通道向上骑，穿过大理石柱之林，
很快就要抵达寺庙之顶。

这时，房子的两扇门自动打开，
身材高大的布里托马提斯[①] 亲自走上前来。
她浑身闪耀着美丽的光辉，就像雪地里的阳光。
瞧，是什么东西颤抖着躺在她的臂膀？
一头一岁的小鹿。当阿克泰翁还没把布里托马提斯看
清楚，
一种甜蜜的疯狂使他手足无措六神无主，
他找不到合适的措词和问候语，
从声音里露出的是绵绵情话，断断续续。
‘你还能谈什么爱情！’这位圣女说道，
‘你这杀人狂身上沾满黑色的血污！瞧，
我的修女们伸出拳头诅咒你。

① 布里托马提斯(Britomartis)：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卡尔墨之女，是一位林中仙女。克里特人崇拜为狩猎女神；埃古纳人奉为渔猎与航海之神，又称阿费娅。与守腊女神阿耳忒弥斯友善。

如果你要对我表示敬意，那你就掉回头，离开这里。’
他大喊：‘我愿意虔诚地抓住你的膝。
为了你，从今以后我将把血腥事业放弃。
如果你能委身于我，把你的爱给我，
那我将成为你的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她说：‘布里托马提斯不会用女性的身体
丢人现眼地换取男人的爱意。
她同情别人，把自己奉献给受苦的生灵，
在这修女服下面没有暗藏的女人的欲望。
走吧，我的朋友，奖给你我的祝福。’
阿克泰翁喊道：‘因为你下令，为了你的缘故。’
说完，他立即告别，伸出双手，
然后抓起缰绳往回走。
听，深深的山谷里传来各种声音，
有人声、狩猎声、马嘶声、犬吠声，
珀佛瑞多这个坏家伙听到号角声，
就不再服从缰绳的指挥，脚动也不动。
‘快逃跑吧，布里托马提斯！当心危险！
我已管不住这匹劣马，这话不是欺骗。
你可听到里莎的喘息、奥耳托斯愠怒的狂叫？
它们不管声音，只用鼻子、嘴巴把猎物跟牢。
别乞望它们的同情与尊敬，
在它们统统是肉，无论是虫豸还是神明。’
可是布里托马提斯说：‘我就站在这里。
我要守住这个门槛，用我的血肉之躯。’
猎手已经冲上前来，修女们尖叫着向四处逃散。
长矛横飞，利箭斜穿，

布里托马提斯紧紧地将那头小鹿拥抱，
朝着天空做着临终的祈祷。
不幸的先兆已经来临：小鹿被石头砸中，已经倒下。
布里托马提斯双眼噙满泪花，
天哪！我看见了什么？难道阿克泰翁丧失了神智？
难道他的双眼被灼瞎，还是他已变成疯子？
怎么刚才他还把她奉为女主人，
现在却向她冲锋，把她当作敌人？
不是他，是母马珀佛瑞多违背他的意志，
背负着阿克泰翁向她冲刺。
他绝望地夹紧双腿，
抡起拳头使劲捶马脖子，母马可就是不听指挥。
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他拔出利刃奥菲斯，
用这钢刀将冰冷的死亡往马的心脏里刺。
那马受这猛力的冲击，
还踢出致人死命的一蹄。
布里托马提斯经不起马蹄的猛烈一击，
她叹着气在庙宇的台阶上跌倒在地。
这时，珀佛瑞多滚倒在地上，一命归天，
它把骑手掀翻在地，埋在肚皮下面。
天哪！奥耳托斯向里莎走去。‘救命啊！’恐怖的凶
杀案！
它们把布里托马提斯的肉翻遍，这简直是畜生们的盛
宴！
阿克泰翁熟悉这吧嗒吧嗒的声音，知道它们在贪吃东
西，
他举起双臂从马的尸体下爬出来，十分吃力。

但他没有站起。他蜷曲身体，像一只狼，
一跃而起，莫名的复仇的怒火和欲望，
驱使他向两条狗冲去。他鄙夷武器，
不屑使用那没有知觉的工具，
他恨恨地用爪子一样的指甲抠进它们的眼睛里。
他疯狂地叫嚷、呼喊。他用软弱无力的人的牙齿
咬住那猛兽的嘴巴，脸都变了样。
一场战斗开始了，多么疯狂！
从前，两条狗受他统治，
总是在哀泣中忍受他聪明的鞭笞；
而今挨了一咬，它们气急败坏，不知所以。
它们把主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加以袭击。
突然间它们醒悟过来，躺倒在地，四脚朝天，
可是他们的主人已经死去，并被撕成碎片。

这就是奥林匹斯与地球的解放者阿克泰翁，
这位把人们从巨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英雄的悲壮一
　　生。

说到这里，歌手沉默不言。
这时，每人都把脸扭向一边，
呆愣愣地望着窗外，心潮如涌，
想着这个故事，恍然如梦。
宙斯说："听完这故事要是再多说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罪过。"
说完，客人们轻手轻脚地站起身，
人人深受感动，反省自己，改过自新。

第五章 发现者阿波罗

预示命运的星辰出现在东方，
精灵的摆动在阿波罗的额头旁沙沙作响。
“醒一醒，阿波罗！难道你的嘴未曾品尝过，
你的心灵未尝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明澈的白天，有许多
事情等你去做？
难道你的渴望未曾听到田野里的脚步声响，
人们向地球迈步走去，还伴有旅行者的齐声歌唱？
从丛林到山溪，幸福的漫游者们成双成对窃窃私语，
照亮黎明前的黑暗，难道你没有妒意？
原先你还是冒险与决断的爵士，
如今你将在消沉与寂寞中腐烂而死！”
阿波罗解释说：“到地球去，对我来说太容易，
和那么多人在一起走，我可不愿意。”
“难道我曾经让你误入歧途？”
精灵喊道，“除了骄傲的路途，难道还让你走过别的
路？”
阿波罗回答说：“这我还嫌不够。
伪善者的谎言和地平线一样陡。

如果你知道一处崭新的天穹，
那里从没有人撒谎，又高又纯又空，
没有狡猾的人用叛逆的行为将它玷污，
因为坏人不认识那个去处，也没有胆小鬼步入；
那你就告诉我，我听你的。但我先要把窗户关紧，
免得听到伪善者的声音。”
“你的要求我让你满足，”精灵许诺说，
“跟我到一个崭新的空间里去吧，发现者。”
阿波罗惊讶地把头抬起，
要从说话者的眼睛里读出这番话的含义。
他从镜中看见精灵的话语与真理的图章
像皑皑的雪峰一样闪着亮光。
这时，精灵兴奋地启程旅行，
“高贵”、“凯旋”之类的词语说个不停。
阿波罗精神振奋一跃而起：“走！我跟着你！”
他们迈步走向高山之脊。

他们爬上陡峭的斜坡之顶，
在那里，绝壁上还是绝壁，冷杉林上还有冷杉林。
“是什么东西在阴暗的林子里闪耀？”阿波罗喊道，
“是哪位美女在发光，那么崇高而骄傲？
真奇怪！难道我亲眼见到的是阿佛洛狄忒？
还是把尊贵披作外衣的赫拉，这个坏家伙？”
他一边朝那幻象望去，一边继续向上登攀，
这时，一个友好的问候，一个声音在喊：
“阿波罗，你怎么不断眨着眼睛如此惊讶？
难道你认不出你的朋友阿耳忒弥斯了吗？”

阿波罗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
"为了问候你，朋友，热情地把你接待。"
"是谁赋予你预感，让你看见我走的路?"
"我知道在山鹰翱翔的高处可以找到阿波罗。"
"亲爱的，你可愿意陪我跋山涉水，做我的伴侣?"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哪怕天涯海角，我都愿意。"
"快走到我这边来！你的嘴里呼出的是勇气。"
于是他们继续向上爬，融洽地走在一起。
当他们走出森林来到一片开阔地，
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圆形山头上，风和日丽；
他们一起举步走到草地边沿，
往深深的低处放眼俯瞰。
"站在这上面我真幸福，"阿耳忒弥斯说，
"因为我站在爱人身旁，远离尘世的污浊。"
这样，他们在湛蓝而清澈的天穹下，在草场上闲适地
奔跑，
只是两双眼睛不停地转悠。
听，谜一样的声音，高高兴兴，英雄般坚定，
就像大部队进军时统帅的白色战马舞蹈的声音。
瞧，山峰后面映射出一束束光线，组成一个光环。
等待，失望，什么都没有：四处是沉寂一片。
看，突然之间，
山上冒出太阳车，十分刺眼。
它射出重重火焰和眩目的电光，在空气中呼啸。
它越长越大，山谷越变越小。
金色的欢呼的三角旗纷杂地飘动，
那美丽的尤物停在了乡间，发出声音轰隆隆。

“停！”赫里阿斯① 下令。机器轰轰地站住。
从贝壳状的车子里钻出一串头颅，
一个个精神抖擞，态度乐观，
接着，肩膀、胳膊、腰肢也往外钻。
当牢房里钻出来的整个身体，
跳上绿色的草地，
才看清原来是赫里阿斯的女儿们。她们兴奋地大笑，
在草场上来回地蹦蹦跳跳，
活动活动在旅途中麻木的四肢，
让充满傲慢情绪与嘲讽欲望的年轻的肺部透透气。
然后她们跑到一个泉眼畔，
洗净风尘，梳妆打扮。
这一对朋友看清这出大胆的游戏，
互相使个眼色，大摇大摆地向车子走去。
“听着，你们这群叽叽喳喳的喜鹊！”当父亲的怒火大
　　发，
赫里阿斯从车子里用浑厚的声音朝下骂，
“这可是我每天含辛茹苦
教育你们，让你们懂礼貌的结果？
我脚丫子里装着比你们脑袋里还要多的东西。
你们这些不长眼睛的野丫头，还不上前施个礼？
快点，快动弹呀，快弯腰屈膝，

① 赫里阿斯（Helios）：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提坦巨神赫波里昂之子。每日乘四马金车奔驰天空，自东向西，晨出夜没，将光明普照世界，能洞察人间一切活动。后来希腊人认为赫里阿斯就是阿波罗。本书作者把赫里阿斯和阿波罗作为两个人物来塑造。

把手伸出来，要合乎礼仪。”
姑娘们惊愕得羞红了脸，
赶紧跑到这对朋友身边。
认认真真地递上手来以示问候，还行了个屈膝礼，非
常谦虚，
眼睛里却都流露出恶作剧的情绪。

赫里阿斯邀请漂亮而高贵的新结识者，
去参观他的太阳车。
为了表示对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敬意，
他还好心地解释这美妙绝伦的机械原理，
变换的活塞，来回转动的齿轮，
轻捷的曲柄，有力的旋床和挺杆，
还有其他东西，
使这车子的构造既艺术又稀奇。
为了证实这番介绍的可靠性，
他还以事实作为例子加以说明。
在他们眼前，他驾赶太阳船，
在通风的海洋上转一转。
这车子小心翼翼地沿着海岸线滑翔，
这车就是太阳，真的，它挂在绳子上。
阿波罗问道：“师傅你经验丰富，请告诉我，
恕我冒昧，在这里为什么需要一根绳索？
你是否见过一只鸟儿由绳子牵引？
为什么你害怕，不敢把车往陆地里开进？
你是不是认为太阳运行的轨迹
应该宽阔明亮，繁荣地生息？”

“噢，陌生人，”师傅微笑着，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
“不懂的事情别乱讲，
要控制一件东西就得用点劲，
聪明的人使用缰绳，傻瓜才任其驰骋。”

他说完，阿耳忒弥斯大笑着转过身。
“你笑什么？”赫里阿斯师傅不解地问。
“我大笑，”她说，“是因为这出闹剧使我很开心，
我看见铁匠师傅把神明阿波罗教训。”
当阿耳忒弥斯说出阿波罗的姓名，
欢乐的热潮中响起一阵效忠的呼声。
太阳的女儿们亲吻他的脸颊、双手和两肩，
赫里阿斯却是没完没了地抱怨：
“见鬼，你污辱了我，
假装成我的学生，阿波罗，
其实你是我高高在上的国王和君主，
活着的人没有谁比你更懂艺术。”

“朋友，”阿波罗说，“别让这误会扫你的兴。
我愿意将你的教导聆听。
没有人那么伟大，可以伸手摘星辰，
在他学会之前，必须谦虚谨慎。
现在让我试一试，
看我能否自由地驾驭太阳，不用绳子。”
说完，他解开大大小小的全部绳索。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精灵，发一个信号给我！”

瞧，精灵带着兵器，舞蹈着迈步前进。
阿波罗猛地跳上甲板让太阳滑行。
就像驾驭着一匹精选出的战马，
它动人地跳跃着，知道主人的身价；
又像一只骄傲的天鹅，伸出翅膀拍打出泡沫，
高傲地钻出它变曲的脖颈。
太阳扬帆前行，好像没有察知，
尊贵的阿波罗亲自驾驶，
鼓起的三角旗之林在平面上飞行，
幸福地飞向蓝天，穿越闪亮的田野，冲进白云。
太阳的女儿们与父亲一起低头屈膝，表示赞叹。
“真是伟大的壮举！”他们兴奋地高喊。
阿耳忒弥斯不假思索地插话：“这有什么稀奇？
他的壮举只是他的一部分，更伟大的还是他自己。”

阿波罗现在有什么变化？
他的头发飘撒，
安详的目光庄严地射出眼窝。
他双脚一跳蹦上车座，
手指指向遥远的地平线，像是要与人争辩，
结结巴巴的话语迸出他的舌尖。
“不，”他喊道，“这不是幻觉！这是真事！
我清醒的双眼看得很清晰：
在彼岸世界，科学与预言都缄默不语，
我看见一朵云彩从一处新的地方向上升去。
这云彩载着无比的幸福与和谐，
它是一束反光，来自一个更为完善的世界。

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那花园，
在我到达那幸福的彼岸之前，
我可不愿走下太阳车，哎哟喂，
也不愿疲倦地垂下头来打瞌睡。”
这番话似乎把赫里阿斯的舌头磨得更锋利，
这个吃惊的人喋喋不休地说着闲言碎语，
说什么“大自然是领袖”，
还有什么“不能偏离它的轨迹走”。
“哎！”阿波罗大喊，“明智的语言是多么可怕的食品！
谁有胆量？谁愿意伴我作一番勇敢的旅行？”
高贵的阿耳忒弥斯鼓起勇气看着他，脸涨得通红，
从草地上跳起来，毫不惊恐，
张开双臂勇敢地向他跑去。
一下子她就站到他旁边，站在车子里，
呼吸被勇气鼓舞，虔信的额头发亮，
严肃的双眼闪烁着湿润的爱的光芒。
“你呀！”阿波罗皱皱眉头，“你真有胆量！
这不是儿戏，也不是女人可以参与，而是要去陌生的
　　地方。
光跳上车来还不算数，耐心不可缺少。
谁阻止我，我就把他扔下车。这一点你该知道。”
阿耳忒弥斯高兴地回答：“好！”
“那么，欢迎你！”阿波罗说，“来，往我身边靠！”
“驾！驾！”车轮滚滚，蒸汽呼啸，
车子向前开去，一路怒号。
穿过辽阔的钻石之海，穿过窄窄的云路，
它五彩斑斓，充满幸福。

成群的燕子围着他们飞，光芒将他们簇拥，
飞越忽而湛蓝忽而金色的玫瑰天空。
嫉妒他们的山鹰扑打着双翅，
用利爪趴上太阳车的轮子。

当身后的欢送者与绿荫一起逝去，
阿耳忒弥斯欢呼着，唱起一支旅行之曲：

“哎哟哟！你们是否听到战斗的号角在响？
我要放开喉咙把一支晨曲歌唱。
我沉醉于光芒之中，要为光芒谱写曲子，
歌颂勇于冒险的太阳之子。
我看见两个白色的骑手闪着电光穿越宇宙，
闪闪发光的两面小火旗插在长矛上头。
耀眼的帽盔上不见一粒尘埃。
这是宙斯的两个儿子，一对双胞胎。
他们骑上在光明中降生的骏马狂奔，
寻找失落的姊妹海伦①。
在宇宙之外赫斯帕利提斯的圣岛，
那里有幸福与和平照耀。
你问谁是领袖，并问及指南针与北极星
如何引导他们在空中走上正确的道路，请听：
心灵中的希望为他们开路，

① 海伦（Helana）：希腊神话中的绝代佳人，宙斯和勒达之女，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帮助，趁墨涅拉俄斯外出，把她诱走，因而引起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勇气与信仰是杰出的伴侣。
就像鸽子从谷地里飞起，
寻找故乡的屋脊；
海伦从她居住的幸福的岛屿，
向渴望已久的两兄弟飞去。
当海伦与兄弟重逢时，你们怎么想？
他们将激动成什么样？
如果有人对我说：把纯粹的幸福
所在的地方用笔画出，
以两条交叉的线条来表示，
用手指将那交点一指，——这就是！
那我要嘲笑你们，宙斯之子！你们应该满足，
应该为我的更美妙的天空之行而嫉妒。
因为我不需要为了爱人而飞向远方，
我的侯爵，我的英雄，我的新郎，就在我身旁。
我能亲眼看见他，与他交换呼吸与目光，
还能听见他的小精灵在扑扇着翅膀。”

阿耳忒弥斯唱出如上歌词，许多神明
站在太阳车下，高山之顶，
还有人和动物，也迅速地聚集在一起，
结结巴巴地互相传递这个消息。
地面与奥林匹斯山上问候声很大，
鼓掌与欢呼的人群扩展到他们脚下。
阿耳忒弥斯把身子探出车厢，
整个世界都跟着她跑，向她叫嚷：
“你想要什么？别不好意思，不要客气！

我这里有一切东西！
说，你是不是想要山脉？”话声一落，
她一连串地把山脉往下扔。“你是否需要田地？拿着！
你要不要城市和山庄？河流与内湖？
我有好几百个。来，你可以亲眼目睹。”
简直是疯狂地风驰电掣，满载鲜花，
飞过一串串山岭，就像割下一把把庄稼。
举目向后望去，随着车子的疾速前进，
左右两边不慌不忙向后退去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山林。
高高地位居世界之上，太阳船
迈着骄傲的步伐，滚动着车轮凯旋。
只要这旅行没有从地球的魔力中逃出，
车子的行进就既无危险又无痛苦。
接着他们来到地球的边缘，
进入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
没有那熟悉的有生命呼吸的大气层，
只有清清爽爽没有色彩没有生命的空间。
耳朵听不见声音，眼睛看不见物件，
即使云彩也缺乏光线。
奥林匹斯的山鹰还在车上挂，
其中有一只在偷看自己的尾巴。
哗，一不注意，它悄悄地落下，
其他山鹰也模仿它。
“啊！”阿耳忒弥斯叹息，“我害怕这窄道，
瞧，即使高空作业的行家山鹰，也丢下我们逃跑。”
阿波罗讽刺她说：“让这些猛禽飞走。
没有这些半路朋友，我们走起来更轻松、更自由。”

勇敢的旅行电闪雷鸣般继续向上行进。
看，成千上万怯懦的蚊蝇
围着行进中的太阳车跳舞，
鼻子倒是放肆，肠胃做了臣仆。
它们统统知道一个事实不容颠扑，
那就是这高贵的旅行出了轨，阿波罗走错了路。
阿耳忒弥斯谦虚而羞怯地问道：
“噢，朋友，正确的路你知不知道？”
“你这家伙真见鬼，”阿波罗大声回答，“居然把害虫的
　　话放在心上。
它们说话的地方在车轮后面，先让我开车再讲。”
勇敢的旅行继续电闪雷鸣般向上行进，
周围是旷野，无穷无尽。
“天哪！”阿耳忒弥斯叹了口气，“在虚无中什么也干不
　　成。
即使是阿波罗，也无力让奇迹产生。”
“好吧，现在你作出决定，”阿波罗厉声警告，
“你和我志同道合，还是跟我唱反调？”
这下她不吭声了。可是当时间
无休无止地在空旷的苍穹中打着哈欠，
她的目光黯淡，意志薄弱的双眼，
绝望而顺从地往远处看。
川流不息的血脉里，虚无的思想乱哄哄，
她的心在哀痛，美丽的信仰落空。

“我好像闻到了烟味绵延，
是一只看不见的炉子在树林中冒烟。”

“刚才有种声音，你听没听见？”
“是什么东西擦过我的脸？是花瓣。快看，还有一瓣！”
“瞧那里，雾气中的海岸！”
“陌生的山鹰在那儿乱叫乱喊！”
“最后面的阴影就像隐藏着的山脉躯干。”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这不可能是梦幻。”
“到达目的地了，胜利了！”阿波罗大喊，太阳车停住。
一堵横在路上的云墙固执地挡住他们的去路。
一种混乱的声音、幸福的声音在喊叫，
透露出一个美丽的谜，那谜躲在云墙后面睡觉。
一个幽灵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云端之上：
“谁有胆量跑到这个从来没有人迹的炉灶旁？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从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是勇气和欲望把我推到这世界之脊，
我的渴念告诉我，不是毁灭就是胜利！
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来换取进门的权利？”
“你要殚精竭虑求到钥匙。”
“殚精竭虑可以。钥匙我急需。”
“那么好吧！你要听好下面的条件：
给你一张弓、一支利箭，
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要抓住。
在这云墙里，眼睛无法看清楚，
有一个靶子，不比头发粗。
你要凭着在暗中的直觉去击中要害，
那时帘子会飞起，小门会跳开。
可一旦你唯一的一支箭被白白浪费，
那么，门永远不会敞开，你就只好折回。

好了！射吧！快快集中思想，
不管你是否猜到、是否害怕、是否绝望。”

话声刚落，同时飞来了箭和弓。
阿波罗抓起箭叹息说：“真重！”
当他装上箭，把弦绷紧，
怀疑悄悄地蹑手蹑脚地走近，使他无法决定。
当他举起胳膊准备射击，
上上下下他看不见靶子与目的，
左边没有信号，右边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他失望地退回来，说：“干起事情来我真没出息！”
然后他重又懊悔地下定决心，
可勇气与胳膊总是使不上劲。
最后，绝望夺去了他昂扬的意气，
他撂下武器，双膝跪地，
低下头来，埋藏着脸，
有一段时间，他一点儿也不动弹。
当他重新把额头抬起，
从这年轻人的脸上可以看到男人的意志。

突然，他抓起武器一跃而起。
目光与箭随着英勇的行动从绷紧的弓上一齐飞去。
“天哪！我真可怜！我做错了没有？”射手神色紧张。
瞧，云山分开了，摇摇晃晃，
一个美丽的少女戴着面纱，
从幸福的金色上界款款而下。
那是蝴蝶之山，鲜花之林，

山谷之间是银涧的声音。
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互相握手，
一起激动地往深处走。
他们看见刚才在云端上的那个幽灵，
现在正从山上下来，向他们走近。
他握起拳头，把手放到阿波罗的额头：
“作为这个国家的国王，我忠于职守，
在此，我庄严地郑重宣告，
我授予你外宇宙的岛。
山峰和山谷都该以你命名，阿波罗，
让你得到荣誉的王冠，胜利者！
阿波罗，你的荣誉之冠有三重：
你相信了，这证明你有高贵的血统；
你愿意了，这证明你有英雄的气概；
你做到了，这证明你是从千万人中挑选出来。
现在快进来，满足你的愿望，自由自在地玩赏吧！
我祝贺你，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职责已经履行啦！”
说完，这幽灵转过身去。阿波罗认出他的步伐，
追上去把他的大衣一抓：
“你怎么骗我？你就是我的精灵，我认出了你！”
精灵回答说：“是我呀！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是？误会的
　　是你！
你迷惑住了你自己。”
“你怎么身材这么魁梧，又陌生又严厉！”
“哎，你惊讶什么？我随着你的行为而成器。”
“当我在没有路的荒野中行进时，我好想你！”
“我佩服你。在目的地我等着你的踪迹。”

交谈到此结束。他们分手，
精灵告辞。这时，两个好朋友
高高兴兴地从海滨往里走去，很好奇，
不知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来到一个高处叫“幸福”，
那里没有痛苦，尽是乐事，物品丰富。
善良的赫斯帕利提斯的民众住在这里，
她们不知有恶，更不会作恶，且容貌美丽。
在这里，闷闷不乐的脸你永远也看不到，
连襁褓中的婴孩在摇篮里也不哭不闹；
即使在游人众多的花季，
你也听不见叫骂，感觉不到拥挤。
这里没有学校、法律和习俗的约束，
遵守秩序是人们可爱的天赋。
说那么多话有什么用？
还是从下面的例子中学学他们的行动：
无论两个什么人迎面碰到，
他们相视时都要哈哈大笑。
这种因快乐而发出的欢笑，既用嘴巴又用眼睛。
他们生活内容丰富，每小时都很高兴。

在神的旨意下，借助于长明灯的光线，
他们看见赫斯帕利提斯的花园。
面对奇迹，他们是多么惊喜！
在山脉的前峰，有两块岩石，

一块叫“过去”，另一块叫“假使”，从中可以看到各
自的影子：
一块岩石告诉你现时现刻各处正在发生的故事；
另一块绝壁说的是事情的可能性，以及心灵的希冀。
他们看见那块空当子，世界就是从这里坠落；还有一
个大厅，
里面藏着所有事物的模型，
加上所有生灵的原形和思想；
还有山间溪流，流淌起来像竖琴伴奏下的赞诗一样鸣
响。
深深的地底下是溪流的源头所在的地方，
在纯净的波浪中，痛苦化作歌唱。
他们还看见深邃的记忆之海与林，
被遗忘的事情在此出现，清新而年轻；
还有那每天早晨都一样的螺旋形山体，
每天都把新的风景在它帽子里藏匿；
还有雪松阿木娜，它从真理中发芽，
吃了它的果实后，能把误会消化。
接着，他们来到一个隘口，
小时和分钟在争先恐后地赶快走：
清晨，它们迈着轻快的步伐，歌声嘹亮；
晚上，满载着人间的苦难和辛劳，闷声不响。
最后，它们发现艾多凡纳山谷，
才解除束缚，释去重负。
在阿波罗的目光下，它们快乐地回归到自我：
树林在问候你，阿波罗！
这时，阿波罗问道：“阿耳忒弥斯，你这高贵的女人，

如果我看见你的灵魂
在我眼前散步，那它就像完美无缺的真金。”
阿尔忒弥斯回答：“亲爱的爱人，
那不是金子，里面是活生生的一个核，
它深深地爱着你，温暖而柔和。”

就这样他们继续在岛屿上漫步。
愿望没有餍足，精神没有结束，
不断地有新的奇观使他们驻足。
直到时间强迫他们拉扯他们上路。
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满载盛誉，
穿过空中通路，返回奥林匹斯家园。

就在这一天午夜，阿波罗
从梦中惊醒，自言自语地说：
“是谁的歌声那么清新
从高处透过目光飘入我的心灵？
我熟悉这语言，就像熟悉自己的家园；
这亲切的声音，就像牵连着血缘。”
瞧，在星星屋，被睡神抬着，
阿耳忒弥斯钻进月亮车。
她看也不看就驶入高空。
她的大衣上挂着一个梦。
蝴蝶擦着车轮而过，
远处吃惊的星星悄悄地跟着。
这位女英雄张开口鼓起舌，

从胸中溢出一曲颂歌：

“我不能沉默，不能不说，
我要向世界欢呼，哪怕全世界恼火！
我的心儿在飞扬，在炫耀，在欢唱；
我的头上闪耀着胜利，肩上则是荣誉的光芒。
并不是因为我自食其力，得到应有的补偿，
而是因为我沾了别人的光。
他是我的主人，我的老师和君王，
我只是他的一个无力的折光。
像狮子一样强壮，像山鹰一样横暴，
却不是为了憎恨与争吵，而是为了创造。
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和解在微笑；
他高贵的手指所触之处，事情都会变好。
要问这位伟大人物的名字，
在上界传说的是谁的故事？
是谁受到整个天堂和人类的赞颂，
即便国王宙斯都要向他鞠躬？
是阿波罗。你这小精灵真笨，快滚回你的角落！
你这不知羞耻的矮人，怎能比得上阿波罗？
你再踮起脚尖伸直脖子也是白搭。
你先跪下，然后再看看你能否理解他的话。
可我呢，我怎能受到如此恩典，
可以站直身子看着他骄傲的双眼？
真的！他忍受了我。他没有怒气冲冲地对我说‘滚’，
‘朋友，朋友’，英雄的舌头把这称呼赐赠。
我的心在欢笑，我有理由骄傲。

在哪里能找到一种声音，可以响彻云霄？”

高贵的女神在梦中独自高歌，
看也不看一眼，自顾自地驾车。
阿波罗听到之后，悄悄地在心灵最深层
与阿耳忒弥斯结下永恒的同盟：
“除非你虔诚地伴在我的身旁，
否则我不会骄傲地驶向高空和远方。
真的！别再想把我们分在两处，
我们刚刚一起去过艾多凡纳山谷！”

第六章 执雷的波塞冬

波塞冬喊道："不是狮子般的疯狂，
而是别的东西震撼着我这颗提坦人的心脏。
阿波罗和我一个样，
我们都是强壮的男人，我想。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
飞向太阳对我来说太女人气，太和缓。
我需要的是含有硫和臭氧的暴风雨的空气；
我可不那么温顺，我会干一些坏事。"
说着，他在底下的武器库里翻来翻去，
找到一支古老的雷，名叫吉加斯。
它在米诺斯时代诞生，
用来收割冰雹，砍伐树木，劈开云层。
轰隆隆的一声，闪电盲目地刺破天空，
这阵巨大的响声之后跟着狂风。
他迅速地抓起雷，窸窸窣窣地拖在身后。
就这样，他往吃惊的奥林匹斯山野里走。

"喂！"宙斯大笑着从窗户里往外喊，

“到哪儿去？你拿着这一头粗的火棒有何贵干？”
波塞冬煞有介事地说：“要我回答，我可不愿意。”
说着，他跺着脚走过广袤的蔬菜地。
他掂掂吉加斯，试着一砍，
接踵而来的是千万重乌云与风暴的哭喊。
嘭！雷声劈里啪啦。啪！空气被砍断。
向他脚下涌来的是地狱般的黑暗。
伴着黑色含硫的浓烟，他精神为之一爽，
心里涌出一股伟大的力量。
他说：“我的本事必须举世无双，
全世界必须公认：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我这样！
鳄鱼的大嘴不再闭上，风也停止喘气，
还有那回归线停止奔跑。这将是奇迹！”
总之，要的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显而易见。
但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还不十分明显。

他看见两位勇敢的农民，摩罗斯[①] 和伊迪多克勒斯，
在萝卜地里用双齿耙和铲子种地。
“什么事情办不到？”波塞冬冲他们喊。
他们抬起头来把双齿耙放在一边，
和身后的希德罗克法罗尼俄斯商议，时间在流逝，
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答辞。
一小队年轻的工匠走上前，
“什么事情办不到？”波塞冬厉声发言。
他们停下脚步不再走路，

① 摩罗斯（Moros）：希腊神话中死神的别名。

神情紧张，思索得好苦。
一个牧羊人执着鞭子走来，沿着小路，
“什么事情办不到？”波塞冬把他喊住。
小伙子立即大声叫道：
“让水往上流。”“噢！这我倒要瞧一瞧！”
他横冲直撞越过石头和庄稼地，
来到树林后面的鳟鱼溪。
他仔仔细细地观察了水流，
水流一声不吭地往下而不是往上走。
“谁是这里的河神？谁？”他的话音很不客气。
伽加罗斯① 回答：“是我，我在这里。”
“为什么你没头没脑往下跑，从来不颠倒？”
“因为水中仙女阿歇斯在上面阻挠，
不停地用腿踢打，
日日夜夜不给我安宁，把我推向下。”
“快把她叫来，那位水中仙女阿歇斯！”
她辛辛苦苦、毕恭毕敬地游泳而至。
“我在这儿，主！请看一眼您的仆人。”
“阿歇斯快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心情烦闷，
“你为什么用脚踢伽加罗斯，
让他往下跑？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哪！”阿歇斯叹口气，“我也是迫不得已。
是可恨的坏蛋卡塔豪斯把我吹下去。”
“快给我召来卡塔豪斯这个坏家伙！”

---

① 伽加罗斯（Gargaros）：原为小亚细亚半岛上最高峰的名称，作者在此用作人名。

“我不认识波塞冬。”卡塔豪斯派人送信说。
波塞冬大笑道：“真的？居然有这种事情！
哪个笨蛋胆敢拒绝对我表示尊敬与听命？”
说完，他咬牙切齿愤怒不已，
沿着树林穿过峡口来到小溪。

“你倒是当众说说清楚，”他说，
“你是愿意乖乖地服从，还是要我来强迫？”
卡塔豪斯嘀嘀咕咕：“你要强迫我做什么？”
“我要让全部水流从此以后往上走，”波塞冬说，
“这样我会更高兴。”当卡塔豪斯嘲讽他，
把一捧冒泡的水泼在他脚下，
波塞冬摆出一副姿势：“天，看好！
地，抬起你的头！波塞冬开始操劳。”
他接着命令：“让周围所有水神
加上水中仙女加上小孩加上仆人，
拿起勺子、桶和桨，
把没精打采的水往上赶。快上！”
千万只胳膊拍打着水流，
水流老大不情愿地往上走，
波塞冬赶紧脱去碍事的衣服，
放下手中的雷斧，
跳进溪中，用胳膊捧起一根水柱，
然后迅速地向对手猛扑。
位居于上的卡塔豪斯比他先发难，
呼啸着在水中掀起一阵狂澜。
波塞冬怒气冲天，

要把敌人扔回他的门前。
就像一只小猫，在狗脸上戳瞎眼睛，
把嘴和鼻子抓得血淋淋，
卡塔豪斯又是叽里咕噜地叫，又是唏嘘，
朝瞎了眼的敌人脸上啐吐，让他弯着腰打喷嚏。
家乡的战友们，那些山神，
也拎着垃圾桶赶来，用水浇这陌生人。
波塞冬失去平衡，怒吼道："痞子！这是胆小鬼的游戏！"
这时，阿南柯的仆人希德劳斯向他袭击。
他拽住波塞冬的脚，抱住他的膝：
"往下走，往下走，亲爱的！你永远也达不到向上的目的。"
你怎么说是好？是坠落还是滚下？
波塞冬躺倒在花园里四仰八叉。

"嘿！"他气得口吐白沫。"第一次进攻就算失手。
傻子们，你们狂欢节式的怒火持续不了多久。
我有一种武器对付你们，看你们怎么办！
我要让你们一下子忘记如何摆出笑脸。"
说完他抓起吉加斯。一块石头弓着背从草地上探出脑袋。
这块石头被他用作瞭望台。
"站住，卡塔豪斯！"棒槌一个箭步，
"之"字形闪电紧跟着窸窸窣窣。
千百个喉咙里发出的叫喊声很清楚：
把小溪的尾巴击成尘土。
"胜利啰！"再甩上一重响雷。

快看，是什么诡计？这是什么意思？见鬼！
现在，不是一条而是七条小溪在打鼓。
它们统统放肆地把水撵向山谷。
“喂！”波塞冬重又伸长胳膊，
鼓足干劲发泄复仇的怒火。
一道道电光清扫地面就像用剑交战，
夜色被战斗的吼声追赶，直往山谷里钻。
小树丛中有声响。水流纷纷冲下山坡。
直冲而下的还有瀑布。
小水塘躲在草地里咯咯咯地笑，
它们长成湖泊，还互相拥抱，
围着漩涡跳华尔兹舞。听，上面的冷杉林里一条河流
　　在呼啸。
一条疯狂的小溪猛冲下来：“闪开！快让个道！”
“哎哟！”一座堡垒绷紧肚皮把路阻拦。
一阵激浪，就像一阵风吹走了稻草杆。
看，第二阵、第三阵激浪穿越峡口。
“快过去呀，快！”逃亡的鸟儿在尖叫，“谁有能耐谁快
　　来救！”
峡口崩裂开来，山体转着圈往下滑，
整个世界都在旅行、出发。
目光所及之处，洪水把山岭冲坍。
波塞冬惊呆了，眼睛瞪得溜圆。
“哎哟！”他脚下的那块石头开始移步。
“底下的，站住！”波塞冬的吼声中含着愤怒。
为了惩治它，波塞冬用脚后跟跺上一脚，

那不听话的石头翻着跟头在水里连跑带跳。
咚，咚，咚，就像独眼巨人在跳舞，
倏地顺流而下，像公牛一样迈着轻盈的脚步。
歇一会儿，喘口气；突然间，问也不问，
石块连同上面的骑士一齐翻了个身。
这位巨神在河流的泡沫中载沉载浮，
哪是什么神？只是浪涛的玩物！
头一起一落，就像未包装的快件货物，
被猛地一扔，滚过岩石和瀑布，进了山谷。
他的嗅觉、味觉和方向感全部丧失，
他在泥水浆的漩涡里打转，分不清天和地。
“我的身长呢？还有我的身宽？”
他谩骂道，“哪儿是我的上身，哪儿是我的下端？”
他绝望了，却忽然发现自己坐在泥沼中。
“坐下！”可水流还在旋转着向前冲。
“是你吗？”他在猜测，“还是我自己？
我奇怪的是，不知我从前的肢体
是否已聚集到一起。”他用手
摸摸碰碰，重新找到了他全部忠实的朋友，
而且各就各位，身边还有吉加斯，这忠实的雷斧；
让水就往下流吧，尽管心里不舒服。
他开始向吉加斯吹气，——“我赏给它脸！”
吉加斯被虫蛀了，烧成炭黑，还冒着浓烟，
他吹气一直吹到雷的导火线
冒出火星。“波塞冬，你怎么想？
下面去干什么事？”说话时他还在地上躺。
“这里很软和，人还以为在床上。”

他张开嘴巴打哈欠，眼睛耳朵都闭上。
他心满意足地从心底里呼出一口气，
冒出的却是打鼾时的气息。

与此同时，掌管海洋和沿海地域的
那骄傲的海洋侯爵俄克阿诺斯[①] 之女——
埃利莎由她乳母带领，
来到附近的小树林。
埃利莎是半个孩子，半个少女；
她走进树林在小溪边脱下衣服准备沐浴。
因为水凉，她不敢把脚趾伸进水里，
战战兢兢地准备让溪水把脚打湿。
听，上面峡谷林中传来什么声音？
那是罕见而可怕的潮水的轰鸣。
乳母急得大喊；可时间太急促，
她逃跑时波涛在后面追逐。
“真倒霉！”两人一东一西。埃利莎闪电般神速地往山上跑。
“我在哪里？”不好，走错了道！
亲爱的乳母再也听不见她的呼喊，
黑色的树林在四周窥看。

① 俄克阿诺斯（Okeanos）：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乌拉纽斯与该亚之子，娶其胞妹忒提斯为妻，生下包括冥河在内的大小河流约四十条。因为河流能给人类带来农业上的丰收，而俄克阿诺斯是所有河流的父亲和源泉，所以他在希腊神话中地位很高。

1002732

到底是怎么回事？水流不再轰鸣，
她迷失了路，转圈转个不停。
“难道在这坟地里再也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明？”
她含着热泪大喊，削尖眼睛和耳朵，准备看和听。
她听到的像是睡梦中的希得拉
重重的叹息和打哈哈。
她掉转身去准备逃跑。
“放心吧！世界上不会有野兽这么幸福地喊叫。”
好奇感在她心里尖声嘀咕。
埃利莎踮起脚尖往前走，要把荒唐的事情看清楚。
快看那边，一位毛发蓬乱的神，那么庄严的怪物，
正被飞蛾般的闪电火花包围住。
这么奇怪的场面对这个天真的女孩来说很新鲜，
她把恐惧与羞怯忘在了一边，
她瞪大眼睛，小心谨慎，
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奇怪的巨人。
最后她站到他身旁，不知道危险有多大。
是偶然的吗？还是他真的听见了咝咝沙沙？
他睁开双眼。“嗯——嗯——”
他像狮子一样跃起，用爪一摁。
她吓得失去知觉，向下冲进森林。
他迈着狗熊般的步伐紧跟，叹息声像夜鹰。
“你逃开我做什么，可爱的鸟儿？快停下！”
听了这话，她全部肢体都害怕。

现在开始一场没有喘息的角逐。
像一头在树林里被猎狗追捕的小鹿，

她逃之夭夭，像离弦的箭笔直向前，
然后突然拐进一个小房间。
她的目光在期盼："这丛林将把我遮挡。"
她嗖地一下钻进灌木丛，灵巧得像蛇一样。
她怦怦直跳的心脏在喊："也许计谋能帮我的忙。"
于是她换了个地方，到了河边贴着河床。
可她的迅速与计谋都不妙，
巨大的雷斧已经将她赶超，
利用沉重的落云和滚动的暴风雨，
追踪者在她身后把树林一路砍去，
只要他目测到逃亡者在哪里，
他立即砍出一条路通向那里。
她高声喊道："难道没有山洞可以让我躲藏？
也没有拐角或迷宫可以让我偷偷地逃亡？"
是的，她肩膀上的光芒、腿上的光芒
总是将她暴露，还有那金色头发泛出的亮光。
就像一只被猎犬追捕的野兔
将自己的好味道诅咒，
绝望地尝试将自己不幸的芳香
在风或水流中隐藏。
她呢，也诅咒自己能引诱敌人的美丽，
就像一颗星星闪烁在黑暗的森林里，
不管她如何努力，都无法隐蔽她那纤细的手指，
玫瑰色的双颊，和那雪白的腰肢。
真愚蠢！难道太阳光能将自己隐蔽？
谁能用阴影把火焰之舌代替？
他越来越逼近她。谁将夺得长跑的胜利？

是欲望还是恐惧?
纤巧的肌腱已经没有气力,
呼吸也要停止,翅膀扑扇得很急。
她的眼睛悲哀得失去光芒,也失去希望。——
瞧,林中有扇大门。门后是海洋。
海洋里波涛汹涌。加油!救命哪!那是家乡!
埃利莎微笑着滑进盐的波浪。
嘲讽是世界上廉价的物品。为什么要给他留脸?
半人半鱼的海神从四面八方嘲笑着拥上前,
摇来晃去骑坐在浪头之巅,
做着嘲讽的手势,当着波塞冬的面。
海中仙女一下子就明白这含义,
吹着海螺一起参与这出木偶戏。
听惯了溢美之辞的波塞冬可听不惯嘲讽,
执起雷来打击海中民众。
海的主人俄克阿诺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使他受到奇耻大辱,羞愧莫名。
一阵响雷扑面而来,轰隆隆地击在他脸上,
那力量有他的雷的十倍强。
暴风雨构成的墙上冒着火苗,
作为礼物,送他的是闪电之笔写下的严厉警告:
"滚回去,恶棍!堕落的提坦人的后代!
羞怯的埃利莎是俄克阿诺斯的女孩!"
波塞冬吓呆了,站在那里张大了嘴巴。
"什么?别人也敢拥有雷?他会吗?难道允许他?"
一阵有力的水流像胳膊一样抓住他的腿,
把他举起一人多高,然后甩向树林内。

不幸的海洋啊，你快站一站！
俄克阿诺斯，我一想到你就浑身发颤。
你没看到波塞冬预感到不幸之后缄口不言，
坚定地爬上危岩克托斯①，不畏艰险？
他慢慢地躺倒在地上。
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公牛一样，
不分白天黑夜歪着眼睛，
时时刻刻地将细细的柳树紧盯，
胆小的过路人被吓得浑身直冒虚汗，
费好大劲才坐下来把腿一盘，
他耐心地等待，相信不用号角声
而用计谋必能取胜。
波塞冬用顽强的复仇之心与疯狂的爱情，
把那骄傲的大洋围困。
快看他，由于暴怒，血管充溢，
眼睛转来转去，里面藏着坏主意。
这不是不讲理智的气恼，
无休止地将声音搞得很吵闹；
他没有做多少手势骂多少仗，
他有的是可怕的被死亡浸蚀过的思想。
想来想去他想得头疼把眉头皱起，
真见鬼！他咬牙切齿，他大笑，他用手摆弄脚趾。
这时，海中仙女不再嘲笑，
半人半鱼的海神把身体埋进沙质的泥沼。

① 克托斯（Ketos）：希腊语，意为“海上的怪物”。

不知道这巨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没人再敢往岸边跑。

俄克阿诺斯盛怒之下把传令官克罗尼达斯，
派往奥林匹斯。
“真不赖！”俄克阿诺斯破口大骂，
“难道这是新上任的皇帝的第一次尝试？
宙斯躲到哪里去了？难道在他的庇护下允许
人们随心所欲，在路上抢劫民女？
难道海上侯爵俄克阿诺斯的闺女，
应该作为牺牲品以满足一个野神的爱欲？
‘她真温柔，真年轻！快上！这精美宴席味道怎么样？’
难道我的宫殿成了游手好闲者寻欢作乐的地方？
难道在淫荡的奥林匹斯山，那罪恶的池沼，
不是人人欲望过剩，个个都找得到相好？
为什么你们还要溜到地面上，
去放浪形骸，强占姑娘？
这还不够，他在我的大海前扎根，
阻碍了贸易和正常的交通，
以至于方圆几里危岩克托斯耸起的地方，
没有人敢爬到岸上！
快去报告宙斯，说我在告状，
让他立即把波塞冬的行为阻挡。
如果他要我们对他毕恭毕敬，
那他自己就必须保护法律和风土人情。”
海洋之主俄克阿诺斯激动地大骂一番，

传令官走去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宙斯撇撇嘴说："说得倒好听！
我不插手有关爱的事情。"
"是吗？"俄克阿诺斯大喊一声，眉头皱紧，
"果真是这样？好吧！谢谢你，宙斯！我很高兴。
君主觉得自己位置太高，还是觉得事不关己？
那么，好！让我亲手来处理！
谁管得着？我要禁止任何人心怀淫欲，
妄想得到安菲特律忒[①] 的爱女，
连色迷迷地看她一眼都不许。要是以前有人不知道，
从现在起他就会感觉到。"

海洋的侯爵俄克阿诺斯大帝喊话停止。
他立即派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铁笼子，
把它放到木筏上，看上去好像监牢，
用锁锁好，插上插销。
之后，他派紧急信使送信到海边：
"我亲爱的女儿埃利莎，如果有人斗胆想把你强占，
我只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条件，
那就是把波塞冬装进铁笼。
至于用什么办法，那是他的艺术。他自己该看看怎样
　　才能成功。
我一点也不担心
把这毛蓬蓬的坏蛋淹死在泥泞，

① 安菲特律忒（Amphitrite）：希腊神话中尼罗斯和忒提斯的女儿，波塞冬的妻子，掌管海洋的女神。

和一头猪一头牦牛一起塞进一个袋子里，
再加上一点垃圾。”

这就是他的呼吁。奖品的珍贵，
吸引着年轻的英雄们成群结队
从千万个洞穴里爬出来，有的骑贝壳，
有的在螃蟹里寄居，他们个个都很骄傲，
互相打着捕鱼的暗号，把鱼钩和鱼网往水里抛。
当他们向波塞冬靠近，手舞足蹈，
这时他耳朵发痒，就用手扯扯，
他们想利用这时机，让他把自己祸害。
就像正午时分，一只忠实的狗不用看门，
它把狗嘴埋进两腿，阳光的温存
使它高兴得打瞌睡，摆脱了烦恼，
黑色的蚊子成队地围着它身体吵闹，
贪婪地想在狗身上找到空地或裂痕，
以便深深地扎进它刺人的吻，
那狗还没有来得及抓痒，
整个蚊虫合唱队就已跑得精光。
这骇人的巨人还没伸出胳膊动一动，
全体海中英雄都潜入了水中。

俄克阿诺斯，是你，
你的英雄气概证明你有贵族血气
“快把铠甲递给我！还有帽盔和盾牌！”
安菲特律忒的眼泪和请求都不能使英雄软下心来，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手执闪电之光，
走下大理石台阶，来到粗糙的沙滩上。
当激动的波浪看见海洋之主全副武装，
手执随时可以射击的闪电之光，
它们摇动着尾巴，
大胆地跳着舞及至他的嘴巴。
就像贪婪的猎犬在打猎之初，
看见猎人闪闪发光的武器和制服。
大家都拦着他，抱住他的膝盖，
恳求他说："要爱护你的生命，它不可替代！"
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被层层围住，
他们将他迷惑，又是警告，又是劝阻。
快看，那里出现了危难的解救者普洛透斯[①]，
这海中长老给国王提出如下建议：
"俄克阿诺斯，我越看波塞冬，就越敢肯定地讲，
他得了精神病，实在太狂妄。
他虽然长就一副巨人的身体，
他的想法却一味夸大事实不切实际。
我希望他自觉自愿钻进铁笼子。
我要亲自出师。你们都去牡蛎池，
到最高的女神那里供认那件蠢事，
并虔诚地祈祷，为我的班师。"

① 普洛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能预言未来的长者，波塞冬的仆人，相传他曾为波塞冬放牧海豹。他擅长预言，却又不愿为他人预卜未来，所以不时地变换形体，或变为各种动物，或变为水、火、树木等等。

当全体民众都走向牡蛎池，
在最高的女神那里忏悔犯下的蠢事，
普洛透斯骑在铁笼顶上，
向危岩克托斯方向迅速滑桨，
摇起一只厨房用的铃铛，声音又尖又吵，
然后在这永不停歇的丁当声中大声喊叫：
“无论谁觉得自己多么强壮，
也进不了这个铁笼。是的，他没有这个能量！”
波塞冬一听大为生气，
扑通一声从危岩上跳进海里：
“谁敢说这话？是谁说的？什么东西？在哪里？快说，
我什么不能干？你这坏蛋！”
“钻进这只笼子，”这狡猾的人开口道，“你就是不能干。”
“哈哈，笑话！我们打赌，你这无赖一定输。”
他用四肢爬进铁笼子里，气喘吁吁。
普洛透斯迅速把铁笼子关紧。
“我抓住他了！”他兴高采烈地摇着铃。

就像在老虎尾巴上
系上拨浪鼓，敲在它阳具上，一直在响。
可怜的犯人在笼子里冲着墙咆哮怒吼，
说要发动世界大战，向敌人雪恨报仇，
并宣称要把海中所有神明连同鱼虾，
只要他有机会就将他们捕获，统统吞下，
还要透过栏杆运用吉加斯
把鸭子杀死，兴风作浪干坏事。

可是海中民众却在为胜利叫喊，
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地往这里赶，
撑着筏子，有海中仙女，也有半人半鱼的海神。
有人拿链条，有人拉粗绳，
他们拖着铁笼，越拖越勇敢，
横穿宽阔的海面，
来到对岸的水塔附近，
把疯狂的铁笼抛锚泊停。
然后他们赶紧让开，逃跑，
因为这暴怒的人要酝酿汹涌的波涛，
企图运用闪电吉加斯，让浪冲到塔顶，
那番咆哮可是白费劲。
这时，渔场响起了合奏的号角声，
人们奏起凯旋进行曲，给这狂怒的人听。

普洛透斯微笑着疾步走向侯爵：
“他现在不得不牵就你的判决。
波塞冬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快做出决定！”
说着把他带上沙滩以资证明。
他们已经来到水塔附近——
俄克阿诺斯却大吃一惊！
他抓住普洛透斯的肩膀大喊：
“你呀！铁笼根本没关紧！你自己看！
他不必疯狂地盲目地在里面折腾，
只要轻轻地把小门一碰，
他就自由了！如果再走上十步
我宫殿里就会有一个不速之客，那裸体的毛乎乎的庞

然大物！
天哪！快走开，别让我恐惧！
不过我得先控制自己的情绪，
瞧他那模样多么恐怖！
我女儿的眼睛比天空还蓝，她真无辜。
她的胆子比鸽子还小，
这出戏她一定承受不了。
你得设法补救，这是由于你的愚蠢；
快想想办法，磨快你机智的锋刃！”
普洛透斯一声不吭吓得盯着铁笼发傻，
捋捋胡须，挠挠头发。
“尊贵的主人，”他终于开口，“请让我充分自主，
我可能会把危险控制住。
我这做法会在全宇宙中败坏我们贵族的声名，
我怕一旦司管礼仪的法官知道，会将我严厉批评。
你知道吗？波塞冬之所以给别人带来那么多痛苦，
而且导致他自己也不断发怒，
是因为那过分旺盛的精力。赏给他爱情作为良药，请
　　相信，
这疯狂的人会突然变得温和柔顺。
是别人还是埃利莎，
我猜想，其实关系并不大。
所以按照我的意见，
可以从众多的海中仙女中挑选，
让她们来代替埃利莎，把他的痼疾治愈。
然后他会心平气和摇摇晃晃回家去。”
俄克阿诺斯狼狈得开不了口，往两边看看；

普洛透斯立即去干活，不耽误时间。

他唤来一名信使，向全体海中居民
宣布如下的决定：
“尊贵的海中仙女，
你们中间有谁愿意，
为了国家安全以及埃利莎的利益，
向敌人献上爱情，牺牲自己？
请她们明天一早到码头去。
为了表示感激，国王一定会将赏赉授予。”
当海上民众得到这个消息，
她们既愤怒又惊奇。
长长一夜，大家轮流嘀咕个够，
有人指责，有人诅咒。
海中仙女和其他年轻姑娘，
交叉双手捂着头，又害羞又惊慌。
第二天早上，先是一阵阵痛苦的呼喊，
普洛透斯正式询问是否有人情愿，
瞧，她们多么虔诚，真是神圣的奇迹：
上百个妇女站在那里高贵地攀比，
她们做好牺牲准备，在痛苦地抽泣。
她们跪在他脚下：“噢，我！普洛透斯！”
这位白发老翁激动地说：
“我不敢留下后患。让我们看抽签结果。”
哪位姑娘在抽签时被选中，
明天晚上由他带去见波塞冬。
正如预料的那样，一切都按时进行。

开始满足波塞冬的爱情。
第二天清晨，夜色消退，
海中仙女从铁笼中溜回。
那一整天，从波塞冬的方舟中
只传出幸福的睡眠时的平静的鼾声。
可是到了晚上，大地被夜幕笼罩，
这位野人却发出从未有过的恐怖的怒嗥。
普洛透斯安慰国王又进一言：
“现在要的是第二位海中女仙。”
第二位豁达地迈出步伐，为了祖国。
第二个后面又跟上第三个，
一直这样下去，抽签决定第四个、第五个……
没有一个人忸忸怩怩矫揉造作。

白发老姑妈提提斯自言自语：
“怎么？难道英雄行为是年轻人的专利？
难道为祖国作出贡献仅仅是年轻人的事？
贵族身分难道会失效？道德难道会过时？”
说完，她郑重其事地打扮一番。
“我在这儿呢，普洛透斯。”她满怀牺牲的勇气大喊。
普洛透斯十分景仰地拒绝说：“不，提提斯！不行！
以你这样的侯爵身分，分量太重！
太尊贵、太可惜了，如果把你给他。”
普洛透斯并没有宠坏她。她听了他的话。

大约五十名海中仙女都已轮遍，

波塞冬的爱情之火还没消散。
普洛透斯和波塞冬耸起眉头，
吃惊地互相瞅了又瞅。
与此同时，埃利莎在她贞洁的闺房，
躲在窗台后面，像沉湎于梦中一样呆呆地观望。
波塞冬的铁笼出现在她眼前。
那是一个奇怪的谜，要让人相信实在很难：
每夜都有海中仙女穿过小门，痛苦地抽泣；
早晨，当她们离开铁笼时，
个个心满意足地张望着，并连声啧啧，
就像用甲壳虫成功地钩到鳟鱼那个时刻。
“这怎么解释？”好奇心被惊醒。
她一直在猜测这个谜，片刻不停。
终于有一天清晨，她低着头出现
在母亲安菲特律忒的面前。
她羞得两颊通红，亭亭玉立。
“我要波塞冬做我的丈夫！真的！”
俄克阿诺斯的宫廷里，大家惊诧得尖叫，
所有的人都要这孩子好好思考。
人们大喊着，发誓要把那怪物赶走，
小姑娘说一声“好了”——意思是这已足够。
假如一位少女坚定地想嫁一个人，
惩罚、请求、法律、规定，这些还能有什么用？
她不说出原因，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好了”。
父母先暴跳着说“不行”，最后只能叹口气说“好吧”。
“难道你不怕那坏蛋，你那么苗条，那么纤细？”
埃利莎大笑说：“不用顾虑！哦，上帝！”

这样，波塞冬便成了东床快婿，
海中之神仁爱地对他表示了欢迎之意。
又当姐夫，又当姑夫，还当表亲，
这样就把他的傲慢之气清扫得一干二净。
成群结队的新亲戚接近他，
把他们各自的本领教给他，
告诉他怎么游泳怎么停下如何张望，
总之，一切的一切，教给驸马理所应当。
“不是这样！”一个人说。“不是那样！”另一个说道。
埃利莎金色的面庞冲着他笑。
这位勇士终于满足于这种顺从的现状，
他懂得了任何事物都需要深思熟虑，其中都有度和量。
那支雷被他藏进了箱子，
波塞冬的英雄行径得以停止。

第七章　先知狄俄尼索斯[①]

傍晚，当暮色笼罩四野的时候，
宙斯很想进城遛遛。
他看见长凳上有三双男人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耀，
“我不打搅你们吧，如果我和你们呆在一道？”
“尊贵的主人，你的光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恩赐！”
说着，伸过手去，“欢迎你，国王宙斯！
热烈欢迎，同我们这样奇怪的人呆在一起；要想高高
　　兴兴，
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
我们不善辞令，但感激之情在我们心中回荡。”
宙斯说：“男人们一旦沉默，说话的是思想。”
这样，他就和闷闷不乐的男人们坐在一起，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话少得可以。

当夜色把城市的喧嚣越来越多地遮掩，

---

① 狄俄尼索斯（Dionysos）：别名巴克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参阅上文“巴克斯”注。

在笼罩着云雾的庭院，月亮悄悄地露出了脸，
三人中有一位站起身："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不管我愿
不愿意。
不过我得先问问是否得到允许。
故事说的是一个可怜的小男孩，让我感到痛苦。"
"快说出这男孩的故事，"宙斯在催促，
"快讲吧！不管是值得思索还是值得同情，我洗耳恭
听。"
陌生人开口了，他说："故事值得同情。"

"月亮整夜沉默不语，只有世界的耳语在流逝。
有个奇妙的男孩名叫狄俄尼索斯，
他颤抖着喊叫起来：'月亮这双眼睛这张脸庞
并非诞生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梦乡。
最严肃的真实在这双颤抖的眼睛，
我预感到创世纪时的来临，
我的呼吸触及世界最远的土地，
那里燃烧着别的太阳，有别的星际。
我的灵魂啊，快起立，给我找到这张脸，
否则就去亲吻我的脚印，废物！由你挑选！'
喊完这话，沉醉于真理，
他从仓库里一跃而起，不带任何武器，
像一个喝醉酒的傻子，丧失了理智，
冲向陌生的地域，遥远的街市。

寒冷的夜敲打着他的脸庞：‘胆小鬼！站住！
想想你的新娘，还有你神圣的父母！
回去！你的步伐留下的是凶杀案，
你的脚后跟拖着的是诅咒和悔恨。’
他喊道：‘就算会有诅咒和悔恨，
我要感激和祝福我的父母亲。
我要走向那张脸。’往哪儿走？随便。
当早晨来临，他非常疲倦：‘我在哪里？’快看，
在山顶上高耸着一片雪的荒原。空气和原野被霜雾冻
　　硬，
山坡上隐隐约约现出一座宫殿，宛若幽灵。
整整一天，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荒原里不停地走，
上山又下山，穿过沼泽和溪流。
夜晚，他伏在一块石头上痛哭：
‘噢，天哪，为了你，我忘恩负义地远离我亲爱的父母。
我心爱的宝贝，给我一个信号，
一句话，或是一个召唤也好！
瞧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除你之外没有别人。
没有哪一个动物、哪一只鸟像我这样伤心，
假如我不能将你神圣的脸庞轻轻地触到，
快告诉我，为什么你拒绝给我一个信号？’
他哭着哭着，蹲在石头上，没精打采，十分悲哀，
直到睡眠代替了安慰，他才平静下来。
快看，女神不在清醒的人面前露脸，
却在他的梦境中出现。
她穿着蓝天制成的大衣，明晰而美好地微笑，
金色的头发中星星作为钻石在闪耀。

她说：‘你哭什么！你受了幼稚而狂热的迷惑，
我亲爱的儿子，你伤了自己的心，却还责怪我？
不是我，而是那慈悲之国在躲避你。
你的瞎眼不让你看见我，它在惩罚你。
好好看看，孩子！难道我不是时时刻刻在陪伴着你？
陪伴你翻过雪山，跨过蓝色的天空之海，越过沼泽地？
难道你没听见风和树林在编织着声音？
难道你没感觉到我的呼吸在雾气中飘零？
不管世界有多高，家有多大、多远，
它们不过是我的面纱和裙边。
你必须以虔诚的意志穿过世界的空间，
集中精神才能看上我一眼。’
说完，她仁慈地把手放到他头顶，
给予他祝福，微笑了一下，然后遁形。
他在她身后呼唤：‘我真不幸哪！我爱你！快说吧，
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允许我触摸你神圣的身体？
若是要我的命，我也会大笑着将它抛弃。’
她爱怜地转过身来：‘如果你一定要得到我，
如果你睁大眼睛把世界穿过，
战胜你的身体设置的可耻的障碍，用坚强的意志，
用你的目光看透我的本质，
那么我愿在爱恋中属于你。’
‘我要以什么称呼向你发誓？’
‘我是纯粹的精神，性情贞洁而又严肃，
我太伟大，无法把我逼进人间任一称呼。
如果你想在别人面前提起我，

就叫我阿斯特莱亚。你可以张口称呼我；
在繁华的群星之上有我的宝座。’

这就是梦的内容。黑夜过去是白天，
荒野变成了乐园，
雪山变得美好，空气也变新鲜。
从天上到地面，有生灵在走动，
灵魂交响曲响彻于峡谷中。
山坡的丛林上有云彩，云彩里的乌鸦在喊：
‘你是否幸福地感到阿斯特莱亚在你身边？’

狄俄尼索斯每天都穿过冰冷的冬季，
听凭灵魂把他推到哪里，
用意志战胜躯体的反抗，
用灵魂争取见到阿斯特莱亚的面庞。
如果他成功地穿透了世界之圈，
看见有天使在齐声合唱的真理的乐园，
他就说‘好天’；如果他不能把幸福的图像看见，
如果他的意志被击垮，——‘坏天’。

当他越过一座山时，
一个漫游者让他停下脚步，请求他的布施。
狄俄尼索斯叹息着说：‘你这漫游者真可怜！
我知道挨饿的滋味，却不知道疲倦。’
‘真残忍！’漫游者大声喊道，‘你在把我嘲讽？
你闪亮的双眼暴露了你的身分。
在一个贵族的帝国里，我看见闪亮的金子和宝石布满

一地，
你这坏蛋，有朝一日它们将属于你。
如果我堕落，错误全在你。’
小男孩说：‘这不是我最大的罪戾。’

有一天晚上，心脏悄悄地对胃讲：
‘嘘！他睡着了吗？可以说话了吗？你怎么想？’
胃安慰它说：‘他睡着了。快开诚布公地说吧。’
心脏喊道：‘就算他听见了，我也不怕。
我受够了。假如你愿意像臣仆一样对他毕恭毕敬，
他的什么话你都听，和他一样清心寡欲地修行，
那你去吧，我不干了！这不是生活，而是受刑。
最简单的要求都被拒绝，每一个愿望都被否定。
我们唯一的粮食是受苦受难，
牺牲自己我也心甘情愿，
但是我不愿放弃尘世间的欢乐，哪怕只有一点点，
心灵时不时地要享受幸福和美满，
要有很多爱情加上一点儿欢畅。’
‘我也这么想，’胃对心的话表示赞赏，
‘虽然我是人们瞧不起的烂肚皮，
可是我长在那里，我的要求公正合理，
对食物的要求是我天生的权利。’
‘来，’心脏说，‘让我们团结起来显示力量，
用肥肉和黄油诱发他的幻想。
你好好引诱他，让他饿得发慌，
我用火腿来勾住他的目光。
这有什么关系？把他从形而上的顶点

一下子拽到充满情欲和食欲的地面。’

这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早，
狄俄尼索斯准备从事神圣的事业，糟糕，
罪孽啊，阿斯特莱亚的天空又高又远，
天空底下尽是淫荡享乐的图片。
饥饿画了一幅画，背景是思想深处的悲哀与斗争，
画面则为铺张浪费的大筵席和蒸炸好的海味山珍。
虔诚的眼睛流露出淫荡的欲望，
动物的品性守候在神圣的意志后方。
于是他的工作难以为继，
可他还是恪守誓言，对贞洁的女神忠诚不移。
‘真的，’他嘲笑着说，‘开的是什么玩笑，从没听说过！
我自己的身体居然还反对我！
滚吧，你这肉与粘液构成的耻辱，我不认识你。
带着地面上沉重的分量呆在污浊里！
我呢，嘲笑你的淫欲与罪过，
逃进阿斯特莱亚的星星之国。’
他说完后，经过痛苦的斗争，
终于那精神交响曲比从前更美好更神圣。

这时，右脚对左膝说：‘你看上去好像
不如从前那么健壮，那么硬朗。
瞧，你每走一步都踉踉跄跄，
一瘸一拐，骨头在响。’
左膝回答说：‘我这膝盖里响
跟你脚上响的节奏一样。

就算你叉开两脚直挺挺地走路，
你的脚趾仍在胆怯，人们看得很清楚，
还有，你的大脚趾往边上撇，脚后跟在地上拖。’
‘这是因为我的病骨已被榨干。’脚回答说，
‘可为什么我们要拌嘴呢？这是谁的罪过？
这个小伙子太年轻，
用他的身体干傻事情！
他自以为是神，精神生活丰富，
岂知自己在沼泽和石块上硬拖着脚步。
有什么用呢？他嘲笑不了我们太长时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比他更有权。
持久的疼痛能征服最强壮的人。所以咬他
灼他刺他吧，我将拉他撕扯他。’
疲倦的膝盖和受伤的脚，就这样
联合起来密谋反抗。
狄俄尼索斯每走一步，
都叹息着两腿所受的痛苦。
他摇摇晃晃地在雾中穿过潮湿的小巷，十分疲倦，
可要他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他不情愿。
‘无所谓，’他叹息说，‘随便什么东西陷害我的身体，
对此，我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当他的肢体拒绝听从他的安排，
使他跌倒，他会强迫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直到有一天薄暮，
他站在山脊眺望山谷，

那里有清朗的声音，撒满光点，
从黑暗中突出的是高墙和黑色的塔尖。
狄俄尼索斯自言自语："噢，故乡！
他们躺在温暖的床上，吃饱饭，很健康。'
当他让自己的渴望吃足草料以后，
他感喟自己苦涩的命运，于是开口：
'真的，崇高的女士，我可以说，
我是高高兴兴地背上你的亲爱的枷锁。
无论劳累还是贫困，都不能使我丧失信心，
我蔑视肉欲，嘲笑饥馑；
心灵熟悉的声音变得陌生，
身体的反抗妨碍了我，却没有阻挡成。
就算我的肢体在造反，就算它们不再健康，
我的痛苦在叫喊，可是我的精神在歌唱。
我从悲伤的夜晚逃出来，满怀信任逃向你。
我走不下去，这里是我漫游的目的地。
我粘附在我的身体里，死亡可以把我控制；
如果要我死，我就必须死。
所以在我还没有无声无息地走到生命尽头，
我准备牺牲自己，赢得这场战斗。
阿斯特莱亚，我要用鲜血降服地球居民，
让他们服从你的命令。
哦，亲爱的女神，快增强我的力量，
不要把你忠实的仆人丢弃给死亡！
也许你会赐给我一个微笑，
或者接受我离别的问候，为你效劳我不要酬报。'

当曙光带来新的一天，狄俄尼索斯站起身，
化妆后准备走向死神。
他头戴常春藤冠，沐浴于小溪，
他那双先知的眼睛明亮而美丽。
当他摇摇晃晃地走下葡萄山坡，
他那极度幸福的目光把四周的山岭囊括，
‘这些我都带走，’他虔诚地说，
‘交给我那贞洁的天堂女神掌握。’
路上有一座关卡，一个可爱的姑娘
从两个花丛中往窗外张望。
‘那下面住的是什么人?’
姑娘说：‘你见到的是享乐主义者的省城。
可是，年轻英俊的朝圣者，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沮丧?’
他说：‘面临真正的幸福我心慌。’
‘你什么时候走这条回头路?’
‘我不知道，我选择不了，我自己不能做主。’
当他走上城市那熙熙攘攘的街道，
在强烈的日光下感受到生活的喧嚣，
心中想的是勤勤恳恳工作的情况，
看见美丽的女人，男人们聪明又强壮，
他那遁世的勇气突然消散，
千万人中他感觉孤单。
别人个个衣冠楚楚，自己却像野人打扮，
他实在感到汗颜。
在拐弯处站着一小队人。
他结结巴巴，说话含混，
说的是一位蓝色的女神和星星，

他要到哪里去，自己也说不清。
话还没说完，听的人就耸肩耻笑，
蔑视他的人群冷冰冰地擦肩而过，不理不瞧。
‘我真愚蠢，’他叹口气，‘真不懂事。
忘记了耻辱，只惦记着死。’
他红着脸掉转头，害羞又失望。
‘返回荒漠里去！’这是他唯一的愿望。
他悄悄地沿着墙从小巷子溜走，
匆匆忙忙地到了大门口，
心想，应该往空旷的草场上走。
这时，特阿索斯在小酒馆里喝醉了酒，
迈着大步走出来，一点理智都没有，
憎恶别人的胆怯或害羞。
看见狄俄尼索斯，他大吼一声：‘你们快看这人！’
听了他的喊声，从酒店里跑出来的是西伦①。
小男孩想逃也逃不掉。人们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充
　　满敌意。
他受到的是厌恶与讽刺。
‘哦呵！头戴常春藤的傻瓜！’乌合之众在尖叫，
伴着拨浪鼓声和铃声的吵闹。
尾随的队伍一直跟在他后头，
穿过大门，进了郊区，还往种葡萄的山里走。
直到突然想起家里的酒店，
这支混乱的队伍才叫喊着往回赶。

① 西伦（Silen）：希腊神话中的怪物，人面、马尾、马蹄、尖耳，善于舞蹈。和萨蒂尔一样属于神类。

他自己经过这短途跋涉没有达到目的，
这下他瘫倒在地，管他倒在哪里。

女佣人跑过去对关卡里收税员的女儿阿里阿戈涅[①]讲：
‘不好了！在底下葡萄山上，
那个漂亮的男孩躺倒在路中央，
还把他的脑袋深深地埋藏。
我不知道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他现在缺少什么东西。
他像死尸一样躺在那里，不过好像还有生气。’
阿里阿戈涅把她父亲俄伊诺斯[②]叫来，
然后他们三人一起去接那个小男孩。
他们照看他，喂他饭，安慰这个病人，
把他当作儿子和弟兄，而不是陌生人，
没有哪个孩子被照料得更温柔、更细心，
有时至深夜，有时至凌晨。
小男孩的目光渐渐有神，身上也有了血色。
在关卡里的日子真像是过节，
他们待他仿佛他真的是从墓地里爬出来一样。
他们希望这日子能持续到永远，人人都这么讲。

有一天晚上，大家像每天一样分着面包，
他呆呆地望着，然后悲哀地说道：

---

① 阿里阿戈涅（Ariagne）：又称阿里阿得涅。希腊神话中狄俄尼索斯的妻子，克里特王里诺斯和帕西费之女。

② 俄伊诺斯（Oinos）：希腊语，意为“葡萄酒”。

‘亲爱的人们，假如我有一支火笔
和一把高梯，我将把你们的事迹
用火焰写上天穹，写你们对我多么照顾，
而魔力却催我继续上路。
我现在已经复元，重又可以受苦。亲爱的人们，
我明天必须告辞，谢谢你们！’
阿里阿戈涅猛地从凳子上跳起，
把饭碗一推，不断地抽泣，
然后跑出门外，悄悄等待别人从饭桌上起立，
她拉着他站到墙边的梨树荫里。
‘亲爱的小男孩，’她生气地说，‘你不能走；
我们该每天每小时都呆在一起厮守。’
他说：‘可爱的小姑娘，可惜，我不得不走。’
她喊道：‘你不能走！否则我不堪忍受。
你不仅要留下，而且将继承爸爸的关卡，做我的丈夫，
我们虽然财产不多，可是很幸福。’
‘你的嘴很甜，可我必须离开。’他坚持己见。
‘为什么你必须离开？’她问得很不情愿。
他的双眼在长大，心脏在膨胀。
他说起阿斯特莱亚的光彩和明媚，充满向往，
他告诉她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遭受的荒漠之雪。
真是奇迹，狄俄尼索斯虽然羞怯，
这时说起话来却像唱歌一样悦耳，滔滔不绝！
她跪倒在地，虔诚地抓住他的膝盖：
‘快收下阿斯特莱亚的门徒吧！’她意在言外，
‘我不知道阿斯特莱亚是何许人，

知道你爱她，这就够了，你是她的代言人。’
而内心里她却叫道：‘现在要抓紧时机，
把他紧紧抓住，管他有没有道理！’
她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想办法迷惑他，
想耽误他的时间，将他留下。

午夜时分，他睡得很熟。
她蹑手蹑脚走去唤醒好心的女仆，
请她帮助实现
那爱心中隐藏的诡计和欺骗：
‘快一点！帮我搽上口红，化妆一下脸，
再用黑色涂上眼圈！’
又让她往鬈发里抹上芳香油膏，
往全身洒上香水，又多又好，
还带上闪闪发光的钻石。‘那边那根绶带，
那根漂亮的红色腰带也拿来！
再拿来烈性葡萄酒一盅！’
她把醉人的香料粉兑入酒中。
就这样，她全副武装走进他的小房间，
跟在她身后的女仆点燃
一把沾上煤烟的火炬，
然后她严肃地开始说话，用布道者的口气：
‘快醒醒，狄俄尼索斯！我的儿啊，快醒醒！
不要多问，快点朝拜，阿斯特莱亚已走近。
不要抬头就把我的脸看清！
为了纯洁地受到接见，你该把这杯饮料咽下，
它将把你的身体和灵魂净化。’

小男孩从未经历过谎言，
现在受到这诡计的蒙骗，
咕嘟咕嘟一饮而尽。他刚一喝完就跌倒，
这是药酒的功效。
这时她躺到他身旁：‘你头顶上是火、
狼和狗熊，看你敢不敢碰我。’
‘哎哟！’他叹口气，一直往墙里挤去，
‘我这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他刚想抬起鼻子踮起脚，
有一下针刺指点他回头之道。
随着轮番的针刺与喟叹，
他打着哈欠准备安眠。
她悄悄地从床上坐起来，弯下腰，
冲着他的耳朵命令道：
‘我得走了。星星在召唤我。好好忏悔，好好祈祷。
我明天会再来你的小房间。等着我噢！
要是你蔑视我的戒律，那就等着瞧！’

同样的事她连做七天。到了第八天，
她忍不住心中溢出的浓浓爱恋，
小心、羞怯和贞节她统统不管，
又是吻他又是拥抱，在他臂弯里睡熟，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很晚的时候，十分幸福。
当他眨着眼睛在明亮的日光下
发现旁边是阿里阿戈涅而不是阿斯特莱亚，
他看见胭脂从她脸颊上往下流，
他发觉自己被骗，悄悄地从那儿溜走。

作为临别留言，他
在后墙上写下狠心的话：
‘真实与胭脂对我有不同效能。
祝你幸福！我要去找你装扮的那个人。’

随后他就走了，一直走到那梨树树梢
——该死的享乐主义者的省城的标志——可以见到。
他停住脚往回看，不禁有点懊悔，
他的脚却继续把他往前推，
看见前前后后无边无际，
那周围的空地简直没有一点爱意，
他感到自己被遗忘，十分孤寂，
所有的温暖都逃离世界，把他遗弃。
他把双手伸向最近的山顶：‘我想知道在山后等着我的
是什么命运。’
那边来了风和乌云。
‘我知道！’
乌云在号叫。
虽然他听不懂这话，可这阵恶风使他颤栗，
他预感到包围他的是可悲的死亡气息。
‘我这么年轻，不愿意死掉！’
自打阿里阿戈涅吻过他，生活的味道变得多么美好。
随后他来到山顶，向山谷俯瞰，
只见有许多村庄，团团围住一座修道院。
‘我该往下走，还是往边上？随便。’
他犹豫不决地走向修道院。
当他看见修道院墙上的画像，他举起双手。

沉醉在狂热中，幸福冲昏了头，
口中喃喃细语，因为他看到油画里有人和天上女王
阿斯特莱亚一模一样。
看门人从窗户中问他：‘你怎么高兴成这样？’
他说：‘因为我看见美丽的阿斯特莱亚的画像。’
看门人破口大骂：‘救命啊，阿斯塔罗特！谁是阿斯特
　　莱亚？’
他说：‘他是我心上的神明呀，
是贞洁的天堂女王，星星的新娘，
我在荒芜的雪山中曾将她瞻望。’
看门人高喊：‘虔诚的人们，快往这儿赶！
他侮辱伊斯塔耳·阿斯塔罗特！’随着他的召唤，
立即出现许多僧侣。修士科里巴斯问道：
‘你的信仰是什么？’他探究似的微微一笑。
狄俄尼索斯简简单单地如实讲述
阿斯特莱亚怎样穿着蓝色的衣服，
出现在他眼前，坐在星车之上，
以及这全部事情的发生和经过情况。
修士愤怒地一拳打向他的脸：
‘快皈依阿斯塔罗特！你这笨蛋！不要胡言！’
这喊声向四处传播，人人充满恐怖的心情。
愤怒和暴动的呼声在回响，还有冲锋的声音。
‘阿斯塔罗特，快保卫我们的区域免受无妄之灾！
太恐怖了！他诽谤神明，否认神明的存在！’
众人追赶狄俄尼索斯
就像围猎一头猛兽。
夜晚，他躲进树丛，躲进灌木，

难道是晨风吹得树叶簌簌？
‘快来呀！他躺在这儿哪，那个诽谤神明的人！快看！
轻点！抓住他，用劲打他！抓住这个坏蛋！’
当他歪歪倒倒地在第一个回合中被击倒，
他叹口气：‘我父母会伤心痛苦得受不了。’
当他们打断他的骨骼和四肢：
‘我的新娘会哭肿眼皮。’
当他们掐住这可怜人的心脏，
他喊道：‘当初在阿里阿戈涅的膀弯中感觉是多么不一
样！’
后来他死了，还被拖着横穿草场，
虔诚的妇女们把他撕碎，扯成块，捣成肉酱。
狄俄尼索斯遭到严惩。
漠不关心的日光慢慢爬上来，态度冰冷。
乌鸦乜斜着眼睛飞到这里：‘呱呱！真不孬！
今天有作家的眼睛和先知的肉可供一饱。’
雨滴落下：‘生活的目的是肮脏。
对萝卜有用的肥料是心脏和脑浆。’
北风在吹：‘香臭一个样。石头里有真理。
血液和精神都会散逸。’

这以后的很多很多年，
有个陌生人来到享乐主义者之园：
‘告诉我，这是干什么的，这小教堂？’
‘快跪下，这是恩泽之地，奇迹发生的地方，
从前在关卡边有一座很小的房子，

我们的主在那里看见神圣的阿里阿戈涅。’
‘下面的城里有座大教堂，
金色穹顶，它为谁开创?’
‘这大教堂名叫狄俄尼索斯教堂，
建在他开口布道的地方。’
‘等一等！看哪！那边走来一队人，头戴常春藤。’
‘那是修女科里巴斯达带着为阿里阿戈涅布道的牧师。
　　说话声音要轻！
你有没有听见那叫嚷：
哦呵！嗨哟！全体贵族都在场，
带着美丽洁白的妻子和姑娘。
赶紧跪下去，别让他们把你剁成肉酱！’”

这就是有关狄俄尼索斯的故事
在月色的窃窃私语中，一个陌生的谜一样的声音在讲
　　述。
在黑暗中，当着别人的面，这声音供认不讳。
“你是不是名叫狄俄尼索斯?”宙斯把话往下追，
“朋友，这故事很成熟，不像是创作。
你和这小男孩曾擦肩而过，
你甚至知道往那小房子怎么走。
如果你有什么愿望就说出口。
我不看作恩赐于你，还要向你表示感激。”
陌生人讲：“愿望我有一个：在我的故事里，
那个名叫阿里阿戈涅的小姑娘，躺在遥远的坟地里被

人遗忘，
你能否以国王之口赐给她一点荣光。”
身材魁梧的国王站起身，横穿夜空，
用嘴巴使劲地把声音传送：
“首先赠给所有的死者一份迟到的纪念。
一个坟墓中的姑娘唤来我的祈祷之言。
阿里阿戈涅，抑或另有别的芳名，
祝福你！你使那小男孩起死回生！
祝福你！你用爱情温暖了他冰冷的心！
祝福你！你为他而痛苦，以致失去自己的生命！
为你祝福！尽管宙斯不喜欢也不希望
建造纪念碑或纪念塔，可你永远不会被遗忘！”

国王祈祷完毕。其他三人仍然
恭恭敬敬地陪着他站在旁边。
国王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我的假期已满。
时间不早了，我得返回家园。
这段时间我像过节一样快乐。
改天晚上欢迎你们到我那里做客。”

第八章　侏儒许菲斯特

善良的帕拉斯在大理石鱼池边走来走去，
一边走一边耐心地喂着小金鱼。
阿佛洛狄忒从远处把这情景看在眼里。
“借给我几块面包吧，”她说，“让我帮帮你。”
阿佛洛狄忒刚一走近鱼池，
所有的小鱼儿都向她游去。
不管帕拉斯喂它们多少面包，
除非阿佛洛狄忒亲手喂，否则它们都不要。
“奇怪啊，看看瞧，”这个坏蛋高声道，“真稀奇！
为什么这些鱼儿彻底离开你？”
帕拉斯勃然大怒：“你这条小蛇，不要太虚荣！
我在阴凉地里钓鱼，你站在阳光中。
我要是站在你的地方，它们也会吃我的东西。”
“好吧，那我们换个位置试试！”
她们刚刚把位置调换，
鱼儿仍跟在阿佛洛狄忒身边。
帕拉斯耸耸肩：“怎么？那有什么关系？
快把你愚蠢的胜利者的目光收起！

一个例子不算数，我们得把原因看清楚。
这比赛有意义，我看是鱼儿太麻木。
相信吧，假如换成一个男人作为裁决者，
那一定会有另一种结果。”
“为什么？快说！”“因为你缺乏头脑。”
“你呀！”阿佛洛狄忒咬牙切齿，“不要这么骄傲！
并不是自吹自擂自命不凡就能证明你有理智，
而是要让别人来证实。”
“少废话！让我们走着瞧！”帕拉斯似乎在下命令。
“好，我倒很乐意看看你有多聪明！”

她们两人都心怀鬼胎却又高高兴兴，
光彩照人的微笑中隐含着甜意和醋劲。
一个妙招从天上降下，
通过一件事情可以比试谁更狡猾。
她们准备这样比赛：
马上如果有个男人到来，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只要能把他说服，
让他相信太阳是绿的，另一人就得向对方屈服。
“我愿意先来。”帕拉斯提出条件。
阿佛洛狄忒谦让地同意：“我随便。
只是我要选择场地——在桃园里。”
另一个表示同意。
一切约好之后，她俩闪进园中小屋，
从里向外打量行人，窥探马路。
“谁第一个来？”阿斯克勒普大夫

心事重重走过来，迈着威严的脚步。
喊他一声。阿斯克勒普走近，没有防备，不知她们要
　　什么花招。
帕拉斯先上去把他的概念弄胡涂弄混淆。
借助于“而且”、“可是”、“越加”和“虽然”，
她用讲话中的烹饪术把他脑中的稀粥搅乱，
她的麻利的舌头熬出了燕麦粥，
再用一大堆手势把粥加厚。
这样，在桃园小径上，她把他逼入困境。
他却把头脑从混乱的逻辑中理清；
只要找不到理由加以证明，
他就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怎么样，阿斯克勒普？”当两人从桃园中重新露出脸，
阿佛洛狄忒问：“现在，快快作出决断，
太阳是什么模样？”他的回答有点儿踌躇：
“嗯！这实在很难描写，不能用言语表述。
介于黄绿蓝红之间，
可要表达出来很困难。”

阿佛洛狄忒改变态度，
她像小孩一样拉着阿斯克勒普，跑向棚架深处，
摘一只圆滚滚胖乎乎的水蜜桃，
自己先咬一口，再塞进他的嘴里让他咬。
然后他们睁大好奇的眼睛拐着胳膊往前跑，
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相视而笑。
帕拉斯讽刺她说：
“用眼睛微笑倒不错，

要说逻辑她不行。可他们在哪儿呢?”不见了。已经消
失。
当他们再出现时，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阿佛洛狄忒步态稳重。可是快说，
在草地上跳跃的球是什么?
难道这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阿斯克勒普?
他像陀螺一样穿过花园，唱呀跳呀还欢呼：
“太阳是绿的，像豌豆一样绿，像绿宝石一样绿!
或者像老鼠一样灰，只要阿佛洛狄忒说出去。
那月亮，那受神祝福的月亮发白。
没有人能让我改变这一观点，因为我明白!”
这样他欢呼着留下两位女士，边走边跳舞。
帕拉斯气得眉毛都歪了，她十分恼怒。
阿佛洛狄忒低声说：“亲爱的，让我告诉你：
用美丽王国的一小块甜甜的花蜜，
可以像牵着幼儿一样在转眼间让聪明人上当受骗。
好了，不说了。来，让我们再做一个试验。”
说完，她俩一起迈步走，
去吃那仙餐，用金杯喝仙酒。

她们享受完一顿丰盛的餐点，舒服得心意懒散。
“帕拉斯，亲爱的，你猜猜看，
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肝脏快乐?
是去散散步，还是做点儿别的什么?”
帕拉斯同意说：“我看，去散步吧。”
于是她们一起动身，穿越草场，向城里进发。

一路上好多人围着她们，可又不敢上前，
傻傻地盯着阿佛洛狄忒，不断惊羡。
“噢，真叫我痛苦啊，帕拉斯，真是一种痛苦！”
她叹了口气，“他们的惊羡令我感到压力，六神无主。
幸福的你可以走得自由自在，没有压力。”
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戴面纱，你？”
后来她们来到钟楼附近的集市上，
阿佛洛狄忒的脚刚到，狂热的欢呼声飞扬。
“啊，你知道吗？帕拉斯，你是那么不引人注目，
这使我嫉妒，使我痛苦！
没有人朝你喊叫，在你细心思考时把你打搅。”
给她的回答是：“可是你正漫步于喧嚣！”
归途。高高地位于城市和田野之上，
在一个掩体里，靠着小沟和围墙，
陶匠许菲斯特正坐在家门口，
描画一只陶壶，小心地把壶放在膝盖上头。
看来他描画的线条已经十分成熟，
他可以欢快地哼着小曲，同时勤勤恳恳地干活。
他头都不抬，没有发现两位贵客。
“这下好了，”帕拉斯讽刺道，“亲爱的阿佛洛狄忒！
祝贺你啊！你的愿望实现了。这里没人注意你。”
“因为他没看见我呗，他只关心他的手艺。”
她停下来，轻咳一阵，问：“你画什么呀？”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许菲斯特回答。
“老师傅，快抬一抬头！亲爱的！”
他说：“为什么？蠢女人我已经见过几个。”

帕拉斯大声欢呼，围墙都在回响。
阿佛洛狄忒啐上一口："我可要让他抵偿！"

在可爱的回家路上，
帕拉斯高兴地歌唱，欣喜若狂。
另一个却恶言以对："你别费劲唱歌了，不要！
你和你的宠儿把我嘲笑得太早！
我要跟他好好算帐。""好的！我将保护他。"
"笑死我了！你的保护还顶不上一点碎碴碴！"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互相顶撞，谁也不认输。
最后她们约定认认真真地打个赌，
看阿佛洛狄忒的仇恨和帕拉斯的祝愿，
哪个分量更重，在这两者之间。
为了让两人的夸口都有证明，
她们押下贵重的物品，
两人都明显地感觉到，要是将赌注输掉，
那幸灾乐祸更是胜利中的盐和调料。
"阿佛洛狄忒，我的金制紧身胸衣押在这里。"
"我把这根镶满金银珠宝的腰带押给你。"
"可是宣布比赛条例的裁判上哪儿找？
最终还要他把结果向我们宣告。"
说到这里，命运使女埃罗尼亚
从身后向她们中间一插。
"我听见你们俩要打赌，"她说，
"我愿意当你们的裁判，如果你们欢迎我。"
她俩惊奇地将这陌生人仔细观察，
然后一致同意说："好的，当我们的裁判吧！

谁要是破坏了你的规矩，那她就不要脸，就要受处罚！”
埃罗尼亚说：“如下的规则应该订下：
阿佛洛狄忒可以伤害许菲斯特三次，
帕拉斯可以仁慈地庇护他三次。
假如最后许菲斯特抱怨他痛苦的命运，
胸衣就归阿佛洛狄忒，因为是她赌赢；
如果他的脸上放射出幸福的光彩，
那就是帕拉斯赢，她理应得到美丽的腰带。
好了，现在开始！命运之神
会按照你们的意愿，给你们充分的自由与平等。”

阿佛洛狄忒率先开始。
她要集中力量给许菲斯特以致命的打击。
为了这个目的，她早就起身，等在他的壕堑里；
她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要把他探究个彻底。
没等多久，就像有人唱歌，
一阵嗡嗡的鸣叫声钻进她的耳朵：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陶匠，名叫许菲斯特，
只会描摹大自然，自己不会创作，
内心粗鲁而乖僻，外表不引人注意，
个头是侏儒，长相像猴子，一点不美丽。
嗨哟哟！奥林匹斯的宙斯王或者蜥蜴，
生活也没有我过得满意。
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该欢欣鼓舞？
我的财产包括整个世界及其全部内容物。
快过来，你这笨蛋，在我的器皿上就能看到全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能画出来。

不管美丑，无论好坏，都是一个样：
它给我带来可观的款项。
不是吗，我也画驴子或鳄鱼，
尽管人们认为它们很坏而且丑陋无比；
我的笔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动几下，
你就会突然觉得它长了一张熟悉的嘴巴。
这是怎样一个愚蠢的奇迹，我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没关系，我不会因此而烦恼。
只有一样，我彻头彻尾地清楚：
哎哟嗨，这个世界真富足！”

这样，许菲斯特唱着富于变幻的曲调，
阿佛洛狄忒却在暗自窃笑。
停了一下以后，他又高高兴兴
哼哼出声音：
“每当我看到自己两条笨重的腿，
凭着它们我远走高飞，
我毫不遮羞，也不隐晦：
因为它们不是阿佛洛狄忒或阿波罗的腿，
尽管它们丑陋，但既可爱又重要，
它们忠诚、迅速而又不知疲倦地为我效劳。
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在拐弯处，
我可以立即老练地停住脚步。
真有用啊！东西不会自动跑回家，
最好的草药也得亲自去找，亲自去拿！”

唱完这段他不再唱，看来赞歌已经唱完。
阿佛洛狄忒迅速捡起一块小石子，让它往高处转。
“砸在哪儿才能让这小个子男人更疼痛？
是砸他的手呢，还是砸得他两脚不能动？”
小石子在犹豫。可当它落下之时，
“你让他脚瘸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许菲斯特大叫一声：
“哎哟！”腿上一阵尖锐的疼痛。
他一瘸一拐叫苦连天，
又是叹息又是恼火，口口声声埋怨：
“哎哟，真痛苦！我这瘸腿那么痛，
难道这就把我欢乐的漫游葬送？”
“现在轮到我了！”帕拉斯大喊，“把瘸子交给我吧！”
她把许菲斯特的一块玻璃从窗框上取下，
磨成一面奇妙的镜子，
遥远世界内所有的东西和发生的事情，它都能显示，
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大，
可形状和颜色却完全没有变化。
许菲斯特高兴地喊道：“太好了！真快活！
现在能像以前那样观看而且还躺着。
瞧，这镜子里反射的场景
比亲身体验的更美丽，更动人，更逼真。”

埃罗尼亚说：“该怎样裁判，我知道。
这一次，阿佛洛狄忒，你输了。”
她听了很生气，鼻翼一扇一扇：

“继续吧！我们再来第二遍。”
一个烂眼睛的老太婆，驼背的女工，
被阿佛洛狄忒送到许菲斯特家中，
擦沙发时把他赶走，扫地时把他轰出家门，
没日没夜大声叫骂，让他头昏。
帕拉斯则在空中
把一只幻想之鸟关进鸟笼，
它的歌声能把烦闷的冬夜变成春天，
也能把绵绵阴雨变为金色阳光普照的夏天。
埃罗尼亚到许菲斯特家中去检查，
到处看看，问问话，
问他这坏女人是不是将他恶毒攻击，
把他的胆汁气出，使他丧失活力，
这时许菲斯特气愤之极，
在火炉后面握紧拳头准备出击：
“假如你再骂我的女工一句，打死你那张烂嘴，让它再
说谎！
说出的谎话竟然那么肮脏！我的那位女工是多么温柔，
多么贤良！”

“我替阿佛洛狄忒惋惜，”埃罗尼亚发言，
“帕拉斯赢了。这是我的裁决，我很抱歉！”

这美人儿再一次服下毒药，怒满胸襟：
“就算我成全她吧！最后一场可不能让她赢！”
整整三天，她头脑中酝酿着诡计，
苦苦思索，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

“这回我知道了，”她咬牙切齿，“这是最深最狠的一击。
我要刺进他心里，让他非常滑稽。”
她把这蠢行悄悄地输送给他，
让他痛苦地爱恋、思慕赫拉。
赫拉，这位高高在上的骄傲的天堂女王，
令这粗俗卑下的老侏儒疯狂！
许菲斯特在众人面前演了一出可怜的戏：
无论赫拉陛下出现在哪里，
这爱得发疯的人，人们都能看见，
他眼泪纵横，叹着气，鲤鱼眼直转。
不久，他的名字就在城乡受尽挖苦。
一半人同情他，一半人将他羞辱。
他把门插紧，关好百叶窗，
造了一只带钟锤的时钟。
当齿轮嘀嘀嗒嗒地响，一下一下，
钟锤将他敲打，
他又疼又痛苦，一跳老高。
“哎哟！嗨！再打重些！多打两下！好！
你这傻瓜，不知羞耻，让我来好好教训你，
你这呆子要爱慕天堂女王，除非在梦里！”

“这下看你的技术了，”阿佛洛狄忒讽刺道，“帕拉斯，
看仁慈的你怎么利用智慧救救这个呆子！”
帕拉斯想：“对付耻辱和愚蠢，
只有一个妙招——荣誉。”她思忖。
她打扮成拾破烂人的样子，
踢踢踏踏地走到陶匠那里。

“我要一把壶。”她跟他讨价还价。
“拿吧，拿走那些烂东西。”他悲哀地回答。
她很内行似的一一检查，挑出最精美的一把，
把它带进王宫，献给国王陛下。
宙斯刚看上一眼这精细的手工艺品
就哑巴了，他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十分吃惊。
他赶紧把大臣召来，
瞪着眼睛指着壶问：“你觉得如何？”
大臣把那玩意儿左看右看，惊羡不已，
他终于压低声音：“真是了不起！
可有人知道工匠是谁？住在哪里？名字叫什么？”
帕拉斯漫不经心地说：“在城门下。叫许菲斯特。”
“快！”宙斯下令，“用六驾荣誉马车敲锣打鼓，
好好迎来那位师傅！”
许菲斯特被人拖到马车上，
坐在软垫里颠簸摇晃。
“这里面倒摇得蛮舒服，”他嘟囔着微笑，
“这底下一定是羽毛，箱子也会弹呀跳。”

在上面王宫的正厅里，
女性神明都围坐在一起
吃着仙家的酒宴。她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像门徒一样用眼睛将宙斯的面庞搜寻。
这时宙斯出现了，手持一本谜样的书，
狼狈地问许菲斯特：“说点什么吧，师傅？”
赫拉慈爱地低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不习惯的？有什么愿望？”

他说不出话，气闷得直把唾沫往下咽，
难以启齿的愿望使他涨红了脸。
“快说出来呀！”宙斯大喊道，“你为什么抽泣？”
“我想轻轻地摸一下赫拉的小手指。”他一面说一面喘息。
“你最好给他一下，”宙斯大笑道，“我亲爱的宝贝，
最好给这乖乖的淘气鬼亲一个响亮的嘴。”
赫拉跳起来：“这个勇敢的家伙，
至少不像有些讨厌鬼那样让我难过。”
说完，她咬紧牙关，闭上眼睛，
飞快地给他一个亲吻。
房子里响起一阵震动全楼的掌声，
兴高采烈地鼓掌的是全体提坦人。
许菲斯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吻震慑住，
什么话也不说，幸福陡然溢出，
那痉挛地扭在一起的心无法自制，
幸福的热泪沾满下巴和胡髭。
当他胸膛不再气闷，当他重新恢复呼吸，
他开始笨手笨脚地唱呀跳呀欢闹嬉戏，
用手打着拍子代替鼓点，
唱歌时冲着左右两边的人的脖子里面。
宫里有多少活人，就有多少人围着他；
这场游戏国王也参加。
“你们注意看，”他用严肃的口吻说，“好好想想，记住，
这就是真正的令人嫉妒的侏儒的幸福。”

“可惜了，阿佛洛狄忒，”埃罗尼亚说，“你美丽的腰带，

太可惜了！快把它交出来！”
听到这话，阿佛洛狄忒从身上扯下腰带，扔出手，
像毒蛇一样扫了一眼，然后回家倒在床上，把头埋进
枕头。
而帕拉斯则系上了闪光的腰带，
扭动着腰肢，骄傲地走进宫来。
在早晨的阳光下，她像一朵幸灾乐祸的鲜花：“你们猜
猜，
是谁那么慷慨，
送给我这么奇妙的礼物？你们好好想想，猜猜！
这是可爱的好人阿佛洛狄忒送给我的腰带。”

第九章　许拉斯[①]与卡莱杜莎翻山越谷

夜被吓跑，公鸡报晓，
勤劳的白昼匆匆忙忙赶到。
空气被光线的絮语叫醒了一半，
却还在迷迷糊糊地做着梦，在晨曦中将四肢伸展。
赫尔墨斯的兄弟许拉斯，弯着腰驼着背沿着葡萄田的
　　边缘，
偷偷摸摸地走着，用叉开的手把葡萄叶拨向两边，
穿过那曲曲折折的阡陌。
葡萄蔓满载沉重的露珠，受晨风的抚摩、
乌鸫的嘲弄、蟋蟀的诋毁。
瞧，他向地面逃跑快要成功——见鬼！
一道刺眼的光芒，一阵钻石般的闪电，
东方和南方都被太阳的熊熊火焰点燃，
四面八方洋溢着七彩的狂喜，

① 许拉斯（Hylas）：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宠儿，美男子。一次，随赫拉克勒斯远征，他离开战船喝水，因其貌美而被水中仙女拖入水中。

阿波罗驾着火焰之车冉冉升起。
“你怎么在拂晓的黑暗里匆匆逃向山谷，许拉斯兄弟？
你是要赶上别人，还是要把谁躲避？”
许拉斯向上朝这叛徒眨眨眼睛：
“哎哟，亲爱的兄弟，我想咱俩是一个情形。
我以为幸福、睡觉、漫游，
不需要很多人，两个就足够。
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你逃向云间，
我则逃向地上的森林，逃离人群。”

说完，他加快逃跑的速度。
不久他就到达地面，在附近的森林里停住脚步。
他学着布谷鸟的叫声，
又到橡树下模仿鸽子的咕咕声。
在树林边出现了林中仙女卡莱杜莎，
她精神抖擞，整装待发。
一声昵称，一个微笑，然后他们手牵手步连步，
从林中往山下匆匆赶路。
他们的心中铭刻上这丰富的色彩斑斓的一刹那，
还有空气中的童话和树林里的鲜花。
美丽的睫毛眨动出友谊和爱情，
两双聪明的谙熟世界的眼睛
能够把事物的本质看清。
沙沙作响的细草，天堂之海里面的层云，
它们已不再是秘密，因为卡莱杜莎的问话很聪明：
“你听没听见蜜蜂在树上嗡嗡地叫？
它们在说我们些什么，朋友？”他答道：

“卡莱杜莎，我耳闻目睹过许多美好事物，
可最让我欢欣的是你陪伴着我的忠实的脚步
和你发自胸中的轻声的喘息。
即使用管风琴伴奏下的赞美诗和我感受到的
　　韵律相交换，我也不愿意。”
他们继续漫游，精神抖擞，步伐整齐。
正午时分，他们见到灌木林，一阵狂喜。
凉爽而清新的水气盛情相邀，
他们跳进树荫下的池塘或小溪里洗澡。
然后仰卧在硬果树的荫凉里，
背贴着地好好享受几个小时的休息，
直到新鲜空气一再催促，
他俩才活动开了手和足，
高高兴兴地跳起来，唱着歌，拍着手，
疾步穿进森林，没有个尽头。
到哪里去都无所谓，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路途。

“已经够了！”晚上催促下午。
说完，它扑扇着两翼，
斜斜地滑翔着，降落在五月的山坡里，
让绛紫色的大衣从肩上滑落，
阴影波浪式地拥挤地爬上大衣的皱褶。
这时，它瞥见长凳一张，
便把地图册放到膝盖上
并且描画它。卡莱杜莎问：“这允不允许？”
他们踮起脚尖，从夜晚的头顶上望过去。
在他们脚下刚刚修整过的草场上，

在树林荫翳的阡陌上，
潘[1] 的两个女儿——摩尔菲[2] 和潘塔菲勒，
两颗年轻的心在兴奋地做着游戏，变这变那，
把她们苗条的身体变成鸟兽，变成各种模样，
一会儿变成鹭鸶，在空中振翅飞翔，
一会儿又变成小鹿，在草地上快乐而灵活地奔跑。
看，潘的两个女儿多么可爱多么窈窕，
希望她们永远这样，不要再长大，也不要再缩小。
看，底下人类的村庄里孩童在嬉闹，
交叉着胳膊一边逮人玩一边大喊：
“一，二——”“三”还没出口，少年时代已经过完。
他们若有所思地坐在家门口，作为成年男子，
钟声一响，灵柩又把他们抬出村子。
“神和人的差别在哪里？”磨坊边的小溪低声问话。
“摩尔菲变成人，一切都会在此过程中融化。
我想，这就叫‘大自然’，
见鬼！这是阿南柯千方百计布下的灾难！”

许拉斯和卡莱杜莎非常亲密，
一起呆在夜晚的田野里，
直到山谷里香雾重重，
黎明头戴红帽，放牧着一群寂静的梦，

---

① 潘（Pan）：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住在山林中保护牧人、猎人。爱好音乐，创制排箫，常带领山林女神舞蹈嬉戏。

② 摩尔菲（Morpho）：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卡里斯的母亲。她名字的意思是“变换形体的人”。

手持一根牧羊人的棍棒走向前。
潘轻手轻脚地像幽灵一般，
从他休息的小溪底下往上飞，
用谜样的符号把山脉和树丛包围；
再用手指灵巧地从树丛和山岩中
揭出有关昨天传说的丰富内容。
这时他俩启程回家，皓月当空；
享尽友谊和幸福，闪亮于记忆中。
他们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在林边等待
离别严格地用手将他们分开。
愿望已经实现，漫游的甜果已在心中藏好，
他们亲吻着，喃喃地说出快乐的誓言："明天一早！"

令人烦恼的是他们的幸福受到妒忌，
所有的人联合起来向他们攻击，
至少也要将两人活活拆散。
就在他们分手后的当天夜晚，
许拉斯正在往家走，树丛中突然
钻出几个林中仙女："许拉斯，等一等，你说说看，
卡莱杜莎悄悄地把你看管，
随你说真话还是说谎言，
瞧你像牛蒡一样粘在她的衣裙上，
像牲口一样奔忙在她的身旁！
谢天谢地，还有众多的仙女
比卡莱杜莎美丽，别客气，随你选去！
你那么高雅，那么灵秀，实在太可惜！跟我们来，
我们很可爱，你会乐开怀！"

许拉斯说："你们看，情况是这样：
在卡莱杜莎的小脚趾上或是什么别的地方，
长着一颗小小的珠子。这珠子一转，
就会沿路放射光芒，色彩斑斓。
相信我，这光彩比阳光还要美丽，
我不能让这些色彩挨饿忍饥。
此外，在她的舌头与牙齿之间
有一个会唱歌的东西。她一开口唱
整个世界就都和着她，我的心也一样。
这就是你们所问起的废物卡莱杜莎，你们会以为我说
谎。
一旦那东西不再歌唱，珠子不再放射光芒，
我就离开卡莱杜莎，偎依在你们身旁。"
与此同时，卡莱杜莎在回家路上，
在大堤和壕沟之间被居心叵测的萨蒂尔阻挡。
"这可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像磨臼一样跟着许拉斯到处走，
越过岩石与庄稼地，也不在任何地方歇息。
你看上他哪一点？他有什么比别人出奇？
好像我们萨蒂尔小伙子不够你挑选，
你要和奥林匹斯人交朋友，让我们丢脸。
如果你想要金子，我知道造币厂在哪里；
要知道，我还掌握好多珍珠财宝的所藏之地。"
"你们瞧，"卡莱杜莎说，"情况是这样，
共有一千乘一万塔勒① 在这世界上。

① 塔勒（Taler）：德国十八世纪前通用的银币名称。

在每一个山谷里长着一种名叫哈达马克的果子，
没有任何东西味道和它相似。
只有许拉斯善于品尝，所以我决定每天跟他到处跑，
把每一个山谷里的那种果子都吃到。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
快点闪开，给我让条路！”
“你走好了！总有一天你会停止漫游。”
“那要等到世界末日的早晨，假如世界也有尽头。”

这样他们战胜了种种阴谋，
许拉斯和他的女友永远在一起漫游。

有一天，正午时分，酷热难当，
他们躺倒在硬果树下的地上：
“看哪，”卡莱杜莎说，“树上好像有字，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事。”
她跳起来去看，清晰的字写在树下的小黑板上：
“注意！如果不小心，让梦潜进你的睡乡，
你就会知道今后的命运。
快躲开，未来不会使你高兴。”
“我愿听从这一警告，”她说道，
“我对现在很满意，它是那么甜蜜、美好。”
说完这话她走回，
搂着男友又睡了一会。
这样一连七天。到了第八天，

好奇与冒失给她带来了苦难，
正当她搂着男友睡午觉，
她悄悄跑到树下躺倒，
昏昏沉沉地刚刚睡着，
她就叹息着呻吟着在梦中大喊大叫。
许拉斯揉揉眼睛，“是不是我的耳朵被迷惑，
我怎么听见你在哭？”他说，
“你的眼睛好像蒙上一屋湿润的纱。”
“我目光明亮，从未哭泣。”她回答。
他们走在熟悉的路上，
“你今天的步伐，”他惊奇地说，“怎么如此忧伤？
你像是心事重重，头也不抬。”
她说：“我精神抖擞，你自己才没精打采。”

深夜，在月光下幽暗的树林里，
许拉斯与往常一样返回家乡奥林匹斯。
这时，她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岩洞，空空荡荡，
没有情味，也没有亮光。
她倒在地上，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就像夜莺在五月的山冈上呼唤，
她心中的痛苦变成对爱情的哀怨，
整整一夜都在不住地叹息，声音传出很远。
姊妹们从树林里钻出来，对她表示怜悯，
执起她的手，亲吻她的鬈发，无比温馨：
“说说看，妹妹，你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许拉斯用尖硬的话语把你欺负？
他没有想到会伤害你的心，他并非故意。

瞧你怎么把目光倾注到黑夜里?”
“真是痛苦啊，姊妹们!”她哀怨地诉说，
“不，不是许拉斯，是好奇心害了我。
我在命运之树底下做梦，不幸啊，真是!
梦境把我的未来展示：
我看见我的密友和我擦肩而过，
眼望他方，也不回答我的问候。”
“太可惜了!过去的事就算了，你又不能倒着过日子。”
“所以我情愿死。真的，我愿马上就死!”
“你说话怎么这么傻，亲爱的妹妹？要知道，
林中仙女的灵魂在空气中死不了。
我们不能像人类那样死去，
我们顶多只能变成香气或别的东西。”
“那我就要变个形状，”卡莱杜莎喊道，
“我不愿等他把我忘掉。
我要让他想我，让他因为缺少我而心痛。”
她很坚定。责骂与眼泪都没有用，
两者都不能动摇她的决心。

姊妹们难舍难分地依依作别，转身钻进
林中小道，口中唱着哀曲。她整夜都在痛苦中思考，
让灵魂变成怎样一个芳香的东西才好，
自己可以钻进许拉斯的心灵和记忆，
始终出现在他眼前，不管他到哪里。
想了千万种方案都是徒劳，
她疲倦的精神还是没有找到目标。
意愿已经病倒，什么决定也不能下，

她的全部思想只能支持她将眼泪挥洒。
终于天空套上了蓝色，
美丽的色彩将人间的痛苦掩遮。
“唉，最痛苦的时刻马上就到，”她叹息说，
“我的男友要到橡树底下来找我。
也许他已高高兴兴地走下奥林匹斯山，
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怎样难以忍受的苦难。
我感到决心在动摇，我小小的骄傲在逃跑，
快点！趁他熟悉的声音还没有将我抓牢！”
她赶紧爬上冷杉林上的空地。
“勇敢点，卡莱杜莎！”她提醒自己，“这是迫不得已。”
其实她是为了活下去。说完后，她从心底捧出满满一
捧勇气。
哦，今天味道真好，这东西！

由树顶构成的红色海洋上，
火鸟凤凰在空气中穿梭翱翔。
它降落到林中空地旁的一株冷杉上，
熨平闪亮的羽毛，环视四方，
然后张开嘴巴闭起眼睛，把一支晨曲歌唱，
歌声如同钟声那样圆润嘹亮。
晨曲里尽是一个个如画的场面，
凤凰鸟以钟一样的声音向世界发言：
“你在问，用咒语降伏你的是谁的灵魂。
清晨，在沾满露水的田野里睁大深邃的眼睛？
听好，这种文字是上帝之子所用，
在漆黑的夜晚浇铸在甬道和山谷中。

当他被缚于杳无人烟远离尘世的旷野，
他把双手透过监狱栏杆伸向外界，
悄悄地把生存的消息传到黑暗的人间，
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一天又一天。
他写信给远方的女友奥罗莎，
信中充满深深的忧郁，还有很多安慰的话。
每天清晨，这位神明的新娘走近树林，
在旷野上她十分辛勤，
用灵巧的手指捡起沾满银色露珠的字符，
这字符由她的爱人亲手制出。
这是一种秘密文字，谁也不认识，
只有奥罗莎一个人能以地平线的名义，
借助她佩带的钻石，将神圣而古老的文字诠释。
一旦白昼的光芒照到钻石，
古老的文字就具有一个完整的意思，
文字的意义开始萌芽，爱情中产生出理智。
这时她沉浸在信里，躲到角落里去。
她只想知道爱人的情况，对别的事不感兴趣。”

凤凰鸟在树顶高声歌唱，
在红色的晨光里，空地旁。
听，远方的山中传来许拉斯的声音，
他呼唤着卡莱杜莎的姓名。
她蹭地一下跳起来，匆匆忙忙下定决心，
——本来却还摇摆不定。
她迅速弓着背跳进近旁的树丛，
用双手做成喇叭筒，

使足力气大声喊："爸爸——潘！
林中仙女在危难中将你呼唤！"
潘站在那里："我该为你做什么？你有什么紧急困难？"
"我渴望——"她吞吞吐吐，"死去，也就是把形体改变。"
"死了以后，任何力量和愿望都不能使你复原。"
"知道了，爸爸。我经过深思熟虑，心甘情愿。"
"你希望你的灵魂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美丽的光芒，让亲爱的许拉斯
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我的光芒，
这样我将成为他的伴侣，他的渴望。"
"好吧，将我抱紧，卡莱杜莎。"
"啊，爸爸，我害怕呀，亲爱的爸爸！"
"这是用生命来争取，而不是死；
让身体变形，是最严肃的事。"

当她痛苦地将强壮的潘抱紧，
身体里被挤出的是可爱的魂灵，
卡莱杜莎的精神可以自由自在地伸展，
不受任何约束，在通风的宇宙空间。
她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是在所有的地方。
她一下子飞进蓝色的树林的小门框，
作为问候，把崭新的光环来回摇晃。
"许拉斯，我在这里！"她的目光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当许拉斯怀着绝望的痛苦，
悲哀地将消失了的女友哭呼，

这时，摩尔菲和潘塔菲勒受潘的派遣，
从灌木丛中赶来支援：
“许拉斯，如果你愿意使用我们的技术，
那么你就停下来，我们教你把女友看清楚。”
说完这话，摩尔菲温柔地用她的手指，
在他背后把他双手抓住。
“闭上眼睛！”潘塔菲勒下令，
然后多次亲吻他的眼睑，很轻很轻。
“睁眼看！”在光环中他认出了卡莱杜莎，
一阵暖流涌上心头。为了问候她，
他无限向往地朝她伸出双臂。真不幸！
他永远不能靠近卡莱杜莎美丽的光影。
他真想将她抓住，
她却逃离了，飞往山峰和山谷。

于是每天的每个时辰，
许拉斯都在幸福的向往和甜蜜的痛苦中飞奔，
随着他的女友翻山越岭，
可是她调皮得永远不让他抓住自己的光影。
卡莱杜莎用种种方式挑逗他，表示欢迎，
她轻声细语，微笑吟吟：
“多么幸福啊，咱俩联系得更紧！
我们在一起，他跟随我穿越森林。”

第十章 救世主赫尔墨斯

当赫尔墨斯独自一人匆匆穿过人间的树林，
一个英俊的人跪倒在他的脚下，十分年轻：
“你脚底携带着胜利匆匆穿过森林，给人间带来祝福，
赫尔墨斯，你医治孩子们的痛苦，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英俊又善良。
保佑我吧！一看见你闪光的形象，我就勇气倍增。
我听说，向你诉苦总会得到你相帮。”
赫尔墨斯仁慈地将小伙子扶起：“讲吧，快讲！”
“在嘎雅山脉，”他说，“一个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住着仙女侯爵玛雅，我的女王，
年轻、美丽又善良，品德高尚而质朴。
她的疆域包括千万重山峰和山谷。
山谷里是勤劳的百姓，山脉里藏满金银宝物，
她不征收捐税，代之以仁慈与爱护。
可是，唉！自从死神粗暴地夺走她强大的丈夫普路同[①]，

① 普路同（Pluton）：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得斯的别名。

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她因痛苦而卧病，
精神也一蹶不振。
现在和未来的希望都化为泡影梦幻，
她所呼吸的只属于过去，吟诗也无非是对死者的缅怀
　　与悼念。
赫巴戈涅泉的泉水对她表示同情，
为她减轻痛苦，让饮水的人永远年轻，
以延长她的寿命，
她也只在口头上表示欢欣，而并非发自内心；
否则的话，她早就失去快乐和勇敢的力量，
她的生命和高贵的身体也早就奔向死亡。
这话听来很乏味，可请你接受我的请求，
噢，赫尔墨斯，请你把我的女王救一救！”
“亲爱的孩子，”赫尔墨斯抱怨，“可惜我没有这能力。
我已经凭借我的知识将人间许多苦难治愈。
可是对于在坟墓的泥土掩盖下、因悲哀而产生的积年
　　重病，
草药和医术都无济于事，我没法妙手回春。

说完，他走了。还没走到一千步，
一个男人冷不丁地拦住他的去路：
“赫尔墨斯，你被誉为受难者的救星，
我要的是你男子汉的锐气，而不是同情。
听着，在这附近，在山脉嘎雅，
住着我们生病的女王，女神玛雅。
我们老百姓曾经很幸福，那时还有普路同给她帮助。

我们自由自在，眼界开阔，生活快乐而富足。
可是多么不幸！当坟墓把普路同的力量埋葬，
勤劳与自由都被束缚住，再也不见勇气和希望。
我们成了一群戴上镣铐的臣仆，
贵人受蔑视，农民被当作牲畜。
并不是善良的玛雅有所改变，
而是陌生的教士利用她的痛苦来篡权，
为了骗取地位、荣誉和权力，
他们向迷信的寡妇女侯爵拍马屁。
本来就应该受到唾弃的太监，
那些废物，像狗一样不要脸，
假装对死人无限景仰和爱慕，
沿着普路同的足迹在尘土中匍匐，
谁能做出最丑的丑态，舔着普路同的足迹，
谁就能蒙受女王的恩泽，被她高高抬举。
可怜的女王被这些坏蛋围住，
把忠诚的骑士排挤，将朋友放逐。
那些坏蛋不去从事工作和劳动，他们没有思想，没有
艺术，
只有虫豸一样的动作、香烛的烟雾、
连祷和管风琴卑微的声音，
舌尖上不断地吐出普路同的姓名。
赫尔墨斯，你说实话，应不应该协助
我们把这帮伪君子们清除？”
赫尔墨斯说：“流氓和马屁精属于市井小人。
向他们啐吐吧，摇晃一下身体，去诅咒他们！”

说完，他走了。还没走完一千步，
有个女人拽住他，胆战心惊地将四周环顾：
“你看见那高处没有，在山脉嘎雅？
在那后面执政的是我的女王，女神玛雅。
不是她自己，而是有一群人以她的名义说假话，
步伐温柔得像羔羊，却能凶残地将人暗杀，
给自私自利穿上虔诚的外套。
可能每人都参加，却个个说谎赖帐。听好，
女主人失去她的丈夫普路同，
给他生下一个小男孩，名叫墨龙。
因为她生病，孩子坠地时她神志糊涂。
这时来了小偷，他是谁，悄悄地从她胸口把孩子盗出？
每个人都参与了一部分，可是谁也没有抱走孩子。
反正孩子没了。空气纯净些了。胜利了！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孩子下落的人。孩子长生不老，
他们都把他当作死人一样埋葬掉。
为了增加分量，他们把坟墓堆高；
用巨石砌成一座纪念馆，以纪念他父亲的功劳。
他们坐到房顶上，冲着下面赞美不已，
放肆地张开大嘴，列举普路同的功绩。
这样就听不见坟墓中的哭泣。
你可以亲眼去看，他们现在还蹲在那里。
每人都增加身体重量，还拼命用力，想把孩子闷死；
噢，万一他们得逞，那才是他们的‘福气’！
现在你知道了嘎雅之国的情况，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只是把听到的给你讲讲。”
“真是这样！我愿意救出这个小男孩，”赫尔墨斯大喊，

“治好女侯爵的病，把套在民众身上的枷锁砸烂。
伸出你的手指，告诉我在哪个方向。”
“假如说，”这女人又开始说，“你到了那边顶上，
把目光投向山谷下面，
那你就会发现赫巴戈涅泉眼，
从那往右下方走上一条狭窄的林中小路，
就可通到宫殿——仙女玛雅的住处。
留点神！请相信，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提醒你。”
说完，她匆匆忙忙地走开，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赫尔墨斯健步登上山顶。
当他俯瞰下面的森林，
果然是一片死去的疆土，
正如那听到的坏消息中所述：
商店空无一人，田地一片荒芜，
辛劳的锤打声变成哑巴，没有人赶着羊群放牧。
没有鸟儿的歌唱、蜜蜂的飞舞。
只有纪念碑周围响起一阵阵嗡嗡的连祷声，
一个个忘记了思考与力量，趴在那里，非常庄重。

他脚步轻捷地来到树林边缘，
再往下走近赫巴戈涅泉，
看见有个姑娘，肩上扛着水壶，
她从林中出来，摇摇晃晃地走路。
她把水壶放到泉水旁的地上。
流水发出咕咕的声响，
大笑着把水壶灌满；姑娘稍稍

抬一抬腿，喊了一声，甩一下，一跳。
正在这时，他出其不意地走出灌木丛："姑娘，你好！"
"哎哟！"她吓了一大跳。
"你叫什么名字，美丽的挑水姑娘？"
"赫尔泽[①]。莫非你感兴趣？"她随口讲。
"我到玛雅宫殿去，你能否行行好，给我指个路？"
"陌生人，别想了！我劝你放弃这个企图，
因为我的女主人恨透所有男人。
她只能忍受有经验的好动脑筋的老年人，
还有守灵人，不是为了愉悦身心，
她认为，对他们应有足够的尊敬。
你在眨眼睛？我无缘无故不会撒谎。
听好了，记住，我跟你讲一下实际情况。
宫殿的院墙上有一扇小门，
上面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的话很有分寸：
'陌生人，你高贵而且没有坏心，
请遵从我的请求，让我悲哀尽情！
一个神圣的死者的影子在这幢房子里往来穿梭，
庄严的陛下不让任何陌生人落座。
请你理解我的痛苦，并且将他原谅！
往前走吧，朋友，祝你顺顺当当！'
这就是你在大门上读到的字样。
如果你不顾这些继续往里闯，
庭院里的第二块黑板将挡住你的脚，
这回却很不礼貌：

① 赫尔泽（Herse）：希腊语，"露珠"的意思，有时也表示新生婴儿。

‘你这滥用别人宽容之心的下里巴人真粗鲁，
趁你还没有用脚下那双笨重的靴子把这房子亵渎，
我要让你先明白，
等待你放肆行径的是什么，省得你我闹得不愉快。
假如你想放肆地往普路同的安乐窝里坐，
那我要求你干出和他同样的工作。
我要将你考验个彻底，
假如你不能与他匹敌，
那么我会痛骂你把你赶跑！
我要教会一个不知羞耻的人从耻辱中学会害臊。’
如果有人不顾两次警告硬是闯进门槛，
瞧我的女主人会让他多么难堪！
她刚一看见你，就会气得脸上发红发亮。
‘厚颜无耻的家伙，’她喊道，‘你又虚荣又狂妄！
你对我的痛苦毫不怜悯，
请求、提醒都不能让你动心，
也许鞭子对你会奏效，
它们不是用朽木制造，我想那木料又硬又牢！’
喊完后，她一拍两手，
两个巨人手执鞭子迅速跳到你身后，
他们根据自己的情绪，给你出十二道棘手的难题，
只要你稍稍有一点错，鞭子就会打到你赤裸裸的背脊。
这就是女主人待客的方法，
快放弃这个念头吧！
每个人都想满足好奇心，
付出的代价惨重万分。”
“好呀！”赫尔墨斯嚷道，

“通过考验把谜解开，这有什么不好！”
赫尔泽大笑：“你真是一个新手，
没有一点经验，中了女人的阴谋！
就算你是宙斯，来自奥林匹斯，
或者是狡诈的、老奸巨猾的赫尔墨斯，
都无法通过女王的考试，
等待你的只有失败，谁也不会给你支持。
第一关就算被你破例通过，
——这样打算，是不是不错？
那么她将走上邪路滥用谎言，
给你设置一个机关或是一把刀剪，
不管你答‘是’或答‘否’，那东西让你两面不讨好，
无论你怎么乱蹦乱跳，都跳不出她的圈套。
现在你该相应地帮我一个忙，
帮我把水壶撮上肩膀。
——谢谢你！一路顺风！”说完，赫尔泽消失在树冠下。
赫尔墨斯则悄悄地跟着她。

当赫尔墨斯出现在玛雅的空空荡荡的宫殿里，
看门人大吃一惊，对他讲：“她在墓地，
和主神甫巴勃一道，
在普路同纪念馆做祷告。”
他步入空无一人的宫殿前厅，
迎面看见大理石雕成的普路同头像，
充满睿智的额头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鬈发描成黑色，宛如真人一样，

表情严肃，目光温和。
赫尔墨斯站在雕像前凝神思索。
他开口说："普路同，听好我的诺言：我和你同样愤懑，
我要为你的妻子和儿子报仇雪恨！"
瞧，雕像的嘴唇开始活动：
"谢谢你，赫尔墨斯！祝你好运气！带上我的祝福，祝
你成功！"

听，房前一阵人声，渐渐走到花园。
两只女人的脚敲击着地面，男人们的脚摩擦着地面。
"怎么？"巴勃尖叫着指手画脚，
"你怎么站在普路同雕像前，而不跪倒！"
赫尔墨斯回答说："我不习惯这样，
见了人都跪下来，把肚皮贴在地上！
你这狗样的朝臣，你这傻瓜，居然不敢
戴着帽子晃荡在赫尔墨斯眼前！"
说完，他用劲把手杖往他脸上一指：
"要尊重敬畏赫尔墨斯！"
他惨叫一声逃跑了。玛雅一气之下唤来两个巨人，目
光歹毒。
"这次你们不要拿鞭子。"她命令下得很清楚，
"你们要改用锋利的鱼钩，
弯弯的，带三个头！
这下，赫尔墨斯，"她越说越气愤，
"你准备好，我从来没有像恨你这样恨过别人。
十二道考验题等着你。现在听好第一道题：
我要把你带到旷野中的峡谷里，

那里有来自地狱的‘先兆’在冒气。
我的先生和国王，过去对它很熟悉，
这位伟大的人物曾经运用魔力，把第二天
将要发生的神圣的事情，为我预言。
我对你提出同样的要求，要你把明天
等待我的命运向我预言。
你不要企图胡说八道左转右绕
就能圆滑地把事情办好。
要知道在‘先兆’附近长着一株紫杉，
只要你有半句谎言，
它就会摇动乱蓬蓬的胡须向你怒吼，
弯下腰来用树枝将你猛揍。
如果你的预言正确无误，
它就会高高地伸向蓝天，又直又粗。
真是痛苦啊，当我伟大的主人轻声地向我
把他近期死亡的消息诉说。
就在那一天，树枝紧闭，全身缩在一起。
我先走上前，等待你的消息！”

说完，她站在丁当作响的马车前头，
给两匹带火的黑马套上辔头。
她先坐进去，再让客人坐到左边。
车子飞速奔向峡谷，两人谁也没有出言。
他们身后策马而来的是两个巨人奴仆，
手持钓鱼竿，紧紧跟着他们的脚步。
当赫尔墨斯与她站在紫杉树下，他请求说：
“尊贵的女侯爵，请把你的手递给我！

因为没有温暖与痛苦，我就不能预言和歌唱。
我的心必须喊出我的思想。”
说到这儿，他拿起了她的手：
“听好，明天有什么事情将你等候：
你从来没有那么年轻、美丽，那么高兴，
不再悲哀，不再生病。
你将穿着节日的盛装，站上满载鲜花的御车，
把春天洒向复活了的田野。
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你身边
有人安慰你，他是一位可爱的伙伴。”
她气急败坏地把手猛地一抽：
“骗子！你撒谎！等着挨紫杉树的揍！”
可是，看，紫杉像一位战士，
树丫高高地收拢，站得笔直。
女王吃惊得睁大眼睛呆愣愣，
她不相信紫杉树会对她不忠诚。
“但愿我的眼睛给我一个假象。”她暗自盼望，
接着跟在赫尔墨斯身后上了车，一声不响，
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苦思冥想。
赫尔墨斯接过缰绳把车往回赶。
终于她开口问：“你这坏蛋，你骗人！你认为
明天谁会在我身边伴随？
难道你自己当我的伴侣，不知羞耻？”
赫尔墨斯回答说：“不，女主人！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陪伴你的是一个小男孩，是你的儿子。”
听了这话，玛雅一个劲地痛哭，
思念的热泪夺眶而出。

直到她看见自己的宫殿，
马儿嘶鸣着，解除了羁绊，
她站起来，非常诚心，
往自己雪白的胳膊咬上一口血印。
“赫尔墨斯，你这坏人，还不赞美我的宽容！”她大喊，
“我算你通过第一场考验。
虽然我明知你在撒谎，可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它带给我一种温柔的忧伤。
我可要如实地数出你胜利的次数，
在我的胳膊上记下我的耻辱和愤怒。”
“如果你要把这十二次考验从下到上刻在胳膊上，
我为它惋惜。”他讲。
“这用不着你烦心，”她语气强硬，
“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的脊背吧，我提醒。”

她悄悄地溜到亲爱的巴勃身边，不断抱怨，
亲吻他，拥抱他，爱抚他，花去好多时间：
“巴勃，我亲爱的巴勃！快救救我，从苦难中！
瞧我受尽耻辱，胳膊上是血，额头涨得通红。
这陌生人太危险，因为他理解我，把我看清，
连我的灵魂深处都探明。
能将其他任何人置于死地的第一道题，
他已圆满解答，这对我们不利。
我怕他熟知人们的心理。”
巴勃说：“感觉细密的人出不了大力气。”

她让人弄来两桶黑煤块，很重很重，

三个大男人连一桶都推不动。
她命令："你把它们扛进仓库里。"赫尔墨斯说："我听
你话！"
他把身旁的车轮拆下，
取来一根粗绳制成的滑轮组，
又快又稳地把两桶煤运进仓库。
她喊道："你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
你不过出了主意，滑轮帮了你的忙。"
他回答说："出力不等于出汗多和拼命喘气，
而是要把东西运到目的地。
所以你是不是该稍稍咬一口你的胳臂，
然后再让我做下面一道题。"
她说："你把马厩里的肥料扫干净。"
"遵命！"赫尔墨斯说，"我不会误事的，
尊贵的女主人！"
说完，他迅速转身面对大伙："快动手！你们！
帮我把马厩打扫干净，扫清马粪！"
女侯爵心想："唉，这我该怎么看？"
当这肮脏的工作做完，
赫尔墨斯说："马厩已经打扫干净，快来看！"
"事情不是由你自己而是由仆役们代替你干。"
"高贵的事情主人做，下贱的事情仆人做。"
她大笑道："从根本上说，你讲得不错。"
她赶紧跑到巴勃那里讨主意。
他建议："考考他的算术能力。"
"赫尔墨斯，"她说，"我的丈夫普路同，
曾是一位优秀的管家，把家治理得有条不紊。

可是自从死亡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没人管理家务，
数目字都不对，帐本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你给我查出问题，找出错误！”
“遵命！”赫尔墨斯说，“可我还没有把帐目清数，
请你召集全体仆役，
不管他们是在田里还是在家里。”
当他们都被召来后，他装出一脸愠怒：
“不幸的人们，快把法官的话仔仔细细听清楚！
有谁曾经斗胆错填数目，快给我下跪！
在我看清骗局之前赶快坦白认罪，
跪在女主人两脚周围，自觉地承认错误。
我就当他没做坏事，保证把他宽恕。
假如有谁不思改悔，我要让他颤抖，等着吧！
我已替他嗅到了可怕的惩罚。”
他这威胁的话刚出口，
玛雅就看见跪下趴下的人哭个没够。
事情牵连到半数以上的仆人，
一百重声音在叫喊：“请主人仁慈，开恩！”
玛雅吃惊得张口结舌，好久以后，
她才说：“赫尔墨斯，你赢得我胳膊上的第四口。”
赫尔墨斯解释说：
“如果没人管理，帐目当然会出错。”
“难道无法让他毁灭了，巴勃？”
她受了侮辱，大声痛哭，羞得不知所措。
“我还有一个主意，”他说，“或许还值得提议。
理智很少和音乐艺术混在一起。

明朗和昏暗是截然不同的色系。
去侮辱他吧，通过琴弦的游戏。”
在宫殿里，她用谈话拖住客人。
当朦胧的夜色渐渐降临，
旧时的记忆透过窗户被唤醒，
她不再言语，却操起乐琴，
随着她的感情，旋律或高或低，
在沉郁的悲哀中，表达对丈夫的感激和爱意。
她弹完后，把琴递给他：
“我累了，赫尔墨斯，现在你弹吧！”
“遵命。”他不仅接过琴，
也接过她弹奏的内容和心情，
用同样的旋律，充满同情，
琴弦在他手里发出相似的声音。
可他弹奏的力量更足，更有艺术，
那形式所创造的情调和气氛都恰到好处。
她先是缄默不语，然后忧郁的情绪在扩张，
眼泪不停地不停地在流淌。
突然，她猛地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什么都会？说呀，回答呀！快说，是怎么回事？”
过后她又坐下：“真难以理解啊，你！
我不能把你一眼看到底。”
她让人送来两打蜡烛。烛光通明，如同白昼一样亮堂。
她又令人把狐狸标本抬上场。
“赫尔墨斯，你怎么想？”她探询，“快回答，
你怎么看待这畜生，它多么狡猾？”
“我想，”他说，“在那诡计背后，如同其他动物，

它必然会有自己的幸福和痛苦。”
“虽然，”她插话，“你说得不赖，
可你含义不明的目光让我不痛快。
善良与高贵应该显而易见。
不够真诚的人总是变化多端。
瞧，你的谈吐、你的表情，每小时都在变幻，
有时你很深刻，有时却做表面文章，泛泛而谈。”
“那么我就跟你一样啰，尊贵的女王。”
“拿出证据来！”她暴跳如雷，激动地冲他大嚷。
他说：“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拿出证据。
你的外表残酷而僵硬，看上去，
而在内心深处，嫩弱的新芽被隐藏，
从那高贵的核心中放射出来的是美丽的爱情和善良。”
突然，她脸涨得通红，非常羞怯。
然后她自愿地睁大眼睛，把手递过去：
“我的朋友，这能抵上你回答出五个问题。
哎呀，我真不幸啊！在你面前我还能有什么秘密！”

她思索了很长时间，
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内心里面。
然后她轻声说：“在远方地下深处的墓穴里，
普路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预示给你？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神圣而庄严的沉默？”
“亵渎他的沉默不是我的愿望。”他说。
渐渐地，她骄傲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
说话也客气了，眼睛充满仁爱。
突然她问道：“你怎么看待忠诚？”

“贫困与怯懦，”他说，“依附于忠诚。
勇敢的人渴望不断更新。”
她一跳而起，气愤而且吃惊：
“你说说，依照你这冷酷的理论，
难道一个男人有权抛弃爱他的女人？
快回答我，这样你理应让我憎恨！”
赫尔墨斯回答说：“我只是依照实际
说出我的想法，不管你是否欢喜。”
“这是我肉中的一颗钉子！一根毒刺！
友谊被割断了，我的恨从头开始。
见鬼去吧，你！我还有一道双重难题，
我可以把你难倒，凭借自己的勇气。
过来，我要求你最后和我下盘跳棋。”
当他们在桌旁相对而坐，她说：“注意，
看你这回能想出什么办法救救你自己！
首先你要设法赢得这盘棋，
然后要你在明天告诉我，今晚我在哪里。
滑头精！这一关你可过不去！”
他说：“测试之前什么话都嫌多余。”

他们相对而坐，下着跳棋。
玛雅下棋不老实，每走一步都悔棋，
骗人不说，还不断争吵、生气。
他不管她下得对不对、好不好，
总是不断地认真地把她的棋子吃掉。
她勉勉强强苦笑道：“这有什么了不起！
就算你赢了棋，又有什么好得意？

听不听我的忠告由你：擦亮你的眼睛，
把我今晚的去留之处看清。”
他们一声不吭地下着棋，好几个小时静静地溜掉，
午夜悄悄来临，她眨动一下睫毛，
然后让灵魂脱离躯壳，
再从下棋的地方逃跑，
而她的肉体还像原来一样坐在桌边，
用手指把每一步棋挑选。
赫尔墨斯听了她的提醒，
见她睫毛眨动少了，也就留了神，
他也让自己的灵魂脱离肉身，
蹑手蹑脚地跟在她的后面，
而他的身体却仍然留在桌边。

玛雅匆匆忙忙越过田野和草地，
步履坚定，一点也不怀疑，
就像练习惯了，非常熟悉。
终于到了一个空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广场，
阴森森的树林在周围伸着懒腰，还有朦胧的月光。
她抽泣着跌倒在地，自知有罪，
并捶打自己的额头和胸口，大声忏悔：
“噢，我的主人，死亡的盗贼把你从我身边偷走，
普路同，我伟大的无可比拟的丈夫，快来解救！
不要在我危难的时候将我弃置，
请帮我把胸中的坏蛋打死！
知道吗，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的家庭，
用狡猾的伎俩把我这可怜的人接管，

我已经奉献给你的忠诚将我冷酷地背叛，
因为它在为这陌生人叫喊。
用你的面庞给我力量，普路同！快给我同情！
尊贵的人啊，请你给我显灵！”
他没有出现，四周一片沉寂。
她无法自制，蜷缩着身体叹气，
扯着头发，无所慰藉，万般绝望。
赫尔墨斯把祝福的双手放到她头顶上：
“死人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不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为了我们的好处。
但毕竟还能让你听听他们远离尘嚣的声音，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起誓，冲着地狱之井。”
这时玛雅抬起她满是泪珠的脸，
看着他，不认识这副容颜。
赫尔墨斯脱除一切面具，也不受躯壳的约束，
他站在那里像神一样，被美丽的光彩裹住。
“你是谁，”她问，“用声音把我伤口里的刺拔出，
让我从毒焰的熏烤中重新康复？”
“我叫里西奥斯①，”他说，“爱情给我气力。
我用真心实意的同情把热情降低。”
说完这话，他用魔杖叉乱地面。
“里西奥斯来到，”他冲着下面喊。
“要证明你是里西奥斯，”
底下的声音命令说，“唱上哀歌一支！”
他挺起胸来唱了一曲，歌声响亮，

---

① 里西奥斯（Lysios）：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在孤独与夜色中震荡。
这支歌不能用人间的任何尺度衡量，
听过一遍，永远不会遗忘。
听，千万个灵魂一同唱着赞美诗，
应和的歌声来自地下深处，
玛雅把她的胳膊绕过里西奥斯的肩膀，
和着歌声一起唱，热泪不禁流淌。
哀歌的合唱淡泊超逸，
她的声音特别嘹亮，发自心底，虔诚有力。
一个严肃有力的男子的声音从歌声中脱离，
惊奇地问出下面的问题：
“这个渗透进死亡的声音我熟悉，
那唱歌的是玛雅，我忠诚的爱妻。
为什么她的声音中浸透泪水，如此沉重？
她的心中到底有什么苦痛？”
她大喊着普路同的名字跌倒在地，
赫尔墨斯一把将她扶起：
“普路同，你的娇妻因为抑郁而病倒，
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你，感激你，为你祈祷，
她越来越没有力量生活下去，竟有那么多烦恼。
快给她一点安慰，一个温和的劝告！”
普路同三言两语地表达他温柔的祝福：
“亲爱的妻子，不要用消失的影子把你自己紧紧捆住。
不要再死命地伤心痛哭！
你的泪水永远也不可能提高我尸体的温度。
生和死分别走在两条不同的小路，
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苦处。

难道你希望我除了自己的负担外还要加上你?
亲爱的，勇敢地让快乐降临到你心里，
快回去，擦干旧日的泪水!
这是我的意志，我亲爱的宝贝!”
玛雅听见了。“假如这是你神圣的意愿，那么，我听。
我真不幸，得接受这个事实!看，我恭恭敬敬地从命。”
然后她轻手轻脚往家溜。
可不是一个人，赫尔墨斯悄悄地跟在她身后。

她的身体还在桌边下跳棋，
她的灵魂重新钻进自己的躯体。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继续对弈。
赫尔墨斯不断地把棋子跳到目的地。
然后，白天的光线渐渐盖住烛光，
太阳友善地把房间照得透亮，
玛雅讥笑着向对手挑衅：
“就算棋盘上是你赢，
但不管你多么老奸巨滑，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昨天夜里在哪里。”
“尊贵的女王，”他从容不迫地讲，
“昨天夜里你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的躯壳一直在这里，从外表上看，
就像现在这样，坐在桌子边，我的对面。
可是你的灵魂却在别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你这骗子，快说!”她苍白着脸一跳三丈。
这时他走到她面前，“仔细看看我的脸，”他命令说，

“难道你认不出里西奥斯了，你的朋友和安慰者?”
她神情恍惚，目瞪口呆，被彻底击溃。
突然间她猛地朝他啐上一口：“不可能！决不可能！不
　　对！
你不过是我的卑鄙的敌人，是赫尔墨斯，
阴险又狡猾。里西奥斯是一副尊贵的样子。”
瞧，赫尔墨斯现在变成神明的模样，魁梧高大，
他口中下着命令，说出严厉的话：
“他，诚实地在每一次比试中战胜了你；
他，在旷野中唱着哀歌，和你在一起；
他，让你亲自聆听来自地狱的普路同的声音；
他，把你从悲痛中解救出来，给你和平：
赫尔墨斯——里西奥斯亲自站在这里。
玛雅，为他宣誓效忠吧，他命令你!”
她愣乎乎地打量着他，正在忍受
怀疑与爱情之间的猛烈决斗。
终于，她认出了他，
大喊着抱住他的膝，跪倒在他脚下：
“里西奥斯，我祝福你！赫尔墨斯，是你取得了胜利!
瞧，你的使女悔恨交加地匍匐在地。
她的国家和臣民都归你管理，
她会把欠下的对你的服从还给你。”
她拿来藤鞭，暴露后背：
“请你惩罚我的恶行吧，发发慈悲!”
赫尔墨斯大声说：“一个病人在疯狂的痛苦中犯下的恶
　　行，
我以为不是罪过，而是害病。

我看够了你的眼泪、悲伤和哭泣，
却没有感觉到你愤怒中的咬啮！”

然后，在有许多大理石柱子的国王的大厅，
回响着英雄的声音和命令：
“给你们的女王穿上最美丽的节日盛装，
要活泼时髦，用豪华的丝绸制成，色彩明亮！
全身上下给她撒上芳香的鲜花，
把王冠戴上她的鬈发！”
看见她的人个个又惊又喜：“玛雅，
春之女王玛雅，我看见啦！”
他又喊道：“听好我的命令：
把所有的窗户统统打开！透透气，给所有的大厅！”
快看，各个季节都插上崭新的晨翅，
满载生活的勇气；
复苏在四面八方抽芽、开花，大家都在欢庆，
到处是歌声、笑声和欢呼声，
百姓们都上了马路。
“现在，”赫尔墨斯大声说，“让我们来把垃圾扫除！”
他让男人们全副武装，准备出发，
骑上骏马走到御车前，戴盔披甲：
“尊贵的女士请上车，不要怕，坐下来。”
他自己则站在她的座位旁，作为统帅。
他率领全部人马迅速
到普路同纪念馆，找那群神甫。
神甫们蹲在房顶上嚎啕大哭：
“真恐怖！千万别把这神址亵渎！”

“这与亵渎无关，你们这帮伪君子，
你们干尽坏事罪有应得。”赫尔墨斯大声讽刺。
他不由分说地冲着大军：“打碎这假堡垒！快快痛击！”
神甫们大骂“野蛮”、“粗鲁”，哭天抢地。
纪念馆被夷为平地。
“砸开这狗窝！挖到底！”
听，有一个孩子在呜咽。玛雅大声叫嚷，渴念之至。
她把墨龙拉到自己身边，这是普路同的儿子。
寡妇把孩子亲了又亲看了又看，
享受着做母亲的幸福，却又倍感辛酸。
女王亲口下令毒打巴勃和众神甫，
叫喊着说，应当向他们进行报复。
赫尔墨斯对她说：“我不是可怜这帮恶狗，
酷刑不合奥林匹斯人的胃口。
每人踢上他们一脚，让他们记住，
然后把他们骂出这块领土。
这就足够！为了不让他们债务太重，
你可以先把他们骂上一顿。”她言听计从。
这些事情做完以后，
赫尔墨斯悄悄掉转头往宫殿走。

他站到普路同的头像前：
“普路同，我做得是否正确，你快发言！”
声音穿过石头雷鸣般有力：
“太好了！这是最美好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
赫尔墨斯转身操起手杖准备悄悄离开，
他刚到庭院，玛雅领着那个小男孩走过来，

她说："趁你还没走，赫尔墨斯，
你是否愿意再猜最后一个谜：
一个女人如何向一个把她从最深的精神苦闷里
解救出来的男人表示谢意？"
"这个愿望应该代替我的回答，"他微笑道，
"她该不断地想着要保持快乐的心情才好。"
"不！她要让骄傲、羞愧和尊严都沉默，
把爱情与身体都献给他，忘却自我。
现在呢，如果你看不起我的谢意，那你就走！
墨龙，举起你的小手，替我请求！"

她说完了。他转回身。在玛雅王国里，
一朵年轻的幸福之花正在盛开，十分美丽。

第十一章　帕拉斯与珀拉尔格

一束阳光透过窗户射到地上，
高高兴兴地在帕拉斯的帽盔上反光。
闪耀出的火星和火花在空气中熊熊燃烧，
勇气在胸中舞蹈。
“今天要行动！今天要创下英雄的业绩！”
她钻进衣服里，套上铠甲，武装自己，
扎紧腰带，戴上帽盔，走到院子里，
走进空地，跳上战马，策马而去。
她穿过清晨，女扮男装，
安详的眼睛射出山鹰的目光，遥望远方。
在山林和田野，她目光所及之处，
明亮的日光迎面给予她问候和祝福。

她很高兴地走上一条大路，
它像白色的带子一样，从奥林匹斯向人间铺，
形成一个美丽的起伏。
她时不时地在马路的转弯处
极目远眺，看见狂风怒号的山间，

也看见鲜花盛开的草原。
在一扇大石门前，她停下脚步，
一个门卫恭恭敬敬迎上前执行任务，
为她把高耸的穹形战壕之门打开，
黑暗中马蹄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雷鸣般地响起来。
然后上桥越过坟墓周围的沟洫，踏上坟墓的土地，
呼吸人间的空气。

路边蹲着一帮饥饿的乞丐，
耐心地将别人的施舍等待。
一看见奥林匹斯女神帕拉斯，
他们就乞求援助，蜂拥而至，
哼哼叽叽地软绵绵地吟唱。
她轻轻地卸下马笼头，用腿一挡，
提醒孩子们别靠近马蹄，
对这位表示同情，对那位表示慰藉，
并把自己的珍珠项链撒进人群里。
大家见到施舍，便拼命往前挤，
从四面八方纷纷拥来，
直到阿南柯匆匆忙忙地把警察派来。
带头的是师傅死神，他破口大骂，替帕拉斯
在人群中用力钻出一条巷子。
他手下的人马拳打脚踢，
用棍棒把乞丐们赶到田埂赶进草地，
死神自己则牵着缰绳骑马走进刽子手的队伍，
领着呻吟着的和尚未满足的人们走向无人之处。
一辆出租马车满载器具，

马车夫坐在货物上，车子在他们眼前摇来晃去。
“喂！”死神下着命令，“给神明们让路！”
“我长着眼睛呐，别那么粗鲁！”
“你是闭上嘴巴呢，还是要我教训教训你？”
车夫怪声怪气地说：“哎哟！来好了！别客气！”
“我来了！”死神气呼呼地跑到车的前方，
用刀鞘狠狠地扇那几匹马的耳光。
这下车跑了，头朝下栽下路堤。
车夫躺倒在山谷中叫喊，可怜兮兮。
“闭上嘴！”可是帕拉斯却怒火中烧，
高举长矛匆匆赶到，
劈里啪啦一阵乱捣，
撵得死神疯狂奔逃。
她紧追不舍，追得他越过田野和草场。
然后这位大度的姑娘停下脚步，略显忧伤。
她不再快乐，她的兴致冰消瓦解，
连高高兴兴的阳光也被逐出世界。
她怎能高兴得起来？如果人间有危难。
她感到自己无能，羞红了脸。
然后她开始挑剔，开始思考，
埋怨这造物主和不认识的事物，发着牢骚。
在她看来，让死神当警察总长，
那个世界的政府首脑一定有点头脑不正常。

这时死神跑到世界最高行政机关：
“看我被人整成什么样子！你们快看！”
摩拉怜悯地说：“是谁把你打伤？”

“帕拉斯。”“谁允许的？她哪来这份胆量？”
于是死神把所有的前因后果汇报，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根本不重要，
说他如何因为忠诚于公务，
而被人恐怖地欺负。
“别担心！你回家好了，把事情交给我，
我会好好替你报仇的。”摩拉对他说，
“我知道怎么让她明白自己的价值：
我要把她带到沉默之山中的珀拉尔格那里。”

帕拉斯边走边气，
穿过旷野，随便去哪里，
看见一只灵猩躺倒在地，
胆怯得把肚皮紧贴大地。
帕拉斯颇富同情心地逗逗它：“你这可怜的家伙！
你怎么了？病了吗？来吧，告诉我。”
小狗立即跑来，跳 到她腿上，
舔着她的手，感激得直叫“汪汪”。
“你愿意跟我去奥林匹斯山吗？”
小狗以一阵狂吠作为回答。
“说嘛，你到底愿不愿意？你的意思我可不懂。”
这时灵猩把眼睛眯成一条缝，
毫不客气地抓抓她的脚，可怜兮兮地乞求，
然后羞涩地往山里跑，再偷偷看一眼身后。
当它看到她顺从地跟在后面，就越跑越快。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它欢呼道，“真不坏！”
当她刚犹豫一小会，

灵猩就转回头来，目光中含着责备，
尾巴、脑袋和耳朵都耷拉下来，
满怀信心地等她跟上来。
就这样，这小狗跑到哪里，
好心的女骑士就跟到哪里。
一会儿进入黑暗的森林，一会儿穿越阡陌，
一会儿又钻进纷繁的山脉，
有令人害怕的山峡，周围尽是岩石尖，
流水像雷鸣一样咆哮、怒吼、呜咽。
在一个空旷的疹人的谷底，
灵猩打了个喷嚏，突然消失了踪迹。
她站在哪里？一片荒漠。
没有野草，更没有树木。
在山谷封口处有一座苍老的、剥蚀成灰色的石灰岩山，
山上披着一层白雪，无力的白云在山顶上瑟瑟打颤。
从它的缝隙中钻出一股白色的细沙，
风卷着白沙在邻近的山脉上飘撒。
在底下的山谷中，山脉的根基部，
有一座寺庙，还有一片坟墓。
这座寺庙供奉什么神？这是秘密。
什么都没有，除了千重的沉寂。
山头在偷听一个谜语，
在沉默中与寺庙问来答去。
帕拉斯虔诚地走进充满魔力的山，
沉默地思考，不时地慨叹，
因为头脑中一个严肃的声音在向她警告：
对于这里的世界，住在奥林匹斯的人无法知晓。

听，远处，在她身后，沉闷的锣声在响，
还有悲苦的歌声，我猜像是殡葬。
现在一切还模糊，走近去看就清楚。
一队吊唁的人从山谷里走出。
黑旗下是领队的牧师，
跟在后面的是一队男子。
接着是一辆满载鲜花的货车，
也许里面藏着一口棺材，不过很难说。
队伍中还麇集着一群激动的妇女，
含含糊糊地说着祷语。
所有的人都捶胸痛哭，
看来整个民族都十分痛苦。
这时从车上用芬芳的鲜花堆成的坟墓中，
一种令人心寒的乞求声冲着哀悼的民众：
“真残忍！你们比钢铁还要无情，
你们的心到哪里去了？简直比卵石还坚硬！
你们像猛兽一样不懂怜悯！
看着一位姑娘的眼泪毫不动情，
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拖进珀拉尔格的山洞。
我不欠任何人，怎能无缘无故在酷刑下敲响丧钟？
哦，我的家乡，你缺少真正的男子汉，
没有人来同情我，一个都不敢！
今天，你们那些人都躲在哪里？
一个个口是心非耍着伪善的把戏，
像蜜蜂围着蜂王一样围着我，
向我乞讨一个微笑，骗我说爱我。

是不是从灌木丛里给我摘一粒果实，
偷一根头带塞进我怀里，还是双膝跪下地？
只要没人看见，这些都很容易，
比在我困苦的时候帮助我，更显出阳刚之气。
还有你们呢，心爱的父母！我最最亲爱的母亲！
难道你不后悔，你听话的女儿如此丧命？
难道我做了什么你们闻所未闻的坏事，
如此可耻，竟然要受到这样的处置？
当然，我知道错在哪里，可并不那么无耻，
难道我始终不都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难道我不是每一下招手都顺从，每一次命令都听？
依我看来，那次无礼也不至于被处以死刑。
我既不是向你们讨回我的权利，也不是批评你们不应该，
而是呼唤开恩、开恩、开恩，请你们仁慈地将我对待！”

“停！”帕拉斯下令，“给我一个解释！
塔米丽丝犯下什么错，要把她处死？
她什么地方冒犯了你们，非要让她受极刑？
面对她的哭诉，你们的心为何如此冷冰冰？”
“你，走开！”回答充满敌意，“让开路！
这是希劳斯，神圣的珀拉尔格的意志，尽管她无辜。
他是住在沉默之山的老头，
快跳下马来向他低下你的头！”
“那个希劳斯，我要把唾沫吐到他脸上！
首先我要让那无辜的牺牲者得到解放。”
她策马冲进人群，企图

用暴力拯救姑娘的幸福。
哎哟，一声怒吼，愤怒的男人混作一团，
赶到她前面，去阻止这场自己挑起的恶战。
神甫晃动黑旗，
转眼之间出现奇迹：
哀悼的人们、虔诚的信徒都已消失，
好几千鬼怪扑向帕拉斯。
连人带马把她赶走还不满足，
他们疯狂得要把她打得一命呜呼。
起初她只是自卫，不忍动用刀刃，
小心翼翼不想伤害任何人，
后来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她不再允许自己与敌人讲客气，
操起剑来又打又刺转着圈，
用敌人的血液横扫着空间。
这回她吓得脸色惨白：都往哪里跑了？
她不怕男鬼，倒怕女妖！
在她尖叫之后，敌人的脉搏凝固住，
她们的指甲和牙齿要肉吃。
她们已经在马脖子上咬个不停，
帕拉斯自己也受了伤，满身牙印、指甲印。
马儿怕死，用两只后腿站立，
摇晃着身子转来转去。
突然，蹄子猛一蹬地，
出其不意，没有战斗和还击，
就冲出杀人成性的敌军，
它穿山越谷飞个不停，

马腹贴近地面，目光呆滞，漫无目的，
任凭它的四条腿奔向哪里。
天地的作用在于可以疾驰。
马儿就像被抛之物，目的地它不自知：
到什么地方，将会降落在哪个悬崖？
突然猛震一下，马儿静静停下。
骑手和骏马双双气喘，
一个恼羞成怒，一个疲惫不堪。

“这里少了赫尔墨斯，”她气得满脸通红，
咬着嘴唇，“赫尔墨斯在这里有用！”
她站在山顶
向下环视，用那双鹰似的眼睛。
看自己能否猜到赫尔墨斯在地球上的何处。
脚下倒是横卧着一些国度，
可它们呆呆地望着蓝天，没有目的也没有脑筋，
去答复她那紧迫的心情。
快看，在最远的那片树林后方，
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是人的呼吸，还是精神的光芒？
像是来自家乡的问候，又像是朋友的容颜，
你否认不了它的存在，能感觉到却又看不见，
女神的目光把那光芒寻找，
看到里面有一种聪慧的微笑。
她看清什么地方有个拐角，
算准路程，又把方向记牢，
然后拉紧缰绳一摇一摆，
骑马去找赫尔墨斯，希望他在。

慢慢悠悠不急不忙骑了几个钟点，
傍晚时分来到女王玛雅的宫殿，
把骏马拴在围墙上，
站在篱笆旁窥望。
她看见所有的门都大敞，
就悄悄地走进去，厅里没有灯光。
一个女人长得很像玛雅，正在刺绣，
坐在一张凳子上，笑眯眯地冲她点头。
那双谜一样的眼睛不时地瞥向窗外边，
偷偷摸摸地，不让帕拉斯看见。
可是帕拉斯却嘲笑她说："你不要假装，
容貌打扮装得再栩栩如生都不像！
你平平的脸上我看不出温暖的魂灵，
你的手指也没投下阴影。"
说完，她转身走去，朝着女骗子刚刚偷看的方向，
那步态是一摇三晃。

在远处的田野，不在道路附近，却在森林旁边，
赫尔墨斯躺在地上做梦，梦中有预见。
玛雅坐在熟睡者的身边，
靠近他的脸蛋，
以虔诚的爱意，把男友梦见的景象，
用画笔画在黑板上。
帕拉斯走上前。玛雅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把画稿画笔

扔下：
“走开！不要打扰神圣的幸福！你这敌人，见鬼去吧！”
她悻悻地冲着来人尖声叫喊，
“你找谁？你不怀好意地来，有什么打算？
谁有胆量和权力打扰别人的平静与爱情？”
“赫尔墨斯不属于某个女人。”帕拉斯说，“使人高兴，
这不是他的任务，他的职责在于解救人民。
英雄们前进的目的地可不是乐园。”
“有谁需要解救？”赫尔墨斯醒来，
穿好鞋子就准备离开。
“帕拉斯，说，哪里需要我？我在这里！
我跟你走！快，带我去！”
玛雅大喊一声把路一拦：“你作出决定，我服从你。
在我和她之间，你要拿定主意！”
赫尔墨斯下决心：“无论感激之情是否会惩罚我，后悔
　　之情是否将我折磨，
这是一个男人在女人与行动之间作出抉择。”
说完他就跟着女向导离开那个地方。
玛雅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眼泪不住地流淌。
她羞愧地眼睁睁地看着离去的人儿，被摧垮得很彻底。
男朋友不在了，生命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停！我见到什么了？”玛雅匆匆忙忙赶上敌人。
在帕拉斯那法官的眼睛前面一转身，
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回答我的提问！”
她咽下眼泪，怒气和心疼在胸中翻滚：
“如果我强忍住心中的痛苦与憎恨，
把我最亲爱的人儿让给一个陌生的女人，

那么我至少要她向我担保：
既然她对他不熟悉，那么该爱他，关心他，要他好。
你这坏女人，这祸水，你有什么设想？
你要把我爱人带到什么偏僻的地方？
你衣服上有灰尘，身上有指甲的印痕，
你来自沉默之山，你尽可以否认。
你要把他带进那个洞子
去见可怕的珀拉尔格，即凶手希劳斯。
危险就是你送给赫尔墨斯的礼物。”
“你说得很对。”帕拉斯的回答从容而清楚。
“难道你的心不害怕，不痛苦？”
“为什么呢？”帕拉斯说，“不，一点也不！”
听了这话，玛雅的怒气消失殆尽，
羞愧得无地自容，对她肃然起敬。
她看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超乎她爱情的痛苦，不只牵涉她个人的利害。
玛雅放开抓住她胳膊的手，
温柔的话音中仅含谦恭的怨尤：
“你们这些来自奥林匹斯的神明们，
请原谅那些渴望在爱情中求得温暖的傻瓜，那些可怜
　　的人。
虽然有自知之明，却从来不愿相信，
人间的幸福会过去，易逝的还有爱情。
不要费神去发怒，递给我你们的手。
我的反对、我的骄傲伴随着我的幸福已经走到尽头。
我请求你们不要像陌路人那样冷冰冰地匆匆而走，
作为客人，今晚请在我的寓所里停留。

我想利用这机会把珀拉尔格的事让你们知道，
我担心我这可怕的故事和我的警告
已经很难将你们既定的决心动摇，
但知道情况后，也许能使你们的危险减少。”

他们吃过晚饭，
大厅里灯光灿烂，
女王玛雅不时地深深叹气，开始
讲述有关珀拉尔格的可怕的故事：
“在沉默之谷里有一座山，不是山，而是棺木，
希劳斯，也就是可怕的珀拉尔格在里面居住。
他身体并不强壮，
相反，他已病入膏肓。
他到底曾经犯下什么恶行？
没有传说，人们也记不清。
如今他已是白发老人，几乎是一具僵尸，
没有思想，舌头瞎七搭八地说着蠢事。
一千年的重负在他肩上，
这腐烂的躯壳早早死掉一点也不冤枉。
只是他的女儿哈吉亚用奸计挡住死亡，
她崇拜父亲就像崇拜神一样。
首先她精心设计出如下伎俩：
把他运到沉默之山里安全的地方，
山洞里长着一块名叫阿塔那斯特的浮石，
死神像憎恨大蒜一样对它敬而远之。
用迷信的办法照顾他，这是第二条，
让他在死亡路上不再变老。

她不让一丝光亮一点空气挤入他安睡的地方，
在病床前不让任何东西发出声响。
沉默在永恒的黑暗中飘来飘去，
声音在她警告的目光下变作耳语。
她唤来黑压压一群医生，
设法让那冰冷的僵尸起死回生，
她虔诚的狂热想出一个可怕的办法：
用人血，活生生的姑娘的鲜血养活他。
那新鲜温暖的血液在姑娘的血管中畅流，
每小时都要把这样的鲜血灌进他的口。
为了让这该死的老头能多胡说几句，
为了让一个病人多受罪几个小时，
有多少姑娘都成了牺牲品！”
“世界因此才有死亡。”赫尔墨斯义愤填膺。
“你问牺牲者痛苦的呼叫与求救，
是否也引起她的同情与惊惧？
听好，没有喊叫与呻吟表达痛苦，使她难受，
因为她封上了她们的口，
不让她们的哀求唤起她的同情，
不让她们的呻吟打扰她的父亲。
由于她没有找到专门的刽子手，
每次杀人都是她亲自动手。
要问她们的父亲、兄弟还有亲戚都在哪里？
为什么不替她们报仇，团结在一起，
组成部队，英勇反抗，
冲进杀人魔窟，狠狠打一仗？
听好，哈吉亚作为女儿的虔诚之心，

渐渐地燃烧起一片迷信。
信徒们沿山建起了寺院，
挑唆纯朴的人们变得疯癫。
对迷信的热情使他们毫无怜悯之心，
她用不着暴力逼迫，用不着态度强硬，
他们就会把自己孩子的鲜花一样的生命，
心甘情愿地交给希劳斯作为粮食和药品。
虽然他们会哀哭、痛苦，但却崇拜他、祝福他，
在山前一个个跪下。
没人敢反抗这抢劫民女的行径；
否则，不管他是上帝还是救世主，都要他的命！”
帕拉斯大叫道：“我对你的话表示同意。
你说的是真话，我有亲身经历。
谢谢你，玛雅，到时候会报答你的好处；
至于后事如何，将由赫尔墨斯的铁拳和利剑向你讲述。”

玛雅摇了摇一头鬈发，以不吭声表示反对，
沉默了一会儿，往内心里流泪。
然后她继续往下说：“假如发生这样一个奇迹，
他因众人愤怒被挤进山里，
由牧师们领着穿过建有寺庙的城市，
——不可能，对吧？但我们假定这是真事。
他能怎么办？未获准许的人找不着道路，
那路在山腹中拐弯抹角，通到珀拉尔格之处。
在光滑的岩石之墙上，沉默的是那扇大门，
没有任何记号，不好确认。

摸到了大门，就算他碰巧，
他走了进去，那通道是一个发霉的地窖，
哪怕最微弱的一星星光亮都没有。
路上有许许多多急转弯，但没有扶手，
转弯之下是深渊，像盒子一样可以关紧，
有多少转弯就有多少陷阱。
这还不算。还有瀑布迷惑你的脚步。
当你在山中间，半路上，爬往高处，
有个名叫奥里姆的巨人躲在一边，
你还没准备，他就给你一剑。
这位战士年纪轻轻，
便忠诚地侍奉希劳斯病人。
火伤不了他，武器伤不了他，
他生下来就什么都不怕。
他有十分把握，百战百胜，
在最激烈的战斗中还把对手愚弄：
他拿宽宽的脊背充当铁砧子，
以微笑抵挡对手的拳打剑刺。
告诉我，即使你再勇敢机灵，
如何能战胜一个刀枪不入的人？
除了那巨人，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庞然怪物，
会在半路上挡住陌生人的去路：
在最上面，凶手自己的起居室，
门口有一条巨龙，名叫希帕克里希斯。
它由一百条蛇组成，能从一百张口中吐出剧毒，
无论怎么打它，它的生命都不会结束，
除非有人能说出三句隐语，

恨得它自己死去。
这还不是全部，还有最后一条：
任何人都不能看那凶手的面貌，
因为他额头上的皱纹能把记忆之门打开，
他愚蠢的目光能映射古老的世界。
当憎恨与虔诚令人吃惊地合而为一，
你提着复仇之剑傻愣愣地呆若木鸡。
这时哈吉亚拿着刀潜近你身旁，
干起坏事来她易如反掌。
这女人的眼睛有一个特长，
就是利用人们惊讶得不知所措的情况。
这就是沉默之山里面的危险。
你们要当心！别的无需我多言。
每个人的意愿都会带来不同的命运和惩罚。”

然后三人分手，各自睡下。
严肃的帕拉斯受了令她骄傲的行动的抚慰，
呼吸起伏而均匀，安然入睡。
玛雅悄悄地把泪水裹着愁苦往下咽，
却无论如何得不到安慰，不能入眠。
赫尔墨斯呢，当房子里消失了最后一声声响，
他下了床，蹑手蹑脚走向草场，
穿过神灵的阴暗的秘密小路，
拾级而下，来到地下阴府。
看到地狱女侯爵伊西斯的火井，
放出的光彩比太阳还要美丽、光明，
他把长矛伸进井中转动，

火焰围绕长矛飘扬，像一面旗帜，在尾部收拢。
然后他又把剑尖伸进火焰，
等它迸发出火星，放射出闪电。
全副武装后他又重新悄悄地穿过草场，
回到家里等候天亮。

早晨慢悠悠地走来，
各项事情渐渐忙开。
玛雅走进庭院，
把普路同留下的带火的黑马亲手送给赫尔墨斯作为纪念，
再小心翼翼地递给他缰绳，
赫尔墨斯纵身一跃就套进了马镫。
她站在侧面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抚摩了一下马儿，却暗暗地给赫尔墨斯的脚一个吻。
晨曦中，奥林匹斯人飞身策马：
“命运啊！给我们一个胜利的暗示吧！”
瞧，有一只老猫头鹰，在烂空了的柳树干里，
一边磨着嘴巴，一边往外睥睨。
两只勇敢的山鹰飞到，
用劲咬猫头鹰，把它赶出窝巢。
“这幅图画我理解，”赫尔墨斯穿越森林时欢呼。
不久，两人一拐弯，走上平坦的大路。
可是死神远远地跟在他们后边，
因为害怕，骑着匹老马小跑着跟在侧面，
一瘸一拐地，就像打猎时跟在狮子后头，
而狮子却顺着荒漠上的斜坡跑个没够。

两人马不停蹄穿越沉默之山，
然后继续向上登攀。
愤怒的民众都是虔诚的信徒，
他们鬼哭狼嚎把拳头挥舞；
寺庙里职位最高的神甫把黑旗张开，
大家都反对他们，唱起诅咒的歌来。
赫尔墨斯在空中把胳膊挥来挥去，强劲有力，
让敌人看见那面地狱的小方旗，
长矛作旗杆，具有红色尾巴的火的海洋，
在千万人头顶上飞扬，
把敌人那面假旗帜吞噬，它已破烂不堪。
大家惊恐得大喊，抱头鼠窜。
当他把那自由的标记插上山腰，
让它服从命令，在远近闪耀，
这时他和帕拉斯骑马沿着围墙走，
寻找地下通道的入口。
就像一只獾，用鼻子嗅鼹鼠，十分贪婪，
在猎获欲的驱使下浑身打颤，
激动地来来回回寻找，
突然，那向往已久的鼹鼠洞被它感觉到，
它伸进嘴巴，鼻涕口水嘀嘀嗒嗒，
还开始用前爪拼命扒。
赫尔墨斯的黑马就这样不断地闻，
用蹄子敲敲，直到听见回声。
然后它跳到岩石上，后腿直立，用前蹄打门。
门打开了，嘎的一声。

现在两人钻进黑暗的地窖，
赫尔墨斯的剑光把路照耀，
黑马呼出的气息金光闪闪，
前方的所有角落都有光线。
天堂的风从后面大门吹进来，
把腐烂的气息一下子全扫开。

“嗨，你们两个！你们干嘛要点火？”
“打死吃人的老头。”赫尔墨斯直言不讳地说。
巨人出言不逊：“那我可要让你扫兴。”
“这由剑不由你嘴巴决定。”
于是两支剑尖叫着互相碰撞，
组成了一曲二重唱。
赫尔墨斯的胳膊、眼睛忠于职守，站岗放哨，
把那蠢笨的巨人的剑左拨右挑，
或者向上向下敏捷地挡住，
像闪电一样迅速。
他不时地讽刺敌人，赞不绝口：
“不赖嘛！刚才那一剑是不是冲着我的头？”
接着又大喊：“你完了吧？
当心，现在看我的啦！”
先是冷冰冰，不用什么激情，
想都不想就使劲，
看能不能用剑刺伤
他的手腕或臂膀，
或者猛击他的头部，
想用重锤击碎他的颅骨。

没用。虽然每三下就有一下能击中，
赫尔墨斯看来已经够勇猛。
奥里姆只是大笑，轻松地抓抓痒，
赫尔墨斯渐渐激动起来，开始打硬仗。
他让马笔直地一跃，
扑向巨人后脖，将他紧紧抱牢，
自己飞快地像敲锣似的猛击巨人的头顶，
但这仅仅拍去巨人头上的灰尘，把头打扫干净。
随后他又冲着巨人的耳朵喊话，
这坏蛋不过伸伸舌头咬咬牙。
这时赫尔墨斯使上一计，十分奸诈，
用剑尖在巨人的鼻子前晃来晃去，很狡猾，
像是要刺他的眼睛，那是耍花样，
其实斜眼恨恨地瞄准他的右肩膀，
终于，出乎巨人意料，他像旋风一样，
打着他的肚皮，刺向肝脏。
巨人大喊："谢谢你帮我增进食欲！"
说完，他眨着眼睛在胃部揉来揉去。
"地球上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对付这个坏家伙？"
赫尔墨斯气得口角冒白沫。
这笨家伙又给那气急败坏的人
新的一惊，使他猛地一震：
巨人把大大的脊背朝向他："随你打！"
他左打右打就像在铁砧上砸。
这下赫尔墨斯可丧失了理智，
抹去满头大汗，无计可施。
巨人嘲笑他："怎么，你的办法都飘然而去？

你这小家伙没见识过吧？你不是挺爱打趣？
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合乎规律，都有办法。”
说完，他坐下啃脚趾甲。
却说赫尔墨斯的那位女朋友，
仔仔细细地观看了这场战斗，
哪怕最小的事情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
在战斗最激烈时，她已留心，
奥里姆有个动作重复了好多次，
他伸出左手迅速地，趁人不知，
伸进一个壁龛，去够一只有耳的壶，
然后递给嘴巴，喝上一口，——咕嘟，
再舔舔散乱的胡须，
胆战心惊地将壶藏匿。
趁着嘲笑别人，他陶醉在自我欣赏里，
站起身来笨手笨脚地操起武器，
大吼着要再战上一个回合，又是呼啸又是唱，
双手持剑上下摇晃，
赫尔墨斯大度地听任他问自己：
是愿意被横切还是竖劈？
是愿意进油锅挨煎，
还是愿意被生吃时蘸盐？
这时她在男友身边用长矛
把那只壶往远处一挑，
壶先撞上墙，再跌下地，
撞得碎片遍地。
巨人痛苦地大喊：“不幸啊，我的肺！
我呼吸的器具，我气息的房屋被摔碎！

珀拉尔格，忠诚于你的仆人已经完蛋！
他的力量在敌人面前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一个人刀枪不入，
却死于女人的奸计，真是耻辱！”
说完，奥里姆向前一个猛扑，无力地跌倒在地，
呻吟着，喘着粗气，渐渐地停止呼吸。
两个朋友继续向前走，
连蹦带跳，越过奥里姆的尸首。

当他们耐着性子小心翼翼
成功地到达通道之底，
来到卧房前，没有锁和门闩，
挡住行人去路的只有窗帘，
她亲耳听见，从远处的房间
传来大声的胡言乱语和病人的呻吟，
还有瘟疫一样的腐烂的气雾，
伴着可怖的话语来自杀人魔窟。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屏住呼吸。
巨龙希帕克里希斯该在这里。
这唯一的一条鬼虫，由一百条蛇拼揍而成。它向四周
　　排毒，
一下子就把帕拉斯逮住。
“多毒哟！”帕拉斯痛苦地喊道，“我的胳膊真疼！
快点，让人用三句话把它的嘴巴击中！”
赫尔墨斯安慰她：“这怪物白发怒。
让我把生命的气息往它毒口里吐。”

赫尔墨斯一喊出“生命”这个字眼，
大虫猛一惊愕，血盆大口里流出血红的口涎，
赶紧逃跑，还发出恐怖的号叫。
赫尔墨斯冲着逃窜的大龙讥讽地大笑：
“喂，对‘生命’这个字眼你有什么害怕头？
你这鬼的后代，夜出的动物害怕白昼！”
“白昼”这词刚出口，这大虫一阵痉挛，
像陀螺一样在地上打转，进行一场生死战。
帕拉斯冲着赫尔墨斯大笑：“要创造奇迹
猜出谜语，不需要机灵，只需要勇气！”
听了“勇气”这词，大龙最后喘上一口粗气，
打了一个呼噜，然后就化为一层皮，加上一堆垃圾。
再刺上一剑，好，已经全部结束。像一只蜗牛在葡萄
山，
如果一个男孩在它潮湿的肉上撒上盐，
那它就得了致死的溃疡。

两名骑士穿过门帘，
用心屏住呼吸，手持着剑，
对后面隐藏怎样一出丑剧很好奇。
没有房间，只是一个屠宰场，一个杀人之地
等待着他们，就像猛禽害兽，
骷髅、骨骼、女人的头颅，还剩一半肉，
上面或是温柔的鬈发，
或是又长又重的辫子从头上滑下，
滑至地面——一个冰冻的骨架的海洋。
墙上挂满挂肉的钩子、架子，

那儿有血肉模糊的躯干、苍白的四肢。
马儿十分不情愿地晃动着蹄子乱跳，
从骷髅和骨头堆中摸索出一条通道。
第二幅门帘。门槛后面一座祭坛。
祭坛上是牺牲者躺的地方——快看！
塔米丽丝赤身裸体躺在石头上，
嘴被堵住，手脚被残酷地捆绑。
帕拉斯满腔怒火，一声吼叫，
从马背上往少女的近处跳。
这时赫尔墨斯掀起最后一幅门帘，
逼近凶手杀人的最后一个房间，
他命令骏马往前冲，拔出宝剑，
拳头里捏着复仇，舌头上准备好的是咒骂。
可面对那副神圣的面孔——它等待着他，
他的心儿颤栗，眼睛和手都僵化。
一大队医生头戴学者帽，
愤怒地盯着他，把自己的智慧夸耀，
周围是千万只坩锅和其他瓶瓶罐罐，
整个房间就像药房，里面充满
各种互相冲突的草药味和蒸汽，
空气里弥漫着又酸又甜的气息。
珀拉尔格——病老头希劳斯坐在床上，
两眼直勾勾的，没有光芒；
支撑他的不是自己的胳膊——他已没有肌肉，
而是他女儿哈吉亚的双手。
她一会儿给他捧来一只碗，并用目光向他讨好；
一会儿又把他脖子下的枕头放放好，

充满了爱意。无论这活多辛苦，她乐此不疲。
老头子却心绪烦躁。他十分不乐意而且很生气，
伸手打她，尽管手没力气，完全是徒劳。
是肉体痛苦也罢，是精神折磨也好，
他总是不断地叹气呻吟，说话模糊不清，
拌和着低低的拖长的哀怨的声音。
老人黯淡的目光中映射出年轻时期
所经历的幸福和对过去东西的记忆。
赫尔墨斯的先知的眼睛，
贪婪地享受祖先的世界，充满热情，
将陌生的远古时代的古老故事啜饮，
给他创造出另一条生命。
听，来自前厅的声音：帕拉斯的喊叫像山鹰，
另外还夹杂着被解救的少女痛哭的声音。
这时赫尔墨斯定过神来，马刺一蹬，
拉紧缰绳，黑马愤怒地向前冲。
哈吉亚伸出胳膊当作盾牌抵挡，
她胸脯起伏，跳到中央，
目光恐惧，哀求的话脱口而出。
别人听不懂她的话，只能理解她的痛苦。
他举棋不定：谁有优先权，先挨第一刀？
这个选择太困难，内心的矛盾不小。
他伸出的钢刀有两重愿望，
一会儿想刺向凶手的脖子，一会儿想刺进女凶手的胸膛。
在他右边有人伸出一只陌生的手，用力攥紧宝剑，
——住手！这是谁？谁有这个权？——

往哈吉亚胸膛刺中一剑，
血流到地上，连他都不情愿。
他疯狂地转回身。帕拉斯冲着他的脸嚷嚷：
“是我，我干的。就算你说便宜她好了！快上，
去找希劳斯！狠狠地杀！不要手软！”
已经不需要法官裁决。太晚。
希劳斯由于没人支撑他，从座位上跌下，
像鬼魂一样缩成一小把，
恐惧夺去他千年呼吸的剩余部分，他的生命。
这场惩罚高高兴兴地将复仇的时刻欢庆。
这时，有的医生持着钝钝的手术刀，
有的用刀尖试探着通道。
塔米丽丝坐在马上，帕拉斯的身后，
现在折回头，下山，走向出口。

赫尔墨斯插上火焰之旗，
虔诚的信徒一起跪下地。
帕拉斯、赫尔墨斯和塔米丽丝被另一群虔诚的信徒
热情接待，个个充满感激之情，欢欣鼓舞。
可是谁在那里，站在山顶，
穿着官僚制服，一身笔挺？
这是死神师傅。嘴角一副嘲讽之意，
帽檐上插着月桂枝，
他叉开两腿站在两块悬崖上，
试试两山的平衡和跳舞的力量。
他两腿越蹬越用力，
山开始摇晃，起初是山脊，接着是山体。

危险！快，竭尽全力猛地一蹬，
再一跳，迅速向下一蹦，
蹦出那个地区。现在山开始抬起脚！
“哎哟，跑了！”——“山崩地裂，那声音你是否听到？
我想这能害死人。”“嗨，看那山顶把头摇，
岩石层层堆积。所有东西都往上跑！”
一下子高耸入云的世界倒塌了，地狱里咒骂声不断。
完事了。这倒很简单。
不再有山，一切化为乌有，除了尘土构成的层云。
你明白了吗？不明白？那么你睁眼一看就会相信。
人人都睁大眼睛看着缺口，惊异无比，
这时死神在帕拉斯耳边手舞足蹈，低声絮语：
“也许这个游戏，女主人，能帮上你的忙。
你看我不是很可爱，还算有用，能派上用场？”
“不管你是否有用，是否能派上用场，依我看，”
帕拉斯厉声回答，“你还是一个混蛋！
你永远也理解不了，我恨你恨到了深渊之底！”

然后两人兴奋而严肃地骑马回归故里。

第十二章　英雄阿波罗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好多次：
清晨，阿波罗驾驶太阳车子
和女友阿耳忒弥斯一起，与往常一样，
勇敢地驶向宇宙之上的地方。
可是在他拐弯的那一瞬间，
一颗石子紧贴着他的头擦过他身边，
或许是一支从暗处射来的箭，
与其说是瞄准，不如说是暗算。
“瞧，”他大喊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说，
也可以相信，这是瞄准了我！”
有一天晚上，当两个亲密的伙伴
无忧无虑地返回家乡的海岸，
赫尔墨斯站在岸边等待，
目不转睛地耐心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赫尔墨斯，欢迎你！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不幸的消息？
瞧你这副严肃的表情、沉默的模样，
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我想。

如果要我猜的话，我担心，
是不是提坦族哪位尊贵的兄弟惨遭不幸？”
赫尔墨斯回答说：“虽然
我们提坦兄弟没人遇到不幸或危险，
可我很担心你自己的利益。
我对你的友谊促使我来提醒你。
阿波罗，围绕你的名字的是憎恨，
有什么反对你的东西煮在锅里，在沸腾。
小池沼与大沼泽地一起将阴谋商量，
一个平足者同盟正在酝酿。
他们苦思冥想策划出来的东西，
自然而然故作聪明地保守秘密。
他们住在灰色的雾层中气味难闻，
奥林匹斯人的眼睛无法透过雾层。
那是个邪恶的地方，这可以肯定。
那肥料层自己会发出心灵的叹息声，让人兴奋，这便
是证明。
假如说这群人一旦疯狂，
他们一定会干出卑鄙的勾当。
在地球上曾经有人到处布道，
用讽刺、憎恨与咒骂把你的姓名控告。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一点点蛛丝马迹？
我昨天又看见胆小的卡可克勒斯
躲在小树丛后面，蜷缩着身体，
阴险地斜眼看你，残忍地往你头部扔石子。
现在你知道了，我以为自己不能给你提什么建议。
你的头脑足够成熟，缺少我的思考也没关系。

我也不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阿波罗不需要保护神。”

“谢谢你的忠告，我的朋友，听我说句话，你再等一等。
有这么不满的人把我的名字憎恨，
不管他乐不乐意，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安安静静、孤孤单单，走我高高在上的路，
从不插手管别人的闲事，也不给任何人带去痛苦。”
“从蓝色的苍穹放眼世界，你看见，”
赫尔墨斯说，“下面完全是另一番景观。
你以为你谦虚而且良心不坏，
这就是你面对他们阴谋的盾牌？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你善良大度，
所以他们的毒腺才会过量分泌毒素。
看你一个人静静地被抬上纯洁的高处，
两栖类和爬行类永远不会将你饶恕。
你侮辱了它们的黏膜，因为你放射出光芒，
你描画出的美景伤害了它们的盲肠。
你光彩四射的形象一出现，哪怕安安静静，
那些爬行动物也会受到蔑视和否定。
所以你该磨利武器，想出办法抵御。”
说完这话，赫尔墨斯转身离去。
接着，阿波罗却对阿耳忒弥斯说，语气十分惊奇：
“我对此无法解释，你明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一个人不简简单单当个好人，别人的事什么都
不管？
那岂不是更自由更方便？”

这奇怪的消息来自朋友的提醒，
一直咬噬着阿波罗的心。
居然有动物将他的生命诅咒，
这一点他无法忍受。
当白天一小时一小时一步一步地消泯，
黑暗将世界埋进坟茔，
他离开家，走到荒原，
大声倾吐心中的痛苦和哀怨：
“我伟大的精灵，你从前总是不喊自到，
站在一位年轻的勇士身边，出乎他的意料，
今天这人彷徨歧途，处于绝望的境地，
你不该拒绝给予他安慰，他需要你。
搅乱我思想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开始怀疑起我的价值、我的权力。
据说诅咒我的有上千人，
他们对我怀有深仇大恨；
可我对每人都心存善意。
这一惩罚令我痛苦，我的思想在哭泣！
你知道，假如没有不公正的命运强迫我，
勇气和兴致也不把我摆脱，
那么，奇迹就会在我身上发生，
它透过皮肤流露出来，令人振奋：
无论我缺乏什么样的美德和正义，
我精神的家园从不沾上污渍；
人人都认识我，我骄傲地相信，
提起我的名字，没人不肃然起敬。
可这奇迹已经消散，它的魔力已经丧失。

一个可怕的问题我无从回避：
如果一千个人恨我，我是否值得人憎恨？
是否不再值得人尊敬？该不该背负那丑恶的印痕？
你最高的裁决是我的需要，
不加怜悯地检查我，严肃认真地告诉我最好，
看是否有一块可恨的污点玷污了我的脸，
而我自己不知道，还没有发现。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走下令人骄傲的太阳车，
带着耻辱走进密林深处。
如果不是这样，请你用明确的语言为我涤清罪过，
让我高高兴兴地参加战斗。”精灵说：
“放心吧，阿波罗！你经受过考验，
满载荣誉，受人爱戴与称赞。
抬起头来高高兴兴去参战，
每一个与你作对的人都是坏蛋。
让你自己从绝望中康复过来，
在未来的战斗中我授予你圣职，快跪下来：
“凭我现在用来抚摩你头的这支剑，
我宣布，你是我的骑士，已被我遴选。
如果你举起愤怒的长矛参加艰苦的战斗，
你的胜利代表善良的胜利。你会得到保佑！
其他战士有时需要旗帜，
需要杀声、叫喊声，需要巫师。
对你来说，你高贵的名字将会在战斗中叫响，
你的巫师是你光芒万丈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
是由小池沼还是由奥林匹斯统摄！”

精灵就这样安慰他，用剑赐予这下跪的人以幸福。
阿波罗站起身来："现在你宣告我罪责全无，
把我名誉恢复，这就是我最好的武装。
有你的符咒保护，我勇往直前，奔向前方。"

过了几天，
平足百姓中的全体高干，
各军统帅、王侯将相、外交官员都坐到一起，
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会场在湖中一座小岛上的旧城堡，
没有人窃听，也没有叛徒在周围蹑手蹑脚。
古老的岩石成了隔音的高墙，
没有窗，只有天窗透进亮光。
全体人员接到通知后准时到场，
先来的人面色严肃，黯然神伤，
知道今天有重要的事提上议事日程：
要发动一场反对阿波罗的战争。
这牵涉到全体平足人民的利益。
"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马上开始？"

首先郑重其事站起身来的是平足宙斯，
冈格雷人伟大的国王皮俄纽斯：
"忠实的朋友们，大家一定
对下面这件事记忆犹新：
上次我们激动地取得一致意见，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
我们要把阿波罗拉下他那太阳车上的宝座，
打击他的自信心，省得他让别人难过。
因为和太阳神打仗不在大地，
我们需要一支飞船队，才能达到目的。
承蒙大家赏脸，对我如此信任，
托付给我这一重任。
现在我向联邦参议院作出详细说明，
迄今为止我干了关于飞船队的哪些事情：
我们有上百条空中飞舟，还有气篮、
游龙、气球和机械飞船，
这是给精力旺盛的俾格米人① 准备的交通工具，
它们能灵巧地转弯，在敌人身旁绕来绕去。
此外，我还派我们勇敢的工匠代达罗斯②，
——对他来说世上无难事，
建造一艘数英里长的巨型飞船，
象征着我们的统治和政权，
这巨型飞船名叫‘冈格雷最佳号’。
代达罗斯没有把自己的信誉和我的信任丧失掉，
为了让巨型飞船和司令部发生联系，
他在发明上绞尽脑汁。
要把这巨型飞船送上天空，
动力和气球浮力都不够用。

① 俾格米人（Pygmāen）：希腊神话中分布在埃及的一种身材矮小的人。
② 代达罗斯（Daidalos）：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墨提翁之子，伊卡洛斯之父。以善于各种工艺技巧而著名，曾为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建造迷宫。

这样我们除了那个旧体系，
还要联上一个全新的飞行助动器。
发明者的办法是多么简单，
多么理所当然，你们听听看：
许许多多的废气从成千上万的肺里呼出，
我们就让这些废气为我们服务。
如果能充分利用这大量的生命之气，
就能让它转化成推动机械运转的力。
于是我召集全体男性公民，让他们大声叫喊，
使这巨型飞船上天，
有人唱和撒那①，有人吹哨子，有人吹小号。
很简单，不是吗？奇怪，怎么从前没想到？
关于‘冈格雷最佳号’的设计，
我这里有全部图纸，
请大家过目，我就不再废话。
若有问题，我乐意解答。
如果大家肯屈驾光临，有兴趣参观，
那么只需告诉我在哪一天。
我暂且提请参议院审批，
看我的所作所为它是否同意。”
发言者得到与会者的感激，
大家像臣仆一样鞠躬表示敬意。

接着他又往下说：“作为全民战争的总首领，

---

① 和撒那（hosi nna）：表示欢乐的呼喊声。原为对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表示欢迎的呼喊声。

我们另外还将两位侯爵任命，
法奥罗尼达斯和卡可克勒斯，
两人各尽不同的职责：
法奥罗尼达斯知道得最清楚，
部队该如何装备、如何部署；
卡可克勒斯能说会道，
就往地球上每个角落跑，
动员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参加战争，
开口损坏阿波罗的好名声。
现在先请法奥罗尼达斯向我们汇报，
不知他的部队有没有装备好，
说说他担心有什么武器缺乏，
还有他为战役部署了什么进攻计划。”

法奥罗尼达斯站起身来，
他的脸庞唤醒人们的希望和信赖。
“部队正在操练之中，尊贵的先生们，
要他们训练有素，服从哨声。
至于武器装备，每个孩子都清楚，
提坦神族刀枪不入。
因此，梭镖和长枪我打算放弃，
在钝兵器上多想想主意。
具体什么兵器？希望我能交好运，
那是一件奇妙的人造机械产品，
全凭我的智慧独自设计，
它名叫‘太阳针’，以蒸汽为动力，
只要对准太阳射上一滴，

不管距离有多远，太阳立即就浇熄。
这太阳针，恕我直言不讳，
在‘冈格雷最佳号’上理应排在首位。
至于战役，应该针对敌人的具体情况制订计划，
要有回旋余地，我只能起草最粗的框架。
先让人大喊大叫，骂声乱七八糟，
让阿波罗怒气冲冲，无法思考。
再让俾格米人乘坐小飞船
将他包围，围成一个圆圈。
然后训练有素的飞船队施展绝技，
来个流星似的突然袭击。
相信我，到时候他们会使出了不起的诡计，
对此我现在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他们从他身后拉呀扯呀，和他相撞，
把他撞下座位。与此同时，我带着太阳针出场。
细节是多余的，这点我已经说清，
战场上的那一瞬间，一切由统帅决定。”

法奥罗尼达斯讲到这里，
大家轻声议论很长时间，对他表示赞誉和感激。
“第二位请卡可克勒斯给我们说说，”
国王提醒道，“说说他旅行的结果，
看他是否将天生那张嘴充分利用，
有没有把阿波罗那张狮子嘴玷污、嘲弄，
都和哪些民族结下了友谊的同盟，
有没有新的战友给我们作补充。
如果他带来的消息和其他人一样充满希望，

那我们就可以发动战争了，——马上！”

情况出乎意料，令人失望。
卡可克勒斯面色苍白地站起身，眼泪充满眼眶：
“我直截了当地讲，不遮遮掩掩。
我旅行目的只达到很少一点点。
当然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大量援军，
可惜那都是野狗和有害动物，还有各种飞禽：
乌鸦、鹊子和渡鸦，
它们本来就爱说阿波罗的闲话；
还有一群熟悉与神明作战的狗，
它们无所畏惧，没有顾虑和忧愁。
如果能在它们的脖子或肚皮上把羽翼装配，
那么就可以派它们作先遣部队。
至于地球上的居民，听我老实讲，
不管我怎么煽动，他们都绝对不肯帮忙。
不仅没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
而且要从背后攻击我们。
因此，我们若和阿波罗决一雌雄，
很可能全军覆没，令人惶恐。
这不是我的错。我撒下弥天大谎，
把真理都扭向反面，没有直接诽谤，
却用子虚乌有的事加以中伤，
始终搅拌着诬蔑和假象。
阿波罗什么地方出人意料地做得不够彻底，
我就说成是无耻、下流、卑鄙，
看来可以被接受。说他仅仅出于妒忌，

才在天上飞来飞去，避开平足百姓的区域，
因为他势单力薄，
无法将沼泽地越过，
也因为我们这里生活体面幸福，
他看了恼火又嫉妒。
他甚至不得不忍受不公正的待遇：
名誉扫地，新娘和权杖被人抢去。
这些都被我充分利用，作为侮辱和谩骂的借口。
也就是说，我把他的伤疤曲解为罪恶；
把他说成是闷闷不乐，失去兴致，十分痛苦；
说他是一个坏蛋，只知把别人深深地嫉妒。
当然我也将他丧失名誉的事暗示，
说他如何在奥林匹斯山横遭蔑视；
因为他被逐出家园，才迫不得已
四处逃窜，躲进星空里。
总之，我说破了喉咙，他们扇我耳光，
可阿波罗的狮子之口依旧健康。
阿波罗享受群众的爱戴与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是幼稚，头脑简单。
可能是对他行为的赞誉，或是所谓贵族气，
还有他那副形象，据说是无可挑剔，
恐怕最爱的还是那可恶的金色阳光：
整个地球都忠实于这个美男子。我们没希望。
我担心腐烂、池沼，
这含义他们永远理解不了。”

“这么说所有死者都白白牺牲？”

“我看不见希望，只能看见失败的战争。”

这番坏话令大家惊慌失措，
乜斜着眼怪他真可恶、真笨拙。
空气里弥漫着争吵的气息……瞧，圆形屋顶上
什么在冒火星，在闪耀着光芒？
该死的！真恶心！叩鼻子①，扇耳光！
阿波罗带着阿耳忒弥斯飞过天窗。
他们坐在太阳车里，金光环绕，光芒闪闪，
一个鹰尾在他们身后延展。
大家义愤填膺，愤愤不平，
呆呆地站着，鼻孔冲天，身子直挺。
“瞧他多么趾高气扬，对自己有什么感觉和思考！”
“瞧他被光亮包围，觉得自己多么重要！”
“人们都说他漂亮，我看不出漂亮在什么地方！”
“太阳没有气味，没有蒸汽，没有烟雾，
　　不过是个机器在闪光！”
“我最缺少的是一种健康的气息。”
“我也怀念午夜的诗意。”
“每天同一条路线，瞧他多么迂腐！
从来也不勇敢地跳一跳，寸步不离老路！”
只要阿波罗的身影出现在那一小块蓝色的天空中，
他们就把嫉妒与无能带来的深深苦痛，
在不可一世的玩笑与嘲讽中藏掖躲闪。
当他消失在穹顶后面，那一边，

① 叩鼻子：轻轻地叩击鼻子，表示责备或批评某人。

大家面面相觑。突然间，不见逝去者的身影，
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嘲笑的声音。

只有卡可克勒斯没有笑。可恨的敌人走后，
空气重又变得清新。过了好久，
他还是呆愣愣的一动不动，
像着了魔似的，看着空空的穹顶上的洞，
拳头握成一个球，眼睛里充满憎恨，
愤懑得咬牙切齿，像要吃人。
大家都严肃地凝神注视着他，
悄悄地相互提醒："安静！他在想主意，别搅扰他！"
终于，长时间的思索完毕，
精神又返回到熟悉的现实里，
他面对朋友们准备把话继续讲，
崭新的卡可克勒斯，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不再是面色苍白哭哭闹闹要人提醒，
而是一只诡计多端的狐狸，充满胜利的信心。
"欢迎你讲话！快给我们一个消息！
你预言者的眼睛又看见什么新东西？"
他开口了，他的意志不再受限制，
他急切地伸出统治者命令式的手指：
"弟兄们，我要把胜利的道路向你们宣告，
那就是将一只'反太阳'建造。
你们会大笑，一步跳回去，大吃一惊。
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一定在想：'卡可克勒斯得了精
　　神病。'
不对吗？我请求你们别打断我的话，慢慢听，

按照我说的去设想，要有耐心。
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生活着一个贤人，
功劳不小，却得不到承认。
他名叫奥革阿斯①，他的智慧被称为化学，
倒不是他博学多才，而是运气加天才。
只要勇敢地混合各种各样的酸，
他就能用小瓶子、小碗，
找到大自然里最微妙的花招，最坏的伎俩。
他从不失败，只要他混合的，都咝咝作响。
就是这个能利用魔术科学，把臭气变成力、
把蒸汽变成幽灵的奥革阿斯，
能把阴沟里的臭气和沼泽里的气体酝酿，
成为一个火光四射的太阳。
腐烂的东西能发酵，发酵的东西能悄悄冒出火苗，
我们的沼泽地实在是个宝。
根本用不着考虑它是否会发光，
这个太阳实际上是个烟囱。
就算只有一点点火苗，一点点火花，
伸出一根食指来，就会显得很大。
所以你们尽管给我弄一根通天的烟囱，
让奥革阿斯太阳的烟火冲上天空。
对那些听觉灵敏的人，
烟囱里有尖尖的哨声。”

---

① 奥革阿斯（Augias）：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赫里阿斯或波塞冬的儿子。阿耳戈英雄之一。扫净奥革阿斯牛棚中的粪便，是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工作之一。

这时平足百姓和他们的首领渐渐理解，
他们兴奋地大喊："卡可克勒斯，继续讲，快接着描写！"

"假定，"他说，"你们听从了我的劝告，
把太阳连同烟囱及其他附件统统造好，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要把新太阳向全世界展示。
它必须在一根杆子上或是座子上放置，
它必须能够向前走，能够自由运动，
人们必须能拉着它走在圆圆的天空，
飞船是最好的骏马，它能飞向云霄。
也就是说，把它建于'冈格雷最佳号'。
然后我们疯狂地大叫大嚷，
让地球居民把对奇迹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
把太阳隆重地装饰一番，
暂且让飞船从草地上升天。
这样全世界就会把对阿波罗太阳的崇拜
转变为对我们的光亮的顶礼膜拜。
然后我们以太阳牧师的身分缓步走入战争，
老百姓们也跟着上，结果一定是我们获胜。"

"这么快，你得允许我们表示怀疑，
恐怕你无法使地球居民对我们的太阳坚信不移。"

"哦，哪有事情比这更难！
我懂得人的心理。"卡可克勒斯神色安然，
"例子放在眼前，兴奋会唤醒思想。
只要有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会和着唱。

听好，我将如何把他们的信仰改变，
事情会准时发生，正如我现在预言：
只要我们的太阳连同飞船‘冈格雷最佳号’
从船台上发射出，往天上跑，
我马上绕着广场跑，像疯子一样，
一口气喊出下面这句话，用最大音量：
‘这是俄茨·科普洛茨，这是伟大的光芒，
唯一的真正的太阳光！
因为俄茨就是俄茨，其他的光都是假象，
除俄茨外没有别的太阳！’
然后我向神甫鼓队做一个手势，
棒槌敲起定音鼓，就在这时。
谁敢打赌？赌什么？你们将看见一个奇迹，
所有男人都会随着我叫喊不已。
因为地球上没有顽固不化的人，
只要你拼命擂鼓，他们先是惊奇，继而信以为真。
假如我们的太阳开始在空中遨游，
我就可以为第二段领个头：
‘俄茨是神明，神圣的俄茨，
除它外没有别的神，它叫科普洛茨，
尽管用石头去砸去打那些不信神的人，
那些蔑视神明、该诅咒的人，亲爱的兄弟们！’
然后神甫鼓手再竭尽全力，
抡起棒槌猛敲一气。
我则咬紧牙关趴倒在地，
同时把胳膊、腿和眼睛也扭转过去。
趴下时我把邻人也拽倒，

邻人再拽邻人——瘟疫就散布开了。
对那些疯狂的信徒我松开链条，
他们会把站直的人再拉倒。
这样就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的信仰。
我请求大家允许我结束我的演讲。”

说完他坐下来。联邦参议院
贪婪地渴望建造太阳以备战。
只是有些人顾虑难免：
“假如有人睁眼看不见，然后大喊：
‘太阳光到底在哪里？’——假使这样——
‘我除了烟雾什么也看不见！’——那么，你怎么讲？”
“这个好说！”卡可克勒斯笑道，“如果真有这种事情，
假如真有人敢看，用自己的眼睛，
那我就在眼睛上贴一块膏药，
弯下腰来疼得连蹦带跳：
‘我提醒你们用手挡着点，
别让过强的光线弄瞎你们的双眼！’”
所有顾虑都被这机智的回答吓跑。
“好吧，试试看。”最后大家决定道。

此后，联邦参议院的议员们
去找聪明的奥革阿斯，订制太阳一份。
“一周以后给我们一只太阳，你是否能保证供应？
我们要的可是划时代产品！
我们需要一只最好的太阳，不仅能照耀，
而且能冒烟，能让人闻到。”

他鄙夷不屑地越过他们的肩膀向下看：
“就这么件小事？难道没有别的事要我办？”
他当场叫人滚来一个隔火的石棉圆球，
它有一个房间那么高。
他爬上梯子，在里面空空的内墙上
涂上松脂、沥青和硫磺，
扔进油盐，再用橡皮管
把几桶阴沟里发酵的粪肥往里灌，
一直灌到圆球半满，
然后再慢慢地用抹子有艺术地搅拌，
再从左边一个瓶子里右边一个杯子里
取出一些酸性的易燃气体，
小心翼翼地灌进太阳里，
重新搅拌这色拉，用勺子，
加点奥洛路①，加点乌洛林②，
再来点密妥安氧化剂③显影——
平足侯爵们惊讶地观看这些动作：
“真的，奥革阿斯，你完全有理由被人称作智者。
不过有一点你得老实说，我们有点不安：
火在哪里呢？你怎么把太阳点燃？”
他说：“这便是大自然的奥秘：
假如你拿一种毫无所知的气体，
和另一种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气体混在一道——
注意！赶快跑！它会爆炸，会燃烧！”

---

①、②、③　奥洛路、乌洛林、密妥安氧化剂：这些都是作者虚构的化学物品名称。

说时迟，那时快，太阳桶里翻腾呼啸。
听，里面在冒气泡，酸在里面哼着山歌小调。
突然——“天哪！小心！走开！”——嘭！啪！
火焰四射，十分可怕。
实验基地里火焰打旋，窜出熊熊火光，
污水粥、硫磺酱和黑色的柏油汇成小溪往外淌。
联邦参议院的元老们搓着手大声喧哗：
“哼，阿波罗！现在情况有变化！”

奥革阿斯的太阳炮制完，
往大烟囱上套上小管，
再把这庞然大物请木匠
钉到“冈格雷最佳号”的甲板上。
现在用一队老马在前面拖着跑，
“冈格雷最佳号”放在木板上，老马像是拉雪橇。
这奇妙的东西被拖到草场上，草场装饰得分外妖娆，
全体地球公民都赶来看热闹。

一开始大家对这黑漆漆的太阳
当然不会有多少信仰。
人们虽然亲眼见到一些可燃物，
但主要还是蒸汽、浓烟和黑雾。
“不光如此，依我看，鼻子闻上去
——还是我的幻觉？像是有魔气！”
他们开始对烟囱表示惊讶，
不得不赞叹它：
“别的话我说不了，真了不起，还能上天——

不漂亮——我还能说什么——倒是伟大，而且新鲜。”
大家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好还是说坏。
听，有人叫苦！左眼，啪！糟糕！
贴上了一块黑黑的膏药，
卡可克勒斯疼得来回跑，
又弯下了腰：“你们看看我这样子！我的警告是为你们
　　好！
保护你们的眼睛！转过身去，快！
别让这过亮的光芒把你们的眼睛照坏！”
嗨，所有的人都侧过身猫下腰，
从指缝里往外瞧。
等了很久，才听见飞船里疯狂的机器声，
腹部之下活蹦乱跳，肋腹在震动。
“冈格雷最佳号”发出隆隆的响声，
费尽气力决定升空，
翘起嘴尖，准备疾驰，
蒸汽从不同的管道中叫喊着胜利。
这时，卡可克勒斯蹦得老高，围绕广场
像发疯似的叫嚷：
“这就是俄茨！这是伟大的太阳光！
你们闻到没有？神奇啊，瞧它多么亮！”
乐队敲响了定音鼓交响曲，
为这超地球的享受提供了充分证据。
信仰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感到；
大家使尽全身力气跟着大喊，跟着跳。

哦嗬！我看好像前面舱房有什么东西不正常，
毛病可能出在机器上，
一股浓烟横躺在飞船里，毫无生气。
“往帆上鼓风！拿打气筒、鼓风机！”
“不要！拿操纵杆来！快！”“哎，不成！
快拉住这根粗绳！”
“船头！”皮俄纽斯大声呵斥道，
“快唱和撒那！吹小号！”
平足男子立即在底下列队站好，
又是唱歌，又是鼓起腮帮子吹小号。
和撒那，哎哟！呵！驾！
太好了！太阳又能重新进发。
现在既不需要卡可克勒斯，也不需要定音鼓，
周围的百姓自发地跳起舞。
突然间，感染上这突如其来的信仰，
人们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
“俄茨是神明！是唯一的真神！
其他的神都是骗人！”
然后他们冲进乡间搜寻异教徒，
凡是不下跪的人都以死惩处。

卡可克勒斯看看周围，十分惊奇。
然后回过神来：“瞧，事情进展得比我梦想的还要顺利。
来吧，阿波罗！你再闪光，我就败坏你的兴致！”
他让人叫来裁缝萨蒂罗斯：
“从店里给我拿出布来，动脑筋想一想，
给我缝制一件白色的布道者的盛装。

肚皮上一个太阳冒着红红的火苗，
小腿上的袜子以蓝天为底色，上面有星星闪耀。”

当萨蒂罗斯完成任务，
卡可克勒斯穿上他闪亮的星星礼服，
他从上往下看着自己的肚皮，
瞧，他的内心产生了多么大的奇迹！
这神圣的衣服渐渐进了他的大脑，
以至于他被一些预感和幽灵缠绕，
本来是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俄茨信徒设计，
现在他自己却也将信将疑。
他赐一个祭坛给俄茨，
再派去一队火中作业的牧师，
口中不断念念有词，
并用红色圆铁片充当太阳擦出声响，——咝咝。
他亲自给飞船上的祭坛
铺上一层紫色帷子，已经算赏脸，
不断地祈祷，躲在蜗牛壳式的帷子后。
他钻出来，只有在每次做礼拜的时候，
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把赞美诗吟唱，
四肢着地，肚皮朝下，像狗一样，
直到俄茨冒着烟雾将他的身体遮掩，
他满怀热情冲着宇宙大喊。
这时，整个国家都传说着一个令人高兴的神话，
是太阳神卡可克勒斯的故事，这就是他！
没有人再懊恼看不见阿波罗的身影，
整个地球都为有个卡可克勒斯而高兴。

与此同时，阿波罗每天行程一如既往，
带着他的女朋友在身旁。
在宇宙之外的太空呼吸着纯净的空气，
忽上忽下随着兴致越过鲜花盛开的大地，
从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深井中
汲取一个古老的故事，出自那庄严的梦。
这时，卡可克勒斯和其他一切坏行径
宛如夜里的幽灵，在白天已经陈旧，被遗忘得干干净
　　净。
没有什么烦恼打扰他们的幸福。

有一天晚上，他们走上回家的道路，
全天看见了内容丰富的奇迹，
精神受这波涛的熏陶而变得美丽，
好像驶上一道看不见的彩虹，
十分幸福地行驶在一尘不染的空气中。
远处，熟悉的奥林匹斯山绵延
在地球的顶上，在自己的家园，
向他们致意。“那里是什么东西？
像烟雾，又像蒸汽。”阿波罗很惊奇，
“还像发情的飞蛾在燃烧？烟雾中还冒出一股浓烟，
黑乎乎有墙那么厚，好像沼泽地上燃起火焰！”
“还有千百人的声音在咆哮，
从山谷里冲着上面，你听见没有？”阿耳忒弥斯补充道，

“这欢呼来自不同的高度，响彻所有山冈，
我猜是欢庆一个民族节日，在地球上。”
阿波罗不相信，竖起耳朵听个仔细：
“我看这咆哮另有别的含义。
不是节日，而是暴动！这么强烈的感情，
不像能带来什么高兴。
当杀人的欲念隐藏在虔诚之中，那叫喊声就会是这样。”
他正说着，底下响起警告他的叫嚷：
“快回头，阿波罗！危险！快回头！快逃开吧！
敌人来了。有十来万人哪！
‘冈格雷最佳号’载着邪神俄茨，
后面跟着的是飞船队，统领叫法奥罗尼达斯，
全体平足百姓组成强大的千军万马。
把你推翻是他们的计划。”
阿波罗皱皱眉头咬紧嘴唇，
歪过肩去，朝阿耳忒弥斯侧转身，
一面不住地瞅着那谜样的滚滚浓烟，
一面向阿耳忒弥斯征求意见：
“说说看，我的爱人、朋友和伴侣，
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骑士？”
“哦，我愿意！”“那么请揭开窄柜的盖，
把最锋利的长矛找出来。”
她照做了。他自己则驾驶太阳车到一座云山附近，
这样他能看得更分明。

黑暗的翻滚着的高墙越涌越近。

上面还飘着一层炽热的红红的火焰。
在浓烟中能看见烟囱的头
像幽灵一样把火苗吹出烟囱口。
一支号叫的队伍与烟囱步调一致，
围着一个绞刑架叫个不止。
听，队伍中有人虔诚地唱着赞美诗，
无数的喉咙里喘出的是憎恨："这就是俄茨，
这是伟大的太阳。除了俄茨，
没有别的神明，它名叫科普洛茨。
这是唯一真正的太阳。
因为俄茨就是俄茨。此外没有别的太阳。
用石头砸打那些蔑视神明的人，
那些不相信的该诅咒的人，弟兄们！"
虔诚的赞美诗声音刚落，浓烟之墙一阵震颤，
接着就是阵痛、分娩，
产出无数形象丑恶的禽兽：
有带翅膀的狗、鹊子、乌鸦等杀人凶手，
里面隐藏着一大群嗜血成性的宗教狂，
比狗更有狗模样。
他们身穿红色的超短火裙，
手中握着小小的太阳闪光镜，
然后把它当作旗帜绑在头上，
没头没脑地在宇宙空间摇摇晃晃。
看到阿波罗的那一瞬间，猎犬群一声不吭，
过不多久，它们张开大口嗥叫连声。

瞧，一面白色的公使的小旗笑个没够！

乘着国王的气球轻舟，
宗教狂基奥诺普斯从黑压压的人群和兽群中走出，
对阿波罗说话，口气郑重而严肃：
“阿波罗，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样
跪倒在伟大而奇妙的太阳光后方，
然后跟着一起唱：‘神圣的，神圣的俄茨，
除俄茨外没有别的光，它名叫科普洛茨’？”
“要让我崇拜你们的太阳光，
我要先看看它如何发光！”
“假如你固执己见不听提醒，
也许你会乖乖地听从命令。
我以神甫卡可克勒斯的名义站在这里，
卡可克勒斯通过我的嘴巴命令你，
熄灭你那一钱不值的小太阳，
赶紧从那烂车子上下来，不要再狂妄，
老老实实地站到俄茨的信仰者的队尾来，
谦虚地踩着鼓点，跟着队伍一起摇摆。”
“卡可克勒斯是谁？我不认识！
一个俄茨神甫命令我的话，我瞧不起！
让我灭掉太阳？让我跟着俄茨跑？
如果我的光打搅你们，你们买把太阳伞好了！”
“好好考虑考虑，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吗？”
说完，基奥诺普斯摇晃着气球轻舟出发。

摇摇晃晃包孕着不幸，
山脉似的浓烟越变越大，越走越近。
已经能分辨出统帅的叫喊和武器的厮拼声，

已经看得见一艘艘俾格米人的小飞船在驰骋，
这时一个发出轰轰雷声的庞然大物，
掀起暴风骤雨，空气波动起伏。
乌云中更有一个黑色的芯，
燃烧的柏油带有一只红色的眼睛。
硫磺的房子分成两半，
“冈格雷最佳号”突然头朝天，
从黑烟中冲入战场，
机器连蹦带跳尖声叫嚷，
忽上忽下危险地蹒跚晃动，
上面坐着俄茨，黑烟之旗犹豫不决地冒出烟囱，
奥革阿斯及其手下的人扇着火，
底下，太阳神甫们先围着舵，
继而在船尾蹦蹦跳跳，
卡可克勒斯做着祈祷之操，
带着虔诚的信徒来来去去，上上下下，
眼睛看也不看，像是被人戳瞎。

阿波罗刚一看到俄茨，
蹭地一下猛然跳起。
被压抑的怒火直冒泡沫。他闯入蓝色天空，
走下陡峭的云山小路，向敌人冲锋。
他迅速地从旁边站着的那个人的纤细的手中，
抓过长矛；长矛十分笨重，
他英勇无畏地将它举起，晃晃枪杆，
使尽肺部所有的力量喘着气大喊：
“讽刺得太厉害了吧！不知羞耻的玩笑开得太过分！

怎么？就因为这盏灯，这根蜡烛，你们就骗人，
居然想命令我
熄灭金色之火？
因为你们这帮伪君子发动战争，
我面对这盏可怜兮兮的被熏得乌黑的马灯，
就得弯下腰来逃向远方？
来吧！我接受挑战！阿波罗承受得住！上！”

就像有人见到一个球形的轻薄编织物，
用一根细针尖轻轻一杵，
圆球炸破，那人十分惊奇，
辛勤编织的那些孩子个个生气，
这就要看下毒手的人是否丧失勇气，
他要么闪电般逃开，要么冲着你的脸跳去。
阿波罗这一吼，违抗他们的命令，
广场上空气紧张起来，地狱也惊醒。
看，红红的眼睛，血盆似的大口；
听，狼在号叫，大笑的则是猪狗。
冒着白沫的口中一阵狼嗥鬼哭，
从天到地竖立起一根涎水之柱。
阿波罗十分惊诧，睁大眼睛发出疑问，
忖度这由中毒而引起的一场胡闹太过分：
“我没想到天幕之下，
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王八！”
底下的叫喊越来越疯狂，
他的微笑越来越自在，精神越来越健旺。
面对这一大群愚蠢的家伙，

他重新找到了自我，
把长矛往脚边一放，
他坐下来观看，愤怒的额头变得豁朗。
阿耳忒弥斯看见阿波罗如此气宇轩昂，
她吃惊地跪倒在地上：
“噢，幸运啊！多幸福的一天！
这样的场景我根本不配看见。
你高贵、伟大、英俊、美丽，不炫耀自己，
不用人指挥，也没有先例，
靠自己的能力和精灵的翅膀支撑你，
飞到高空，飞出人间洼地，
飞到到没有星星、没有希望的地方，
你穿越足迹罕至的荒漠直飞天上。
超越宇宙的地方有奇观千万重，
它没有任何眼睛敞露矜持的心胸，
而对你却有欢唱的泉水、盛开的鲜花，
把你认作主人，微笑着拜倒在你的脚下。
这样真好！还有事情比这好上许多倍，那就是你的眼
　　窝
射出像闪电一样的怒火，
这是傲慢的口中的幸灾乐祸之情，
嘲讽的吼叫将它甩进可恶的骗子之群。
这是世上最光彩、最杰出的一出戏，
一个伟人跟整个世界违抗到底！
我是一个没有气力的怪胎，一个没用的妇女！
我怎能、怎敢触摸他伟大的身躯？
下跪还不够，要沉到一脚深的地里，

虔诚地啜饮你的光荣和行动的余沥！
不是拥抱你，而是拥抱你的影子、你的脚印！
好了，阿波罗！你给予我这穷人太多的恩情！
你那巨人的风姿、英雄的气度，
使我的思想和预感无法与你同步！”

哦，不好！俄茨的烟囱管
怎么汩汩地发出不幸的声音？
它叹息、呻吟、喘息声好像来自管风琴，
所有平足百姓又是害怕又是虔信。
这是俄茨·科普洛茨，它喜欢发出惨叫声，
因为它受了伤，受了神明阿波罗的嘲弄。
卡可克勒斯用一个看不见的仪器，
在膝盖上放着金属丝，弹奏管风琴曲。
一阵急颤宛若哭泣。他万般忧虑，
抓耳挠腮，捋着胡须，
拼命捶打自己的胸口，
有多大劲就用多大劲，只要他能够。
他狠狠地眨着眼睛，示意那些击鼓的神甫，
顿时响起一阵低沉的哀曲。
他把神甫们召集到一起，
咽下眼泪，一边说一边哭哭啼啼：
“保护好圣火、尽你们的责任！
听好，我要状告阿波罗，让他受到审问。
他犯了罪，应该依法惩处。
这坏蛋只是出于邪恶，其实毫无缘故，

面对俄茨，他既不虔诚也不敬畏，
称它为蜡烛，将神圣的东西诋毁。”
神甫们将他们的太阳拨浪鼓摇晃，
“对于这闻所未闻的恶劣行径，”他们讲，
“事情如此紧急，不容我们选择和怀疑。
惩罚这罪恶的办法是：诅咒他，置他于死地。”
卡可克勒斯站起身来，抬高嗓门，
痛苦万状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大喊：
“我，卡可克勒斯，向全体地球公民宣布：
根据法庭裁决，判处
他——阿波罗死刑，
同时他被废黜，不再是神明。
法奥罗尼达斯，判决立即执行，
这是你的职责，你要毫不留情。”
于是统帅将信号发出，
俾格米人乘小飞船把阿波罗团团围住。

阿波罗对他的精灵说：“有一个问题我弄不清，
请你回答：我是否不够机灵？
像绵羊一副好心肠，叉着胳膊静等
那些虔诚的信徒向我冲锋？
如果我把罪魁祸首卡可克勒斯一把火烧成灰，
你看怎么样？你是否认为我犯了罪？”
精灵说：“烧死他！我不会认为你犯罪！”
阿波罗的目光中燃烧起怒火，
他转身对长矛说：“快把真话告诉我：
你准备好没有？我是否可以信任你？

你能担保击中目标？”长矛说：“掐死他！让他窒息！”
“可是你的杆子可不能给我左摇右晃——你可知道？
或是左蹦右跳往一边跑，
像一个用不惯日耳曼投枪的小男孩，
在斜风吹拂下，中不了目标，往一边歪！
要坚定地朝向目标，步履轻快，嗖地飞出去！”
他弯起胳膊，平平地手执武器。
“等等！”长矛匆匆低语，“等一下！
再往后面一点抓！”
这样，他一点一点把长矛往前移，
他抓住最后面，长矛的前端垂了下去。
然后他把胳膊使劲伸向后，
绷紧肌肉，抬起长矛的头。
“好了！两个一起！注意！上帝保佑！”
一枪出去十分有力，弧线很陡。
阿耳忒弥斯从地上一步窜起，
想知道这一枪是否中的。没希望了。她怀疑。
她远远地躺在车外，张大嘴巴，睁大眼睛。
突然，她跳起来一阵欢呼：“中了！阿波罗，你真幸运！
打中卡可克勒斯这伪君子！看他耸起肩膀缩成一团，
失去平衡，围着祭坛浑身痉挛！”
阿尔忒弥斯的话十分正确，她说完，
配合“冈格雷最佳号”作战的战士们发出痛苦的叫喊。
这消息迅速传开，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
“我们的宝贝倒下了，卡可克勒斯受了伤！”

惊吓压倒了愤怒，

舌头瘫痪，四肢麻木。
突然，复仇之火愤怒地燃烧：
“打死他，打死凶手！”一阵喊叫。
平足百姓不约而同地像是中了魔，
齐心协力冲向阿波罗。
俾格米人用长杆带着弯钩，
有人想钩住阿波罗的腿，有人想钩住胳膊。
还有人备上鱼网或绳套，
企图从背后将他围剿。
当然大多数人比较聪颖，
宁愿站在远处将自己的勇敢证明。
他们用帽子、口袋，甚至蜂箱，
砸向阿波罗的头，企图把他关进牢笼。
也有人用飞沙，想眯住他的眼睛，
可是再狡猾的计划也不能得逞。
阿波罗使用长矛，冷静地瞄准
那沸腾而拥挤的人群，
他选中的目标，绝对不会失误，
这就迫使敌人仓皇逃窜，寻求庇护。
与那些最放肆的家伙们相比，他宁愿
将那些躲在远处破口大骂的胆小鬼挑选。
阿耳忒弥斯当下手可不甘心，
先给他递上武器，压抑住战斗激情。
她抓起弓、箭和箭袋，跳出车厢。
作为阿波罗的战友，她情绪高昂，
协助男友作战，在太阳车旁
让站在前面的人将弓箭的滋味品尝。

她时不时地像在给他加按语，
打死那些人，他们最危险、最卖力。
所以他们命中率高，用不了几剑，
就逼迫冲锋的人停留在后面。

天上的风对地上的风尖声尖气地咕叽：
“来！我告诉你话，快来到这里！
你以为我又胆小又懒惰，
空着腮帮子，眼睁睁地看着小矮人惹提坦巨神难过？
虽然禁止我这样做，这我知道，
随便吧，反正我和阿波罗站在一道。
最终跟我有关系。还是说你不在乎？”
“——我在乎——假如不是阿波罗和他的女友
驰骋在纤尘不染的空气里，
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那么取代他的将是一群沼泽害虫和鬼怪，
它们下流卑鄙。
难道我们要吸入他们呼出的气体？
来，让我们一起把这帮歹徒吹去！”
说完，他们立即鼓起腮帮子，装满一鼻腔空气，
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两人一起用力，
给那矮人小飞船吹去一阵暴风骤雨。
“救命啊，救命！”三分之一的飞船被吹翻，
给矮人们来了个底朝天，
击溃残军就如同吹散打谷场上的糠。
——够了。不多说了。面对俾格米人总算可以先清静
一场。

看，令人惊奇的是又出现了一个新诡计，
来自暗藏在飞船里的机器。
粗粗的水柱往外射，射到邻近的地方
雨天的洪水水柱十分脏，
里面有死老鼠和活青蛙，我想，
他们企图以此浇熄太阳。
阿波罗讽刺说："这玩具喷壶能派上什么用场？
还不如留给你们青蛙当澡堂！"
一根曲柄两只活塞，来回抽动，
聪明的手往按钮上一捅：
从太阳里射出一道宽宽的光柱，
直冲敌人阵营，像闪电一样迅速。
这光柱若是碰到什么障碍物，
它就张开狮子般大口，嘲笑着吃下肚。
潮水则先化为蒸汽，
继而又甩回头，假如你渴望蒸汽浴。
然后把光对准占领军，
扰乱他们的视线，灼瞎他们的眼睛，
再把他们苍白的沼泽地面孔煎黑。
他们无法抵抗无从防御，从飞船船头至船尾，
沿着甲板，疯狂地乱蹦乱舞，
痛苦的叫喊声中包含着愠怒。
这边有人求饶；可那边，法奥罗尼达斯
却试图当上叛军首领，急得直打手势。
白费劲！没有人愿意服从指挥。
千万人只道出一种声音："必须撤回！"

有人跑到驾驶舱开动机器。停！一摇，再一震，
这牛机器绕着圆圈在飞奔。
突然，“冈格雷最佳号”像一条中了长矛的鲸鱼，
头朝下潜入水中，准备喷出水去，
仓皇逃窜，那柱状的柏油，
因为害怕烟囱也匆匆逃走。
阿波罗觉得取得一半的胜利还不够，
闪着电光带着诅咒在后面追，穿越宇宙。

死亡的黄昏的阴影已经覆盖在卡可克勒斯身上，
给他的神志蒙上一层面纱，他的双目黯淡无光。
当他被苦难的人们不停的哭叫声吵醒，
又看见正在冲锋的阿波罗光辉的身影。
他浑身洋溢着光芒，胜利在额头上飘扬
女友跪在他脚下，既爱他又敬仰。
在他身后，远方是蓝色的地平线，
色彩纷呈的星星是超宇宙的花园。
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
赶走了伤口和垂死的痛苦。
旧恨上面添新仇，
卡可克勒斯赶紧翻寻诡计阴谋，
看看是否能在自己的脑袋里，
找到什么美丽的奸计，
在自己死后作为遗产，破坏，
阿波罗的幸福，并把他伤害。
“有了！光！”一动手指，他急急忙忙

把奥革阿斯喊来。奥革阿斯迅速到场。
“奥革阿斯，快过来！赶快找一只塞子，
要软木塞，还要一只弯弯曲曲的葡萄酒瓶子。
当我刚喘完最后一口气，灵魂出了窍，
你就用瓶子在空中将它接好，
然后用瓶塞塞住，
扔进制造太阳的那只火炉。”
这就是卡可克勒斯留下的最后几句话。
随后他垂头丧气往前一冲倒在地下。
死了。奥革阿斯掏出大腹瓶
赶紧从瓶口装进卡可克勒斯的魂灵，
满怀热情急急忙忙塞紧瓶口，
揣着这个宝贝跑回头。

瓶子刚一扔进火炉，
就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被煎熟，
从俄茨顶上的通风管道，
出来的是最可怕的鼻药，
是创世之初一颗头颅的气息，
转着圈往外钻，一点也不客气。
无法向人描述，打比方也困难，
不是烟，也不是渣子，而是一种粘稠的鬼汤。
数量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形成一个黑色的海洋，却还在不断往外冒泡。
这火山状的稠乎乎的黑酱在阳光前逃跑，
勇敢的太阳也不愿将它照耀。
黑酱的坚韧的波涛害怕火焰，

怕它的光芒将自己射穿。
只要红色的魔鬼样的火焰能给黑酱烙上印记，
太阳已经十分满意。
这样，这瘟疫就与黑夜结合在一起，
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滚荡，无边无际。
你以为平足百姓和俾格米人会惊惶逃窜？
事实恰恰相反！
就像一种稀粥，光看一眼，
一个好人就会染上疾患，
因为粥里扭动着无数的微生物和细菌，
它们在那里游泳，繁衍后代，高高兴兴。
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液体里，他们很快乐，
那些出生在沼泽地里的悲观者。
他们锻炼肌肉，炫耀自己的胸脯，
翻个筋斗，因为过得实在太幸福。
沼泽地的汉子把失败彻底忘记，
一个个变得肆无忌惮，放荡不羁。
他们放肆地挑起第二场战役，
这回保护他们的有午夜和瘟疫。

阿波罗却是另一个样。他的鼻孔
闻到那可怕的气息，特别浓，
一阵恶心袭上心头，他打着寒颤
往回缩，贴着车的边沿。
然后，看见这可怕的液体，
他认出卡可克勒斯的卑鄙的标记，
并且猜到他最初的企图，

再看看敌人被打倒、被驱逐，
他那厌恶变成了愤恨，
重又像狼一样地嚎叫着冲向敌人，
满怀必胜的信心，比以前更加勇敢。
他满腔仇恨愤怒地呼喊：
“你们这些胆小鬼，肮脏的烂人，
这可是你们的武器，你们这帮充满妒意的矮人？
一个正直的提坦人该为了生存而应战，
对付你们这些惹是生非的人！来吧！来跟我干！”
他的长矛带着愤怒之情，
为了将人杀死，冲进人群。
因为敌人现在躲藏在阴暗的角落，
他仅凭听觉，要射中目的却没有把握；
总是不断有声音将他嘲笑，
千万人的声音，笑他打不到。
敌人的液体缺乏生命之气，
英雄也渐渐地不能呼吸。
他经常停下来，不再能控制自己的感官，
只是为了吸口气，而不是为了作战。
他时不时地立足不稳，甚至摇摇晃晃，
女友看见后十分忧伤。
换了别的女人，假如见到爱人无力或生病，
她一定时刻充满同情，
并且迅速赶到现场，
看能不能给受苦的人帮上忙；
她会忘却自我跪倒在地，
又是提醒，又是温柔地唉声叹气表示惋惜，

知道如何精心守护，
贡献出安慰与勇气，而不仅仅是帮助。
阿耳忒弥斯却不是这样。她骄傲，她不允许
让自己对男友的信仰被同情心抢去。
她做出另一种举动：压抑住悲哀，
大笑着来回跑，拿起弓在头上甩，
她一下蹦上太阳车，像胜利时跳着轮舞。
她跳着上车虽然很辛苦，
但最后终于骗取到
挂在男友唇边的微笑。
阿波罗透不过气处于困境，
这逃不过敌人的眼睛。
一阵胜利的欢呼，一声雷鸣般的“祝福”，
像暴风骤雨或烈火席卷那可恨的队伍。
“快看哪！他摇摆不定！他在呻吟，他在踉跄，他已丧
　　命！
快！集中全力作出决定！了结这桩事情！”

这是最后一支长矛。阿波罗与它诀别，
留下的话充满痛苦和愤恨，苦涩而凄切：
“听我的话，你是我唯一的、最后的一支武器。
可怜可怜我，别打偏了，我恳求你。
我现在一无所有。假如当初有个公正的世界，
而不是那么胆怯，那么恶劣，
那我会坐在宙斯那至高无上的王位上，
仁慈地赐予每一种生命以合适的法则和规章。
要彻底败坏这些肮脏伙伴们的兴致，

让他们不再汪汪乱叫嘲笑他人并非难事。
这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你要亲口对我讲，
你不能让我失望。”
他瞄准呀又瞄准……却永远下不了决心，
把这最后一支应急的武器扔向敌人。

从山谷里，从地下，
升上来许多木筏，
又来了新主人！喊口号用的是人类语言。
他们来与谁作战，又将谁支援？
真是奇怪！他觉得他们是与自己为敌，
同那群家伙一起要把受围困的人置于死地！
阿波罗的厌恶感已不仅停留于鼻腔，
它进了心脏，又从心脏进了胆囊。
感官失去感觉，心头一阵蔑视，
把武器一扔，管它扔到哪里：
“假如真的命中注定是这样，
在这个煤气灶里，在这个所谓世界上，
仅仅因为他不卑鄙、不坏，
一个性情和善的人活该，
遭受全体畜生的憎恶，
像一只野生动物在树林中被龇牙咧嘴地追逐。
假如说提坦人该穿破烂，
假如胆怯和卑鄙是获胜的条件，
那么要我告别这堆破烂我将无悔无怨，
这种同志间的所谓友谊我也可以避免。
来消灭我吧！我的心灵已经很累。

因为——因为实在太坏，这个社会！”
说完，他举起手撑住腰间，
朝宇宙各方吐唾沫，吐了三遍。

看，阿耳忒弥斯滑到他身旁，
无邪的眼睛放射出兴奋的光芒：“等等！把我带上！”
平时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躲到最浓重的阴影里，
要是去死，那荣誉位置对我来说很便宜。
你，庄严而神圣的时刻，让人害怕又令人神往；
在这一时刻，阿波罗，你我完全一样！”

那是怎样一个神明，身材高大，从远处飘来，
把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敌军队伍分开？
这是阿波罗的精灵，手里拿着一只杯子，
和善地朝阿波罗弯下身子，
对他说话，友好地递给他饮料，
嘴巴碰到杯子边刚尝了一口，真奇妙！
所有的恶心、痛苦和气虚，
都随着增强气力的提神饮料而成为过去。
杯子里的珍珠转成螺旋状，
放射出的光彩把宇宙空间照亮，
就像站在闪电的绿洲里，
英雄战胜了那孕育着死亡的毒气，
那毒气曾经将他包围，现在他却没有受伤，
开始恢复健康，重新找到希望。
他的战斗的欲望中蕴含着无比的愤怒，

强烈的复仇意志使他把遭受到的凌辱
变成烈火熊熊燃烧。
四周是疯狂的胜利的欢呼，响彻云霄。
他的眼睛在窥视：射击往哪个方向，
才能置敌人于死地，而使复仇之芽生长。
听，歌声来自黑夜笼罩着的船舱，
平足百姓跳着轮舞跺着脚，吹着芦笛在哼唱：
“哎哟嗨！平足人民掌政权，
废除太阳和蓝天。
大大小小的山我们会清除，
奥林匹斯人必须学会小池沼平足人走路！”
“慢点！别那么心急！”阿波罗揶揄地大笑，
“你们想破坏世界还为时过早！你们的预言都是放空
炮！”
他凭着听觉判别方向，
看哪里传来平足百姓幻想幸福未来的合唱，
于是他就朝那个方向扭转方向盘，
把车头用作楔子和打桩机，对准飞船中间。
“注意，阿耳忒弥斯！抬起脚，
用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把我抓牢！”
没有猜到，也没有预料，
敌人又翻出新花招：
一个巨大的飞船的影子，里面是火，闷得透不过气，
里面的人像过节一样熙攘麇集，
跳着凯旋之舞，跺脚胡闹，
奥革阿斯高高兴兴地站在火边挥着勺。
少女阿耳忒弥斯吓得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闭上，

偎依着男友强有力的胸膛，
额头吓得苍白。“胳膊要抓牢！
不要怕！勇敢点！好！”
一撞，一声轰响，反作用力
让他们上下摇晃，令人目眩。“抓牢了，你！”
桅杆和烟囱四分五裂，碎片如雨，
熊熊烈火劈劈啪啪地燃烧。然后是一声霹雳，
又一阵爆炸，好像全世界都就此灭亡。

“冈格雷最佳号”呢？找去吧！——已经泡汤！
除非这些纵火船散落到人世，
才能代表攻击太阳的人们的最后标志，
过去曾夸下海口的人们都已变作微粒……
与此同时，冲出荒凉的死亡之巷满载胜利，
太阳剪断向后凸出的云的山冈，
依然故我地重新放射出光芒。
在他们眼前重重烟雾中跳出一块深渊，
那后面——祝贺你——是一小片蓝色的空间。
然后一阵奇妙的钟声敲响，
一曲英雄之歌由金色的沉默的太阳歌唱，
嘹亮的声音就像来自千重吹管和小号，
不是三和弦，而是十二重，这样更妙，
这样连地球最远的山谷都能听见
阿波罗打胜仗，凯旋返回家园。

这下不再受敌人骚扰，获救了，肯定平安，
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互相看看。

他俩心心相印，赞美他们的命运，
可是没有手牵手，目光中也还没有充满爱意的温情，
来证实他们之间新的友谊。血液还在翻腾，
记忆犹新的是那杀人的战争。
由于刚才恐怖的复仇，她还在吁吁气喘。
鼓舞斗志，需要一种勇敢的带有野性的语言，
这种语言可以使公豹面对母豹，
张开血盆大口向她吼叫。
两位英雄互相换了口气。这样的问候，
因为他俩互相理解，就已经足够。

听，号角声！一队白衣骑士
骑着飞马疾驰而至，
高举宝剑，唱着战歌，扛着大旗，
他们来自外宇宙，是阿波罗的仆役，
准备为决定性战役助上一臂之力。
他们姗姗来迟。
只要还有懒洋洋的飞行联队，或有人集聚，
他们就从头顶扔过剑去；
哪儿还能见到武器，或是人头攒动，
他们就骑往山谷，从上往下冲；
看见有人成群结队，他们就把人群炸掉。
“是我干的，要净化空气！”他们在打扫。
当敌人被赶跑，树林被烧成灰烬，
山谷变为焦炭，大火渐渐熄灭，这些随从们高高兴兴
为这对赢得胜利的新婚夫妇欢呼，

执剑向侯爵致以问候："为你祝福！
我们欠下对你的服从，阿波罗。
我们等你判决，要你亲口说，
与其说我们帮助了你，不如说只是心愿而已。
你是仁慈地看着我们，还是更愿意
闷闷不乐地鄙视迟到的朋友们？
不管你怎么看，我们向你鞠躬。"
阿波罗回答说："我不会判决，只会感激，
忠实的朋友永远不会来得太迟。
在充满怨恨的狠毒的地狱后院，
经历过千万个混蛋的捣乱，
看着高贵的额头、坦诚的眼睛，
听着美好的声音，心里万分高兴。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允许，
让我再稍稍地在你们的目光里沐浴。"
于是他们骑马在他的身旁，
作为随从与他一起跟着奔走的太阳，
直到看见小奥林匹斯黑暗的森林，如同花环出现在眼
　　前，
还有绿色的草原，芬芳的春天。
当随从们向他们告别，掉转头往家飞，
看见在山鹰飞行的高度，有天鹅一队。

阿波罗向下面山谷望去，一片烧焦的战场，
千万具尸体躺在那里呆望，
他们的哀怨随风飘摇。
这时，阿波罗严肃地祈祷：

“掌管愿望的国王，我的心将意愿挥舞，
我自我安慰，压抑住心中的厌恶。
我的手中不能有鲜血溅出，
不能让眼睛流泪，因为我的缘故。
我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战场上的英雄倒可以，
如果纯粹是扼杀生命的凶手，我会悲哀无比。
沾在我身上的血迹玷污了我的心，
我要转嫁给孕育了这可恶的世界的人，
我要咒骂他，朝他脸上扔去污迹，
这恐怖的事情是你干的，有罪的是你，
因为最爱好和平的人也要锻炼成真正的男人，
没有谁能不杀生灵而将一切容忍。”

这是他的祷辞。他为死者祝福。
打断他话语的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
家乡的人民排着队欢迎
两位英雄，两位神明。
他们站在奥林匹斯山的不同高度，
站在任何哨口，只要能望得清楚。
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朋友：赫尔墨斯、
阿佛洛狄忒在这里，那里是帕拉斯。
宙斯站在皇宫的屋顶上弯腰致意，
把手按上额头，成了顺从的皇帝。
从一株小白桦树上，面含美丽的笑容的赫拉
一把一把往空中抛撒鲜花。
到处是节日的歌唱和挥舞的旗帜。
阿波罗做着高贵的手势

回答别人的招手，向大家致谢。
那幸福的呼唤实在太强烈，
底下挤成满满的一片。
眼睛没有闩，眼泪刷刷地浸湿了他的脸。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展开他强健的胸膛，
为拥抱所有的朋友，伸出他的臂膀：
“我真幸福！地面上贵人真不少！
大家一起来！永远不嫌多！一个也不许少！”

第 四 部

高 潮 结 束

第一章　阿佛洛狄忒

一天清晨，阿佛洛狄忒醒来后眨眨眼：
“卡里斯[①]，我做了一个美梦！我梦见，
我半飘半游滑过了美丽的空间，
像细绒那样轻飘飘，像荡秋千一样软绵绵。
我被天体中的歌声和星球围绕，
为抓住我，神明们来回奔跑。
突然间，你猜，卡里斯，是谁出现啦？”
“阿波罗？”“不，比他还大！”“那么是宙斯？”“不，也
　　不是他。
是阿南柯本人。他两腿分开，
骑着一个纯金球沿着星途滚下来。
他背上系着一只背篓，
他不用方向盘而用鞋跟操纵左右。
刚看见我，他就向我鞠了一躬表示问候，
把金球刹住：‘上来！’我当然跳进背篓，
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① 卡里斯（Charis）：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之一。一说是赫淮斯托斯的妻子。

然后——‘闪开！驾！’——冲向下面的世界，跳着华
尔兹。
看我是拽他的衣角还是胡须，
这决定他是往太阳还是往月亮那边拐去。
我时不时地摸摸他的额头，
成功地把他统治世界的头带偷到手。
现在时间是不是已经不早？卡里斯，告诉我！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你快说！”
卡里斯报告说：“现在露珠在草上闪现，
田野和草地呼吸着无云的春天。”

阿佛洛狄忒听说后将信将疑。
当她把百叶窗拉起，
一种令人窒息的巨浪扑打着她的面庞，
里面夹着蓝天、鲜花和百灵鸟的歌唱。
她一跃而起：“赶快准备早饭，卡里斯，
还有鞋和旅游服！”“去哪里？”
“走进山谷，到地面，到远方，具体我也讲不清，
要看哪儿燃起我的勇气，诱惑我的眼睛。”
卡里斯双手敏捷地拿来她要的东西。
阿佛洛狄忒刚把旅行用的东西备齐，
她就溜了出去。然后斜着进入田野，
匆匆将有百灵鸟歌唱的地区跨越，
不久就来到了长满草莓的地方，
在奥林匹斯边上，最偏远的山冈。

有三条路通向地面，陡然向下进入山谷，
山谷中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树干有粘有松脂的冷杉树，
两条路敞开大门，一条路被堵住，
用的是乱树枝和一间木棚屋。
边上挂着一把稻草扫帚，与一根棍子相捆扎，
黑板上严厉的警告让人非但不受诱惑，反而担惊受怕，
上面写着："注意！禁止通行！
此路通向人间！"
她害怕地四下张望，竖起耳朵仔细谛听。
没有动静。她溜到稻草扫帚前，停了一停，
面对警告牌，仔细思考。
"上帝知道，要说到人间去，我可不要！
只是我要问：这禁令以什么作条件？
违章如何处罚？都没有写在上面。"
她仔细看看那障碍，把它拉过来，撞开。
"谁造的障碍物，谁自己负责，活该！
什么臭水平，一点也不干净整齐！
人人都能跳过去，只要他愿意。
你们不相信？我马上证明给你们看！"
两手一撑，她跳过那个坎坎。
"也许除我之外早有人想出歪点子，
我几乎吃惊得要死。
是你们的福气！只要有人能干到这样子，
到人间去对他来说就是一桩小事。
告诉我呀，告诉我有什么障碍，有什么限定！
让我们走着瞧！"说完转身走进昏暗的岩石林。
四周围没有声音，没有生命，也没有阳光，

只有来自深深的山谷布谷鸟敲钟般的歌唱。
“现在是否沿着这条路，
往下面走上几个二十步？
这并不重要。回头路总可以走。”想到这儿，
她蹦蹦跳跳沿着林荫小径走下山坡。
嗨，真幸福！这地方虽然被人下了禁令，
可空气却比紫罗兰和玫瑰还要清馨。
她暗暗地贪婪地用鼻子吸吮，
虽说是罪过，内心里却很欢欣。
把嘴张得老大，双手放在胸前，
深深地将冒险的欲望体验。
终于她神清气爽，敢于发出声音，
勇敢地执拗地大喊，在那哑巴大厅。

哎哟，吓了一跳，她的血液几乎要凝固！
沿着一面高墙，在一个急转弯处，
突然间遇上了潘，骑着他的独角兽，
在那羊肠小道上从底下往上走。
往回逃已经太迟，边上除了岩石和深渊，
也没有别的洞可钻。她只好扒紧树干，
等他走过去。“早上好！
今天天气可真不错！”她喊道，
“师傅，对不起，请问
这条路对不对，是否通往人间？”
潘睁大聪明的眼睛看着她的脸，
还稍微眨眨眼，就是不发言。
这时独角兽走过去，迈着小碎步，

耳朵往里收紧，眼睛斜着回顾。
她为了给自己壮壮胆，
在背后向潘开玩笑地做鬼脸，
忘记他那令人不快的目光，
沿着小路边走边唱，
拉拉拉拉，心情轻松，和着节拍。
“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步履如此轻快！”
高高兴兴向前进，时间充裕！
突然，出人意料——是个骗局！
她来到一个地段，近处有一座房屋，
喧嚣嘈杂的噪声压迫她的耳鼓，
喊声，说话声，乱糟糟的声音，
传入沉默寂静的森林。
她拨开矮树丛，小心翼翼，
试试能看见什么房子。
瞧，一小片新割过的草地，
一个公园带有游戏和健身的机器
公园那边，在榆树的树顶上，
有一面红色小旗在空中飞舞飘扬。
一面山墙露出来，屋脊右边
挂着一面招牌：“人间饭店”。
她本来躲在树林后面，现在却好奇地抬起脚，
低着头，踮着脚尖，几乎不敢喘气，贴着房子跑，
看是不是能在花园里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向客栈里面张望。
屋檐下的墙面上，
一幅墙画映入眼帘。“看看上面怎么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画家画了一条街，街上有长长的一排鲜花，
人和动物，这些并非大自然的先天产物，
不情愿地从大自然的作坊里出来，犹犹豫豫，
向地面上的山谷里挺进，
天使们陪伴在左右，可已经失去耐心……
这与我有何相干？来，阿佛洛狄忒！轻点，继续往前
走！”
好了！这下，房子在明朗的日光下探出了头。
大门、大厅、厨房、阳台，都能看见！
见到的都是大活人。看那边，多好玩，
来度假的客人十分悠闲，
坐在凉亭里的摇椅里面，
由一大队女服务员招待，
从远处看，这些人既年轻又可爱，
我想定然是艳抹浓妆。
有人把粉红色蝴蝶结别在帽子上，
也有人把湖蓝色的带子束在胸衣上，
所有的人都用鹅毛做成天使的翅膀。
花园里有一小队病人来回地走，
撑着一根阿尔卑斯山拐杖。拐杖上端没有把手，
看上去像是一个骷髅。
这时，餐厅里的一架老式钢琴，
好像没有琴键，奏出走调的乐音；
骨制构架发出吱吱扭扭的和弦，节奏错误，

好像要歪曲死亡之舞①。
“等一等！我看见什么了？——不是山羊，这是假象。
是潘的独角兽在井边喝水，我几乎会这样想。”
她幸灾乐祸，看得入迷，
在矮树丛后猫着腰，非常好奇，
跟着那好玩的幽灵，
——“你干什么?”——拍着巴掌，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她继续往前走，从房子底下走向山谷，
穿越新的森林，进入陌生的国度。
透过树叶的缝隙，越来越亮，
银色的闪电，蓝色的海洋在发光。
突然间，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宽广的世界，
农田与草地一望无际，田野挨着田野。
在农田上，终于看见了人，真正的人，
一个个活生生的，像是农民。
有人犁田，有一小队人用耙子耙地。
“要是允许我来就好了！真可惜!
不过就问候一句，说上一句话，只说一句!
我就是要犯一次罪，放肆一次，
怎么样？我走了那么多路，
已经走过一半旅途，
——这样做对不对，一会儿就会知道——已经快到目的地，

① 死亡之舞：中世纪绘画题材。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众人走向坟墓的舞蹈，显示人类平等及死亡的力量。

现在却没有结果，两手空空地回去，是否适宜？”
她还没有考虑成熟，还没有同意
这冒失的鬼主意，她就毫无顾忌、
步履轻捷地走上空地。
她高大的身影站在绿色的乡村草地，
那里有长长的一条条农田，
平平地随着田埂渐渐倾向海边。
光彩照人的是她神明的形象，
像一盏太阳灯，像一颗快乐的陨星在游荡。

看，那边的草地上，在樱桃树的树荫里，
躺着一个小男孩，身下铺了一张软软的草席。
母亲在远处用眼睛看护宝宝，
孩子拳脚乱动补偿了母亲的辛劳。
阿佛洛狄忒走过田野，踮着脚尖，
看着这个小男孩，不发一言，
伸出手指相威胁，用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提醒：
“孩子啊，孩子，你得为你的命运庆幸！
如果你不这么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的脸，
我保佑你再多活十来年！”
这么着想完一遍，她抬起头，
摘下一小把樱桃，塞进他的小手。
这孩子只相信牛奶加白糖，
不知道拿到这果子该怎么办；
她将最熟的樱桃去掉核，把果肉
塞进小男孩的口。
然后用一个吻封上孩子的嘴，

唱起一支小曲："不幸啊，你这小鬼！
阿佛洛狄忒的吻是心灵的毒药，
它味道好作用慢却一定见效。
你将毕生成为爱情的奴隶，
这个有魅力的女人将永远纠缠你。
没有一种肉欲、没有一种罪恶未经你的尝试，
美德你不再拥有，欲望变得邪恶，幸福与智慧也只是
　　空文一纸。
'虚荣！'你将痛苦地后悔不已，
一次又一次地在肉欲的压迫下寻求安谧，
直到锅空了，灯灭了，墓志铭上写着：
'一个男人，被女人阉割。'
你为什么哭闹？你乞求什么，用胳膊和眼睛？
算了吧！不要希望从阿佛洛狄忒身上得到怜悯！
同情，你走开！心灵必须被撕破！
就算要犯下罪过：只有爱才叫生活。"
她唱完这首歌，知道自己犯下错，心里不安，
赶紧掉转身，匆匆逃窜。

母亲远远地在田野里窥视，
忠实地守候在那里，心里怀疑，
陌生人嘴唇的游戏像个谜，潜进她心里，
她久久逗留有没有目的。
当她看见那女人突然逃跑，
接着是亲生儿子的号啕：
"你这该死的巫婆！"她怒火中烧，
"你这坏蛋！"她破口大骂，"你这闪闪发光的女妖，

巨人！快向我承认，老实讲，
你拿我的孩子怎么样？
你用恶毒的目光向他施了什么魔法？
你悄声说话，把什么样的不幸带给了他？”
因为她的怒气没有赶上她——真可惜！——
便朝她扔石子，扔歪了，而且没有力。

这时，一个农民突然出现，
这是孩子的父亲，带着斧头往上赶。
她把这男人一拦，双手背在身后，
对自己美貌和诡计的力量信心足够。
当这位父亲抡起巨斧，
向前跌跌撞撞迈开大步，
不知道是该吓唬吓唬她，还是真要砍她，
这时她看了他三眼，使这发怒的人停下。
第一眼看他那双又大又笨的脚，
他往回一撑，意识到这种问候方式不好。
然后她又把严厉的目光盯住他丑陋的面庞，
他觉得非常难堪，害羞地把目光转到地上。
第三眼对他危险的拳头表示惊讶，
斧头向他身后的地上滑。
这回他满怀忏悔，弯着腰哆哆嗦嗦，
结结巴巴咽下一半声音，不敢把话说。
她向他走近，打量了他，用冷冰冰的腔调，
轻蔑地说道：“你这家伙，怎么这么老？”
然后她背过肩膀，扬长而去。
“怎么啦？”“她说什么？”“你怎么如此委屈？”

阿佛洛狄忒走后，爆发出一连串声音，又是起绰号，又
　　是愤怒地反唇相讥。
反抗之后还有嘲讽。破口大骂加深了敌意。
唇枪舌剑还不够，还有怒吼和气喘吁吁的诅咒。
最后谁都不再开口，而是满怀仇恨往死里斗殴。

在此期间，这位美女横穿农田，
来到略微倾斜的一块草地边。
在她脚下，一座被一连串环形山丘所包围的小城市，
舒舒服服地躺在山谷里。
一条河弯弯曲曲地延伸在两座桥底，
它那银色的胳膊环绕了半个城市。
高高的天空蓝莹莹，蓝得醉人心，
一队白色的鸽子，是仅有的一片云。
它们飞过去，在准备播种的土地上掉转方向，
把雪白的羽毛撒落到屋顶上。
这种家乡般的和平气氛，她看也看不够。
“我现在只有一个，这最后一个要求：
请允许我到下面这个小城里，
亲身领略人间的新奇！
这会给谁带来痛苦？只是走马观灯，
很快，一步不停，沿着房子飞奔，
过一座桥，钻过城门，再赶快
从另一座桥上回来。我真不明白，
这怎么可能把别人伤害！
把理由告诉我，美美地吃上一顿有什么不应该？”
她问着自己。她的脚下正是一条

沿着山势在果园里延伸的小道，
于是她匆匆忙忙走向山谷，抬起罪恶的脚，
向小城走去，迈向那座桥。
然后钻过城门。她停住，
叉开手指在膝盖上下收拢衣服，
擦亮眼睛猫着腰，一面偷听一面探望。
小城里像是空荡荡，只有一把锯子锯着软软的欧洲赤
松，
一串串声音越来越低沉，
锯下的木柴都落到地上，悦耳动容。
这时她深深吸口气，给心灵灌注勇气。
“上！”她轻手轻脚沿着房子跑过去，
既勇敢又犹豫，不知方向，像一只母鹿
在自己熟悉的林子里迷了路，
在黑暗的房子之间觉得自己突然被人抓牢，
可怕的鬼魂吓得她赶紧逃跑。
她兴冲冲的步履轻松地
飘到长墙的影子里，
再急忙再害怕她也不忘恶作剧，
辛辛苦苦地从每一扇门窗偷看进去，
路过时嗅嗅房屋里的通道，
看能不能戏弄人，开个玩笑。
如果反射了太阳光，能让铁匠的锤打不中，
秘书的笔掉地上，她会乐得喜冲冲。

难道夜幕能遮掩那高高的火柱，
而不让它引人注目？

难道威严的母狮的陌生的身影
能横穿城市，而没有人报警？
她所到之处，街上的人们跟着叫嚷，
迷乱而紧张。
人声惶惧，门窗乱响，
大家往一起跑，脚步匆忙。
在她前面，管道工和瓦匠
站在房顶上，招呼大家仰望。
到处都是喊声、提醒声、跑步声、跳跃声。
她看见惊讶的人们围着她，成了她的随从。
房顶上的人卷成漩涡往下
落到坚硬的柏油路上，钝钝的声音令人害怕。
一连串“救命”的喊声、哭叫声
把这被围困的人救出牢笼。
痛苦的叫喊声过后，诅咒与怒骂跟上来，
她急忙往一个小巷子里拐。
母鸡被她吓跑。一条尖嘴狗
从房门里窜出，恶毒地冲她狂吼。
一个老妇人驼着背病恹恹地支着根拐杖，
沿着小路费尽力气一瘸一拐走过来，摇摇晃晃。
她碰到阿佛洛狄忒，吃惊地看看，躲闪开，
抡起拐杖从阿佛洛狄忒背后打过来；
充满敌意，却缺乏气力。这时候，
女神已匆匆忙忙不知不觉走到巷子后。
真令人失望！一大群呼天抢地谩骂着的小孩，
从四面八方飞奔过来。
两匹驽钝的马拖着一辆车，行动迟缓，

啪嗒啪嗒呆呆地走来，像梦游一般。
看见神明阿佛洛狄忒，它们受了惊恐，
又是腾跃，又是摇头摆尾，试图挣脱缰绳。
它们以为自己要死，盲目地逃跑，类似疯狂，
车子也跟在后面，乒乒乓乓丁丁当当，
那痛苦的尖声号叫
成了不留情面的马蹄的记号。
在这里，这位美女也不受人欢迎，
——“我躲到哪里去呢？你说呀，眼睛！”——
她溜进一家大门，再从大门进入庭院，
从庭院进花园，这样一直左拐右弯。
她总是不断地转弯，一会儿这里看看，
一会儿那里瞧瞧，让人家眼花缭乱。
忽而像闪亮的太阳，忽而又在玻璃窗上反光，
一会儿闹到地窖，一会儿又出现在房顶上。
“我在这里呢！”她开着玩笑，“你跟着声音跑没用。”
每个人都看得见她，可要抓住她总是落空。
放肆！从马厩里迎面跑来一个小伙子，
凶狠的目光，握着粗糙的拳头鲁莽放肆。
“跪下！向我朝拜！举起手来！闭上眼睛！”
他不情愿地顺从了。倏尔已不见她的身影。

钻进一条又一条小巷，穿过一条又一条大道，
她来到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这里没有疑问的目光，也无人追赶。
她还想开个玩笑，左顾右盼；
危险刚刚过去，她又想来个恶作剧。

瞧，路上有座市政厅，雄伟壮丽。
市政厅有一个庭院，院里有一眼泉，
泉水往一个大池子里流淌。
裸体的大理石仙女舒舒服服围成一圈，
把喝水用的杯子伸向泉眼，
潺潺的小溪汩汩地低声吟唱，
围成拱形的水柱在它上方。
通风的迷宫里自由的阶梯，
在五颜六色的朦胧中庄重地向下伸去。
这美人朝上向市政厅及其庭院，
以小偷似的怯懦的目光，迅速而锐利地扫了三眼。
然后机警地钻过栅栏，
躲进走廊的阴暗角落，藏在柱石后面，
脱去鞋子和衣服，
认真藏好。然后她跳着舞
加入仙女的队伍，一动不动，
宛如大理石雕琢而成。
仙女们为欢迎新姊妹张开口，
向这呆站着的少女致以问候：
“女主人，你屈尊于我们的行列，
你的高贵使我们黯然失色。
因为我们的肢体已经遭受到石头的魔力，
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虔诚都已麻痹；
我们不能向你表达我们的景仰，
顺从地跪倒在地上，你的脚旁。”
泉之王嗡声嗡气地歌唱，
从七个管子将他的仁慈宣讲：

“长久以来，我穿过这些空间
把泉中的漩涡和林中的絮语梦见，
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充满仁恕，
因为我能目睹美人中的翘楚。
假如不是高墙扼住了我的喉咙，
假如没有铁钳使我的灵魂变得怯懦无用，
那我愿像狂风中的火焰，
把你的歌用雷的舌头吹得很远！
这不是我的罪过。美人啊，请你饶恕我！
下面这个信号作为替代品请你将就、凑合。”
七个轮子甩出七彩长虹，
它们不断地闪亮，转着圈飞越天空。
过了一会儿，政府官员们聊着天
涌下台阶，走进庭院。
他们一个个停下脚步，惊愕得张口结舌：
“快看哪！来了个新仙女！哎，她从哪里来的？”
“你们知不知道，”村长说，“我怎么想？这是一个捐赠
品，
送礼的人不留姓名。”
他把这无名的送礼者大加赞许，
又说出这礼物的价值和这一举动的意义。
和奇妙建筑中的最神圣的东西一样，
一个女人的形体，就是在雕刻上
不加任何配件，不涂脂抹粉，不戴金银珠宝，
完全出自创造者之手，它的贞洁也会将光芒闪耀。
一阵掌声表示赞成：“谁要是不虔诚
不祈祷，而是有什么别的举动，

那么他心里有什么念头就显而易见，
他是和猪一起呆在猪圈。”
这时上面又下来几个人，从远处一看，
就知道他们不同意这种意见。
他们对此嗤之以鼻，阴险地凑到一起，
为审判这件艺术品，走来走去：
“哼！表现手法倒不算太赖，只是没有生气。”
“胳膊长得不对头。”“这条腿不自然，不真实。”
“我觉得它太符合规律，太刻板。”
一个驼背用低沉的声音叫喊。
精明的菲力普把一个滑头从人群中推出，
他用唾沫沾湿手指，走上前来摸一摸，
在女神的脊梁上像内行似的按上试试，
看是不是用石膏假充大理石。
她再也抑制不住，先用鼻孔出气，
再大笑着欢呼着起立。
接着是一片愤怒与茫然。“骗人！她是活人！”
“呸！不要脸！”“我找不到足够的话骂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这无耻的女人！你从哪里冒出？
是不是跟着一支不讲风纪和规矩的队伍？”
乡长大声叫嚷，说一个人要有美好的道德品质，
还要有衣服和裤子、警察和棍子。
她轻轻松松地跳到地上，
整个神明的身躯伸展得很长，
迈着高贵的提坦人的脚步。
当使者在她跟前的微光里跳舞，
她的每一举动都是一支沉默的乐曲，

好像你拿着水晶在阳光中晃悠。
他们战栗地发现她的神明身分：
“这是个来自上面的奥林匹斯人！”
他们吃惊地跪下来忏悔、道歉。

她却大大方方下命令，走到他们面前：
“你们这些地球上的矮人，要知道，我不喜欢
你们反抗我，目瞪口呆地将我傻看。
把你们的视线挪开！转过身去！
我穿衣服的时候，偷看、说话都不允许！
我宽恕你们！你们可要听从我的旨意！
假如有人回头看，那他就将我的恩惠失去。”
他们战战兢兢地服从她的严厉的旨意。

要转过身去，他们可是非常乐意。
偷看是禁止的，他们谁也不看谁，
但他们却互相戒备，
每人都恶毒地把别人看成特务，
这纯粹是出于嫉妒。
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得到利益，
大家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他们虽然脚趾发痒，却遵从了命令。
看到这一情形，刁钻的阿佛洛狄忒很开心。
为了让他们难受，
她想演一出戏，在没人看见的时候：
她乱蹦两腿，又是叹息又是呻吟，
加上咳嗽，能让石头也动心。
故意玩弄这骗人的勾当，

把穿衣服的时间拖长。
当她终于在他们身后穿戴整齐，
为继续前行准备舒齐。
“有没有人，”她喊道，“在遵循条件的基础上，
有谁的嘴将我的嘴渴望？”
这时候，就像有人想锻炼肮脏的小猪的耐心，
拿面包和水灵的萝卜在它们前面逗引，
小猪就会吱吱尖叫，
站起身来叹息着乞讨。
这些贪欲的市政官员如坐针毡，
爱得发烧，喘得可怜。
“你们听好！现在我说出条件！
有一朵带刺的玫瑰，藏在井边柱子后面的最上端，
这是我今晨在山中采捡，
曾经佩带在我的胸前。
要是谁有足够的灵巧与潇洒，
能从井边的柱上给我取来这朵花，
那么我发誓——天哪，说出来真是把我恼死——
那么——我忘记羞耻，我真该死——给他一吻，我发誓！”

好比一小队捕鼠者拿一根短绳，
胳膊绷紧，双脚一撑，
短绳凑合着刚好能打上一个扣，
然后向大老鼠一甩一抽。
这群市政官员为求得一吻，比捕鼠者还要激动，
他们冲至井边，在水池前猛地跳上半空。

要从泉眼旁跳到饰有仙女的宽宽的池边，
对官员们来说并不困难。
可是有那么多身体，谁都不愿失去良机，
大家一起互相挤，
人人勇敢地往前冲，
啪嗒一下掉入水中。
不要在水中被淹没，
这比吻和玫瑰更重要，
劈里啪啦一个个脊背在水里滚来滚去，
含有泡沫的潮水把庭院与台阶打湿。
就算有人有顽强的毅力或较好的运气，
刚刚爬上一丁点儿，就有人出于妒忌
在背后把他重新拉下水。
这哪里还是水池，倒像一个水槽，给牲畜饮水
或洗澡，水疯狂地四处飞溅。
这场战斗越打越热闹，越打越野蛮。

听，外面马路上有人在追捕！
一大群不满的女人在尖声疾呼：
“女妖跑哪去了？快帮忙把她抓住！
找呀！快找呀！她肯定躲在这里！她从那里逃出。”
发现了！快挡住她的去路！
她往边上一闪，蹦上楼梯，躲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
哎哟，黑暗中到处都是拐角！
左边右边门可不少。
有一扇大门敞开着，透出亮光，
里面是半明半暗的市政府议事大厅，空空荡荡。

进去关上门，再闩好，
然后赶快走到窗前，匆匆往外一瞄。
我真幸运！空无一人的小巷，近处是一座桥，
桥后面是山、树林、田野，还有阳光照耀！
乡长的座位后面有一扇门通向佣人的房间，
沿着楼梯向下可以通进小巷子，我但愿，
等一等！停！那边书桌上有一本书，味道刺鼻，
闻起来像是有一种官僚之气。
赶紧坐上乡长宝座，签上自己姓名，
然后——危险——飞一般钻进后门，
飞下阴暗的楼梯，
穿过走廊，走进自由的天地。
先在小巷子里左瞅右瞧——好！
弯下腰来走上近处的小桥。
过桥以后赶紧爬山走进长满秧苗和谷物的田野里，
再穿过夏日有鸟鸣有蟋蟀叫的村庄和草地。

哎哟！有人碍手碍脚真麻烦！是个笨蛋，让人怜悯，
是个男孩，漫不经心好像没长眼睛，
就像一只粘在她衣服上的狗，死跟着她。
怎么警告怎么威胁都是白搭。
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只看，只吸，
把她这美丽的奇迹啜进口，吸进自己的身体。
这下她掉转身，睁大眼睛发怒，
她找到一个办法解脱自己，将他报复：
“小男孩，你过来！你可愿将我取悦？”
他的面颊烧热，热到太阳穴。

“那么你跑到下面桥边，游过河去！”
话声刚落，他一下子飞一般地钻进谷地。
她耸耸肩，看都不看一眼，冷冰冰，
继续赶路，上山，走进森林。
她在这里歇口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满意。
这小城市肯定很讨她欢喜，没问题！
然后她又心怀鬼胎，高兴地哼着胜利的小曲，
一蹦一跳钻进碧绿的森林里。注意！
什么东西在闪亮？难道是太阳黑子？
不，它还在动，还在调换位置。噢，可把人吓死！
不可能是看花眼，不可能有什么捉弄我的疯狂景象：
潘的独角兽在吃力地搬什么东西，和活生生的一模一样。
在远处的欧洲榛子树丛，她就拐向侧面，
老是害怕地往身后看上几眼，
看那冷杉林里面漆黑的地方。
突然有一只细嫩的手指从侧面碰碰她肩膀，
像被雷击中似的她缩起脖子，
低下头来，完全是无意识。
她苍白着脸浑身颤抖，
用害怕的、疑问的目光偷偷向上瞅，
她往回跳了一步，因为她确实害怕：
是潘本人站在她面前，严肃而高大。
思想家的额头以惩罚相威胁，严肃的神情
下着命令：“快回答！不回答不行！”
她身上女人的傲气被激起，

骄傲地绷紧身子，挺直身体，
用自己的美貌抗御他的魔法
鄙夷地扔给他唯一的一句话：
“见鬼！”然后，她大笑着，从从容容地离开他，
迈着坚定的步伐。
刚到一个多石的拐弯的地方，
不再感到背后有他的烧灼的目光。
她冲进灌木丛。“往哪里逃？”她想。
瞧，在树林里洼地的顶上，
是宽宽的熟悉的奥林匹斯山梁，
她就朝着这个方向跑回家乡。

低矮的灌木丛渐渐变为稀疏的冷杉林，
时不时地能听见田野里人们劳作的声音。
这位匆匆忙忙赶路的人
总听见附近有鞭打声、马嘶声、羊叫声。
听，背后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多么匆忙！
各种各样的林中动物跟着她游荡。
前面是两只大鹿，顶着骄傲的鹿角，
长长的腿走起来歪歪倒倒。
后面是母狍、鼬、狐狸、獾和兔，
好像一个个从地下钻出，不计其数。
这些树林中的生灵看上去和和气气，
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像是去参加婚礼。
它们成了随从，充满爱意地陪伴阿佛洛狄忒，
先是跟在她身后，渐渐地放肆起来，走到她的一侧。
由于没有棍子，她折断一根树枝当鞭子，

不时地阻止它们冲上来放肆。
“当心你们的蹄子和嘴巴!”
她喊道，鞭子在呼啸，眼睛在恐吓。
还有呐！从广场上又冲过来一群，
各种叫声不停，渐渐挨近，
在灌木丛里乱钻，树枝和枝杈都被折断。
还有驯服的家畜哪，有猪、驴子、马，看，
还有两只公羊。狗在里面穿来穿去，
最后面还有只公牛。
为了突围，她纵身一跃，跳到一块岩石上，
这岩石孤零零的，长得正是地方。
她高高在上宛若柱子上的雕像，
任凭它们叫嚷，痛苦地渴望，
那些大嘴巴还能唱出不同的曲调，
为追求她，有尖叫，有哞哞地叫，也有哀告。
碰见水怪，她把鞭子甩得直叫，
整整一队人马呼噜呼噜叫唤着跟着跑；
如果她温柔地打着响指把它们挑逗，
那整个一群都发情似的腾跃起来跳个没够。
哎哟!真可怕!那里来的是什么？——屏住呼吸！——
从草场冲过来的东西趾高气扬，呼吸中充满淫欲!
这是地狱里、神话中的什么庞然大物欣赏
她身上的气息和芬芳？
看那边，浑身毛绒绒，头上长角，脸上长着胡子，
一只巨大的公山羊走过来，迈着沉重的步子。
它先是斜视一番，然后跺脚说道：“你闻闻看!
这就是我，我的角是世界之角，是造物主赐予的花冠。”

“快来看哪，尊贵的潘！快过来瞧瞧你的双胞胎兄弟！
不管叫它神或人或动物，这只是一层皮。”
阿佛洛狄忒将他揶揄，
“一个新的名姓，里面都充满淫欲。”
够了！有两只圆滚滚的公羊，
她问也不问一声就把它们毛绒绒的脊梁
当作桥和儿童木马，
狡谲地从石头上跳下。
刚刚疾走了十来步，就发觉自己来到开阔地，
赶紧顺着田埂，朝着山野逃离，
踩在地面上凸出的地方，
越过山坡、洼地，顺利地钻进灌木丛。
她大笑着一阵狂喜，
倾听身后淫荡的野兽远离自己，
在地上打着滚，沿着她的足迹，
一只动物嫉妒另一只，将它袭击，扒下它的皮。

看，树林顶上是客栈的小旗。“嘿！你好！”
一下子她又来到了半山腰。
“勇敢点，阿佛洛狄忒！集中思想！这山有高度！”
刚才，几小时之前她还踏着晨雾
在阴凉的小路上健步如飞，
又跳又蹦冲下山；这回，
天热起来，在归途中她只能像蜗牛一般，
沿着陡峭的山路，步履艰难地一点一点向上登攀。
时间一长，腿不中用，气也很难喘，

还有那折磨人的魔鬼的墙垣，
永远是那么多，耸立在她头上，
她失望了，感到气馁与沮丧。
“也没板凳坐下歇歇，没有！
谁让我这傻瓜在这不幸之路上奔走！”
嘴唇已经扭曲，眼泪在颤抖。
“太好了！”终于在灌木丛后，
在路边她发现一小块空地，四周由岩石环绕，
在深渊边上一座猎人瞭望台耸入云霄，
深山里有一扇小窗，由花环绕，可以眺望蓝天。
她高高兴兴地晃进空地里边。
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坐下！休息！
除了休息什么也不干，深呼吸，把一切都忘记！
不用知道自己的姓名，也不用感觉自己的生命，
不去感觉自己的身体重得像拖了一根纤。
只要呼吸！——“哎哟，好疼哟！哎哟，脚趾头！
这折磨人的鞋子，你给我走！”
嗨，多么舒服！和煦的春风扑面！
“难道我亲爱的身体没有这权，
也尝尝这舒服的滋味？
凭什么束缚我的腰、我的腿？
请问，有什么理由让我的胸脯坐监牢？”
说完，她的衣服窸窸窣窣一直滑到脚，
环绕着她，一个令人惊羡的花环，
她的大腿在闪亮，肩膀在放光。
“太好了，这就是我！”她把衣服丢在那里，
抬起腿，勇敢地迈步，爬上山去。

她围着这块空地及其近旁，
无拘无束地懒散地闲逛，
顺着山坡俯瞰，底下的森林在深谷里，
所有的山谷尽收眼底。
远远的地平线处香雾缭绕，
人间城市里有一座塔，很高很高。
她停下来看看那座高塔，
一半凭记忆，一半是想象中的图画，
她编出一个童话，以这座人间小城为背景。
直到她编够了，已经筋疲力尽。
“假如我现在躺倒在床上，怎么样？
瞧，那边草地里是我的衣裙，现成的床！”
说到做到。本已疲倦，不用费多大力，
她就安然入眠，做着梦的游戏。
看来她梦见的有开玩笑有欢闹，
因为她梦中时而欢呼时而大笑。

轻手轻脚地骑着独角兽的是潘，
他穿过岩石之门，来到熟睡者的身边。
当他的身影一触及阿佛洛狄忒的太阳穴，
她就在梦中坐起身来叹息不绝，
浑身缩成一团，睁大眼睛看不见东西，
好像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表情充满恐惧。
他举起手，伸出他那富有魔力的指头，
冲着她秘密地念上符咒，
等到将她的精神控制住，
他用自己的目光捕捉她的目光，神情严肃：

“我，潘，无意识的主宰，我命令你，
阿佛洛狄忒，我要你放弃
撒谎和各种借口、托辞，
说出真话，在回答我的问题时。
你这个善于嘲讽的人，你这个糟蹋男人的女人，你倒
是说说，
你那轻浮性格的背后到底藏的是什么？
难道你的灵魂完全冷冰冰，
没有温柔的渴求，也不需要一点爱情？
难道你感觉不到胸膛里有一颗心，难道你丝毫没有感
情？
难道阴谋诡计和故意的恶作剧能满足你的癖性？
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已耗尽精力，
为了让你吐露真言。你不是女人，你！”

一声叹息充满向往，睡觉的女郎更加美丽，
她泪水如潮，回答他的问话时不断抽泣：
“真见鬼！你不讲情面，你太了解人的心灵，
我对自己都不承认的事情，你却毫不留情
从我舌头上夺走！你的意志强迫我。
面对你阴险的问题，我实话实说：
世界之大，却没有一个女人如此冷若冰霜，
在最深层的心底里，她对爱情毫不渴望。
她盛气凌人，傲气飞得比星月都高，
却是为了将一位值得服侍的人寻找。
所以，每当我这最可怜的女人愚弄男人，
啊，你不知道我的心头有多冷！

如果有一个男人教会我女人的屈服，
那么我会问候他，像问候一位救世主，
我多么愿意远离那些骄傲的国度！
我会感激他，为他下跪，冲他欢呼！
我恨你，潘！你不通人情，你真恐怖！
你这么对待我，我可从未向谁屈服！
面对赫尔墨斯或阿波罗，甚至头戴王冠的宙斯那君主
　　的面孔，
我都不会失去冷静，都不忘把他们故意玩弄。
可我很矮小；面对你的强大，
我在颤抖，我在害怕。
我对你卑躬屈膝，承认你是我师傅。
美丽的女王承认你是灵魂的君主。
我梦中招供的话于你无益。
等我醒来有你好瞧！这我可警告你！
一旦我重新感觉到美丽这一武器，贪权的我
将不再知道我曾向你坦白过什么。
我将使用一切与生俱来的和后天学到的诡计，
把你贬为胆小怕事的爱情的奴隶，
夺走你的骄傲和自信，
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获胜。
然后我会居高临下藐视你，
用来报答你给予我的胜利，
庆祝我能够驯服强大的潘，
诅咒我居然这么能干。
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迫不得已。
这是阿南柯的诅咒，这番怒火没有道理。

我的血液都在号叫。所以，亲爱的，听我的话，
就算你是男人，你那么强大，也要逃开阿佛洛狄忒！快
走吧！”
潘一动不动沉默片刻，把这警告好好想想，
掂量一下女人的诡计、男人的力量。
独角兽若有所思地抬起蹄子，
挠挠耳背斜眼看看，好像留在这里对他不合适。
阿佛洛狄忒伸伸舌头并且微笑，
在梦中翻转身，伸了个诱惑人的懒腰。
这位强大的魔术师对这女人又爱又恨，
受了迷惑，面对这女人的魅力头脑发昏。
他非常胆怯，用大衣遮住眼睛，
然后偷偷地溜进岩石间的窄路——还算聪明。

当阿佛洛狄忒身上的魔力被解除，
她忘记了时间，睡了很久，睡得很熟。
最后她终于打着寒颤从地上跳起，
群星闪耀在昏黑的天幕里。
黑色的幽灵般的森林在她脚底下张开大口，
小枭在哀怨，远处山谷里的公牛在怒吼。
“太迟了！”她摸索着找到鞋子和衣物，然后
——“赶快，阿佛洛狄忒！”——赶快往家溜。
“可这是不是那条老路？今天中午可是另一番模样。
我是不是记错了？真可怕！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簌簌作
响？
是树枝？还是人？抑或是个想吃我的动物？”

她感到冷，她在颤抖；她感到恐怖。
害怕之中，她突然冲着山脉大喊：
“救命啊，朋友！快来呀！快出现吧，强大的潘！
忘记我的错！原谅我！宽恕我！给我仁慈！
我愿意赎罪！我后悔了，潘，我发誓！
来骂我吧，宝贝！用你厉害的双手把我严惩！
只是不要让我孤孤单单地在阴暗的林子里丧生！”
这时，友谊的气息包围着她，很温柔，
像是岩石上放射出一股暖流。
“怎么？我没听错吧？”——噢，美妙的声音！卡里斯
　　的声音！——
“谢谢你，潘，谢谢你的帮助！”——那么近！
得救了！——“你好，卡里斯！”喜悦中给她许多亲吻
　　作为报答，
然后讲呀，笑呀，说了很多话，
直到阿佛洛狄忒承担
那已经战胜的危难冲起的狂澜，
不住地诉苦、哽咽与抽泣，
流着眼泪倒进女友的怀里。
卡里斯惋惜地表示怜悯，
给予她安慰、爱抚与同情，
命令她放弃地球之行，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提醒，
“因为只要我们心中渴望的东西，
善良的奥林匹斯都会扔进我们的怀里——”
这时，阿佛洛狄忒用力从卡里斯怀里挣脱：
“听好，卡里斯，你听我说！

就算有人把奥林匹斯所拥有的一切金银财宝
都摊在我的脚下，再加上全部欢笑，
要和我换这一天里的危难和恐惧，
我不干，我不愿意！
今天不是最后一次！不！
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散步。
一些弯路被我省掉，
全世界都会惊讶，只要大家知道。
我告诉你，有一天宙斯
会因为我比他强而嫉妒得要死。
是的，大家称他为‘主’。他是君主。
随便吧。实际上地球是我在统治。
留着你的宝座和王冠，我允许你！
你统治别人的头脑，我却在别的地方施加管理。
够了，其余你一会儿会知道。
来吧，别再安慰我，把同情也省掉！”

她急急忙忙回到家，迈着硬朗的步伐，
把使者叫来，把命令下达：
“去，让人吹起小号敲起钟，
两天两夜，穿越奥林匹斯山空：
从今天开始到第三天天黑之前，
有一出喜剧让你们观看，
阿佛洛狄忒邀请奥林匹斯居民全体
观看这场美丽的闹剧。
以下就是这场闹剧的内容：
全体男人，栖身于人间城市中，

包括国王和穿长袍的神甫，
尽管他们要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
阿佛洛狄式就像牵着一队驯服的小狗，
凭着她的兴致，伸出一只手指头，
引着他们来到奥林匹斯展览，
你们一定会嘲笑讥讽个没完。
如果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到人间去，
我将予以批准和允许。”

这傲慢的人下完命令，
使者鞠过躬就去执行。
听到这一消息的众神明
有两种反应：大笑和吃惊。

第二章 阿南柯喊“停”

在创世纪的作坊，在一座塔上暗藏着千万个机关，
里面的按键和阀门从来都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准时带来消息，报道每个小时
在世界各地都发生些什么事。
指针不间断地嗡嗡地刻下字符，
没有一个活人的眼睛能把这内容读出。
阿南柯埋头坐在桌子旁，
满怀忧愁地检验生命体的情况，
以及天体是否保持平衡。
——从奥林匹斯通来的线路不对头，停！等一等！
他摇头站起身来小声嘟囔，
在一个带镜的梳妆台前他让一个小轮子发出声响。
看，通过这个带镜的梳妆台可以看见
奥林匹斯山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彩色画面：
没有首领的神明天天壮大胆子旅行，
每天都走向世界各地，随着他们的性情，
想不到有所顾忌，也不顾自己的从属身分，
宙斯呆在家里，懒懒散散地沉湎在男欢女爱之中。

“看哪!”他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是这样?
我看中宙斯当国王，
可不是为了让他乱搞，
而是为了让他把人间统治好。
谁有那个胆，我倒要弄弄清，
居然敢染指人间的事情!”
他闷闷不乐地走到书桌旁，
迅速地把一个问题写到纸上，
再把纸条转着塞进
一个聪明的铁人的耳穴。然后赶紧抓住曲柄，
只要能转得动，就用力转上几圈。
等了一段时间，
铁人内脏里发生一场恐怖的内战，
里面有脚踢，还有痉挛。
随后铁人的上下颌骨啪啪发抖，哽住，
再从牙齿间将长长一条东西产出。
条子上的字很小，
是对阿南柯问题的回答，上面写道：
他知道命运女神干预，
摩拉发慈悲，不问也不理，
完全是出于同情，送给赫拉一处度假村，
只要夫妻间和平相处，没有口角纠纷。
还要维护神明之间的和平，
人类之国也决不能不安定，
绿色旗帜俄耳比亚作为度假村的标记，
飘拂在奥林匹斯山脊，
如果赫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挑起争端与是非，

那么绿旗俄耳比亚就会在那一天从房顶上呼呼地坠
毁。
“我倒要知道，她哪里得来这个许可？
如果她以为是我的给予，那可就大错特错！
到底谁是全宇宙的师傅和主人？
是我，还是那个女人？”

他十分生气，心神不宁，
从塔上下来，走路一刻不停。
他来到一座花园，
从这里可以遥望奥林匹斯山。
一条长篱笆烂在常春藤里，
他狡猾地躲在后面嘟嘟囔囔生气。
“这种混乱局面持续不了多久！”他咬牙切齿，
“除非在洗牌的人不负责任时，
我自己拿一根棍子来把秩序维持，
否则到世界末日之晨，还有谁出来制止？”
这位君主闷闷不乐准备出击，
正要下决心时，心中却顿生怀疑：
“等等，静一静！是一阵风声，还是我听错？
奥林匹斯有谁敢吹嘘，有谁敢这么做？
又是吹号，又是丁丁当当的钟响，
还有使者的叫嚷，看看到底搞些什么名堂！”
他把那副猛兽的面具，
猛地扔进常春藤，将愤怒压下去。
当他亲眼看到使者们受阿佛洛狄忒指使，
围着神明居住的山走来走去，

他亲耳听见那放肆的语言，
听见这骄傲的女人许下的诺言，
她要凭借自己的美丽，
把全人类带出他们的居住地，
连同神甫们和全体官员，
带到奥林匹斯接受展览，
虽然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用，
只是为了消遣，为了把人愚弄。
他暴跳起来。“这下，”他气急败坏，
“这个小东西居然要把塞子从瓶子里撞出来！
为了一个小女人的脾气，
让这些生命热血沸腾呼吸正常，实在太便宜！
我发誓，离伤感我还差得远，
有人说我恐怖，我可从来没有爱怜。
如果我扼住别人咽喉，我会认真处理，
演场木偶戏嘲弄生灵，可不符合阿南柯的脾气。
怎么样，阿佛洛狄忒，我们两人打个赌：
我将尽快解除你这操纵人间的职务。
我知道，拥有和平的将是人类，
即使他们面对你那轻浮的大腿！”

说着，他叫来自来水厂总管理员许格兰普，
对他下达命令：“听好了，记住：
快！一点也别耽误！用足气力，赶快！
带领你手下的人把所有水闸都打开，
挡住从地狱的沼泽地里冒上来的汽雾，
让大水淹没人间的国度。

下雨吧，把地球之口冲破！
下吧，让灰尘在泥污里浸没！”
许格兰普没好气地听着，快快不乐。他气冲冲地
带着笨手笨脚的手下人，打开水厂房顶上的小孔，
拉开生锈的门闩。
嘎嘎作响的是一个机关。
云慢慢地爬上潮湿的房屋，
雾气爬出哈得斯的沼泽小路，
罩满田野爬上山，
因寒冷而颤抖着，一层压过一层。
当它们打着哈欠包围了人间之国，
像一曲长长的歌汩汩地流过，
潺潺地流淌；全世界像是被永无尽头的绳索
紧紧地缠绕，在肮脏和无聊中沉没。
阿南柯讥讽地大笑，
“这下，阿佛洛狄忒，祝你地球之行顺利！
你在胜利途中将吧唧吧唧浸泡在齐靴深的污泥里，
你可得穿上防水大衣！”
说完，他嘲讽地看着五彩缤纷、
永远晴朗的奥林匹斯，等待下文。

第三天清晨，任性的女神精心打扮一番，
走上马路，头上戴着花环，
跟着她的是一队兴高采烈的艺人和魔术师，
个个浓妆艳抹，扛着丑角的旗帜，

为了戏弄人们，外加丁零当啷的拨浪鼓，
他们狂呼，乱跳，急奔，飞舞。
一小段时间以后，这个队伍
走下森林，来到一个明亮的拐弯处，
那里可以把这些快乐的漫游者鼓舞，
让他们看清远在地球上的人间的国度。
先头部队这时却突然停下，
人们吃惊而失望，一个个站住张大嘴巴。
眼前出现的不是熟悉的五彩斑斓的景物，
——噢，真不幸！——而是一层厚厚的乌云密布，
那灰色的罩子又蠢又哑，
嫉妒地把山峰和山谷埋在底下。
他们像牛一样无力地反刍，
嘴巴里呼噜呼噜地冒着烟雾。

森林管理员米耳米克斯① 急急赶来，
要把这层云雾之谜解开。
“嗯！”米耳米克斯喃喃自语，“这天气是不好，
水面上的风是师傅，它能预示雨的到来。
不过，假如下层的风势力强大，
也许到明天清早雨还不会下。”
猎人走到森林管理员身旁，
给人带来安慰，解释这流星现象：

① 米耳米克斯（Myrmex）：希腊语，意为“蚂蚁”。相传宙斯在埃阿科斯岛上将蚂蚁变为人，替他造船。这些造船者遂名为“米耳米克斯”，暗示这些人是从蚂蚁变来的。

“我看这天气不算太糟糕，
不过是西风与南、北、东风裹在一道。
仓鼠进了农田，牡狍已经跑开，
母獾和母狐狸都在给孩子喂奶。”
一个牧人一边眨眼微笑一边听。
“你有什么意见？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牧人看看天，沉默一会儿，考虑周到。
“依我看，”他屈从地说道，“是燥热风在开玩笑。”

“哎，怎么啦？”阿佛洛狄忒嘲笑，
“那是什么人在胡说八道？
难道你们以为我整整一夜没上床，
白白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
往前走！跟着我！让那些受教育的笨蛋讲去吧！
至少我要走。那些谚语让我害怕！”
说完她伸直胳膊叉开手指保持平衡，
然后欢呼着轻捷地向下飞奔。
其他人又吵又闹地跟上。面对第一层雾气，
大家又是鞠躬，又是献毛茛花，又是屈膝。
然后打着喷嚏钻进湿漉漉的云层，
咳嗽着什么也看不见，四周烟雾空濛。
底下是空旷辽阔的地面，
情况有所好转，大家成群结队跳着胜利之舞走向前，
有的摇铃，有的吹号，还有的大喊：“嗨哈！”
越来越高兴，越来越疯狂，声音越来越大。

一声惊叫。“停！下小雨了！”“笨蛋，有什么了不起！
哪儿来的雨？”“想想看，我要是感觉到，可就是真的！”
欢呼和奔跑都突然停止，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
站在广袤的荒漠的土地上，四周一片沉寂；
呆愣愣地压过来一片乌黑的云层，
推推搡搡又笨又重。
它们在这里往上爬，又在那里挂上葡萄架；
云儿不是在天上走，而是在地上爬，
好像要用嘴巴翻挖泥土。
他们可以用手摸到云，就在近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下雨，必定下得很猛。
这群傻瓜自知理屈小声小气，乖乖的一声不吭。
“回家，还是往前走？”“真笨！这个以后再说。
首先我想该是找个地方躲一躲。”
“是啊，可是躲哪儿？”没有庇护，没有躲雨的地方。
他们束手无策，开始奔跑，仿佛精神失常。
有人快跑，有人小跑，还有人蓬乱着头发慢慢走，
这儿是恐惧的叫喊，那儿有人把自己嘲笑个够。
这下可不容否认，这就叫做下雨！
跑步比赛正在进行，放肆而没有意义。
轰！伴着石子一样坚硬的雷声，暴雨倾盆！
人们被轰散，被驱赶，跑在田野的泥土中，
人人都不知道别人的行踪。

在草地上的一座小房子里，靠着一条小溪，
阿佛洛狄忒终于找到屋檐可以躲避。
她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竟然如此盲目如此迅速。反正她站在那里。
进行哲学上的思考，对她来说没有必要。
是该生气还是该大笑，
她自己也在犹豫。
一个好信号，听！沉雷夹着暴风雨。
大木盆倾泻得越恐怖，
暴风雨就会越早结束。
假如时不时地像从水壶里倒水一样，
她就大喊："谢谢啰！"然后哼哼着鼓掌。
这一伟大冒险，到头来她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点她却不能否认：她浑身潮湿，
生活在井中的仙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湿叽叽。
那件荒唐的勾引人的衣服，那件诱人的衬衣，
贴在身上就像一层表皮，
每一根线条都被如实地描摹无遗。
鞋子成了一个湖，脚腕子稍稍动一下就歌唱，
一会儿发出羞涩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一会儿吧嗒吧嗒
地响。
头上戴的花环里的百合花，
有的往额头上掉，有的甚至往耳朵上挂。
她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把花扔开："不足惋惜！"

她喊道："这样我就成了仙女，在男人眼里！
眼睛长在我身上，不会融化。
神明的儿子，我不怕；人，我也不怕！"
说着，摇晃着她那长着乱蓬蓬长发的头，
活像刚刚爬出游泳池的鬈毛狗，

滴滴答答转着圈，水往四周飞溅，如果有铃铛，
还能听见铃声丁丁当当地响……
然后她把脖子伸到屋檐的水柱中去，
她很好奇，要看看水是沿脖子走，还是顺着脊背流。
既然情况已经如此，为什么不干脆闯进露天里？
浸湿的海绵不会更加潮湿。
踮起脚尖跨一步，再跳上一块石头，
她就勇敢地往雨里走；
把头向后仰，伸直臂膀，
半张着嘴，让水往里淌。
“又清新，又干净！说说看，危险在哪里？”
她高兴地呼吸着空气，
越来越多的水被吸进她的头发里，
她的额头就像有砝码吊着，往后越仰越低。
假如不是那么凉，再加上泥地里流着一条小溪，
她会把身旁的小溪改作浴池。
雨滴不断地往额头上敲击，
头终于有点晃来晃去。
于是她重又逃到老地方，
冷静地理智地看看那座小木房。

房子下面是交叉的大方木料，上面是狭长木条拼成的
墙壁，
中间有空隙，有洞眼，还有年久失修的痕迹。
房子里面是什么？黑暗。“闻起来像干草。”
她扯出一把来，“是干草。进去瞧一瞧！
里面如果呆着小兔或小鸟，

它们肯定躲在软乎乎的窝里，又温暖又干燥。”
她一边溜一边找，看是否有地方藏身，
最好能找到一扇门。
看，狭长的木条上有一扇小门，有点儿高，
但用手还可以够到。
“嗨，好痛苦，这个守财奴！”锁紧了，急死人哪！
她任性地怒气冲冲，抓住小门，用劲一拉——
噢，出人意料！嚯！上了锁的木条——轰——
腐烂了，有所松动。
再加一把力，门便大敞着迎接客人。
要想进去，只有会体操的人才行。
可是穿着丝绸绣花衬衫
可不适宜爬高。她往四下里看看，
只有雨雾和烟雾，
被水浸透的墙护卫着孤独，
于是从身上扒下一层湿湿的鱼皮，
头和双臂吃力地钻出衬衣，
再把衬衣拧成一根香肠，瞄准——
叭，她往门里一扔，
不见了。在干草堆上。怎么样？水平够不够？
鞋也脱下来，塞到门后。
现在，阿佛洛狄忒，让我们看看你的登高术！
站在中间不偏不倚，量好脚步，
肘部姿势摆好，——好！一条腿伸直，扒住木料！
“哎哟，好疼！这个我永远会不了！”
“用劲！肯定行！一定！”她绝望地用脚乱蹬，
扒住木头，后背也使大劲，大腿乱动——

“乖乖！胜利了！”再加把力，腰部一扭，
她躺倒在里面，与其说是跌了一交，不如说是栽了个
　　大跟头。
“嗨，这草堆里真暖和真舒适！”
她跺跺脚，再走走，把水溅得到处都是。
终于她自由自在地躺倒，脸朝上，
“嗨，真好玩，像只球！”她拼命摇晃。
再站起来走几步，向左向右扭动腰肢，
听听雨，雨还滴滴答答打着屋脊。
“继续下吧！随便下青蛙还是下母鸡！
我无所谓！”她高高兴兴心平气和地做着扭屁股的游
　　戏。

当她在床上躺得有滋有味，
屋角秘密召开动物世界参议会，
一个个溜出来，从摇摇欲坠的草垛里，
白天发生的新鲜事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只甲虫率先开腔，说话战战兢兢：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地震！
一个神话般的庞然大物，硕大无比，
用大腿狠狠地跺着地，恐怖之极。”
一个小小的蛾子回答：
“这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这种险情很可怕。
你笑我吧，说我愚蠢，算我疯狂——
这庞然大物吸引我：我就是这个样。
它的皮肤放射出白色的纯洁的光芒，
我没见过哪根蜡烛哪盏灯可以与之较量。”

一只蝗虫动动胡须表示赞成：
“看我，它踩扁我一条腿，很疼。
真的。虽然我一瘸一拐受着伤，
就算要我的命，我也要跳到它身旁！”
一群苍蝇传授经验：
“只有那两只胳膊最危险，
它们够不着的地方，你们尽可以无忧无虑。
所以要尽量到底下或后面去。”
“还有那张脸，两只耳朵！”一只蚊子在尖叫，
“我说呀，各就各位！赶快把它的嘴巴叮咬！”
所有这些同志们勇敢地进攻。
它们在参议会上一致表示赞同，
每人都尽最大能耐，
将这弃儿一口一口地咬下来。

“真奇怪，”阿佛洛狄忒一边摇一边想，
更加费力地踩着地摇晃。
“这稻草堆原先没这么烫，
里面也没有那么尖的稻草，我想。
我好像觉得两腿都着了火！”
她乱蹬两条腿，乱甩两只胳膊。
一会儿侧转身来，一会儿趴下去，
还用胳膊敲打自己。“哎，这是怎么回事？”
“静下心来就行，不就是你坐立不安？”
“也许有东西咬！”她像一条鱼，在草里乱窜。
突然间她大喊起来，一跳老高：

“我想着别有水牛、狼和狗熊！可是——虱子！不好！
这就是折磨我的所谓高温！”
一个一个追打，效果不明显，
她把所有的东西一起严惩，
抱起满满一抱干草往雨里扔，
能抱多少抱多少。“淹死了！
你们这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平息得多快！真容易！”
她继续干下去，满心欢喜。
她满满地一抱一抱往门外送，
勤勤恳恳，直到那草垛被搬空。
“终于！——”她干得永不知足，尽管事情已经做得很
彻底。
她叹着气，吹吹手，解放了，很满意。

小茅草屋这下子空空荡荡，
一阵穿堂风呼啸着透过木板横扫整间房。
这里穿过一个洞，那里穿过一条缝，
斜打的雨点不断往屋里冲。
一开始她耸耸肩，可不久她不得不承认：
着实是冷得要命。
“运动可以暖身！”于是她跳来跳去拼命运动，
她冻得发抖，还是没用。
穿上衬衣？也许可以试一试。“喔唷！不！
快扔掉这块冰冷潮湿的裹尸布！
也许躲到那个风吹不到的角落，
蹲下来，保持自己身上的温暖会有效果！”

说完，她走过去弓着身子坐下。
嗨！那可恶的木板真硬！”她很快又站起来。
“也许躺下来会舒服一点。”
也不行。不管怎么躺，疼痛不减。
这下想起那该死的温暖、柔软、舒适的干草，
后悔不迭，不该把它扔掉。
她赶紧跑到窗户边，弯下身伸长臂膀，
拼命够，直到将一把草重新捞上。
见鬼！吧唧吧唧的草好像刚和雨水结了婚！
这已不再是干草，而是泡软了的酸白菜。她大失所望，
高兴第一次消失，
忧伤溜进她心室。
她忧郁地漫不经心地抓起衣裳，
用灵巧的手指叠成四方，
然后坐到屋角，把双臂放在膝盖上，
蜷曲身体，什么都不想。
勇气没了，旅行的目的也落空，
只剩下发抖、哆嗦和寒冷……
雨一直统治个没完！
太阳到哪里去了？它有什么事可干？
一声不吭无穷无尽的云像列队的牛一样，
慢腾腾地爬上被淹没的田野——黄黄的泥浆。
牛尾巴上拖着的是白天，
天气已经没希望变好，天色越来越阴暗。
这脏乎乎的灰色难道就叫黄昏？
“我怎么早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儿过夜，在这冰箱里挨
冻！”

夜来了，留了下来。这永恒的黑夜长得没有尽头。
她无法入眠，牙齿不断颤抖。
耳旁风声呜咽，让人清醒，
她心里不快，大发雷霆。
“把睡觉的权利给我！”快接近早晨，
瞌睡宽容地赐予她一个时辰。
她的头无精打采地从脖子上垂下来，现实与梦境
交替着出现在她眼前，飘忽不定，
好像那群男人怪声大叫，对她恨之入骨，
要惩罚她，把她埋进一个冰窟——
咚！她从冰窟里吓到现实中来，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是谁？做什么事？
谁敢如此厚颜无耻？”
噢，不过是风把门吹得关上……
那群不满的男人继续折磨她，结成一帮，
他们把女妖拖进城里准备焚烧，
由刽子手们把柴火堆得很高——
“哎哟！瞧这风刮得真大，雨倾盆而下！”
愤怒的飓风一声招呼也不打，
吼叫着用上百只拳头抓住小屋，
摇晃它像是摇晃一株小小的苹果树。
那反作用力几乎也支撑不下去。
这时是死一般的沉寂。飓风狠狠地一推砖，像是游戏，
把瓦扫下屋顶，折断百叶窗，
通过旷野邮路把东西寄往各处。她的眼睛在闪亮。
“完了吗？”嘭！一阵狂澜穿过窗，

雨柱卷起千重巨浪，
把地变成一片汪洋。
这还叫草屋？明明是澡堂……
这下子，她怒不可遏，像疯子一样，
癫狂地扮着怪相。
“今天怎么啦？阿南柯是不是患了水肿？
胆小的太阳逃进哪个老鼠洞？
你们笑吧！把世上所有的水泡都弄破，
这一夜，这一夜，哼，我要让那帮男人补偿这罪过！”
然后她又像蝰蛇一样，抑制住怒火，
全身卷成一团肉，躲回那个角落，
膝盖围着脖子，肩膀盖住耳朵，
咝咝嘘嘘地在肉球里发火。
“卡里斯也不来为我这最可怜的人惋惜！
没有哪颗心同情我、关心我！”终于！
“得救了！”天开始亮了。这时，
唯一的念头是：离开这里，走出去，
离开这该死的折磨人的地狱！
虽然大雨倾盆，地上烂泥污浆
与草混作一团。这个哪儿顾得上！
哪怕要赴汤蹈火，或者进一个鸡窝，
现在首先要将这个地狱摆脱。
嗨，这回爬起来做体操真容易！噢！
“到外面喽！”刚刚自由，
她就干一件好事：“因为你让我痛苦，
你这刑房，我要砸得你粉身碎骨。”
她那复仇的胳膊向那房子

投掷石子和树枝。

现在快逃，逃向远方，逃进大雨！
“就这样，光着身子赤着脚，像草里的一条虫？”“没关系！”
两腿直挺挺地哧溜在潮湿的杂草里，宛如一只鹳，
经常左右滑动没个完。
脚底下越来越软，脚上的泥越粘越多。
也许进了农田。不，不是田地，不是泥，简直是糨糊。
她呆住了。潮湿她还能忍受，面对迫不得已的情况，
她不怕受冻；可这是泥浆！
纯净洁白的美丽女神如今也变肮脏！
“哎，真是无奈！要洗净身子，大雨派得上用场！”
她叹口气，歪歪倒倒地走进胶水。
嗨！在色彩斑斓的奥林匹斯山可另有一番滋味！
蚯蚓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数量多，还有蜗牛和蟾
　　蜍，
要想不踩死它们，只有摇摇晃晃地跳舞。

怎么啦？那边又有什么新鲜花样？
快看哪，四周是一片黄色的汪洋。
“你们以为，可以把我弄进这汪洋？”
“看来至少还比较干净，不算脏。”
“这是人工湖，在大雨中还如此之浅！”
“假如下面有个坑怎么办？”
“假如我淹死是否无关紧要？”“快下去吧，
现在还用多少时间讨价还价？

也许扮演这个角色你会更舒畅，
总比作为雨中蘑菇在旷野里发霉要强。
要不，再回到那间小草房——”“见鬼！”“那不行！”
勇敢点——“救命啊，俄克阿诺斯！”——她下定决心。
脚趾先下去，试试那黄水，
放不下心来，走一步歇一会。
慢慢地她有把握了，开始夸夸其谈，
血管里充斥的是傲慢，
以至于她用脚掀起波浪。——嘭！
——怎么回事？——沼泽里的水齐腰深。
“哎哟！”她哭诉起来，“我老早就有预言：
这黄色的海洋里埋藏着阴险！
谁向我担保——随便！——以后的坑
不比这糟上十倍，不比这更深？
假如我还呆在那蜗牛草地该多好！”
怕前进后退都可能掉进洞里，她胆子很小。
“小心！最好一动不动！”她的意志在呼喊。她在听，
——吃惊的是自己如此安静。
宽阔空旷的水面令她害怕。
在积云中可见幽灵。雨还在下，
暴风雨呼啸中她听到动物的动静。
风吹得矮树丛发出尖锐的声音，她颤抖个不停。
“我担心的不光是有尾目动物，也怀疑那激起的波浪。”
原来不过是风，却虚惊一场。

“天哪，这回可不是错觉！很明显，
有东西在水上绕来绕去！看，它在绕圈圈！

难道还有弯腰曲背的鱼?”她叹口气，不停地打颤，
轻声哼哼着，不断地呻吟、哀怨。
“是一条鳗鱼！我唯一害怕的动物！
鳗鱼会不会咬人？——救命啊，是水蛇！”
看它的动作像闪电一样迅速，从坑里跳出，
再飞越洪流，这不是自然界的生物，而是魔术！
蛇还没游到潮湿的地方，她大声叫喊，
一直向前仓皇逃窜。“它跟在我后面！
我感觉到了！救命啊！快来啊，亲爱的人们！”
她横冲直撞，继而像一支箭似的向上飞奔，
“难道世上没有安全的处所可以避难？一个小草房！
保佑保佑我吧！给我希望！”
她变得疯狂，勇敢地一步跳到干草上。
“得救了！我又进来了！”她回到了那折磨过她的地方。

“接着干，许格兰普！接下去干！”阿南柯大喊，
“别多想，把哈得斯的全部地盘弄干！
为了不时地补充一点雨，
你可以掺点雪进去！”

午夜时分，一驾马车若有所思从容不迫地驶来，
车轮咕噜咕噜响，从地面往奥林匹斯开。
里面是什么？一个秘密，呼噜呼噜地叫唤；
一个谜，厚厚的毛皮和被子盖在上面。
是长是宽，是女是男，你无从发现。
像球一样裹得暖暖和和。那张脸后面

有一小束蓬乱的毛发，像干草一样不整齐，
也像长满草的草地，
一对像狐狸一样阴险狠毒的目光，
像滚烫的煤球在黑暗中发亮。
卡里斯坐在车夫的座位上向后布道，
用温柔的思想劝她不要暴躁，
让她想到毕竟骨头没有断，
而且下雨时谁也不是神明，劝她心放宽。
好说歹说，婉言相劝，
终于到达阿佛洛狄忒家门前，
这时毛皮动了一动，叽里咕噜说了一阵，
哧溜一下，车子一声不响滚进大门。
整整两个星期窗户关得严严实实，
不透一点光亮，像是逢着丧事，
安静得好像没有人喘息，
复仇的气氛中隐含着怒气，
强烈的怒火吹过高墙，
尽管这花岗岩的墙十分坚硬；
路过的人离这幢房子还有百步之遥，
都会吓得迅速往旁边的矮树林里跑。
卡里斯在房子背后的阁楼上，
倚着窗子悄悄地放哨站岗，
用食指封住嘴——不要吵！——眼睛向上翻，
做着手势，提醒远处的人别找麻烦。

“太好了！”阿南柯会心地一笑，“干杯！”
“看着吧！我想从此以后你不会再去骚扰人类！
最紧迫的事情已经干完。
现在我们来搬最大的木块，用杠杆。
这回我们要教训宙斯不要磨洋工，
让宙斯这懒虫有所震动，
看来爱情这块肥肉正在吞噬他的意志。
你过得太舒服了？是不是婚姻中少点分歧？
放心吧！每个女人身上都藏着一条龙①，
你很快就会感到爱人身上带刺！我会来煽动！”
说完他伸手往鸢鸟笼里一抓，
抓到坏东西一把：
如果是雄鸟，他仔细看清楚，
那就立刻扔回笼子里，不屑一顾；
抓到母鸢就塞进衣服，
塞得衣袋里满满当当圆鼓鼓。
当这群坏蛋破口大骂气个没完，
他爱怜地哄哄它们，使它们的神态变得和缓：
“安静点，小宝贝！千万要安静！
作为补偿，你们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日薪：
地球上女侯爵赫拉的心房——不知味道怎样？——
我提供给你们作为游乐场。
你们可以在里面蹦蹦跳跳，

① 龙：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个贬义的概念。德语中“龙”为詈词，意思是“泼妇”。

让她那女人的坏心眼失效!”

说完，他操起帽子和旅行用的拐杖，
向下走进世界，走到奥林匹斯山上，
从那里他可以爬过树篱潜近王宫。
是黑夜，房子里没有一点响动。
他贴着墙边走到房门和房顶近旁，
从拐角上来到国王夫妇的卧房。
他把手伸进衣袋里，
想一把抓住那许多坏东西。
在准备射击之前，他踮起脚尖，
从敞开的窗户里看是否能把赫拉看见。
瞧，受苍白的月光的照射，
心无城府的她睡在丈夫的一侧。
两个人息息相关做着同一个梦，
安静的房间里没有忧愁没有惊恐。
他这样潜伏在窗前，
把那些鸢鸟抓在手里边，
这时，他黑色的身影
走进女王梦乡，击中她的心灵。
她的梦境变得严肃起来，
沉甸甸的充满悲哀。
她梦见自己端坐在那里，四周围着百姓
和她的女佣，旁边站着一队神明。
那是在一个阴暗的寺庙里，暗得神圣。
除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祭坛，像船的截面，
在船舱的最后，其余什么也看不见，

却有闪着亮冒着烟的柴火一小堆，
整幢房子里弥漫着树脂的气味。
这时在寺院地窖里的墓穴，
一曲哀歌在地下响个不歇。
祭坛上冒的浓烟是神谕，
在一幅帘子前将彩色图像显示，
从火堆中起来，却如同思想一样易逝，
刚一显现就又消失：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
每个生灵都有一幅真实的图。
图像虽不盲目，却也没经挑选。
自然界的动物按着级别增添，
一类比一类高级，
好像是由理智唤来，极有次第。
先出现的是不会开口的鱼类，还有两栖动物
以及蛇类，滑溜溜粘乎乎，
它们消失后，出现的是成群结队的鸟儿无数，
简直是一支不断变幻的形态各异的动物队伍。
猴子走了，人也消失……哈哈，欢迎欢迎！
站在那里的是世界的主宰，提坦神明。
这一景象完了之后，神谕消失，
好奇心与期待像絮语一样穿过整幢房子。
听，谦恭的低语声，畏惧神明，宛若在祈祷。
天鹅绒质的窗帘上赫拉的肖像在闪耀，
又威严又伟大又崇高；
她面色严肃，将底下的世界管好。
真的，生命的光辉顶峰！她的微笑发自心底，

看着那熟悉的面庞，心里甜蜜蜜。
当集合的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身，
一齐向她表示赞美和驯顺，
她也从高高在上的御座上向各方的人们
慈爱地用双手给予亲切的飞吻。
停！坏事了！我的眼睛是否看错？我看得对不对？
光线变得惨白起来。又有一个女人占据这光荣的职位，
一个新的、陌生的女人，她居然有这个胆量，
位置居然在她之上，而且放射出更大的光芒。
这群叛徒，刚才还十分屈辱
向她效忠，为她欢呼，
这帮人不讲尊严，忘记廉耻，
对这个新女人鼓掌不止。
胆汁涌进她的口。她疯狂地叫喊，
想把心中的憎恨舒散，
可是她竟喊不出一个声音，一个词。
她跳上祭坛，充满敌视，
用权杖打那坏女人。打也打不走，色彩分明，
虽然她摇摇晃晃极不稳定，
依旧放射出胜利的光明。
走吧！与骗局和梦境无法作战！
是否能把战斗向着云层开展？
一个恐怖的声音来自寺院的地窖，
将她的无能大加嘲笑：
“算了吧！你那一碰就破的御衣
怎能和阿南柯的权力相比！
他笑你发怒。也许你在荡秋千，

你以为自己正处于最高点，
比最小的虫子、最赖的蜗牛要强？
傻瓜！生活只是通向目标的桥梁，
不过是伟大计划上的一点，木板上的一小块，
你也会消失，别人会将你替代。”
这就是嘲笑的内容。“饶命吧！不要再多讲！”
当她失去知觉，倒在地板上，
劈劈啪啪，房子的墙壁倒塌，
发出一声巨响，在烟雾和火焰中墙往她身上压。
成百斤的方石像山似的压在她身上，她像死了一样，
眼睛看到的是黑夜，内心充满绝望。

这是一个梦的游戏，
阿南柯把月光下的黑影染进她心里。
由于见到梦魇可怕的容颜，
她在睡梦中叹息着呻吟着，窒息了一半。
阿南柯一直在窗外等候。
“好了！开始吧！到了时候！”
目光坚定，胳膊投掷得准，
坏东西都进了她那可怜的心中。
虽然在梦中，可她还是在抗争，
头在枕上滚来滚去，哭得心好疼。
像病人一样失去知觉，呜咽不止，
这时医生用斧头和锯子，不是给她医治，
而是让她那受迷惑的灵魂发觉不了敌人，
让她那聪慧的身躯感觉到疼痛。

坏东西从四面八方涌进去，
完全充满她的身躯，
好长一段时间，她静躺着像具尸体，
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然后她睁开眼皮，醒来，坐起，
双手抱膝，仔细回忆。
心灵受到那坏东西的伤害，悲哀得要死，
那流血的思想开始寻衅、找事。
因为缺少什么她也不知道，
所以她的朋友兼丈夫就成了她发泄的目标。
“哎，”她抱怨道，“我的命运和我的梦想
为何有那么大差别，那么不一样！
我这可怜的人儿从婚姻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冰霜、
一颗渴望的心、忍耐和失望所带来的创伤！
假如我好好想一想，我这一生
为这男人可作出了不小的牺牲！
好不容易压制住作为亚马逊人的傲慢，
在结婚宣誓时克制住厌恶和反感，
献上了作为国王的权杖，让他统治世界，
献上了一个少女的像从未被人触摸过的鲜花般的无瑕
　　的贞洁。
谁让我对其他所有人都瞧不起，
从而改善对他的印象，而对其他人回避？
我自愿仁慈地对待他，抬高他这个人，
我做出这样的事，今天看来可惜而且愚蠢。
至少他该看到我作出的那么多牺牲！
自己身上欠缺的东西，应该代之以勤奋！

如果一个人注重尊严、礼节和高尚，
那么他——难道不是吗？——作为补偿，
该像老鼠一样谦卑，没有自信，
每天都胆战心惊地重新乞求我的爱情，
而到晚上，我则或许会赐予仁爱，
原谅他的罪过，允许他在我身边呆一呆。
天哪！你们以为这些东西会进入他的思想？
他认为我为爱情作出的贡献乃理所应当。
那还谈什么追求、智慧和恐惧？
我不过是他的私有财产，如此而已。
如果这位先生愿意玩弄老婆的身体，
我是女佣，我只有同意。
在短时间内他迅速地满足了肉欲，
妻子的心情如何他不去考虑，
用鸡毛蒜皮的事情打发时间，
他倒无所谓，而我却感到度日如年。
我至多是他寻欢作乐的玩物，
我认为这是贬低，这是侮辱。”
如此等等一迭连声的抱怨毫不间断，
受伤的心灵中憎恨在呻吟，在叫喊。

阿南柯听着，流露出一丝奸诈的难以觉察的笑意，
他的脸上展现出阴险的地狱般的恶意：
“如果一位妻子悄悄地说声‘不懂’，
那么魔鬼已经出现在她的衬裙中。
裂缝已经出现，不和与争吵已经不远，
夫妻间的战争已经煮熟，端上了桌面。

我嗅到了，那幸福的时刻不会被她推迟，
她会把螃蟹① 放进他的碗中作为装饰。”

说完，他悄然溜走，快活得哼着一支小曲。

① 螃蟹：螃蟹的螯是自卫和进攻的武器；螃蟹在这里暗示着纷争。

第五部

宙斯

第一章　俄耳比亚旗倒下

赫拉和宙斯在空暇的时候，
从从容容地在花园里闲走。
“我的宝贝夫人，”他低声下气地说，“我为你弄的花园，
你是不是还有点儿喜欢？
花盆里鲜花的微笑，是不是能赢得你的欢心？
你还有什么愿望？还有什么批评？”
她那漫不经心的目光横扫一眼美丽的盛开的花簇，
然后绷着脸发怒：
“诚然，我看见五彩缤纷的鲜花千姿百态，
在美丽的苗圃里尽情盛开，
品种有成百上千，而且很珍稀，
可为什么我要惊讶地问自己，
——是有什么企图？还是健忘？还是作女王的怪脾
气？——
为什么没有熟悉的人间紫罗兰？我很惊奇！”
“难道有了奥林匹斯的紫罗兰，你还不满意？
花朵有它两倍大，更有它上千倍美丽。”
“你说的是不错，可我不光是这个意思！”她说。

“奥林匹斯的紫罗兰身上你觉得缺什么?”
“哎，你只知道找它们的矛盾之处!”她忧郁地叹了口
气，
“简单地讲吧，人间紫罗兰能道出青春的气息，
而这一点奥林匹斯紫罗兰却做不到。
算了。让我们把这不快埋葬掉!”

宙斯记住了这句话，可他一声不响，
不动声色，不流露自己如何苦思冥想，
直到夫人踩着潮湿的影子迈开步，
走上熟悉的通往宫殿的道路。
这时他轻手轻脚悄悄地拐弯
走向菜园主普拉希奥斯的菜园。
“亲爱的普拉希奥斯，情况紧急!
快供给我十二车人间紫罗兰! 我是迫不得已。
不管你是否能够，你要想办法!
为满足女主人的渴望，她想要这花。
不要反驳我! 我不知道世上有难事。记好，
这紫罗兰我明天晚上要。”
说完，宙斯留下勇敢的普拉希奥斯转身走开，
丝毫也不同情，后者伸出双臂抱怨起来:
“要这么多紫罗兰，我的园工都不够!”
“把女佣从家中叫出，一起走。”
“至少我需要车和马!”
“好吧! 你要什么尽管拿!”
“应该走了，往下走到奥莱斯特山谷!”
“去吧，去吧! 谁挡了你的去路?”

清晨鸡叫之前，
忙碌的人们挤满花园。
姑娘的欢笑，佣人的口角，叫骂声乱糟糟，
简直是战争，一种不利于收获鲜花的喧嚣。
当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
园丁们一个个都坐到车子里。
“当我和我手下的人们从容不迫
顺着大路走，”普拉希奥斯说，
“姑娘们能不能将就将就，
抄近路．从小道上往人间走？
两条道上的人看谁运气好，
率先到达奥莱斯特山谷中的桥，
那里流淌着一条鳟鱼小溪，
是奥林匹斯与人间上部的分界地，
先到的人就等一等，不会等太长时间。
一路顺风！路上要有规矩，再见！”
园主话音刚落，马儿精力充沛地拉车出发，
小跑着，迈着有力的步伐。
不久这一小队车马就消失在黎明的芬芳里。
姑娘们却沉入森林，四处黑漆漆，
在小路上排成一支整齐的队伍，
歌声使林中鹞感到受屈辱。
两小时之后，她们走出森林，来到空旷处，
走到奥莱斯特山谷里的桥边，
却连普拉希奥斯的影子和名字都不见，
甚至也见不到他名字的影子，远远近近。

起初，姑娘们还文文静静地等待，安安心心。
可是，等的时间越久，
越是不见师傅的头，
她们开始互相打趣、胡闹、说俏皮话，
爬上桥栏杆，在上面摇晃，或往下滑；
拐弯处有不少人往溪边跑，
学着鱼虾的模样，在水里洗澡。

一个小贩慢腾腾地来自人间，
拿出篮子中的小商品给她们看。
“你们这些奥林匹斯的俏丽姑娘，
快过来看呀！我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花样，
很新的，你们没见过。谁愿意看一眼？
我白送。送给美人的东西价廉。
看我拿出这支传声筒，往耳边贴近，
就能听到筒里传来各种声音，
这声音来自永恒的远古时代，
在人间通过空气震动，从每张嘴巴里出来。
声音响得听不见雷鸣，
你们的耳朵里满是呼啸声。——
看看这根棍子的外观，
和别的东西一样，不是吗？其实很一般。
可是只要把它往地上一拄，
马上就会出现人和动物，
都是曾经在这山谷里生活过的生灵。
一个人对别人讲，他们曾经为邻：
‘你那时弄得我好伤心！’

‘我也不愿意，我做那事时也是眼泪不能自禁。’
老鼠对猫说：‘你为什么长得那么丑，
让我害怕，而且折磨我没个够？’
‘我自己也理解不了，’猫说，
‘给了我一副鬼爪，所以要捕捉。
给了我牙齿，所以要撕咬。
老虎的斑痕也刻进了我的脑子，你可知道？’——
我推荐的东西哪样最好？
是这种奇妙的药膏。
如果你们用一根醮上药膏的手指，
轻轻地触及额头和胸部，同时拿着这粒果实，
那么你们可以钻进任何一种动物的躯壳里，
变成苍蝇能飞，变成狗能跳，随你们的心意。”
“你在撒谎！这不可能！”姑娘们大喊。
“那么你们亲眼看一看！”
说罢，他把装有小百货的篮子放到一边，
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走进去，用手指尖把药膏醮上一点点：
“注意，快把我变成蝾螈。”
这句话刚出口，小商贩便消失，
真的有一条蝾螈取代了他的位置
黑色的，身上带有小斑点，
舌头一进一出，不断地眨眼，
爬上栏杆。突然间，
他口中出了一声：“嗯！”
小商贩又现出原形站在她们面前。
姑娘们把他团团围住：“难不难？

快说！”一双双眼睛泛出渴望的目光，
“这游戏真的不危险？你会不会让我们受骗上当？”
商贩安慰她们说：“危险倒是没有，
只要你们将以下三个规矩遵守：
第一，一旦变成其他东西，
不能想吃人间的果实；
第二，不能有炉灶掉到头顶；
第三，必须记住自己的姓名，
因为要中断变形，
必须讲出姓名。
你们这些大胆的姑娘！快！谁有勇气？
谁愿试一试？看这药膏多有趣！”
可是每个人都尽量往回缩，
缩到别人背后，把自己藏躲。
心里虽然想，决心可下不了。
“真丢脸！胆小鬼！没用！”他又挖苦又嘲笑。
回答是：“我们那儿有一句谚语：
不幸使人命归黄泉，丢脸不过小事区区！”

他把药膏逐个地递给他们，但都枉费心机，
最后他向会跳舞的冈尼梅德兜生意，
她一挑秀眉，摇摇脑袋：
“嗨！不会掉脑袋的！把那东西拿来！”
说着，轻轻涂在太阳穴上。“不错！”他赞扬道，
“现在用脚趾牢牢地踩住我的脚！
你想变成什么动物？”——“兔子。”
说完，冈尼梅德被风吹得销声匿迹。

一只母兔白得像雪一样，
红红的眼睛，坐在她刚才站的地方。
一百颗心都在欢呼，
大家都要将这小东西爱抚。
她们把兔子放到草地上："你会跳吗？快跳！
你能竖耳朵吗？快站好！"
冈尼梅德跳起来，跌倒，
又站起来，和真兔一样，就是多一副头脑。
看，受这母兔假象的引诱，
草地上来了一只公兔，往母兔这边走，
对它充满爱意。冈尼梅德
因为被对方看错而高兴地向它使眼色，
朝它招招手，跑开几步，掉回头，扇扇双耳引诱，
终于，母兔完全挑逗起公兔的情欲，
使它深情地啜泣，充满情爱，
其他姑娘们则畅笑开怀。
天空中有什么在作响？一块巨石
从天上坠落，这不测风云败坏了人们的兴致。
哪是石头——明明是山鹰！伸出利爪将公兔擒住，
飞向高空，穿过云层，公兔急忙迭迭叫苦。
冈尼梅德吓得要死，没命地乱跳，
绕着圈圈毫无目的地瞎跑。
"别跑，傻瓜！"姐妹们呼喊时充满激情，
"冈尼梅德，快快变回原形！"
太让人高兴了！她终于得救，穿着真正的外衣站在那
　　里。
大家心中都无限怜悯，因为看见她那苍白的形体，

嘴角扭曲，神情恍惚，
还没有从刚刚经受的一场虚惊中恢复。
“我刚才，”她喘着粗气，还有点儿后怕，
“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她哽住了，“忘记啦！
我得赞扬那只动物，它真勇敢，
居然能承受住，它居然有这能耐！”这时响起笑声一片。
小商贩却对她说：
“你很可爱，却很笨，美丽的冈尼梅德！
你要理解这个世界，不能忘记暴力。
当然，它们没有什么能耐，必须承受暴力！”

听，山中传来鞭子的响声和丁丁当当的马蹄声。
“静一静！普拉希奥斯的声音！你们听见了吗？带着那些园丁！”
小商贩带着他变魔术的道具逃之夭夭。
姑娘们一个个规规矩矩地站好。
冈尼梅德急急低声嘱咐：“对我们刚才做的游戏
和这里发生的一切要保密！”
草中老鼠从空空的窝内把头探出，
对着田里的老鼠神色悲哀地嘀咕：
“真希望我们能像这少女，
把身上这层老鼠皮换去！”

奥莱斯特山谷还没有被太阳照得滚烫，
大家就像辛勤的蜜蜂和丸花蜂一样，
在菩提树的树荫里，

在凉爽的山坡上把鲜花采集。
她们东奔西跑边采边闹，
采集到一束束鲜花，她们兴致很高。
姑娘们从山坡上跑到小溪旁，
一边采集紫罗兰，一边高兴地哼唱。
她们的工作大有成效，所有人都年轻而且动作灵敏，
冈尼梅德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他人，
她像鼬一样在灌木丛里钻，
一会儿跳到小溪，一会儿跳到岩石边，
园丁们却按着菜园主眼睛的示意，
用内行的铲子将花连根掘起，
用潮湿的苔藓作铺垫，
装满一筐子，运到瀑布边，
这样，这细嫩的植物不会被太阳晒死，
用小溪中的泥保护，植物的汁浆就不会损失。

“好了！”普拉希奥斯提醒说，
“这已是绰绰有余，如果我没看错。
你们松口气，歇一歇。如果我们晚上之前上路，
在太阳地里带着这些植物，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让我们现在一起吃点东西。”
姑娘们和园丁们欢呼：“休息！”
大家坐在硬果树下吃着点心。他们个个
吃饱喝足，不饿不渴。
他们休息得很彻底，
逐渐强壮起来，身体恢复气力。
这时他们想弄点新鲜事经历经历，

冈尼梅德大声说："普拉希奥斯师傅！
谢谢你赐予我们美味佳肴！现在我要活动活动筋骨！"
她跳起来，走过去，草地松软；
开始跳起舞来，舞姿舒展。
她根本不担心上面下面如何动作，
谁也不知道她的双腿为何如此灵活。
看哪，受着榜样的感染，
所有姑娘都跳起舞转起圈，
手拉手结成五月的花环，
舞步幅度越来越大，晃晃悠悠地旋转。
快乐的呼喊，加上号子声响：
"哎哟嗨！"园丁们也赶来跺脚帮忙。
这里没有艺术也不讲规则，不会跳的人也都愿意加入，
没有勇气跳的人会受到鼓舞。
普拉希奥斯自己则站在圆圈中央，
随着节拍移动脚步，拍着巴掌。

地球上的生物好奇地把乱蓬蓬的头颅
从灌木丛和林子中伸出，
它们互相用胳膊肘轻撞："你看，能不能加入？"
说完它们壮起胆子挤进队伍。
"哎，看哪，居然有这种事！"一个园丁
大声呵斥："走开！你们哪有和神明共舞的荣幸！"
"住口！"冈尼梅德喝道，"听它们的便！
欢迎各种动物都前来，在今天，
四条腿两条腿都无所谓，对我来说一个样！
我知道它们的心情，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都来吧！只要能呼吸，有腿，有心脏，
一起来跳舞吧！我就这么想！”
地球上的各种动物，
壮大胆子参加跳舞：
鹿和鹳在一起，人与神成对成双，
个个都尽自己的力量大声歌唱；
唱不出来的可以怪声大叫，
总是不断有新的动物从洞穴里往外跳。
友谊之谷里充满欢呼，
大家一起跳着华尔兹舞。
直到太阳耗尽了金色的光芒，
面对夜晚逃跑，化作饱满的绿光，
人间晚祷的钟声响成滚滚巨浪，
溢满原始的山谷和红色的天堂。
“哎哟！快动身吧！”普拉希奥斯连叫带骂，“快快上路！”
他们起身走向奥林匹斯，行动仓促。

宙斯在等他们，在暖房前踱方步，
等到上半夜，看见月亮与蝙蝠，
终于听见从林间小道传来队伍的声音，
伴有紫罗兰的芳香氤氲。
“不错！”他高兴地对他们讲，
“干得不赖！我褒谢你们，并把你们褒扬！
作为奖赏，明天一早我将一视同仁，
赐予你们丰厚的礼品。现在我要问：
你们是否愿意继续为我效劳，

把这有良好的开端的事干完干好？
为你们的主人牺牲夜间的休息？”
“好啊，”他们说，“为了你，我们愿意！”
“那好，把马、车和工具归还原处，
这是园丁们的任务。
女人们要把早餐厅
轻手轻脚地用花环装饰一新。
等到美好的明天来临，
让女主人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
我们是否统一行动？对这工作你们满意不满意？”
“满意！”她们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离去。

国王派人请来扎格罗斯① 歌手。
“朋友，我有个愿望！”“说吧，”他点点头。
“大厅里有一群妇女，那无忧无虑的劲头你清楚，
今天晚上她们在执行我布置的任务。
为了让她们不要说废话，
讲个故事给她们听，或者讲一个童话。
女人喜欢听到唱歌的声音。
说些空洞的话语，她们会倾听，会动感情。”
“遵命！”扎格罗斯说完就去执行命令。

宙斯暗中跟着他，一声不吭，

① 扎格罗斯（Zagreus）：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与普西芬尼之子，通常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混同。

坐在角落里，一个月亮永远照不到的地方。
那些干着活手捧紫罗兰的姑娘
在他跟前跑来跑去，
她们出言不逊，话中充满情绪：
“滚开，懒虫！”还用胳膊捅他。
扎格罗斯从那举止中认出是他，
考虑到要给尊贵的国王陛下，
恭恭敬敬地献上一个值得深思的神话，
于是扎格罗斯当着国王的面，
选了一个有关科拉① 的故事，讲她如何来到人间。

以下就是歌手扎格罗斯
在午夜唱出的有关科拉来到人间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传说非常奇妙，
奥林匹斯山上众神，还没有国王领导，
人类作为种族刚刚诞生，
还没有法律和章程。
有一年春天，根据古老的习俗，
奥林匹斯的少女又一次雀跃欢呼，
弹着古琴，载歌载舞，

① 科拉（Kora）：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与得墨忒耳之女普西芬尼的别称。

为过阿多尼斯节[1] 走向地面的山谷。
经过那太阳之子参加的神圣的赛跑那一幕，
经过地狱，路途循环往复，
四周田地里繁花似锦，
有对死亡的抱怨，也有祈祷的声音，
等这一切结束，按照一贯的风俗，
最后出场的是有趣的变形节目，
既是一种装扮，又能打发时间，
把自己钻进人间生物的身体里面。

科拉在姑娘们中最美丽、最年轻，
在变形的游戏中玩得最起劲；
一会儿变成鸽子，一会儿变作天鹅在林中飞来飞去，
一会儿作为一只小老鼠钻进地球里的监狱。
她欢呼：‘感谢，赞美造物主，
让小动物们如此欢欣鼓舞！’
直到很晚很晚，
大家才心满意足地爬回奥林匹斯山。
‘科拉！’有人急切地呼喊，‘科拉，你有没有听见？’
喊声中有些不耐烦。科拉不见了——恐惧的喊声一片。
吓坏了。‘真笨！有什么好害怕？
她先走一步，肯定早已到家。’
月色朦胧，雾气茫茫，
他们来到井边，沿着小路忽下忽上，

---

① 阿多尼斯节（Adonisfeier）：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忒所恋之美少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每年的阿多尼斯节都是一场隆重的盛会。

停在路上的是科拉的兄弟，
他们在听候亲爱的姊妹回家的消息。
无邪的目光中充满兴奋，
将一个个来者询问。
从肩膀上望过去，可以看见没长眼睛的凶手的头颅，
那是漆黑的事实，让人恐怖。
奥林匹斯的居民第二天一早，
分成几队走向人间进行哀悼。
昨天还响起笛子、芦笛和歌声，
今天却代之以痛苦的叫喊声。
不知他们能否凭声音
在山谷中、在树林里把这被思念的人儿搜寻，
一直期待着能在某个拐弯的地方，
突然看见那张可爱的大笑着的面庞。
可是，山林寂寂，平原空旷。
特洛福尼奥斯① 沿着路走到近旁：
‘回家去吧，不幸的人们！别找了，省点劲！
没有希望的！你们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
哎哟，真是不幸！她落进了喀尔刻② 魔圈。
她凭借磁铁的力量用棍杖把科拉吸到自己身边，
喀尔刻的父亲是世界之主阿南柯，
这恶劣的棍杖便是从他那儿所得。
忘记科拉吧！为她难过吧！

① 特洛福尼奥斯（Trophonious）：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之子。相传被大地吞噬，成为地神，可宣示神谕。

② 喀尔刻（Kirke）：希腊神话中的女怪，太阳神阿波罗之女。会巫术，住在地中海的小岛上。旅人受她蛊惑，就变成牲畜或猛兽。

在喀尔刻的监狱，她那变了形的身体将遭到永远的惩
罚。
没有逃脱的希望，
也没有人相信会有救出她的力量。
在地面之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没有太阳，
那里是喀尔刻灵魂转世的城堡，照不到光亮，
除了一条小道藏在暗处，
通向那黑暗的没有别的路。
在波浪起伏的草地上有一张软床，
三朵黑色的百合花，就在那个地方。
地上一条缝隙被草盖住，
那里有一架陡峭的梯子，便是通向下面的路。
只要有人想往下走，不管他是谁，
都会受到三倍的惩罚，使自己受罪。
对于科拉，他无法相救。
进了喀尔刻的房子，就别想回头。’
特罗福尼奥斯说到这里，绝望的叫喊和悲哀的抱怨，
回报这不幸的预言。

科拉的大哥阿提斯① 说：‘我的剑快，
为妹妹报仇理所应该。
魔术有什么关系？我不怕危险。
真的，我会把妹妹救援！’

① 阿提斯（Attis）：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女神基伯勒所钟爱的青年。自幼被遗弃，由山羊哺育成为牧羊人。他死后，基伯勒悲痛万分，将他变为一棵松树，让人们年年悼念。

就在那天漆黑的夜里，
他徒步走到人间，问到百合花草地，
找到梯子，走到下面，
来到夜色笼罩的喀尔刻的强盗宫殿。
他拔出剑来撞击大门，发出隆隆的声音。
‘把科拉交出来!’他雷鸣般地下令。
亮光在他身边一闪，那光芒里
现出一个女人，假心假意地把声音压低：
‘陌生人，你为何对我生气?
的确，是我抓住了女神科拉，当然是无意；
无论她变成什么形态，
只要你能呼唤她的名字，把她认出来，
那她就自由了，你可以带她走。
如果你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不能把你的妹妹相认，
不能把她与其他动物相区分，
还诬赖我劫走她，
那就是你造谣，你将遭受我的惩罚，
我会让你感到不舒服!’这是喀尔刻的欢迎词。
阿提斯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不怀疑自己。
不管我的妹妹变作鸟儿或什么别的形态，
我都能将她找出来。
她会说话的眼睛我熟悉，
它们会对我说：“阿提斯，我们有血缘关系。”
我肯定能叫出她的名字，否则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那好吧，’喀尔刻招招手，‘跟我来吧。’
穿过庭院，他们来到花园，

千百只鸟笼里有各种鸟儿关在里面，
嘟嘟囔囔的动物等于给几英里长的路镶上边。
在花园的最边缘，
有石头砌成的窝、棚、圈，
猪在咕咕叫，狮子在气喘。
疯了吗？这些恐怖的声音是不是高烧时的谵语？
‘我们没疯！我们活着呢！’这怨言令人惊慌恐惧。
‘在这儿呢，’喀尔刻尖刻地、不怀好意地说，‘找去吧，
　　任你选！
看看你妹妹是不是在这群东西中间！’
说完她拍拍手，
削尖喉咙冲着花园的尽头：
‘大家都听好，你们都缩在躯壳里，
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消息：
有人要把女神科拉解救。
谁是科拉，请快开口！’
这时，成千上万的鸟兽，
从被束缚的灵魂里痛苦地怒吼。
一个个把锋利的手指头，
还有它们的嘴巴，挤出笼子乞求。
‘哎，阿提斯，我的大哥，’她的目光在哭泣，
‘难道你认不出你妹妹的脸庞，透过这层外衣？’
阿提斯面对这乱作一团的动物的齐声乞求，
面色惨白，话也说不上一句。
‘你怎么动摇了？’她揶揄道，‘如果你拿不准，
那就让她换层皮，也许你能辨认。’
说完，迅速地从胸前的衣袋里，

取出一支声音尖利的长笛。
笛子自己跑到地上。青蛙、老鼠、
蛇、蚂蚁都从笛子的洞眼里爬出。
空中成群结队地飞着的小鸟，在云层中尖叫，
然后围住喀尔刻的脚。
所有动物都激动地朝阿提斯乱跳，
扒住他的膝盖，催逼着他，将他猛摇，
眼睛里含着泪水：‘哦，亲爱的阿提斯长兄，
难道科拉一打扮，你真的就认不出她忠实的面孔？’
永远有新的鸟群将他困扰，
爬向他的虫子更是多得不得了。
他被弄得昏昏沉沉，濒临失败，
正想逃走，突然间吓得疯狂起来。
这时喀尔刻拿出暗藏在身上的棍子将他一击。
那棍棒刚刚触到他的身体，
他的四肢就干缩了。毛茸茸的狗皮把他包紧，
他绝望地哭泣、哀鸣。
喀尔刻冲着一只笼子朝他狠踢一脚：
‘这下，孩子们，向你们的新弟兄问好！’

在第二天一早及以后所有的日子，阿提斯再也没有回
家，
老二雅科斯开始说话：
‘妈妈生下我来给我两只眼睛，
一只为科拉哭个不停，
另一只哭阿提斯。只要它们不瞎，
我就要到喀尔刻的牢笼里把他们找回家。’

说完，他一声不吭地趁着星月当空，
走向人间，走向百合花草丛，
从那口子上走下去，走近那座宫殿。
发生在阿提斯身上的事，这时又出现，
而且情形都完全一致。
母亲瑞亚① 就此失去三个孩子。

故事如此继续下去，直到科拉的七兄弟
只剩最小的阿拉斯托弟弟，
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力气，
将来是个宝贝，现在只是废物而已。
瑞亚有一天把他放到腿上，
握紧他的双手，哭着对他讲：
'我要走上那条死路去找喀尔刻，因为孩子们的眼泪要
求我；
我走了，你好好过。
我虽然没有能力，却有一颗心；
即使救不了他们，也能分担他们可怜的命运。
我留给你对敌人的诅咒，你要为我报仇。
阿拉斯托，你向我发誓，举起你的小手：
假如有一天，你身上具备英雄的气概和男人的气力，
心中想成就一番事业，目光充满勇气，
那时，你就在奥林匹斯山上挑起一场起义！
在平民暴乱中爬上去，摧毁阿南柯的血腥统治！

① 瑞亚（Rhea）：希腊神话中提坦巨神之一。乌拉纽斯与该亚之女，克隆纽斯之妻。她与克隆纽斯生下奥林匹斯众神。

把脚踩在这巨人的胸口上！掐死他，
除非他保证还给你科拉！’
说完这话，她久久地亲吻着小儿子，泪下如雨，
然后就往通向喀尔刻的阴暗道路上走去。

当阿拉斯托的胡须显示出伟男子的力量，
眼睛里燃烧着行动的火焰，熠熠发光，
他爬上最远的一块岩石，
吹响号角，号召起义。
回声从这堵墙传到那堵，
越传越远，这呼唤引起愤怒和恐怖。
奥林匹斯山谷里大家东奔西走互相串连，
人们集结在一起密谋造反。

不光是奥林匹斯山上起义，
就连人间所有的人也都揭竿而起。
人们骑着飞马，风在呼啸，
有猫头鹰和老雕开道。
后面跟着的是步兵：有无数动物，
还有用四条腿跺着地的牲畜。
它们的步伐发出钝钝的轰鸣，
尾随其后的是咝咝作响的虫子，在后面步行。
没有一个将帅能看清彩色的方阵，
可是没有混乱，也没有纷争。
用不着看见将领本人或是他的皮大衣，
大家都乖乖地服从集体利益。
人们头戴面具，满腔复仇之火，为了他们的弟兄，
复仇的队伍带来希望，带来分娩时的阵痛。

看那边，什么东西在坟墓里蠢蠢欲动，
从地底下升起，把覆盖尸体的石头搬弄？
没有血肉，愤怒代替鲜血，憎恨代替歌颂。
那是死人，听到号角的呼声，预感到有人复仇。
所有的人在阿拉斯托的黑色旗帜下团结一致，敌忾同仇。

全体人民开展一场争取自由之战，
把阿南柯的杀人城堡攻占。
‘冲啊！’复仇者粗哑的嗓子在嘶鸣，
小号在呼喊，大脑在下命令。
全体虫子有千军万马，
也一起冲击，连吼带骂。
大家积恨成怒，攻克堡垒，
把那杀人之城烧毁。
房屋摇摇欲坠，劈里啪啦往下倒：
‘房顶掉了，砸向我啦！’阿南柯往地窖里跑。
一阵幸福的胜利的呼喊响彻云霄，
‘世界解放了！’大家互相拥抱。

这时，阿南柯想起一个狡猾的奸计，
他藏身于自动装置里。
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钢铁巨人，
皮用青铜，心脏用石头制成。
永远运转的齿轮驱动上了铰链的臂膀，
给它提供铁锤般的力量。
它的呼吸是蒸汽，它的目光是红色的火焰。

敌人气焰万丈，还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把专制统治推翻。
这时，它冲着对方胜利的呼喊，
穿过地窖的通道决一死战。
它躲在门后，把通道堵得密不透风，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机器人，
它满不在乎，既无激情，也无情感，
它抡起棍棒转着圈，永不疲倦。
那抡起的棍棒打到谁的身上，
谁就必然会在他的暴力之下阵亡。
尸体堆成死亡的阶梯，
恐怖的呼声在求救声中窒息。
看，统帅来了，那阴森森的复仇将领。
‘太好了！有希望了！快起来！看哪！快醒醒！’
阿拉斯托不管尸体多么恐怖，猛地向前一扑，
随着一声怒吼，冲向那钢铁怪物。
整整七天七夜漫长而可怕，
他与那机器人刀拼剑打。
其实与死气沉沉的钢铁无法交战，
占上风的总是这使用暴力的坏蛋。
阿拉斯托被剁成碎片，惨不堪言，
其他民众狼狈地逃回人间。

这样结束了这场世界解放战争，
造物主创造的生灵又往杀人城堡上攀登，
宇宙重又在阿南柯的钳子里嚓嚓作响，
科拉还在受苦，被关押在喀尔刻的牢房。”

扎格罗斯讲到这里。他还在说着，
许多双担心的眼睛怯生生地寻找冈尼梅德。
为了急于肯定在变形之前，
自己年轻的肌体健康、滚圆，
有人用手轻轻地触及、
悄悄地抚摩自己的身体。
大家都暗自在忙，没人聊天、大笑。
宽阔的大厅里什么也听不到，
只有手指头簌簌的摩擦声、呼吸声，
偶尔也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

正当大家用勤劳的双手，
在宽敞的大厅里忙个不休，
赫拉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
把鼻子从门缝里往外伸。
“你有没有闻到？”她的自信在兴奋地喃喃低语，
“闻到没有，最幸福的女人，你？
这些莫名其妙的全部紫罗兰
都是为了要满足你心血来潮时的心愿。
对你宠爱有加的是天帝，
是强大的宙斯，全国人民都为他服役。
全世界都为他效劳又有什么用？

他得服侍你，对你微不足道的一句话都言听计从！”
这个念头令她异常高兴，
她要感谢丈夫的良苦用心，
暗地里献上一个充满爱意的目光，一个亲吻。
可她心中的恶劣成分
并不同意，她不愿夫妻和谐。它们张大嘴巴，
头发挺直，叉开，并伸出利爪。
其中最狠毒的一只鸟
开始怒骂、尖叫。
“你想得倒简单，以为他兑现了我的话，
我就得赞美他，感谢他？
你太容易满足了，他的功劳并不大。
无论农民还是奴仆，人人都能做得到。
当丈夫应该更难，因为他的地位更高。
如果地位不高，
他落得什么荣誉，有什么好？
要知道，当妻子的愿望刚刚萌发，
做丈夫的起码应该猜到她的想法。
妻子自己都没感觉到的心愿，
应该成为丈夫们行动的本源。
我说一声‘不’——现在猜猜看，是不是真的‘不’？
这就叫敏感，这就是艺术。
想都不想的听从叫盲目，
那可不是尊敬，而是侮辱。
这是奴隶和下等人的意识，依我看——
你自己倒是说说，这称得上称不上伟男？

永远粘在我的脚后跟，像仆人一样，
视我的微笑为宝，贪恋我的目光！
谁给了我这个软绵绵的国王头脑？
一个女人找男人首先是为了依靠，
找到一个有内核有性格的人，
让她看出对方的意志，紧急时能奋不顾身。
与那娇滴滴地向我示爱的温柔的人相比，
我更想要一个大声吵闹的人朝我发脾气！”
她越说越起劲，直到自己糊里糊涂，
以为受到宙斯的侮辱，
内心里她感到痛苦，
相应地也看到对方的苦楚。
她重又把被子拉起，暗自生气，
想着如何对待他，才更加忘恩负义。

第二天一早，她伸伸懒腰，打个哈欠，
让等待送礼的丈夫等得不耐烦，
她听见卧室外面有人踱方步，“不要急，”
说着又倒进枕头里，“首先我要教你，
先生，教你学会忍耐，要有耐心，
这可是我的恩典，你得感激我才行。”
她让他一个人轻轻咳嗽，清清嗓门。
要是他犹豫地伸出手指敲门，
或是从钥匙眼里呼唤她的名字，怯生生，
她就假装睡着，呼吸又均匀又深沉。
直到把他的兴致完全败坏，
她才从床上爬起来，

慢慢地穿上衣服："今天晚上那么吵，
那么多人吵得我睡不着，你知不知道？"问话出乎他的
　　意料。
"假如你听到这件让你惊喜的事，"
宙斯说，"也许你就会原谅我的过失。"
她却捂住鼻子，打个喷嚏：
"哎哟！这是什么讨厌的气息？"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他微微一笑，指着紫罗
　　兰，
"尊贵的夫人，难道你没有看见？"
她伤心地退回一步，眼泪汪汪：
"谁喜欢这乏味的游戏？"他的目光在闪亮：
"亲爱的夫人，你不是刚刚
还把人间紫罗兰渴望？"
"我什么时候要啦？在什么地方？我从没说过这话！"
"你说过。我说出来，是因为我喜欢说真话。"
"倒是一个不错的早安，管我叫骗子。"
"我可没说。我不过说出事实。"
"好了，说你的去吧。就算我真说过，也是依了你。
快点说出你那个谜！
别再老跟我吵来吵去，
快让我看看你准备的惊喜！"
宙斯转动着眼珠叹口气：
"女人，你今天选了一个坏日子！
我是很有耐心，可一旦耐心结束，
一旦我的愤怒清醒，一切都会很迅速！"
"不错嘛！"她讽刺道，"接着说呀！最好——

拿出你农民的本色让我瞧一瞧。
我做了蠢事，得到报应，这个罪让我来赎！
我没瞧不上你，却让你当上我的丈夫。
痛苦啊！耻辱啊！我含着热泪后悔万状！
哎，要是那时候的看法和现在一样，
那该多好！虐待我吧，我活该受折磨！
当时我为什么拒绝了英俊的阿波罗？
为了一个粗鲁的家伙，放弃了我心中的渴念！
哎，怎么不能选择第二遍？
真不幸啊！我戳瞎了自己的两只眼睛！
阿波罗，你已经报了仇雪了恨，——这惩罚不轻！”

听了这话，宙斯极度愤怒，
他忘记了讲话的艺术：
“你这母鸡脑袋，给人惯坏了的雌孔雀，不要急，
——我直呼你名姓，对不起——
我巴不得你去找阿波罗！
等你找到他，你就会不要他而要我。
不管是他还是谁，都一样：
天下没有大丈夫，不管是在高高的天堂，
还是在人间、在地狱，
性格温顺的男人不会反对你！
要不要我告诉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你急需？
是贫穷，是对衣食的忧虑，
是无休无止没有停息的劳碌，
而不是仙酒、麦楂粥、豌豆汤和长生不老的食物。
你现在有一个可靠的有地位的丈夫，

他胳膊上长毛，还有两只拳头，
一旦有心怀鬼胎的幽灵欺负你，
就冲上去，跳到你的身旁保护你。
说这个有什么用呢？但愿这爱情早早过去！
我刚才是有点厉害，不过希望这能把你的痼疾治愈！”

受到伤害的女王咽了口唾沫，一阵痉挛，
看一眼这狂妄之徒，心平气和地走开，态度傲慢。
完了。吃惊。寂静得怕人。
听，俄耳比亚旗劈里啪啦倒在房顶。
带来祝福的小男孩的和平的歌声突然中断，
代之以抽泣、呜咽和叫喊。

国王吃惊地看到这不幸的信号。
他吓得面色惨白，后悔得不得了。
小男孩艾多伦顺着楼梯逃跑，
那声响被紧张的宙斯听到。
小孩子跑起来蹦蹦跳跳，
沿着楼梯向下，往外面跑；
宙斯赶紧撵在他身后，
想能不能再哄哄他，让他停留。
来挽留小男孩的还有赫拉，看，
她抢在宙斯之前。
他们彼此相邻互相看见，
可每人却自行其事，不把对方瞧一眼。
宙斯抚摩着男孩的鬈发、额头和脸颊，
忧伤地说出下面这段话：

“假如我知道，
讥诮、嘲讽和侮辱是我应得的酬报，
那么让我的傲慢去赎罪也是理所应当，
我会为了求和而走进我妻子的闺房。”
赫拉亲吻着小男孩的眼睛和嘴巴，
不好意思地作出如下解答：
“如果宙斯来到我的房门口，悔恨交加，
我会忘记他的咒骂，好好接待他。”
这样，两人假装着和小男孩交谈，
订下了一个和平方案。
然后赫拉转身赶紧回家，躲到窗户边，
偷偷向外看，透过窗帘看底下的大院，
等候丈夫来敲门。
当国王准备表示悔恨，
穿过庭院，请求妻子原谅，
脚上却不情愿。这时赫拉心里那些坏东西在讲，
“怎么？这么快：买得一个原谅
怎么如此不费劲，如此便当？
他以恶言对待你、挖苦你，骂你，
你却报之以爱意？”
她赶紧关上门，手指发着烧，
躲在帘子后面一声不吭，不让人看到。
国王等了一段时间，恼羞成怒，
脸涨得通红，目光阴森，走上了回家之路。
身后是威风凛凛的卫士的放肆而怀疑的目光，
还有那丫鬟们控制不住的嘲笑声，粗野而狂妄。

“哎哟，我这可怜的傻瓜！为什么我那样做？
让他快回来吧！我一定原谅他的过错！”
可是第二天他再一次来到的时候，
她的心又像上次那样被坏主意据守，
拒绝让他进门，把门闩上，
把脸藏到帘子后方。
然后她白天黑夜喘不过气，受着恐怖的挟制：
“哎，他要是再来一次该多好，就一次！”

“太幸福了！”他第三次来时，她呼喊道，
“今天我有理智，今天我不暴躁。
我决不会拒绝将他接待！
只是突然间把他抬高起来——
抬得太高。假如我给他一把梯子，那就最好，
今天看他一眼，明天给他一个微笑，
然后再赏给他一句话，
如此等等，让他慢慢往上爬——”

正当她摇摇晃晃举棋不定，
宙斯从后院里拖着脚步走来，也不甘心：
“我乖乖地负荆请罪已经两次，
可是两次她都赏给我讽刺！”
“宽容点！要和解两次还不够。
在最亲爱的人那里欠下债来真难受！”
“无所谓！”这时一阵恶心扼住他的咽喉。
一只蛤蟆向他爬来，它来自赫拉的门口。
“最后一次了！”蛤蟆到底伤害了他。

突然间，他把大衣从肩上扯下，
用脚踩住蛤蟆，把拳头挥向它：
“难道我是一条狗，要靠打才能受教育吗？
都是那些见鬼的紫罗兰引出的事！
学会养紫罗兰吧，还要学会养母鸡！
我可没有给孔雀搔痒的瘾！”喊完之后，
他跺着脚步履坚定地往家走。

“我已经忍耐到家了，等的时间已经太长，”
赫拉大喊道，“走吧，随这个缺教养的人走到什么地方，
这有什么了不起，能起什么作用？”
“女主人，他倚靠着御座，传令官将他围拥，
将强有力的命令和旨意向他们宣告。”
“快去把他叫下来，说我问他好，
今天晚上一定乖乖地善待他，对他好。”
“哎，女主人，最亲爱的女主人，”侍女们犹犹豫豫
向她汇报说，“你的主人让我们告诉你：
‘别人乞求的时候，才能给人以赦免。
一旦你激起别人的自尊，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女王扯住自己的头发：“放肆！
可是我要报仇，”她擤一把鼻涕，“就为这件事！
停——等一等！那是什么东西？你看不见吗？一个东
　　西在闪亮，
跳到地上，乒乒乓乓地在响？”
是那只奇妙的玻璃制成的有魔力的戒指，
摩拉曾经仁慈地亲手递给她的这枚戒指。

看吧，它掉到那里，已经裂成碎片，
世上没有一个艺术家能把它修好复原。

赫拉惋惜那美丽的珍玩，
她目光呆滞，傻傻地盯着地上的碎片。
然后想起什么，心疼得无以复加，
她倒在地上，大哭着扑向那残碎的玻璃碴。

第二章 宙斯召唤神明们回家

传令官们毕恭毕敬，
传达国王宙斯的命令：
“到谷仓里找艾俄罗斯去！捅捅他，叫醒他，把他召唤，
让他向你们提供最快的云船，
乘上它尽最大可能围绕世界转上三大圈，
竭尽全力大声呼喊：
‘宙斯已经醒来，已经结束休假，
每人赶紧准备回家。
七天之内全体集中在王宫里，
来听取宙斯的旨意。’”

命令一下，大家都服从，
远近的神明们纷纷赶回家中。
七天后，神明们男男女女
集中在王宫的楼梯上或过道里，
大家互相闲谈、叨咕，
对新到的人说一声欢迎，高高兴兴地打招呼，
每双眼睛都流露出再见时的欣喜，

他们互相询问："前段时间你到了哪里？
快说说！你看上去很精神，瞧，
你这又胖了不少！
过得不错。不过最好还是在家，
在奥林匹斯山上，我没说错吧？"
外面人声鼎沸，大家跑往一处。
透过窗户，他们看见一支奇怪的队伍，
沿着盘山道往上爬，
这些都曾是奥林匹斯的居民，有鳌虾，
有半人半鱼的海神，也有黄貂鱼，爬起来十分吃力，
用长满鱼鳞的肚皮贴着地。
波塞冬和埃利莎坐在贝壳车上，
高高地居于队伍中央。
惊讶的夹道欢迎的行列为它们让开位置，
大路小路都被这些海上居民弄湿。
当这一队人马来到宫廷的井畔，
匆匆忙忙赶紧把鱼鳍伸展。
两人步履坚定，新娘与波塞冬相伴，
挺直身子，走进双扇门里面。
埃利莎的美丽引起人们的好奇，
大家又是亲吻她，又是说着赞扬的话语；
更为引起人们赞叹的是
波塞冬如今这高雅的举止。
大家嘻嘻哈哈鱼贯而入，
在金色的大厅里叽叽喳喳。厅里有许多高柱。
这时，他们静静地将国王的脚步等待。

瞧，那熟悉的问候方式——他已经到来。
他用犀利的目光数了一下人群，
跟每人握握手，微笑致意，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问询，
嘴上时不时地开个玩笑。
当他的眼睛刚把埃利莎看到，
他便冲着波塞冬嚷道："你这狗熊，"
——还拍拍他的脖子——"这小宝贝从哪儿弄的？"
然后在厅里到处找："赫尔墨斯在哪里？"
"在这儿！""你这狡猾的家伙，
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瞒着我？"
然后眯缝着眼睛打量着赫尔墨斯，
"这是什么？"找到一根女人的头发，从他的胡子里。
他把这根头发举得高高的，转着圈让大家看。
起哄声欢笑声不断。
当他检阅完全体部队，
和某些人开过玩笑，也让一些人受罪，
然后他走回座位，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的扶手上，
清了清嗓子把话讲：

"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
今天看见这情景，我很快慰，
看见这么多强健的男子汉和温柔的妇女们
济济一堂，我们都是一家人。
强健的提坦族的树木上刻着的是骄傲，
你们以后能完成伟业，这我已完全估计到。
首先，请允许我向我们的新亲属埃利莎
讲上几句问候的话：

我以大家的名义对她表示热烈欢迎，
欢迎她成为姐妹们队伍中的一员。
欢迎她来奥林匹斯做客，任何时候都可以。
我就这么简单地讲几句。
第二，作为国王，我向全体，
不分男女，表示衷心的谢意：
大家一听到回家的号召，
没有人卑鄙地逃跑。
自觉服从是自由的人必备的天职，
我希望大家今后能继续照我的指示办事。
尊贵的朋友们，我并非心血来潮，
我是不得已才缩短假期，匆忙地把你们往回招，
不让你们逗留在绿色的秘密里和蓝色的远处。
时间很紧迫。事情很严肃。
有些事情要料理，还有些事情要做。
人间的老百姓让我尽到职责。
这是我的事，我会对自己加以鞭策。
你们大家得遵循以下原则：
大家都得留在奥林匹斯，以后不许
任何人再到人间去，
除非得到我的允许。
我没有别的限制，在奥林匹斯你们有充分的自由。
为了表扬你们忠诚而且听话，
让你们的心渐渐熟悉自己的家，
也为了欢迎你们的返回，
我要开一个大型的月光晚会，
在联邦广场上围绕欢庆大厅，

招待全体奥林匹斯居民。
任何人都能参加，只是不许带上忧伤，
让精神满足心灵的所有欲望。
去吧，亲爱的弟兄们，好好化妆，
去参加晚会，忘却忧伤。”

于是奥林匹斯各路居民
高高兴兴地来到欢庆大厅。
提坦贵族是神明，
他们的身分能从紫袍上看清；
还有雌雄同体的半神和四分之一神，
和提坦们一样可爱，虽然门第不相等；
还有半人半马怪以下的不同等级，
他们参加盛会全属偶然的机遇。
服装千姿百态，却构成一个群体，
大家挤在一起，十分亲密。
瞧，长着公羊腿的萨蒂尔夹在严肃的缪斯们中间；
一队疯狂的妇女与骄傲的神明们相伴，
她们从头裸到脚。
在奥林匹斯山上，欲望与尊严互不干扰。

真是一次盛会。国王尽最大努力
款待他的客人，款待全体。
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实现。
整个白天都有喷泉。
黄昏后的晚上，大家已经筋疲力尽，
于是点起篝火给晚会助兴。

先是劈劈啪啪冒出火星，把火把点燃，
再点燃无数稻草圈，从山上往下滚，燃着熊熊火焰，
奥林匹斯山在燃烧，一片红光，
在夜里冒出滚滚浓烟，就像着了火一样。

只要心里惦到脑子想到的事情，
在这盛会上都能让你尽兴。
不久他们做起一个幸福的游戏，
这比晚会本身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一齐看着阿佛洛狄忒所在的那一桌，
她坐在姐妹们中间聊着天，由她们陪伴着。
羡慕与惊叹互相答话：
“她点头呢！”“她在微笑！”“她半张着嘴巴！”
然后狂热地讲道：“快点，朋友们，快来呀！看，
她站起来了，她走路了，她在左顾右盼！”
“个子真高！”“步态还是那么轻盈！”“我想起了小鹿。
瞧她高贵的肢体像唱歌一样和谐地迈步！”
这时宙斯讨好地走到阿佛洛狄忒那里：
“最亲爱的阿佛洛①，请允许我斗胆请求你：
请你在大舞台上亮个相，
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你面容的春光。”
“我看不出你这请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阿佛洛狄忒迅速地爬到舞台上。
她刚一登上舞台，
所有的声音都静了下来，

① 阿佛洛（Aphro）：阿佛洛狄忒的爱称。

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身体，
从她的身躯里不停地冒出魔力。
“哦，阿佛洛狄忒，走起来吧！”“转过身来！”“弯下腰！”
对每个愿望她都热心地为之效劳。
于是大家十分开心，
一共持续了多少小时，数也数不清。
阿佛洛狄忒终于跪下，
不断地把飞吻抛洒：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看算了吧！”她大喊，
“一场游戏如果没完没了，大家就会厌倦。
瞧我筋疲力尽，软弱不堪，
两腿像是断了似的，胳膊也好像灌了铅。
请你们把我从这过分的爱怜中解救出来，
我提出这个要求，还请大家不要见怪。”
这时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不行，绝对不行！
再呆上一会儿！快发发慈悲！哪怕一个钟头也行！”
最后，宙斯对这个叹息的人儿深表同情，
把这筋疲力尽哭泣不止的人儿带出人群。
阿佛洛狄忒歪歪倒倒跌进帕拉斯的怀里，
她跪倒在那儿，说话结结巴巴，没有一点气力：
“哎哟，真是折磨人哪！我都高兴死罗！真见鬼！
我倒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加受罪。”
每天都和这第一天一样，
大家都把她抬举为幸福女王。

早晚、昼夜的变换

把晚会的月亮引向终点，
有一天晚上宙斯突发奇想，
离开了神明们穷奢极欲的欢乐场。
在伸入露天的阳台上，
他听凭梦幻般的思想茁壮成长。
他心安理得地在天鹅绒般的夜空下
把豪华的日月星辰的闪耀来观察。
这时卷起一阵旋风，把星辰的幕帘
吹得鼓起来，分向两边，
于是形成一条宽阔的空罅。
它揭开伪善的面纱，
真理由此便不难看清，
可是看见的场景却让他胆战心惊。
阿南柯用两只大脚怒气冲冲
踩着世界之磨，动作从容。
还有好几千个太阳跑出轨道，
令人目眩地将宇宙环绕。
有时在路途上它们也互相碰撞；
这时蒸汽冒个不停，烟雾也会叫嚷，
互相之间你死我活鏖战一场。
太阳都爆炸了，炸成许多铁碴，
劈头盖脸地往世界的洞穴里落下。
瞧，那里有一朵小小的鲜花，这里有一只可怜的鸡蛋，
神明们的灵魂躲藏其中，在慌乱中四处逃窜，
绝望地在疯狂的星星织成的天际里，
找出一小块空地，休息一会儿，叹口气。
“地球在那里呼呼直叫！我有这个胆量吗？它是否会保

护我？”
鸡蛋跳进地上一个凹陷处，往一块石头后面躲，
脖子拼命往里缩，身子恨不得压成平面。
阿南柯那杀人的目光却是很尖，一下子看出了破绽。
“我看到什么了？怎么？还有活生生的生命？
真见鬼！是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快来呀，死神这刽子手！把它们统统赶走，消灭干净！
看这宇宙里还敢不敢再有一点点神明！”
阿南柯气得口吐白沫。帘子合上了，
以后发生的事无从知晓，
看上去星空上一片太平盛世，
帘子掩盖了真相，成了骗人的幌子。

这是宙斯看见的真实情形。
当他重又回到欢庆大厅，
神色悲戚，一声不吭，额头上充满恐惧。
客人们相互窃窃私语：
“快看哪，朋友们！说说看，宙斯是不是中了魔？
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在那儿呆坐？”

第二天清早，国王的特使
向群众致辞：
“这场欢庆临近结束，
为把它推向高潮，宙斯安排了最后一个节目。
不管是谁，只要猜出这个谜语来，
就会得到一只金蛋作为奖牌：

谁能在阿南柯的世界里，不管什么地方，
找到一只健全的洋葱，并说出它的用场。”
话声刚落，大家都思索得好苦，
皱紧眉头，咬住指甲，垂下头颅。
不管怎么说，虚荣也罢，贪财也好，
那智慧的金蛋，才是众人瞄准的目标。
在最后一天，国王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问谁解开了那个谜，
有人试图作出解答，答案富有想象力，
听上去很有趣——但是不对，很可惜。
大家都很狼狈，一起保持沉默，
没人知道结果，更没人愿意说。
“好吧，阿佛洛狄忒，”宙斯开着玩笑，“快下来吧！
世界的存在有何目的？你有什么想法？”
“嗨！”她大喊道，“世界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有——
我这个人！嗨哟！嚯啦啦！”说完举起腿，朝他晃悠晃
悠。
宙斯惊奇地望着四周，若有所思：
“这美人格格地笑，说的却不无道理。
虽然听起来不太令人满意，可事实就是如此，
形式与假象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价值。
阿佛洛，领走你的智慧奖！来吧！
朝我甜甜地笑一笑，再亲我一下！”

阿佛洛狄忒暗自微笑，听到这个决定，她很高兴，
奥林匹斯的神明一齐鼓掌表示欢迎。
当阿佛洛狄忒胆大包天，

大笑着坐到空着的赫拉的王位上面，
宙斯喊道："喂！你这两条不安分的腿还不快往边上挪！
你这轻浮的母鹿，赶紧离开赫拉的宝座！
虽然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吵得不可开交，
可她毕竟是我的妻子，是你的领导。"

第三章　人　　类

欢乐的盛会业已结束，
孤独的大厅一片静默。
昨天到处喜气洋洋，
今日勤快的服务员收拾桌椅，打扫荒凉的战场。
国王强打起精神："好了！一切已经终止！
嬉戏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工作日开始！"
他用劲把一个使者的意志唤醒，鼓起他工作的勇气，
派他到下面的人间去，
让全世界做好充分准备，国王宙斯有欲念，要审判整
　　个世界。
又过了几天。有一天清早
他让人郑重其事地把御车备好，
车轮上长有翅膀，车子具有鹰头，
仆人们把车子拉进马厩，
套上白色的骏马六匹，
两匹连着车辕，四匹被粗绳拴在一起。
他派用人把紫袍从衣钩上取下，
连同王冠、权杖一起递给他。

他耐心地等待了一段时间，
准备工作却一直没有做完全。
于是他想："我不能妨碍他人，在此期间，
我不如去溜达溜达，逛逛公园。"
这样想着，他闲逛起来，漫无目的，
步态闲适，向山下走去，走进公园里。
随便到哪儿都行，他听从机遇的安排。
一位年老的侍者从远处跟过来。
这时，他孤孤单单地走进隐秘的绿林，
四下里一片沉寂，没有丝毫声音，
他走在灌木丛的阴翳里，
有一个声音冲着他的内心絮语：
"你啊，你忘却了自己的罪行，
怎么斗胆评判别人的罪恶行径？
难道权杖不是摇晃在你罪恶的手中？
难道法官的宝剑不是颤抖在你手中？
你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有权
审判人类，他们生活在地面，
可就算他们犯下弥天大罪，他们有借口，
而这一借口你却没有：
他们是疾病和死亡的孩子，
受痛苦的迷惑，由热情所控制。
如果你现在还有复仇的勇气，那么，上！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满，请讲！"
宙斯听了这番话非常惭愧，
他低下强有力的头，抓住自己的前胸，明知自己有罪：
"我用罪恶的手夺取王冠，

这是命运的安排，与我无关。
它坚强的意志要我当国王，这是命中注定。
我获得了统治权，当然也拥有法庭。
我的罪行也带来一个优点，
就是使那些犯了罪的人得到宽容和赦免。
我的缺点成了人类的招牌，
在我权杖的顶上是宽宥和慷慨。
除了怯懦和谎言，其他罪过都能赦免。
我的要求实在简单：
只要每人拥有美德一项，
——那就是善良。”

他来到一处瞭望台，一面走，一面想，
在公园的那一边，最后一块岩石上，
他用双肘倚靠在护墙，
把目光投向远处宇宙的海洋。
他没有发觉脚下人间的地面，
也没有看见山间云的奔走，雾的绵延；
他的眼睛为他往蓝天里挖，
他只用心灵去看那些挖掘出的图画。
这幅思想的图画在他的心中放射出金光，
就好像他亲临其境一样。
这是一幅未来的景象，
他看见自己坐在法官的宝座上，
人们围着他欢呼，亲吻他的双手，给他下跪：
“谢谢你善意的裁决，谢谢你大发慈悲！”

就在他心里充满幻想的时候，
他面部呈现出不安的神情，又闻又嗅：
“这是什么令人作呕的气味，
好像什么诱饵发了霉？”
侍者走上前来拼命喘息，
“每当有人撒谎，”他说，“就会有虚伪之气。”
宙斯趴在护墙上悉心倾听：
“我听见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声音？
好像发了疯的人壮大胆子在胡乱地吼叫，
可怎么有时又像叛变者吹的口哨？”
侍者说：“这声音来自人间！
他们在欢呼，沉醉于你的容颜！”
“欢呼什么，”宙斯问，“冲着我？
我可什么事也没有做！”
“知道吗，这在人间是风俗习尚，
那就是当着人面趴倒在泥土上。”
国王一边摇头一边讲：“给我一只望远镜，
让我把这些人的举动看清。”
他走到望远镜后面，用手指摆弄，
直到他看清人类的举动。
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发牢骚，
愤怒地咬牙切齿，冲着望远镜直嘟叨。
他粗暴地弯起胳膊，握紧拳头，
用力跺着脚，踩乱下面人的节奏。
“回家去，就说今天我不起程，
把动身时间改在明天早晨。
所有这一切我都要再一次考虑成熟，

我是否该小心翼翼地走另一条路。
另外，请你把这堆垃圾给我往回拿！”
说完，把王冠和紫袍交给他。

侍从手拿统治工具，
带着王冠和紫袍离去。
快看，发生了一个奇迹：不管侍从走到哪里，
跟着他的是人类的赞美之辞。
“我看，”宙斯讽刺地说，“这发自内心的全部的热情和
　　眷恋，
都得归功于我这只金色的小圈圈。
来，让我们做个试验：拿着这堆国王的破烂，
走到树林里去，让我看！”
好！叫嚷声一直跟着侍从进了树林。
“现在到我这儿来！”嗨，欢呼声又跟着靠近。
“好了，够了！你可以走了。我明白了这忠诚的含义。”
随后，当侍从已经离去，
他看见一张长凳，围绕凳子的是一片林中的孤寂，
充满祥和的气氛，平静而安逸。
他气势汹汹地走过去，坐下，低垂着愤怒的头颅，
一边踢开脚下的石子一边数，
那倍受折磨的脑袋里
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叹息。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晚上一回到家，
他就召见秘书：“有没有书中记下
人类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亲爱的秘书，不管是小说或是自然史?”
秘书说：“各种报道应有尽有。”
“拿来!”拿来了。“快读！不许瞎诌!”
他打开一本书读给国王听：
“人有高高的额头、虔诚的眼睛，
双重头脑、分裂的灵魂。
他可以站在一个固定的立场上，根据需要
把观念任意颠倒。
他的衣服由毛、皮或麻制成，
他的脊梁骨能表现出他的性格，有时又不能。
你总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美德放在他口中，
他让它挺直，保持它健康，咬紧它不放松。
人类很聪明：他们把手指头按着鼻子，
每件傻事都能令他们心醉神迷。
没有什么谜语能难倒他们，他们气都不喘一口就能解
答好。
要说‘往右走’，那他一定会往左跑。
人类很骄傲，不过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他向下趾高气扬，向上则摇尾乞怜。”
“够了，”宙斯道，“谢谢你，休息去吧!”
整整一夜，他自己的眼睛却没有闭一下。

太阳升起之后。
“把那令人恐怖的猴子给我叫来!”命令出自宙斯之口。
“是。”当恐怖的猴子来到他跟前，
除了毛发，它的外观和人类很像，
可是内心歹毒、怯懦，举止放肆，

“玛卡可”是它说的唯一的一个词。
宙斯把紫袍披在它毛茸茸的长满虱子的身上，
把权杖塞到它手上，
再把金色的王冠戴到它高耸的毛发浓密的眼眶上方。
瞧，猴子这下趾高气扬，
像得了肿瘤似的膨胀起来，大模大样，
吝啬每一个仁慈的微笑，用眼睛环顾四方。
宙斯到六驾马车旁边，趁着鞭打的空隙，
把那坏家伙抱到六匹白马拉的马车上去。
他一挥手，招来两个心腹，
这是他最心爱的两位传令官，忠诚得盲目：
“你们骑上马带它到人间，向它表示顺从，
问候它，给它鞠躬。
到了人间之后，你们就大肆宣扬：
‘这是宙斯王，你们都快跪到地上！’”
宙斯说完，两个传令官暗自欢喜，
他们忠实地听从宙斯的恶作剧，
兴高采烈地穿越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奥林匹斯，
恭恭敬敬地带到人间去的是乔装打扮的猴子。

十二天之后的一个早上，
宙斯亲自到人间微服私访，
头上修饰了一番，怀里藏着剑。
身后跟着复仇女神，暗中将他照看。
当他们来到底下的高山牧场，
宽阔的草坪温柔地向下铺展，

其中也有灌木丛和小树林，还穿插着房舍和庭院。
为了不泄露复仇的企图，他们的队伍分成两半：
宙斯独自走在前，
复仇女神跟在后面。
这些带有威胁性的随从远远地靠到一边，
步履沉重，却不脱离视线。

听，上面怎么有尖锐刺耳的口哨，
把庄严的蓝天的寂静与和平骚扰？
在高高的极顶，目光几乎触及不到，
那儿疯狂地盘旋着一群鸟，
是仙鹤，还是椋鸟，抑或是别的什么？
它们翱翔于温暖的天堂，沉醉于阳光普照的欢乐。
可是还有声音压倒仙鹤沙哑的喊叫，
也压倒椋鸟喋喋不休的讥诮；
这呼啸声坚硬又专横，
还伴随着那巨翅扑棱。
这是来自奥林匹斯的山鹰，
它们用锐利的目光紧跟首领，
问都不问一声，要在云端将他护送。
他看了很不高兴，眼睛里闪耀着怒容。
就像一只忠诚的小狗，心中充满爱怜，
不管主人怎么禁止怎么好言相劝，
它都要蹑手蹑脚跟着兴冲冲赶路的主人跑，
一会儿站住，一会儿往前奔，一会儿又往回绕，
主人则拼命做手势，
想从远处将这忠诚的不听话的家伙控制。

就这样，宙斯愤怒地向上摆着手，生气地用目光警告，
威胁它们，惩罚的火焰在眼中熊熊燃烧。
过了一段时间，
它们犹豫了一下，才不情愿地向四处分散。
宙斯浑身轻松，继续在草地上走他那弯弯曲曲的路。

一位农民赶上了他，犹豫地跟他打招呼：
“怎么就只有你自己？陪陪你会不会使你厌烦？
你是外地人，从你的衣服来看。
我可以为你引路，大路小路我都认识。
我猜你是去城里赶着参加那个节日。
我不去，我怕挤。今天很糟糕，
所有山顶都挤满了人。那歌声你是否听到？
还有从山谷里传来的欢笑阵阵？”
“今天到底是什么节日？”宙斯问。
“唉，你不知道吗？今天可是隆重的一天，
伟大的宙斯将出现在百姓面前，
这位世界之王来自奥林匹斯山上，
我们人类将荣幸地接受他的来访。
不过如果你事先没有把靠窗的位置占领，
我担心你恐怕不容易看清。”
宙斯微笑道：“那个宙斯我一定能看到。
我想问问你，朋友，快让我知道：
宙斯是否受到人类的爱戴？
他是不是很聪明、很可爱？”
农民害怕地往四周看一看：
“陌生人，你可别这样问，这个问题很危险。

宙斯模样奇怪，一开始，
看他确实长得像猴子。
他做鬼脸，吐唾沫，调皮又捣蛋，
‘玛卡可’是他的全部语言。
有些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不相信，
直到有识之士用事实证明他并非赝品。
用了好多‘但是’、‘因为’和‘虽然’，
他们终究转变了百姓们的错误观点。
上百个雄辩家从这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
七天之后大家终于承认了国王。
只有十二个人不承认宙斯，
大家把他们统统绞死；
另外还有三个人诬蔑他是一只猴，
于是这三个人都被砍头。
这真管用。你恐怕不相信！面对所有否定的说法，
刽子手成了最优秀的思想家。
现在主宰世界的是欢呼，一切异议都已销声匿迹。
主要问题是听话，你得随别人的心意。”
“还有一点请告诉我：宙斯是否会高兴，
如果他知道怀疑者惨遭极刑？”
“在一个国家里只准有一种信仰。
要么相信，要么死亡！要不然秩序怎么加强？”
说完，他逃之夭夭。宙斯却很气愤：
“真理刚刚出现，就遭到谎言和血的惩罚！都是一伙什么人！”
说完，他继续赶他的路。

他来到一座堡垒上，时值中午，
看见人类城市一片宽阔的房屋的海洋，
另有一座坚固的堡垒位于城市上方。
在这里他招呼复仇女神们："你们听分明，
我要独自走进城。
你们呆在这里。不管我经历多大艰险，
你们都必须扑灭愤怒的火焰。
不管我是否受到暴力的威胁，是否受到讥讽和侮辱，
只要你们没听见我招呼，
都要坚守自己的位置，不许擅自离岗。
一旦我大声叫喊，你们就必须立即赶到现场！"
"明白了。"她们龇牙咧嘴地回答，"我们保持清醒，一
　　动不动。"
宙斯独自走向人类之城。

众多的人们庄严地穿过城门，
在屋顶上可以看见如一幅画，画面十分愚蠢：
一只活灵活现的戴上王冠的猴头，
这是仿造的恐怖之猴。
你是否想认识一下智慧的奇迹？看，
这幅肖像画里藏着一个机关，
是一件手工艺品，一只钟，每次一嘀嗒，
这东西都发出"玛卡可"的声音，张开嘴巴！
真是虔诚之至！它的额头和耳际笼罩着神圣的光环。
宙斯看了看这幅画像，暗自微笑，沉浸于梦幻。
这时，一个粗鲁的大兵对他说话，十分不客气：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权力？"

宙斯阴森森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自由。
我高兴到哪里，我的两脚就往哪里走。"
"你哪来的胆量，面对宙斯不弯腰，
而且大家都十分虔诚，你却在暗笑？"
"我没必要向宙斯鞠躬，盲目崇拜一个人，
我不干，除非证明他真是神。"
"跟我到岗上去！"他跟去了。"这里，"
大兵开腔道，"这个男人，我认为很可疑，
因为他不仅拒绝向国王的像行礼，
而且还无理辩驳，将罪行升级。"
他们用探究者的目光无声而严厉的钻透他的身体，
然后下令道："把口袋翻过来！
难道你什么坏东西都没带？"
白找了。什么危险品都没查出来。
大家窃窃私语、犹犹豫豫：
"他的目光恶劣，可我们缺少证据。
这次就放他走吧！"——"喂！快滚！
管好你自己，乖一点，多多留神！
我们今天逮不了你，实在很抱歉。"
宙斯说："我感谢你们仁慈的赦免。"

说完这话，他钻过城门，转进一个小巷，
那里黑压压的一片，熙熙攘攘。
全体民众心醉神迷
为玛卡可歌唱、赞礼。
"你！"许多声音忿忿不平，"难道你不一起唱？"
宙斯说："这里的歌的节拍我跟不上。

如果非要让我唱，不唱不行，
而唱出的调子与你们的想象不符，那你们就得凑合着
　　听！”
说着，那控制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
愤怒之中声音很大，
像一只藐视一切的怒狮，
对那些破口大骂的亚洲胡狼吼出欢迎之辞。
面对他的歌唱，人群因恐怖而逃之夭夭：
“天哪！危险！你们快让开！这人已经不可救药！”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出乎意料，
他穿过几条小路，走上一条大道。
因为这里人群拥挤，
他被夹在密集的人群里。
这些人向王宫投去期待的目光，
形成欢迎的队伍，站在道路两旁。
上校们骑着战马夹在当中，
每人的表情庄重而谦恭。
听，钟的吼叫从各个塔尖飘然而至，
小号声欢呼声夹着赞美诗。
“国王驾到！”旗帜飘扬，问候声响，
人人都企求沾到他的目光。

周围帽盔闪亮，五颜六色的翎毛
和兵器在闪烁，兵士们十分骄傲，
从上面的宫殿里列队而下，
乐队走在前面，乐器有竖琴、大鼓和喇叭。

其中夹有精心筛选出的美丽的姑娘，
还有欢快的孩童，一个个大胆地四处张望。
隆重的车队载着假国王和官员
步伐稳重而缓慢，
气氛庄严而肃穆，
摇摇晃晃地走进疯狂的夹道欢迎的队伍，
领头的是骑着奥林匹斯的珍贵黑马的两个传令官，
两位年轻英俊的受训当骑兵的官员，
他俩愁眉苦脸，耷拉着脑袋，苦不堪言，
军号也跟着沉默，两双眼睛往内心里看。
这时，其中一个传令官向旁边瞟了一眼，
发现宙斯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间。
主人挥手示意，制止他们行礼，
让这传令官憋着可真不容易。
他忍不住要让心灵振奋一下，
把军号放进嘴巴，
把那些迫不得已必须忍住的话，
吹向天空，用歌声来表达。
那匹黑马也来问候，它叫着跳着，温情脉脉，
前前后后跳舞，口边泛出白沫。

“让我们亲眼看看那只猴子！”宙斯说道。
他的怒火已经消散，他几乎要大笑。
瞧，它大模大样四仰八叉躺在椅垫上，
高高地昂起头，十分狂妄，
傲视那些市长们、侯爵们和上校，
那些人则热切地渴望它仁慈的微笑。

恐怖之猴高高地坐在御座上，
左右两旁是人间王后和国王。
“我的眼睛啊，你难道不感到困惑！”
宙斯大喊，“我甚至认为这烂家伙在假戏真做！
这里不是动怒的地方，高兴也许更恰当。”
随后他的嘴里发出一阵大笑的声响。
“谁在笑哪？”这问话来自车里。
一百个声音在回答：“有一个人在笑呢！”
当恐怖之猴同样也把目光对准大笑的人，
噢，真可怕，看见了宙斯，它先缩紧全身，
这笨蛋弯下腰去，迅速
用胳膊肘把头抱住，
一阵乱叫，是由于害怕，
就像害怕经常性的棒打。
然后它想起自己是国王，
有幸福与荣誉的庇护，还有王冠戴在头上，
于是又狂妄起来，放肆地把宙斯从头到脚打量。
“嗨！你居然敢对我那么傲慢！
敢用你那令人恶心的双眼盯着我！”宙斯大喊，
“在宙斯面前，你这只放肆的猴，
还不赶紧按照规矩给我低头？
要不然等这场演出结束，
我回家就给你一顿毒打，打你的屁股！”
这时一阵骚乱。大家迅速亮出武器。
“他自称是宙斯！打他！”“别，他是疯子！”
这时两位传令官快跑而至，
拨开人群：“住手！不许碰宙斯！”

人间国王出来调停："快发慈悲！
不要因为盲目的热情使我们血债累累！
到底是疯了还是犯罪，自有法官说话，
我们先把他往监狱里关押。"

于是宙斯被死拖硬拉带上城堡，
在宫殿后面被紧紧锁牢。
在那里他必须回答问题，
三个医生把他检查个彻底。
他们不无担忧地在他身上左敲右打，
摸摸太阳穴，看看嘴巴；
左摸右摸，摸了一段时间。
"你从前是否生过病？有没有什么遗传？
你有没有发抖过或是记忆衰退？
失去知觉或是精神失常？""没！"
然后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咬耳朵：
"我不相信他是疯子。他是一个装病者。"
为了尽义务，表现博爱，
监狱看守派自己的孩子把晚饭给他送来。
"我愿意去每个流氓和杀人犯那里，
可是去见疯子我不愿意！"孩子提出抗议。
最后父亲用严厉的话语强迫她，
她十分不情愿地乖乖听话，
然后把盘子一扔，迅速逃开。
宙斯微笑着说："我并不令人讨厌呀，亲爱的小孩！"

犯人站在装有栅栏的窗户旁，

目光掠过城市和乡间，看着远方，
那蓝色苍穹下绵延的奥林匹斯山冈，
怒火中烧，将复仇的计划酝酿。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悄悄流逝，
苍白的晚霞也渐渐消失，
世界裹上一层昏暗的面纱，
黑暗的云雾在深夜中向下压，
远处地平线上有东西在蠕动，
孕育着暴风雨，雷声隆隆。
幽灵般的巨人的身体从幽暗之穴中走出，
来回来去紧张地踱着方步：
这是复仇女神的身体，她们在战壕前，
失去宙斯的指挥，不再能把他看见。
她们不安地跳来跳去，侧耳谛听；
为了看清宙斯在哪里，她们睁大火红的眼睛。
当她们终于探明主人在城堡里，
被关押在石头监狱，
看见宙斯额头倚靠窗栏杆，
她们愤怒得大声叫喊：
“天哪！我目睹的是怎样一出戏！
主人宙斯遭受辱骂、冤屈和暴力，
这位天堂与人间之主享尽荣誉，
如今这些恶劣的人们却把他关在监狱。
为什么还要犹豫？难道还等着事态再发展下去？
嗨！消灭他们！一个也不留！”
宙斯从容不迫地招招手：
“你们再忍一会儿，等到我喊你们的时候。

刚受这么一点罪就为自己的荣誉和权力着想，
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好国王。
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自己会评判。
在谴责别人之前，我要考虑周全。
谁知会不会有人主持正义。现在还算客气。
要知道结果，你们得等，别心急！”

这时，一场盛会在宫殿周围的露天下举行，
焰火照亮夜空，还有宴饮。
时不时地有个头头走上阳台，
然后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这时恐怖之猴真的出现在宫殿的平台顶上，
左右分别是王后和国王，
它的出现出人意料，
欢呼之声如雷如潮。
“玛卡可！”所有人都喊，“玛卡可，万岁！
你是我心灵之草，我的幸福，哦，真是好滋味！”
轻脆响亮的激动人心的叫喊一遍又一遍，
由自己的热情点燃，就像是火焰。
这幸福之潮席卷全城的大街小巷，
大家都陶醉了，在集市和广场上
举行婚礼；人们纷纷沉溺
在兄弟的情谊和亲吻里。
这时人们快手快脚
搬来梯子往猴子所站的房顶上靠；
能说会道的人迅速爬上去，
每人都多加几句拍马的话语，

告诉大家简短的一声“玛卡可”，
实际上是最高深的智慧的结果，
而且那猴子之毛和转圈的尾巴
对内行人来说是天下的美丽的之花。
猴子一点也不生气，它听凭别人称赞，
捉捉虱子，在上面呼噜呼噜地打鼾。

城外山冈上的复仇女神
却为此大发雷霆，
她们扬起胳膊挥舞着复仇之剑，
疯狂地指手画脚：“宙斯！我们向你乞怜！
这些天来你在人间
忍受的全部暴虐、冤屈与苦难，
我们无法容忍，还有那互相攀比吹牛拍马，
又是欢呼又是唾沫直喷说假话。
可怜可怜我们！别再限制我们的拳头！
请允许我们起来复仇！”
宙斯大喊：“慢！惩罚他们也应量罪，
所以请再忍耐一会！
有一点我渐渐明白：我预感到可以
把全人类一起淹死在一个巨大的阴沟里，
包括他们的偶像玛卡可，这个不言而喻。
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教育，
让他们懂得阴沟美味无比，
而且富有芳香的气息。
别急，不要轻举妄动瞎起哄，
做事情要善始善终。

是误会把我关进监狱，我却满怀希望。
我不后悔，许多事都已得到补偿。”

静！这是什么粗鲁的声音？
好像地狱里有成千上万鬼怪魂灵，
怀着杀人之心冲出城市、冲向城堡？
是人类吗？还是鬣狗的吼叫？
“那个邪恶的陌生人、那个混蛋在哪里？
那个幸灾乐祸只晓得讽刺的家伙不懂规矩，
不怀好意地把宙斯——玛卡可侮辱，
他在哪里？你们把他关押在哪个监狱？
快交出他来！让我们把他撕碎！
不然我们就把墙砸坏、把房子烧毁！”
石子乱砸，劈头盖脸；
木柴堆高，火炬点燃。
不断有人加入
这反抗的队伍，
有的门卫挨打有的被杀害，
窗户被人用铁锤砸开，
愤怒的手拉响屠杀的锯子，
恨不得处死狱中囚犯宙斯。
听，复仇女神的胜利呼声，压倒一切噪音，
憎恶化为喜悦，冲锋就此而停。
胜利中的复仇女神用两根长杆
挑着两颗死人头颅，令人不忍一看：
苍白的额头上受了伤，头发血滴涔涔。
她们举着首级在宙斯面前晃动，

响起一阵阴险的笑声。
“你是否认识他们?”有声音在问，
“真好玩！你先下手为强，
不然或许你会死在他们手上!”
宙斯看见这两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原来是他的两位传令官，——真够痛苦!

“够了!”他痛心地叹息，“够了，你们是一群狼!
已经杀得太多！你们是不是杀人狂?
好，让我来杀死你们！来啊，你们这些复仇女神!
在这该死的城市中归还我的随从!”
一声雷鸣，乌云翻滚，
地狱般的黑暗埋葬了整个天空。
劈里啪啦的冰雹和雨雾，
吓得复仇女神们如群魔乱舞。
风在呼啸。
旋转的风暴把她们的喊声和呼吸吹跑。
是什么光线在左右她们的步伐？是她们火红的眼。
如何砸碎牢监?
没有必要了；任何工具都显得多余：
拔剑一挥，门自动跳开去。
现在她们放慢脚步，不慌不忙，
远远地护卫着她们的国王，
穿过闪电包围着的蓝色的火巷，
远离人类的讥讽与憎恨，走向奥林匹斯山冈。

宙斯在家门口转过身，
面对那群歹毒的随从：
“听好，现在我要对那群人
进行报复和严惩！
你们知道那块黑色岩石，它很可怕。
那巨大的柱石长着一张大嘴巴，
目光含着微笑，朝向人间，
含笑的嘴巴很恐怖，水牛似的脊背弯向前。
冲上去！把这块巨石拦腰砍断，
再用上雷和闪电。
我要趁这唯一的一次岩石崩裂，
把整个人类毁灭。
这个不难，也很公正。没有理由怜悯他们。
然后我要把一条狗送到人间去当主人。
狗至少很安全，而且忠心耿耿，
不会喋喋不休地假慈悲，它认识自己的主人。”

复仇女神满腔仇恨地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她们积极地服从这杀人的命令。

第二天一早，宙期这一可怕的决定被广为传播，
赫拉听到后十分恼火。
她让人找来祖传的那只金苹果，
派人送给宙斯，带上消息说：
“我，赫拉，在奥林匹斯、

在人间，都有世袭权势，
召请宙斯相见，
让他告诉我对人类有何打算。”
宙斯接到消息回答说：
“让她自己来，如果她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赫拉又专横地把使者派遣：
“我，赫拉，是人类的监护者和保护伞，
我严禁你犯罪，
去消灭全人类。”
“我倒要看看谁能给我下禁令！
我会准时执行我的决定。”
她又第三次派人去找他：
“我恶毒的丈夫，请听我最后一次话，
如果你胆敢用雷
劈碎黑色的岩石，击垮人类，
那我将站到岩石的顶端，
用我自己的身体把他们的命运分担。
你记住这话！”宙斯回答说：“我很惋惜。
我请你考虑仔细。”

另外，帕拉斯也担负起沉重的工作，
把理智灌进那愤怒的耳朵，
不同于女王的是她没有派人，
而是亲自登门。
她用温柔的手指轻轻地把门敲：
“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把你打扰？”
当她看见一条大狗

坐在怒容满面的宙斯身旁的时候，
那狗把前爪伸开放到他手里，
讨好地舔着他的脸，样子很亲密：
“噢，真幸福！”这狡猾的女人开腔道，“多么美丽的动物！”
“不是吗？你喜欢它吗？”宙斯的腔调里依旧含怒。
“我听人说，你就是想把它
作为人间主人遣往山下？”
“是的。”宙斯龇牙咧嘴地说，“难道你想制止？”
“不敢。狗很忠诚，我向它发誓。
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假如说，作为陌生人，你，
穿着普通人的衣服闯入狗群，
难道它们招待你会比人类更尽心？”
“当然不会！狗嘴不是明摆着！
它会咬我。够了！再说，
也不一定非要是狗。”“那么换个动物。
我建议你换成一头猪。”
“有什么不行？可以，可以！”宙斯的口气充满讽刺。
“或者换成狼，把所有活的东西都咬死。”
“狼可不会讲客气，”宙斯嚷道，“它会立即向上扑！”
“我不想再继续跟你打埋伏。
你说，许不许我开诚布公地跟你谈一谈？”
“好啊。”“那么，你听着！”她的一张嘴能言善辩，
举出千万条依据，把道理讲清楚：
人类为什么依旧是地上最好的动物。
如果彻底地权衡、比较、检验、审查，

他们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不算差，
但和其他生灵相比还是他们强；
他们成群结队，那是理所应当，
牛和其他牲畜也都成群地游玩；
再说，地球上多战争多灾难，
不受群体保护就无法幸免。
如此等等，话说了一茬又一茬。
当这些劝解宙斯的话
往他耳朵里流淌，宙斯却拥住狗的颈子，无比爱怜，
用目光对她表示赞同："和我看法一致，是的！"然后
　　把头点。
这给了她新的勇气，
她把劝解的话语继续说下去，
为了讨得他的欢心，
她温柔地抚摩狗的脖颈。
"那么，"她高兴地总结，"我们得下个结论，
你可要从这些话中进行理智的推断。"
"是的，我进行逻辑推理，无论如何，"他固执己见，
"我要用山上的石块砸得人类彻底完蛋。"
帕拉斯暴跳如雷："我从没见过
哪个国王的脑袋，像你这样顽固如骡！"
宙斯回答说："你是没有亲眼见到，
他们那见鬼的虔诚劲儿，那种骄傲。"
帕拉斯火冒三丈，顺着楼梯往下跑：
"如果你再需要我，可以把我唤召！"

神明们不断地到他跟前求情，

他失去了耐心，
迅速地把一根巨大的雷抓到，
它的长度几乎超过他的身高，
他把这作为愤怒的信号，
在窗户外边的窗台上把雷挂好：
“如果再有人来替人类求情，多舌多嘴，
那么就请他尝尝雷的滋味！
我向愤怒和胆汁① 发誓，
谁再多嘴多舌，雷就会将他劈死！
时间长了我实在无法忍受。”
于是他蹲在雷后暗暗窥看、守候。

这样，人人害怕得心惊肉跳，
知道国王发怒可不是开玩笑。
众神之国悲哀沉默，
恐怖之中失去生活的欢乐。
尽管有人相信奇迹，却没人怀有希望，
能够挽救人类，不让他们灭亡。
就连人类自己也看见
岩石当中的雷在冒着浓烟，
还看见可怕的复仇女神在忙碌，
把火种往洞穴里散布；
他们预感到了不幸，奥林匹斯之外的城市与乡村

① 胆汁：原文如此。一般人可以向天发誓、向神发誓，万神之主宙斯看来只能以自己的愤怒相威胁。“胆汁”在德文中表示愤怒，和国人常说的“恶向胆边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害怕而叫喊的声音一阵又一阵。
每天晚上天一黑，国王
蹑手蹑脚跑到房顶上，
他偷偷地向远方窥看，
看复仇女神的杀人计划有何进展。
有一天晚上，和往常一样，
他满怀愤恨地站在屋顶上，
看见夜色笼罩下的人间
正上演一出内容深刻的戏，宛若梦幻。

以下便是他眼见的景象：
地球上的生灵由于饥荒
为抢夺食物展开持久的内战，
他们彼此吞食，个个都完蛋。
他看见植物之间无声的争吵，
它们诡计多端，用弯曲的脚
把渴望着的地下水抢夺；
同时却假惺惺地用胳膊
表达爱意，鲜花的香喷喷的语言不能代表友谊，
它们狡诈地把邻居的脖子抱住，静静地将对方扼死。
这彼此憎恨其实毫无必要，因为不管是朋友还是仇敌，
如今统统被尖锐的门牙咬啮。
只要是有嘴的动物，都拔呀啃呀吃不够，
它们的心还沉于幻想，都在沉默中忍受。
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动物杀气腾腾，
在水里或陆上或空中，
它们彼此之间也愤怒地互相侵袭。

“我必须这样干，不然阿南柯为什么让我长爪子?”
“住口！你们要明白：我们同属一个种族，
你的肉赋予我力量，你的骨髓对我神经有好处!”
“哎唷！什么东西在咬我?”每只动物都冲左邻右舍喊
叫，
“为什么要这样做?”说完，自己却把别人没命地死咬。
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哀怨的叹息，
完全是一个厚颜无耻、由阳光装饰成的地狱。
宙斯看见这场生死之战。这战争毫无用处，
没有人能赢，人人都输。
看，是谁从地上站起，
把头伸上天去?
他先摇晃了一阵，找着一个支撑，
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
现在他睁开双眼，看着这场灰色的生死混战，
然后心惊胆战地把视线移开，向上面看。
这时，就像天亮之后光彩四射的星辰
照亮银色的冰川，在清晨，
这位离乡背井被神明遗弃的难民，
在遥远的荒漠世界向众生灵致以慰问。
各种动物又惊又喜，充满好奇心，
羞怯地打量这个人。
它们一面目不转睛地将他端详，
一面准备举步逃离现场。
其中有一个动物战战兢兢地问道：
“尊贵的陌生人，请你如实相告：
你是我们善良的救星，

还是专程赶来准备杀死我们?”
这人张开能说会道的嘴，
对战战兢兢的生灵加以宽慰：
“你们对我的期望，也是我的梦想，
我多么希望能够帮你们的忙!
你们将受到善待，一切将会改变，
也不会有痛苦将你们陪伴。
可是啊，我不是你们的救星，我没有武器，
不能消灭死亡、痛苦和彼此之间的敌意。
我只是一个人，一只动物，
构成我的材料和你们相同，连半人半神都不如。
我需要吃肉饮血延长自己的生命，
和你们一样，我自己也会死，也会杀死别的生灵。
我因千万种弱点、恶习和缺陷而丑陋无比，
我不可信任，缺乏任何美好的品质。
不过，我用弟兄般的双臂给你们捧来一件礼品：
一颗心，一点同情和怜悯。
要知道，在地球上这场混战中，
我数着你们的生命，感到你们的苦痛。
假如我由于可怜的欲望的逼迫，
或是由于暴躁，或是由于饥饿，
不情愿地将你们之中的某一个打死，
那么，请相信，我的内心会痛苦之至。”
这人说完，这群动物
兴高采烈地欢呼：
“我们听惯了战争的喧嚣，
如今听到这奇妙新闻，几乎理解不了!

这充满敌意和憎恨的世界真疯狂，
如今竟有博爱和怜悯来拜访！
我们最可怜，似乎生来就是敌人的现成饭，
好像不过是一个个饱尝痛苦的肉圆，
既无名姓，数量也不清，惨遭上帝摈弃。
这时，来了一个朋友，一位兄弟，
他理解我们，同情我们，
虽然救不了我们，却爱护我们。”
它们当中掀起一阵感激的热潮：
“万岁，人王！”大家争先恐后为他效劳。
于是它们把他抬上肩，
抬到奥林匹斯山前，大骂大喊：
“宙斯，你自命为国王，自称是法官，
怎么能抢走这位侯爵，从我们的身边？
如果你再把这唯一一个同情我们苦难的人打死，
那么地面将变得荒凉，没有一点安慰，我们也失去生
存的价值。
请你放了他，我们需要他的心，他的精神！
如果你怒不可遏，你可以打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如此大喊着。与此同时，全人类痛苦的呼叫
顺着山势将夜空笼罩。
宙斯听了十分震惊。他斟酌着自己的决断，
他的思想倾向于和缓。
这时，他看见复仇女神们火红的眼睛，
他联想到不幸的命运，记忆又被唤醒：
他又听到人类为猴子叫吼，
看到两位传令官被杀。他渴望复仇，

对人类的愤恨重新攫获了他。
“不，决不手软！”他咬牙切齿，“让赦免见鬼去吧！
别让那些鬼喊鬼叫的声音把你迷惑！”
他不愿再听，就使劲捂住两只耳朵。
两只手毫不留情地攫住他，
把他的双手从耳边扯下。
他气急败坏地回过头，
看见高尔戈凶恶地向他问候：
“你反啦！我已经暴躁地等了太久！
难道我派你来当凶手、刽子手？
难道只顾自己泄愤的人能当法官？
难道殴打自己仆役的人能当国王？
你有权处死个别人，或者将他诅咒，
可是消灭全人类，——别动！拿开你的手！——
哎，瞧他那怯懦而狡诈的目光！
我想他真有这胆量，他在嘟囔。
怎么啦？我要求你，快，给我跪下来！”
说完，她把他的两只手腕一拍，
然后一转一扭，像疯了似的，
直到他龇牙咧嘴跪下地。
当她强迫他跪在地上，她说：“你这蠢货！
你不是不可替代，并不是少了你就没法过。
如果宙斯想谋反，好哇！只要轻轻地一叩鼻子，
你的王冠就会横飞出去！
我已经听见你的权力继承人
翕动鼻翼，怀抱希望，躲在树林，

贪婪地守候。我只要把食指一弯，
他就会在黑暗中出现。”
高尔戈警告完毕，就用力扑扇着双翅，
离开这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他已丧失理智。

一夜过后，第二天一清早，使者们前来报告：
“哦，先生，复仇的准备已经做好。
复仇女神们期待着你的号召，
她们站在死亡岩石旁，只等将它摧倒。”
他们不停地叹息、喘气，
这无声的汇报苍白无力。
宙斯缄口不言。沉默和震颤回响于恐怖的人群。
终于，他发出轻轻的声音：
“文书快来！——来写下：‘赦免。’
写好了吗？你不觉得不用那支雷太遗憾？——
然后拿着这张赦免的条子赶到人间！
把复仇女神们从法场上往回召唤。”
喂，看那些目光在欢呼，双腿在腾跳！
这和平的消息把人们统统赶上街道！
他看到外面的人们纷纷往一处跑，
听到钟声敲响，人群欢叫；
又听见复仇女神们脚步沉重，
拖着雷走到上面的阁楼中，
一路走一路咕哝，
慢腾腾地从后楼梯向上磨蹭，
失望地往家中的小木盒内
放回那没有派上用场的雷。

他重又火冒三丈，
后悔自己解除武装。
他猛地打开大门，冲着欢呼的人群大喊：
“你们用不着感谢我给予你们赦免！”
门一关，插上插销，再锁上所有的门，
往床上一坐，把怒气往肚里吞。

宙斯的健康血液的波涛把肝脏洗清，
把胆汁吸干净：
“都过去了！复仇之剑已被埋葬。
我要找一个亮点，在地球上，
一个男人，像我一样倔强，
这样我的目光可以固定在他身上从而得到休养。
来吧，我可不想听信任何人的谗言。”

他立即找到造物主，在植物园。
“要买什么东西？”造物主问，“有什么命令？”
“我需要半干净的人的魂灵。”
“在最最后面，在池塘边，栅栏旁。”
刚刚走到人类灵魂的池塘，
马上，灵魂纷纷游过来，像在做梦。
他把手指头举高，喊着口令：
“向右转！——向左转！你们谁做得最好，人类之子？”
大家多多少少都听从了他的指示。
只有最后一排的一个人

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宙斯问："你为什么不转向右？"
"因为我找不到能说服人的理由。"
"你瞧，其他所有的人都这么做。"
"我不管；我不为他们干活，不受他们压迫。"
"我是国王，你得知道什么叫恭顺。"
"这并不能说明你不是一条恶棍。"
"你叫什么名字？"灵魂不情愿地回答说："赫拉克勒斯①。"
造物主这时也来到水池，
国王对他讲："赫拉克勒斯是我的了。"
"哦！拿去吧！还要不要点儿别的什么？"
"不要了。"付完先令，他牵着赫拉克勒斯，
带着他越过田野走向奥林匹斯。

他要通过练习教育赫拉克勒斯，
增强他维护真理的意识。
他拿一小根树枝放到他眼前："嗨，看！
这是天蓝色的树枝，所以快喊：蓝！"
赫拉克勒斯皱皱眉头，"绿！"他的回答嗡声嗡气。
"等着，"国王气愤地说，"给你长长见识。"
说完用雷电包围他。
"回答！现在是不是蓝了？"他啐了一口："没变化！"

① 赫拉克勒斯（Herakles）：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神勇无敌，以力大闻名，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虽不断受天后赫拉迫害，但终能战胜强敌，转危为安。死后成神，与青春女神赫柏结为夫妇。

“真勇敢！”国王喊道，并将他拥抱，“真勇敢！
别当公众的绵羊，坚持你的观点！”
如此等等。宙斯唤来上千个吹鼓手，
每天都在他的耳朵边说个不休，
又唤来七位光彩照人的年轻姑娘，
搂着他拼命说谎。
宙斯喊道：“只要他还不能毫不迟疑
反对这个混帐的世界，说出真理，
摆正日月星辰神明山鹰的位置，
我就不会把他放回人世。”

每天清晨，他们都进行这样的训练。
在赫拉克勒斯身上，宙斯有了收获，露出了笑脸。

第四章 赫拉与死神

女王把头靠着窗框，
凝神眺望窗外的晨光。
她憎恨命运，怨恨丈夫，
回想过去，悔恨搅得心中阵阵酸楚。

正当她与自己过不去，在叹息欷歔，
外面窗下死神走过去。
死神容貌很粗恶，嘴上长毛像暴徒；
她猛地向回倒，仿佛受了侮辱。
“喂，坏蛋！赶快滚开，快！”
她从房间里跑出来，
跑进卧房，洗拭眼睛，为安全起见，一洗就是两三遍。
可是没有眼药水能管用，她始终摆脱不掉这丑恶的画面。
她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整整一天。
“有时意志的拳头无法压制，得求助于睡眠，
它那温柔的手会让人忘记一空。”
可是睡眠和休息都不起作用。

枕头太热，室内太黑，
她被恶魔吓醒，汗流浃背。
天亮的时候她又沉入梦乡，
看见丑陋的恶魔又登场。

“我们这些傻瓜有时脑子里瞎想，
真是白白痛苦一场！”她讲，
“那些貌似危险的幻象，白天，
光明就会把它们吓跑，在转眼之间。
只要你看得仔细，没有东西那么可怕。”
一清早，她就站在窗旁等着它。
死神重又沿着老路上来，
唉，糟糕！这比以前更坏。

这回她觉察到，
这坏蛋迅速往衣袖里藏进一把宽宽的刀。
刀刃在不断闪亮，
恶意地冲着她的眼睛。
“所有的笛子手、小提琴手和齐特尔琴手，
带上乐器快过来！现在是欢庆婚礼的时候！”
她把窗户关上，堵住所有的缝，
点上蜡烛：“来啊，跳呀，快蹦！”
她跳来跳去，大喊：“好玩！”又欢呼说：“真开心！”
可总是看见那把刀，欺骗不了自己的眼睛。

于是她又召来演员和滑稽戏中的丑角：
“快讲讲最新的笑话，你们尽可胡说八道！”
她拼命地笑；可是那把屠刀
却占领她的眼睛和耳朵，使她无法忘掉。

“用葡萄酒和欢宴可以驱散记忆!”
她大吃大喝，可在宴席上却痛苦得嚎啕不已。

醉醺醺的她已经笑不起来。
“愚蠢的行为帮不了我，现在应该把理智仰赖。
懂吗？刀向前刺；
把柄的后面，刀和胳膊和平共处，和谐一致。
快，我去跟死神交朋友，
让他成为我可爱的伴侣。”
她羞答答地把幸福美丽的身体沉入水去，
在温和的水中沐一个香浴，
又修剪了指甲，
让一个钻石光圈闪亮于她黑色的秀发。
“赫拉，你想给自己选哪条裙子?”
“一尘不染的白色能衬托出女子的风姿。”
一个可爱的微笑，冲着镜子一个摇摆，然后，
练出一个甜蜜的眼神，十分灵秀，
足以让男人们心旌动摇。
一天早上，她向他走去，一切都准备好。
“从哪里来，朋友?”她浑身闪耀着光芒，
“这么一早就如此匆忙？到什么地方？
来，进来，就坐一小时!”
“没时间，我生就要做许多事。”
“我用蜂蜜给你烹制了一道美味的早餐。”
“谢谢你！蜂蜜我不喜欢。”
她战战兢兢地环视四周，悄悄地弯下腰，
抓住他的衣摆，跟他咬耳朵。

死神乜斜着眼睛："用女人的那一套，
用美人计对付我没有用；我已经太老。
我实在很抱歉，
今天还有别人在等着我。"说着，他给手表上紧弦，
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就溜之大吉。

赫拉冲进宫殿的前厅喊道："嗨！所有的男人都注意！
无论谁，无论是用诡计，
或是光明正大凭力气
只要能给我消灭死神，我就会在奥林匹斯山上
给他修座房子作为奖赏，
再在人间修一幢别墅，
有农田、葡萄园、牧场，还配齐奴仆！"
第二天早上，
死神又来了，与往常一样，
这时，他身后一阵尖叫。从树丛与灌木丛里
冲出许多凶手，向他袭击，
他们愤怒地向他刺去，想置他于死地。
可是剑声变得哑然无力，
剑身碰到他的铠甲，裂成碎片。
粗暴地向他进攻的人死于火焰。
赫拉又恨又怕，脸色惨白，
站在走廊里，羞怯地请求谅解，
死神冲她鞠上一躬，半客气半嘲讽地说：
"没关系，这属于我的工作，我经历过！"
女侯爵吓得失去知觉，
嫌屋里太闷热，丧失理智地跑向田野，

因为她的心在绝望中还怀有一线希望，
希望自己能逃离死神身旁；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到哪里，只管走。
她管旷野叫“庇护所”，称迷路为“得救”。
漫无目的的逃亡，靠的是精疲力竭的双足，
可是当她走进昏暗的冷杉之谷，
真见鬼！死神又在她面前跳舞，
他掀开帽子透透气：“还好吧？我们是不是去散散步？”
这时她才理解，抱有希望是愚蠢的行为，
她无力地低下头，摇摇晃晃地返回。

从那一天起，一种可怕的高烧性谵妄
用利爪抓住这位被死神追捕的女王，
她始终以为自己闻到死神那腐烂的气味：
“我感到他一迈步地都在颤抖。你们听见了没？
看看四处的墙壁，它们在震颤！”
每当到了死神真的走过房外的钟点，
每当那个时候，
她吓得跳起来，张大了口，
等待别人向她报告那坏蛋到来的消息：
“这回来了，来了！”她的心脏都褪了色，喘不过气。
当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脚步离去，
她获救似的喊上一声，死一样地倒在枕头里。

亲爱的夫人，王后生病的悲哀消息
传到国王宙斯的耳朵里。

周围的大夫都被请进宫。
“亲爱的朋友们，”他哀怨地说，“帮帮我，情况很严重！
尊贵的女主人病倒了，因为她理解不了，
作为万神之主，她并不能长生不老。
她不能战胜死亡所带来的痛苦。
我请求你们的同情和智慧的帮助。
也许可以把溢浆泉水注射进她的血管，
让她每时每刻享用长生不老的仙酒、仙丹？”
“哦，主人，”他们回答说，“谁生来就注定要死，
对那人来说，溢浆温泉和仙酒仙丹都毫无意思。”

宙斯把传令官们往各处遣散：
“谁要是知道如何能让人不死，提供救援，
快快找来，我封他们为贵族。”
接连不断地来了一大群牛皮大王和骗子，还带来好多
　　草药，
病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真糟糕！

“快，快到地面上去找人，
如果有人能治好女主人的病，让她不怕死神，
我准许他拥有奥林匹斯山上的一切财宝。”
瞧，一些重要的脸孔在渐渐升高，
他们来自冷杉林，来自田野。那都是些什么货色？
他们是来自人间的骗子和虚情假义的说教者。
宙斯不无疑虑地接见他们：“我对你们没有多大信心。
快！试试看！让我看看你们的本领！”
骗子先上场。他晃动着概念，

用手指钩出脑中的语言，
说死神其实只是反对而已，
并不坚持己见。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二个人称颂一种叶胡加南药膏，
作为油脂，该把所有的坏东西全都涂到。
第三个人大喊："我不管这些！啊哈！
我拿星星当口琴吹！别怕！"
他坐下来哼哼曲子"巴啊巴"①，
歌唱大自然母亲，温柔的妈妈。
宙斯喘着粗气说："往他嘴里塞上橡皮奶头！
真见鬼，弄得我头脑乱糟糟，我不要他胡诌。
这些可怕的药剂师是怎么回事？
是胆怯还是故意坏事？
居然想用孩子的把戏
堵上阿南柯那血腥的屠夫的洞穴！
真后悔我没有按照当时的决定，
把所有人间骗子消灭干净！"

最近他又大方地用金牌
把能人从各个角落里引出来。
救星、老师和说教者纷纷来到，
可是病人的心情却越来越糟。

直到有一天临近拂晓，

① "巴啊巴"：此处用像声词代替歌词。

赫拉在睡梦中把阿波罗看到。
他端坐在太阳车里，金光闪闪，
高贵的额头上可以看见情谊与爱怜。
于是一扇久已遗忘久已关闭的生锈的心门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小门里跳出贪婪的欲望。叹息，泪流不停，
哭泣中温柔的感情在苏醒。

她从床上一蹦而起，重又满怀希望：
“在阿波罗那里我可以找到宽慰，不在别的地方！”
她扔掉一切首饰：“我的打扮很简单。
不能披金戴玉去忏悔，到他跟前。”
于是穿山越岭走上希望之路，
到阿波罗门前，她却胆小地停住脚步。

“尊贵的人儿，”她倚着门怯怯地说，
“一颗后悔的心遣我来认错。
在你的屋檐下，你的门槛令人恐怖，
希望得到你的同情，渴望你的宣判与报复。”
门闩动了一下，出现的是阿波罗：
“在这儿呢，尊贵的女王！你找阿波罗做什么？”

“噢，先生，你解恨了吧，瞧我哭伤的脸庞！
我不知从何开始，话怎么讲。
我只知痛苦，不再能思考与呼吸；
绝望推动我，寻找安慰者的足迹。
可怜可怜我吧！送我一句聪明的话语，让我恢复健康！

因为死神在追赶我：他的刀在响，它要让我灭亡。”

阿波罗说：“一个幸福的人的智慧之语
对一颗不幸的心灵散发腐败的气息。
如果你需要抹在舌头上的药膏，去找人类！
不幸的人儿，如果你在那儿寻求安慰，
听好这句话：在阿南柯的世界，
在山与谷之间没有别的慰藉，
除了亲密的友谊下的两双闪亮的眼睛，
还有唇边响起的充满感激的爱情。
你对谁尽义务，得到谁的爱，
你还到远方去找什么？还不去找他？赶快！”

她喊道：“你骗我！你没有向我吐露真言！
带来幸福的不是爱情，而是在此地，眼前。
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心愿，
就是你的目光、你的气息，就是要在你身边。
不管你是骂我还是可怜我，
我对你的声音如饥似渴。
我真幸福！在你的跟前，地狱休息了，
阴影逃开了，恐怖消失了！
所以，惩罚我吧，用脚踢！
我已准备好了，永远也不离开这里。”

阿波罗说：“我无权要求你流泪，
另有一个人该占有这个地位。
我不愿推开你恳求的脸，

因为我习惯于宽容。在这儿我没权。
叫抢劫姑娘也行，叫婚姻也罢，
一个女人只能属于一个男人，这是不成文法。
两人结成一个同盟，不管是和睦幸福，还是吵架烦恼，
你无权再和其他人在一道。
一个男人可以得到你的一切，另一个男人什么也得不
　　到。
女人不可瓜分。一个男人可以伤害她，另一个男人却
　　不能给她治疗。
说吧，是不是有个同盟将你约束，赫拉？
你和谁结成了同盟？你说，是我吗？
别喊‘阿波罗’，已经太晚！
快喊‘宙斯’吧，这可是你以前的挑选。”

“可怜可怜我吧！替我说情吧，大人！说一声‘原谅’！”
“原谅，”阿波罗说，“接着就是遗忘。”

“不！”她大喊着，拥抱着他的膝，“不要忘记，也不要
　　原谅！
亲吻你的复仇的欲望，
直到宽容凌驾于旧仇之上；看着我，
用和好的目光。惩罚吧，把你的女仆折磨！
欢迎你那法官的拳头，是我有错！
让记忆在你脑海里复活：
曾经有那么一天，——那是一个春日，多么美好
　　哇！——
最高贵的男人伏在我的脚下。

我那时是个坏蛋，是个没长眼睛的傻子！
可是英俊的人儿，你现在还爱我，这是事实。
别说‘过去了’，别骗我说‘已经太晚’！
不过是一个词，什么叫过去？什么是时间？
树林里还长着同一块岩石，还是同样的冷杉树在放出
　　香气，
就在那儿，我这不幸的人把幸福抛弃。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我，是另一个人，在你面前颤抖个
　　不停，
她已经改邪归正，改过自新，‘献身于你’是她的姓名。
看看你的周围！看看最恰当的比方！说出它的内涵！
金色的美好的白天，总是从疲倦的昨天
诱出一个年轻的今天，心中已经准备停当，
随时放射充满爱意的阳光。
‘现在’意味着幸福。来，在这幸福的第二个‘现在’，
你还需要什么，除了你我之外？”

阿波罗回答说：“时间不光是一个词，
时间是猛兽，它永远贪食。
的确，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事物重又返回，却从不保持旧的方式。
阿南柯的宇宙有个姓名叫‘可变’。
存在的东西在那里；互相寻找的事物避免碰面。
岩石是还存在，可已不如从前年轻，而且长了青苔。
冷杉树还在放出香气，可树皮却已绽开。
没有谁遭受侮辱和戕害却能不受损伤，
无论你怎样调理，受过践踏的幸福不能恢复原状。

算了吧！喊一声‘赫拉’在这里毫无意义，
已经有一个新的姓名在我的家里。
假如你把常春藤往外丢，
那么当它缠在其他蘼草上时你就得忍受。
我懂爱情，也懂得忠诚，女王，
你我之间的交易本已属于过去的时光。”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飘来嘹亮的歌声，
女友阿耳忒弥斯飞出树林，
高贵的额头，英雄的胸襟，
自由地呼吸，年轻、幸福、高兴。
赫拉腾地一下窜起来，骄傲冲昏了她的头脑，
她嫉妒地看着情敌，气得口冒白泡，
咬牙切齿地说：“确实是迫不得已，
要用仙鹤把山鹰代替！”
阿波罗伸出臂膀护卫阿耳忒弥斯：“我护卫你！”
又抓住女友的双手：“快快回击！
赫拉，你这是绝望中说的话。滚吧！你走开！
瞧，我们是和谐的一对！噢，阿耳忒弥斯，你过来！”

当赫拉从阿波罗的门槛
垂头丧气毫无安慰地返回家园，
她目光呆滞，对着恐怖的夜色傻望；
又坐在一只小凳上，
握紧拳头撑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墙旮旯。

没有人惊动她，和她说一句话。
就连吃饭时她也有气无力，
好像恨不得要别人把吃的喝的统统塞进她的牙缝里。

“我去找机器人！”她呜咽着，想坚定自己的意志。
理智却举出充分的理由将她阻止，
让她想起机器人是铁合金，
没有肉也没有心，
根本无法寻到这硬家伙的家在哪里，
要说软化那金属，获得它的同情，谈何容易！
“你们说的是理智，我却要去机器人所在的地方！”
“谁给你指路？谁告诉你方向？”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去那个地方！”
宙斯对她提出警告和请求。她一声不响，
扎上腰带，把笨重的旅游鞋穿到纤细的脚上，
手持一根拐棍，门一关，
一声招呼不打，就向下走往人间。

“朋友们，机器人的家往哪儿走？”
她反反复复地问，一点生气都没有。
人们聚集在门前窗口：
“你听见过机器人没有？
你认识他吗？”头使劲地在摇：
“在这里，机器人这名字很陌生，没人知道。
哎，真的，你们快看，
我看怎么像是女王的脸？”
大家冲过来向她表示欢迎、致意，她却哀怨地讲：

“分明是一条可怜虫，哪里是什么女王！”
说完继续迷迷糊糊地往前走，依着别人的指点。

看那边！隐隐约约在树叶中间
有一家小酒馆，她看见死神坐在桌前，
在玻璃窗后面。她吓得浑身瘫软。
死神昂起头，掀开帽子，以他的方式表示友好：
“我们去找机器人？去不去？走，上路，我们一道！”
“我毫不讳言，”她不情愿地承认，“假如我争取到他的
　　同情，
你是否会听从他的命令，
不用刀子杀我？”死神驼着背，
低三下四地鞠了一躬：“啊，会的！当然会！
我自己不会杀人，我不过是他的奴仆。”
“那好，那就给我指路！”
他积极地爬起来走到店外边，
把她带到旷野，村子外面。
“听，”他把她的耳朵轻轻地一碰，
这时好像从地底下冒出隆隆的轰鸣声，
好像地底下千万条轨道上
无数笨重的钢铁机器作响，
由远至近跺着脚过来，走个不停。
所有机器都只说一个词：“用劲！”
然后他又轻触一下她的眼皮：“看！”
瞧，在蓝天之后，那边地平线，
在色彩斑斓的阳光与阳光的背面，
一座黑色的山峰冒上来，那古老的岩石闯进视线。

看上去它的身子
要比通常所见的更强壮、更真实。
云层与闪电像帽子一样遮盖
幽灵似的谜一样的妖怪，
浓烟与雾气形成一个圈，
不断地绕着那座破山，一转又一转。
山顶那红色旗帜上写的是什么？——“苦难！”
“去吧！”死神用手指指向那座山。

整整三天三夜她笔直前进，
沿着小路向目的地挺进，
两眼紧盯那不幸的山顶，
耳朵里陪伴她的是地狱咆哮的声音。
当她犹犹豫豫地沿着雷声轰鸣的上山的阶梯，
往上爬时，她手中的拐杖僵直地竖起，
表示拒绝，然后又弯下了腰，
张开嘴巴，向她提出恐怖的警告：
“女主人，你大胆而鲁莽，
到底要强迫我到什么样的可怕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我忠实地伴你走过了所有的路，
可是要到机器人呆的小树林，我实在感到恐怖。”
“我要在黑色之口中探到真理，
我要探究所有坏事的根底，
我愿意在痛苦的源泉里品尝痛苦的滋味，
即使找不到安慰，我也要证明在这世界上没有安慰。”

尽管包围她的是冰雹，尽管烈火把她的头发烧焦，

可她居然还是爬上了山顶，神奇而碰巧，
瞧，远在世界的云端之上，
是机器人的庭院和住房。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堵陡峭的石墙，
一个拱顶通向里面的庭院，
院子里传来齿轮跳动、机器运转的声音，
还有汽锤的吼叫声一刻也不停。
没有门卫。大敞着的是门厅，
房顶上一个声音嘲讽似的鼓励说："一起进！"

她在远处站了一会儿，为了把勇气鼓足，
让自己的精神面对即将来临的恐怖，
然后她边看边进了走廊。
这就是这个心惊胆战的人儿看到的景象：
机器人，一个铁制的巨型立像
骑在一匹笨重的铁马上。
石子构成它的面庞，
没有呼吸，眼窝里绝无生动的目光。
铁马骑在由铁和钢
铺设而成的轨道上。
它脸上的石子不断撒落，因为它边走边摇晃，
还不时地发出一声尖叫，一串火光。
马蹄不是跳跃着前进，而是往前滚。
它们不由自主地转动一圈又一圈，就像车轮。
快看，铁马前面的轨道上是什么在跳踉？
怎么有上亿个斑点？
是沙粒还是尘土？不，

它们自己起来，自己会动。是小虫？是动物？
不是小虫！是真正的生灵，有耳朵也有眼睛，
瞧，它们动起头来很有目的性。
它们在头顶上晃动着一面小旗，大叫
“公正”与“不公”，说着“这个好”和“那个不好”，
而且教训人“智慧”，警告说“那是疯狂”——
这时机器人轰隆隆地踩到小动物身上。
小动物们破口大骂，然后被压得粉碎。一声大喊，
它们成了糊糊，一重烟雾夹着臭气和氮，
——嗨，统统完蛋！

这个场面把女侯爵吓得失去思考与力量，
她的目光紧紧地盯在糊糊上。
死神用胳膊肘捣捣她：
“嗨，快开腔，向机器人提出你的申请吧！”
于是她提起拐杖低下头，
顺着无望之山往下、往回走。

她走到第一个拐弯口，看见球状的太阳
重又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这时太阳露出真相，冒出一股毒气，
一重诅咒，从世界的咽喉里吹出滚烫的气息。
当她转第二道弯看到人间时，
只见一层蜘蛛网似的薄薄盖子，
围着一个发出雷鸣似的声响的锤子转个不停，
盖子上面聚集着许多大大咧咧的生命。
看见眼前的人类，她把两只胳膊高高地举起：

“哦，不要哭泣！”

她满头乱发，两眼迷惘，
迅速地冲过人间，像条疯狗一样。
她抡起拐杖敲门敲窗：“快起来！
丧钟敲响的时候，一起到广场上集合！
谋杀你们的刽子手阿南柯
在一个与天同高的宝塔上放置了一个火印，
他把你们卖给机器人，把你们的心交给死神！
即使抱怨与愤怒也已经无用，你们可不能
把命运从刽子手那儿接过来，乖乖地一声不吭！”

而后她离开绿色的人间平原，
逃向树木丛生的奥林匹斯山，
突然，在去时的同一条小路上，
她看到了躺倒在地的希望，
脖子被绳索勒住，受饥渴折磨，死于非命，
脸被机器人破了相，损了形。
这时她奋起反抗，酸涩的胆汁含着剧毒，
冒着泡，被她大口大口地吐出。
“还有没有人，”她尖叫着，眼睛里火焰直冒，
愤怒地握紧拐杖，威胁着整个宇宙，说道：
“我在问：假如天在我头顶上塌下，地球被踩成齑粉，
还有没有人关心我，哪怕仅仅一个人？
没良心的人类，只知道为自己的不幸发愁！
你呢，又蠢又肥的世界不知羞耻，没有尽头！
蓝天，让你那一手缔造的调皮小男孩滚开！

如果我死了，阳光，你会怎么样？你会大笑起来。
在我垂死挣扎的时光，
那黑色的伪君子乌鸫将歌唱。
我的思想只念叨两个名姓：‘我’和‘你’。
你不懂得安慰与同情。我恨你！”

看，一条小蛇在她说话间，
歪歪扭扭地斜着把马路横穿，
她漫不经心地用拐杖把它掐死，好像在玩游戏，
又猛地一下把它甩进荆棘丛里。

一个胜利的感觉：“哈，我也是机器人！
我有行动的力量，我也载上了动能！
你们对我的痛苦冷冰冰地表示沉默，
好，现在我看着你们的痛苦幸灾乐祸！
我心中在抽芽，我感到了勇气，我看见了光线。
不管流尽多少眼泪，不管如何叹息，我受尽煎熬病恹
恹，
可是依旧得不到一丝宽慰。站直！勇敢点！
我用恶毒这只魔爪把安慰踩到下面。
恶毒是造物主的宠儿。它扼杀无辜；
只有一个选择：要么用牙咬，要么沦为食物。
大自然会把健康赐给谁？赐给吃人的人。
既然我能折磨人，为什么要我把痛苦来忍？
偶然的机会促成一个恐怖的木偶戏：
人们称我为‘女侯爵’，我称自己为独裁和权力。
我愿看到自己创造的不幸。

好吧，就让恶毒成为手段，杀人成为我的秉性！
我要让通向死亡之路因憎恨变为甜蜜，
并要在这路上铺上恐怖的石子！
尽管生命短暂，
可要伤害别人，还是有时间。”

于是她迈着大步尖声歌唱，
雄赳赳地返回家乡。

第五章 赫拉克勒斯驶向人间

赫拉克勒斯准备充分，要狠心地对付人类，
把那些人看作敌人和对手，他们胆怯虚伪，
他要以造物主的形象
作为自己的榜样。
这时，宙斯举起胳膊祈祷，向着命运：
“摩拉，天上的国王宙斯在乞求，请你耐心听！
不是为了我自己。是同情使我想哭泣，
请让你的怜悯和我的怜悯联结在一起。
我找到了一个替身，意志坚强，
虽然从出身上讲，
不过是个人，要服务于尘世，
我宙斯也无力让他躲过一连串的恶事。
等待着他的是眼泪，和其他人一样，
无论付出多少艰辛，终究是死亡。
我并不为我的儿子乞求神明餐桌上的一席，
不求百姓爱戴，也不要荣誉与权力。
我只要求一点：别让害虫侵犯他！
别让脓疱伤害他！

让人类恰如其分地欢迎他，
谁要是靠他太近，就要遭受惩罚。”

瞧，摩拉走到他身旁。“提要求吧！”
她说着，做好准备，“我记下。”
然后大腿跷到二腿上，用嘴把笔杆弄潮：
“你提的要求我给予满足，可以提三条。”
“首先，我要求，”他说，“作为宙斯的儿子，
有权拥有的财产是荣誉。
让再放肆的人都不得不向他鞠躬，
一旦他开口，再夸夸其谈的人也得缄口不言。”
“听到了，‘荣誉’我已经写下。
继续讲，我听着呢。你还要什么？”问话的是摩拉。
看他犹豫不决，摩拉又问：“我等着呢，别的愿望你还
有没有？”
“没有了，”他下决心说，“已经足够。”
“好，听你的！”摩拉站起身来，把一卷赫拉克勒斯的
命运之书
递给他，然后这位慈悲的人儿转身离去。

国王把一队传令官们唤来：
“把竖琴演奏者和女歌手们叫来！
让赫拉克勒斯由可爱的声音陪伴驶向人间，
这些乐声会给他壮胆！”
这时，大门前可以听见低低的琴声，
还有憋在喉咙里的笑声，
傲慢的女歌手们就在眼前，宙斯冲着赫拉克勒斯：

“分别的痛苦已经来临！就在此时！”
宙斯领着他走进庭院里的井旁，伸出手，
把一只玻璃杯沉入水中，舀出水来喝了一口，
然后和蔼地把剩下的递给他儿子：
“多喝点，”他命令说，“这泉水既清澈又真实！”
然后把双手分别置于他的双肩：
“请该发生的、能发生的事统统实现：
你接受了国王的洗礼，
你喝过的水来自真理之溪，
你和宙斯同用过一只杯子，
不会有谁有力量把这一切剥夺，哪怕来一千个骗子。
假如你需要宽慰，在某一个黑色的时辰，
那就向上看，记好：我和你属于一个同盟。
我已经为你祈祷成功，
现在让我们去找寻你的随从。”

由弦乐和歌声陪伴，
国王领着儿子来到宫殿前，
听，鞭子抽响，马蹄叮当。
看，羽毛，旗帜，提坦巨人的一队车辆。
“欢迎，欢迎！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宙斯大喊。
“我们准备了小礼品，向宙斯之子奉献。
“感谢你们！咱们是弟兄，这个不难发现。”
提坦贵族们围着赫拉克勒斯站成圆圈：
阿耳忒弥斯赠给他贵族称号，阿波罗赠给他勇气；
帕拉斯让他永不糊涂，赠给他睿智；
赫尔墨斯赠给他双眼以美丽的目光，充满温暖与善良；

阿佛洛狄忒冲他大笑，让他性情开朗。
宙斯把命运之书挂到儿子胸前：
“现在你总该走了，记住我的临别赠言：
头脑里一直想着违抗！那些要饭的狗不用照料，
不要笨头笨脑！”
然后伴随着歌声，那些随从人员
围着赫拉克勒斯，走向田野，走出很远很远。

歌声响彻蓝色的天堂，
金色的麦穗朝向奥林匹斯山冈。
农民们看到赫拉克勒斯，
没人不送他一句友好的祝辞。
“祝你地球之行一帆风顺！祝你在人间其乐悠悠！
小男孩们纷纷跑过来同他握手。
一个姑娘眉开眼笑，
把一大束鲜花扔进他的怀抱。
还有其他的人也走上前，
用梦幻般的眼神吃惊地偷偷看他一眼：
“那是谁呀，步伐如此坚定、矫健？
他那英雄的躯体骄傲而伟岸？”

人类之中有一个姑娘，
比其他姑娘更高、更漂亮，
鬈发摇晃得像是在梦中，
她向前走去，拦住他的去路，把手放到他的前胸。
然后她低下头来叹口气：

“哦！人间那些陌生的道路在哪里？
——说吧，高个子的陌生人，你——
就算需要许多昼夜，走上千里，
我也要赶到你身边，哪怕气喘吁吁。
就算荆棘刺伤了我，使我浑身沾满血污，
在找到你之前，我不会停下脚步。
你看，在人间我不知哪里是家乡，
所以我愿和你一起四处游荡。”
这少女在梦中如此叹息。话音一结束，
她收回目光，继续走她的路。

善良与爱意包围着赫拉克勒斯，
在心醉神迷之中他说出如下言辞：
“作为警告的信号，我看见地面有座山峰突起。
在此我愿郑重地宣誓：
五彩斑斓的世界奥林匹斯，
庄严的天空上白云飘逝，
你们所有珍贵的东西都来当我的见证吧，我发誓：
我本人以及我的心和双手非我可得而私，
它们只属于我的事业，我不愿享受，不愿停歇，
我要尽力完成伟大的、他人无法完成的事业。
噢，人类，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愿成为你们的朋友，真诚地帮助你们。
事情做完之后，不需要你们的报偿，
最好的报偿便是你们默默的理解的目光。
祝福你，人间！受苦受难我愿意，
我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做我分内的事体。”

他一说完，歌声四起，竖琴声响，
他继续走在金色的田野上。

当他们来到阿特① 荒原，站在分水岭上，
四处一片荒凉的景象。
他们走近一块恐怖的臭名远扬的石头旁，
夜里亚洲胡狼在嗥叫，不管白天晚上，
总有丑陋的飞禽在鸣叫，有鹭科，
还有以腐尸为食的乌鸦和那狡猾的野鹅。
这时，从窄道上横出一个身体，
拦住他们的去路，这个从石头后面窜出来的女人充满
敌意。
“站住！”她命令着，伸出臂膀
护卫着自己。有人害怕地轻轻地说：“女王！”
“回去吧！”她下命令，“滚吧！
你们这些笨蛋！我来照看他！”
赫拉克勒斯的旅伴们惊愕地说：
“两个侯爵的话在打架，令我们手足无措。
那边喊‘向前’，这里说‘后退’，我们该怎么做？
主人一定会生气。可是和女人争斗不会有结果。”
他们犹犹豫豫地认了输，不甘心地把人交出，
然后委屈地走上通向远方的回程之路。

① 阿特（Ate）：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与埃里斯之女。被视为邪恶、厄难及昏聩之女神，是背信弃义的化身。

“这下好了，赫拉克勒斯，”赫拉讥诮地说，“你属于我。
你渐渐会明白，我要拿你做什么。”
她从他的脖子上用力扯下摩拉的手书，
撕成碎片抖散开去，让它随风飘舞。
野鹅们看在眼中，蹒跚地跑上来，
迅速抢走碎片，赶紧逃开。
“谁有权力，”赫拉克勒斯大喊道，“谁敢这样做，
把宙斯和摩拉给我的恩惠掠夺？
你是谁？能够如此倒行逆施？”

“放心吧，”她喊道，“我会补偿你的损失！”
说着，她把手伸进大衣里，
硬是掏出一封黑色的短信挂上他的脖子。
信封了口，还盖了章，
可是那恶毒的文字气息他刚刚闻上，
便恶心得掉转头去，控制住自己，
一阵厌恶感袭上心头，他痛苦地叹息。
就像一头判给了屠刀的牛一样，
这时它看见屠宰场，
又是呻吟又是呜咽，
伸直四条腿不肯向前，
它害怕血腥气。
赫拉克勒斯害怕这一命运的谶语。
这时赫拉喊来一个巨人，他躲在石头后，
用尖锐的声音叫吼。
“把他拖走，你知道拖向哪里！”她尖声叫嚷。
“知道了，遵命，尊贵的女王。”

赫拉克勒斯走在巨人身旁，
拖着沉重的脚步悲哀地走向远方，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石头后面的山隘里，
山隘之后是一个草坡，赫拉冲上去，步伐迅疾。
赫拉克勒斯尾随其后，
赫拉冷嘲热讽地开口：
“你犹豫什么，为什么不心甘情愿？
你那两只瘸腿，嗨，赶快呀，真好玩！
宙斯的宠儿，快跳起舞来，就像赶赴婚礼，
人类正在等待你，他们定会友好地接待你。
我不再多说。这是秘密！不能把未来偷吃！
未来该是一个惊喜，是一个‘我不知’。
神明们的宠儿，所有灵魂的金色心脏，
来，靠在我的胸前，我要把好听的向你讲：
‘从前有一只公牛，跑出了牛圈。
它情愿孤独地长大在荒原。
从前有位英雄，比其他英雄更英勇。
黑暗包围着他，他却往上冲！
从前有只山鹰，翅膀被人射伤。
麻雀和其他鸟儿教它：“你该如此飞翔。”
从前有个巨人死了。矮人们哭着把他埋葬并教训道：
“孩子们，这可是警告！”
哈！支住你的脖子！尽管把你的头来摇晃！
怎么？你有这个胆量？竟敢搜寻我的目光？
你这疯子！快打开命运之书读一读！
它的内容好不好？伸出舌头舔舔嘴巴！好吃不？

路上有块石子名叫“无”；花园里一片树叶落下。
对于生活的渴望有一个永久的回答：“等待吧，等待
吧！”
你的青春一声不响地在你的肩头腐烂；
你徒劳地向法官要求你的权限；
你无力地感到信仰与希望在逃走；
透过窗户，你看见十年十年地漂流；
不管大路小路大门小门都有障碍物：
数一数吧，看看人类的生活有多艰苦！
你以为：“我能承受！最后一定有胜利作为奖赏！”
嗨！别担心！舞跳完了，来到的是死亡！’”

她喊完后，赫拉克勒斯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十分惊讶，
转过头来绷着脸对她发话：
“我既不想问，也不想追究，
为什么你如此恶语伤人？这恶语只该由你自己享有！
你这带来不幸的女人！你的目光和喘息怀有憎恨，
我不期待腐烂的酒桶里有什么佳酿。
不过假如你想用杀人之鞭
玷辱我的男性的尊严，
那么你会失望的，女人！尽管有光亮，
可人还得在黑暗中窒息而死，这个滋味不好尝，
而且我震颤的心灵深知，
一辈子被罚为巨人，这不是件小事。
坏蛋，有一样东西你无法偷去，那就是：
我的心灵与事业是一个整体，
我知道我是谁以及我的能力，

我要做的事你无法制止。
你就拖着咝咝叫的嫉妒的尾巴吧，直到永远！
我叫赫拉克勒斯，我不愿与任何人交换！”
她暴跳如雷，痛苦和狂怒中把衣服乱撕，
用手敲打自己的额头，把拳头咬得满是污渍：
“噢，一记耳光！真是太丢人现眼了！
还叫天上女王呢，居然不能打倒
一个一钱不值的会死的小小的蠢汉！
太放肆了，不过一个人，我不抱怨！
对你，创造了宇宙的万能的歹徒，
你赋予每个生命以痛苦，
我要冲你大喊：你的事业在这里争吵，快往这儿瞅！
我要求你向一个幸福的人复仇！复仇！”
说话之间，一声哨音。一个恶毒的闪电
飞来，一个想法——“是我！”——往外窜。
闪电伸出舌头冲她耳语：“你要伤害一个男子汉，
不要想着让他受伤，要想着让他丢脸。”
教完了，记牢了。她重又鼓起勇气赶上
赫拉克勒斯，把袖子里的讥讽抖到他头上：
“你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恩惠和馈赠，
你也同样可以拿走我的恩宠。
拿去吧，我将送给你一颗傻瓜之心，万般柔软，
以致人间再也没谁比你更可怜；
让你梦想着太阳，
血和肉便是你神圣的渴望。
你这从天而降的倔强的男人，要把一个女人服侍好，
看着她的脸色把恩惠乞讨。

噢，真对不起！叹息吧，哭泣吧！
也许你的创伤会从嘴里向外迸发。
去寻找你的自信吧，看你能否在我的讥讽中找到。
也许和你的荣誉连结在一起的不过是胡闹。
好好感谢我，鞠上一躬，摇铃表示兴致高。
一路顺风，宙斯之子，戴上你的傻瓜帽！”

他咬住嘴唇，阴郁地说：“很好！
这次你算找到了正确的目标。
我坦率地承认，因为我尊重事实，你已打赢。
一个乞丐站在你面前，我向你求情。
不求怜悯，只求尊严。女人，记住
猎人的信条：暗箭杀不死珍奇猎物。
所以别想讨便宜，你要选用合适的武器。
我以委托我以重任的宙斯的名义，
以整个提坦贵族的名义，
是他们赋予我行动的力量和勇气，
我在此祈祷：下毒手吧，别失去贵族精神！
维护我的尊严，别让我拥有愚蠢的心！
你剥夺了我的继承权，把我劫持、放逐。我看你的憎
　　恨已经很充分；
高尚的对手从不想着去侮辱敌人。
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双重诅咒；
若要侮辱我，那么请你省一省，你不能够！”

赫拉转着圈子跳：“真好！真舒服！
这声音中含着眼泪，话中带有痛苦。

真提神！甜蜜的幸福，比蜂蜜还要好。
要使敌人痛苦，让他尝尝同情的味道！”
她说完后神清气爽，
明知他在受苦，她匆匆走开，情绪高昂。

赫拉克勒斯收回目光，开始讲：
“我的父亲宙斯，你把我送到地球上！
你仁慈的意志告诉我，工作等同于报偿，
我付出很大辛劳，也该见到点阳光。
都完蛋了，都被嫉妒盗走、偷跑。
我感觉到像是用惩罚换取犒劳。
如果我不能完成最伟大的事业，
那么，父亲，请你谅解！”
说话的气息还在周围萦绕，
他低下头来祈祷。

过了山隘，路渐渐伸进山谷，
向人间倾斜，以很小的幅度。
当他们终于走到陡峭的山崖，
那路直接伸向人间，垂直向下。
在那里，来自奥林匹斯的水流形成瀑布，
冲出千万个洞穴与隘口呼啸着冲入深处。
听，他们的身后是鹰翅翱翔的声音；
看，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透亮的山顶，
伟大的宙斯在阳光中显现出他那光辉的身影。
他潇洒地看着由树林环绕的这块宝地，
和蔼地向他的儿子告别，挥手致意。

这时，赫拉克勒斯挺直身体，
伸展胳膊向上致意，
他骄傲地讲："水声雷鸣，山鹰展翅，
勇气是我的座右铭，直到最后一口气！
我的心叫'但是'。赫拉克勒斯不需要感激。
就算满脸忧郁，也会毫不迟疑。
目光能看见天空这已足够，
值得欣慰的是，神的气息包围在我四周。
如果在镜子中愚蠢与懦弱向我问候，
我听之任之；有什么办法？只有忍受。
愚蠢，我向你挑战！快冲上来吧，歹毒！
让我们看看，宙斯选中的人不会被驯服！"

说完，他把他的执拗洒在人间的马路上，
然后从容不迫地往前走，步履坚定，气宇轩昂。

·附录·

授　奖　辞①

瑞典皇家学院　**哈拉德·雅恩**

瑞典皇家学院遵照诺贝尔基金会的条款规定，将去年未颁发的诺贝尔奖授予瑞士作家卡尔·施皮特勒，以表彰他的史诗《奥林匹斯的春天》。

毋庸讳言，这部作品“直到近期才显示出它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看到它不仅具有独立和完美的内容，而且是由一位卓越的天才创造的、和谐而罕见的艺术品。这一全面而公允的评价并非显而易见的。要让这部作品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排除一切怀疑，也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认真严肃的思考。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赞成以下这种观点，即认为这部史诗与其说是无拘无束的灵感与天才的智慧的共同结晶，不如说它是作者在思想中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结果。至于作家的艺术品没有立即受到读者及批评家的重视，这正说明——假如我们不袒

① 本文刊登在《诺贝尔奖》杂志（Les Prix Nobel）1919/20年卷上。

护或指责任何一方的话——这部作品内容如此深刻而丰富，以至需要一个相应审慎的评价才能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施皮特勒的《奥林匹斯的春天》直到1910年才以其改定稿的形式在作者的祖国和德国产生一定的反响。读者兴趣的增加及读者群的扩展直到战后才逐年得以实现。今年的印数已增加到数千册。这对一部以反映奥林匹斯神明生活为内容的不太贴近现实生活的史诗来说，已经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了。更何况它将近600页，而且作品风格要求读者要相对地耐心专注地连续阅读。作家本人以数十年的时间冒如此之大的风险，说明他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一条与如今那讲求报偿的时代风尚相悖的道路。

他没有故意缓和这一矛盾。相反，在材料的选择与处理上，他像是有意要使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兴趣爱好和文化素养的读者，在尝试进入他的诗的世界时产生同样的迷惑甚至厌恶之感。从一开始他就有足够的勇气向读者的忍耐力挑战，号召他们跟随他走完那充满奇迹的征程。奇迹表现在故事情节明晰而连贯的发展、英雄们坦率的自我表白以及史诗中出现的带有戏剧性冲突的对话上。对于行家来说，这无疑是荷马的痕迹，尽管作者带领读者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事先不知其目的地何在的道路。

可除此之外，施皮特勒独立创作的神话与荷马的奥林匹斯所构成的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如果有人说，他是想利用荒诞的隐喻和象征来诱惑语言学家或学术界的中坚分子的话，那么世上实在没有比这更不公允的论断了。他的奥林匹斯的神明或英雄，他的神话故事在风格上偶尔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哲人兼诗人，这既不源于古希腊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不能因此说作者有用讽喻方式进行叙述与描写的癖好。同样也不能像有些人认

为的那样，把这部作品看成是《浮士德》的第三卷。施皮特勒没有模仿任何作家，包括老年的歌德。后者必须借用浮士德和海伦来调和浪漫的热情和古典的平衡。施氏的神话则纯粹是他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是他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对纷繁复杂的充满斗争的人生的认识。作者通过对一个理想国的描绘，力求将人类世界中的辛劳、希望与失望，人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以及自由意志与受强迫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淋漓尽致的再现。他才不管通俗美学是否理解这真实世界与梦境的奇妙混合加上那随意虚构的人物姓名呢！

不管对《奥林匹斯的春天》的情节发展描述得如何仔细详尽，都无法再现那丰富的内涵、光彩夺目的形象和各章节扣人心弦的力量，更不用说再现这有机整体的稳固结构了。高高在上的奥林匹斯神明因忘恩负义、放荡不羁使他们灿烂辉煌的生活沦为罪恶的痛苦生活，也使他们面对痛苦而又无可奈何，若能把这层意思表现出来就已经够不错的了。宙斯之子俗人赫拉克勒斯不得不带着他父亲及父亲的亲朋好友赐予他的完美人格以及女王赫拉的诅咒离开奥林匹斯，到人间去完成那不会得到任何回报的善良而英勇的事业。

奥林匹斯神明以他们的冒险行动在斗争中取得的屡屡战绩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分歧与争执，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超人。作者给他们以充分的褒奖，因为他们是自己情绪与愿望的主人。

“聪明人使用缰绳，傻瓜才任其驰骋。”①

超越于奥林匹斯神明之上的是无情的客观规律，它以幽暗的、捉摸不定的命运的形象出现。离神明们稍近一点的是那些没有灵魂的机械化力量，它们本该造福于神明与人类，可是神

① 见《奥林匹斯的春天》第三部第五章。

明们恶毒而且傲慢地滥用了它们，演成一出出闹剧，最终步入行将毁灭的境地。史诗中充满飞船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发明，那穹顶建筑和宽阔的列柱大厅，远不在荷马史诗的范畴之内。又如放肆的平足百姓试图通过一只人造太阳推翻阿波罗的政权，还发明一种能释放有毒烟雾的航天工具在空中向阿波罗进攻。这次进攻的失败使得人类由于迷信物质条件而产生的过分自信受到挫折，而人类遭到毁灭的威胁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那种戏谑的幽默令人想起阿利奥斯托①。正是用这种幽默，施皮特勒描述出一系列恶作剧以及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在叙述过程中语言也有不同色彩，有情绪高昂的语言描写，有工笔画式的描摩，也有对自然界的生动描述。他笔下的大自然与其说是奥林匹斯的景象不如说是他家乡阿尔卑斯山的湖光山色。贯穿全诗的六步抑扬格和单重韵、双重韵的交替使用，使那具有大师风范的语言更有一种生动的活力和光彩。当然，他的语言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瑞士痕迹。

通过此项奖励，对施皮特勒的文学作品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表达崇敬之情，这对瑞典皇家学院来说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施皮特勒先生因病未能出席颁奖仪式。此奖将由瑞士公使馆官员代为转交。

---

① 卢多维科·阿利奥斯托（1474—153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代表作为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他的诗音韵和谐，语言生动，对欧洲叙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卡尔·施皮特勒自传[①]

1845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巴塞尔兰德州的一个名叫利斯塔尔的小城。4岁时，父亲到新成立的伯尔尼州担任政府里的出纳员，我也跟随他迁居伯尔尼。1856年冬至1857年，我又随父母重返故乡，住在巴塞尔的姑母家，并在那里上中学。此后我又回到利斯塔尔父母膝下上高中，每天乘火车往返。那时，威廉·瓦格纳尔和雅各·布克哈尔特是我的老师。1863年，由于父亲的要求，我在巴塞尔大学法律系注册。1865年至1870年，我先后在苏黎世、海德堡和巴塞尔改学神学。从巴塞尔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我应彼得堡的斯坦德斯克约德将军的邀请，我担任他子女的家庭教师。于是，1871年8月我来到彼得堡，在那里一直呆到1879年。在俄国和芬兰（塔瓦斯特胡斯），我创作了作品《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返回瑞士后，以笔名卡尔·费利克斯·坦得姆自费出版（1881）。此书没有引起任何重视，甚至没有刊出广告，也无人问津，因此我以文学饷口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不得不在公立学校里（伯尔尼州的诺伊威勒，1881年至1885年）任教，后来又担任过报纸编辑（1885年和

① 本文刊登在《诺贝尔奖》杂志（Les Prix Nobel）1919/20年卷上。

1886 年在巴塞尔地方报《边界邮事》，1890 年至 1892 年在《新苏黎世报》)。

1892 年 7 月，像是突然摆脱了命运的摆布似的，我携带家眷迁至卢塞恩，从此过上了幸福、宁静的生活。

《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出版后（1881 年至 1882 年），我又有以下作品问世：

《彼岸世界》(1883)，一本我自认为拙劣的书。

《蝴蝶》(1889)

《科尔德里家的弗利得里》(1891)

《古斯塔夫》(1892)

《寓言》(1892)

《叙事谣曲》(1896)

《戈特哈德》(1897)

《康拉德少尉》(1898)

《大笑的真理》(1898)

1900 年至 1905 年间，长诗《奥林匹斯的春天》分 4 卷出版发行：

Ⅰ. 升天　　序曲

Ⅱ. 新娘赫拉

Ⅲ. 高潮

Ⅳ. 结局

前两卷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无人问津。直到第 3 卷问世之前的某一天，著名音乐家费利克斯·魏因加特讷发表题为《卡尔·施皮特勒，一个艺术的享受》(慕尼黑，1904) 的文章，向德国人介绍《奥林匹斯的春天》(同时也提到我的《普罗米修斯》)。后来就好了。对于全世界来说，费利克斯·魏因加特讷是我的伯乐，而我早先在瑞士成名则多亏 J. V. 维德曼的推荐。

1909年长诗经改写变为五部分，改编本至1920年底曾多次再版。继《奥林匹斯的春天》之后，我又出版了如下作品：

《时钟之歌》(1906)

《伊玛果》(1906)

《女孩们的敌人》(1907)，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瑞典语译文由威廉·比尔翻译，在斯德哥尔摩出版）。

《我的童年经历》(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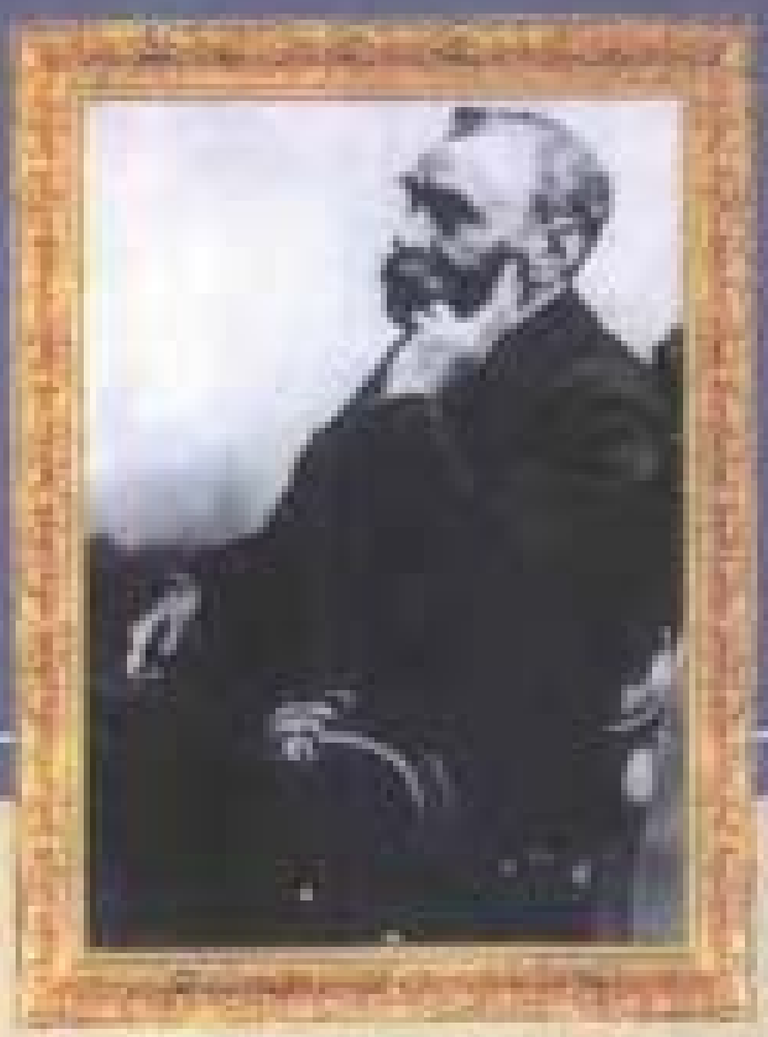
我没有全集。由于我的一位出版家（苏黎世的阿尔伯特·米勒）以强硬的态度拒绝将在他那里出版的4部书收进全集，因而使全集的出版成为不可能之事。

晚年我主要从事处女作《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的改写工作。①

① 译者按：1924年，改写的《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出版两周后，作者即与世长辞。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
GERHART HAUPTMANN
WERNER VON HEIDENS
KARL ADOLPH GJELLE
HENRIK PONTOPPIDAN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GABRIELA MISTRAL 19
FRANCOIS MAURIAC 1952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53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SAINT-JOHN PERSE 1960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EYVIND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IXANDRE 1977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V SEIFERT 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